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

L'AME ENCHANTÉE

母与子

ROMAIN ROLLAND:

下

L'AME ENCHANTÉE

ROMAIN ROLLAND:

L'AME ENCHANTÉE

ROMAIN ROLLAND:

L'AME ENCHANTÉE



母 与 子



ROMAIN ROLLAND

L' AME ENCHANTÉE

ÉDITION DÉFINITIVE, 1951.

ALBIN MICHEL, PARIS

母 与 子（下）

MU YU Z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8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 5/8　插页2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900

书号 10019·4121　定价 3.75 元

目　次

母 与 子

第四卷

女信使

下

生育

第一部

搏斗

他们两人结合之后的第一个时期，是在狂醉的热恋中度过的。蜜月的月光和太阳光一样灼热。蜜汁含有火焰，酒精的火焰。两只蜜蜂从什么花木上采来的花粉？不仅是春天的花朵。他俩都过早地吸吮了夏天的花木精华，其中含有相当酸涩和带腐蚀性的成分。他们年轻的爱情，已将这一切纳入蒸馏器中，融合而成奇妙的春药。一切都是新的，纯洁的，一切都是火焰。有什么东西不能被火焰净化和更新呢？（可是到末了，还能剩下什么呢？）

这一对疯狂的鸟儿，日日夜夜紧紧搂抱着，嘴对着嘴，互相呼吸对方的气息，爪子互相钩住，好象两条船相撞，船头深陷入对方的心脏部位。整天整夜，他们闭户不出，只有窗子稍稍开一条缝。他们拒绝开门，拒绝出房，两人互相吞噬，精疲力竭，永不畅足。

安乃德用力推门进去之后，发现两人躺在床上，毫无顾忌，也不躲避，昏迷沉醉，欲火如焚，浑身发烫，精疲力乏，神色慌张而表情幸福。至于阿霞，她抱着丈夫的脑袋，用贪婪与粗野的眼神瞧着安乃德。后者却用温和的目光注视他们，双手

捧着小两口子的脑袋，颔首微笑，略带忧虑地说："可怜的孩子们，不要把你们的粮食一顿吃光，要留着点儿防备度荒年。"

安乃德心中明白，他们是不会听她的话的。她踮着脚尖轻轻地走开，心中既高兴又忧愁。她对未来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他们能享受现在，这已经是一件美好的事。今朝有酒今朝醉！她小心在意，不让他们眼下的幸福受干扰。她不声不响地替他们整理家室(阿霞后来才知道。玛克，象一般男子一样，漠不关心家务，始终不知道)。在那昏昏沉沉的几个星期中，不用他们操心，屋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们仿佛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她是他们的打短工的女佣人，她不声不响，不让人瞧见把一切收拾整齐。沉浸在令人陶醉的深水中的阿霞开始漂到水面时，她的沉重的脑袋想清醒一下，她支着耳朵听，一个忙碌的人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轻微声音。她的自尊心觉醒了，也许比感激之情发生得更早些(情人们认为别人必须卑躬屈膝地伺候他们，这是很自然的)，她重新用腿走路，去要求收回她操持家务的权力。正在餐室扫地的安乃德，看见阿霞光着脚走过来，穿着睡衣，圆睁双目，好象一只刚从巢穴里出来、突然进入阳光下的猫头鹰。安乃德笑了，丢下扫帚，跑过去把她搂在怀里。阿霞表情严肃，还没有完全睡醒，所以脸上毫无笑容。她一任安乃德亲她，好比一位勉强屈尊的公主。她坐在安乃德的膝盖上，托着对方的下巴，郑重其事地察看对方的面孔，再把大拇指按在安乃德的面颊上，要她转过脸去，好仔细看她的侧面。接着，用十指捧着对方的脸，眼对眼地注视对方。双方目光一接触，阿霞钢铁色的瞳仁神气缓和了，僵硬

的手指也放松了，她用还湿润的手抚摸安乃德的嘴，对她说：“谢谢。”

“我不要你谢。”安乃德说。

“我不管您要不要。我要谢您，谢谢！”

“谢我什么？”

“谢您生了他。”

安乃德紧紧搂着阿霞。

“他长得不错吧？”

“正适合我的尺寸！”

两人含笑的眼色对视了一下。没有必要责怪她们。这两个娘们一点也不害臊地赞赏上帝创造的美好事物。可是安乃德用谦卑的欢欣之感说：“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我们对孩子只能完成一半工作。现在该由你来完成对玛克的工作了。”

“我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做了工作。”

“呵！那可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那是很困难的工作。你必须在那上面磨光你的指头。你有耐心吗？”

“我没有半文钱的耐心！”

“啊呀呀！啊呀呀！”

“只要他有耐心，就够了！”

“我不敢担保。”

“那么我把他还给您。货色不地道，我上当了。”

“万一我把你的话当真？万一我将他收回呢？”

“您真要收回？您试试看！”

阿霞带着挑衅的神气，后退了一步。

“别急，别急，美人儿！”安乃德说，“不会有收回的风险。你

既然来了，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合情合理的。你拿走了我的儿子。将来你的儿子也会被人拿走。”

“啊！到那时还远着呢！”阿霞说。“我收获粮食，把它吃掉。种子以后再说。”

“当心夏季来得太快！”

“我不怕夏天。我喜欢火。”

安乃德说：“我是从火里过来的。”

阿霞用鼻子在对方身上到处闻闻，说道：“我闻出来了，在一些角落里，还有烧焦的味道。”

“火已经熄灭了。”

“您敢发誓？让我来把热灰拨开！”

“不，不，不，不！我不想卷土重来了。各人轮到一次。现在，火是属于你们的！你们要有节制。”

“火有的是！”

安乃德心中有疑问。可是明说出来是不谨慎的。两个年轻人什么全知道，而且知道得更详细。但愿火神多照管他们，旁人是无能为力的。火神什么也听不见。他既无耳朵，又无眼睛。他只有一条舌头，不是用来说话，而是用来投射，这条舌头焚毁一切，什么也剩不下。火神贪婪无厌，必须不停地供给它新的食物。玛克和阿霞食物之多是安乃德意想不到的。自从开头时的欢乐之火以后，几个月之久，他俩的心在继续燃烧，直到他们恢复了日常的工作，眼皮下垂，不看情欲的火焰。但是只要眼睛一张开，火焰就熊熊燃烧起来。他俩的贪婪的眼色互相吞噬，好象华内西那别墅①壁画上的情侣……他们似乎永远不会餍足的。

到后来，朝夕之间，火焰熄灭。夜幕终于下垂……

* * *

两人并非在同时受灾祸打击，而是一个先一个后。先受到打击的是阿霞。

她准备出门。玛克刚刚出去。两人匆匆地亲了嘴。房间的帘子垂着，室外阳光普照，市声隆隆。阿霞坐在床边，头脑空空，万念俱灰。她觉得疲乏，多少有点凄戚和恶心。屋子里闷热，她拉起帘子，阳光直射进来，她对着镜子，举起双臂整理头发。阳光照耀，刺激眼睛，她眨了眨眼皮。就在眼睑一合一张的刹那间，她神志昏迷一下……当她重新张开眼睛，好象换了人间。那两段接连的瞬间不是连成一片的，它们之间隔着可怕的裂缝。一个在摸索道路的失明的女人，再也瞧不见阳光和自己的影子：她再也找不到爱情。她觉得头晕，只好挨着墙坐下去，坐在一张小凳上。她连把搁在脑袋上的两只手放下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两只手压在她头上，好象柱头的雕饰一样沉重。她两眼直视前方，惊愕失措。她什么也看不见。她什么也不想。她想的是空无一物。她心中空虚，思想中空虚。十足的空虚。往事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当她企图把过去的事固定下来，想攀附在过去的经历上（她正从一座高塔

---

① 罗马城中的古建筑，亦称华耐斯别墅。位于台伯河右岸，当初为富商奥古斯特·纪奇所建，故称别墅。有拉斐尔壁画的是华耐斯别墅，不是华耐斯宫。

上向下坠落），她全身血液都凝固了。一切都成为陌生的事物：这个男人，曾接触过她的这人的身体，对他那些极度亢奋与狂欢的回忆，这个赤身裸体任人摆布的女人，这个阿霞……“爱……爱……”她反复说这个死掉了的字，不懂什么意义。丝毫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情潮震荡……她心里想：“我疯了。我明明知道，我爱过了！”

但是她神志恍惚回答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理解……”

她蹲在角落里，一动也不动，过了昏迷惘惑的若干小时。黄昏渐渐临近。教堂的钟声提醒她“那位”快回来了。她吃了一惊。她洗脸，梳头，端正仪容。对着镜子，在自己冷淡无情眼光深处，她重又看见了“空虚”！她用薄纱盖在上面。她不能让人看见赤裸裸的空虚……是为了怜悯“那位”，还是由于害怕自己？……

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情人们心中总是充满自我），而这种双目失明的利己主义加深了枯瘠的深渊。她怨恨他的自私，索性撕破蒙住她眼睛的薄纱。他的目光深深窥视对方的眼睛，他在其中发现了沙漠，这使他感到愕然。可是薄纱重新盖上了。他并不设法再去揭开它。对他的提问，她的答复只是：“没有什么。”

他沉住气，不再多问。他害怕了。

夜里，他抱在怀中的是一个没有生气的肉体，然而这肉体还活着，而且他要干什么她就驯顺地让他干什么，但肉体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他所认识的活的存在物，他的财宝，已经不知去向。幸亏上帝使他看不见潜伏在阴影中的另一个存在

物，它以冰冷的眼光在窥视他。虽说他看不见它，但感觉到一股凉气。他在拥抱她的过程中，放开那个肉体，对方任他摆布。虽然她一动也不动，他却觉得仿佛一块石头从他手中滑脱，落在地上。两人面对面躺在床上，不敢呼气，假装睡着。可是彼此互相窥视，心脏和四肢蜷曲着。

“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是谁呀？”

阿霞满以为玛克已经睡着了，借此机会想溜走。她慢慢地，慢慢地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背象一垛墙似的把玛克挡住。玛克察觉到她的每一个动作，她象一只狡兔似的溜跑。他心里焦急地问：“我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阿霞觉得玛克在她背后呼吸，可是在她前面是空空的床和自由的夜。她逃跑了，逃到树林中去。幸而假梦变成真睡，睡眠扑向这两个孩子，中止了他们的互相追逐。天亮了，他们一见面，都觉得有痛苦之感，然而又觉得轻松。两人相对微笑，可是不大敢互相注视。玛克学会了对阿霞有畏惧之感。阿霞学会怕她自己，（这更糟糕！…… 她对即将要发生的事已失去控制……）

稍后，轮到了玛克心神不宁。深渊越来越宽阔了。第二天，在欢爱的时候，占据他们思想的只是情欲和被爱者的欢乐。可是紧接着，玛克的爱情完全消失，空隙越挖越深。被爱的女人对于他只成了沉重的包袱。他的冷淡态度是如此难堪，离开厌恶只有一线之差，离开憎恨也只有两线之差而已。内心的演变显得特别可怕，正由于这种演变是在无声音无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等人们发现它的时候，已经是既成事实。面对这种现象，玛克很恐惧。他充满激情的正直性格使他控

诉自己，斥责自己。然而无能为力。在他眼前，灾难已经不可收拾。他身上剩下的全部力量已无法在阿霞眼前掩盖住那一片废墟。力量不够，因为阿霞凭她自己的经验，已经嗅到废墟的气味……

两人轮流地经受这种危机。但永远不是同时经受的。危机每次延续若干小时，有时若干天。这种现象反复出现，似乎一次比一次延长。虽然每次都没有第一次猛烈，可是一次比一次沮丧而且沉重。这种现象夺去人们生活的兴趣。他们一直没有勇气互相坦白这种精神上的冲击。彼此讳莫如深，好象这是见不得人的隐疾。在沉默中，这种现象成了周期性的痼疾。它固定下来了。只有安乃德能给他们指导，可是他们把她屏除在外，不让她知道。她也不让自己介入小两口子的私事。安乃德明白她儿媳妇多猜善疑的脾气。要获得阿霞的信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主动争取。而且她已经上了小两口的当。她虽然早就预见并且等待着在过分热烈之后，出现不可避免的降温。如今，低压已经产生了，她却丝毫没有察觉，儿子和儿媳一致瞒着她。这些日子，他们的爱情从基础上受到动摇，但在旁人看来，似乎他们的小日子从来没有过得这样和美。这是由于他们害臊，不肯承认自身的残疾：一种说不出原因的痛苦！

在爱情上，两人都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他们都曾饱尝爱情的滋味。不过往先任何一次经验，都没有这一次充实、紧张。直到那时为止，关键问题还不是真正的爱情，只是青春的情欲在追逐猎物，是快乐的游戏，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成分，但也丝毫没有深刻的情意，只是无忧无虑的天性在小试锋芒，即

使错爱也心情轻快，因为来日方长。或者，这一天性偶然也假戏真演起来了，它就一怒之下砸台而去，如有一次西尔薇设下圈套，想让玛克爱一个姑娘①，和她成亲，玛克发了脾气。

可是这儿，没有任何圈套，没有任何游戏，问题在于自由地贡献和接受生命的整体。他们彼此推心置腹，无所不表白，无所不暴露。彼此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对方，也接受了对方的一切。他们把自己生命的川流全部倾注在他们的爱情中。正由于如此（他们自己不理解），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保留，一滴水也没有剩下。等到爱情趋向低潮时，他们的生命川流干涸。他们搁浅了，只好等待灭亡。

很久以后，他们才达到彼此理解、互相同情和原谅的明智境界。那时，他们为自己安排一个藏身之处，在那里等待低潮过去和下一次高潮到来。因为这无非是生命的节奏和摆动，既不多也不少。正由于他们过于浪费生命力，所以摆动的幅度也特别大。只要猛烈的冲击不使弓弦松弛，不扭曲内心的弹簧，那么每一次落潮总会引起一次新的涨潮。

弓是一把好弓，可是射手丧失了信心。所以即使生命的源泉重新奔流，他们也忘不掉干旱的季节，忘不掉在那些时刻，彼此间是如何看待的。

他们并不是蒙住双目、不敢互相注视的一对情人。每时每刻，在他们爱情的过程中，他们一直看清对方的真面目，不罩面纱，赤裸裸的，连彼此的弱点、丑态和陋习也都在内。（即使是最美最好的人，都不免有缺点。）两人都有锐利的眼光，以看

① 见第四卷《女信使》（上）第三部《罪恶之风》开始部分，关于佩娜侣特的故事。

穿别人和暴露自己为荣。每逢感情冷却的时期，各人在对方身上看到的，正是已经知道的一切。可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看法！当他们互相热爱时，丑陋的一面他们也爱，他们（秘密地）爱对方的丑陋也许甚于爱对方的优点，因为这样，被爱者反而显得更亲近，更坦率，更动人。爱情之光一旦被阻挡，明暗深浅的现象立即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同样的线条被歪曲了。在那里滑稽或可憎之处变得很醒目。多么可怜！当初怎么会爱，会忍受这一切？这一切天天在你眼前，在你身边，你怎样能忍受一辈子？在爱情重放光辉的时刻到来时，为使自已放心，你在光天化日之下，重新辨认往日认识和爱过的地方，但这是徒劳，因为你忘不了刚才已经见到的现象。阿霞不安的眼光，竭力探索情人的容颜与动作。玛克觉得阿霞在观察他，他也观察阿霞。接着，两人互相扑入对方怀抱，更热烈地相亲相爱，这是一种集中的狂热，对自己极度的不满，担心自己迷失道路："请原谅，请原谅！……"

然而爱情波澜忽涨忽落，起伏不定。他们知道他们是永远无法控制的。他们失去了安全感……

毫无疑问！谁也不能在爱情上进行牢固的建筑。他们是知道的，或者是应当知道的。生活是一片工地，在那里谁也不会没有劳动的机会；游手好闲的人没有立足之地！谁都有恋爱的权利，不错！正如谁都有吃饭的权利一样，但必须以劳动作为代价：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者也无权恋爱。这是铁的纪律。如果有一些寄生虫还能够钻这条规律的空子，他们将

自食其果。偷来的面包会哽在寄生虫的喉头，咽不下去。他们也会由于寻欢作乐，恶心而死。不！人们不能单单靠面包与爱情生活…… 要劳动，要创造！

* * *

玛克和阿霞即使愿意，也没有办法终日游荡，两人不断地亲吻，眼看爱情寒暑表的升降而柔情满怀。两人都必须干一天活，挣一天的面包。玛克在一家出售和安装无线电收音机的商店里工作。阿霞给一家出版社当俄文翻译。同时给一家出口商行翻译商业信件连带打字。两人只在进餐时以及常在深更半夜才得相见。可是干活不能熄灭“另一个意念”。这个意念累积在一个不透空气的小贮藏室里，在那里发酵……“另一个意念”是星星满天的夜间，在枯燥灼热的沙漠上行进的商队对泉水的不可遏止的渴念……

“呵，黑夜！呵，泉水！…… 难道我再次找到你时，你将变成温热、淡而无味并且浑浊？我得不到满足，我的渴望加倍地难忍……”

每天晚上，他俩互相搂抱，在期待中遍身微颤，欲望更加如火如荼。他俩分开时，也尚未得到满足，他们失望了，可是彼此不敢明说。玛克满腔怒火，继续追逐，她越想挣脱，他越要占有她。(她的土地，她的思想，没有一个角落不曾被他闯入。)这时，她抗拒了。她怀着骄傲的辛酸，重新意识到自己身上爱情的限度。

“我把我的门向你打开，因为我自己愿意。进来吧！但是到此为止。你不能再向前一步……”

在她内心各扇门户之外，她又发现了广阔无边的空间，谁都没有权利到那里去，连她自己也没有去勘察过，这片空间伸展到渺茫的远方，那就是“灵魂……”

“我的身体，我的心，是属于你的。可是‘灵魂’，不，‘灵魂’是属于我自己的……它是属于我的吗？还是我是属于它的？”

玛克要的恰好是她的灵魂！

这个“灵魂”，她并不相信！作为一九一七年以后用唯物主义的糊粥为食料的地道俄国女人，按照官方的格式，在剪掉头发的同时，也割掉了自己的灵魂。她不用这个空洞的字眼。她说：“我，我的需要，我的权利。”谁把这个陈旧的字眼，这支过时的歌儿，从阿霞的记忆中重新唤醒的呢？

那是安乃德。虽然他们还瞒着她，她终于看穿了在儿子和儿媳之间逐渐扩大的误解。他们满腔激情，所以不够机敏。他们想要遮掩的情况，反而欲盖弥彰。他们皱着眉头，绷紧脸，面面相觑，好比两只年轻的动物在互相挑衅，双方互相抵制，同时却互相需要。

“你是我的！”

“我是我自己的！”

但是，如果有一方把对方拒绝的话当真，拒绝者会立即扑到信以为真者的身上，嚷道：“把我拿去吧，给你！”

啊，安乃德多么熟悉这种搏斗！她回想起当年洛瑞在树林中哭泣，和追逐猎物的猎犬远远的吠声①。

她理解她的儿子，并且觉得他可怜。她暗暗地轻声对他

---

① 见第一卷《安乃德与西尔薇》。——作者原注

说："要勇敢！"

有一天，阿霞单独和安乃德在一起，心里酝酿着一场狂风暴雨。僵持在含怒的沉默中。(她深信安乃德不会理解她。即使理解她，也要说她不对。)安乃德似乎不瞧阿霞。她对着她在偷偷地缝制的婴儿小帽微笑，伸长嘴唇，慢慢地吟唱：

El corazon te daré
También te daré la vida,
Y el alma no te la doy,
Porque esa prenda no es mia. ①

阿霞的耳朵支起来了。她有斯拉夫人学语言的灵敏性。她抓住某几个字的意义，问道："这是什么呀？"

"你听懂了吗？"

"这是什么呀？"

"我们的战歌。"

阿霞把她的手放在安乃德的手上，问："我们的歌？我的！"

"你用法语唱唱看！"

阿霞试探着翻译，安乃德给她纠正错误，歌词是这样的：

我把心给你，
我把生命给你。
但是我的灵魂，我不能给你，
因为这个宝物不是属于我的。

---

① 西班牙语歌词。

阿霞停止了吟唱，激动地问："这是谁说的？"

"Una niña bonita，象你和我一样。你不想听下去吗？"安乃德接着唱：

Una niña bonita
Se asomó a su balcón…

（一个美丽的姑娘——站在阳台上——她要我给她灵魂——我把心给了她——她要我给她灵魂——我向她说永别！）

阿霞不声不响地，咽了一口唾沫，她的指甲深深地抓住安乃德的手。安乃德俯身向阿霞的脑袋，亲了亲她的头发，在她耳边喃喃地说："不要对他说永别！"

阿霞把身子缩回去，生气了："您怎么知道的？您知道些什么呢？"

"是我把他喂养大的。我知道他很贪吃，我的儿子！"

阿霞说："但愿他如此！如果他不想吃我，我才不要他呢。"

"要是你的乳汁不能满足他的饥饿呢？"

"我把生命给他。"阿霞学着西班牙歌词说。

安乃德接下去唱："可是我的灵魂，我不能把它给人……"

"难道我错了吗？"阿霞问。

"你没有错，你有理！"

阿霞扑向安乃德，抓住她的胳膊，问："我有理？这可是您说的？"

"是我说的。"

阿霞狂热地亲安乃德。

“当心！别扎了你。”安乃德一边说，一边把针线活拿远点。接着，她温和地说，“可是正因为你有理，你必须对我儿子宽洪大量些。他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些男子！既然我们知道，就该让我们理解他们，爱他们，他们就是这样的。”

“正因为玛克是这样的，我才爱他！如果他是另一个样子，我也许就不爱他了。”

“那么，为什么你折磨他，同时也折磨你自己？”

“因为他折磨我。”

“他是个孩子。是你的孩子。一个爱我们的男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摇摇拍拍他们，要把奶头给他们吮吸。如果他咬我们一口，这年轻的狗，那是他在我们身上磨练牙齿。这是一条好狗。”

阿霞用她两只手在安乃德的胳膊上摸索。

“你在找什么？”

“找狗咬过的牙齿印儿。”

安乃德把臂膀缩回去，说：“不象话！”

“给我讲讲吧！”

“给你讲？讲什么？”

“讲您和您的狗儿们的一段故事！”

安乃德重唱 copla① 的最后一句：

Y el alma no te la doy,
Porque esa prenda no es mia.

① copla，西班牙语，意思是“一段歌词”。

“这么说，这个灵魂只能为自己保留着，不能和任何人分享？”

“不，不是为你自己保留！”

“那么为谁呢？”

“为它。”

“我不明白。”阿霞说。

“我也不明白。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安乃德说。

阿霞滑到地板上坐着，面颊靠在安乃德的大腿上，思索了一阵，对安乃德说：“对的，这是…… 不过这就让人不放心…… 这个留在我身上、对我发号施令的陌生人，这个侵占了我而我又把握不住的思想…… 我们身上的住客是什么？”

“不必因此害怕。每人身上都有这样的住客。并不是所有的住客全是美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组成一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全部问题在于必须有一个世界，也就是说，要善于组织。你现在还不会，你一定能学会的。”

“我学会什么呢？学会不让思想变为行动。但是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对自己来说，如果是坦率的，思想等于行动。一个睡在丈夫床上的女人，心里在想她的情夫，知道她等于睡在情夫床上，在干对不起丈夫的事。”

安乃德善于讽刺的正常情理，及时地刹住了车。

“话说明白了，我的女儿，你让丈夫当上王八了。有这种思想就够了，可是至少别让思想变成行动！你刚刚说，从思想到行动，不过一线之差。可是对丈夫，对众人，即使不是对我们自己，这一条线是十分重要的…… 我请求你，照顾我的玛克，你不要超过这条线！”

阿霞是很会欣赏讽嘲话的，她哈哈大笑，说："问题不在于此！我爱我的玛克，不论在线这边或那边。"

"也许你不会永远在线这边爱他。"

"为什么？"

"你说过，有很多次，我们掌握不住自己的思想。不要跟你的思想跑！思想会回来的……在它回来之前，我的大女儿，你没有必要对你伴侣说，你的思想已经越了轨。"

"要我对他说谎？不，这决办不到！"

"免得他受无用的折磨，这不能算说谎。你单枪匹马地作战吧！事后，你再把结果告诉他。"

"这么说，把蛇蝎给我自己留下？"

"把它们吞食掉！每一个妇女都应当独自吃掉她的蛇蝎。或者，如果你的蛇蝎太多了，那么有我在这儿。你可以邀请我和你共餐！"

"人们永远搞不清，您是不是严肃地说话。"

"严肃，对。悲剧，不是。人性就是这个样子。抗议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认识它，并且努力控制它。如果你办不到，如果小船失去了控制，那么只好逆来顺受了，按照你的兴趣，你可以祈祷，或者哈哈笑。"

"笑？"

"为什么不呢？这是我们最后的胜利。"

"维根的女儿！"

"这完全是可能的！我年轻时，西尔薇常说我是诺曼底的小母牛。我记得我从运载北欧金发战士的小艇中上岸之后，在美丽的草原上吃过草。"

“吃草，祷告，这一些我都不要！笑，我很乐意笑，可是我要笑敌人，在我同敌人战斗的时候，而不是在逆来顺受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他才不管你允许不允许呢！”

“谁？”

“就要到来的那个人。”

阿霞用力想站起来，为了注视安乃德的面孔，问个究竟。她的手指无意中碰到安乃德扔在地板上的活计，她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摸弄了一阵，忽然惊讶地问：“您在做的是什么呀？一顶小帽子？”她仔细看起来。

“给谁做的？”

“给将要来到的那个人。”安乃德说。

阿霞转身向着安乃德，问道：“是谁告诉您的？玛克对我起过誓，他不对别人说。”

安乃德用垂着的一只手，抚摸阿霞的面颊，说：“谁也没有告诉我。可是我想他已经上路了。所以我做点准备。他想必有很长的腿，这条小猎犬。你们两口子，你们都是跑够了路的！”

阿霞笑了。她在安乃德抚摸她的那只手上磨擦她自己的嘴脸，说道：“他在跑呢！我觉得在我肚子里他的小爪子在动……他在跑，他快要跑了……呵，上帝，可是我呢，是不是我将要带上锁链了？我可是不愿意，我不是整天待在窝里的人。”

“你怕什么？”安乃德说，“既然你自己抓不住你的灵魂，谁能够把它用锁链锁住呢？”

* * *

可是安乃德自己也只能引导她的两个孩子走到半路上。再往前走，她也并不比他们知道的更多了。她迷失了方向。她也参加了孩子们的精神危机，虽然他们彼此心照不宣，正由于他们的天性是同一族类的，所以各人迈各人的步，在同一条小径上印下不同足迹，最后还是走进同一条死胡同。

安乃德毕生信奉一种没有明说的宗教，是她的高度个人主义。她以这种火焰为养料。在她身上，这种火焰比大多数人身上更为纯洁，然而，对和她同辈的主要人物，尤其是那些最自由最强的，对被她选择或接受为情夫、朋友和同盟者的人，这种火焰是大家的共同食粮。在他们和她眼中，不可救药的恶习，罪孽，似乎是对自由自我的任何一种异化，即使是局部的异化。要完整的自我，否则不如放弃一切。物质上的困苦或生活的孤独，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她甚至倾向于另一个极端。不止一次，她觉得被那种和社会唱反调的人，被Condottiere① 所吸引。她不愿意承认。由此而发生她的狂飚突起式的行动，她跟菲力普·维亚和狄蒙之流结合，这在认识她的那些老实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他们知道她的良心，她的没有道德顾虑的真正良心对他们说："我接近维亚、狄蒙他们，而不接近你们。"他们必将大为惊讶，她自己或许也会惊讶。宁愿做狼，不做绵羊！做什么都行，就不做绵羊！对羊群，她怀有不能忍受的阴暗的憎恶之感。

她把这种感觉和她的血液一起，灌注给了玛克。而这也

① condottiere，意大利语，意思是冒险家、好勇斗狠者、雇佣兵。

许不是她留给他的遗产中最美好的部分。反正这种遗产并不使玛克的生活更容易些。玛克从来无法参加任何一个思想派别。正如他母亲从不同意把自己禁闭在婚姻的鸳帐之内，玛克拒绝将他的思想包藏在某种学说的帷幔中。他不能理解大多数人的“受虐狂”①。这种人争先恐后地把自己锁在拉巴吕式的囚笼中，弯腰曲背，人不象人！所有这些“主义”的争吵：唯物主义、唯灵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与玛克何干！这一切无非是拴狗的项圈而已。

阿霞也在逃避拴住她的绳索，逃避拦阻她的垣墙，逃避航道和固定的河床，逃避一切束缚。由于她过分地想拯救自我，反而丧失了自我，好比一条泛滥的溪流，在田野间迷失方向。由于它一个劲儿奔流，它越出了斜坡和河床。它要小心，不要最后落在沼泽中，成为死水一滩，一望无际，任凭太阳照射！玛克也要小心！那位发烧的小王后，那条没有河床的溪流，跑到他的床上来干什么？

她寻求了，他也寻求了，企图实现两个孤立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寻求两人合并的个人主义，象雅努斯一样，一身二首。这是生命的本能。自我，自我！自我老是饥饿。必须给它食物……“拿你来喂它。我愿意是你。存在？我占有你！”他们一身二首，但不象雅努斯那样，后脑勺对后脑勺，而是嘴对嘴。两个吮吸器。哪一个来吞噬另一个？要不然就是柑桔太硬太苦，你咬不动它。或者它是软的，它被吸干了。以后呢？还剩下什么给我解渴？桔子皮？我把它扔掉…… 不用多久，我又

① 受虐狂，主动追求受虐待，并以此为乐的病态心理。

恢复孤独和干渴的生活。

不用多久，玛克和阿霞的舌头尝到了苦涩和干渴的双重滋味，他们倍感无聊。健康和真诚的人之所以有这种无聊之感，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对社会毫无用处。（这种意识在阿霞思想中更为坦率，在玛克思想中则更受压抑。）

安乃德，当她儿子来看望她时，发现他神气很忧郁。玛克不常来，因为他和母亲谈话时觉得窘，他怕她的过分专注的目光，虽然他很自信，母亲不会看透他的思想。他老是怀着一种男性的成见，用不屑多理会的态度，认为女性有先天性的弱点，她们不能摆脱自己，她们有一种梦游者朦胧的近视目光，在她们梦幻的温暖烟雾包围下向前走去。他来看望安乃德，当他沉默无言地待着或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时，安乃德发现他多思多虑的额头有未老先衰的皱纹。于是她心不在焉地回答对方的话。他们两人的思想都不再在听他们说的话。他们的思想在各走各的羊肠小道。有一次，安乃德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玛克问："妈妈，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有一点疲倦。"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休息一会儿？"

"等我的孩子们都幸福的时候。"

"他们现在很幸福。"玛克说。

安乃德微笑，注视对方的眼睛。玛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目光转向别处。接着，他由于自己示弱而气恼。于是他用自己的目光和他母亲对视。他的神气好象向她挑战。安乃德把双手放在玛克的胳膊上，她觉得对方的手臂上的肌肉绷紧了。她笑着说："你想角力吗？"

玛克很高兴借机就转移他的思想，他抽出他的双臂，用手抓住母亲的双臂，温情地扭着母亲的胳膊，好象在做“小狼”游戏。安乃德喊起来。她痛了。她也痛快了。她投降，并且说：“真棒，我的孩子！好一把钳子！”

他放开她，说：“啊，我把你弄痛了？……”

“没有什么…… 我给了他一副很好的老虎钳子…… 他武装得很好……可是，武装得好，有力气，这都不算什么……还必须认清敌手。你认得敌手吗？”

她已经不在说她自己。玛克听不懂。两人几乎额头碰着额头。她用自己的额头轻轻碰玛克的额头，重复说：“你认得他吗，我的大力士？你熟识你的敌手吗？”

玛克问：“谁？是你吗？”

“我或者她。最爱你的，而且你也爱她的那个人。你准备好了吗？”

玛克莫名其妙了。他老实说：“我不明白。”

他开始不安了。

安乃德重新站起来，用双手捧着玛克的额头，为了不让他挣脱。她注视着他，变了口气说下去。不再开玩笑了！并不提高她的嗓门，但是口气坚决。（“我不需要再姑息你……”）

“你要有准备！你所爱的那个人，她也是最爱你的，时间一到，她会憎恨你，你也会憎恨她，憎恨还是小事！还会令人作呕…… 你一出现，就引起她反感。她会对你隐瞒这种反感，她也会对自己隐瞒。这种情况会延长下去，可能延长一阵子，或者延长若干天。这种反感将接着最热烈的爱情冲动而到来。反感之后，也会接着产生热爱。或者反感在平板单调的

日常生活中，不声不响地停留下来，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两人间每日更新一次的默契，并不因此而改变。可是痛苦仍然存在于你所爱的人心中，你自己的心也不能避免。在你的某些时刻或某些日子里，你将遭受同样的冲击，同样的损伤。最糟的是，你们两人不在同一时间发生反感。灵魂起来反抗，几乎永远不在两人相同的时刻。也许是晚上当你以最热诚的爱去接近她时，她将从心中对你呕吐。也许是夜里，当她的身体和你的身体狂热地结合时，你的灵魂对她轻轻说：'滚蛋！'但是你不会这样说，她也不会这样说，否则你们双方都会自己感到羞耻，同时怜悯对方。羞耻与怜悯……这很好！这是第一步。全仗有这一步，你们的痛苦不至于全部白费。大部分人，只要他们还有一点人道心肠，他们会达到这一步，并且停止在这一步上。可是你，我的玛克，你必须再向前一步。必须学会正视你的对手，就象你现在正视我一样。（不要动！）而且你要向对方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我就爱你这样。我爱你，虽然你不由自主地抛弃我，恨我。原谅我吧！这是反抗的粗暴规律，它和爱情的规律同样神圣。如果你不能理解，我也许就不能这样爱你……'"

安乃德不说了，可是她继续紧紧地捧着玛克的额头。她的大拇指感觉到玛克的太阳穴在跳。他屏住呼吸。接着，两人分开了。他们的目光在彼此回避。

玛克用受压抑的低声说："我害怕……我没有准备好……"

安乃德说："可怜的孩子……我也一样！我从来都是战斗结束之后，思想上才弄清楚……但是，自己有了备用的武器，

这已经是不简单了……我把我的武器交给你。"

玛克用同样的口气说："你的武器使我害怕，几乎和敌人一样。"

安乃德笑了。她说："亲爱的孩子，我请你原谅！"

玛克站起来，要走了，走近门口时，他转过身来说："妈妈！……你能热爱生活吗？生活可是一个妖魔！"

安乃德说："有些妖魔是美好的。"

玛克开玩笑说："你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属于妖魔族类的。我并不以为可耻，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属于这个族类而感到可耻！"

"如果我有把握不让你丢脸，就好了。"

"让我丢什么脸呢？既然你是从我身上来的，那么从你身上来的一切，都算在我帐上。我不否认我的签名。眼前和未来，一切我都承担。"

"甚至肮脏的东西？"

"肥料也不能少！"安乃德轻松愉快地说。

玛克装作小圣人的神气说："我有一个玩世不恭的母亲。这还不够，再加上她还爱引用拉比旭① 的话。"

"我更乐意引用拉伯雷② 的话。可是，我的小姑娘，我怕你受不了。"

"瞧你说的！"玛克恼了，他嚷起来，"你以为我真怕这些字

---

① 欧仁·拉比旭(Eugène Labiche，1815—1888)，法国喜剧作家，作品迎合一般市民观众趣味，有时有比较粗俗的台词。

② 拉伯雷(Rabelais，约1494—1553)，十六世纪法国小说家，《巨人传》的作者。笔调滑稽突梯，爱用粗俚词句。

眼和事物吗？”

“说得好！面对生活，你摆出厌恶的神气！”

“我厌恶我自己。我有权厌恶自己！……”

“不！你没有这种权利…… 去耕耘你的田地吧！一切都应当用来肥田。粪土、蛆虫、甲虫。把你的铁锹深深地插入土中，就象勒麦①的古老的书中所画的赤裸的人一样！去耕耘你的田地吧！也不要忘记阿霞的田地！”

“在这点上，”玛克说，“淳朴的夫人，我不需要别人给我上课！”

母子二人互相讪笑。

走下楼梯时，玛克想：“如果阿霞也是这样，该多好！”

*　　*　　*

阿霞和安乃德之间距离并不很远！比她和玛克之间距离近些。所有的妇女，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绿种人，在她们之间，有一些联络的信号。如果她们好象视而不见，这是由于有一半的时间，妇女互相敌对，她们互相争夺男人。（即使并不爱那个男人，这是一种本能，优秀的妇女抵制这种本能，可是她们并不是不知道存在这种本能。）从第一天起，阿霞比玛克更敏感地觉察到，安乃德已把玛克占为己有。自然啰，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玛克从安乃德手中抢过来。她和安乃德徒然自以为是同盟者，而且真诚地相爱，她们各自的本能说：“这个男人是属于我的。”

---

① 勒麦（Lemerre，1838—1912），法国著名的出版家。

唯一的区别在于安乃德每次意识到这种本能时，她总软绵绵地推开这种思想。阿霞却不一样，她意识到这种本能时，反而把她专横的利己主义加在上边，不容许别人和她分享玛克。也就因此，在她和玛克经受爱情危机时，安乃德的明智对他们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当安乃德对她儿子那样无顾忌地揭露女人心计的凶险时，谁敢说安乃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不自觉地带一点损害阿霞的意向？阿霞是这样判断的。一个妇女把另一个妇女的爱情秘密告诉一个男人，这个妇女是她的"祖国"① 的叛徒……妇女在轮流做这样的叛徒，可是没有一个妇女肯原谅另一个妇女。

小两口子感情开始冷淡了。可是阿霞已经占领的阵地，对安乃德是寸土不让的。相反，当疑惑之风向她吹拂时，她似乎更加拼命地要占有这片围场。她想："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拘囚在围墙里边？"

在她肚子里成长着的孩子，也是她的胜利果实之一。这个天真的小生命！（难道她自己不是一样的天真？两人都是盲目的……）他是胜利的旗帜。插这面旗帜的人，没有料到他自己是旗杆：他被抓住了。

对，可是阿霞也被抓住了，等她发现，已经为时过晚。她把脑袋伸到同一个笼头套中。谁牵住她和玛克？这个从她身上出来的小身体，这身体将被捆绑的玛克跟阿霞连结起来。他也捆绑了她。然后又把他们俩和外间，和他们害怕并且不愿接受的阴暗的主人连在一起，也就是和社会整体以及它的巨

① 祖国，指所有的妇女集合在一起的总体。

大沉重的劳役连在一起，他们被捆绑在一起，被他们的嫩苗捆缚在根和根须纠结成团的肉球上，捆在精液盲目流淌的命定性上，捆缚它的错误以及等待着它的惩罚上。他们不能再从外部轻蔑地旁观，漠不关心。他们已经自投罗网。

这个“niña”①落在陷阱中了？这是不可告人的。但是她的嗓子发紧，好象在颈项上绑着一条带子。这是他，这个新生儿，他在勒她的脖子，用他两只象布团似的小手！阿霞俯身向着婴儿，用模糊而含怨愤的目光窥伺他。她是在没防备的情况下落网的。

可是阿霞不是第一次作母亲…… 对，还有那一段可怕的往事，她压抑着，不去想它，那个小小的被害者，那个鲜血淋淋的果实……她把它抛在脑后，沉浸在水底……不得不这样做！不然的话，她会遍身抽搐而昏倒的。但是，她有把握吗，这个记忆不会再浮到水面上来了，它没有已经回来？万一那个新生儿，正在他床上睡醒的婴儿，就是从前被杀害的那个小孩呢？有时会有疯狂闪光，突然穿过一个神思恍惚的女人的脑子。理解这些，这是无济于事的。她连试都不试。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竭力不去想它，让它过去，就象不知道有那回事。坚持不想，反而象正视那段往事一样。正视往事，她的血都冻成冰了。她弯下身体，把面孔埋在枕头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斜着眼光，偷看那个婴儿…… 阿霞的整个生活是由这种生命岩穴中的抑制与爆发

① niña，西班牙语，意思是“少女”。

组成的，上面笼罩着云层和彩虹一样的飘带，这就是唯一允许她看的日常生活的经常不息的动作。

面对这个不相识者，这个婴儿，阿霞采取自卫的姿态。恐惧（甚至短促的敌意）比爱还多。在阿霞身上，母性的本能是不大发达的。当初的灾难，由于阴暗的自我防卫扼死了她的母性。带着这个血淋淋的创口，她本不可能活下来。要活的意志粗糙地缝上了她的创口。被压抑的母性隐约在撞击她。她的意识做她的同谋，把母性的召唤转向情夫，正如在许多女性身上一样。她在事先很少想到孩子。她想到孩子的时候，其实想的是男人。男人把种子给了她。他在她身上。他是属于她的。她想的是她自己。她本身就是一对配偶，她一身男女兼备…… 到如今，她什么也不是了…… 他来到了，他是一切，这个小虫子…… 从生育的搏斗中，重新站起来以后，她变成普通一兵，回到普通士兵的行列，不再是最前列的人物……至于玛克，更不用提了！他被弃置到辎重车上去了……

那么这位新的主人，他是谁呢？他从什么地方来的？从黑暗里，从死亡中，从乌克兰混战中被消灭的另一个小小身体上来的？他要到何处去？要把阿霞引导到何处去？向着那些新的混战去？现在轮到这个人做主人兼奴隶，他是锁链上的一个环节，这环节把阿霞和一整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定事件，和她以为桎梏已被砸碎的奴役人的社会连接在一起！阿霞用惊愕、恐怖、反感和仇恨的目光注视他，接着，她身上突如其来地涌出一股爱的急流…… 急流冲开所有的闸门。和雷雨一样，这种没有听说过的激情冲击充满了阿霞的天空；和雷雨一样，它经过之后，在大气中留下四季的混乱。接着在几个

没有预料的星期中，阿霞充满对孩子的盲目的独占和兽性的激情。别的事都不在她心上。玛克成了蜘蛛的丈夫①。如果她吃掉丈夫，那是因为他成为多余的人，他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他通情达理，自己躲开了。他不和阿霞争夺吃奶的玻璃杯。正如多数男子，尤其是年轻的男子一样，他们讨厌从他们所爱的肚子里长出来的果实。只是在一年之后，等孩子洗净了，才开始引起父亲的兴趣…… 洗净了什么？洗刷了他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你倒有说话的权利！你可以说洗净了从深渊中出来的不成形的东西？男子们需要在孩子身上，发现作为男子的轮廓和局限。

从阿霞看见这些现象时起，她的急湍洪流般的激情就减退了。这已经不是她在迷蒙的期待中所要求的神秘的主人。他是个极平常的小人儿，丝毫不象她以前失去的孩子，几乎一点不象她自己，他象那些法国小孩，阿霞每天在卢森堡公园里毫无兴趣地看见由工蚁般的保姆带着那些法国孩子在晒苍白无力的阳光；她的儿子一点也不是她梦中见到的材料制成的。这是多大的背叛！…… 可是她的孩子是健康、正常而且苛求的，他不允许别人把他忘记。他的狼吞虎咽的食欲，也是他牢牢地咬住阿霞的乳头不放的原因。贪馋的嘴在吸干她的乳房，使她感到兽性的满足。对，他攫住她，紧紧地攫住她！她暗暗地怨恨他，她心想："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我才能够脱身？"

她摇摆于爱与恨之间。她所发现的最不堪忍受的事实，

---

① 雄蜘蛛和雌蜘蛛交尾后，就被雌蜘蛛吞噬。螳螂也如此。

就是现在她既不能完全自由，也不能完全受拘束。如果她能完全受拘束，那倒也好！阿霞的整个天性（或者完整，或者变化，随着时间不同而不同，可是在某一时刻内是完整的），最不能忍受"是"与"不"同时出现…… 虚无！…… 还不如最坏的情况。她真诚地试着去全心全意为孩子尽力。不可能！必须怀有幻想。她不象有些妇女，自以为生下了复活节的鸭蛋①。对于她们，蛋中钻出没有长羽毛的小鹅，乃是奇迹。阿霞把她的小鹅放在手掌上掂掂分量，心里想："给世界上增加了一个平庸的家伙…… 为他牺牲我的自由，不，太过分了！……"

她这个自由值多少钱呢？拿它干什么？派什么用处？……阿霞很直率，她不会欺骗自己，不论是对他或对她本人。如果说她天生是贪婪而专横的，她却不至于自以为有一种优越的天性，可以保证她和生下来的孩子都拥有特权。不！不如说她更倾向于看到并且毫不留情地证明自己的平庸。精神平庸，心肠平庸，也许不如说比平庸还低一等，身体平庸：干脆说，长得丑！

"而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难道这样就不许我感到饥饿了？我和他一样，肚子饿。他，这个爱吮吸的家伙，他馋的是我的乳头。而我呢，我象一只盲目的小狗，我在大自然的乳房上寻找可以咬的乳头。乳头藏在哪儿？我一定要它，我用鼻子和四只脚在寻找它。我和这个人②一同来，为的是让他帮助我找到乳头，使乳汁从乳房里喷射出来。（去它的吧，

① 西俗复活节吃鸡蛋或鸭蛋，或互相馈赠，但这种蛋是不能孵雏鸡或雏鸭的。

② 这个人，指玛克。

那种淡而无味的乳汁！）要的是从生命的心脏里涌出来的乳汁……”

* * *

这个人也帮不了多大忙。他和她一样，是一条盲犬。他徒然在欧罗巴母亲衰老的身体上，反复吮吸一个萎缩、衰老的几乎完全干瘪的奶头…… 他在个人主义的沙漠上挣扎。

这是怎么搞的？在从前，那儿是一个林木荫翳、土地肥沃、清流灌注的大山谷。就在昨日，战争的废墟余烬未熄，这儿也是一片精神世界的绿洲，那里棕榈树下，保留着清凉的泉水和静穆的夜晚。如今，泉流被践踏得污浊不堪，棕榈树组成的围墙已被摧残；沙土飞扬，从围墙缺口涌进来，天空发白，炎热如焚：沙漠几乎吞噬了一切。

说得露骨点！用形象来美化他们的投降，这还是给那些卑鄙的家伙以太大的面子。因为问题就是投降，丝毫不差。上次大战结束后，个人主义，自由精神，悄悄地组成了的梅斯①与色当②大军，全军降敌了。还剩下什么呢？几面破烂的旗帜，人们藏在衣袋里，只有少数人集会时或在没有危险的长篇发言时，才敢亮出来。谁敢和政府及其走狗、舆论和新闻界唱反调？他们自称自由，在他们被监视着的花园中自由。他们一边种这一个园子，一边口中念念有词，都是些高贵的诗

---

① 梅斯（Metz），法国北部要塞。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法军十七万人在此地放下武器，向普鲁士入侵者投降。

② 色当（Sedan），法国北部要塞。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法军八万人在此向普鲁士军投降，法皇拿破仑第三束手就缚，成了普军俘虏。

句，就象那个贺拉斯①，做人的走狗，带着锁链，傲慢地为了后世而狂吠。至少这个家伙恬不知耻地自夸抛弃了他的盾牌。但是他们想使人相信，他们是独立的，然而他们吃的却是狗食。在这些傲慢的知识分子和老板（老板有时变换，而仆役是不变的）之间，建立了无言的契约，如同约束家畜的默契一样。在我的庄园内，在你职务范围内，你完全自由！可是不许出庄园！在这种条件下，我养肥你…… 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习惯于这种生活，以至他们根本不想出去。有时老板把他们放到外边，他是放心的，因为他们戴着颈套。少数人偷偷地摘下颈套，因为这使他们感到可耻。可是他们徒然炫耀自己的脖子，脖子上还有脱了毛的一圈痕迹。玛克眼看他曾经尊重的那些大师们，他曾经寄托过希望的长辈，将他们和众人一致的思想，隐藏在自由选择的饶舌伪装之下。出于胆怯，或由于利害打算，他们俯首帖耳地归顺。玛克看到这些，脸都臊红了。这类榜样使那些最年轻的人道德堕落，导致他们很早就学会精神上的卖淫：他们把自己卖给花钱最慷慨的主儿。但是，按照那些最红的妓女的方式，他们设法使人相信，他们卖身动机是在于他们爱那些支持他们的一代霸主。当他们一瞧见某种思想——不管是红是黑，是战争还是和平——成了或者马上要成为官方的思想，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去为它效劳，执行它的差使。如果这种思想动摇，他们一听到风声，也动摇起来。如果这种思想不幸而突然死亡，他们决不会在葬仪上浪费时间。

① 贺拉斯（Horace，前65—前8），古罗马诗人。曾受宠于当政者，写了若干歌功颂德的诗篇，他年轻时曾经投笔从戎，后来又改行写诗，并以此自豪。

他们已忙于欢呼活着的君主。

这种情况古已有之。然而在我们这时代，那是因为我们的人、我们的财富、知识分子和他们民主意识形态的神圣法宝已经在演阿谀奉承的廷臣角色。如果是退化堕落的贵族成了卖身的妓女，我们只要听之任之就行：掘你自己的墓穴吧！我的田地上庄稼只有长得更茂盛。可是如今，是我的田地在霉烂，在叛卖，这都是我的思想，我的光明字句，我的语言源泉，它们都是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粮食。“精神独立”……独立到哪儿去了？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实际上在对一个政治制度演合法的反对派这个角色，同时却在姑息这个政治制度，因为它企图接替这个政治制度。它事先已经承担了这笔遗产的缺点和责任。他们成了浮游于几种思想的妥协体之间的行家，以至有时，人们分不清红与黑，左手与右手：什么都混成一团，国会内外的各党派，都是两栖动物。

玛克心想：“我宁愿反动派的 arrabbiati①。他们是坦率的，象早晚他们会刺入我肋骨之间的刀刃一样坦率。可是这些战后的社会主义者，这些犹大的亲吻②，他们出卖了革命，还设法砍断它的胫骨，因为它阻碍他们实行慢吞吞、四平八稳的改良主义！这些政府的房客，他们十分小心，决不把房子闹得乱七八糟，他们打算有朝一日，由他们去出租房子，借以谋利。这些一家之主的投资，这些成见与自私的栋梁，与我何干？只要我在西方能找到一小撮自由的人，有决心的人，不惜

① arrabbiati，意大利语，意思是“暴怒者”。

② 犹大出卖了耶稣，在后者被捕的前夕，还吻了他，假装亲热和敬意。“犹大的吻”这句成语，是指极端虚伪、卑鄙、阴险的人。

代价寻求真理，要为真理效劳，不论在何处找到真理。哪怕反对他们的祖国，反对他们的宗派。哪怕反对他们自己！真理是自由人的祖国。然而我看见周围的人，都是没有祖国的。他们自愿被奴役。他们欺骗老板，老板听之任之，因为他能操纵他们。可是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和那些鲨鱼一同经营意识形态商店。昨天，他们宣扬战争、民族、拉丁文化。今天，他们宣扬欧洲的和平。不言而喻，这一切都以自由作为交换品。自由(这是交易所中的有价证券，它正在跌价中，眼下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手)！谁要自由，必须有钱。谁想有钱，必须出卖他的自由。良心的斗争？不是这么回事。今天的良心过分敏感，不敢去冒损害健康的风险。它用数学方式阐明，如果说它是自由的，那就是它有权出卖自己，它想要什么，你可以用什么买它。它愿意这样。你只要告诉它代价是什么。它立刻会给你找到论据。只要把论据转变成响当当的现金，或者是黄金，或者是职位，或者是让人演什么角色，掌握权力……俗话说得好："只要愿意，就能办到"①，他们想要权力。大家都要权力，人各一份！做什么用？他们一旦跻身于掌权的地位，就在那里伫留不走了。到了那时不能信任他们，以为他们能从妥协、调和、错综复杂的乱麻中脱身。他们向上爬时，不得不把乱麻捆在身上。他们将在乱麻团中永远陷下去，象苍蝇落入蜘蛛网中一样。而蜘蛛呢？它在哪儿？它是谁？它已经吃饱了，它看守着它的食物柜。那些大头苍蝇继续嗡嗡叫，它们想说服自己仍然是自由的。它们已经不自由了。它们翅膀每一

① 只要愿意，就能办到，法国成语，意谓"只要你真正想办这件事，你就会千方百计地办到"。近似我国谚语"有志者，事竟成"。

个动作，都使它们在蜘蛛网上粘得更牢固。安乃德见过这种情况，通过她的大公蜂，她的狄蒙的例子，他徒然哇啦哇啦叫嚷，徒然使他周围的人都怕他！他已经不能逃脱罗网。而且他早已知道！安乃德亲眼看见他的多次狂怒。他所能做到的一切，无非使他缠上更多的蛛丝。在他背上，周围粘着成千被卡入网眼的小昆虫。这些昆虫粘在他的四肢上，形成更加不透气的厚厚一层包尸布。狄蒙被擒住了…… 他们都被捕获了，这些巨大的捕人者，这些企业之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火柴大王、军火大王！他们都粘在同一个胶质的网络上。一根蛛丝在颤动，他们都在腹中感觉到颤动，他们是互相依靠的，同时全体悬挂在蜘蛛的屠宰台上…… 蜘蛛，这个盲目的动物，把捕捉食物的罗网抛在生命川流上。经济宿命论支配人类社会的吉凶祸福，牵引着人们的精神做它的尾巴。

但是玛克抗议，他不同意在投降书上签字。他自以为在自己身上保持着精神自由。而且他请两位同盟者作证，两位硬着头皮坚持独立的同盟者：安乃德和阿霞。安乃德说："顶住！"

阿霞却带着讽刺的微笑对他说："你的自由精神，对你有什么用呢？"

玛克的心抽紧了一下。他强烈抗议。可是阿霞的话一拳击中了他的要害……

"个人的"，这是不毛之地。他徒然设法寻求幻想，"我是一个世界。如果挽救了世界，这难道不算什么吗？"

"一个和自己纠结在一起的世界，一颗正在熄灭的红星，这已经不能给人温暖了。"

玛克说："阿霞，连你也不能取暖了？……"

她觉得玛克可怜，可是她不能掩饰真相。她说："孩子，取暖倒是可以，我在那里暖一下手指尖。"

这种表示怜悯的态度，反而比老实不客气地说"我的心都凉了"更坏。

玛克还想争辩一下，他说："可是你不是有自己的家室，自己家里的炉灶吗？"

"我需要增加燃料。"

"还有你的小鹿儿？……"（他不好意思加上一句："还有你的玛克？……"）

她笑了："我的小鹿儿和我的公鹿……"

玛克卑谦地加上一句："他们还不够给你增加燃料吗？"

她抚摸他的脸。他顺便吻了她的手。

"当然啰，当然啰，这可以给做一个漂亮的小暖炉……"

"如此而已？"

"这已经很多了。可是（请原谅我！）我需要双脚着地，去活活血，地冷地暖，何必计较？我需要暖暖我的脚，到地上去走，去跑，去动作。"

"那么，我们不能一块儿去行动吗？"

"对，可是怎样行动？你能够干什么事？"

玛克很清楚自己软弱无力，但是他还想抗议："我们什么都能够干。我们是自由的。"

她本来有笑容，这时反而消失了，她说："只有在围墙里边转圈子的自由。别说傻话了！你明明知道自由被关在集中营里。禁止外出！他们完全可以扼死自由。可是他们乐得做好

人！只要让自由族类自己渐渐消灭就行。剩下最后的几个自由人——自由什么？——他们将被关在木笼中，到'植物园'中去展览。你将是其中之一。"

"那么你呢，阿霞？"

"我可不，我还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不管自由不自由，我要冲出去。"

"自由还是不自由？你必须放弃自由才能出去？"

"自由在外边。你愿意怎么称呼它随你便！我把字眼让给你。我要的是实物。"

她是两人中最直率的一个。他一直小气地拒绝参加任何党派，这些党派在角力场上互相争夺地盘，或者躲在墙后讨价还价，讲互相妥协的条件。玛克要保留他的自由。唉！让他去保留吧！没有人想抢走他的自由。这个自由有什么用？他不能拿它当饭吃。他必须整天在一家出版商的办公室工作。他对于三四种外语的知识，使他得到一个写商务信件的忙碌职位。但是他毫不涉及文学部分；正因为人家知道他有他的个性，所以故意避免让他审阅原稿。如果他有时间自己写一部书，也不会有机会在他那个出版社发表。他间或写几篇论文，以有限的代价，在还支持关于独立、新闻自由等古老招牌的两、三家报纸上，用笔名发表。只有几个傻瓜读者相信这一套。善于读报的人心里明白。这是各种各样的妥协勾当，无法称呼的大杂烩。人们在其中奉承巴结今天的当权主子，也在谄媚阿谀明天的主子。（因为这一对敌手也是老搭档，他们或者握手言欢，或者从背后开枪，互相残杀。）人们在报纸的第一版上鼓吹和平，第三版上提倡扩军备战。这群人中的男高

音，大唱神圣的民主和神圣的人权的高调。与此同时，报馆老板接受贿赂，因而对殖民主义的罪行和掠夺所得的赃款，闭口不谈，也使那些拿理想主义口号真当一回事的天真编辑闭口不谈。总有一天，会有讨厌的人说话不谨慎，透露了那些所谓伟大心肠的人，所谓不朽原则的骑士在某商业公司或冒险集团的肮脏欺诈行为，已被他们的敌对者揭发出来。雷声大，雨点小！被揭露的一方只要威胁对方那伙强盗，说也要揭发他们的丑事。双方嘶哑着嗓子喊："法办！法办！"，喊一两个星期，接着，无声无息了。他们签定了公约："我偷左边，你偷右边，我们都别提了！……"嘴闭上了，口袋装满了……那些埋头干活的编辑，他们的衣袋可是没有装满，他们是几个没有个性的老实人，他们的任务是在报社中态度自然地扮演理想主义者的角色，以广招徕。他们倒是没有说谎，可是他们给浑水摸鱼的人做诱饵，他们竭力不去想这种可耻的任务。他们能干什么别的事呢？反正总得生活！到哪里去写文章呢？他们自以为在完成一种神圣的职务。他们的老板，那位黑奴贩子，很机巧地让他们"自由地"划着桨，可是坐在板凳上左右有人在监督着①！奴隶主很清楚，这些奴隶是没有危险性的，他们一下一下象哮喘病发作似的划桨，也不至于使船稍稍偏离航道。是船在带着他们前进，连同他们的理想主义的长篇大论，连同船尾上雕刻着的海神形象，同时在船头的浪花泡沫下边，鲨鱼张着大嘴在活动。这些"理想主义者"，有什么可以满腹牢骚

① 这里，作者用的古代"苦役船"（galère）的形象。囚犯或奴隶们在皮鞭或棍棒的威胁下，听着监督者的口令，有节奏地划桨，直到力竭倒毙。

的呢？他们有充分自由可以发泄他们的高风亮节的说教！只要他们的说教完全针对一般情况，丝毫不针对个别的事，或个别的人，那就一切很好，这是游行队伍的一部分。象玛克这样精神乖谬的人是稀少的，很稀少的；他不满意于扮演击鼓手的角色。他缺乏良好的趣味，或者缺乏慈善心肠（如果不是为他自己，也应当为别人），不肯保留捆在眼睛上的使大家高兴的遮眼布，这块布使玛克的同伴们受骗上当。如果他们不是上当的人，他们势必是同谋者？对于在槽里有干草可吃的那些老实人来说，这是需要经受的残酷考验。如果他们放弃了槽，到哪里去吃草？他们已经不年轻了，他们疲乏了，别的槽都已有人占着。

自以为能对与当前利益密切有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自由思想而不受任何桎梏的约束，这是有钱人干的事。有钱人自然有更得意的事可做，他们不会揭露自己的财富是怎样来的，不会将炸药埋在自己的脚下。于是有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凤凰，他们明知道与行动结合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他们却拿这种自由说大话，或者假装瞧不起它：去你的吧！屈从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现实的思想！在这些勇士的眼中，除不结果实的枯瘠的思想，“毫无行动的信念……”，除在思想的九霄云外，别无其他思想自由，那种思想的时钟式机构只能在制造商的店铺里运转，门关户闭，屏除了生活的颠簸和风险。当然，他们终生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生命。班达①，

① 班达（Benda，1867—1956），法国作家，以抨击现代思想与文艺著称。他的著作有《文士们的叛卖》（1927）等。本文中“文士”一词加引号，就是指班达的名著。

这位盘腿而坐的“文士”①，守望着约沙法山谷中的白骨。他守望着，不让天使唤醒白骨……

玛克的胃口是否满足于这种阴惨惨的自由？他厌恶地唾弃它。除非结合行动，否则没有思想，也没有生命！可是，真正的活人，他们又在何处？站到今天人人都得低头的量身标尺下，他们又将何为？砸烂标准尺，穿通天花板。单枪匹马是办不到的。你只能碰得头破血流。你必须和别的造反者联合起来。但是，联合等于束缚自己，等于遵守党派的纪律，接受党派用以武装自己的学说。玛克拒绝了。他窥视阿霞，等待她有赞同的表示。可是她耸了耸肩，冷冷地说：“谁愿意达到目的，必须接受手段。”

玛克嚷道：“阿霞！这是你说的，要去接受约束！”

阿霞露出恶意的微笑，说：“我昨天接受约束，明天可以抛弃它们。”

玛克没有笑，他问：“我们两人之间的约束，也是这样？”

“为什么不呢？”（她在顶撞他。）“如果你是自由的，你应当在接受约束和解除约束时都自由。我呀，我就是这样的。”

“阿霞！不要拿这些事开玩笑！”

她瞧见玛克焦急的表情，她微笑了。（这回是善意的微笑！）她亲了玛克一下，说：“小娃娃！”

玛克靠在阿霞的脖子上，他轻松了一些，可是有点不愉快。他说：“我是你的丈夫。”

“不，不完全是。”

---

① 至于“盘腿而坐的文士”，则是作者联想到另一个典故：古代埃及的著名雕像“盘腿而坐的司书”。

"好啊！你还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个男子汉。你啊，如果办得到，你就要做个男子汉！要不然，小心点！"

她在开玩笑。可是阿霞开玩笑总带一点严肃的底子。玛克是知道的。他慌了，问道："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啊！不行，"她说，"这是你的事。你的男子的本分。"

"可是，万一到以后你不喜欢那样？"

"喜欢，不喜欢，过后我告诉你。事先不说。你是男子，首先你要有作为！"

她拒绝说下去，拒绝讨论。她的威胁悬在他头上边，她的眼睛毫不宽恕地在观察他，判断他的一切行动。这一切，不能有助于玛克有所作为，反而使他局促不安。如果说阿霞自己不知道她究竟要干什么，玛克却清楚地感觉到，她要他干他所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干的事。他看见她从一个时期以来，在报纸上，书本里，在谈话中，从时代的气氛中，用鼻子闻旧世界内部冒出的暴乱行动的气味：左边，右边，远处，近处，美洲，俄国，意大利，巴尔干和中欧，到处都有这种气味。这种狂暴的震动大部分是杂乱无章的。它们似乎只能导致破坏；可是最盲目、最血腥的反叛，是对整个生命的反叛。什么都干，总比躺着不动强！Ignavia est jacere…① 累积在阿霞内心深处的反叛情绪，使她用不可告人的贪婪目光（但愿她不对别人说），在注视甚至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看他们用大棍把贫血的欧洲自由打死。然而她的羊群本能，她的血液呼声，宁愿把她引向苏联的战斗。她在一个看不见的斜坡上滑下去，滑向正

① Ignavia est jacere，拉丁语，意思是"没有行动，虽生犹死"。

在用暴力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血腥命运。受威胁的爱情有一种直觉，使玛克预感到在沉默的阿霞的思想中，在进行神秘的工作。他看见她的思想即将顺坡而下。他想拉住她的思想，但他自己不敢看斜坡。这个苏联使他头昏目眩，他避免同阿霞谈苏联。他用迂回方式，从侧面进攻。关于意大利事件①，他试图强迫阿霞说一句谴责的话，面对那些有组织的罪行表示震惊。阿霞的嘴紧紧闭着。玛克嚷道："说到末了，阿霞，你总不会说你同情他们② 所干的事吧？"

阿霞冷淡僵硬地回答，甚至不屑瞧玛克一眼："反正，比有些人不敢去干，更使我同情。"

这句话刺痛了玛克的心。他无词可答。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能干。在婚前那场可怕的疾病之后，他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元气。过早的结婚，疯狂地消耗他康复期的精力，都不能有助于他恢复元气。他在服兵役缓期执行之后，终于不得不完全免除了兵役。这使他避免了拒绝服兵役的考验，因而避免了被判罪。但是，正面表示反抗，对于他也许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他的反抗情绪，可能使他增加自信心。他本来愿意表示反抗，即使没有什么目的，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理由迫使他表态。他本来愿意反抗一下，出于单纯的挑战，为了肯定自己、可是他的两位顾问出来阻拦了。阿霞，由于她不理解这种虚荣心——无益的勇敢（如果他被迫非表明立场不可，那也罢了！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她想，正象共产党员那样，为了拿到敌人的武器，应尽的义务则是参加部

① 意大利事件，指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法西斯活动。

② 他们，指法西斯分子。

队，而不是拒绝武器！），所以她对所谓良心的反抗似乎觉得天真可笑……安乃德却认识良心反抗的伟大，可是她避免推动玛克采取这种态度，因为她觉得玛克的信念是可疑的，他拒绝服兵役的举动中，也许自尊心的成分更多于对良心反抗的真诚信念。此外还有许多“合乎情理的”理由，足以为他接受逃避的方式而辩护：快要出生的孩子，他作为人父的沉重义务，他的健康。他逃避了兵役。可是他精神却因此而留下耻辱的印记，后悔没有进行一场战斗，吃了败仗，后悔“他没有敢做的事”（阿霞就这样触动了他的伤痕），他自己觉得矮了一截。

他必须采取另一个行动进行报复，哪怕用言语或文字。可是，前面已经说过，他的办法少得可怜。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即使用笔写，什么也不能发表，只能在遥遥相隔的时间内，发表几句没有回声的言语。他囚禁在他的个人主义牢狱之内。他只能通过头顶上的小窗，从天上得到一点亮光。只有他母亲能够在这种光线下将就生活。（她能将就吗？她不对别人说她缺少什么，这个天空不能满足她……）然而，不管怎样，她在那儿呼吸，在那儿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彼岸”①。

玛克没有这个“彼岸”。这个“彼岸”可以是无穷尽的王国，也可以是死亡的王国，玛克需要开向活人世界的窗子。而且需要通过窗子跳到活人世界里。那就跳吧！你没有瞧见阿霞的目光，她在眼皮底下窥视你的一举一动？如果你跨过窗槛，她也许已经赶在你前面跳下去了。对，他明白了。他明白阿霞要他干的就是这个，她在等待着。

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在下边，有一种暴力，有他所憎恨的

① 彼岸，指来世或阴间。

暴力统治。他恨这种暴力，尤其因为他自己血液中有这种暴力因素……他的发烧的血液，只会过分地倾向于暴君式的统治。感谢上帝！他不能这样做（有时他想起他可能去做的过火的行动，他发抖了），他也不容许别人这样做。他自身的全部暴力集中于他不放弃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东西，他的生存①。啊！如果革命象从前那样，该多好。那时革命虽然在放焰火一般的火花中流产了，但是各种造反情绪自由地喷涌出来，大家聚集在一堆，各有各的造反原因。今天，他们把革命军事化了。它成了一个军营。纪律控制一切：行动，文字，思想。直到哲学与科学，那些高举镰刀和铁锤的新神甫们，自以为也要由他们来发号施令。难道他们没有咆哮地咒骂斥责现代物理学与动力学的自由假设，认为它们背离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福音书的轨道！如果他们认为革命元年就是伊斯兰教纪元的开始，这是完全与他们所演的角色相称的：神圣的战争要求有它的《古兰经》…… 可是玛克愤然反对强加于人的神明。在精神的领域内，他不允许说讽嘲话。我的精神是属于我的。你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碰它一下！

对于阿霞，完全是另一回事。精神与肉体一样，谁要，谁就拿，它是属于最强者的。可是最强者也只能在我愿意的条件下可以取而得之。什么时候我愿意收回，我就收回。

* * *

她在疏远这个既不会获得什么、也不甘心完全放弃的法

---

① 生存，原文为Etre，存在，生存，生命，此地也有“灵魂”之意。

国人，他的全部精力消耗在犹豫不决之中。她环视四周，开始作出比较。这种比较对玛克是不利的。

通过安乃德的介绍，阿霞进入一些法国人的小集团，在那里边，人们还相当腼腆地设法和苏联进行文化方面的接触。她在那里遇到某些苏联组织中的俄国人。安乃德在给狄蒙工作的时期，和这些俄国人中的几个有过联系。他们曾花一定时间对安乃德进行审查。现在他们正在花时间对安乃德的儿媳妇进行审查。阿霞，为了正在巴黎进行筹备的国际装饰艺术博览会，接受一些从俄文译为法文的任务：关于俄国民间艺术的论文、纺织物、玩具、巴勒克的漆器、戏剧，等等。接着，是对知识界进行巧妙宣传的小册子。再往后就是替驻巴黎的苏联商务代表处译比较专门性的资料。一开头，阿霞把工作拿到家里来做。后来，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观察，而且有一个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阿霞童年女友，有保留地每隔一段时间和阿霞见一次面，她也提供了对阿霞有利的见证，于是苏联商务代表处的大门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条缝，让阿霞进入小套间①。她的孩子一断奶（她才不征求孩子同意），她就把他交给安乃德去管，安乃德求之不得。阿霞到商务代表处去工作。如同早期基督教的申请入教者只能在教堂门口望弥撒，不能进入圣殿一样，阿霞的办公桌放在旁边一间屋子刚进门的挂衣处。渐渐地，她整天在那里工作。

她在那里感到满足。至于这种满足的性质，她不想给自己多做解释。她不承认是因为自己回到了思想中的故乡故

① 来访者在未见到主人之前，先在小套间坐候。或译为“候见室”。

土。她假装这样相信，并非没有怨愤，但宿怨已经宣泄了。可是，这是秘密地逃向她深深植根的另一块土地……“你们抓不住我，你也不能，你也不能……”她为此而感到轻松。晚上，她从俄国气氛中出来，怀着更大的乐趣回到她的法国家庭中。不过，要充分欣赏这个法国家庭，她需要离开它。这是她要逃避这个家庭而给自己找的高妙的辩解！

对于玛克，这种辩解一点也不高明。(因此阿霞对玛克闭口不谈。她不愿意迁就到向玛克道歉。)玛克神色阴沉，保持沉默、僵硬而含怒的态度。这是最糟糕的。他的神气象一位被人触怒了的老爷。如果他是最强者，摆老爷架子也就算了。但是，如果是最弱者，摆这种架子多么可笑！阿霞的软韧的脊梁骨，可能在利爪之下感到乐趣而颤抖。且不说稍后她再采取报复行动！但是玛克赌气的嘴唇，紧蹙的眉毛，这种无能为力的挑战，他甚至不屑(不敢)明说他的挑战意图……仅足以使对方感觉到，他想奴役她，可是他没有能耐。同时激起对方解放自己的意图。阿霞对玛克夸耀她打听到的一切，她感到含敌意的满足。在阿霞和玛克的思想中，玛克毫无结果的反对，与苏联那些在行动的人丰富多产的精力之间，形成对比，这是不可避免的。玛克自己也痛苦地进行着这种比较，但不能容忍阿霞也拿他做这种比较。他们两人在思想上的决斗在激化。一旦说明了，更使裂痕加深。最后玛克用命令式的口气对阿霞说，不许她再到办公处去。阿霞直截了当地说：“不行！”她是自由的……

以多么离奇的方式肯定她的自由！她正在跑向在无边广阔的苏联建立意识形态，建设社会、经济与警察的独裁铁腕的

人们！但是，作为无组织、无脊椎骨、不坦率、软弱无力、有利于最恶劣的剥削者的西方理想主义的反作用，为被剥削阶级服务的莫斯科的粗暴，却产生着鞭策人体和清除血毒的作用。它洗涤没有意志而且思想生锈的法国人的沉重脑筋。没有一种奴役比自己欺骗自己而接受的奴役，或虽然赌气其实并不强硬反抗的奴役更令人作呕。而这就是西方的奴役。阿霞懂得，与其被囚禁在假民主的樊笼里，还不如在驱使人民去夺取胜利的强硬独裁驾驭下更自由些。假民主放牧他们的牲畜群，或者让畜群饥饿而死，不允许它们出去活动，等待时间一到，处置牲畜，为了战争，或为了和平，剪它们的毛，或屠宰它们。假如有人向阿霞保证，她和她的亲人们，将受到民主政府对待出卖自己的新闻界以及议会人士，或对待喂养得特别肥胖的优选人士同样的优越待遇，阿霞也许会把他们的优待象唾沫一样，啐他们一脸。优遇是另一种奴役方式，最卑贱的，用钱收买的奴役。至少这种奴役，她的玛克是决不会接受的，而且也不会有将这种奴役奉送给他的风险。正因如此，玛克一直是她心爱的人。但是为什么玛克忍着气拒绝奴役，而不把奴役者与被奴役者的位置颠倒一下？当然，他要那样，就必须接受一种战斗纪律的约束，那是一种新的奴役契约，然而是自愿的，暂时的，而且是为了一个使牺牲成为合法的目的。

必须说明，阿霞从格勒内尔大街①的角度看来，这种牺牲的严格性似乎大大地减弱了。链条已经松弛了，尤其对一个从这儿走过随便看看的自由妇女来说。独裁政体分量是轻的，

① 格勒内尔大街(rue de Grenelle)，驻巴黎的苏联商务代表处所在地。

如果人们从外部掂掂它。在此刻，它在阿霞的思想中还不算一回事。阿霞不计较手段如何，她只看见事业及其目的所在。这两者都使她感到兴奋。人们在建设一个适合于一亿六千万人的新世界，这一亿六千万人不管自愿或不自愿，都在工地上干活。无能的老旧和敌对的世界，既不能战斗，又不能接受，自以为能闷死这一亿六千万人，把他们禁锢在破烂的房屋中，不许他们呼吸外边的空气。他们接受了挑战，把必要的残暴作为他们创造性冲动的规律。在古老破屋的废墟上，涌现了能捕捉自然界能力的巴比伦式的巨大精神建设。第一次草图预示了伟大的计划，从那里将要出现一群史前巨兽：那些第聂伯罗斯多依，阿弗多斯特罗依，马格尼托哥尔斯克①。这些巨兽用它们的长鼻子，长牙，在水、空气与泥土的血液中搜索；同时涌现出大批大批的工人，他们放牧庞然大物的巨兽之群：高炉、工厂和高大无比的水坝。一种严肃与炽热的兴奋情绪推动工人的队伍投入战斗，使他们身上的肌肉和额头皮肤都抽紧了，而且在各工程队之间，开创英勇的竞赛，看谁先胜利完成巨大的任务，确立不可摧毁的基础，在基础上一天接一天地高筑自由、平等和至高无上的人类劳动的崇高地位。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任何牺牲都不是过分的。为了人们所梦想，所要求，为未来所有的人而建设的未来的幸福，任何目前的痛苦，自己的痛苦，亲人们的痛苦，都不是过高的代价。那些看见苏联在毁弃神明、教堂和宗教而呼天抢地或勃然大怒的西方

---

① 第聂伯罗斯多依(Dnieprostoi)，阿弗多斯特罗依(Avtostroy)，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这些都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巨大建设项目。

人，这些死人最好还是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从那些白骨嶙峋的坟冢里，什么也不会产生了。这些西方人从他们空虚的眼眶中，不能看见在东方，又一次①，产生了一个上帝！这一代无产阶级的青年人，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们以严肃而轻松的精神作出自我牺牲，为了未来社会的幸福与利益，虽然那时他们已都不存在。与西方说谎的假信徒那教士的与世俗的全部经文相比，苏联人的镰刀和铁锤中有更多的宗教。除了行动，其他都无非是谎言。只有行动是不说谎的。让人们根据行动来评判那儿的和这儿的人吧②！

用她充满激情的不公正态度，阿霞给玛克的生活算了一笔总帐：空洞无物。她明知他的没有行动是被迫的。他如同被人用根别针活活地钉在板上的小甲虫一样，非常痛苦。可是当阿霞看见有些甲虫满身鲜血地从别针上挣脱出来，她没有怜悯之心。玛克只要也这样干就行！她将大口大口地吻玛克身上的创伤，正象她几乎要吻横贯狄多·贾内里兹宽阔面颊的惨白的伤疤一样。

此人是由第三国际派到法国来执行秘密任务的。他没有正式的职称，可是那些官员们都怕他。在商务代表处，他进进出出，大模大样地待着不走。在来访的人看来，此人象一个无言的见证者，有点儿碍手碍脚，并不重要。他一根接一根地

① 又一次，是针对基督教的发源地是近东（巴勒斯坦）这一历史事实而言。

② “那儿的”和“这儿的”指法国人与苏联人。

吸烟，神气之间似乎并不注意别人的谈话。可是商务代表总是先看此人的眼色，然后再回答别人的问话。他身材高大，厚实，骨架粗重，然而他的动作却轻柔无声。一头蓬松的深黑头发，又密又硬，低覆在额上，额头中间有一条深深的直纹。浓眉上翘。双眼皮，两只眼睛各有分工：一只表现狡猾，另一只表现狠心。鼻梁长长的，上宽下肥，鼻孔边沿厚厚的，可是很窄。髭须粗硬。面颊宽阔。颌骨深藏在口内。一边窥视，一边在冷笑。他的相貌给人总的印象是：嘲笑的态度加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他还不到四十岁。

阿霞很快就注意这个人了。他却似乎并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他的双管齐下的眼光已经把阿霞仔细摸索衡量过一遍，连绒毛带羽毛，接着他把这个猎物扔在一边。他有更好的猎物要去追捕。阿霞被他惹恼了。她对他产生强烈的反感。她假装不知道有这个人在旁边。在她工作的房间里，大家有时停下来聊聊天。由于斯拉夫人容易和人亲热的习惯，阿霞有时参加别人的争论，一边继续打字。有两三次，狄多·贾内里兹用一句相当不客气的、讽嘲的字眼打断阿霞的话。阿霞气得冒火，可是不露声色，装作没有听见。他在肚里暗笑，但是丝毫不露出来。

有一天，阿霞一个人在那儿工作。贾内里兹走来坐在她的桌边，和她面对面。她抬起头来，看见对方宽大的脸几乎碰到她自己的脸，他眼光在探索，嘴角上带着开玩笑的表情，可是这一次的讽刺不带什么恶意。阿霞记恨在心，把眉头一皱。他冲着她的脸哈哈大笑。她白费心计，不能再对他发怒。她避免被对方引笑，低下她固执的额头，继续干她的活。他把自己

宽大的手掌放在书页上，说："Stop①！谈谈吧。"

"可是，如果我不高兴谈呢？"她说。

"你是高兴谈的。"

他这种厚脸皮的态度气得她要命，她注视他，说："不！"

"这就是说：对。"他从容不迫地说。

"在什么语言中？"

"在你的语言中。"

没有等她回答，他拿出烟卷来请她抽："吸一支烟，同志？"

他的眼光、口气、"同志"这个字，使阿霞心气平和了。她用气恼的态度，接过烟来。

"我有我的工作，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她说。

"对，你是精力充沛的。你要是到我们那儿去②，将更为适合。"

"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吧？"

"那还用说，我全知道。"

"我曾经跟邓尼金的白军在一起！"

"可是现在，你已经不是他们的人。"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

她对他那种满有把握的神气十分反感。在一瞬间，她简直想再参加另一个阵营，让这个家伙不得不承认自己估计错误。可是阿霞对自己十分坦率，她不能那样做。只好满足于用暴怒的眼色瞪了对方一眼。狄多的喉头在动，他在无声地

① Stop，英语，意思是"停止"。

② 我们那儿，指苏联。

笑。她机械地用狄多的烟卷点燃了她的烟卷，怒气冲冲地嚼她的烟，把她咬断的烟头吐出来，用挑战的口气对狄多说："明天我将是什么样子，你也知道？"

"这是明摆着的。你将和我们在一起。你已经是这样了。"

他不笑了。她也沉默着。她被征服了。两人不说话，各自抽烟。她朝着窗口看。这是很清楚的，只有这边，她能朝这个方向走去。向着人民的行动，她的人民，那边……很久以来，她已经知道这一点。但他是代替她把心里话高声说出来的第一个人。她还想给自己辩护。她好象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能接受任何桎梏。我宁愿死也不能牺牲我的独立。为了保持独立，我什么苦都吃尽了。"

"而你已经结婚了。"他讽刺说。

"我的丈夫和我一样，他和我想得一样。"

"而他也结婚了。"他嘲笑地接着说。

她想招架对方的攻击，可是她闪避了，她说："两人在一起，力量更大些。"

"那么，一亿六千万人在一起，力量更大得多！"

这正是她所想的。然而她的个人主义推开了这个思想："我毕竟不能同一亿六千万人结婚！"

"为什么不呢？"他说，"你粗壮结实。"

"我是这样，"她说，"可是我不乐意这样。"

"你会乐意的。"

她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个调子。她接下去说。她的嘴唇在说（她的耳朵奇异地听她自己在说）："同志，我乐意什么，这

是我的事。请你去管与你自己有关的事就行了，这样会使我高兴！”

“你的事和我有关。”

他们两人眼对眼地互相注视，用两只拳头撑住自己的下巴，互相对着鼻子喷出抽烟的烟雾。阿霞说：“你脸皮真厚。”

对方说：“是这样。”

阿霞问：“你要我干什么？”

对方答：“为我们服务。”

“服务这个词在我的文件中不存在。”

“你文件中有这个词，”他说，“你不识字。”

阿霞勃然大怒，对这种没有礼貌的自信态度，已经有好一阵子使她冒火。她用拳头猛击桌子，喊道：“到底支配我的是你还是我？”

他说：“也不是你，也不是我，是规律！”

“什么规律？”

“自然规律。战斗的规律。要么反对我们。要么和我们在一起。你不能够反对。”

“我已经反对过了。”

“你没有办到！”

“不要向我挑衅！否则我要把我干过的事全告诉你！……”

“用不着。你要不要让我来对你讲讲？”

他俯身向着她，压低了嗓门，用断断续续的字句，牙齿咬着叼在嘴里的香烟，向她凌乱地讲了半打细小的情节，她本来以为这些事情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或随着曾是她的同谋或受害者的人而一同消失了，有些事发生在乌克兰的树林中，另一

些发生在她在巴黎孤独的破烂房间里。阿霞听了之后，身上的毛发都倒竖起来。脊梁冰凉，她僵硬地说："够了！给你提供这些资料的人没有白吃饲料。你不要打算我也来吃饲料！如果我是一条母狗，我是一条瘦母狗，以后也是这样。"

"这种狗是最好的狗，"他说，"我不打算让你变样子。你只要象现在这样就行！可是要敢于做这样的人！要坦率地做这样的人！你不是那些满足于在赞成与反对之间没完没了地摇摆的人，就象巴黎的走绳索的人一样……"他加上一句，"象你的丈夫一样。"

在这突然的攻击之下，阿霞坚决抗拒："我不许你说他。"

她的神气象一只发怒的猫，高耸着背，准备扑向对方的脸。

"我不需要谈他，"他说，"你自己所想的恰好和我一样多。"

"这不是真的！"她说，"你给他系鞋带都不配。"

他开玩笑说："我把这种光荣让给你。可是我想他的鞋带没有系好。"

"你连我的卧室都偷看了？"

他抽完了烟。他把阿霞的一只胳膊抓在他的钳子一般的手中，用严肃的、然而是好脾气的口气说："小家伙，不开玩笑了！让我们说话别带刺！一切对我们可能有用的事物，我们有权（我们争取这个权利）加以观察。可是，不需要带眼镜就可以看出，你和你的丈夫，你们俩不适合拉同一辆板车……听我说下去…… 我一点也不说你那匹驾辕马的坏话。他有，或者他能够有一切美德。但是这些不是你的美德。在车辕内为

蹶子的是你。你有理。”

“我错了，”她说，“他跟我一样清楚地看见目标。他一点也不怕向目标前进。他的心是勇敢的，比我更勇敢。可是他的智慧上压着太多的西方思想观点，撞击他的双腿，妨碍他前进，还需要等待一个时期，他才能解脱出来。”

“我们没有时间。叫他快下决心！或者你下决心！把他带来，或者抛弃他！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站在墓穴边说‘活下去呢还是不活……’的年轻的哈姆雷特①，谁要是不愿意活下去，就把他埋葬了！把他从墓穴里拉出来，或者把他推到墓穴中去。可是你得出来，你！跟我们来！你可以找到代替他的人。”

阿霞用鄙夷的目光打量对方，问道：“你？”

“是我或者别人。不论谁！我不谋求做他的接班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也一样，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上！”

她说：“粗暴的家伙！”

说完，她就离开狄多，站起来了。

狄多继续坐在桌边，说：“驮鞍蹭伤了你，让它蹭你吧！我说的全是事实。和我们必须写的伟大历史相比，你自己个别的历史不算一回事。肚子饿了，就把它填饱！但是它别啰嗦。它不过是个肚子，别的什么也没有。而我们要为全人类服务，千百万挨饿的人，不但想要面包与爱情，也需要光明和自由。”

阿霞一边打开门出去，一边说：“你们胆敢说自由，你们！”

① 哈姆雷特(Hamlet)，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主角。

在门重新掩上之前，她听到狄多在说："我们敢，那些不能再往上攀的人，我们抬他们上去，硬抬上去，我们也要把你抬上去。"

阿霞把门砰的一声关上，说："不！"

当天晚上，阿霞和玛克发生争吵。玛克认为，凡是要强迫别人的良心的事，都是犯罪。他刚刚发现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阿霞反对非暴力主义，玛克赞成，阿霞比玛克更有洞察力。她说："非暴力也是一种反面暴力，你不以为吗？"

玛克固执己见，阿霞也固执己见。她说："什么都是暴力，甚至爱情。尤其是爱情。爱情使人成为奴隶。爱情使人欺瞒自己的本性。爱情使人堕落。"

玛克不高兴了，他说："如果你觉得这样难受，那就请便吧！"

阿霞辛酸地瘪着嘴说："谢谢你批准！"

* * *

阿霞又回到她的工作地点去，可是她发誓不再和那个粗蛮家伙交谈。其实她不用费事。贾内里兹离开巴黎半个月，他回来之后，根本不理睬阿霞。她有点生气了。在他不在的日子里，阿霞打听了关于他的情况。注意力被这个人物吸引的不止阿霞一个人。大家怕他，也佩服他。人们谈起他来，有一种又被他慑服，又对他反感的情绪。关于他的生平，人们的叙述中许多传说和真正事实混在一起；但是，正如成语所说，

钱只借给有钱人①。他是巴库地方一个屠夫的儿子。他很早就参加了突然袭击，掷炸弹以及一九〇五年左右由高加索年轻共产党组织的、对公家或私人财富行使暴力使之“非私产化”的行动。他入狱五、六次，发配到远东，每次都逃跑了，跑回来重新干革命。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曾经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由于他的口才不如干才，他被派遣到各个起火的地点，要他去火上加油。面对最危险和最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他从不计较。他从不和党内的野心家和“光荣人士”争夺权力这块肥肉。他所要的，是有骨头让他嚼碎，也就是说敌人。(一切威胁革命事业的都是敌人；为了消灭敌人，可以不择手段。为了革命事业而冒险的行动，绝不会气味难闻。)他是属于这类人的：他们无声无臭，没有名字，在世界上铺开一张秘密监视的罗网，把另一只蜘蛛，不列颠帝国的“情报总署”的苍蝇夺走。他的强壮的身体很容易满足需要，他匆匆地吃点东西就当一顿饭；人们说他也可以站着睡觉，他没有时间和女人懒洋洋厮混。但是，当他有经验的眼睛偶然发现一种力量，一股地热，可以搜集起来为革命事业服务，他就伸出他的爪子，好好歹歹在那股力量上盖上“国家财产”的印记。他在阿霞身上已盖上了这种印记。他可以完全不顾她的妇女天性、她的脾气、她的性方面的欲望。因为女子方面的“ewig weiblich”②，他毫不考虑；但是他比她更认识“ewigmenschlich”③，强烈的本能，超过

① 有钱的人不至于欠债不还，所以人们愿意借钱给有钱者。人们谈起贾内里兹的生平时，不免添油加醋，因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② ewig weiblich，德语，意思是“永恒的女性”。

③ ewig menschlich，德语，意思是“永恒的男性”。

性的门户，从缠在人的内脏中的蛇结上出来，张着大嘴，如饥似渴地要生存，男性或女性，生存的大口象火炬似的在肚子深处，焦急如焚地要求生存、成长、创造、吞噬、破坏和行动。他不需要把手放在阿霞的肚皮上，就可以感觉到火炬在里面燃烧。

阿霞白费事，最后还是她主动去找狄多。一天，他出门走了，没有瞧阿霞一眼，她站起来（所有的文件已经整理好），她对他说："同志，我们一同走好吗？"

他们一同走了。贾内里兹，对路上行人比对跟着他走的女人更注意。可是，当阿霞向他提出某些问题，他的注意力苏醒过来；他瞧瞧她：鱼儿开始吞吃钓饵了。阿霞用焦虑的热情向他提出关于新俄罗斯的问题，关于战斗的胜利机会的问题。她不做作，她已经上钩了。于是贾内里兹改换了语气，他可以说话了。为了不必提高嗓门，他用一条手臂挽着阿霞的手臂，一边走，一边俯身向着阿霞的耳朵。她的一卷鬓发轻轻擦着他的嘴。阿霞觉得对方的呼气和字句一同进入她的耳朵。他们的衣服淋湿之后，才发现在下雨。为了继续谈话，贾内里兹和阿霞进入一家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的人常去的老旧咖啡店。贾内里兹今天一点也不忙，他在法国要办的事都办完了，明天晚上，他要动身了。他们两人坐在最靠里的一张桌子边，咖啡店四分之三的坐位都空着。店内灯光暗淡。两人面前放着清淡的茶。他们额头对着额头，静悄悄地滔滔不绝地谈着，除了意大利人之外，只有斯拉夫人能这样流利地连绵不断地说话。阿霞愈问热情愈高。可是不久以后，她停止提问，专心听讲。贾内里兹感到他引起了对方的兴趣，于是他的沉重而强有力的语言浪涛滚滚向前奔流。他叙述苏联和内外敌人的

骚扰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他自己有时也演一段插曲中的角色，但是他好象在谈别人的事一样，或者象硕大无朋的百足之虫的一条腿似的。他叙述的故事的中心人物使人想起白蚁巢。阿霞本能地讨厌百足虫，她很惊异地发现自己陶醉于无名蚂蚁的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她一再沉浸于油腻和烟雾腾腾的石油溶液中之后，失去她的"自我"。接着带了反抗的情绪从那里出来，然而她觉得她将重新掉进去。贾内里兹的沉重的言语，如同一只手似的，在拉她的腿。她从个人的立场转移到集体的立场，所有观点都动摇了，各种价值在改变。只有在事后，当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回想起大章鱼的吸盘，不觉心惊肉跳。可是这种嫌憎的情绪带有神圣性质，它超过她的判断能力。她的理智被她所喝的饮料的气味熏昏了。贾内里兹的理智早就如此。他的头脑却在陶醉中保持清醒。阿霞的昏晕并不是很严重，也许由于她重新找到了人的川流，多年来，在战败的梦魇中，她一直漂浮在泛滥的波涛上。而这一次，她登上了木筏，坐在领航人的身边；在她的腿下边，在木板的隙缝中，她看见奔流的江水。她闭上眼睛，指头互相抓紧，开始觉得天旋地转……

她发现自己还坐在附近的一个酒吧间的椅子上。她开始想家，这时已经快到晚上九点。她吃了一惊，和贾内里兹告别。她几乎一口气跑到家里。她想玛克会板起面孔，她同意玛克有理由这样做，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他有一套爱好井井有条的法国式的习惯！她准备向他道歉，虽然向别人汇报她自己的行动，总象鱼刺哽在喉头那么难受。她没有什么要瞒人的，不等别人问她，她什么都可以对人讲。可是不应当要求她

讲……那个笨拙的人，不懂得少说几句更为明智，这一点，她有思想准备。但是，算了吧！为了这一次，她同意咽下鱼刺，她承认自己有错……

玛克让她免受这种折磨，因为他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她一回家就发现他已经等得怒火中烧。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他都担心过了，猜想过了。他用法官的神气接待阿霞。这一下，立刻使阿霞丧失了笑嘻嘻的脾气和准备勉强自己温柔地解释一切的打算。她一言不发地走进卧室，脱掉被雨淋湿了的衣服，再从那儿走到餐室，匆匆地把冷餐摆在桌上。他在她周围转，面色沮丧，嗓子发干，憋着气，先不审问她。阿霞从她的睫毛缝里瞟他一眼，装作不注意他在旁边；她想耸耸肩膀。最后，他象一个检察官似的，开始问她："你从哪儿来的？"

她冷冷地说，她从办公室出来，跟人谈了一会话，耽误了时间。

"跟谁谈话？"

"和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她自己也觉得她的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她抬起眼睛，准备微笑，这时她发现那个大小伙子痛苦到极点，她向他走去，想亲他一下。可是他刚刚轻轻地碰了她一下，立刻忿怒地把她推开。他向她喊道："你叫我恶心！你的头发，你的连衣裙，都在散发烟的臭味。你在哪儿打滚来的？"

她生气了，可是她认为他没有完全错，她说："在一家咖啡店里。我很可能把那儿的气味带回来了，但是你也该礼貌点儿。"

他重复说："在咖啡店里！你在那里混了四个小时！"

阿霞看见他不相信她的话，于是又说："别这样，我的小伙子！"

她又一次想挨近他。可是那个脾气暴躁的神经质青年，由于突发的嫉妒怒火，神经紧张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他向后一跳，充满恶心的感觉，高声喊道："不要碰我！"

阿霞说："你疯了！"

她坐下，开始吃饭。玛克进入邻室，不回来了。阿霞叫："玛克！……"

玛克不回答。她吃完了晚餐。她向邻室看了一眼。他倒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这个大孩子！她怜悯地说："玛克，你愿意听我说吗？……"

他用冰冷的语气回答："没有用，反正你说的是谎话！"

阿霞的热血冲上额头，她心中的怜悯之感一扫而光。

"那么你以为是怎么回事呢？"她口气强硬地问。

他不做声。

"蠢蛋！"她说，带着藐视的尖声。

她转背不理他…… "爱信不信！……" 她到房中去睡觉了。他在邻室躺在沙发上。可是在夜里，阿霞不止一次地听见他的踱步。阿霞在床上气得要命。她和贾内里兹谈话时，绝对没有性的诱惑的念头，双方都没有想到这点上去。可是这个白痴①替他们两人②在想，他光想这个，他强迫她去想到那上面！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真的当王八呢！一个淘气捉狭的念头使她想起"猷伦地方的鳝鱼，它在被人剥皮以前，

① 指玛克。

② 指阿霞和贾内里兹。

已经大喊大叫起来①……"喊吧，我的朋友！你不会白喊的……可是阿霞这个威胁纯粹是说说而已。她丝毫不想活剥玛克的皮。这个可怜的孩子，皮肤那么娇嫩。她不得不和另一个人的老狼似的粗糙皮肤作比较。她的脊梁从上到下，打了个寒噤。她推开狼，可是狼仍旧在那里。夜里，她觉得狼呼出来的暖气吹在她脸上。她气得把背转过去。可是狼仍旧在那里用呼出来的气烧灼她的脖子……那个蠢蛋逼得她去想这些，去比较！…… 她重新咀嚼当天晚上的全部谈话。那形象与思想的沉重的洪流，那个充满野兽气息和污泥浊水的世界，那个新世界，她的故乡故土，她的过去岁月的亲切和强烈的气味，渗透她的每一个毛孔。她用被迷惑了的反感再嗅这种气味。她发烧似的起来，洗了手、脸和肚子。她重新躺下。最好也更换一下她的床单……

在邻室，玛克在走动。她在床上翻过来，转过去，"蠢蛋！蠢蛋！……"她把他放在天平上，把另一个人放在另一边的秤盘上。把他的愚蠢的嫉妒，他的自私自利，他的专制，把一切蜷缩在他的自我，自我，自我上的思想加在一起，他的分量并不重。"你是属于我的，你是我的……""属于你？我不属于任何人。如果我将自己贡献给人，必须是贡献给不止一个人，给那些撼动全世界、引导全世界的伟大力量。只有在那些力量中，我重新找到我的道路，我的床。我完成自己……"于是她觉

① 法国民间寓言：在默伦地方，有个名叫郎季叶者，在表演关于圣徒巴代来弥的宗教剧时，担任主角。按剧中情节，最后圣徒以身殉教，被人活剥致死。台上一出现刽子手，郎季叶吓得魂不附体，大喊大叫而逃，成为笑谈。按郎季叶读音与法语"鳝鱼"相同，所以这个故事名为《默伦鳝鱼》。

得站在她背后的那人用手臂紧紧抱住她的腰。她好象被磨盘石碾碎，她在胸中呼喊……她捻亮电灯，坐在床上，窒息难忍，乳房膨胀，喘着粗气……

她下床来，身体半裸，坐在一张安乐椅上，重新控制了自己。她头脑比较冷静地考察了一切。她设法解释使她感到烦扰的那人之谜，拆散他的机械结构。她要弄清楚他身上哪部分是属于他自己的，哪一部分是属于由无数人结合起来的神秘的伟大力量，属于在运转中的机器，而他不过是这个机器的传动带。她深信机器是一切，传动带微不足道。这条带子或者另一条，不管哪一条，都可以用。她想起一句话，是他对她说的："我，或者另一个人……"她生气地摇脑袋："肯定不是你！……"她冷冷地仔细打量他，从头到脚，好象他就站在她面前。她按自己的脉，她没有骗自己。没有一根大动脉比另一根跳得更剧烈。她的心中没有欲念。"那个人活着或死去，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重新上床睡觉，呼吸调匀，头脑冷静。

她睡着了，一直睡到早晨。

张开眼睛之后，她重新思考愚蠢的误会。她和玛克双方都有错。几个月以来，夫妻间紧张关系在严重化。他们一边承认自己有错，同时却没有明智和魄力来稍加改善。玛克不稳定的气质，被阵阵的暴怒所震撼，有如神经上的暴风雨，给他沉重的打击，他从一个过分紧张的激情方面的消耗，过渡到精疲力尽的地步；而疲乏本身也引起他暴怒，并不亚于激情。阿霞常常从赌气的沉默，突然转到滔滔不绝的狂热说话，和她汛期有关连的嫉妒、猜疑、固执的和病态的意见。有时由于一

句话、一个拙劣的姿态也可以引起这些现象，因为她的已经受了伤的想象力，给这句话、这一姿态以它们本来没有的意向。于是不可避免地在两人间引起粗鲁激烈的冲突，以致双方都失去了正常情理。冲突过后，恢复清晰的头脑和后悔的心情。但是很少两人同时恢复。虽然如此，即使在象打耳光似的咒骂最激烈时，巨大的爱情并没有消失过一分钟。不过爱情没脸见人，痛苦地躲藏在内心深处了。

在这时刻，阿霞承认，昨夜玛克发那么大的火，她并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她不但没有安慰玛克充满爱情的不安（这种不安绝对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她又被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异方异域的俄国灵魂所占有，相反，一种不良的本能，促使阿霞去加剧玛克的猜疑，她把离家的时间不理智地拉长。她在家里接待路上碰到的同伴，商务代表处的俄国人。他们和阿霞亲近随便的态度以及用玛克不懂的语言聊天，引起玛克愚蠢的怒火。在接着发生的一次吵嘴中，玛克甚至禁止阿霞在家里接待她的这些客人。（他话一出口，马上觉得自己超越了他的权力。）结果是阿霞在外边接待她的同伴。玛克因此反而更加猜疑了。阿霞承认自己的愚蠢不亚于玛克，因为她为了制服玛克并且确立她自己的独立性，故意在挑起玛克的猜疑。按照这种势头，他们在径直走向一场大祸。阿霞是有相当的经验，能够预见这一点的。他们两人简直在发疯…… 喂，喂！快快悬崖勒马！

她起床，下了决心要把事情重新整顿一下。如果说玛克是个眼神象疯子似的坏孩子，她就应该象慈母一样地把他领回到正常情理的路上。在她内心深处，与其说是她的丈夫，他

更象是她的孩子。她库存的爱情中可以拿出来应用的最好部分，是记在孩子的帐上的。可是，当她打开玛克过夜的那间屋子的门，她发现他不在那里了。他已经出去，没有留一个字。阿霞很不高兴。于是，象一支被人吹灭的蜡烛，阿霞的一片好心好意消失了。可是勉强自己在家等着他（也许为了让他的错误更严重些），她放弃了和平日一样的到办公处去工作。虽然这是贾内里兹动身前，她能见到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也许正是这个主意促使她不去上班，以表示她对他漠不关心。这对她有什么关系呢？…… 她忙于清理住所。这住所太需要整理了！她经常在外边跑。一天接一天，到处都是灰尘和一片凌乱。她正在忙于洗刷，安乃德来领小瓦尼亚。（她把孩子领去照管一天，晚上送回来。）可是阿霞不让安乃德进屋，借口屋子里一切都乱七八糟，她不愿意让别人瞧见她的废品堆栈。她从半开的门缝里把孩子推出去。安乃德，在阴暗的楼道中，只能迅速地瞥见跪在楼板上的儿媳的侧影，她正在狂怒地擦地板，脑袋低垂，鬓发散乱，挂在她面颊上，好似老鼠尾巴。玛克没有回来，她把一肚子气都发泄在木器家具上。

他没有回来午餐。她等待着他。他没有回来……

“白痴！你赌气！…… 我会报答你的。”

她急急忙忙地吞咽食物，噎得咽不下去了。她没有吃完午餐，起来换衣服，对着镜子检点了一遍。她露出尖锐的小狗牙齿，想咬人。她准备好要出门去。为什么出去？去干什么？找谁？这个“谁”出其不意地难住了她。她吃了一惊。她又坐下，头上戴着风帽，好象在做客，顺手在桌上拿起一本杂志，想看出一点兴趣来…… 呸，呸，呸！她的神经质的手把杂志老远

地扔到房间的角落里…… 她用脚跟连蹬楼板…… 时钟打响了三点。

“我受不了啦!”

她出门了,没有任何明确目的。她自己定了一个目的,到百货公司去参观“布品展览”,但是她走上了另一条街。当她发现走错了路,要回头走已经太远了……“活该!改天再参观‘布展’。可是今天,我干什么呢?”

她走到距离商务代表处十分钟路程的地点。“太晚了,我不去了。”可是她仍然朝那个方向走。自然啰,她不会进去的。她不需要进去。在大街另一边人行道上,离开四十步远,她看见贾内里兹的宽阔肩膀和粗大脑壳从人群中走过来。她受了一下冲击。她发现自己在看到贾内里兹之前,就在走过去迎接他。她生气了。她害怕了。她停步,站住在一家大商店门前,背朝着街。她在等他走过去。他不往前走。他穿过马路,一声不吭,他和她并立在一起,面向商店的门面。他对她眨眨有皱纹的眼皮。她转过头来打量他。他的样子好象没有瞧她。可是他的蒙古式的眼睛在笑。他说:“你今天逃学?”

她没有理睬他的问题,说:“我以为你已经动身了。”

她在说谎。他是知道的。头天晚上,她还问过他的火车几点钟开。他回答说:“我要动身了。我这就回到我住处,收拾行囊。然后上火车站。你有时间吗?你陪我走一趟!”

但是他不挽住她的胳膊。他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眼睛不瞧她,对她说:“你不要露出认识我的样子。有人在跟踪。或者可能在跟踪。”

他在左转右转,走了许多弯路,穿行支路或小通道,这样

就绕到同一条大街上的靠后的方向。他回头向后瞧了一眼，确信没有人在跟踪。与此同时，他扭着头，在两行人流之间，和阿霞用他们本国语言，交换了几句迅速和突出的话。走到一所两条路拐角上的房子门口，他向四周眨眼环视了一遍，说："上楼！"

阿霞犹豫。他加上一句："你帮我收拾箱子。"

他抓住阿霞的胳膊肘，他们一同进门。他把她推上又暗又陡的楼梯。她瞧不见在什么地方行走。他把手按在她的背上。这只宽大的手好象托着她，象托着一只小鸟似的，但这并不是一只鸟笼中的鸟。她使劲僵挺着身子，表示抵抗，准备用嘴喙反击，可是也许也为了更好感觉背上的那只手。在楼梯上端很窄的平台上，他把手臂伸在她面前，把钥匙插入锁眼。他把女人和门一起往里推。他们进入一间很小的房间，没有收拾整齐，朝向院子的窗子不开，窗上挂着帘子。贾内里兹目前和一个工人伙友同住这间房子(他每隔一天要换一个住处)。这时，房间空着，另一个房客到夜里才回来。贾内里兹的一切物件，衣服和纸张，纸张多于衣服，都散放在床上、桌上、楼板上。贾内里兹把它们一堆一堆地捧起来，塞到一只老旧而有提把的皮箱里去。他徒然把这些东西折叠起来，怎么也不能把它们放在箱内。阿霞重新取出这一大堆东西，把它们整理一遍。房中浑浊的空气使人透不过气来。她背上在流汗。她要打开窗子，他反对，为了不让邻人瞧见。她脱掉大衣，解开连衣裙的领口。他脱掉上衣，穿着衬衫。他们说话很少，仅仅说他们在做的事。他把东西递给她。她把它们折叠好。她蹲在地上，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她的后颈和襟怀都裸露着。她

沉浸在潮湿的汗水中…… 一刹那间，她感到一阵昏晕。她仿佛看见自己，夜里，在床上，一股热腾腾的呼吸吹在她背上。她刚来得及转过身来，贾内里兹正俯身靠近她，狂嗅她身上的气味。他的粗大的手按在她身上，一把她仰面翻倒在地板上……

等她重新起来，坐在楼板上，眼神迷惘，口中干渴，遍身发烧，神情粗野。两人没有交谈一句话。她并不想责怪他，也不责怪自己。这是白纸黑字，早已写明了的。可是他千万不要再想冒险碰她一下！两人之间的闸门重新关闭了。他完全理解，因为他有最难得的智慧，身体本能的智慧。他离远了一点，站立着，在卷一支烟。他看她坐在他脚边，冷淡，阴沉，整理着头发。在他这方面，没有一点胜利者的骄傲。他一点没有准备，也不是故意想捞一把。人性是这一切的唯一制造者，不必在这方面多费唇舌了。

阿霞把箱子收拾完毕。其中一部分东西重新拿出来，一切整理妥帖，把箱子盖盖上。他把自己压在箱上，关紧盖子，扣上搭襻。她站了起来，穿上大衣。他说："下楼吧！为了你，最好我们两人不要同时出去！"

她拿出袋中的小镜子来照了一遍。一切就绪，她向门口走去。他伸出手来对她说："再见，同志。"

她转过身来，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手中。他握着她的手。（他们互相严肃地注视；她的倔强的额头低垂，可是眼睛在探索对方的眼睛。）他对她说："把你的丈夫给我们带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你和他身上。"

在此时此刻，提起这样的话来，不三不四到离奇的程度。阿霞根本没有注意他的话。他还说："他在寻找道路。你是识路的。把路指给他！他的位置在我们中间。"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所说的，她也这样想，她感激他说了出来。直到后来她才想起来，他想必偷偷地侦察过玛克。然而这件玛克要是知道一定会气得发狂的事，在阿霞看来，只是稍稍有点小小的不愉快而已。她已经习惯于认为这类事是很自然的，人们完全有权力打听情况。她的还有点汗津津的手回答了那只大手的紧紧一握，然后把手抽回来。她说："再见。"她出去了。

她在街上走，头也不回。时间已接近黄昏，街旁房屋的最高一层，朝向大街一边的，已被夕阳照得通红。她没有思想，脑袋里塞得满满的，没有思想的余地。她没有乐趣，也没有痛苦。她只觉得自己坚硬的脚底踏在坚硬的柏油路上很舒适…… 接近晚霞照耀的塞纳河，在一个拐角上，她停步，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触："我干了什么事？……"

她眼前重现了一切，纷乱嘈杂，但这仅仅是一瞬间的现象。接着，不再有纷乱现象，她严厉地、重新给自己算总帐。她咬着嘴唇，感到羞愧，在帐上，她是债务人。她不谨慎地赌博，并且输了钱。输了！如果仅仅关系到她一个人，她才不放在心上呢。赌输了，输了钱，不用再去想它！事实本身只有别人赋予它的那点重要性。阿霞不认为这件事有多大重要。她的主要怨气并非来自事实本身，而是由于她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让步，当时她的意志并不同意。这件事使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尊重之处，很久以来她就丧失了自尊心。她对待自

已一点也不温柔。骄傲，那是有的。但是，从不为恭维自已而骄傲。如果她是单身一人，这笔帐不等她回到家就算清了。但是她不是独自一人。在家里还有“另一位”。那个人在她眼前，那个人的存在，对她是种马嚼子。这使她生气。可是她喜欢嚼它，铁的味道给她的生活增加风趣。这个合伙的人，帐目是他和阿霞平分的。他对此将作何感想？她知道在这些问题上他是严肃得可怕。他从老布尔乔亚的角度判断光荣，他把光荣放在高不可攀的地位。很久以来，阿霞在这方面嘲笑他。可是这种嘲笑，虽然阿霞不承认，反而使她觉得他更可敬……如果她对他一字不提她的愚蠢的轻薄行为，他什么也不会知道，他将是泰然无虑的，世上不会有任何人搅扰他……可是现在！正好是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阿霞在她的文件上划掉了这种可能性。事实本身，这个“罪行”（人家愿意这样称呼它！）对她来说是比较不十分沉重的包袱。倘若掩饰这个“罪行”，在她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罪行。不，不，她决不背这个包袱。她虽然愿意干一点损害玛克的事，可是她不愿意“欺骗”① 他。“欺骗”在她的理解中是专门指说谎（或闭口不说）。她不欺骗，她不弄虚作假。

于是她在头脑里决定，要把一切都告诉他。就算她倒楣！她in petto 加上一句：“算他倒楣！”如果没有玛克的愚蠢行动，她今天本来不打算上街的。她怨恨玛克……（她过分了！）她下定了决心。这里边有崇高的意向：正直，厌恨说谎，也有

① 在法语中“欺骗”一词用于夫妇之间，就是指不忠，背着配偶，和别人私通。而在这里，阿霞认为与人私通而不说实话，用谎言或闭口不言蒙骗她的丈夫，才是真正的“欺骗”。

不太崇高的成分，就是秘密的宿怨。而且，谁知道？也许有斯拉夫人在生理方面不可告人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干天晓得什么行动，为了看一看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现象。"他和她将如何反应？……"这个经验是危险的，她知道。可是，对她来说，危险正是一个非干不可的动听借口。风险使行动合法化。

她一看见玛克，决心就动摇了。她满以为昨夜的误会要继续下去，她发现一个经过思考而且悔改了的玛克，一个动人的玛克，用可以使对方的心融化的谦卑和温柔妩媚的玛克向她请求宽恕。阿霞不知说什么好。她只能用双手抚摸他的脸，玛克顺势用嘴唇亲她的手……她的玷污了的手……她把手收回来，藏在背后。她处在一种不三不四的地位，她没有脸来宽恕玛克。她设法把颠倒的角色纠正过来。她对他说："行啦，我的孩子！我们别提这些事了！这一切已经远了，昨天的事都结束了。"

玛克高兴了，他问："是吗，说了算数！你原谅我了？"

"是的，"她说，"现在该你原谅我了。"

他大声说："这早就成了事实！"

"对于昨天，是这样。可是今天呢？"

"今天？"

他微笑着。她不知道怎样开始。她本来一切都有准备。可是现在，面对着玛克，说出来多么可怕……

"别这样瞧我！你叫我更加难办了……"

她把他的脑袋转向另一边。

"说吧！"

他没有严肃对待这件事。她看见他的侧面，面颊上还带

笑容。她顿着脚说："你真蠢！别笑！"

他把头转回来，惊讶地问："你怎么啦？"

她用阴沉的目光盯着他，说："我欺骗了你。"

他张大眼睛，不明白怎么回事。

"不，不是欺骗！"她接着说。"我干的事什么也不瞒你……我今天……今天我……"（她慌张了。对方一双惊慌的、战战兢兢的、没有抵抗力的眼睛在讯问她！……）"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她本来可以说"我被人占有了"，可是她的自尊心拒绝这样说。她挣扎着，粗鲁地想从困境中挣扎出来。）"我……我刚刚同一个人睡觉了。"（她不需要说出这个人的姓名。在她用挑衅的口吻，向他叙述在商务代表处上班的见闻时，已经不止一次引起玛克对贾内里兹含嫉的注意。）

她看见玛克的瞳孔在张大，嘴也在张开……几分钟之后，这一下打击才能深入他的意识。阿霞重新想起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孩，闹着玩儿，让一个车轮从他手上压过，他还继续微笑，直到残酷的痛苦涌上来，孩子痛得吼叫起来……

玛克没有吼叫，但是，骤然间，他的面孔抽搐起来，在他喉头，呼吸停止了。他喘着气说："你说谎！"

他恳求："快承认你在说谎！"

骄傲和恐惧使她全身发凉，她说："是什么，我就说什么。"

她决没有想到看见这样一张面孔。受伤的野兽，痛苦得发狂了，加上杀人凶手的眼神……没等她动弹一下，他抓住她的颈项，使劲掐着。她一点也不反抗……"你掐吧！随便你！这是你的权力……"她连眼皮都不低垂。把目光低垂的倒是他。他放开她。他眼神透露着极大的痛苦！这比什么都更可怕。

在几秒钟内，他站着不动，两肩下垂，两臂虚悬，好象突然中止行动，接着，他向后退了几步，踉踉跄跄地，他倒在一只矮木箱上，挨近窗槛。他上半身前倾，倒下去了，额头向前，靠在窗槛上，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他的啜泣声几乎一点不象人的声音，却类似受了致命重伤的野兽。阿霞惊慌失措。她想喊叫，想跑过去，把玛克抱在怀中。可是她全身瘫痪了，从她喉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面孔一直是冷冰冰的。出乎意外的痉挛性发作，使她僵化了。可是在内部，她的心被拧绞着，好比洗衣女工在手中拧着的一块布。她只好身体僵直，眼中无泪，毫无动作地眼看着玛克极大的狂忿和痛苦。任何一个折磨人的凶手都没有想到过这样的酷刑。当她用劲一摆身，从僵硬中挣脱出来，当她终于能移动她的膝盖走近玛克，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要是早知如此…… 别难受！……这不值得……"这时他一下子停止啜泣，抬起头来，露出抽搐的、可是态度决绝的面孔，说："滚出去！"

不需要再做什么姿态。他的眼色就象拳头一样。他把她驱逐出家门了。

在这时，阿霞的骄傲又起了对她不利的作用。她一点也不想辩白。她把掉落在楼板上的大衣拾起来，被她用生气的手拉掉扣子的领子，她重新扣好，说："你把我赶走？"

他大吼一声："对！"

他双手抱着额头，重新倒在窗台上。

阿霞一句话也不说，走到邻室，打开、关上抽屉，这儿那儿，拿了些东西。她回到原来的房间，手中提着一个小提包。她向倒在一边的玛克瞧了最后一眼。她张开嘴想说话，她向

大门口走去，打开门，回转身来，叫道："玛克！……"

玛克没有动弹。她出门走了。

* * *

走到下一层楼的楼梯平台上，她的腿发软，她靠在墙上。于是，在阴暗中，她哭了。泪如泉涌。她恨不得再上楼对玛克说，她心里这样想："我们干的事，你干的事…… 这是犯罪！难道一件蠢事，一件脏事，就成了摧毁我们生活的理由？"

她不愿意承认他有权力驱逐她……

"难道他对我的爱情是这么单薄吗？"

她不说："他太爱我了！"她完全承认她冒犯了他，但不承认把她的冒犯放在天平上会比她的全部爱情更重。在她看来，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最不堪的侮辱，她觉得这似乎是她自己对自己的侮辱，而不是侮辱他。如果有叛卖的话，她叛卖的是她自己，而不是他。这出其不意的官能袭击，这可耻的意志消失…… 啊！如果他瞧见，此时此刻，她的爱情洪流在向他腾涌！…… 现在，她已经看见了他痛苦的样子，她比以前更加爱他了。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痛苦……他的双手……她感到玛克掐在她脖子上的两只手在受尖锐的痛苦。她恨不得吻他的双手……她又向上走了三四级楼梯……但是她的傲慢又一次被点燃。她知道对方的傲慢将是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 不，她不会降低身份去哀求他……

"是你赶我走的。那么永别了！你不叫我回来，我决不回来。如果要永不见面，就永不见面！"

她走下楼去，面颊火烫，还没擦干泪痕。她的山羊脚跟在

打了蜡的楼梯档上咯咯地响。她高抬着脑袋走过看门人面前，没有打招呼。在街上，她不顾行人好奇的眼光，他们注意她的阴沉的眼睛发着闪光，而且还流下几滴剩余的泪水，她什么也不操心，一直往前走，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接着，突然走进一家她头一眼发现的旅馆，一家肮脏的、名声不好的旅馆。她看也不看就租下了一间房间，先付了房钱再上楼去，关上房门，待在里边。一段生活结束了！又是一段生活！老天爷！到什么时候生活才整个儿完结呢？

* * *

玛克没有从窗台上动过一下，他的脑袋放在窗台上，仿佛放在砍头的砧木上。他甚至希望斧头砍下来。没有必要再把自己的脑袋放在肩膀上！如果能把日日夜夜的往事一刀两断，不再去想它！可是在他的脑袋里，凌乱纷杂……仇恨和痛苦混合成抽搐着的一团。厌恶之感使他毛发倒竖的肉体在颤抖。对刚刚被他赶走的那个人，他一点没有怜悯和原谅之意！没有一点要理解对方的努力。被冒犯了的男性只看见他自己和自己的伤痕……

小小的脚步声在爬楼梯，连蹦带跑。玛克一下子站了起来。瓦尼亚回来了。不要让他察觉什么。他用粗鲁的手擦了擦炽热的眼睛，把刚才短促扭打时掉落在楼板上的东西整理好（他拾起阿霞领子上的扣襻）。他打开通向楼梯的门，俯身在楼梯栏干上。在下边，安乃德喊道："你在那儿吗，阿霞？我把他给你领回来了。"

玛克答应说："我在这儿，谢谢你！"

"是你吗，我的孩子？她出去了？"

"是的。"玛克回答。

瓦尼亚走到了楼梯上端。安乃德还说："我有点疲乏，不上楼了。晚安，我的孩子。"

"晚安，妈妈。"

他拉住瓦尼亚的手，一同进屋。必须向孩子解释，他母亲今晚不回来了。她要过些时候才回来。好奇的瓦尼亚问这问那。你以为他已经满足了，他突如其来地又提出许多别的问题，使玛克措手不及。而且你必须注意你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你一不小心，说话前后矛盾，他就提醒你刚才说过的话。玛克也够忙的，他要给孩子吃晚餐，帮他上床睡觉。他笨手笨脚地给小家伙脱衣服。小家伙用高高在上的口气说："不，爸爸，不是这样脱的！你不会……"孩子提醒他还有哪些神圣不可缺少的礼节要完成：要给孩子洗一洗，等等。这些细小的麻烦至少暂时使玛克忘掉他的痛苦。至于瓦尼亚，他对这些新事物高兴得很。家里只有两个男人，没有别人。这是多么有趣的处境。

第二天，玛克叫瓦尼亚答应他，阿霞不在家中这件事不要告诉祖母。他对瓦尼亚说阿霞的旅行是保密的。瓦尼亚不满足于含含糊糊的解释，他提出来的许多问题使玛克穷于应付，他语无伦次了。瓦尼亚明明看出他父亲在说谎，有什么事瞒着他。可是他什么也不说。象小狗儿一样，瓦尼亚支起耳朵，翘起鼻子，这件神秘的事，引起了他很大好奇心，他不露声色，在东张西望地探索。但是他信守诺言，不对安乃德说这件事，他学他爸爸的样子，他说谎。他甚至有胆量说他母亲身体很

好，她在干这干那。他很满意自己会骗人，他意识到自己在演一个角色。什么角色？他不知道。但是他为此而感到骄傲。他已经是个大人了，完全象个大人……

阿霞走后的第三天，玛克接到她寄来的一封长信。二十页，用铅笔写的，字迹紧密。她没有表示道歉和要想回来的任何意愿。但是，如果她不对玛克如实地讲明白经过的情况，她不认为自己已经还清了欠玛克的债务。她不管玛克将用什么目光来看她的信，她认为一定要向玛克报帐，她的最后一本帐。她用奇特的心理上的无耻感，这种斯拉夫灵魂的自我分析病，使她强迫自己，也强迫玛克深入她良心上的每个隐私角落，她把自己的行动与思想赤裸裸地给他看。如果她不满意自己的供词，她划掉一句，加以修改、补充。她立意不姑息自己。可是她不想一想，这样做也是不照顾玛克。她必须什么都倾吐出来，然后才觉得轻松。苦行僧的粗糙布衣，也可以用作擦澡的鬃毛手套，她皮肤擦得发红，直到出血。

可是玛克在阅读她的忏悔录时，脸色灰白，双手哆嗦。他几乎来不及翻篇页，他的发烧的眼睛不可能从头到尾地细看；在这堆凌乱的注解和涂改中，不管怎样，可以看出他的不贞之妇粗鲁的正直，不幸的是，他的眼光接触到几行坦率到一丝不挂的描写，以至他双眼发红，大声吼叫，他把二十页信纸搓成一团，用手指挤压，撕裂，他恨不得捏在手中拧搓的是阿霞的身体！他把纸团掷入壁炉，把它烧掉…… 事后，他懊悔了，直到他死的时候，还后悔没有把那封信一页页地看到底。现在，他白费力气，他将永远不知道真情实况。阿霞决不忏悔第二遍。

除了信以外，还有一张纸，没有在壁炉中烧掉。阿霞把她需要换洗的衣服和另外一些什物开列清单，要求给她送到她住的旅馆中去。如果玛克愿意，他可以选择另一种办法：指定一天和时间，让她到家里来取。没有疑问，在她思想中，隐约地希望能遇到玛克。然而玛克却剥夺了她这种希望。他一想到她可能重新双脚踏进他的住处，气得发抖。他赶紧把她所要的东西都装在一只箱子里，外加所有她的照片，仿佛给她一记耳光。他当天让一个跑差的人把箱子给她送去，用伏尔可夫太太的名义。阿霞收到箱子时，气得额头都红了。她从提包中取出一个小盒子，再从盒子里取出一张照片，那是她和玛克在一个幸福的日子里的合影，以前她一直把这张合影带在身边。今天她把这张照片撕成碎片，完事大吉！到了夜里，她睡不着觉，她起来，钻到床底下的灰尘堆中去找照片的碎片。可是她撕得那样碎，没有法子再拼成人形。她还是把碎片装在一个信封中，封好，免得自己再想打开来瞧。

玛克到商务代表处去，找那个给他抹黑的人，准备打他耳光。他被告知，鸟儿已经飞到树林深处去了①。他只好独自一人，每天夜里，把未能满足的杀人念头吞下肚子。

与此同时，安乃德看不见阿霞，开始不安，因为小两口决裂的事一直没有让她知道。最后，她逼着她儿子吐露了真情。事情发生在玛克家里，在他房中，晚餐以后。在旁边一间房里，没有门的放床的小间，孩子在睡觉——没有真睡。他们必须低声说话，两人肩并肩伏在书桌上，在一圈灯光的照耀下。

① 鸟儿已经飞到树林深处去了，指贾内里兹已经远走高飞，回苏联去了。“鸟儿”原文是“布谷鸟”。

安乃德不需要听一大篇话才能够明白怎么回事。她断然制止玛克辛酸的诉说。在这儿，她既不能要求玛克讲下去，也不能回答他的问题，她提防着小孩子的耳朵，而且也不愿意听到从玛克嘴中说出侮辱性的言词。他恨不得倾箱倒箧，什么都说。在废墟上还剩下一点点可以抢救的东西，必须把它抢救出来。安乃德和她的玛克一样痛苦。但她毕竟是女人，她也为阿霞而痛苦。在听阿霞说话之前，她不能认为男方是完全清白无辜的：必须把双方的话都听一听。很久以来她就担心他们的爱情会有这样的下场。现在这种下场已经来到，她觉得有错的女方——有错的双方，两个受害者，都可怜，而不要更多地责备他们。自然啰，她不能把这个想法告诉玛克。她把手臂搂在他头颈上。两人默默无言，但是她觉得玛克的面颊在哆嗦。他没有比暴露自己软弱更怕的事了。他也怕他母亲怜悯他，提醒他："我可怜的孩子，我早就跟你说过……"一等他恢复过来，觉得他的嗓音不至于暴露他的感情，就立即用严厉的口气，说出安排家务的办法：安乃德把孩子带到她家里去；玛克不保留住所，他第二天就去退租，自己暂时住旅馆；几件木器家具暂时去寄存起来再说…… 他没有提阿霞。倒是安乃德提醒玛克，先去征求阿霞的意见。玛克不愿意听人提到阿霞。他狠心地说："她不存在了。"

安乃德用下巴指指孩子睡觉的房间，说："她在这儿。"

玛克僵硬地说："她对孩子已没有任何权利。"

安乃德温和地说："剥夺她这种权利，这不取决于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能剥夺我在你身上的权利。"

玛克不同意这种对比。他说："这是她自己放弃这种权利

的。”

“不，我的孩子，不要混淆，妻子和母亲，这是两码事！”

玛克生气了，他在母亲们之间秘密的共济会面前碰了钉子，他问：“那么，你站在她一边来反对我？”

“我的小伙子，你就是我。但是，即使是攻击我们的人，也有他们的权利。”

“我不承认他们的权利。”玛克说。

安乃德说：“你是在搏斗中，权利闭口无言了，剩下的只有力量。可是你并不是最强者。”

他反抗了：“那么，最强的是她？”

“不是她，也不是你，而是他。”(她又一次指指孩子。)

“他是属于我的，”玛克说，“属于我一个人，要不然我索性不要他了。”

“他是他自己的，”安乃德说，“连我也是属于他的。”

安乃德费尽力气找到了阿霞的住地。玛克不告诉她，她也不愿意去问玛克，为了保持她的行动自由。她终于发现了阿霞闭着眼睛选择的肮脏住处。住在这儿或那儿，在她看来是无所谓的。脏与不脏，她也不在乎。而且在那些日子里，她对自己，对玛克，对所有的人，怀着厌恶的心，她不能辨别什么是最脏的，什么是不太脏的；反正整个生活都是呕吐出来的脏东西。她的精神比她的感觉更厉害地对她的冒险故事的愚蠢性产生反抗情绪。并不是对她自己的故事(一件卑污与微不足道的意外事故，好比在街上溅了一身泥水)，而是生命的全部愚蠢的冒险故事，不连贯的、无意义的故事。然而这个她所鄙视的故事，不论它是什么样的，阿霞不能在半路上抛弃它，

她不是这样的女人。阿霞要把这种生活一直坚持到底。

安乃德去打门的时候，阿霞正好在她的破烂房间里(除了睡觉之外，她很少待在屋里)。有人来访，阿霞没有表示一点高兴的样子。她头上戴着小帽，准备出门。她那把唯一的椅子上堆满东西，她不请来访者坐。房间很脏，没有扫地，床也没有铺，床头柜又脏又腻，门半开着。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证明房间的住户对社会和物质生活的考虑，采取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漠不关心态度。面对这种情况，安乃德连嗓子都抽紧了。阿霞不说一句"您好"，也不愿意看见安乃德向她伸出手来。她只退了一步，让安乃德进来。她用双手和臀部靠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皱着眉头，恶狠狠地斜视着来访者。安乃德，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表示同情的言语冻结在她舌头上，说不出来。阿霞说："您满意了？"

安乃德不觉喊了一声："阿霞！"

"怎么？"阿霞说，"难道发生的一切不正和您所盼望的一样？"

安乃德向对方伸出双臂："我的女儿！"

阿霞面色发白了，整个身子在哆嗦，狠心和僵硬的表情抽搐了，她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她使劲抑制呜咽，面部形成滑稽的丑态。可是安乃德没有觉得这一面容丑怪，在她眼里，这一面容比最美的面容更动人。安乃德扑在阿霞身上，亲了她。抽搐着的阿霞双手抓住桌子，让安乃德抱吻她，身体象打嗝一样抽动，鼻子呼哧呼哧吸气，面颊湿淋淋，涕泪流淌不止。安乃德吻阿霞的面颊、眼睛、鼻子，被征服了的阿霞，把她沉重的额头靠在安乃德肩上，把湿脸在安乃德衣

服上擦干。

阿霞伤心的哭泣稍稍平静之后，安乃德在凌乱的床上，找一个能坐下的地方，挨着她坐下，一边拉着她抽搐的手，由于劲头猛，对方的手指甲掐入安乃德的皮肉。婆媳二人还没有交换二十句话。什么也没有说。可是一切都说了。安乃德不要求对方坦白，她不是那种喜欢打听别人私事的长舌妇：„我的小可怜儿，事情是怎样经过的呢？”安乃德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于一个作为过来人的妇女，这种故事从来不会有什么新鲜之处，也不会使人开胃。可是阿霞却舍不得不叙述一番。不管愿意不愿意，安乃德不得不听她讲。阿霞愈讲愈起劲，逐渐恢复了她的镇定态度，搏斗中那愚蠢的自傲，也重新占有了她。她用夸耀的口气陈述她的自白。她自己不道歉，光说别人不好。无论干得对不对，反正她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她有权利这样做。(她无礼地用目光向婆母挑衅。)

“对于爱你的人，你有权力使他痛苦？”

这句话，安乃德轻声地、好象对她自己说的，却把正在快马前奔的叙述者惊下马来。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好象没有听见似的，她重新上马，继续前奔，接下去讲。安乃德不动声色地听着，即使在把她儿子牵连在内时，除了有时把手放在阿霞嘴上，拦住她的没有必要的粗鲁语言，正如童话中的癞蛤蟆一样，这个粗野的女人毫无节制地大说粗话。

“不要弄脏你的嘴！”

“肮脏东西在我心中，我把它吐出来。”阿霞说，一边用手心擦她的嘴。她不是那种不承认脏东西的肮脏女人，她反而认为公开自己的丑事值得骄傲。今天许多妇女，以暴露自己

丑恶可耻的隐私而沾沾自喜。正象法国南方街道上晾着的破烂衣服。这是在教堂里忏悔的旧式的 Ersatz①，在起中介作用的阴暗中，对着穿道袍的接受忏悔者②，不知羞耻，无所不谈。

安乃德说："收起你的内衣来，不要在过路行人头上滴水！"

阿霞张大着嘴，没有说完要说的一句话。她很狼狈，气恼。她准备反驳。接着，她笑了，虽然心里充满怨愤和愁闷。她说："您叫我把湿衣服挂在哪儿呢？我又没有篮子。"（她指指她的破烂房间。）

"烧掉！烧掉！"安乃德说，"你最好把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扔进火里。"

"把我自己也扔进火里，"阿霞说，"如果由我一个人作主的话！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整个巴黎也扔进火里去？"

"别着急！"安乃德说，"但是先管我们自己的事吧！"

对话用另一种口气继续下去。阿霞放弃了讲完故事的打算。安乃德对这故事不感兴趣。阿霞明白，在这方面，安乃德所知道的并不比阿霞少。但是她固执地回到在自由与正直的结合中的权利问题上来。她本来可以说谎或者闭口不谈。她没有说谎，没有闭口不谈。可是，为什么她要闭口呢？她是根据她的权利行动的。

"在这个问题上，"安乃德说，"严格的权利常常是最高的不公正。因为它是对爱情的罪孽。而真诚的爱情是最高法

① Ersatz，德语，意思是"代用品"。

② 穿道袍的接受忏悔者，指教士。

律。”

阿霞反驳说："那么为什么他，您的儿子，他有特权，用他的严格权利来申辩，来反对我，反对我的权利和愿望？”

“因为他是最弱的人。”安乃德说。

“最弱的人！”阿霞大喊一声。

“任何男子都是最弱的。”安乃德说。

“您这样想吗？”阿霞惊讶地问。

“你也这样想。”

阿霞沉默了。她思考了一下，然后说："对。”

她就这么同意了，自己都觉得惊异。她设法替自己辩护，说："弱者的权利占优先地位，难道这也成为理由？”

“对我的心来说，是这样。对你的心也如此。就是这样的。我们是母亲。我们应当怜悯我们的孩子。”

阿霞的心震颤了。今天，安乃德不再有什么要说。她站起来，说："我本来是来跟你谈另外一个孩子的。”

“哪一个？”阿霞问。在这时刻，她只想到大孩子。

“瓦尼亚。”安乃德用责备的口气说。

阿霞做了一个漠不关心的姿态。这个激情充沛的妇人现在没有时间想她的儿子。她说："他是属于您的。自然啰，您把他带走。”

“阿霞！”安乃德喊了起来，“你难道这么不爱他，连你的一份你都不要了？”

阿霞的心重新软化了。她眼前出现了小孩子。于是，骤然间，她如饥似渴想要孩子。她的眼睛炯炯发光。她伸出两只颤抖的手："把孩子给我！我要孩子！”

但是，几乎立刻她泪水涌上眼睛，两条手臂垂下，丧失了勇气："我在这儿拿孩子怎么办呢？不，您留着孩子吧！您更适合于抚养孩子。"

安乃德问："你决心不回家了吗？"

阿霞喊道："决不！"

冲着玛克的全部怨恨又重新煽了起来，仿佛一条蛇竖立在它的尾巴上。她投射出仇恨的眼光。安乃德很难受，但是她想："玛克究竟对她干了什么事？"

阿霞觉得，她的标枪为了击中玛克，却穿通了母亲的心。她熄灭了枪尖上的火焰。她用减轻辛酸意味的口气说："我没有家了，在那边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我的。"

安乃德说："你乐意忘记一切，可是我没有忘记在那边的东西有一半是属于你的。"

"我进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去。现在我出来了，什么也不拿走。"

安乃德说："如果你走了，我不同意玛克把你置之不顾，一点也不资助你。"

阿霞挺着身体，为的是不肯低头半分，她反驳说："首先，是我放弃玛克，而不是他放弃我。其次，三个月以来，家里的开销是我负担的，他连自己吃的面包都没钱买。您想，我现在会去捡他的面包渣儿？"

安乃德觉得，如果她不绕个弯子，从这个骄傲的女人身上，她将一无所获。于是她说："不说这些了！可是，玛克伤害了你，你要我来替他付出代价，这公道吗？"

按照阿霞的积怨，她本来以为安乃德要责备她。可是安

乃德没有责备阿霞，反而把骄傲自大的责任归咎于玛克，这一点感动了阿霞，对她来说这是抹在伤口上的药膏，她心里发生炽热而感激的冲动，她扶着安乃德的双肩，说："谁说我要您付代价？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好，如果你离开玛克，你也离开我，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阿霞使劲摇安乃德的手臂，说："我不离开您。我不愿意，我不能。"

"我也一样，我不能，也不愿意。"

"这是真的吗？"

阿霞热烈地亲安乃德。

"那么，"安乃德说，"把话说明白，我的住处是中立地带！你什么时候愿意来，你就来吧。再说（我理解你的高傲，可是你对我用不着要骄傲，即使这使你为难，你至少应当为我作出这一点牺牲），有时候（在这年头，我们之中谁都有可能碰到这种情况），你碰巧需要在你的面包上抹一点黄油，或者不抹黄油的面包，你就到我那里来吃，不用客气。"

阿霞说："我一定这样办。可是您自己也不见得比我更有隔宿之粮的把握。"

"那好，互相帮助！"

"一言为定！"

对这笔交易的真相，阿霞一点也不糊涂，她感到安乃德的慷慨大量。她用热情的眼光吞噬安乃德，说："啊，多么可惜，我没有和您结为夫妻！"

安乃德说："谢谢！我宁愿不做你的配偶。"

她走向房门。阿霞嘟囔着说："如果能永远不跟这些男人打交道，该多好！"

"是呀，"安乃德平静而带嘲笑地说，"但是这还不是明天可以办到的事！无论如何，对你来说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阿霞抗拒地说，"我可不要他们了。让魔鬼来燃烧他们，象《圣经》中的狐狸一样。如果我再这样，连我的葡萄藤也一齐烧掉！"

安乃德说："喝过一次酒的人，一定想再喝。"

重又燃起仇恨之火的阿霞说："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喝您的酒。我已把玛克呕了出来。"

于是她啐了一口唾沫。

安乃德耸耸肩头，走了。在楼梯上，阿霞一阵狂风似的追上安乃德，几乎把她撞倒，抱吻她，在她耳边说："对不起！对不起！"

安乃德一边走出屋子，一边含着怜悯和讽刺的意味在心里说："只有深深相爱的人，才能互相仇恨到这种程度。"

于是她抬起眼睛远望苍穹，向着非常辽远的、又聋又哑者①祷告："Libera nos ab Amore!"②

* * *

拆散了的夫妻俩，两人共有的孩子，三人共有的母亲，四个人的生活就这样割裂成若干段，开始上路，分道扬镳，各奔

---

① 又聋又哑者，指上帝。

② Libera nos ab Amore，拉丁语，意思是"把我们从爱情中解放出来吧"。

一方。在每一段生活中，都有十分充沛的生命，所以生活是不会中止的。但是生命愈充沛，愈能感受痛苦。唯一不受痛苦折磨的人是孩子。孩子对生活的变动没有什么要抱怨的。他在祖母家里，是家庭中的小上帝。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失去什么东西，可是大家在加倍地宠爱他，补偿他的损失。他和一般的孩子一样，太机灵了，不能不一下子感觉到他在扮演令人注目的角色，因而加以利用。至于这个冒险故事的真正意义，他并不清楚。但是大家不应当太相信这一点，如果他不知道，他可是鼻子朝天，在嗅风向。在他身上，好奇心比其他情操都强。他一点也不感动！他在探察线索，这是很好玩的游戏。在许许多多的游戏之外，又加上这种游戏。他从这种游戏跳到另一种游戏，从不紧追一只野兔不放。每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母亲或者他父亲来看望他。两个人都同样的紧张，匆忙，皱着眉头。他们各自都以为必须给他带点礼物来；他们亲他的时候，比在家那阵子有力多了。他任他们亲个够，和大人们要和气些！他喜欢他们，就象喜欢属于他的东西一样，不可理解，有意思，不大碍手碍脚；但是他不大喜欢他们抚摸他。由于自然的狡猾，他并不因此而少利用他们两人之间的竞争。（他感到这种竞争，虽然不明白。）他们分别和安乃德关在房间里，长时间地谈话。他们放低声音也白费力气。小小的耳朵总能听到个别的字。这个字被他收藏在柜子里，直到积累成一大堆，然后他选择它们，装配它们，把它们贴在一起。可是，谢谢上帝，他厌倦了，把未完成的工作扔在一边，连接不起来，他去玩别的玩意儿了。

安乃德做到不让她的两个敌对的大孩子的分裂采取法律

形式。两人都没有财产，除了孩子（如果孩子也算财产），在他们之间，离婚手续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解决分歧，安乃德接受了孩子。办离婚手续要浪费时间，而他们为了谋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更不用说社会上的东张西望的眼睛，令人恶心地擅自打开你的床单来瞧。阿霞和玛克达成默契，同意不办离婚手续。为了宣布他们分离，他们不需要社会签证。安乃德才不促使他们去干这样的事。她保留她的计划。

在目前，她避免他们两人在她的寓所相遇。她竭力显出在两人之间，把一碗水端平。不应当让他们觉得她想对他们施加影响。她应当让那些不良的激情消耗完。如果他们为了报复，或者为了肯定自己的自由，让不良的激情把他们引入可悲的歧途，就算他们倒楣。如果别人以为他们不会后悔，他们自己首先会后悔的。有些错误第三者不可能使你避免。每人应当用他自己的钱，为他的经验付出代价。安乃德强迫自己承担艰难的义务，不看，不问，也不介入他们的私生活。他们出了轨道的可怜的生活，如果没有感到有着这条和平地带存在（靠近点或离远点，随他们的意），使它能支持住，它可能在一时之间，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至于那条和平地带，他们每次进去时，从没有人要求他们报告所干的事，甚至也不留住他们："你愿意来就来！你愿意走就走！我不要你付任何代价。"无论阿霞或者玛克，谁都不滥用这种方便。可是他们知道，有了这个海港，可以放松痉挛的神经，休息一阵身体和思想上的疲劳。

如果他们没有另一个制动器，仅仅这个避风港是不足以防止他们任凭奸诈灵魂的任意摆布，那个制动器就是贫穷，就

是侵蚀年轻肚子的饥饿。饥饿不允许贪馋的梦想、报复与欲望，连同产生这一切的烦闷有从容的时间去吃草。他们必须每天清晨出去寻求可以果腹的食物，每天晚上，又困又饿，疲惫不堪地倒下。

阿霞学习教课与演讲的打字速写，每分钟二百三十字，五至七小时处在连续不断的紧张中。她必须有不折不挠的精力和钢铁般的身体结构：听觉、手指和脑筋。但是，完成学习之前，有多少次失败！她从那儿出来，全身无力，双目深陷，一点思想也没有了，只有字句、印刷体字、在屏幕上快速地飞奔而过…… 够了！够了！简直要戳穿屏幕…… 对，对着太阳穴开一枪…… 她把她的白朗宁手枪卖掉，以免产生自杀的念头……接着（要么死掉，要么习惯）她习惯了。等到你熟练之后，具有灵活敏捷的智慧，可以抓住或者创造机会，在一行中取得独立而且报酬优厚的地位：被派遣到国外去参加会议或负有使命的工作。然而在目前，还有多少"瘦母牛"①。阿霞自己就是一头"瘦母牛"，她在安乃德的浴盆里洗澡时，看见自己皮包骨头的身体。因为安乃德有这件奢侈品，阿霞不客气地加以利用。这是她接受安乃德给她的唯一的东西。可是安乃德设法，趁阿霞在洗澡时，出其不意或者先商量好，拿几片夹肉的厚实面包塞在她嘴里，她吞下肚子，一边直说她不饿。瓦尼亚也明白这种把戏了。当他母亲在进餐时，孩子用叉子举起一块食物，对他母亲说："张开嘴！"

阿霞不知道该笑，还是该生气。可是孩子的神气那么天

---

① 瘦母牛，指饥荒的年月，典出《圣经》。

真，她皱着眉头，张开嘴。这块食物不需要多大功夫就吃下去了。安乃德拿一把椅子推向阿霞的腿后边。阿霞面对一盘食物坐下，一边说“不”，一边把盘子擦得精光。她的胃里有只饿狼。可是千万不能显出在注意她的样子。突然，她把盘子一推，气冲冲地站起来了。

她固执地怨恨被她欺骗的那个人（不！不是欺骗……），损伤（也不是！她不承认他有什么权利）、冒犯（就算冒犯！如果他愿意这样说…… 我已经报复了！），报复了什么？她恨不得有人这样问她，为了可以自己答复自己，倾吐冲击心灵之门的阴暗混乱的情绪。她甚至不讲分寸到这种程度，故意让安乃德看出她的怨愤，为的是引起对方的反击。安乃德装做没有听见。从不说一句反驳的话。炉子里缺乏空气流通，火灭了。阿霞将她的没有发泄的反感，带回她的肮脏的旅馆房间（她固执地不肯迁居）。

但是，由于奇特的回心转意，自从她和玛克分离之后，她一次也没有去过办公处，她在思想中猛烈地推开另外那个男人…… 她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听人说起。虽然她是那么好奇地探索过他的秘密行动的根底，直到无耻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她避免对自己作出解释。必须等到她收到贾内里兹一张明信片而突然暴怒时，她锁在内心的思想真面目，才从门后涌现出来。那张明信片上只有几个无足轻重的字：“平安到达，谢谢。”明信片立刻被她丢入茅厕里，她甚至在上面撒了一泡尿。残酷的憎恨，使她毛发倒竖。她发现她对玛克的怨恨不存在了：针对那个人，仇恨抬头了。终于决定审察一下她藏在手提包底层的阴暗混杂的一切。她发现她已经可怕地失

去一切武器，也失去对伴侣的成堆不满。如果她到那时为止，在伴侣身上存了一笔怨愤的债，如今她已经索回了债款，他们两人谁也不欠谁了。她承认(她以前一直拒绝承认)她背叛了他。并不是按照他和一些别人所想的形式。事实比思想的重要性差得多。事实只关系到她，与他无关。她是不是设法和她自己调解一下，由她决定。她有自己的鄙视、厌恶用来判断他和她自己，这就够了。他不必参与进去。然而严重的是在事实发生以前，她已经有几个月之久，在思想上背叛了玛克。多少漫漫长夜，她和玛克同床异梦；她远远地、象陌生人似的，敌意地，离开了玛克。和这种长时期的固执、经过思索、咬着牙关、默不作声的精神背叛相比较，发生在顷刻间的出其不意的事实，算得了什么呢？这一事实没有起多少在背叛上加封盖章的作用，而是相反，它把封条撕碎了。是的，它甚至使阿霞解除内心背叛的包袱。由于某种人性上的矛盾，就使阿霞委身于一个陌生人的拥抱的一分钟，空前绝后的一分钟，她从念念不忘的奸诈思想中解放了出来，同时重新找到了对玛克的深厚、忠诚、唯一的伟大爱情。但是除了她自己，别人谁都不能理解。甚至连她自己也躲避这种思想，为了抗拒这种思想，她动员了全部狠心和恶劣的反抗力量。可是今天，这种思想从缺口中进入她的头脑。她给自己保留着这种思想。不成问题，她决不对任何人讲，也不希望有所改变。木已成舟，不必再提。阿霞的骄傲态度，使她对已经签字的愚蠢字条，对错误行动的后果，负责到底。虽然对她自己来说，她一点也不改变关于引起她与玛克分裂的那一行动的看法，可是爱情，对玛克的爱情，现在她不再加以抑制的爱情，产生了这样的奇迹，使

她学会了从玛克的心中，而不是从她自己的心中来考虑她自己的行动。她同情而且接受了玛克对她的怨恨和他的痛苦，以及因此而对她的斥责。不过当她一人独处时，她仍然想："那是我的权利。"(她顽固不化。)"而且那是微不足道的事！拿海绵擦掉算了！"①

可是现在她想，不光是她有权把这些擦掉，还关系到对方。她想："可怜的小家伙！…… 我的大孩子！ 他恨我。我认识他。他决不原谅人…… 算我倒楣！ 算他倒楣！……"

获得了这种意识之后，她以亚洲人的宿命论，接受了破产的命运。判断是公正的。她搞错了。他俩都搞错了。他们不应当停留在枯瘠而不开花结果的后悔上，或者停留在悔恨上。他可以原谅或者毫不原谅，看他是否乐意！ 她呢，她可是已经原谅他了。现在，动身上路，去寻求她的新的命运！ 她动身去挪威，在一个大会上担任速记员的职务。她有不可思议的再生力量，重新出生。她把往事的碎蛋壳抛在脑后。

* * *

玛克粘住在往事的碎蛋壳上。他属于这种族类：他们把帐都记在本子上，而不是记在零碎的纸片上。他们不会忘记旧帐。

应当承认，在他们的纠纷中，玛克用记帐的方式比阿霞更有优点。她弃置在她身后的，是对玛克的侮辱。玛克辛酸地回味这种侮辱，无法把嘴漱干净。长期以来他身上带着发烧

① 用湿海绵擦黑板，擦得又干净，又不至于粉末飞扬。

的气味，衣服上也可以闻到这种气味。他仿佛觉得不论他走到哪里，旁人也可以在他身上闻出这种气味。在长时期内，他常常在毫无准备的狂热情况下，被痛苦、嫉妒、爱情、受伤的自尊心以及不堪忍受的回忆热潮所冲击。如果不在家而在街上，他赶紧回家，在病发作时，他躲藏起来。安乃德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决不推门而入，她避开了。她的本能使她猜想到，作为妇女，她也助长了玛克创伤中辛辣的毒性。确实如此。在玛克犯病的时刻，他对一个妇女的仇恨，扩大到所有女性身上。只要轻轻接触一下女性的手，在街上和一个行路的妇女轻轻擦过，都能引起他的反感。如同专门画被罚入地狱的鬼魂的古代画师一样，玛克可能在每一个女人的衣裙下边，看见地狱之门张着贪馋的大嘴——腐蚀和玷污男子肉体的“下贱淫妇”。他很高兴，他的孩子是个男童。如果是女孩，他将不能忍受。千万不要让他听见看见有时瓦尼亚的言语或有意无意(谁知道这些小猴子是怎么搞的?)摹仿母亲的举动，玛克就远而避之，或粗鲁地将瓦尼亚推开。他可以一连几个星期不来看孩子。

在这种纠缠不清的象磁铁一样吸住他的仇恨中，不但阿霞的肉体在追逐他，而且也是精神，他也用思想追逐这个肉体，以便摧毁它。谁能将肉体与精神分开？在情人眼中，在仇恨者眼中，精神就是肉体，精神可以闻，可以嚼，可以摸，可以蹂躏，可以把精神用指甲、牙齿撕成碎片…… 玛克拼命地攻击阿霞的精神，他重新想起有几个月之久，阿霞将矛头指向他的言论、意见，他把矛头折断，接着，他把折断的铁片一段段地拾起来，想把它们折得更碎些，他的手出血了。阿霞的意见

是坚硬的钢铁！它们在自卫，在攻击，即使折断成了碎片，它们还能刺入他的皮肤，而且刺得更深，铁屑还留在他的伤口内。

玛克忿怒地反对那些俄国共产主义的教条。阿霞自己虽然并未采纳这种教条，可是她用它们来作为对抗玛克的武器，反抗他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然这些思想也曾经是她自己的思想），以及按照他的方式生活。为了离开阿霞更远些，他固执地坚持她所否定、所唾骂的个人主义。他在个人主义中一直沉浸到脖子，直到不能再呼吸了。因为，除非打开铁栅门，走进直觉神悟主义①的长长隧道，到隧道尽头时，人们可以看见几颗星星在黑夜中闪烁，人们就会发现禁闭在自己的围墙中，就可不闻不问外间的事…… 对！但是要付出什么代价？在自己牢房的四壁之间！过着钻地洞的鼹鼠生活…… 可是鼹鼠从地洞中出来了，这些知识分子，这些个人主义者，他们自称是独立自主的，当他们从地洞中钻出来时，他们又将构筑什么样的鼹鼠窝？

玛克，为了肯定已经被太多的怀疑、太多的经验动摇了的Credo②（或Spero③），在这几个月中，又去接近他在巴黎大学的老同学非力希安·勒龙。

勒龙通过他在不同的放射作用下的硝化纤维素的研究，

---

① 神悟主义或译“神秘主义”，神悟主义是基督教的宗派，修炼这一派功夫的人，能和神（上帝）的精神直接沟通，直接交流。哲学上的神悟主义，主张直接参悟真理。

② Credo，拉丁语，意思是“信念”。

③ Spero，拉丁语，意思是“希望”。

在科学界颇著名声，可是没有获得实利。他坚持他的研究工作，不但在一切行动之外，而且在一切社会的喧闹声之外，对法国的、欧洲的和全人类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任何悲剧，任何喜剧，都绝不关心。他不计较利害得失的精神，包括不顾自身、不顾自己的安逸和名利在内。除了工作之外，在一切与自己有关的问题上，他都不操心。因此他这种漠不关心世事的态度不可能引起别人的愤慨。而他的工作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购置仪器的国家津贴，用极为可怜的方式，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点积蓄，实现他缓慢而困难的实验工作。在狭隘象壁橱似的地下室中，他几乎要手脚并用才能爬进去，上面是用木板和灰泥涂成的木棚的一角，石灰剥落了，冷风和雨水通过板缝往里灌。他不得不在他极微薄的薪水中挤出一部分，应付最紧急的开支。他毫无怨言，毫不惊讶地干这一切，好象这都是极其自然的。许多别的学者都和他一样，他们在各种制度下，各个时代里，一直是这样干的。如果把他们的情况对公众去讲，他们会感到很不妥当。他们认为这是有伤体面的事，好象有些孩子瞧不起那些哭哭啼啼去告老师的小家伙。至于那些在设备十分讲究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取得的研究成果，算不得什么功勋！法国科学家用铜丝和钳子修补他们破破烂烂的设备，in petto 暗暗羡慕美国科学家，可是同时又因为自己是法国人而骄傲。最滑稽的是他们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拥护。你找不到比他们更愤怒地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人。他们这种姿态和所有中等阶层的老实人是一样的，这些人今天勒紧裤带，埋头苦干，不惜牺牲，他们在一场社会变革中，不会失去什么，可是他们一听到布尔什维克主

义、共产主义这类字眼，马上要倒在地上抽风了！你不用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动在变革后的社会里一定更受重视，而且获得更公道的报酬！他们拒绝听信这些话，他们什么也不愿意知道。如同那些一本正经的老处女，总是害怕别人要破坏她们的贞操，科学家则用双手保护他们珍贵的自由。他们不想一想，他们的自由已经是受了损伤的宝物。在纸面上建立起神圣民主的以前和以后，所有的冒险家都曾经染指于这份珍宝。剩下的无非是这群骗子不想要的部分。剩下的无非是那些老姑娘、那些正直的人的面子而已。他们珍惜这种卖不掉的剩货，更甚于珍惜自己的眼珠。人们依靠这种虚构的、不存在的财富生活，甚于倚靠真实的财富。统治者的本领，在于使人不肯放弃这种没有实际利益的幻想。他们窃取他人的钱财，失窃者反而感谢行窃者用高明的辩才保护失窃者的秘密财宝（这宗财宝是那样的秘密，人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自由，自由：在这个词儿上，偷窃者与失窃者是意见一致的。

玛克，为了反对阿霞，也曾同样固执地大谈他并没有的自由（他僵直着脖子，挂着这个装饰品，象一条领带似的），现在，他看见菲力希安脖子上套着这条领带，他才发现这是多么滑稽可笑。他发现领带勒着菲力希安的脖子，使他窒息。他对菲力希安说：“你这个白痴！你的自由，它给你带来的好处，真值得你骄傲啊！”

对方用不高兴的眼色瞧玛克。接着，他摆出一副尊严的架子，说：“这不是利益问题。在世界上，还有别的价值呢。”

“哪些价值？你的美丽的灵魂？风骚的老太婆，你对着镜

子，对你的灵魂微笑。世界上的人理都不理你。”

非力希安心平气和地、可是有点难受地说：“对你，我不明白。我一向认为你最珍惜你的独立，可是今天，你对谁，对什么，这样愤愤不平？”

玛克不好意思了，他在想，他的咄咄逼人的口气，是阿霞向他投掷过来的石头子儿的连续弹跳。他脸红了。接着，他想笑出来。他在自己的漫画化形象①上，对他在别处吃的败仗进行报复。承认他的不友好态度的秘密动机并不使他更宽宏大量些。相反！他竭力向非力希安解释，后者的所谓独立是不值一文的。玛克以明显的恶意，责备这个象圣方济各一样和贫穷结了婚的科学家的禁欲主义，责备他不走出的静修小室，离开他的不计得失的劳动，然后向社会作战，斥责社会上的不公道行为。非力希安心平气和地、惊讶地听着，瞪着大圆眼，一边擦他的眼镜。他是温和，温和，十分温和的。他有两只粗厚的大手，能够敏捷地摆弄他的玻璃瓶罐。他身材矮壮，动作笨拙，两条颤动的短腿，脑袋连着臀部，思想四平八稳。

非力希安回答道：“唉！我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是爱因斯坦，或者郎之万，即使是他们，他们的抗议会起什么作用？他们还不如留在科学界。他们在科学之外浪费的每一小时，是毫无办法补偿的。科学是我们的家。我们应当留在家中。”

“至少应当清扫一下你自己的家门口，正如那个魏玛人②所说的那样。”

---

① 自己的漫画化形象，指非力西安的形象。

② 魏玛人，指歌德。

“不，你想看我扫街？我的实验用具要保持清洁，我要核对我的那些试剂的重量，我够忙的。必须每个人干他的本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干，世界不至于更糟。”

“鲨鱼们就是这样干的。”

“小鱼们也这样干。”

“你觉得这样好吗？”

“世界就是这样的。我并没有创造世界。世界不是我们能去改造的。”

“你把世界搞得更糟。你的科学是为鲨鱼们效劳的。所有你们的研究，立刻被拿去用于屠杀。你是杀人凶手们的同谋。你所研究硝化物的有机派生物质以及各种放射对它们的影响，都被用来澄清军用火药的稳定性与保存的问题，你难道不觉得不安吗？用炸药破坏所必需的物质，以及窒息毒气、双氯乙基硫、三硝基甲苯(T.N.T.)、麦宁炸药、碳酰氯、砷化三氢，凡此种种，都是你们，天才的坏蛋们，向他们提供的。”

“同样的产品可以用于破坏，也能够治疗疾病，能对人类有用，比如染料和香料制造厂，药物制造。善与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两面，这不能归咎于我们。这是事实。我们发现事实，我们加以解释，进行分析与综合，可是我们不需要采取什么立场。”

“象自然界一样无动于衷？妖魔的族类，你们自己也是妖魔……”

“你说下去，说下去！勒耳那的多头蛇①……”

---

① 据希腊神话，生活在勒耳那水泽中的多头蛇，砍掉它一个头，立即又生出一个。此地比喻军事科学与军事工业新产品层出不穷。

"你们就是蛇头。"

"让你当赫丘利① 合适了吗?"

"啊,可惜我没有大力神的膂力! 在人类历史上全部有价值的事,人类生存的理由,就在于驯服大自然。可是今天,驯服者被驯服了。你们背叛了。应当把你们绑赴刑场,执行死刑。"

"你想摧毁科学吗?"

玛克怒气冲冲地说:"需要摧毁的是整个文化!"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滚到莫斯科去吧!"

"去莫斯科有什么不好?"

玛克咬自己的舌头。他对自己刚说的话大发脾气。但是他不愿把话收回。他说:"否定过去的一切……"

非力希安总是心平气和地、带一点嘲笑地加强说:"造化万物,都要从头来过。已经做的都白干,重新开始……"

"我才不呢!"玛克说,"作了一次,够了。我溜之大吉!"玛克在走的时候,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非力希安吓了一跳,骂道:"嗨,狗东西! 小心点嘛! 你把我的瓶瓶罐罐都砸烂了!这棚子不结实!"

这个平静的人也发火了。由于反作用,玛克的怒气倒消了,他笑着说:"他爱他的小玻璃瓶甚于爱世界上的人。"

玛克并不觉得他扮演的角色值得骄傲。他在借别人的屁股打了他自己。更有甚者,他接受了用莫斯科的鞭子来打自己……他气得直跳:"他们决不能把我**弄到手**!"

---

① 赫丘利(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他为民除害,扼死了勒耳那水蛇。

街上有两个小女工走过，对他喊道：“他们已经被人弄到手了！”

玛克愣了一下，转过身去看。她们小跑着已经跑远了，可是其中一个小女工，一边小跑，一边象鹭鸶似的伸长脖子，转过头来，对玛克伸了一下舌头，说：“你也会被人弄到手的！”

* * *

“我不会让他们弄到手的！你们也不能把我弄到手，小丫头（该诅咒的是女性的气味！我这一辈子都不能把这种气味洗干净了……）你们弄我不到手，莫斯科的大男子汉也不能把我弄到手…… 我不投降。象老御林军一样。而且我不会死的。但是我不对你说元帅说过的那句话。①这是对那些思想中立的人，对那些学者说的，他们非常高明地、愚蠢地在实践不人道的‘为科学而科学’，不考虑对人类会产生什么效果……”

在偶然的情况下，玛克在一个书摊旁站住，一边嘴里嘟嘟囔囔，一边翻阅一本由一个著名细菌学家签名的书。他那经常猎奇的目光被一个学者自画的滑稽形象所吸引，这个学者忙于从头开始创造一种传染病。直到目前，唉，细菌没有出

①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仑率大军与威灵顿指挥的英普联军决战于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全军覆没，只剩几营“老御林军”还在抵抗。敌方派人劝御林军投降。该营长官布罗纳将军康（Cambronne,1770—1842）回答道：“御林军宁死不降！”敌方还想诱劝他，康布罗纳怒斥曰：“Merde！”（臭大粪！）从此大家便将这个粗俚的词称为“康布罗纳的名言”。此处“元帅”指康布罗纳将军，因当时他已成了拿破仑败军残部的统帅。

现。他叹息还没有做到“光彩地填补这个空白”：将一种腐生菌转化为病原菌。一想到他至少在使病原菌恢复已丧失的病毒性，并使它达到空前未有的活跃程度这一点上，获得出色的成就，也足以自慰了。他很满足于他用循序前进的方式培养细菌并以缓慢而逐渐提高的方式进行注射，先从年轻的老鼠发展到成年的老鼠，从年轻的豚鼠发展到成年的豚鼠，然后发展到绵羊，到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明天，发展到在人身上做试验！

玛克哈哈大笑…… 该你了，莫里哀！…… 还有你，于勒·罗曼①，你在等什么呢？…… 接着，他回想起在欧洲上空悬着毒气战争威胁的阴暗日子里，没有一个大知识分子，即使最盼望避免这场战争的知识分子，肯考虑将科学研究从属于公众的安全和幸福。科学 über alles!…② 于是他的怨愤之火重新燃烧起来。这些知识界的怪癖病患者，以不计较利害得失作护身符，这是不够的。他们挽救自己的灵魂？我很高兴！他们摧毁我的生命。我宁愿他们摧毁自己的灵魂而挽救我的生命，大家的生命…… 他们错误地使用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有必要向我们算清自己的帐。而他们的帐将是沉重的。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将要使他们带上锁链，至少将他们置于一个公共的委员会的管制之下。那时也许封闭实验室，禁止研究将成为势所必行的事。为什么不呢？Primum, vivere…③ 公共

① 十七世纪法国喜剧家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和当代作家罗曼（Jules Romains,1885—1972）都写过讽刺江湖医生的剧本。

② über alles，德语，意思是“高于一切”。

③ Primum, vivere，拉丁语，意思是“首先要活着”。

安全对科学的独裁……

玛克重又走向莫斯科。他咒骂道："不，不，不！我要挽救我的个人主义，但不是把自己关闭在个人主义里边，象关在塔中一样。"

非力希安的摇摇摆摆的塔，和其中的玻璃瓶子及火炉……他重新看见了这些，面上带着阿霞的残酷笑容……但这是向他自己微笑。他生气地用手背赶走这个笑容，象赶走苍蝇一样。苍蝇又飞回来了。它回来停在他的嘴边。他的嘴辛酸地在微微讥笑这种脱离人群的个人主义态度的虚荣与无用。如果个人安全是可能的，那么它即使是自私自利的罪孽，这也不算什么。可是个人安全是办不到的。它是无意义的。如果树木本身已经无法挽救了，如何挽救树上的一枝一叶？即使树枯死之后，枝叶依旧碧绿，这无非是最后的挣扎，不久枝叶也一定要枯萎的。玛克退缩到他的自我中，经过探索，承认这个"自我"之所以有浆液和生存的期间，全仗它和公众生命的"存在"连接的渠道。为了挽救自己，必须挽救公众的"存在"，不然就和它一同毁灭。可是在民族或时代消灭时，剩下的那些天才们呢？是的，他们是掷入海中的浮瓶，是在船要沉没时掷入海中的最后呼号！但这也需要有一个呼号可以留下。我，玛克，我有什么值得而且能够在我身后留给后人的话要说呢？如果我没有这种要说的话（我还没有这种要说的话……谁知道，将来？……），我的唯一天职，难道不是为将沉的船只能够奋斗到最后一分钟？

除了那些和普通人不能一概而论的天才和圣者之外，无论谁，如果他孤立于斗争之外，是不能原宥的。天才和圣者把

战斗转移到永恒的境界，他们的战斗更为艰难，必须要忘我和彻底牺牲的精神。玛克说："这是超过我的力量的。我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可是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应当全要，而我确实是要了。既然我要挽救我的自由之枝，我就要挽救整棵树，既然我要救这棵树，我就要保卫它的树根，不让鼠类啮伤它们。我要行动，甘冒风险。有些人自以为可以安息在打击不到的安全之处，在他们软绵绵的思想中，这种人是胆小和自私的小市民。他们用来掩饰知识分子的卑怯而堂皇的理由，无非使这种卑怯显得更为可鄙。真正的个人主义只能是时刻准备冒风险，付出代价，如果必要，在战斗中受损失……为什么不呢？我只是棋盘上的一名小卒。在我身后，还有别人继续战斗下去。我的号令，就是绝对不让步，直到最后一人！"

阿霞对他的侮辱性的责备，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为了证明他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事无成的，而是有行动能力的，他设法寻求可以参加的集团。在旗帜随风飘扬的各种事业之中（旗帜，他完全可以不要！他对旗帜采取怀疑态度，可是人们却需要五光十色的外衣），有三种事业理应一下子就争取玛克去参加，那就是：精神独立运动、和平运动和泛欧洲运动。它们在战争期间都曾经受排斥与迫害。如同弗兰①的共和国，这些运动"在帝政时期曾经是美妙的"。可是它们的花朵还剩下什么呢？玛克，性多猜疑，可是他好奇，所以去瞧瞧。他发现这些运动集合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那是几个过去被抛弃在一边的美妙人物，现在有许多同伙。玛克在走近那些追求珀

---

① 弗兰（Jean-Louis Forain，1852—1931），法国画家，以政治漫画出名。

涅罗珀① 的人群时，勉强抑制自己的反感。这些冒险家有老有少，他们待在这位妇女的卧房里不走，总算没有待在她床上。不过她的餐桌比她的床更吸引他们。排在最前列的是一些老年的职业政客，他们用没有脊梁骨的软功夫钻到理想主义的政党中，并且立即用他们的腐臭气味污染了政党。

从左边到右边，到处从地下钻出的思想的国际组织鼹鼠窝，诸如笔会、文人协会、智力合作社，而在这些山丘的顶点是国际联盟的"文学艺术常设委员会"。在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之间，没有再攀登高峰的问题。假定高峰上的位置不象现在一样严密看管着，那也是不必费力的闲职。爬得愈高，愈不用有所动作。"常设委员"们什么也不干，他们经常设在那儿就是。他们的坐位也太好了！而玛克，不由自主地屁股坐在椅子上的时间太久了，他需要在走路时证明他存在。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行动。在山下的平原上，他最有机会遇到在行动中的人。

他果然碰到了这类人，排成密密的队伍，在他们的报纸上，国际宴会上，并非没有吵吵闹闹的骚动。不过那是为了他们的职业的利益，为了保卫他们的著作权、出版权、翻译权以及书店的广告，他们互相帮忙。我们不必责备他们。他们要有人读他们的书，有人买他们的书，这种愿望是正常合理的。人总是要吃饭的。可是我们的玛克不这么宽宏大量，他瞧不见其中的必要性。他对"有利可图"的理想主义不感兴趣。战斗结束之后，谁愿意想到战利品，谁就去想吧。可是在目前，

① 珀涅罗珀(Pénélope)，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奥德修斯之妻。在奥德修斯出征的二十年中，有许多人追求她，她都拒绝了。

战斗正在进行。应当寻找的是风险，而不是谋利。他不需要很久就看出这种排除一切、专心谋私利的考虑阻碍他同伴们的行动。这种考虑迫使他们处处让步，以致他们可以接受世界上的一切，包括用棍子打别人的背部，取消别人的自由，只要世界接受他们，也就是说，接受他们的产品，并且付钱。绝妙的是这些眼光锐利、而且富于职业经验的人，每当问题与看清社会上罪行有关时，他们立刻成了瞎子。这种罪行的煽动者是欢迎人们到他家中吃喝的“安菲特律翁”①——或者是人们希望能上门去大嚼的地方——，在法国掌握政权的老板们，他们将金钱与荣誉分赠给别人，以及那些有条件以美餐飨人的专政者们。只有极少数的作家（老是那几个人）对美餐缺少胃口，于是就提出抗议。可是他们的抗议和他们本人一样瘦弱而且单调，玛克把他的抗议也加在一起，引不起任何反响。这类抗议每周重复几遍，同时揭露罪行。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熟视无睹了。有时善良的公众厌烦了，说：“又来了？”于是他们停止订阅阴雨绵绵的报纸。公众要求风雨表标示天气晴朗，青蛙爬上梯子②。公众偏爱格雷芒·伏代尔。③

玛克自己也厌倦这种没有行动的、象下雨似的纷纷不止的抗议。结果，这种抗议成了躲避良心责备的方式，成为一扇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俗称经常请客用餐的人为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有时甚至作为有名的餐馆主人之别称。

② 旧式的晴雨表，表中有一只小青蛙，它上升时表示天晴，下降时预告下雨。

③ 格雷芒·伏代尔（Clément Vautel，生于1876年），法国记者，小说家，剧作家。

旁门，可以逃避行动的危险，或避免艰难地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当他在一打抗议书上签了名之后，没有勇气再签名了。他的狂怒的手在写M① 这个字母时，把笔尖压断了。于是他不写他的名字，而写了五个字母的字②。这片枯瘠的“抗议者”的土地，应当施点肥料了！

在和平主义的温床上，不需要用肥料培植蘑菇，一夜之间，蘑菇破土而出。奇迹般的收获！昨天，谈和平还是被禁止的。谈和平犯叛国罪。而今天，谈和平却受欢迎了。大家争先恐后地用和平一词作为挂在嘴上的花朵，好象塞维利亚卖烟卷的姑娘一样，或者以和平点缀笔尖。这种方舟上的白鸽③来自远方！其中有几只在十年前是战场上的乌鸦，它们呱呱地叫，要求处死为时过早、未获官方批准的和平主义者。如果你对此感到惊讶，它们一定回答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昨日是战斗，今天是和平。玛克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天生的“反投机主义”，对于这类“投机主义”采取怀疑与提防的态度，在二十步之外，嗅它们的气味，用敌意的斜视目光，来考虑这些奇特的“和平保卫者”的突然涌现。他们从何处接受了命令？他不需要多久就找出答案。政府、教会、大学和一切公共权力机关以半官方的方式鼓励的和平，是一种心无邪念的和平。企业界的大亨们，用这种和平作为抹在教士嘴上的油脂，让他们在

---

① 玛克（marc）的名字以M开始。

② 以M开始的五个字母的字指Merde（臭大粪），是粗俗的骂人话。

③ 典出《圣经》。生民之初，洪水泛滥，大地为渊，挪亚以方舟拯救生灵。后来，他将方舟上的白鸽放出去，白鸽飞回时嘴衔一橄榄枝，说明洪水已开始退落。所以后世以白鸽和橄榄枝象征和平。

工厂门口，面对酒店与妓院，修盖起来的类似看门人住处的教堂中，把大亨们的剥削说成神圣，在使被剥削者接受福音①的同时，接受了梅毒和酒精。这是使盗窃合法化，而且获得批准的和平；符合和约规定的经济利益的和平；这是利用和平牟利（和利用昨天的战斗，利用明天的战争，都是一码事）。穷人们不属于这个帮派。他们什么也捞不着，他们是受害者。教士向穷人传道，以代替他们应得的利益。富人们的上帝总准备给空肚子的人民大众散发用和平、理想主义和博爱制成的食物。波旁宫②中的老耶稣们，一边垂线钓鱼，一边背诵他们狡诈的《上山宝训》③，他们劝导钓鱼者和被钓者相亲相爱，被剥削者看和平的面子而牺牲他们的财产。至于向那些吃别人的残骸自肥的家伙说教，要他们作出牺牲，去你的吧！老耶稣们曾经打过仗。"别提了！已经干的事干得很好。我们要干得更好…… 天下太平，祝福有善良意愿的人！（能导致成功的意愿总是善良的！）祝福既存秩序！"

问题在于说服战败者。这就要用更多的修辞学。战胜者的理想主义不够用了。每一个战败者有自己的理想主义，各人的理想主义不是用同一个调子写的，所以不能协调。为了重新组成合奏，必须触动另外几根弦，提心吊胆和公共利益的弦。正好在这时，"泛欧罗巴"出来重整大鱼之间的谐和，因为定调子的是他们，他们是江河之主。联合起来抵御威胁他们的食品库的人，对他们有利。笼罩着欧洲平原的红色克里姆

---

① 接受福音，指《圣经》的教义。

② 波旁宫，法国众议院所在地。

③ 《上山宝训》，《圣经》中的长篇说道。此地意为冗长空洞的训话。

林宫的庞大阴影，在他们眼中是妖魔。玩"泛欧罗巴"把戏的大师们，年轻文雅的贵族，眼色冷酷和日本武士道一样；已经还俗的社会主义者；外交部的诡诈神秘主义者，等等，在敏捷地利用这个妖魔。他们赶快把羊群似的战胜者和战败者集合在他们的牧杖之下，在同一个羊圈之中，为了不让共同的竞争者碰他们身上的羊毛，这个竞争者就是无产者联盟国①，它骑坐在欧亚两洲之上，一条腿在欧洲，一条腿在亚洲，好比新的"金黄军团"②，它们正在威胁，要把世界骑在胯下。也许世界（已经被特权阶级压弯了脊梁的人们的世界），求之不得地想换一个人骑在它背上，甚至希望跳上鞍子，坐在"金黄军团"的背后，如果这个世界知道，"金黄军团"是来帮助夺回他们自己的土地的。这一点是不应该让这个世界知道的。它不知道。人们设法安排。千百万身上有羊毛的人，老实人，受《人民之友》一类的报纸反复宣传、胆战心惊地挤在剪羊毛者的周围，抵抗想要解放他们的人。绵羊的心由于害怕与愚蠢，蜕化为狮子的心，如果人们善于吹奏害怕和愚蠢这两个音调。"泛欧罗巴"运动的工程师们，毫无困难地吸取已不存在的理想主义流散和停滞的水。他们把这些水流聚集起来，组成上帝和债权人的十字军，向莫斯科剥夺私产的唯物主义者进军。教会的主宰和冶金业的贵族，牧师、犹太教教士和纳粹分子，基督、克虏伯和克勒佐③，好象都取得一致。象隐修士伯尔

① 无产者联盟国(l'Union des Etats prolétariens)，指苏联。

② 金黄军团(Horde d'or)，指中世纪时曾征服统治西伯利亚与俄罗斯的、以成吉斯汗为首的蒙古游牧部落的队伍。

③ 克勒佐(Creusot)，又译勒克勒佐，法国巨大的冶金中心。

纳①那样的人并不缺乏。玛克的一个老朋友，大胖子阿道尔夫·石瓦里埃作为白里安在国际联盟的随员之一，成了“泛欧罗巴”运动的一名旗手。不用说，他也是国防论和全民武装论的大信徒，从摇篮到坟墓，男性和女性，乌合之众全部包括在内。思想正规的报纸不知疲倦地登载他那钢琴弹奏家式的整齐的长发和他那张象老太太在和罗伯斯庇尔赌气似的尽人皆知的面容②。

大家不大看见，甚至完全看不见维隆的健康的面容，人家可能看见的倒是他粗壮而灵活的手。这双手决不浪费时间，它们来来去去，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它们一直向前移动，可是走曲折的路线，每次在这边那边，顺手抓住一些事务方面的现实情况。在这时，他正在参加法德国际实业公司的谈判，和胡根堡③的钢盔们谈。这是若望-卡西弥告诉玛克的。玛克这个可怜家伙，蛰居在他的穴洞中，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在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对立的问题上，他还保持着简单化的意见。卡西弥，有一次路过巴黎，澄清了玛克简单化的意见。他对玛克保持着小妓女对她第一个情夫的奇特的、时断时续的忠心，由于迷信的热忱和带有讽刺意味的温情回忆，她每年一次回来看望第一个情夫。卡西弥今天回来找玛克，还怀着

---

① 伯尔纳(Bernard de Clairvaux，1090—1153)，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创始人，第二次十字军东侵的鼓吹者。

② 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当时法国常驻国际联盟的代表。这里应当是指他的肖像。

③ 胡根堡(Hugenberg，生于1865年)，一九二八年，即罗曼·罗兰写这部小说时，胡根堡是德国民族党领袖。

不愿露出来的好奇心。他自然已经知道了玛克夫妻生活方面的不幸，他也是最早就预见并且窥伺这种不幸的人之一。今天他在玛克脸上发现这方面的痕迹，并没有感到不快，这也是看热闹嘛。玛克对他的圣吕斯深有认识，所以不必拉上戏台上的帷幕。他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面孔。可是他得不到什么好处。圣吕斯善于穿过幕布的孔眼探察情况，于是他想："小野猪受伤了！"玛克对政治的不安与关心，圣吕斯觉得这是为了分散他心中的痛苦(实际上也是这样)。可是圣吕斯没有想到玛克痛苦的深度，因为这种痛苦超越了女人问题，在他不满足的灵魂的火焰中燃烧，灵魂则竭力解决命运之谜。若望-卡西弥如果愿意，他本可以告诉玛克一些关于阿霞的消息，因为他通过法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知道阿霞的一些最近情况，使馆的工作人员用搜集到的一些滑稽资料，丰富了有关阿霞的秘密案卷。卡西弥用善开玩笑的女人的狡猾手段，很调皮可是没有恶意，为了报复玛克瞒着他不肯讲，透露一个消息：他的一个朋友很高兴地最近遇见"在旅行的玛克·李维埃夫人"。玛克不动声色，他等待着下文。若望-卡西弥瞧着玛克的指甲在刮一本手册的封面，卡西弥也在等待，一边微笑着。最后，他回到政治上来。玛克过了一阵子才镇静下来，他耳朵里嗡嗡地响，他很想把卡西弥的谈话引回到另一条线索上去。但是已经太晚了。对方拼命钻到关于金钱、狡猾手段和权力的谈话中去，也就是玛克憎恨的政治。

在目前，若望-卡西弥是驻柏林大使馆的随员(不是长期的)。他有理由对法德两国财务与政治的谈判方面消息相当灵通，因为他在里边扮演一个角色。作为精明的小狐狸，他闻

到气味，主导的气味是从何处来的。（哪一个鼻子不通气的人能说金钱没有这种气味?）卡西弥选择了两种权力：国家与金钱。这是最现实的。他穿着大使馆的制服，为实业界的大亨们效劳。甚至那位大使也不知道卡西弥玩的把戏。有两种齐头并进的政治，是重叠的，并不是背道而驰：门面的政治和根底的政治。若望-卡西弥从水面上游到河底，象一条小鱼似的在水中穿行。一贯引导他的并不是他的个人利益。（虽然他能敏捷地捞取个人利益，可是他的胃口不大！他只要轻轻咬两下苍蝇的脑袋就够了。）引导他的是赌博。他本来很可能成为赌博之王，不会有错失的一个不小的赌王。自己的牌玩得精，这还不是他兴趣所在，他更感兴趣于看穿对方手中的牌。他还有一个缺点，更坏的缺点，那就是他的舌头太长了一点。他喜欢两个人一起谈笑，或者在他床上，或者和他刚刚遇到、而面容使他看来顺眼的同伴，促膝而谈。然而他比谁都清楚，祸从口出，要付出多少代价。在一个时期内，他曾是一支夜美人队伍听来的消息的监督者。可是他有太多的机智需要消耗。他信赖他的机智能弥补他的机智在赌博中引起的纠葛。说到末了，他是为赌博的乐趣而赌，不是为了捞一把。谁赢谁输，归根到底，他才不管！有些日子，他甚至使他的老板输钱，他也高兴。“反面或正面！看我高兴！”因为他和他的老板，那些帝国主义金融界的condottieri 一样，是个混血儿，他有罗马帝国时代被解放的奴隶的心情。他的根子没有深入土中。

当玛克开始演奏欧洲和平的小提琴时，卡西弥的女人舌头跳起舞来了。他看见这个蚱蜢乱蹦乱跳，闯进马蜂窝，觉得好玩。这可怜的小子自以为在为世界和平工作！

“我的好朋友，现在已经不在报纸上、演说中、讲坛上、议会里、部长们的闲谈中、外交官们的报告中、甚至不在战场上决定和平。这些都是过去的事。都已经不时髦了！和平、战争在掌握钱包的人手里，这样的人总共也就是一打而已。‘不给钱，要你的命！’他们甚至不让你自己选择。他们替你选择，你的生与死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小伙子。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就干！”不用说这么多就把玛克气得跳起来。这种自命不凡的神气！虽然他明知道这是讽刺。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你们什么时候需要？谁是你们？谁是你？你，跳蚤！你什么也不能。你什么也不要……”

这个神圣的跳蚤，决不是善怒的人。这时他不过要逗玛克生气而已。他很满意，因为他达到目的了。

“耳朵里的跳蚤①。我在你耳朵里放一个跳蚤。你只要听之任之就可以了！”

于是圣吕斯把他的秘密信息全部摊开。玛克赌着气，让圣吕斯讲下去。听到第三句，他的耳朵支起来了。听到第十句，他全身毛发竖起来了。他乱喊乱叫。他用狂怒的呼噜呼噜蠢叫（用这个字的本意），给对方随意泄露内情的话加上惊叹号。他听这什么都说的墨丘利②揭露他主人的狡诈，听得出了神。若望-卡西弥大献殷勤，向他揭开政治、真正的政治的面幕，作为舆论与各国政府的牵线人的政治，那些亚细亚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你喜欢油吗？到处都放了一点油……”）、

---

① 耳朵里的跳蚤，法国成语，意思是“焦躁不安，提心吊胆”。

② 墨丘利（Mercure），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与流通信息之神。

冶炼厂、煤矿的董事会、斯各达、克勒佐，等等。他用极其丰富的准确资料（这个狡黠到家的斯卡班① 什么也不忘记！），如签定秘密合同的日期、数字与地点，这些公约由他们在政府中的和新闻界的仆役作为同谋，使各国不知不觉地被束缚住。他屈指列举出卖给吃人巨魔的各大报纸（什么时候？有多少报纸！）以及他们的雇员监督报亭、书店、日报、期刊、小册子等一切印在纸上的思想的出售情况。若望-卡西弥越往前讲，玛克越觉得他沉浸在烂泥坑中，他窒息了。自由思想直沉水底，只剩下几声咕噜咕噜的余音和油腻的水面上几个圆圈。玛克挣扎，抗议，争论。但是他自己也觉得，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玛克每一次否认，若望-卡西弥用一件事实把他压服。于是他只好说一句"我不要！"作为对抗，好比一个小孩，被大人穿上、脱下小衣服，打两下，擦两下，颠来倒去，直喊"我不要"，明知道大人才不管他要不要呢。

到末了，惊呆了的玛克说："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人们所能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只好自己向脑袋开枪自杀……能不能在自杀之前，把他们的脑袋也一起炸掉！……"

若望-卡西弥很满意他的话所产生的效果。用好心王子的态度，向正在淹死的那人，递过一根竹竿去，他说："谁知道？谁知道？这时候也许会到来的，比人们所想的更快些。对最强者的蠢行不应当绝望。当然，如果要信赖你们，信赖你，信赖那些和美丽的欧罗巴② 搞精神恋爱的人，美丽的欧罗巴将沉入

① 斯卡班（Scapin），莫里哀喜剧中的人物，狡黠的仆人。

② 欧罗巴（Europe），希腊神话中的美女。大神宙斯化为公牛，将欧罗巴驮走，使她怀孕生子。

湖中，或沉入黑海中。公牛将把她驮走……全仗上帝，有公牛这类白痴！（你见过斗牛吗？）上帝的恩惠是无穷的，不仅有一头公牛，有两头，三头，有半打，有白公牛、黑公牛、红公牛，有杰克联邦国①，有纳粹德国，有星条旗国，还有圣点天鹅②阿尔封斯·拉马丁先生蓝白红三色旗③（敬礼！）飘扬在我们的（我说'我们的'，你听清楚！）银行储存千万万财富的地下金库上，也飘扬在我们日不落共和国的全球领土上……所有这些公牛都低着脑袋，互相牴撞，斗争。难道人们没有看见，在我们的围墙之中，有两头大水牛在抵角：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在墙外，双方各有别的猛兽支持着：伦敦与纽约。大家都想攫取可以攫取的一切。但是各人都用自己的手段和优先权，取得各人的一份。盗贼的政策，有价证券的政策，在证券交易中，在各国政府绿绒桌毯上，甚至在战场的红色毯子上，都在互相冲突，如果人们办得到。因此，赌博没有结果，作为赌注的各国人民，利用机会获得一两个小时的喘息时间。好好利用吧！'Carpe diem！'④在目前，和去年的牛犊一起，到草原上去大嚼吧！"

玛克面色阴沉地说："我不饿了。今天把自己喂肥，为的是明天让别人吃掉，多么无聊可笑！"

---

① 杰克联邦国（Union Jack），英国之别称。

② 圣点（Saint-Point）是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曾经居住和创作主要诗篇的幽美的海滨。"天鹅"是诗人的象征。

③ 蓝白红三色旗是法兰西共和国国旗，一七八九年开始采用。

④ Carpe diem，拉丁语，意思是"采摘今天"，也就是说"及时行乐，不要错过眼前的好机会"。典出拉丁诗人贺拉斯的名句。

“谁知道？谁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一直继续下去和我们一样长久。”

“继续存在而没有动作，这不能算活着。”

“在轮盘赌桌上，总有空位子的。我下赌注，我在输，所以我活着。”

“如果一切已经被金融界拿走了，还有什么余地留给政治？你还能赌什么呢？”

“这是最狡猾的赌博。政治掌握天平。它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把赌注押在两边。它在窥视，等待，看哪一边最强。关键就在它成为最强的前一分钟和最强的一边在一起，要最强的一边。所以人们佯作满不在乎地向前走。有时候最迟钝的人也会搞错。如果高级金融的秤盘下沉，我们就把赌注押在法德两国亲善这一边。如果重工业的秤盘下沉，我们就揭发德国的扩军备战，同时我们自己扩充军备。两边秤盘持平，我们使裁减军备与扩军两方面齐头并进。在我们的马厩中，总有准备好的两套马车：马其诺防线和白里安①，战争与和平。我们的马匹在尥蹶子，互相咬，这主要是做给观众瞧的。这些是久经驯练的老马，挂着标志，而且以属于法国这个马厩而十分自傲。它们在等待轮流上场。不论哪个数字亮出来②，我们反正什么也不会输的。”

“因为你们没有什么可以输掉的东西，不论你们玩的是什么赌博，你们反正在替别人赌。”

---

① 白里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里，曾任法国驻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代表及法国外交部长，一贯高唱和平调子。

② 不论哪个数字亮出来，指轮盘赌的数字。

"在这卑鄙的世界上，我的好友，人家瞧得起的不是你是什么，而是你象什么。"

"对你们这些阴影是这样的！而不是对你刚刚为我揭开假面具的金融大亨们，他们至少（我理解他们！）宁愿真的存在而不愿以假相出现。"

"这样说来，大家都满意了。"

"我不满意。我很想瞧见你们，彼此一同灭亡。"

"这事一定会到来的。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你不必着急！"

"既然你对会到来的事这样无动于衷，你为什么不尽一切力量使它到来呢？"

"你只要干我所干的事就行。旧船神气十足，可是船已经在进水了，我们在腐蚀它的龙骨。"

"那么迁移到另一条船，赤色分子的船上去，同时把海上破船片清除干净，不更好吗？"

"莫斯科的国际？"若望-卡西弥躲开这个话题，一边说，"不，不，我的孩子！这个不吸引我。这对我不合适。他们玩的那套玩意儿太严肃，没有任何乐趣。而且我不喜欢和他们混在一起。"

"你宁愿跟 croupions 和 croupiers ① 混在一起！"

"你说怎么办？我宁愿喜欢有教养的一窝贼。我和他们

---

① Croupions，法语，意思是"臀部"。Croupiers，法语，意思是"赌场上专司收钱的人"。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没有别的意义；只是为了读音相似，这是文字游戏，有讽刺作用。

一起腐蚀旧船。因为我们喜欢它!"

"这样说来,你们就好好地喜欢它吧! 腐蚀吧,腐蚀吧!你们和船一起沉入海底!"

这天晚上,玛克(他觉得闷气)需要到他母亲那里呼吸点新鲜空气。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去他母亲家。他不愿意让她看出他的失败。他想:"给她们瞧瞧,我能自己找出路……"(给谁瞧?给安乃德?还是给现在远离巴黎、可是一直和安乃德通信的那个人?)他想给已经被他从思想中驱逐出去(可是他的思想在弄虚作假)的那人瞧瞧,他没有她也行,他可以不要她而自己生活,自己建立信念,采取行动。这种秘密的挑战使他坚强起来,免于自暴自弃。自己毁掉自己,那不是承认阿霞有理吗?可是这天晚上,他支持不住了,他必须依靠在一个妇女的胸脯上,用女性的手来分担怨愤和怒火的过分沉重包袱。他把刚刚听来的话全告诉了安乃德。她一点也没有惊讶的表示。她和狄蒙的友谊使她受到了教育。她知道政治是木偶戏,白宫①、道赛河岸②、威廉大街③、恰克斯④的发言人都是大资本家掌中的傀儡,牵引着它们的线索是一团乱麻,因为大资本是一身有几个互相敌对的脑袋的巨人。但是不论是谁的脑袋和手在牵线,政治的后台老板总是金钱。今天,老板要的

① 白宫(Maison-Blanche),美国政府所在地。

② 道赛河岸(Quai d'Orsay),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③ 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德国外交部所在地。

④ 恰克斯(Chequers),英国外相会见外宾处。

是什么呢？安乃德对玛克的新消息感兴趣，可是她用冷淡的态度接受这种消息。这使玛克感到狼狈和气恼。安乃德觉察了这一情况，含笑提醒玛克说，这类事她可见得多了。在整个大战期间①，正当各国人民互相厮杀的时候，以大屠杀养肥自己的法德两国冶炼厂的金钱，不是强迫两国政府和双方的大本营，象敬神一样遵守不准碰下金蛋的母鸡，也就是布里埃盆地②的约言吗？这个条约由双方不折不扣地遵守，与此同时，一切国君与国君之间、部长与部长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条约，一切人与神的法律，都被撕成废纸。如果世界的舆论，虽然听到警报，只能装聋作哑的接受这一事实，还有什么它不能接受的呢？没有什么不可以放手干的事了！安乃德表示讽刺性的惊讶，为什么万能的权力掌握者显得那么温和！玛克不欣赏这种嘲讽，除非是他自己在嘲笑别人。他说："够了！如果你早知道我今天才知道的一切，你怎么会接受的呢？"

"我并不接受，"安乃德说，"这就是我生存的理由。"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什么也不接受，亲爱的孩子，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我。"

"你是什么？我又是什么？不接受是不够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转向何方？向着把赌注押在和平上的人，还是向把赌注押在战争上的人？两方面都不过是在做生意。对一方面，欧洲（我说得过分些，我们的西方）也许可以赢得二十到

---

① 在整个大战期间，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② 布里埃盆地（Briey），法国重要的铁矿所在地。

三十年的武装和平①。但是，当人们瞧见这一和平在酝酿着什么，瞧见全世界为它而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难道大家，难道我个人，可以举手赞成吗？这些和平制造者，他们的目标不是和平，而是金钱。金钱今天要和平，明天要战争。和平是没有的。”

安乃德说：“从来没有和平。战争一直隐藏在假面具下边。这就是他们的文明。鲜花盖着墓穴。淳朴的人所要求的无非如此。只要他们看见的是鲜花，而不是墓穴。他们的敌人不是挖掘墓穴的人，而是强迫他们看见墓穴的人！让他们尽可能迟一些看到墓穴。让他们怀着挖墓人已经把他们忘却了的幻想。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和平，他们的和平，那是墓园的矮墙，在墙后，人们看不见，不可能看见在墙里边被埋葬的人，正如你所说，那些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他们用自己的死，替生活得奢华舒适的人付出代价。”

“那么，怎么办呢？”

“进行我们的和平和我们的战争。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同样名称的东西。”

“我跨过墓园的围墙。”

“我曾用指甲在墙上挖，通过隙缝，我看见自由田野的阳光。”

“不，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如果大伙不和我一同看，我什么

① 罗曼·罗兰在这儿的预见何等准确！小说《母与子》的这一部分是写作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算起，两次世界大战相隔恰好二十年。

也不愿意看见。要么和大家一起成为瞎子，要么和大伙共享光明！”

安乃德亲了他的眼睛。

*　　*　　*

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遇见玛克。我那时路过巴黎，住在巴黎大学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中。我已经有三、四年不在法国住了。玛克在他母亲那里见到过我最近发表的关于甘地的书。他心里老想着这本书。在黑夜的森林中一道光线照亮了路的尽头。他想，这条路能不能成为他的道路。在交叉路口，他犹豫不决。有一天早上，他到旅馆的小沙龙里来看我，沙龙里不断地有过往的行人。他不能下决心开口谈话。我瞧着这只年轻的狼，消瘦，焦急不安，有一双神经质的手，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清秀明亮的眼睛好象有点阴郁。我理解他。我把他带到我的房间里。房里还没有收拾好，被子未叠，一片凌乱。我没有向他道歉的必要。他的漂亮而阴郁的眼睛好象开朗了。天真的感激之情，代替了他刚才小心防备的思想武装。于是他立刻开始谈话。

人们来向我征求关于生活道路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成了一种旅行社了。我引导过不止一个男青年或女青年走向亚洲或莫斯科，因为不止一个人在自己的眼珠里反映着在东方升起的巨星的光芒。可是在小狼的眼睛中，我看见不止一颗星星。这些星星断续的光芒互相撞击，时明时灭。沉重的云朵在上空飘来飘去。当他匆忙急促地喷涌出断断续续的火热语言，一边在我的眼睛中窥探他的道路、他对甘地实

行英勇的消极和非暴力学说赞同的反映。我明白了他天性的暴烈，他的互相矛盾的激情。我明白，吸引他的不是充满爱情的和平，而是他的搏斗，不是在信念中安息，而是按照他的真理去行动的狂热。可是他并没有这个真理，他在寻求真理。他的整个年轻的身体在分歧的道路之间摊开，处在四马分尸的状态。我把这情况告诉他，因为他是这一类小伙子（这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他们不能欺骗自己而给自己造成一种幻想。然而，和众人一样，他们需要幻想。可是当他们得到幻想时，幻想却象悔恨似的成了他们的包袱。他们不能消化它，他们一呼吸就把它呕吐出来。我把这话告诉他："您的真理是您的本性，您不要为了和别人的本性相结合而粗暴对待自己的本性，甚至背叛了它！您不适合结婚。（我瞧见他的嘴挛缩了一下。）您和您自己结合，已够您忙的了！您一身兼有男人与女人、赞成与反对、是与否、对暴力的激情与反感、不容压缩的自我苛求与牺牲自己的需要。什么也不要抛弃！保留一切！忍受痛苦，寻求最美的谐和，作为不协调的音节之间的黑色蜜汁的谐和！""最完美的谐和实现于互相对立的因素之间。"①

"您说得倒轻巧！万一和音不可能呢？对我不可能呢？……"

"在具有勇敢而真诚的天性的人身上，就象您的天性一样……"

"您怎么知道我这样呢？……我自己能知道什么呢？……"

"我替您知道这点……在您身上，如果这样一个灵魂的决斗是可能的，如果它在各种力量之间，在以云与闪电包围自己

① 最完美的谐和实现于互相对立的因素之间，原文是希腊语。

的内心神明之间是经久的，那是由于巨大的战斗，人类所写的《伊利亚特》和所进行的战斗必需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对别人的打击和接受别人的打击愈是痛苦，愈肯定了战斗有英勇的必要性。”

“可是，万一我在战斗中死去了呢？”

“死吧，我的孩子！Stirb und werde！① 对不起，我对您称‘你’了。”

“不要紧的，请您这样说吧！我谢谢您……”

他用热烈的姿势将他的手按在我膝盖上，并且用他的柔软而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捏着。接着，他把手收回去，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我很愿意死，我不怕。我求之不得！…… 可是我不愿毫无用处地死去。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我一个人！不是为了逃跑，象那些宗教界和思想界的懦弱者、自私者一样！”

于是我对他产生了巨大的爱…… 握住他的手，说：“不要着急！这个时刻会到来的。你将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在我们这时代，不缺乏这样的机会。耐心等着吧！机会一定会来到的。等着吧！作好准备！”

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他本来还想说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但是他的手，握在我手中，在替他说话。他对我投射了象大姑娘似的一瞥，表示感谢，又有一点惊慌。他走了。

从那以后，我只再见过他一次，远远地，他没有想到（下文将要讲到）。可是后来我知道他很感激我对他毫不客气、把他当作一个准备自我牺牲的人对待，为此，他必然感到自傲的

① Stirb und werde，德语，意思是“死亡和转变”。此语出自歌德的作品。

欢乐。

* * *

在当前，玛克心中忧虑占主要地位；他的蜜汁由金黄色变成灰暗色。一种悲剧的幻觉形成了阴影。这是很难接受的，二十五岁的人要放弃求胜之心（世俗意义上的胜利，人们徒然轻视这种胜利，尤其是我，迫不及待地想用脚踩碎它！……），可是玛克的心跳得更快。如果不考虑到另一种胜利，就不配做安乃德的儿子，那就是苏格拉底和十字架上那人的胜利；扬·胡斯①和乔尔丹诺·布鲁诺②的胜利；用自已的鲜血为他人赢得欢乐的胜利；"Durch Leiden Freude"③，矛头刺处，清泉喷涌，群鹿来到泉边饮水解渴…… "Sicut cervi…"④玛克既自傲又悲愁（可怜的小伙子！），因为我的眼光选中了他。原来这是写在他额头上的吗？不论如何，谢谢按照规律，真理的唯一规律对他说话的人！因为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理解透彻，这个规律是他的规律：这就是他的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的使命。痛苦，徬徨，自相矛盾，甚至跌倒，玷污自己。但是要真

① 扬·胡斯（Huss，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吹者，捷克的民族英雄，被控为异教徒后被处火刑。

②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唯物论哲学家，本为教士，因反对经院哲学，被开除出教。流浪国外期间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一五九二年被骗回国，遭囚禁，一六〇〇年被判处火刑。

③ Durch Leiden Freude，德语，意思是"经过痛苦，求得快乐"。贝多芬曾说过这句话。

④ Sicut cervi，拉丁语，意思是"欢如群鹿"。

实！他一定会再站起来，一定会洗净自己。一个真实的灵魂不可能被罚入地狱。死人身上的蛆虫不能腐蚀不朽的真理。玛克的心膨胀起来了，一想到这条真理本身的规律，标志着他的天性的规律，他本来不知道，原来这也就是甘地灵魂的核心，虽然他不是非走甘地的道路不可，可是一种盲目的保卫的本能，促使他趋向甘地。（我向他展示了那个引导着三亿人民的不可摧折的瘦小人物的Credo："真理是上帝……"）

所以问题在于丝毫不要否定他天性上的深刻力量，即使它们互相敌对，即使它们在互相损毁时，损毁了他的内脏。个人的独立和为集体作出的牺牲。马克思和甘地。永恒的灵魂——上帝的女儿——的Still Voice①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学说，用它的铁砧和铁锤，反复锤炼着社会。他会不会将两块金属冶炼成一块美丽经久的合金？要不然，被铁锤和铁砧砸烂？……谁后死谁可以瞧见…… 在目前，冶炼吧！用你的肉体，用你的辛劳！……如果必要，燃烧你自己，千万不要让火熄灭！

那几天晚上，安乃德在她儿子的眼光中看见在燃烧的那个人，感到震惊。可是玛克没有对她说一句关于他访问我的事。玛克的兴奋继续了几天，接着，在日常生活的磨擦消耗中，兴奋平息了。在灵魂深处，这种兴奋剩下的焦炭，从此以后，永不熄灭。

决心不妥协，为了大众要单枪匹马地进行战斗的玛克，发现各党派逐渐在将他辞退，他们认为他不易合伙。他们没有粗暴地排斥他，时兴的模棱两可方式，不是他们的方式，他们

① Still Voice，英语，意思是"轻柔的语声"。

干脆就置之不顾，不管他了。他送到他们报纸上去的评论，没有被拒绝，而是扔在一边。他费尽心血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揭发他听说的法德两国国家主义的工业家们，在两国政府殷勤的掩护下互相勾结。可是这本小册子，机械地被排斥在报亭与书店之外。更妙的是书一出印刷厂就失踪了。几乎全部存书石沉大海，好似读者群众一口吞掉了。半年以后，一堆烂纸又出现了，好象是被人呕吐出来的，纸发黄，发霉，腐烂，卖不掉，没有一本被人读过。在哪一家店铺后间，在哪一家关心公共卫生的书报发行公司的in-pace① 中，玛克的思想一直在腌泡着？有把握的事是，当玛克重新找到他那堆破烂纸片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张美妙的发票，要他付一笔可观的库存费。他只好咬紧牙关，忍气吞声，勒紧裤带。他回到他的篷帐中去。时间还没有到。时间将要来到，那时他的思想将用血写。到那时，他们就不能不读他的思想著作！…… 在目下，他必须把他混乱沉重的思想整理清楚。首先，必须吃饱肚子才能活下去。那位印度人② 说："肚子空空的人没有上帝！"

他很幸运地在一个老工匠师傅那里找到了工作，这是位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的老式匠师，他干的是艺术精装书籍。这类旧手艺渐渐绝迹了，由于缺乏具有老式的西方高雅趣味的

① in-pace，拉丁语，意思是"地窖"。

② "那位印度人"，指罗摩克里希纳。——作者原注

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1836—1886），原名伽达陀尔·查特吉，印度教改革家，一八五五年定居恒河口寺庙，终身从事印度教改革工作。其弟子曾编有《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传世。罗曼·罗兰写过一部《罗摩克里希纳传》，发表于一九二九年。

雇客。工钱收入勉强够一个人凑合着生活。埃里赛·拉多师傅本来满可以不用助手，要不是他对这个失业的年轻知识分子发生了同情，看中了他的trecentiste①似的瘦弱的双手善于做细巧的手艺，他的正直而备受折磨的个人主义骄傲，面对街市的嚣扰，面对新世界，给他起着屏障的作用。他没想到，新世界已经和小伙子的不安的精神一同进入他的店铺。可是玛克咬牙闭口，只字不提他的思想。他沉默不语，让老人说话，连听也不听。两人并肩干活，各自在独白，一个张口，一个闭口，分道扬镳。干活指头的准确动作，不能阻止操心的事对人的折磨。

被他驱逐赶走和否认的阿霞，重新回到这温暖的家——他的身上，她和他搂抱时的热烈血液，从未离开过他。她在他肢体各处燃烧，象发炎的肿瘤似的默默无声，沉重而鼓胀。他无法回想起她的面貌，只是在他头脑中，在他腹中，在双手的颤动中，在舌头的干燥中，朦胧地感觉到她存在。有几次，他突然心悸肉跳，由于一种噪音，或由于和人接触了一下，使他目瞪口呆，六神无主，心烦意乱，好比一支乱了套的指南针。他必须鼓起全身精力，才能使放松的理智重新觉醒。但是他的理智为了控制对象，将对象从自身拉开，抓住对方的双肩，正视对方而且说："你站在这儿，不要进来！"于是他们才有时间互相打量，从头到脚！但是玛克的视线被电流刺穿，向下垂，不敢看对方下巴以上，因为他感觉到对方的视线在窥探他。他不愿露出在躲开对方的视线。为了表示他有胆量，他用眼光吞噬那个含敌意的身体，他浑身颤栗，恨不得把那个身体压弯

① trecentiste，意大利语，意思是"古代文人"。

在他自己身体下边。但这已经不是开始时那种受了伤的自尊心，也不是要想报复的嫉妒。他的感情危机的高峰已经过去。他的额头、嘴、眼睛都紧紧贴在那个没有脑袋的上半身上（他不愿意看脑袋），他重新开始在这个人体的野兽气味中浸透自身，把自己融解在那气味中，如同在那些两人合并成一个的夜里一样，要丧失他的“自我”，为了在这个井底找到对方的“自我”和思想。于是他用手指头肚儿摸索到阿霞背叛行为的理由，正确理由。“背叛”与“正确”，这两个词儿互相抵触，如同含怒的矛盾。但是他不能拆散这一对矛盾。他被它们的指甲抓破。他呼吸阿霞腰身的气味，同时呼吸到个人主义的致命空虚，它没有开向人类伟大生命、开向行动的门窗，而他却企图把阿霞和自己拘禁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围墙之中。阿霞比他更疯狂、残酷、粗鲁，更服从本能，她在墙上打通了洞。她踏过他的身体出去了。生命的本能没有欺骗她。她更接近自然。她曾经是真实的。她逃跑了，逃离了死亡，就象关在失火屋子里的一群人，惊慌失措，野蛮地冲向出口，不顾同伴。

“她做得对！”

玛克不由自主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听见自己的嘴唇（他的舌头在舔自己唇上留下的阿霞口水的味道）不由自主地张开，说道：“亲爱的，你快逃跑吧！谢谢上帝，你逃出去了！至于我，我不知道怎样救你，但愿我也逃跑，如果我能够！如果我不能够，我就死去算了。你不要回过头来瞧我。我应该自己逃跑，你已经给我指出了道路。”

* * *

可是这种强逼出来的招供，过了一会儿，被受伤而溃烂的骄傲象在狂风暴雨的冲击下，重新淹没了。他的骄傲心肠在尥蹶子，在嘶鸣："背叛了！你背叛了我！"他拒绝原谅她。在互相对立的激情形成的风暴中，他的精神曾经把各种思想聚集起来，堆砌和建筑在一起，好歹给他作藏身处，现在一起崩溃了，在这种虚空中，他是赤身裸体，好比情欲的火把，活活地在燃烧。他强迫他的年轻肉体挨饿，肉体起来反抗了。刚刚经过一千零一夜式的热情激烈拥抱之后，就实行禁欲主义的纪律，这是危险的。情欲和可卡因麻醉剂一样，只能艰难地、谨慎地戒毒。如果想一下子摧毁它，很可能就有摧毁自身的危险，那时身体昏迷，意志对身体失去了控制，玛克遍身充满电流，犹如巴黎夏季白热的天空下，烟雾腾腾，灼热而干燥的日子。干涸龟裂的土地渴望下雨；在瓢泼大雨下，土地张开大口喝，冒着蒸气。这时，在玛克头上，一场暴雨在酝酿，可能即将倾盆而下。

关于小两口子决裂的事，要想保密是徒然的，大家已经知道了。在消息传开以前，已经有一个女子比别人先嗅到了气味，她是佩娜岱特·维第埃，娘家姓巴斯罗（因为她换了作为姓氏的鸟名）①，也就是玛克那个终于没有结婚的未婚妻。

玛克一结婚，佩娜岱特就把她失望的窗户紧紧关上。谁都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包括西尔薇在内，虽然西尔薇是认识

① "维第埃"（Verdier）和"巴斯罗"（Passereau）在法语中都是鸟雀的名称。

她的，而且预料她会伤心。佩娜岱特表现出令人佩服的毫不在乎的样子。西尔薇因此几乎生气了。她巴不得佩娜岱特为失恋而痛苦，而呻吟，可以陪伴她自己的怨愤。可是佩娜岱特让西尔薇独自去怨愤，于是西尔薇的处境显得可笑。她毕竟不能由自己来扮演被抛弃的未婚妻的角色。她几乎和恨阿霞同样地恨佩娜岱特，她管后者叫“蠢货”。

可是佩娜岱特不慌不忙。她没有一时一刻停止她的冷冷的微笑。她决不演戏给观众看，她自己说不清为什么她是这样的，也说不清这是不是一种自卫的姿态。她不追究自己心里想的什么。可是有时候，她觉得心脏好象被钳子钳住似的痛苦万分。在其他时间，她烦闷得要命，在烦闷下边，深深的穴洞里，在岩石上潜伏着三角形的小而硬的脑袋，思想的症结，互相缠绕的长长的形体，眼光凶恶；最好不要掀动石块！…… 要活下去，活下去。问题在于按照佩娜岱特认为可行的唯一方式活下去：合理的和实际的生活。没完没了地感到遗憾是没有意义的。至于积怨，那是不能在上面建立什么的；然而她却建立了。在她的衣箱里，她把积怨摺叠在樟脑下边，让它们去等待着吧。佩娜岱特用同样的步子，继续前进。既然她需要一个丈夫，她就找了一个丈夫。按照她的实际生活的尺寸找的丈夫，这种尺寸包括三个满足：满足她的野心和奢望；满足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满足枕席之间的需要。

她所选择的那个安德雷·维第埃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企业家。和一家制造汽车的有名老公司（在巴黎人老得很快！）合伙经营。他用十年时间积攒了一笔财产，正在等待时机成立自己的公司，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搞跨曾经喂养他和

培植他的老公司。那是一个漂亮小伙子，眼珠浅蓝色，五官端正，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可是待人异常冷漠。他很能讨女人的欢心。佩娜岱特怎样会得到他的欢心呢？他只要把手帕扔在地上，就会有最美丽和最有钱的女人来拾起这块手帕。对她来说，那是替受伤的身体的骄傲寻求报复。既然另一个男子给她碰了钉子，她必须征服这一个男子。她长得一点也不漂亮，瘦瘦的，皮肤黑苍苍的，可是个子高高的，苗条婀娜，而且善于按照时髦的趣味，使她身上的丑变为美：

> 辫肩不圆浑，
> 瘦削更媚人，
> 髋骨尖突，细腰正善舞，
> 好比一条怒气冲冲的蛇。

维第埃对于女人是内行的。他看见佩娜岱特搽着口红的两片痉挛的薄嘴唇，就知道和她同眠的夜里是不会沉闷的，再看她那冷静而准确的钢铁般灰色的眼睛，就可以保证她在白天也是十分勤快的，不过白天耕耘的是另一种田地。他们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两人对如何生活得井井有条而且富于成果这个问题，意见一致了。加上西尔薇作为监护人给佩娜岱特的一笔为数可观的陪嫁财物，她长得丑这一事实已经完全得到补偿。还没有等西尔薇听到风声，这件亲事已经很快地决定了。西尔薇一边表示同意，一边嘀嘀咕咕地抱怨。从前，她自己的婚事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那也不是出色的婚事。不过她的来沃保尔至少是用厚实的布料做成的，能经久，能使人放心。佩娜岱特的选举人（或者说被选人）的最根本的疵病

被她一眼看穿。佩娜岱特自己也同样地看得很清楚：那神气十足、眼色柔和的暴发户笔挺的衣衫下面，隐藏着精神上（常常也是身体上）的卑鄙和油滑的谎言。谎言是卑鄙的表现方式，也是卑鄙的效果。性格上出奇的软弱，在真理前面躲躲闪闪，全部本领在于涂脂抹粉，自己掩饰这种弱点，这种人从来不敢用镜子照一照自己赤裸裸的灵魂，但是他却善于看别人的赤裸的灵魂，看清别人的弱点、恶劣习惯和隐疾，为的是加以利用；他从来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此他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反而使他碍手碍脚，他不喜欢为作恶而作恶，有利可图，他才作恶。万一机会凑巧，他会变得十分凶狠，当他觉得不至于受罚，或者由于一对一（不消说，对方那一个人比他软弱），或者由于在巨大危机、战争或混乱的情况下，他可以依靠简单粗暴的群众舆论……总而言之，他是今天常见的所谓"老实人"的典型：中等资产者。我们已经学会对这种人不生气了，但愿他把帐算得清清楚楚，他的合法的诚实行为只能损害别人，而不损害我们和我们的收益。佩娜岱特对此丝毫没有不放心。他俩面对面的时候，最软弱的不是她。在面对大庭广众时，她和他完全一样，会跟舆论走，这是最强的一边。当你依靠最强的一边，你自己也成为最强者。维第埃的各种弱点，对她来说是增加了一项保证，她可以比掌握玛克更有把握地掌握他。她相当愚蠢地尊敬玛克，不是由于她器重他，而是由于她爱他。

婚姻很顺利。维第埃被约束住之后，走着规规矩矩的步子。佩娜岱特也一样。在婚约上没有发生纠纷。男女双方都忙于做生意，积累财富。佩娜岱特瘦瘦的肚子也居然找到足

够的时间怀了两次孕。人们在培植财富的同时，也应当培植财产的继承人。继承人来到了。先是一个男孩，接着生了一个女孩。必须为将来打算。这一天将会来到，应该找个女婿。正如她是贤妻一样，佩娜岱特也是良母。她没有深厚的爱情，这并不是说她不眷恋亲人。人们对自已的东西总是牢牢抓住的，尤其是对自己取得、自己塑造过的东西，因为那是"我的"财富，我应当照顾它。

可是，当她把皮肤下面的灵魂脱得精光，在失眠的长宵，在床上重新找到了潜意识的黑夜，于是她原先的欲望又从穴洞中钻出来，静悄悄的，带着伤痕的欲望在窥伺。谁也没有注意她，她斜着眼睛，由于积怨而变成锐利的眼光，在密切注视玛克的小家庭。她比谁都更早地在那小家庭墙上发现裂痕。等到小两口子关系破裂，她一起头就知道了（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窃听的？），比安乃德知道得更早。

她只犯了一个错误（谁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她对她的妹妹小白鸽① 说了。作为一件简单的事实，她毫不激动地告诉小白鸽，玛克的妻子背叛了他，使他心慌意乱，现在他生活在孤独的精神状态中。善感的小白鸽激动了。佩娜岱特说这些话时冷冷的神气，而且还带一点讽刺的语调，远远没有抵消小白鸽的激动心情，反而使她更激动，因为小白鸽在替玛克痛苦。她对玛克怀有孩子气的向往。她还是小毛丫头时，通过佩娜岱特和西尔薇的谈话，已经认得玛克了。西尔薇总是夸奖她的小马驹，即使一边开玩笑也一边夸。因为她想把小马

① "小白鸽"是这个人名的意译，音译是"高龙勃"。

驹放养在佩娜岱特的草原上。小白鸽从篱笆外边，观望着草原上的小马驹，眼睛张得很大，眼神表现着赞美而且带有天真的羡慕。她在姐姐幸福的命运前，叹着气，表示顺从了。当这幸福的命运摧毁时，她比姐姐更唉声叹气。她有一个温柔、浪漫的灵魂，而且永远有伤痕的灵魂，因为她的娇嫩的皮肤，被生活的指甲轻轻一划，就留下一道伤痕。可是这娇嫩的皮肉却从来没有对玛克产生诱惑作用，虽然他是贪馋的。倒运的是玛克被西尔薇的招婿诱饵所激怒，而且迁怒于西尔薇全家。佩娜岱特用铁灰色的瞳人很感兴趣地盯着他不放，小白鸽用褐色的大眼珠天真地、出神地看他总看不够，两者不多不少地同样使他恼怒。虽然小白鸽的眼睛是秀丽的，比阿霞的眼睛好看多了，她的手臂、颈项、面颊和她的纯净、忧郁、有一点傻气和非常吸引人的嘴……都很美，但是爱情只在它愿意发生的地方才发生。对小白鸽的爱情吹的不是顺风。她的一辈子，爱情的风总是从侧面吹来的。那么她为什么不设法转动一下呢？她在等待，在希望，在听其自然。可怜的小白鸽！她的公鸽从来不会自己找到进入她的鸽笼的道路……

西尔薇对小白鸽的前程做了安排，正如她对佩娜岱特的前程做了安排一样（可是没有成功）。小白鸽的秀丽，她动作的天生优美，此外还有她的心灵的天真和拙笨，又给她增加了一种媚力，在西尔薇这个对巴黎的游艺和享乐都很内行的老太君眼中，小白鸽是适合跳“saltare et placere”①。因此，她把小白鸽送到芭蕾舞学校中去学习。这娇嫩的花儿在那里认

---

① saltare et placere，拉丁语，意思是“讨喜的舞蹈”。

真地伸展她那纤细和柔软的枝条，她的双腿。她尽心竭力地学习，不是没有优秀的成绩，可是没有乐趣。她的梦想是宁愿把腿盘在她所爱的男人身上。（哪一个男人？不论哪一个，只要终生相爱的人！）但是把自己的双腿献给一群不相识的情夫，使她痛苦和羞愧。她没有，一点也没有爱好舞台生活的倾向。甚至连每一个漂亮的巴黎姑娘身上几乎都潜在的、或者都在活跃着的那一丁点表演自己天真自然的倾向也没有。她宁愿在家庭里，在床上，在两人合为一个人的床上度过一生。西尔薇自以为懂得心理，她可以自夸她的嗅觉是多么准确了！可是她决不承认错误。如果小白鸽的天性在反抗，让她的天性去倒楣吧！温柔的小白鸽可不敢反抗。她叹气，可是接受了。学校毕业之后，她驯顺地听人摆布，参加了一个正在筹建中的半是歌剧院、半是音乐厅的大剧院的芭蕾舞班子。由于她驯顺，所以一直是第二流的明星。可是，如果换一个比她更机灵的人，正如弗兰所说，如要成为大歌剧院的彗星，易如儿戏。缺少的就是一个保护人。愿意做她保护者的人并不缺乏。那可怜的姑娘既不会在适当的时机接受保护人，又不会因时际不适当而加以拒绝。她自以为唯内心之命是从。她的内心在哭泣，对所有“严肃”的保护人说“不”，可是被他们追逐得不胜其烦的时候，却为了躲开他们而对不严肃的保护人说“是”。事后，她到西尔薇身边去哭泣（现在不敢再去了），西尔薇骂她：“大蠢妞！谁给我送来的这么一只蠢笨的火鸡？”

或者去向佩娜岱特哭诉，后者不耐烦地抿紧嘴唇说：“我没有空闲……”同时心里想：“干不干由你！逢人便说！……难道我对别人说这些事了吗？”

小白鸽只找到一个人，可以听她推心置腹，无所不谈，那人就是她哥哥安琪，修道院的修道士。忏悔词，这个善良的小伙子可听得多了！这是，而且应当是他的职业，他必须养成习惯，他已经养成了习惯。而且他从童年时代以来，听惯了别人对他说知心话。由于谈心者的天真和对他的信任，这些知心话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眼前的这些知心话虽然使他震惊，但是他照旧耐心地、充满怜悯地、全神贯注听她说。他太熟悉他的小白鸽了，所以不至于在她的错误与耻辱中，不承认她的天真。如果他需要给她“赦罪”① 的话，他很愿意捧起满把满把的净水洒在她的遭到玷污的羽毛上；在缺乏净水的情况下，他就把温情以及清凉油膏一样的讲道言辞倾注在她身上，于是那年轻的舞女虔诚地用啜泣和喃喃絮语作为回答。

可是忏悔师② 并不是老有闲空的时间。他常常要幽居静修。后来他被任命为神甫，到外省的一个教区去任职。不善于写信的小白鸽只好把一肚子委曲闷在心里。虔诚的安琪不见得不因此而感到轻松。每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给小白鸽寄一封安慰她的信。可是他也和她一样，不掌握笔谈的艺术。对他来说，说话和写信完全是两个人。通过邮局来到小白鸽身边的那个人是巧舌生花，甜言蜜语的人，一个满口上帝圣训的神圣神甫。小白鸽虔敬地读安琪的来信，然后用手划一个十字。但是她觉得身上发凉。她等候着，要使她得到温暖，必须听他说世俗人的话。他的双臂，他的拥抱……

玛克夫妇之间发生了灾祸，小白鸽听佩娜岱特对她讲了

① 赦罪，一种宗教仪式。

② 忏悔师，一般指教士，此地指安琪。

之后，激动万分，仿佛她自己受到了祸殃。不止一夜，她在火烫的枕头上反复地想这件事。她也在枕头上天真无邪地想玛克。这个富于幻想的姑娘按她的想象塑造成一个多情的玛克，可是没有人爱他，被人背叛和抛弃的玛克。她多么想给玛克温暖，同时自己也从他身上得到温暖……啊！卑谦地！安慰他，同时自己得到安慰……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在这几夜，她不敢想得更远……思想不肯再翻过一页来……

有一天早上，上帝知道怎么搞的，她在路上碰见了玛克。她那天浅施脂粉，妩媚动人，秀丽的脸蛋上，淡淡地描画了娥眉，优雅绝伦，令人倾倒。玛克这只年轻的狼恰好饥肠辘辘，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存心不正。一切都由大自然来摆布。说实在，那小白鸽只想安慰对方（她自己这样以为）。这恰好是骄傲的玛克平时最不能容忍的一点。可是，一种出于无心的本能的反作用，使这个平常笨拙的姑娘，为了得到安慰，愿意天真地献身于玛克，他是她的战友，和她一样地受了伤，但是比她强。她说话很少，两只含愁的秀目，并不凝视，而象一只手似的轻轻放在对方的手臂上，小心地不压住它（别人的手臂）。对方只觉得隔着衣服她的温暖指头搭在那儿。她的手指，她的眼睛是多么秀丽，玛克还是第一次发现它们！（他正空着肚子。）这些手指和眼睛甚至显得很聪明。（这是不可思议的！）最了不起的是，在此时此刻，它们的确很聪明。被爱的肉体，美丽的盲姑娘，就会发生这样的奇迹。不幸的是这种奇迹时间不长。可是，如果它延长到她目的达到，她的愿望就满足了。

玛克不知不觉地用手挽着美丽姑娘的手臂，而且紧紧地

夹着，两人并肩走在街上，互相亲热地谈知心话。她没有向他提任何问题。他不等她问，就向她诉述了自己的倒楣遭遇，用直截了当的语气，没有激情，好象在说别人的事，她既没有说“哦！”，也没有说“啊！”，除了他愿意灌注在她耳中和心中的话以外，别的她什么也不打听。他不需要坚持。她知道。她明白。至少她的眼睛使他相信。而玛克也不甘心比对方落后一步。出于感激的心情，他对小白鸽的痛苦表示他的敏慧的同情。他注意到别人的痛苦，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以前，他从来不关心这些。他很愿意暂时不想自己的痛苦，为了友好地安慰年轻舞女的痛苦。他刚刚问了她几个问题，她用那么感激和深情的眼神回答他，几乎使他激动得不能自持了。他俩坐在街心小广场上，一座塑像的阴影里，汽车的轰轰声包围了广场。她给他打开潘多拉的盒子①。可是她锻炼有素的天真的艺术，使她到盒子的边缘控制了自己，不讲那些不得体的心腹话，只从手指缝里漏出一些羞答答和受伤的温情自白，非常温柔动人。虽然玛克并不是个十足的天真汉，并且知道怎样对付芭蕾舞班子里的小白鸽心慌意乱的言词。不等她忏悔，他这时已准备给她上帝的宽恕，如果她提出要求的话。她可能要求的是魔鬼！…… 魔鬼也受到了诱惑。可是玛克顽固地要保持他的鳏夫生活完整无瑕。他徒然把不忠的妻子看作已经死了。正因为这样！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要保全面子。他的骄傲和他对那个不贞之妻的爱情有联系，虽然他已经否定而又

① 潘多拉(Pandore)，希腊神话中人类第一个女人。大神宙斯给她一个盒子，她打开了盒子，一切祸害都从盒中扩散出来，只有希望留在盒底，从此人间充满各种灾祸。

否定这种爱情。此外还有他自以为要对一切女人表示憎恨和狂怒的鄙视，在这一点上他也不愿意让步。因此他很想把他同意承认对年轻舞女含怨的美目和樱桃小嘴所产生的兴趣维持在兄妹般友谊的中立地带。在今天的战争中，中立地带是危险地带。说不定哪天早晨，你一醒来，发现中立地带已经被侵占了……

侵略者是很知趣的，这个傻姑娘，她的心告诉她，要急流勇退，为激起对方更大的情焰。她小心地不使在耐心听她诉说的那人的很不老练的耐心感到时间长而厌倦；她不等他告辞，总是她先走。她减少两人会面的次数，拒绝答应他所期待的事，让他到她房间里去。她怕他的精明的眼光会看出她的奢华的生活是有人供养的。同时，如果她要在她的床上接待她愿意接待的人，为了将她的已经丧失的处女之宝重新融铸起来贡献给他，那么他的纯洁爱情的真诚冲击反而使她痛苦。因此，这个故事长期地拖延着，除了他们在街上短促的会面之外，没有别的，而那只年轻的狼饥饿的火焰却愈烧愈旺了。可是那只急于想被人吞噬的母羊，却恢复了她的蠢举，她每次和玛克会面之后，就跑去告诉她的姐姐佩娜岱特。姐姐对小白鸽和玛克交往的逐步进展，感到强烈的兴趣，并且给妹妹出极有把握的主意。小白鸽什么都告诉姐姐，她陶醉于自己的叙述，连姐姐眼神的冷酷表情都没有注意。

终于到了一天，小白鸽飞快地上楼，呼哧呼哧直喘气（她来不及等电梯），她为了就要到手的幸福而欢呼。（佩娜岱特用干巴巴的手捂住小白鸽的嘴）。小白鸽当天晚上要到玛克住处去。那骄傲的小伙子一再恳求她，她终于被逼说了“阿

门"①。(她竭力控制自己，才没有向玛克喊："终于！终于！……我吻你的手…… 谢谢！谢谢……")

佩娜岱特严厉地责备妹妹，为了不让她过分暴露弱点，以致功败垂成。她关心这情妇今天晚上穿什么服装，她不动声色地讨论细节，她嘱咐小白鸽千万不要早到，最好让对方等候她。小白鸽走了，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一切都很美，都很好，天，地，人们，上帝。最美、最好的亲爱的人在等待她，这天晚上…… 她独自走在街上，乐不可支。她好象已在情人怀中，眼色迷朦，神魂颠倒，象达那厄②。

玛克并没有"一再恳求"，他被小白鸽的象弗娜丽娜③一样的两只美丽大眼所吸引，勉强同意小白鸽到他破烂的房中去看他。他老看见她的眼神中有这个意思，他只好把话说出口来。话刚刚出口，还热气腾腾的，她立刻抓住不放。话已出口，再要收回来不及了。但是玛克很不满意他自己。他诚心诚意地想拒绝这个冒险行动，虽然从第一天起他已经有此预感。他本来想保持自己的贞洁，为了使自己比阿霞优越，即使除了多一个鄙视阿霞的理由之外，没有别的理由。他并不是没有估计到满足小白鸽贪婪的性欲和幻想方面的危险性。她是特朗斯代维④的美丽的小母驴。她要是迷恋上一个人，此

---

① 阿门，基督教祈祷词的结束语。在法国俗语中，一般用来代替"同意"、"算数"。

② 达那厄(Danaé)，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受大神宙斯的诱惑而怀孕。

③ 弗娜丽娜(Fornarina)，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画家拉斐尔的模特儿兼情妇。

④ 特朗斯代维(Transtévère)，罗马城中的一个古老市区，富于优美的古代建筑物，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喜欢到那里去作画。

人可得小心！她会把那人捆绑起来。玛克下定决心不让她钉住。那天晚上，在等着她来到的时候，他还自己骗自己说，他和小白鸽的关系决不逾越老老实实谈话的界限。他要保卫自己，同时认为他也要保卫她。他比她岁数大，他是看她长大的，他自以为对她有某种责任。他甚至心里在温习（好大胆子！）他准备教训她的一番话。可是他愈背诵，愈乱了套，他心不在焉。他在数邻近一座教堂的钟声，每隔十五分钟响一次，他坐不住了……他已经第十遍温习他准备迎接小白鸽到来的一本正经的言词，他没法说到底，说不下去了。他听见楼梯上有急促的、贪婪的脚步声。他忘记了准备说的最后一句话。连头一句也忘记了。手按在门把上，不等来人敲门，门已经打开了。两人还没有互相看一眼，先听见双方象赛跑运动员似的呼哧呼哧喘气。

马拉松跑的女运动员进了房间。玛克匆忙地只看见来者上半身向前俯着，整个脑袋用头巾包着。一只敏捷的手已经把门边的电纽关上。房门重新关上了。在黑暗中，两人身体紧紧贴在一起，好比一只盒子的两个盖子，同时贪婪的嘴按在对方的嘴上。他被对方抱住，他也抱住对方。接着发生的事，他神志不清，都模糊了。只记得两人在床上，乱七八糟翻滚。他在这只猛禽的嘴狂啄之下呼哧呼哧喘气。这只小白鸽真行！她还没有过瘾。在黑暗中，他俩重新翻滚。等狂热平静下来，他的眼睛开始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在他身上，他看见猛禽的嘴喙和圆圆的眼睛，他不认得他的鸟儿了。他挣脱出手来，摸索对方，他摸到硬绷绷的大腿和细瘦的手臂。他憋住呼吸，挺起身子，想坐起来，他叫："小白鸽！"

但是两条瘦胳膊按住他，不让他动。对着他的嘴，一张咧着的大嘴在笑个不停。她伸出一条长胳膊，把他们头上边墙上电门拧开。在刺眼的亮光中，他看见扑在他身上的抬起的上半身，但是两条腿仍然夹住他，他看见了偷东西的喜鹊，瘦瘦的，黑苍苍的佩娜岱特，她在耀武扬威……“Nigra sum, sed pulchra…”① 她确实妩媚，焕发着肉欲的、调皮的以及胜利的光辉。玛克目瞪口呆地注视她，而且愚蠢地又说一遍：“小白鸽。”

她尖声大笑，对他说：“先服侍利亚一周，然后我们把另一个也给你，作为你再服侍我们七年的报酬……”② 她的笑声，眼睛，尖锐的牙齿，她的由于兴奋、快感和狡黠而扭曲的阔嘴，尤其是在阳光蒸晒下从土地上冒出来的这股水气，这幸福的肉体，她久已想得到，想占有，而终于到手的幸福，使她的肉体象鲜花怒放，搞得被征服者头昏脑涨。他用僵硬的舌头徒劳无益地说出的抗议的话，象他的神志一样，还没清醒已经消逝了。可是，他也神经质地笑着，一把搂住利亚的腰肢，又给她服务了一年……

这时刻，遍身发烧，流汗的他，听到了“另一个人”来了。这人在楼梯口的平台上站住，敲门……这使他象受到雷击一样！闪电惊醒了他，刺穿了他的心。他撕开缠在他身上的活的藤葛，坐起来，惊魂不定，神态昏迷……“另外一个人”在门外等

① Nigra sum, sed pulchra，拉丁语，意思是“我是黑苍苍的，可是我很妩媚”。

② 《圣经》记载拉班有二女。长女利亚貌丑，次女貌美。雅各向次女求婚。拉班要他先娶长女为妻，数年之后，才将次女嫁给他。

候，她在听，她可以从门缝里窥见室内的光线，因为室内的人忘记把墙上的电灯关灭。他摆出一副被人当场抓住在干坏事、而且还想抵赖的顽童的脸相。他急急忙忙地用一只手臂，从佩娜岱特的身上伸过去，想把灯关上，佩娜岱特尖锐的眼光在窥视他，他笨拙的手臂没有能把灯捻灭。在这时，在门口等得不耐烦的小白鸽，又开始用嘴啄门。在他抬起了上半身的下边，他看见那只gazza ladra①，宽阔的嘴抽搐着，准备发出他所熟悉的那种笑声。他瞪着两只恐怖的眼睛，示意对方不许出声。已经来不及了！一阵尖声的大笑，象螺丝钻似的旋转出来，一忽儿散开，一忽儿卷成一团，笑声充满全室，透过门下的隙缝和锁孔，伸展它的钻子。玛克用手心重重地、粗暴地按在对方嘴上，好象打了一个嘴巴，太晚了！…… 他听见门后面一声呻吟…… 接着，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他象瘫痪一样地待着，连脑筋都麻木了，佩娜岱特的尖牙齿，刺进他的手心，他都不觉得。在门口，另一个人也站在那里，身子靠在墙上，受了沉重的打击，好象由于痛苦而丧失了生气…… 突然，一声令人心肠断裂的叫声。人们听到楼梯上惊慌地逃跑的脚步声…… 玛克从床上跳下来，用拳头推开缠住他的那个人的胸部，他跑到楼梯上，俯着身体，叫喊："小白鸽！"

他跟在小白鸽后面，匆忙地滚下一层楼梯。可是抽咽着的小白鸽不回来了。她一边呜呜呜地泣不成声，一边出了大门，把门推上，走了。玛克回到楼上。佩娜岱特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面伸懒腰。她好奇地用手指碰碰乳房上被玛克的拳

① gazza ladra，意大利语，意思是"偷食的喜鹊"。

头打伤的一块青痕。她坐在床边，从容不迫地穿上衣服。玛克一动不动地站着，愚蠢地瞧着她，而他瞧见的是另外那个人。可是，在“另一个人”和眼前的这个瘦削而且欲望得到了满足的裸体女人之间，好象挂了一块幕布；皮肤是黑苍苍的，头发棕褐色，她在展示获得胜利后骄傲的丑态。这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节，汗毛很密的大腿，瘦脚和瘦骨嶙峋的母猫的脊梁，既灵活又硬邦邦的上半身向前倾着，这个匍伏的侧影，象自己在穿鞋的阿勒干①，两只尖尖的膝盖顶在下巴下边，还有她侧面的尖刻微笑，所有这一切形象，在玛克的眼睛深处，好比用刀子刻着似的。他一动不动，没帮她一点忙。他默不作声。她也默不作声。她穿完了衣服，向镜中最后瞥了一眼，她在镜中看见玛克阴沉死板的面容，她微笑了。她转过身来，双手放在他肩上，把她钢铁般的眼光注射在他茫然的眼神中，在其中搜索。她在他残余的情欲慌乱的表情下，发现了铁打的矛头：仇恨。于是她的胜利圆满无缺了。她既报了仇，又得到了乐趣。在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结帐式的最后一瞥，环顾了战场：床、房间和战败者的脸色。一切合乎要求。她动身了。自从被窝中的笑声以来，他们还没有打破沉寂。她已经走到楼梯口，想起昨夜进房时，她的头巾掉落在屋角里。她又进来了。玛克俯身拾起头巾，递给她。她抬了一下下巴表示谢意。她发见她让玛克处在心慌意乱之中。于是，按她的方式表示人情味，说了一句：“你不必在意！”

她离开他，走了。

---

① 阿勒干(Arlequin)，意大利喜剧中的丑角。

* * *

玛克度过了乱梦如麻的一宵，醒来之后，身体舒适些，可是心中觉得可耻。精神上的不痛快和身体的舒适不相称，倒不如生一场病更为适当。焦急不安的情绪在折磨他。没有时间多想。醒来晚了，他必须赶快跑去上工。他什么报也不看，可是，整整一天，不安的情绪在若隐若现地漂浮在他潜伏的思想中。

晚上，他回来很晚，在地铁车上，他听见两个姑娘在谈论一个投水自杀的舞女。他看见一个报亭，立刻买了一份报，借着路灯的微光，淋着雨，在水光反映的人行道上，读那条社会新闻，足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成为巴黎小市民们闲谈话题的新闻。他所读到的一切，他已经在昨夜的乱梦中看到过了。心慌意乱的小白鸽一直向前奔逃，逃到塞纳河畔，她在圣米歇尔桥脚边投了河。她被打捞起来了，抬到天主医院①，已经奄奄一息，到第二天，人们才查清她的身分。她还没有脱离危险状态，不能接回家去。在报上，她的姓名发射了一下短促的光芒，这是她在舞台跳跃和弯腰施礼所不能赢得的五彩缤纷的焰火光芒。至于她绝望自尽的理由，人们的舌头大肆活动。玛克的舌头却在嘴里干枯无言了。憎恶和可怕之感已经使他心如铁石。雨水把他淋透，他也不觉得。他在街上，在河边游荡着，不觉来到圣米歇尔桥头，他察看桥洞下的阴暗的波纹和医院里灯

---

① 天主医院，或译主宫医院，是法国巴黎以及一些主要城市中的公立医院，以救护贫苦病人为主要任务。

火明亮的玻璃窗。他遍身发烧似的回到寓所。接着的几天，玛克拖着感冒的病体去上工，还到星场区的旅馆中打听小白鸽的消息。可是人们告诉他，小白鸽没有回来，医院里的人却告诉他小白鸽已经出院了。他不知道到哪儿去打听她的消息，因为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再见到佩娜岱特，而她也丝毫不想再见他，当然并不故意回避他。她已经得到她想要的一切：她的成功，若干年来折磨她的暗暗的情欲畅足了。这种畅足使她不能产生任何内疚，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感到性的饥饿。剩下的只是将遗忘那填着棉絮的翅膀覆盖在她的秘密享乐上。她照常过家庭生活，经过冷静算计的半夜狂欢，几乎没有影响她的日常生活继续进行。小白鸽的投河事件闹得满城风雨，使她咬牙切齿。这件事牵连到她弄虚作假、偷情得手的事实，尤其是因此而引起舆论，引起"别人会怎么说"这个狗鼻子讨厌地伸展到她和丈夫的体面家庭中来。关于被人从河中捞起的那个人的消息，她连打听都不打听。因为小白鸽出洋相，连累她都没有"面子"。

有一天晚上，玛克从作坊里回来，发现在他住所门口，有一个神甫在来回踱步，在街上闲溜的女人都在盯着他看。那人是安琪。玛克和他在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奇特的谈话。这位善良的教士告诉玛克，小白鸽得了肺炎，正在病后恢复期中，住在外省一家半宗教性的公寓里。她坚决拒绝回到旅馆去，拒绝回到剧院去。安琪在病人的床边坐过半天，从她嘴里得知一些隐情，也许是由护士告诉他，病人在发高烧时所说的赤裸裸、热腾腾的心腹话。安琪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全对玛克说，或许并没有那么多的事。玛克清楚了，小白鸽并没

有把她对玛克的爱情秘而不宣。可是安琪设想玛克也以激情答复了小白鸽的激情，他们两人已经成了情夫情妇。也许小白鸽自己由于不断地这样想，真以为有这么回事了。在任何情况下，反正她使人这么相信。诚实的神甫，摇摇头，用责备的眼神瞧着玛克，然而带着温情。他的神气似乎想说他还没有出口的话，或者在等待玛克说出他一直没有说的话…… 他要说什么呢？……他犹豫，他咳嗽了一声；接着，他对玛克谈起另一个话题，关于玛克自己的家庭冲突，因为他对这方面知道得很详细，可是“夫妇”这个词没有说出他的口，他特别留神不说“你的妻子”这一句话。对他来说，结婚如果不经教堂的仪式，等于无效。夫妻关系决裂倒反而使玛克回到正路上来。他在摸索，他在趑趄不前…… 突然，玛克明白了：这位圣人愿意玛克和他的妹妹小白鸽规规矩矩地结婚，既然玛克现在已经是自由之身。这样一来，一切罪孽经过苦修赎罪，都可以得到赦免，ad majorem gloriam Dei①，也符合家庭的利益，安琪神甫在他的一番虔诚心意中是诚恳的，作为善良的哥哥，为他妹妹的利益打算，也是恳切的，加上土生土长的巴黎人的狡黠，他忘不掉人间的规律以及起牵线作用的关系。玛克只有生气或者装傻这个办法。他就这样装了。他的耳聋到令人悲叹的程度。安琪神甫白费气力地咳嗽几声，提高嗓音。他单独一人被抛弃在易受连累的处境中，他走了几步，陷入烂泥坑中，停步不走。他注视玛克，明白了，叹了一声，可是毫无怨恨

---

① ad majorem gloriam Dei，拉丁语，意思是“为了上帝的最大光荣”。

之意，他给玛克祝福之后，走了。

玛克对小白鸽只有怜悯之心，而无内疚之感。可是对另外一个女人，他却感到内疚。是内疚，还是怨气？他自己也掉入同样的陷阱，这使他感到屈辱，虽然那另一个女人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当阿霞落在这样的陷阱中时，玛克的骄傲与激情给他高高在上地用鄙夷的眼光打量她的权利。更加倒楣的是他在陷阱底里找到的不是小白鸽，而是一只乌鸦。他觉得丢脸，双倍地丢脸，好象被一只瘦母鸡抓住的狐狸。吃了这样的亏，使他恨透了佩娜岱特，可是由于连带作用，他自己也因此而作了健康的反省。他不得不承认，他并没什么权利对别人的弱点毫不宽恕地加以斥责，不论男人或女人，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大家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机会使人犯罪，更甚于意志。可怜的意志！玛克一向以自己意志坚强而自傲，现在知道当身体上欲火燃烧时，意志就没有多大分量了。不仅是爱情的饥饿．在所有的疯狂、所有的激情之中，过分充沛的生命之血液涌到良心的喉头，淹没了良心。唯一的补救办法：利用这些激流，好比利用烧红高炉的烈火。但愿激情成为马靴的尖刺，激发行动的力量！"Primum agere…"① 行动是健康的，而且必要的。但是到哪儿去寻求行动？阿霞远远离开他去找寻行动，她有道理。

她找到行动了没有呢？

---

① Primum agere，拉丁语，意思是"首先是行动"。

*　　*　　*

阿霞在欧洲奔跑，鼻子一路嗅着。可是她没有追上猎物。

千百万人，男的和女的，尤其是不到三十岁的人，都象她似的在奔跑。当她一跨过边界线以后，她立刻发现大群大群发烧一般的青年人，他们跑呀，跑呀，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象公羊一般。他们跑向一个行动，不论是哪一个，永远接触不到的行动，他们跑向令人头脑昏晕的转变。在战后的德国，随波逐流的灵魂，直至狂怒的绝望，形成一片混沌。过去人们相信的一切，全部摧毁了。国家、家庭、社会，所有的传统思想和一切有把握的形式，“有把握”这个概念本身也摧毁了。任何对固定和绝对的某一点的信任，都隐藏起来，如同卑鄙谎言或者懦怯的行为一样，在法国战胜者荒诞而自私的安排下，象但丁《神曲》中那样一群群被罚入地狱的年轻魂灵，狂放得象龙卷风一样冲击他们阴沉而毫无希望的监狱墙壁，他们有共同的狂怒：仇恨闷得他们出不来气的墙壁，仇恨平静、秩序，仇恨这个旧监狱的愚蠢的安全，这是当时的法国在全世界眼中的一种象征，表示它战胜了，发财了，吃饱撑得直打嗝，肥胖到动脉硬化的程度，还自以为在阻止混沌、纷乱和搏斗，而这一切是世界之血的必要循环。所有战败者的痛苦，破产者的怨愤，都被那些和法国对立或敌对的奸诈国家，和厚颜无耻地利用本国穷困的德国资本家，以及在社会动乱中浑水摸鱼的人，巧妙地抓住，加以训练和动员，用来攻击法国这个唯一的替罪羊，唯一的行尸走肉，被认为是一个叛乱的世界在残酷死亡中的唯

一负责者；法国自以为可以把这个世界和它自己的腐烂尸体连接起来。再加上普恩加来、班勒维①、赫里欧②、达迪欧③等人的愚顽的自满情绪。（他们迟钝的自我满足与自信，都不相上下！）他们以残暴的固执，把他们的曾祖父们提倡的已经死亡而且埋葬了（这个墓地！）的不朽的原则，同时也把死亡了的真理和已经变成硬骨头的进步放在衣袋中。给磨房增加水④……“磨工，你睡着了！……”磨坊里磨的是绝望与仇恨。新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在酝酿中，新的意识形态在供给它们燃料。对生命的权利；对运动以及财产转移的权利；对在挤压和骚动的人民群众的爆发的权利；对混沌杂乱的权利……

对混沌杂乱的权利是当时德国大量运用的权利。自古以来，混乱是德国的因素。德国精神喜欢混乱，借口混乱可以更新……“Stirb und werde! …”可是在实践上，一切都以军事组织告终。它需要结实的大铁盆和经得起一切考验的钢管，用以承受热气腾腾的铁水，为克虏伯、狄森、胡根堡等，操纵当前世界的工业与为商业效劳。

阿霞在她那速记打字员的岗位上，听到一些回声。作为一架活的机器，她记录法德重工业大公司双方代表秘密商谈的内容。她的无与伦比的熟练技巧，她的谦逊自处的敏慧人

① 保尔·班勒维（Paul Painlevé，1863—1933），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理。

② 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1872—1947），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理，里昂市长。

③ 安德雷·达迪欧（André Tardieu，1876—1945），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理。

④ 法国成语“给磨坊加水”，相当于“火上加油”之意。

品，好象带了一个隐身的戒指①，因此人们给她保密性的职位，作为从事秘密政治与财政活动的法国要人的随从。只要她愿意，她可以利用这种处境。她只用来丰富自己的经验，为了满足她秘密地积累起来的对社会复仇的渴望。她也积累了对被剥削的穷苦大众的鄙视，他们是老实人，鼻子上穿着一个环子，让人牵着走。在德国，人们要这种人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全仗他们先天的支离破碎的性格，以及在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脑袋中落户的头脑发烧的毛病，不论是有思想或自以为有思想的人，人们可以把意识形态方面反抗者编成队伍，穿上现有的以及将来的奴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制服，无论是用金融的或暴力的方式，消灭他们头脑中的自由思想。阿霞不理解，为什么这些潮流，这些撞在墙壁上的狂风，互相撞击成曲曲折折的线条，或者回旋成螺丝圈，而不是涌入到达自由与广阔的未来的唯一通道，那开向东边的苏联的狭窄的门。但是除了几个共产主义的核心之外，对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的阴暗而固执的骄傲感，对百分之百的"亚里安"人②的愚蠢意识，使得那些即使愿意付出血的代价而要革命的人，虽不明说，心里要的也是made in Germany③的革命。于是奴隶主义者就利用这种情况。

但是，这扇东边的门，吸引住阿霞视线的东门，为什么她

---

① 根据希腊罗马古代传说，有一种魔术戒指，谁带上这个戒指，旁人就看不见他，称为"隐身戒指"。

② 德国人认为亚里安(Aryen)人种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种，而德国人是纯亚里安种。

③ made in Germany，英语，意思是"德国制造"。

自己不穿门而入呢？她在门边转来转去，她走近门口，门洞的风吸引她，她自己觉得被这股风吸住了；到了最后一分钟，她忽然向旁边跳开一步，她把自己从风的引力下挣脱出来……为什么？她的真正职位应当在那边，关于这一点，她一天比一天更深信无疑了。别人也这样对她说。她经过柏林和奥斯陆时，都不是没有人知道的，到处有人监视她，因为贾内里兹已经把她的情况报告了有关方面，他们知道她是安插在敌人阵营内部的他们的义务同盟者，她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发觉，象她这种情况的人不止她一个。正如北方蛮族侵入罗马帝国的前夕，蛮族人投身在罗马军队里干活，今天的革命人员混进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混进工厂、办公室，他们支着耳朵在门外听，他们用敏捷的手指打字记录参谋部的秘密。在工业界的首领们正在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阿霞的视线被某一个同事，某一个她不相识的、出乎意外的同谋，打字员或秘书，所吸引住。他们一言不发，互相闻闻气味，同党同谋的气味。投效于这种任务不需要工钱。最好的投效是自由本能的参加，是血的投效。当一种文明发生动摇，到了火山喷发的前夕，在它的外壳之下，土地崩裂，从它的脉管里发散出火的气息。这种火的气息可以突然传达到一个资产者身上，即使他是西方资产者之子；照样也可以传达到不属于任何等级、也没有任何根基的人身上。被战争、破坏、通货膨胀、破产倒闭失业和饥馑所造成全欧洲的经济动摇，使欧洲这个机体无法抵御各种革命细菌的入侵。一次巨大的瘟疫使残破的社会机体受到惩罚，使周期性的人口膨胀有发展的余地。这难道和革命的破坏有什么不同吗？在这土地已经皲裂的中欧，愈靠近火山，上述现象表现得愈不

折不扣。

可是，阿霞虽然是熔岩的一条支流，却并不设法回到岩流中去。她不管自己遭遇到什么事，她的倾向使她回到西方去。真的回西方吗？还是回到西方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点，某一块吸铁石上去？她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人们需要自卫的只是那对自己有威胁的、对自己执着不放的事物。想起来徒然使她恼怒。她的灵魂和身体还没有恢复到完全为自己所有。另外有一种血液混在她的血液中。她不能够从中解脱出来。她不得不承认这些令人气恼的事实。她的战友们间接地要她报告她因职务而听到的秘密商谈，她本来可以毫无顾虑地向他们报告，因为她对敌人不必用道德上的考虑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然而她不可能向他们报告，有一只手，一个制动器，卡住了她的喉咙。她想不理这些，她尥蹶子。那个制动器，那只手逼她向后退。她啃咬它们。她完全认识谁用骄傲的顾虑使她套上缰绳，谁迫使她嘴里衔着小铁棍，嘴都磨出血了。她在舌头上咀嚼铁的味道……啊！如果她也能够嚼他的舌头。她找不到那个人的舌头，只好嚼她自己的舌头，带着怒火和快感，就好比嚼对方的舌头一样。

她并不是一个能长时期欺骗自己的女人。她能看清她不愿意看的一切。这个她仇恨而且抛弃了的玛克原来一直抓住她不放？他有什么优点，使她不能脱离他？她有二十次机会可以找到代替这位伴侣的人。没有任何可以拦阻的理由……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到最后一分钟，另一个人（不，不，不是另一个！而是唯一的一个）出来干预。为什么唯一的一个？从前他并不是唯一的，为什么后来他成了唯一的？她反抗这种

想法，她咒骂这个人，她把他脱得精光，为的是贬低他的价值，好比在市场上被购买者在腰身上摸摸有肉没有的一只瘦兔子。他长得丑，瘦得皮包骨头，脾气软弱而猛烈，温柔而粗暴；又是疯狂的火焰，时灭时旺，枕席之间的庸才，然而充满激情，一个不起眼的猎物……

"瞧这儿，你们的野兔，谁要谁拿！…… 我把它扔在你们面前……"

刚刚扔过来……她就喊道："给我！我留下它……"

但是她并不理解为什么让他来把她管住，纠缠她。她接受了，她和他订了约会，为了不再受他的迷惑："你在榆树荫里等着我！"① 她可不去见他……只有一个人快要胜利了，那人就是若望-卡西弥。她遇见了此人，此人在厚颜无耻地追求她。因为在她眼中，卡西弥可以做玛克假的alter ego②。而他，这个盗贼，他想劫掠玛克的老窝，也许他心里也在恨玛克。可是，她一明白（不用多长时间）之后，就用发怒的眼色盯着他，她恨自己，同时用鄙视的心情仇恨他，就好象恨自己鞋上的泥巴。

"玛克！我的玛克！为了躲避你，我反而在寻找你，用这些可耻的花招有什么用呢！可是，你有什么可以抓住我不放的呢？啊！你有这点：不论你怎么样，你是我的！"

她心中诉说上面这段独白时，正在参加她老板——一个大工业联合组织的代表的商谈会，她正在用速记记下会上的

---

① 你在榆树荫里等着我，法国俗谚，意为"故意作弄人"。与人约会而不赴约，让人空等。

② alter ego，拉丁语，意思是"另一个自己"。

讨论。玛克，她的玛克，扑到她身上。他用长翅膀，用他消瘦的四肢，盖在她身上。

“我的瘦家伙！我的丑鸟儿！我的没有脊梁肉的野兔！全身是骨头架子，大腿象柱子，膝盖象木桩，结实的双手，温软而发烫，把人皮肤碰得青肿…… 还有你的狂怒，你的弱点，一忽儿象孩子，一忽儿象暴君；你的抚摸，你的蛮横，你的心神不宁，纠缠得别人不得平静，鞭打别人，接着你不安地等待我对你说一句温柔的话来安慰你，你寻找我的乳房，咬我的奶头，或者吮吸它们…… 小野兽！亲爱的！…… 我已经报复了……可是还不够！…… 再咬我一口吧！使劲咬！…… 啊！我是多么想使你喊叫起来！……”

她不知不觉地把这些全写下来。她发现这些话都已经速记了，夹在煤炭和钢铁的帐目之中。她差一点没有把这些画出来，放大的(缩小的)，连带一切细节。她清醒过来，重新看见这些鬼画符式的篇页时，她目瞪口呆了，于是咬紧嘴唇，在肚里笑得不亦乐乎。她心里说：“玛克，我的玛克！啊！何苦再继续骗我自己！我在欺骗大家，除了我自己……”

现在，她必须承认，她爱玛克的一切，甚至是而且尤其是玛克最伤害她的举动。现在，当她把他和眼前这些人的、用污泥和唾沫拧成的卑劣的灵魂相比时，他那骄傲的固执，他的即使没有行动、没有目标的独立不羁，甚至他的狠心，在她眼中全是美好的、健康的、可取的，甚至值得和他顶撞，直至碰得头破血流。“我非要他不可！我愿意要他。但是，万一他不要我了呢？…… 更多了一个要他的理由！有好戏可瞧！我才不顾他的意志呢……可是万一已经太晚了呢？万一他已经另外成

家了呢？那好，我叫他拆散！……”

尽管这么说，她并不放心。她已经没有玛克的一点消息。她好不容易盼到安乃德给她写来的信，信中光谈安乃德自己，还有孩子，就不提她所想念的那个人的名字和消息。她又不好意思问安乃德。

卡西弥为了报复（他并不重视这种报复），很阴险地将一张《巴黎回声报》给阿霞看。关于小白鸽投塞纳河遇救的事件，报上的报导对知情人暗示，小白鸽不是被卡律布狄斯旋风卷落到斯库拉礁石上的，而是从一个姓李维埃的人手中，落到另一个李维埃① 手中。阿霞明白了影射的事实，气得用指甲抓自己的手心，她说："肮脏的女戏子！……"

如果她阿霞在圣米歇尔桥上，她很可能把投水者的嘴按在水下，说："啊！你不是要演戏吗？演你的角色吧！……"

阿霞回到巴黎。若干天以来，她一直犹豫不决。白天把行李捆好，晚上又打开。最后听到了这消息，使她下了决心。她上了火车。她必须和玛克更靠近些，即使看不见他。问题丝毫不在于缴械投降！在回巴黎的火车上，她用加倍的敌意，重新顽固地考虑了她和玛克的纠纷。她承认残酷地伤害了玛克。她过去接受了和他结婚，完全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知道他期待于她的是什么，希望为他保存的是什么。不论她怎么想，她下了决心准备在他们共同生活中，光明磊落地把自己局限在她丈夫的道德和社会的限度之中。如果玛克在痛苦与忿怒的第一个冲动中，打了她，甚至杀了她，她也接受。她已经准

① 前一个"李维埃"指玛克。另一个"李维埃"指塞纳河，因为"李维埃"这个字法语原意是河流。

备好："这都是干这一行难免的风险"，就如那位遇刺的国王临终时所说①。人们不应当逃避自己所干的事的后果。但是她不能忍受他对她的侮辱和鄙视。不但她对公道的意识因此而受损伤，她的自尊心也同样受伤。她看不见（也许她看见的）玛克对她的热情总是和他对她的鄙视同样猛烈，这种鄙视来自他的绝望的热情。她能忍受玛克的一切，就是不能忍受鄙视。就在这一时刻，在轰隆轰隆前进的火车中，她血液的轰隆声比车声更响。她反复说："我永远不饶恕他。"

她和安乃德以及孩子重新见面。婆媳二人什么都谈，就是不提玛克。安乃德小心在意，不和阿霞谈玛克，必须让那个脾气极坏的人先提起玛克。而阿霞宁肯打断牙齿也不愿开口提玛克的名字。可是她常常到安乃德家来，也寻找拙劣的借口为了下次再来看安乃德。她在等待，她们两人都在等待，窥视着对方的嘴唇。一直到有一天瓦尼亚开口了，他并没有理由不提起玛克，而且也许是安乃德教他说的，他翘着鼻子，从容不迫地问他母亲："你什么时候回来和爸爸睡觉？"

阿霞脸刷地变白，一会儿又变得通红了。她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毛发倒竖，双眉紧蹙，走了。可是在楼梯上，她笑了起来："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这只小猴子！"

接着，她想可能是安乃德教他说的。为了惩罚安乃德，阿霞强迫自己在整整一个月内，不再来看她。在第一个星期内，她坚持住了。可是第一个星期以后，她天天来看安乃德。

---

① 传说意大利国王洪佩尔特一世(Humbert Ier,1844—1900)，曾遇刺而幸免于难。事后他洒脱地说："这不算什么，干我们这一行都不免冒这样的风险。"可是一九〇〇年，他终于遇刺身亡。

不过决心不让步。

玛克也同样地固执。他很愿意和他母亲谈得更推心置腹些。两人促膝谈心，他忧郁地回顾过去，他不怕承认一些倒楣的经历，不是别人的事，而是关于他自己的，他的错误和造成了不可挽救的局面。他们有漫长的对话，间隔着漫长的沉默。母子之间温柔、辛酸、嘲讽和超脱地谈爱情疯狂，爱情要求独占另一个人，爱情的专制的苛求，爱情的暴烈和孩子式的狂怒，它的凶恶的嫉妒。多么可笑，多么可怜。安乃德端详他儿子更加瘦削了的脸和未老先衰的面容，眼睛周围新添的细微皱纹，嘴边的褶痕不这么含怒了，可是显得疲惫。安乃德心里难过。可是她知道只有阿喀琉斯的长矛才能治愈它所刺伤的人。要抓住这把长矛，两个敌人伸手就行。然而这两个疯子拒绝伸手。安乃德确信这两人是相爱的，他们互相需要，可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先表示。他们只愿意互相损害。

可是他俩已经精疲力竭，再不见面，谁都支持不住了。玛克知道阿霞已经回到巴黎。安乃德通知了双方，哪一天什么时间，她分别接待他们，这位善良的老妈妈说这是为了避免两人互相碰见而难堪。这些日子，他们双方都躲在安乃德住处附近，缺乏诚意地设法窥视对方，不让对方发现自己。最可笑的是在玩这种捉迷藏游戏时，两人都以为对方不知道。每一次，两人在街上都躲藏在一家大店铺的角落里，两人都在窥视对方的侧影，各人的心在胸中疾跳，他们差一点要互相扑在对方怀中，或者各自瘫软地倒在地上，他们的腿都发软了，身上一阵热，一阵冷。末了，各自回到寓所，精疲力尽，好象血都流光了，嘴里发干。这样一来，这一天就算完蛋了……

这种情况是不能持久的。解决的时刻必须到来。

这天，玛克在他母亲家里。安乃德终于决定建议两人设法接近一次。可是玛克干脆拒绝了。而且他粗暴地不让这种话再说下去。阿霞在安乃德住所的对面，人行道上，在窥视；她躲在一辆卡车后面，等待玛克出来。可是他老不出来。她支持不下去了。她穿过马路，进入对面的房子。她只是想靠近一点。她在楼梯下边等待，支着耳朵听着。她准备听到五层楼上安乃德的门打开时，她就出去。门打开了，可是她上楼了。并不是她有意要上楼，而是她的两条腿抬着她往上走。她象一个梦游者一样，不假思索地往楼上走。脑子里已经没有一点思索的痕迹。可是听觉加倍敏锐，象一只共鸣箱，下楼来的那个人的脚步声被放大了。两人在半道上见面了。阿霞正登上三层楼的楼梯口。玛克正从三四档楼梯以上一个很陡的拐弯处走下来。他们的血液停止流通了，可是两人象机器一般的脚步并未停止。阿霞在慌乱中，没有停顿一下，继续走上那个窄狭的螺旋式的楼梯，那里只能勉强让两人擦肩而过。他们走过去了，身体僵直，互不注视，轻轻擦过，差一点要滑倒。玛克紧靠着墙，阿霞几乎悬在栏干上。他停止了呼吸。她闭着嘴，用鼻子出气……

他们走过去了…… 现在玛克在楼梯口上。他俩一下子同时转过身来。他们互相扑向对方……玛克抱住阿霞的胯骨下边，她比他站得高两三档楼梯。他的面部正在她的腹部的高度。他把脸埋藏在她的肚子上，这个不忠贞的肚子，这个神圣的肚子，他的安乐窝，失去了又重新找到的安乐窝！阿霞没有站稳，从楼梯上滑下来，在楼梯口又站住，嘴对着嘴：所有的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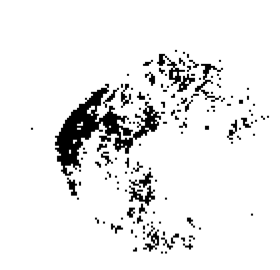
坝全炸开了……

邻人听见了阿霞从楼梯滑下来的声音，下一层楼有一扇门打开了。他俩放开了拥抱。他们怎么办？到哪儿去找藏身处，去消失在那里，消失在重新找到的欢乐深渊中。到他那儿去？到她那儿去？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他们简直不可能到街上密密的行人群中去挤。他们不愿让他们的爱情淹没在人潮之中……只有一个出路：他们向楼上逃窜，一直到五层楼上的那扇门！

安乃德出来开门。她发现那两人紧紧地手抓着手，你瞧我，我瞧你，瞧个不够，如同拉斐尔在特朗斯代维所画的情人。安乃德几乎没有惊异的表示。她幸福地笑着，躲到一边去了。他们直奔内室。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幸福的人民是没什么可以记录的……”安乃德把她的卧室的门关上，让他们两人在里边过了整整一夜。

母亲在邻室，坐在孙子的床边。她和孩子在窃窃私语。孩子很惊讶，既好奇，又高兴，太懂事了。他笑着睡着了，小手抓着祖母的手指……

在夜里，安乃德卫护着受伤的幸福，爱情在吻所受的创伤，浪子回头了，女儿也一样。他们都回来了。她让他们住在隔壁，紧挨着墙这边她的床。母亲把她的一双幸福的手按在肚子上。在她的肚子里，有她的两个孩子。



第 二 部

弗洛仑斯[1]的五月

他抱住她，在她甜蜜的嘴唇上亲了她，压在他的心胸上紧紧地搂着她。两人在床上躺了一小会儿，再说别的事他们也干了点儿…… 行啦，够啦，我不讲下去了……

就是这样，黑辫子阿霞把《黑辫子玛丽》的民间故事一遍一遍讲给瓦尼亚听。

可是这个月亮不象第一次蜜月。这已经不是花的蜜月，春天的蜜月。而是秋季的蜜月（虽然他们还是那么年轻！），松树的蜜月，辛辣的芳香，略带暗影的金黄色。经历过痛苦而成熟的爱情，是最热烈的爱情。这种爱情不再由于放肆的游戏而浪费精力。它只需要亲爱的人在身边，靠近自己。它不倦地抚摸这个窄窄的身体，用全部官能感觉，用生命给我们的一切。这身体给我们画出轮廓，也给我们划清界限，但没有将我们全部都包含在内……"亲爱的人，亲爱的人，这真的是你

---

① 弗洛仑斯，意大利原文音译是"菲仑采"，旧译"佛罗伦萨"，既非意大利语，又非法语译音，故不采用，而按照罗曼·罗兰采用的法语习惯译音，译为"弗洛仑斯"。（至于"菲仑采"，我国五四后有个别文人译为"翡冷翠"，一味追求香艳，似雅而实俗，故亦不采用。）

吗？……”

阿芒蒂多，阿芒蒂多，
我的情妇，我的情妇，
你的睫毛使我瞧不清你的眼睛！①

于是他俩精疲力尽地倒卧在床上……

你抓紧我，我也抓紧你的爱情，
好比蜥蜴抓紧墙壁。②

蜥蜴睡着了，眼睛张着…… 眼睛看不见，眼睛在吸饮日光。看见的是贴在墙上的温暖的肚子，伸展着的整个身体……“你？你在那儿吗？……”

他们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无边无际的困倦，几个世纪积累的疲劳要求好好休息，谁想到有那么多的不眠之夜需要补偿？过流放生活的几个月中，远离他们的本土，即使他们自以为睡着了，他们也在痛苦与挣扎中累得精疲力竭，加上无可挽回的懊悔折磨着他们…… 如今他们团聚了，破镜重圆，他们连重新互相占有的力量都没有了，他们感觉到对方在自己身边，互相偎倚，这就足够了。

“我睡，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我睡……”

阿霞睡着了，她睡着了……她永远睡不够……

* * *

当他们开始苏醒——（一阵阵地苏醒，两人从不同时醒

① 西班牙民间歌谣。——作者原注

② 西班牙民间歌谣。——作者原注

来）——，醒过来的一个，就静看在旁睡着的那个人。如同普赛克①一样，先醒来的人高举灯烛，细看睡着的爱人的身体和面孔，如同一本记录受伤的爱情的书。在睡眠中，这本书泄漏自己的秘密。在他们分离的几个月中，痛苦和忿恨的指甲在他们本来互相认识的脸上留下伤痕，所以互相不认识了。当他们发现这个秘密时，他们不禁为之心悸肉跳。脸还是从前的脸，可是已经是另一张脸了…… 有什么变化？…… 当那个不睡觉而在观察的人把另一个睡着的人的面孔作镜子，由于反射，瞧见了他自己的面孔时，发现自己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有什么变化？在他俩身上，完成一次深深的耕耘工作。犁铧经过之处，作物成长了。

第一批作物，第一批麦子就是另一种爱情。昨天的爱情已经焚烧。另一种爱情产生了。一种由感激和献身的激情形成的爱情。因为他们用痛苦作为代价，体验到他俩相互之间是多么需要，一个人如果没有另一个，就没法活下去。使他们两人互相顶撞的骄傲已经粉碎。骄傲被砸碎了，这是多大的幸福！他们两人的心与心之间，门打开了。

"我是你的住宅。住在我里边吧！如果你不把我充满，我就成了荒废的空室。正如高尔基所说，爱一个活生生的人，呵！这是多么奇妙！为什么我爱这个人？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我爱的是这个人。而他的爱情使我从死人堆中再生…… 可是我呢，我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受难！……"（阿霞俯伏在玛克睡着的身体上，她吻玛克胸部和腰部的侧面长

① 普赛克（Psyché），一译普绪喀，希腊神话中的人类灵魂化身，以少女形象出现。她为了看清情人的面貌，趁他睡着，点燃了一支蜡烛照他。

枪刺伤的痕迹……）“但愿从今以后，我永远不再让他痛苦！……”

在玛克醒过来的眼睛中，阿霞看清了他也同样地担心，怕使对方为他痛苦；同样温情脉脉的关注。两个人都受过伤，两个人对亲爱的人皮肤上稍有颤动立刻就感觉到。这类千百种不易察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互相关注，从灵魂深处得到改造。双方都暗中努力使对方满意。为了避免和对方的本性抵触，各人都抑制自己本性的倾向。他们产生了一种相互谦让的感情，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我比你有理。不如承认我对不起你。阿霞不再设法使玛克超越他能力的限度，也不过早地催促他前进。在这破镜重圆的日子里，她享受欢乐。她使自己步伐的节奏和朋友的步伐协调。她只要知道两人在一同行进就满意了。“按你的步子走！不要着急！我跟你在一起，我们有时间！”

即使玛克不去勉强他的本性，不能达到在阿霞看来是很自然的目的，阿霞不再坚持不等玛克而自己先达到目的。她的第一件工作，第一个义务和她的幸福（她的心现在这样觉得）在于帮助她所爱的人实现他的本性。他是她的孩子，她的真正的孩子，比她儿子更是她的孩子。她的儿子，她生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了。可是她那个大孩子，她永远把他怀在肚子里，她在孵育他，她用温情和血液改造他…… 她想起安乃德对她说过的话，那时她和玛克刚刚分离。安乃德说：“我们是母亲，我们应当怜悯我们的孩子……”

她和安乃德单独在一起时，她重提起这些话，她说：“的确是这样。即使在两人拥抱的时刻，最强烈的感情（也是最阴暗

的感情，可是今天我已经把它看清楚了）是做母亲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们身上是最高的甜蜜之感，就是把我们的大孩子，占有我们同时把自己交给我们的那个人，抱在我们怀中轻轻地摇着。”

安乃德说：“不应当把这些对他表露得太多。一个明智的母亲知道怎么照顾她孩子的自尊心，孩子自以为已经是大人。她应当学会那种高级的学问，把她自己作孩子的试验场地，让他在我们身上拙笨地施用他新生长的力量。母亲宽宏大量地忍受孩子对她不公正的行为，她甚至在其中暗暗感到乐趣。我们心爱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使他们长大成为男子汉，他们成为男子汉，要我们付出代价。这就是爱。爱，以创伤作为开始。”

阿霞说：“我的大孩子是我让他受伤的。我不是一个贤明的母亲。”

安乃德说：“头一次你不明智，以后你才能够学会做贤明的母亲。”

“按您说，贤慧的姑娘就是去年的疯姑娘？您不会闭上门不让她们进来吧？”

“我倒会对贤慧的姑娘们关门，她们拒绝把油借给人。我不是一个好的福音书传播者。”①

---

① 典出《圣经》（《福音书》），几个姑娘陪伴着新娘去迎接新郎。贤慧的姑娘们都带着灯油，可是其中几个疯姑娘忘记带灯油，灯灭了，向贤慧的姑娘们借油。后者不借，说：“我们自己的灯油也不够用。”疯姑娘们只好临时去买油。她们赶到新郎家时，已经晚了，新郎关门不让她们进去。

"对，您把您的油借给了我，我的灯又亮了。丈夫回来了。我得到了他，得到了他，而且要保留他，我不会再让人吹灭我的蜡烛……'在月光之下……'①我看守着我的灯火。"

玛克注视俯伏在他身上的小小的守卫者。他清楚地看到，她用双手卫护着重新点燃的爱情火焰。灯烛红光照亮她温柔和操心的面孔。阿霞一心一意要保护玛克的自由，一点不阻碍他的自由发展。这种心意，玛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阿霞好象准备为他牺牲她自己的信念，这使玛克深为感动。他不是会接受别人为他牺牲的人。他反而因此觉得他对阿霞负有应尽的义务。她对他的信任，使他更觉得他决不能辜负她。不能使她的期望落空。向前迈进。而且一直走到尽头。这并不是说他能够为她而牺牲自己天生的真诚。他知道（而她现在也知道），如果他由于对她的爱而背叛自己的天性，也就等于背叛阿霞。他的真诚性是他结婚时带来的财礼，两人共同生活的共同财富。必须好生守护这宗财富，但同时不能使它成为没有出息的财富，必须使这种内心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必须在山峦之间冲出一条奔流的河床。有必要解开精神上互相矛盾着的苛求之谜。解决玛克灵魂深处互相对立的规律，然后使一条更宽广的、包举一切的规律涌现出来。

正在这儿，显现了爱情的出人意料的威力。这是一种新的爱情，它使玛克在受伤之后的血液得到更新。因为，爱情在他身上剥去了盲目生活、肉体的自私自利以及想独占另一个人的疯狂所产生的狂热幻想，于是导致他自己剥去精神上的自私

① 法国民歌，小孩们最喜欢唱："月光明亮，我的朋友皮埃罗，把笔借给我，写一个字……"

自利(最致命的自私),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和某些思想上的绝对自私的观点。这种爱情帮助他从生活的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从个人的方面转移到社会的方面。在这种 Vita Nuova 的头几个月之间,正如阿霞用很自然的欢乐,为了服务于她对玛克的爱情,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与自尊。玛克在他对阿霞的爱情不知不觉的影响下,逐渐走向牺牲自己的混乱的个人主义,而在社会活动和搏斗这一手腕的控制之下屈服。她不必向他提出要求。她只要变成和他一样,他也就变成和她一样,而且他发现作为阿霞天性中最主要因素的强有力的原始本能,简直成了他自己的本能。不用说,两人思想这样密切地胶合在一起,也只在他俩身体重新结合之后第一个时期的热情高峰中才有可能。稍后,这个纽结不能不放松,恢复两人各自独立而并肩进行的内心生活,这是客观规律。可是当他俩互相渗透到内心深处、而且互相混合到各人完全成为对方、甚至比对方自己更加对方的时期,两人都保留着灵魂互相渗透的痕迹,这是永远不会消灭的。甚至两人的嘴里都含有这种互相渗透的味道。即使他们想把自己的舌头漱洗一遍(有时候,这种纠缠不清的情绪使人有发烧的感觉),他们也找不到任何一种水可以漱口。他们不得不带着痛苦(带着快感)活下去。把对方的灵魂嫁接在自己肉体上。这给人以一颗牙齿在顶撞的感觉。一颗正在长出来的牙齿,新的牙齿。好比年轻兽类,它们找一些东西来啃啮,为了磨练新牙。他们两人感到饥饿。行动的饥饿。

*　　*　　*

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异。阿霞的饥饿完全是一种乐趣，因为她是健康而且无忧无虑的："我饿了，我吃……被吃的东西活该倒楣。"可是玛克的饥饿不能使他忘记被吃者也和吃者一样，有生存的权利。一切在前进的生命都在践踏着被害者。没有一个真正新的社会不是建立在以前存在的旧社会的废墟上。而这废墟不是石块，而是有血的肉体。玛克如果想尝尝鲜血是什么味道，他只要舔舔自己的创伤就行。在强迫他的意志接受的战斗中，他由于自己的本性，站在敌我两方面：他是打击者，同时又是被打者。他加倍地感到战斗的残酷性：打人和挨打。战斗的意识观念和他自己的意识观念相抵触。这种无产阶级群众的精神，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他身上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贵族精神相抵触。他的努力都白费：他必须相信知识者以及和他合为一体的知识阶层的特权。如果他不相信这点，他会觉得一切都完了！……

玛克要想从这种情况下解脱出来，只能用苦行这种反作用来惩罚自己和他所属的派别被公认的卑鄙性，强迫自己为无产阶级艰苦地效劳，接受这种效劳所包括的战斗方式。他的起破坏作用的或一事无成的个人主义旧衣服已经褴褛不堪。他曾经在他的知识分子同伙中，目睹和接触他们的卖淫行为，那就是出卖精神自由、非暴力主义等在他心目中十分宝贵的观点。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者，大的和小的，和这些观点都有交往，这些娼妓式的意见，向他们慷慨大度和舒适的智慧提供廉价而不冒风险的官能享乐。适合于各种口味的货色一应俱全：客观主义、理想主义、唯美主义、光荣、怜悯、礼貌、德行、个人自由良心、人道……这些娼妓在多少床上打过

滚，所以她们能够适应任何形式，各种精神都和她们一拍即合。他们借此躲避和令人难堪的现实接触，躲避粗糙的手、肮脏的手以及鲜血。他们利用他们的思想观点，他们的娼妓，逃避对社会行动的责任和风险。对最优秀的一部分人中来说，这不仅是胆小懦怯、害怕流血，尤其是秘密的骄傲受挫折。严格地说，他们也很愿意为人民的事业尽力，但以不丧失他们的尊荣地位为条件，必须保留他们有领导不学无术的群众的特权，保留他们的优秀分子地位，保留他们用 ex cathedra① 的态度讲课的教授身分。虽然不敢明说，他们不接受以虚构的民主为外衣，和粗鲁无礼的无产者平起平坐，后者虽然接纳他们，但只许他们站在行列之中。遇到必要的情况，比如象在苏联那样，强迫他们和无产阶级合作，他们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很可能或者在心中，或者在事实上，阴谋建立专家们的寡头统治，包括物质的或精神方面的专家。他们大多数出身于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并不排斥他们对被他们视为没有成年的人② 采取保护者的姿态。自古以来，面对平民摆出最轻蔑、最严厉的态度者，恰好是那些出身于平民、而由于他们的灵活性或由于他们的铁腕爬到上层的人。在旧制度下的那些管家们是特权阶级的看门狗。今天，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看门狗。玛克把他们彻底观察了一遍。什么东西帮助他看清他们脑后的思想，那就是他自己脑后有相同的思想。他需要铲除这种思想。这也是为什么

① ex cathedra，拉丁语，意为“高高在上的、用教训的口吻说话”。

② 没有成年的人，原文是 mineurs 这词，指“没有成年的孩子，在法律上还没有自主权的人”，

他用最大的精力和他们作斗争的理由，因为在他们身上，他发现他自己，他的一个"自我"，一个被他否认了的"自我"，一个他正在与之搏斗的"自我"。

在他自己和自己狂热斗争的一个夜间，人们自己舍弃特权的那样一个八月四日①的夜间，玛克把自己从个人自由中解放了出来，强迫自己为准备革新社会秩序的群众行动效力。但是他思想中不明确他将在战斗行列中承担什么职位。他不能超过牺牲这个概念。对暴力这个概念他有抵触。他反对自己本能的激烈行动，使他狠狠地克制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由于同样的作用，他的思想拒绝对自己使用暴力，正因为他的气质非常倾向于这种暴力。根据经验，他知道如果一旦把脚踏在那里，他可能就淹死在那里。而且他有一定的理由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情况是和他自己一样的。暴力是一种烈酒，许多人喝了都受不了。只喝一杯，足够使人丧失对理性的控制。然而今天的欧洲却不能没有暴力而行事。欧洲习惯于喝这种酒精，由来已久，不止几个世纪了。有什么办法治愈它这种疾病呢？说空话是不起作用的。只能用实际行动作为榜样。那就是牺牲。然而是为了战斗的命令而牺牲。

这样的决心要向最英勇最纯洁的毅力发出号召。可是这里边缺少光亮的色调，缺少欢乐——唯一能给行动罩上一道光圈的欢乐。这种自我净化，自我牺牲，舍弃一切的巨大努力，给这个青年人包上一层秘密的忧郁色彩。他不对阿霞透

---

①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夜间，立宪大会连夜开会，决定取消封建贵族的某些特权。而这个决定的建议是由几个贵族人士主动提出的。

露忧郁的心情，阿霞一点也没有注意这件事。因为阿霞的天性虽然本质上也许同样复杂，可是皮肤却不象玛克那样脆薄，她对行动没有这么多思前想后的顾虑。她尊重玛克脑子里的那些使他心神不宁的问题，可是她让玛克独自去解决这些问题。只要她预先接受他决定的行动路线就行了。爱情使她对玛克充满信任。可是他必须选择，必须行动！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女人身上，一切都是行动，包括爱情在内。她是一株朝向太阳的树，前进中的生命，滔滔不绝的日子。让我们战胜时间！一天接一天，我们获得时间！这已经不是自我反省的季节。

如果玛克要把他思想上的争论对另一个妇女去诉说，他只好找他母亲。她本人已经半个身子从行动中钻了出来，只是从膝盖到脚底还浸在行动中，她能够理解儿子悲剧的二重性。她看见他一直是那么热爱生活，但已经不是那么轻信这个生活；他一边拥抱生活，一边在判断生活。他的全部火焰向上升起，通过生活，向着未来，向着一个他看不见的彼岸，然而他在寻求这一彼岸，好比一条盲目的蛇在伸展。儿子对母亲很少谈论这个秘密的生活。他们只是在互相接触时，有所领会。这样，他们的血液树立在同样的温度上，并且达到共同的均衡。他们之间不完整的讨论，主要收获就在于此。因为安乃德很能看清她儿子身上的一切，但是她不能替他看清彼岸。她没有能力劝导他应当干什么。

玛克就这样处于两个爱他的妇女之间，但是她们不能帮助他走路，除非和他一同走，无论他走向何处，她们准备陪伴他同行。但是她们不能，或者不愿对他说：“就在这儿！”她们

在等他对她们说这句话。他觉得这样是正确的。他是男子汉。但是，同时为她们两人着想，又要为他自己着想，毫不使问题简单化。三个人各有各的信念。怎样才能找到三个音节的美满协调而又充分实现三人间的和谐呢？

在等待智慧来发现实现和谐的办法，在发现之前，更贤智和更敏感的本能使三人走向这个目标。三个人的本性秘密交流，在阿霞方面，传达给玛克的是她的火热精力和大刀阔斧的行动，安乃德给玛克的是宁静的额头，它掌握着行动闸门。他贡献给两位妇女的牢固的一点，是使她们的藤能往上攀附的一棵树。他将她们两人结合为一体。

* * *

他们在分散生活的几个月中所获的经验，可以互相对证。阿霞在中欧获得的经验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她的职位需要听人说话①，所以“大神们的秘密”她也乘人不备听到一些。安乃德在和狄蒙的亲密关系中获得的消息，正可以补充阿霞的经验。她们两人的见闻，证实了玛克象流浪的狗似的在巴黎街上奔走时获得的一些直觉和忧虑。

很明显，欧洲和世界已经落入硕大无朋的工业或金融力量的魔爪之中，这些力量在操纵一切国家，民主国家或法西斯国家，一切对他们都有用：巴尔干的君主们，出卖自己同时出卖人民的亲王们。那些condottieri，那些眼睛瞪大得象两管手枪对准你似的 duci，鼓吹战争与大屠杀②之风的血盆大口，要

① 她的职业需要听人说话，因为她是速记兼打字员。

② 大屠杀，指沙皇俄国时代屠杀犹太人。

匕首、大棒或蓖麻的英雄，要不就是一七八九年的不朽原则的崇高的缔造者们。这些过分烂熟的梨，以及议会中要的律师把戏——希特勒、霍尔蒂①、墨索里尼或者毕苏斯基②——，还有（为什么不呢？）巴黎、布拉格、伦敦、日内瓦或华盛顿的高音喇叭。一切全可以利用，盗匪行径和理想主义，高尚的天真和下流无耻，只要肯出代价就行：荣誉、金钱或者罪行。各种趣味都能满足。最天真的人和最狡猾的人都会上当。一只手指夹在轮辊传动系统中，整只野兽就被卷进去了。对虚荣心的恭维，表现友谊而常常送点小礼物，都起了诱饵的作用，最后，恐惧使被诱惑者束手就缚。大鱼已经上钩了。

如果没有两个条件，胜利的局面本来已经决定。首先，主宰世界的大亨们必须对如何分割世界达成协议。其次，他们必须达成协议，如何对付唯一的一个够分量的敌人，正在准备对世界进行反攻的苏联，在钢铁的城垣里边，浓烟滚滚，苏联正在以庞大的计划武装自己。这些条件是起码的条件。一个孩子都可能理解。可是这些金钱与商务的巨人，四肢发达，遍身肥肉，正如狄蒙曾经说过，他们的脑子太小了。他们近视而充血的大眼睛，不能从他们互相对立的激情中，从他们的虚荣中，从他们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以及眼前利益中解脱出来。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无法联合起来对付敌人。这些收买世界的人，自己被人收买了，为了一块从别人那里偷来的糕饼，为了

① 霍尔蒂（Nicolas Horthy,1868—1957），一九二〇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颠覆后匈牙利的统治者（1920—1944）。

② 毕苏斯基（Joseph Pilsudski,1867—1935），波兰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总统。

和明智的敌人签订一张对他们有利、而让他们的竞争者吃亏的合同，他们互相叛卖。就这样，他们让庞大的无产阶级工厂发展起来，而这工厂为了消灭他们而日夜铸造武器。

可是到十一点钟（甚至到了十一点一刻），他们终于感到那工厂的阴影在他们身上伸展。于是他们想联合起来，结成神圣同盟。他们所有的号角，所有教堂里的钟声都一齐轰鸣，号召成立这种同盟。可是已经太晚了！大地在颤抖。头几下震动就使资本主义的巨大墙垣上出现裂纹。施廷内斯①、狄蒙、勒文斯坦，等等，几根粗壮的台柱子突然倒塌，剩下的那些最强有力的人应当团结成为一个整体。阿霞曾参加过法德两国的大工业集团和法西斯试图集合起来的谈判。另一些触角越过海洋，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不列颠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探索，为了重新胶合Oktopus②。它们把待价而估的bravi③，和意大利以及巴尔干无所不为的法西斯粘合在一起。在每个角落里，一群群的奸细和寻衅挑战的特务象绿苍蝇似的乱钻乱挤。法国在它的国土上豢养着一支雇佣的白军，机关枪的靶子，这支军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这儿或那儿，在国内或国外。在巴黎、伦敦、莫斯科之间，通过布拉格、里加和华沙，特务们不断来来往往，他们偷偷地混入苏联，为了破坏或解体正在进行中的工程，煽动工人起来造反，给将要入侵的军车开辟道路。那些白军的将军和荷兰石油大王在六个月之前已经愚蠢地呱啦呱啦在大吹大擂。

---

① 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1870—1942)，德国工业家。

② Oktopus，希腊语音译，意思是"八足大章鱼"。

③ bravi，意大利语，意思是"恶棍凶手们"。

西方的"自由主义"听之任之。心怀怨愤的各派社会主义，由于共产主义的叫嚣和毫不留情的笔战而积怨极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一种恰好发生的重听症使他们免于出来干涉。然而必须强迫他们听见！左翼各党派的知识分子也一样，他们肥胖而平静，面对一个新世界被扼杀的事实，不愿显出漠不关心，但更不愿为保卫这个新世界而连累自己。他们是聋子，他们象巴特兰律师① 中的牧羊人一样，只会喊"咩！……"

"你等着吧！我要摇醒你！S.O.S.的急救呼号在狂吼，最后要震破你的耳膜……"

可是发出呼号的机器装在什么地方？

在法国，玛克是最先组织保卫苏联的战斗队成员之一，和他一起战斗的几个小伙子一点也不怕冒风险（他们只能在战斗中丧失一切，而得不到任何好处）。阿霞一点也没有怂恿玛克去干。她生活在那里，而且被玛克爱着就行了。因为他吸取她的思想，正和吸取她衣衫上的气味一样。在两个一同过夜的伴侣之间，思想要被对方吸取，必须表现为一朵没有香味的花。从阿霞的花园里发散出来的槐花香味是热呼呼的。她太机灵，不至于使玛克发现他身上的汗毛濡染着她的思想。她仿佛在跟随玛克。总而言之，他俩走的一条路线，走向他们真正的目标和正确的行动，这是一切充实的生活成熟的表现。这是他们特有的发展路线。这条路线和走向必要的革命的

---

① 十五世纪法国无名作者的闹剧《巴特兰律师》。呢料商人吉约姆的牧羊人偷宰羊以果腹，被主人控告于法庭。审判之日，牧人的辩护律师巴特兰嘱咐牧人回答法官的审问时，只说"咩！……"，不说别的话。结果牧羊人被认为是白痴而开释。

时代路线汇合在一起。当大地发生巨大的褶皱，小小的溪流跟江河沿着同一斜坡流下来，把它们的水都混合在一起。安乃德虽因她的年龄但因努力思考，也到达坡下，那里水流较缓，但她也在同一路线上进军，反映着更平静的天空，向同一方向迈进。

玛克在他的年迈的老板的书籍装订店里，得到老板帮助，装了一架小小的印刷机，从那儿不定时地印发他自己撰写的唤醒群众、关于社会斗争的小册子，马克思、列宁和国际行动大师们著作的译文，资料小册、号召和论战，等等。不用说，阿霞是他的俄语和德语的翻译者；有时安乃德替他翻译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资料。可是安乃德对这种工作不大热心。她的翻译拖延时间，如果是关于经济或社会理论方面的书籍，尤其如此。她和瓦尼亚这个孩子一同逃学。自从孩子的母亲回来之后，安乃德一直把孩子留在她身边。她年纪渐老，恢复了爱梦想的习惯。人们瞧见她在游荡，好象一个小学生，她面对书籍和作业本，心不在焉地出神。人们只好提醒她："喂！睡虫！你就这样看守我们的牧场吗？"

阿霞喜欢冲撞她。安乃德也不是不乐意被冲撞。她慢腾腾地回到牧场上来。心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她跟谁也不讲，虽然阿霞逗她玩，问她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她那两匹小马驹奔跑不停的忙禄，使她觉得好玩。她从不设法去让他们放慢脚步。

她给他们打开另一些场地。她的古老的自由主义，而她关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记忆，使她更痛切地感到在拉丁系统各国法西斯的狂暴。在那些国家，她保留着若干友谊的联

系。她协助她儿子将他的小书店变成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流亡者的联系中心之一。他们带着他们的朋友来，这些人手中没有什么钱，可是口中倒勇于争论。很不容易让他们赞成共产主义。即使在他们之间，意见也很不一致。他们尽心竭力地想重建被大战炸毁的民主大厦，而革命与反革命同时在炮击这座大厦。他们处于双重流放的处境，既被他们的祖国流放，又被时代流放。安乃德理解他们，她自己已经放弃她和同辈人都喜爱而信仰过的很多东西，放弃她年轻时代的各种理想，她眼看这些理想和她自己同时老化，而且被另一辈年轻人的理想所取代（这是生命的规律），于是她成了自由的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中间人。她努力使双方互相尊重：对一方，她要求他们尊重产生于巴士底狱①废墟中的古老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处于正在泯灭中的伟大性；对另一方，她要求人们尊重世界的新生，无产阶级革命的英勇的唯物主义。她不是那种为了在学校里学到的词语操心的人，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革命之火自己愿用什么名称，随它便。全部问题在于这一火焰得燃烧旺盛。

玛克和母亲一样，倾向于同情意大利的fuorusciti②。他们与时代隔离的悲剧和玛克有亲切的联系，虽然他的经过思考的意志，不让自己和他们混在一起。他成了他们的捍卫者。阿霞发现她的堂吉诃德在保卫一个已经失败了的事业。可是她给自己订了一条章程：决不妨碍她那位骑士③骑着他的罗希

① 巴士底狱，此处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fuorusciti，意大利语，意思是"流亡者"。

③ 骑士，指堂吉诃德。

南特①。而且她喜欢(并非不带点嘲笑之意)这位骑士的长腿和他那杆长矛的冲刺。这种冲刺使玛克赢得荣誉：流放者们对他的感激以及引起在法国的法西斯特务的注意。(玛克宁愿不要这种荣誉)。玛克的小书店所在的一条小街平常行人稀少，现在却热闹起来。某些散步的人对街上简陋的货摊表现出奇特的兴趣，书店因而获得顾客们长时期的光顾，他们没完没了地翻阅书籍，到最后才决定买几本。玛克甚至在他家中都接待读了他的论文而大为赞赏的意大利人的来访。他们用过分激动的谢意表达猛烈的反法西斯言论，这种言语使阿霞不觉支起耳朵来听。她在走廊里替她的大孩子把门。因为他不够小心谨慎。必须提醒他，在政治问题上，在采取行动以前，最好先听，不要开口…… 那是群蝇乱飞的年月！那时，欧洲充满苍蝇。意大利O. V. R. A. ②的苍蝇在巴黎特别搅扰人。在巴黎的反法西斯意大利人经常要防范这群苍蝇。对意大利侨民来说，这不是个小的问题，它使人不得安宁。因为有些卑鄙无耻的家伙，虽然他们的好名声似乎一直是被人公认的，即使他们被认为是可靠的朋友，也会突然露出为法西斯秘密警察当猎狗的面目。他们替秘密警察找陷害的对象，并把他们推入罗网。人们发现他们的真面目时，已经太晚了。战后的下贱龌龊的社会阶层，特别在行动越轨的年轻人之中，贪利和干无耻之举的胃口大大地增加了。阿霞嗅觉灵敏，而且十之八九是不会弄错的。不止一次，她把那些企图混进玛克家中的昆虫翅膀烧掉了。她的某种口气，某种眼色，足使那些人溜走；

① 罗希南特(Rossinante)，堂吉诃德所骑之马。

② O.V.R.A.，意大利法西斯秘密警察的简称。

他们不敢坚持。可是，万一阿霞有一小时不在，就足使玛克抵挡不住那些利用他的骄傲和怜悯心而对他提出的要求。他毫不为难地解囊相助或对别人深信不疑。

共产主义阵营中，危险的程度并不小多少。战争教会了各国政府利用那么多的“诚实 人”（“honnest Iago”）①，隐藏在大肚子中可耻的恶癖。他们要求养活他们的恶癖，或者（更好的办法！）让恶癖来养活他们。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才干，经过内容丰富的锻炼，善于叛卖、告密、揭发。法国民主政治的首脑们跟随着古老的神圣沙皇俄国以及政治上阴险狡诈的大师，大英帝国的支柱——Intelligence Service②的经过考验的足迹，现在以操纵从事挑衅的特务作为统治的方式。在反对派的各个阵营中，在左翼或右翼，在革命的党团以及保王派的先生们之间，公平对待，大家都分到一份。十五年来，政治警察人数有可怕的增长。以Intelligence Service作为榜样，政治警察日益成为国中之国。人们已经可以预见，早晚有一天，内阁总理为了能站稳脚跟，只好变成法国的第一名警察（或者是第二名，作为希亚布③的副手）。自由在被人拧断脖子之前，只剩下一小时的喘息时间。让我们跟玛克学习，充分利用这一小时吧！

由于玛克对当政者的攻击，他不止一次冒入狱之险。甚至

---

① honnest Iago，英语，意思是“诚实的伊阿古”。伊阿古是莎氏悲剧《奥瑟罗》中奥瑟罗的部下，为人奸诈伪善，他诱骗奥瑟罗亲手杀害了妻子苔丝德梦娜。在文学中“伊阿古”已成为“奸诈”的代名词。

② Inteuigence Service，英语，英国情报总署英文原名。

③ 希亚布（Chiappe），法国极右派政客，曾任法国警察总监（1927—1934）。

冒被暗杀之险，黑夜里，当他回家时，可能被藏在门后的专业匪徒袭击。可是这些匪徒没有预料到阿霞的手枪。她赶在他们前面，向着人群开枪，被她打伤的人不愿暴露自己的姓名。而且到后来，西尔薇也登上舞台，玛克和安乃德根本没听说这事。

是阿霞通知西尔薇的。这两位妇女并不相亲相爱，可是为了保卫她们的"孩子"，她俩签定了协定。西尔薇在社会各界都有朋友。在新闻界，在议会里。在巴黎，人们对时装方面、交际场上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出名妇女，承认她们享有某种特权，尤其在她们渐渐成熟的时期。对巴黎人的鼻子来说，出名的妇女和名酒一样，年岁渐长，香味更浓。西尔薇利用这种优势，加上她的尖利的舌头，通知尖塔①中的先生们，不能袭击她的外甥：那是禁区，否则留神闹成满城风雨！"人权同盟"都接到了警报。甚至洛瑞·勃里索这个老头也被推动了②！（如果玛克知道这件事，他很可能会勒死西尔薇。）

那时勃里索是司法部长，官高财旺，他是二十来个强大的金融企业公司的董事会大台柱，这种公司分享法国的政权，从全世界掠夺而得的果实也由他们分肥。勃里索一句话等于一道命令。他已到了生命的尽头，肝脏腐蚀，病入膏肓，这就使他不久以后会获得国葬的机会。他厌腻生活，然而还是那么贪婪。他肩负生活的重担，好比一个庞大空虚的巨桶。他拼命想填满这个空穴，但无济于事。他涎羡的先贤祠，这也不足以填满他生活上的空虚。先贤祠无非是石块与死亡的光荣。

① 尖塔，指巴黎的警察总署。

② 甚至洛瑞·勃里索也被推动了，见第一卷《安乃德与西尔薇》以及第三卷《母与子》。——作者原注

而他需要的是生命，人们留在身后的生命。勃里索什么也留不下，除了他那些沉闷发腻的演讲，发出死亡的臭气的演讲稿。他知道有玛克这个人存在。他多次试图把这个亲骨肉争取回来，可是遭到最令人屈辱的拒绝，而且不是直接的拒绝。玛克从来不屑给勃里索以直接对话的面子，而是通过不光彩的中间人。现在勃里索心中对玛克的感情近乎憎恨。他恨不得把玛克从他自己的思想中一笔勾销。万一玛克的生命被勾销了，谁知道勃里索不会暗暗感到轻松？可是由于西尔薇的关系，有太多的人知道他那被人否认的丢脸的父亲身分。他被自尊心所抑制，他害怕舆论在秘密监视他。除非和古罗马的布鲁图斯①一样，为了忠于国家，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杀死。(勃里索枉为修辞能手，以牺牲儿子这事作为演讲的题材，却是有点难于下咽的！)他不得不保护他的儿子，不受国家的陷害……"朕即国家……"勃里索就是那样的人。

他把事情调理了一下。总的说，他并不是坏人。他本来很愿意爱他的儿子，更愿意儿子爱他。他可以成为腐化的政客，可是在家庭生活中，正如大部分法国资产者一样，他不见得没有优良品质。如果玛克和安乃德同意接受他，也许他们对他可以起良好的作用。然而玛克和安乃德对他是冷酷无情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母子二人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对年轻男子来说，缺乏仁善心肠是十分自然的。至于妇女，哪怕是最好的妇女，在内心也有阴暗的皱褶，有不能穿透的僵硬心肠，她自己不承认心中怨愤，因为不愿意谈起这些。安乃德

① 布鲁图斯(Brutus)，古罗马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身为共和国的执政官，自己的两个儿子阴谋颠覆共和，他不惜将他们处死。

真心实意地想，她思想中已经没有洛瑞·勃里索。既然在她心目中，洛瑞已经死了，所以她并不愿意使他为难。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在潜意识中，她已把他杀了，她拒绝给他活人的形象。在不止一个人的心中，虽然憎恶罪行，却存在着自己不知道的罪行。最好、最慷慨的人心，并不是最不可怕的。这种人并不恨任何人。他们把不顺眼的人干脆取消掉。这种不动声色地消灭别人，其实还不如仇恨。即使象勃里索那样的人，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他缺少足够的个人魄力。他的仇恨和他的爱一样，是支离破碎的，是肤浅的。他发出指示，不许人惊动玛克。

玛克怎么也想不到他从父亲方面得到的好处，也想不到两位长舌妇，他的阿霞和西尔薇，成了同谋。她们故意不对他说明情况。可是这个秘密却使她们两人彼此接近了。对那个回到巢中来的不速之客，西尔薇并没有取消敌意，她把怨气收藏在抽屉里（也许遇到机会，她会把怨气重新从抽屉中拿出来）；她同意常常到小两口子的寓所中去。她说话随便，有幽默感，和阿霞恰好协调，她们两人张着嘴哈哈大笑，心里明白两人之间并没有和解，不过是暂时的坦率的停战和结盟；她们都要捍卫她们的玛克。

因此玛克继续发表和出售宣传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拥护苏联、拥护甘地等书籍和小册子…… 同时他并没有决定在不同的战斗队伍之间采取明确的立场，而是设法成为这些军队之间的纽带，以便引导这些军队（乌托邦式的美梦）达成一个联合阵线，和强大的反动力量对抗。不用说，他没有达此目的。在抵抗与不抵抗之间、自由派与暴力派之间建立起来的

唯一部队，在官方一律镇压的指示下，在沉默的笼罩下，也没有成功。没有一张报纸提到这些情况，在任何一个书报亭中，都找不到这类出版物。然而这些却并不因此而少被人阅读和偷偷地流传。在搏斗和苦难中成熟起来的玛克的辛辣火热的才干，和阿霞的凌厉攻势结合在一起，虽然她不署名，但却和玛克的精神成双配对。这一切，不用多久就争取了一批独立的公众。群众自己在给出版物做广告，由近处传到远处。这是最好的广告。它超越一切阻碍而发出火光，好比古时烽火报警，火光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这种信号触动了最远和各种不同地区的孤立的守望者。读者的信开始潮涌而来，汇来自愿的预订书的款项。安乃德看到她儿子的活动范围在扩大而感到高兴，可是不愿看到这种活动会把他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她并非不知道有危险。她一点也不希望玛克冒险。但也不愿意他逃避危险。她自己骗自己，心想危险的行动还不会明天就发生……

再说，在她身上，正如在一切天性强烈的人身上一样，有一种命定论的思想根底和意志相协调：（“我的意志就是一切应当如此。应当实现的事必定实现。”）江水滔滔，把我们卷走，我们只要掌好舵就行。舵柄、船只、流水：这就是我。但愿江流的意志得到实现！……

*　　*　　*

在目前，危险还很遥远。玛克的行动对他所在的国家来说，似乎还不足为害。他的行动保持着慷慨大度和普通情理的性质，一个民主国家的伪善性能很巧妙地和这一切相安无

事。在那时期，对玛克和他的小团体来说，问题首先在于捍卫被压迫的人和欧洲各国流亡者的权利，在自己周围形成或建立一个和国际反动派相对立的自由堡垒。享受战胜国优惠条件的法国，在若干年内，在全欧洲其他地方的贫困与焦急的情况下，还可以保持它的特权经济，不妨容许自己有这样一种奢侈品，那就是意识形态自由，反正这是不必花什么钱的。甚至它的资本帝国主义的政策，由于有这种反对派存在，在欧洲人眼中也成为正当理由，对这个民主国家的狡猾手段，这是一道屏风，在屏风背后，它在重温那种满口高尚原则但却暧昧不明的民主，同时暗中买通南斯拉夫、波兰和巴尔干的法西斯，并在法国本土津贴和支持反动派的打手和白卫军。玛克和他的朋友们只在开始攻击上述的这种谎言时，才逐渐成为敌对方面的碍事者。但是人们作出安排，使他们的出轨行动不至引起什么反响。在他们的行列中，也不缺少为暧昧不明的官方政策充当看门狗的人，他们成功地保卫了这一政策，反对那群对法国母亲不尊敬的儿子们幼稚的顽固不化，他们在反对派之间，支持了对他们有利的分裂。一小撮顽固分子人数太少，而且都是默默无闻的人，不足以造成令人不安的局面。如果对他们进行迫害，反而使他们变成有名人物。所以人们容忍他们，同时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

然而不同命运的交叉纠结将要使玛克的命运和别的一些陌生人的命运接触，那些人更富于经验，更有影响。他们将更加强玛克，同时也由于玛克而加强他们自己。

*　　*　　*

就在这些日子里，安乃德的一个老朋友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中来，而且通过她，也回到她儿子的生活中。这是一位久已失去联系、人家以为他已不在人世的老友：于里安·达维①，安乃德三十多岁时的未婚夫。现在他已经成熟了，澄清了身上的杂质。

那时，安乃德正在生病，不得不待在房中。自从她在罗马尼亚的沼泽地里感染了肺炎之后，虽然表面上好象已经痊愈，但是每年冬天她总要复发一次潜伏性感冒。这种病从表面上看，好象并不是恶性的，可是时间久了是损伤她壮健的体质的。在目前，人们只看到她这种不足为患的头痛脑热，迫使她休息半个来月也就行了。在这不得不停止一切行动的几个星期中，她有了阅读、遐想和回溯往日走过的道路的空闲，于是有机会遇到已经消逝的年月中的老同伴，他和她一样，离群独处，不和人来往。一般地说，她避开这种旧时的道路，在那里，她留下了太多的毛发：爱情、遗憾、悔恨、幻梦、折磨…… 这些毛发这儿那儿挂在荆棘上；不需要去寻找它们，它们好比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荡，挂在人的衣服上，摘都摘不掉。再说，感谢上帝，刷我们身上每天的尘土，已够我们忙的！如果还要刷掉过去的尘土，那还了得！每天有足够的事忙碌，这就够了。

可是，有时机器发生了故障，暂时停车。精神和关在轮子中的松鼠一样，继续在转圈，于是它转到后边去了。安乃德重新找到往昔的安乃德以及旧日的情人，她的忒修斯②，那个遗

① 于里安·达维，见本书第二卷《夏季》。——作者原注

② 忒修斯(Thèsée)，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克里特王弥诺斯强迫雅典人每年供献童男童女给半人半牛怪物吞食，他去克里特，进迷宫，杀死牛怪，并在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逃出迷宫，忒修斯把她带走，后又把她遗弃。

弃了阿里阿德涅的忒修斯。他就是于里安·达维。

她碰到这个名字，并非二十年来第一次。虽然她现在没有足够的空暇阅读科学出版物。(科学进步得那样迅速，如果你一个时期不读科学书刊，你跑得气喘汗流也难追上它。) 她曾经有几次在期刊上或书籍中见到这个名字，每次她总感受到一种极细微的震动。她第一个反应是转过头去不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但是紧接着有一天，她的脚步把她带到书店的橱窗前。在那儿，她的似乎满不在乎的眼神，不再犹豫了…… 她看完就走。现在，那本书的名称已经铭刻在她脑中，作者的头衔也记住了。他是法兰西书院①的教授。这是他勤奋好学的结果。安乃德的心头抽紧了一下，可是她感到满意。如果她曾爱过的人都落后了，她会感到难受。于里安在上进……

可是他朝什么方向上进？她没有设法打听。对别人谈起他？…… 不！她设想他是按照他家庭古老的传统精神，天主教的道路前进的。在战争的年月里，她过于忙于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激情，没有听见于里安在巴黎发言的被挡住的回音。而于里安也不是那种去采取任何行动而使自己的声音不至被

---

① 法兰西书院(Collège de France)，旧译法兰西公学。不恰当。这是法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由政府聘请国内最有成就和创见的学者在内讲学。没有学生。只有自由听讲者，没有考试，不计成绩，所以并不是学校。

法兰西书院成立于一五二九年，是法国文艺复兴的摇篮。它在文化学术界的革新精神的传统保留至今。它的学术地位高于一般大学。在法国文艺复兴萌芽时期创建的"法兰西书院"，在学术上一贯坚持开创与革新的基本态度，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至今。

挡的人！他太高傲，决不肯声嘶力竭去和百犬吠日的合唱争一日之短长。他不是向别人发言，他向他自己发言。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偶然的机会，安乃德听到传闻的几句于里安的话。那时她还在狄蒙那里工作，正在打字机上，打一篇论文。办公室的门敞着，狄蒙一边口授，一边和进进出出的这个人那个人说话。在这嘈杂的环境中，于里安的名字提了出来。安乃德的耳朵支起来了。狄蒙所说的有关这个“失败主义者”的话，她没有放过一句：“这个普鲁士书院①倒楣的小卒”，他“正从柏林的蓝色转变为克里姆林宫的红色”。

“我要踢他的屁股！”

安乃德手指不停地打字，一边问道：“他干了什么事？”

狄蒙，在口授两段文章之间，问道：“这管你什么事？”

她回答：“我认识他，而且我器重他。”

正和狄蒙谈话的那个人等着狄蒙向不谨慎的女秘书吼叫，他居然敢对狄蒙的判断唱反调。可是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女打字员在暴君身上的权力。狄蒙一拳把他的雪茄烟打扁在办公桌上，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啊！你认识他？啊！你器重他？这，我……”

他嘟囔了一声，把一口烟咽了下去。

“那好，我也和你一样！……”

但是他加上一句：“这可并不妨碍我要剥他的皮！”

安乃德又问一句：“他干了什么事？”

---

① 普鲁士书院，指法兰西书院，嘲骂的口吻。

"既然你认得他，你还问什么？"

她用很有分寸的语句解释，她很久以前认识他，后来见不到他了。狄蒙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她感到他在用开玩笑的目光探索她。可是就在那一会儿，他不说下去了。他用惯常的粗鲁口气，简略地对她讲，不过对那"家伙"并无咒骂之意，达维怎样在战争时期，扮演了不合时宜的和平主义者和欧洲人① 的角色；到了恢复和平之后，他却改演相反的角色了。(他有和他血肉相连的这种恶癖！)他成了用牙齿咬着刀子的那些人的律师，他是反欧洲人(狄蒙是这样评判苏联的)的辩护人。最后他说："你满足了吧？你还有什么话说？"

她答道："我说如果他赞成两个相反的命题，必然其中之一也是您赞成的。"

狄蒙扑哧笑了起来："你这样想吗？"

"不，我不这样想！"

她完全知道使他感兴趣的不是什么命题，而是实利。说得更确实些，他感兴趣的是输赢，也就是赌博。至于命题，是给那些理想主义胡涂虫，给让人在棋盘上摆弄的小卒们准备的。这么说，又何必大发雷霆斥责他们呢？……嗨！这也是赌博的一部分……

从那以后，狄蒙，当他独自和安乃德在一起时，不止一次地把这个问题摊到桌面上来讲。虽然他这样做缺乏分寸，可是他开玩笑却没有恶意。他想知道……可是，多么奇怪，这位李维埃女士，她从来不曾向最亲近的人透露过沉睡在水底的

① 欧洲人，指当时的"泛欧洲主义"者，他们主张欧洲人与欧洲人不要打仗，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她个人的秘密，但是却从容不迫地向这个匪徒①的好奇心袒露了自己。她一点也没有窘态，带着微笑，对他叙述了三十多岁时的失恋经过。语气之间并非不带一点讽刺的味道。他并不想滥用安乃德的坦率。他在这儿那儿免不了插一句讽嘲的话，不过那是友好地撞击一下。安乃德首先嘲笑自己。话虽如此，问题是严肃的，或者说，曾经是严肃的！不应用肮脏的手去接触这个问题。狄蒙粗笨的爪子没有去触动它。而且，安乃德并没有向他提出请求，于里安·达维在报上从来没有受到攻击。在默契中，他的名字总是放在一边，没有人提起来。狄蒙只满足于对安乃德说："唉！你的那个白痴真行，他居然有本事误了火车！②……你敢说不是！"

安乃德不说不是。听老板说于里安误了车，她觉得这是小小的报复…… 这么说她需要某种报复？怎么？经过十五年的彻底遗忘，多少别的激情已经填满了这个空缺，居然这段往事还留下痕迹，而且想起来还有点切肤之痛。哪个女人能够一日忘记在她的自尊心上，或者在她的感情上受过的伤？

然而别的报复，安乃德却什么也不要。这个报复已经使她满足。如果老板刚刚说的话，于里安也那样想过！呵，在一辈子想两三次…… 并不需要更多！她不愿这件遗憾的回忆成为她脚下的一根刺……话说回来，她并没有束手束脚，不寻找代替于里安的Ersatz！

"而他自己，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他本身可能就是我所寻求的，毕生寻求而没有得到的那个对象的Ersatz…… 我们各

① 这个匪徒，指狄蒙。

② 有本事误了火车，意思是指"于里安错过了和安乃德的婚姻"。

走各的路，这样反而好得多。”①

无论如何，于里安所走的道路，和安乃德的道路并没有相距太远，这一点，倒使她高兴。

* * *

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满足②！她没有做任何事，使自己接近于里安的道路。甚至也没有干任何事，为了对他的道路有更好的认识。于里安的著作，她什么也没有阅读过，直到这次生病，使她有了阅读的空闲。也许疾病也使她发低烧，有利于她回忆往日的思想。

在一种冷漠的好奇心的伪装下，安乃德通过她年轻的儿媳找了一本于里安的著作来看，接着又找了一本，最后把于里安的著作全部找来了。（“躺在床上的人，哪能不感到无聊而设法排遣！”）她在一种非常幸福的心绪不宁中过日子。阿霞看见她睡眼惺忪地打呵欠，对她说：“你睡吧，你不如索性睡一觉……”

安乃德，很听话地，闭上眼睛，享受心中的快乐。

什么东西使她这样高兴，这样感动，在那些书中全部是科学和历史，别人的眼睛在那些著作中，只看见一面没有自私打算的镜子，上面反映着客观现实的规律。安乃德看见的首先是勇往直前的精神，不象她过去所认识的摇摆不定、畏首畏尾

① 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句话是说安乃德是这样想的：“即使当时于里安同意和她结婚，她也不一定会完全满足，他不是她所寻求的最理想的对象。”

② 柏拉图式的满足，纯粹精神上的满足。

的于里安的精神。"谁不象?"他象！可不是这样！她自己早已在于里安身上察觉，在颤抖下面，潜藏着思想静默的冲动，趋向英雄的真理。她用翅膀孵育了这些冲动。现在她重新认识它们，她的那些雏鸡！它们是属于他，也属于她的。他们一同用嘴喙把蛋壳啄破。真正的于里安。

"我的于里安…… 这就是他！他产生了！……从谁的肚子里产生的？从我的肚子里，从我的肚子里产生的！我十月怀胎，生育了他。他是我的爱情和痛苦的结晶。我重新认识了他，重新认识了自己……"

她怎么会不认得呢？有若干次，说某些话的就是她自己。她什么时候对他说的那些话，她可以回想起来…… 过了十五年，他竟可能重述她的话！…… 常常不是完整的语句，然而意义却比语句大到不可衡量。那是他自己的音调，他所说的是他自己的话，不过他是借她的嘴说出来。他的嘴唇上还剩有她的嘴上的味道……

安乃德成天躺在床上不动，闭着眼睛，沉浸在感激的欢乐中。

"亲爱的于里安！……"

难道这里边没有大量的骄傲，而且通过骄傲，有许多幻想？…… 幻想？不，她确实知道没有幻想。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但她是知道的。别人不能骗她。至于骄傲，她不说没有。那倒是真的，她骄傲。有一点骄傲…… 而且很骄傲？

"也许比我承认的要多些！真的，骄傲的情绪，我是有的，在我的一切行动中，在内心深处，即使在我自以为完全解脱个人思想的时候，当我愿意这样，我对自己说：'终于！对我自己

来说，我已经死了……'可是我没有死。老大姐还活着呢……而且活得多么有劲！瞧她多么不放松应当属于她的一份！她的于里安…… 说起来，十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离开他！可是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于里安长大了，但这没有用，长大了也仍然是她的于里安。她并不想和他比高矮。她觉得于里安的思想已大大超过她。她远远地跟着他走，直到走到某一块路标。过了这块路标，她跟不上他了，她承认这点。十五年来，科学的进步和于里安本人都远远地超过她，必须用很长的时间才能追上。然而她的骄傲情绪仍旧不认输。他走得那么远了，长得那么高大了，她的孩子！

她梦想假如她和于里安在一起，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她钻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一连几小时地想，她心里充满温情、惆怅和好玩的情绪，在梦想中，她拆散了并且重建了自己的生活……

梦作够了！她的病也痊愈了……"浮生一梦……"也许……可是在这场梦中，面包不会自动地跑到你嘴里来，如果你不劳动的话……她跳下床来。工作！

"我的小于里安，我们会再见面的，当我们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但是明天还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她不再去想这些了。可是玛克对她说："你显得年轻了。"

她笑着说："象我们这样的人，除非生病卧床，是得不到机会休息的……"

* * *

于里安从来没有休息过。他是属于不知道休息的这类人…… 他不能不工作而生活，虽然他并不需要为了餬口而工作。他用工作来充实他的思想生命。这种紧张的思想工作对别的一切思想关上了门。可是门没有关严，半开半闭，让穿堂风吹进来。于里安从来不觉得热。

可是现在他不再象安乃德刚认识他的时期一样，在圣稣尔比斯区的古老壁炉角落里，畏寒怕冻，一动不动地待着。他已经从过去的老屋中走出来。把资产阶级成见的所有沉重衣服都剥下来，弃扔在老屋里了。在阅读于里安的著作时，安乃德清楚地看见了这些。

这个胆小、腼腆的法国小资产者，被一位专横的母亲压制着，耸肩缩头，穿了一套过时衣服，是由信教、保守、服从教士权威的家庭几百年留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精神形成的。这样一个人，过了三十五岁以后，敢于彻底审察自己，老老实实地按照自己的理解，逐渐地剥除自己身上曾经相信过而今天他认为是错误的一切，这是必须有不小的英勇精神的。接着，他发现自己袒赤裸裎到可怕的程度，而且如何能赤条条地出现在已经看惯你穿谎言衣服的人眼前？他们被冒犯的羞耻之感总用这些谎言来遮掩。他们不愿看见赤裸裸的世界，面对精神的真理，他们感到厌恶与可怕，用一片葡萄叶掩盖，正如掩盖性器官一样。①

于里安的情况特别严重，因为他不是那种可悲的还俗教士，他们为了补偿还俗时所受的损失，立刻让隔壁的店铺收留

① 按欧洲的艺术传统，在某些裸体的雕塑式画像上，用一片葡萄叶掩盖性器官。

自己，给反教会统治与“自由思想”一类与教会敌对的激情效劳。他独自一人，在大街上，没遮没拦，赤身裸体地待着。

这是很艰苦的。这个胆怯的人决不走回头路。

感谢上帝，他生活在对他在思想上的搏斗极少关心的家庭环境中。(在家庭中没有人可以交换思想，这是很大的贫乏，但是同时也是一种休息。如果他在家中随时要碰到在思想上和他敌对的一个妇女的眼神，这日子还怎么过？)他母亲，在去世前不久，给他娶了亲，对方是一个身体健康、思想正派①的女人，就才能而论，她是丝毫没有可取之处的。然而她带来了一笔很可观的陪嫁财产；长得相当俏丽，不过平淡乏味。她善于理家，而对思想问题却完全缺乏好奇心，即使在她那样的女人中也是罕见的。她几乎从来不打开一本书来阅读。当她还是个闺女时，在教会办的女子学校读书，那些她不得不打着呵欠看的书籍使她厌倦得要命，因此她觉得结婚的好处之一在于能自由地把那些书合上不看了。至于她丈夫在纸堆中过日子，对她并没有任何妨碍。男人们有他们的事务，她对此毫不感兴趣。她并不很爱她的丈夫，可是也不讨厌他。她没有不乐意的感觉。可是，我的上帝，当她每天晚上在饭桌上以及在床上和丈夫在一起时，也没有很大的乐趣。她相当的贪馋，他却不够贪馋。一句话，她相当爱他，可是(象诺曼底人一样)她没有把他爱到对他脑袋里出现的事感兴趣的程度。这一架存放东西的大柜，不在她所有家具的总数之内。

因此，她简直没有听说过，她的丈夫到了四十岁还会发生

---

① 法语中“思想正派”(bien pensante)一词，是指信仰天主教而言。

思想危机，脱离自满自足的被动态度，不再接受一般所谓“合乎正轨”的人的社会和宗教秩序，要是她的那些善意的女友们，甚至接受她忏悔的神甫没有告诉过她，她的丈夫由于自己的言行，在社会的集体生活中闹出思想上的丑闻时，她作为信仰基督教的妻子应当尽些什么责任。由此而产生妻子对丈夫的几次哭哭啼啼的干涉。其结果对家庭的和平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对精神上的平静则毫无裨益，因为老实的贡丝当斯① 自然丝毫不理解她丈夫的不规行动，她所能对他说的话，不能起任何挽救他的作用。在和他的思想自由问题有关时，他的口气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妻子的愚蠢显得那样刺眼，以致他毫无慈善心肠地对她直说。连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可是象所有的愚蠢女人一样，她反而因此更加固执了。上帝知道他们两人的争执会有什么结局，如果不是接受她忏悔的那个教士比较机灵，担心这个捍卫宗教的拙笨女人，大声喧闹会引起公众注意，赶快让她闭嘴。以前教士隔着忏悔小室的栅栏窗口②，听伤心的妻子痛哭流涕，语无伦次地诉述衷曲。现在，教士一心一意要使这个忏悔者令人丧气的真心诚意和凌乱的语言平静下来。当初把她从受到祝福的无思想状况中强拉出来，是不谨慎的。现在又要使她回到那种状况中去。这没有太多的困难，她要求的只是能够确信上帝不要她对她丈夫的出规行动负责；要她和迷途忘返

① 贡丝当斯，于里安妻子的名字。

② 法国教堂中的忏悔小室，大小和公用电话的小间差不多。接受忏悔的教士（神甫）和忏悔者（十之八九是妇女）关在小室中，两人之间隔着一个有栅栏的小窗。

的男人唱反调，反而使他在邪恶中陷得更深；她所能办到的最好的事，就是为那个不幸的灵魂得救而祈祷。别的一切由上帝安排……（别的事是指按照上帝高兴，将于里安的灵魂罚入地狱……或者不罚入地狱……贡丝当斯真诚希望他不至于入地狱，但是万一他被打入地狱……那么好，她宁愿不去想它！她自己的烦扰已经够多了！……）

因此，面对妻子委屈容忍的受害者姿态，于里安感到内疚。为了表示歉意，他试图向她解释自己的思想，用初浅的方式，好象一个小学教师向一个七岁的女孩子解释一样。他妻子作了一个惊恐的姿态，说："不，不！这太费劲了！"再说，如果碰巧她听懂了！怎么能在冰山上行走时，把自己和一个失去控制的疯子拴在一条绳上……"多谢，我宁愿不被拴住……可怜的于里安！"

她说自己太愚蠢，不理解。（她因此而感到骄傲和幸福……"幸福的痴愚人！"）可怜的于里安！一想到这个可怜的人正在单独地滑下斜坡，这就使她对他充满了温柔，给他准备好软绵绵的舒适生活，无忧无虑，享受美味佳肴。

对于里安来说，这种享受是人生在世最微不足道的乐趣！

关于他的妻子对他的一片好意的真正意义，于里安没有误解。不过至少他在家中可以平静无事。这不是烧得很热的炉火。他把思想的大衣领子竖起来，埋头工作，没有被搅扰的风险。对生活，不必有更多的要求。既然他"虚度"了此生。因为他"虚度"了光阴，这一点他是肯定的。他心里隐隐约约地、念念不忘地有这种感觉。他不去加以分析。现在分析还有什么用？他曾经有过好机会。他干了比错过机会更坏的事，他

把到手的机会生生抛弃了。他和可能成为他一生真正伴侣的女人分离了。他徒然避开了那个女人。十六年来，他的深刻的内心生活，一直在他的表面生活——也就是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之外，或者说在表面生活之内，单独进行着，而且一直是被那个不在场的女人统治着。主要不是安乃德的容颜，不是她的具体形象，不是安乃德的幻影，而是她在于里安的精神核心中留下的火热辙迹。（当然也有安乃德的形象，不过这位知识者对情感方面的事物太近视了，他所见到的形象是模糊的。）于里安的内心生活在安乃德的影响下得到改造。自从一九〇五年那些遥远的日子以来，他不再看见她，可是她没有停止在他身上起作用：遗憾，悔恨。一直按照她愿意使他具有的精神面目、或者按照他认为她希望他能有的精神面目在秘密地进行改造。

就这样，安乃德给予他生命最大的努力，使他解放了并且扩大了思想。这种看不见的酵母使水变成酒，并且在整天蜷伏斗室的思想中，引进全地球的大胆种子。可是这些种子发芽成长得仍然相当慢。在他身边的任何人，家族、朋友、同事都没有料到之前，他早已觉得在他身上有这些自由的客人存在。他一点也不急于对别人透露。他在这第一阶段所写的著作，几乎全部是贡献给科学的，表现了独到的见解，但是严格地限制在本职范围之内。这是谨慎吗？是对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尊重，因为他知道他会得罪周围的人？缺少斗争的天赋？天生腼腆的性格残余，使他对自己最隐秘的方面闭口不谈？要不然就是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内心生活想象中的见证人，他所假想的安乃德的一种更神秘的感情，一种最深刻最珍贵的宗

教隐情？

可是真实的安乃德，他从不设法去和她重新见面（这是更为奇特的一点）。他甚至怕打听她的情况。这可是很不高明！由于怕受干扰，他故意不想知道，他是否不止一次地有机会帮助她，克服生活困难或避开危险。这是“过于敏感的”心情，扭头不看被压伤的动物，因为看了“使他难受”，或者“可能使他难受”，而他并不设法救护受伤的动物！…… 我们认识这类可悲的家伙！…… 他是这类家伙中的一个，而且他自己知道，这使他厌恶自己，直到窒息的程度…… 啊！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他才能消除自己本性上的污点。而且他肯定不会彻底洗刷净尽的。在他的瓶底总会留下一片，他要用指甲拼命去刮的锈斑。

可是各人有各人的锈斑。安乃德也有她的锈斑。主要的问题是在灵魂深处的流水不堵塞生命的管道。清澈的水，新鲜的水…… 对灵魂来说，唯一不可救药的腐烂是池水。河流冲刷它的淤泥。李维埃，她流过去了！她把他从昏昏沉沉的静止状态中拉出来，从有成千上万的人类小虫在勉强生存的、精神炼狱的消极忍受中拉出来。用了她的激情、她的痛苦和黑夜中的火焰，她传授给他冲动力，对他揭示生命的面目。

更有甚者（说起来令人伤心，可是事实上是如此！），通过他使安乃德所受的痛苦，他自己反而轻松了！不公正地使你所爱的人痛苦，能够成为一种使你丰富起来的启示，如果你有充分的魄力意识到这件事。从那时以后，于里安通过内疚，从安乃德方面得到对人类的更深刻的看法，一种公道的本能以及需要对别的一些人做善事，用以补救对一个女人做了坏事

的过错。安乃德替他付出了代价。

于里安属于古老的法国资产阶级，这阶级的人有许多油垢凝结的恶习，他们紧紧地抓住节省下来的钱财，可是他们对欠人的债有宗教性的重视，帐不还清是死不瞑目的。当这些资产者到田野间去的时候，鸟儿并不给他们唱春天与爱情！但是他们听到鹌鹑在喊叫："还清你的债！"

于里安在还他欠的债。

* * *

谁能相信呢？他自己知道吗？…… 为了还债，他才在战争期间，身不由主地投入这场社会纠纷，对此他怀有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的强烈反感。

比这早一个时期，当时他的精神还没有参加外间的骚动，蜷伏着，集中自己的气力，为了他的独立而积累精力，在这时期，无形的安乃德始终留在他身旁。她不需要说话。她向前行走。他不问道路将引导他到何处去。只有一条路，就是他身旁的美丽身段在前进的那条路。

在他的学术工作中，他渐渐地倾向科学史和科学的哲理。用行动与反行动互相补充的双重努力，他的思想挣脱了纠缠四肢的天主教藤蔓，与此同时，进入思想的森林，这森林不但远远超越宗教的界限，而且也超越一个时期的科学与理智的界限。这是和瓦斯科① 的航海同样冒险的远征。正和瓦斯科一样，它绕过了风暴海角。一旦船离开了海港，不再有什么中

① 瓦斯科·达·伽玛(Vasco de Gama，约 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曾绕过好望角，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道。

途站，航海者就被海风与浪涛带走，他向陆地说了永别，他的祖国在海面上，或者水底里。

一个天主教徒，同时又是拉丁人①，当他过去有过信仰，但现在已无信仰，不再在"怀疑"的海浪中抛锚，他不再停留，就如很久以前，日耳曼人和撒克逊人之中的某些"抗议"②或"曾经抗议"的人！他走向深底，可是已经没有底。他不象那些"改革者"③（这个名称非常恰当，因为他们只抛弃了一半！），也不象北欧的理性玄学家们，纯净的或者实际的，于里安不在浪涛之间濒临深渊，搭一个木板架。他是孤独的，赤身裸体地在泅水。他只仗四肢漂浮在水面。他知道随时有沉没的可能。可是他决不向人求救。

于里安投身于没有幻想的辛辣的理性之中，这种理性不接受任何妥协。正如屈身于宗教信仰以及一大堆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拘束之下的许多人一样，他对前者和后者都心怀怨愤，超过严格的公道界限的怨愤。他并非不能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不能放弃为此而进行的报复。他自己辛酸地称自己为"叛教者于里安"④。这种报复的需要不久就在他著作中透露出来，在这里边，包含着对他自己、对过去的他的惩罚。

---

① 拉丁人，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是属于拉丁系统的。

② "抗议"或"曾经抗议"的人，指新教徒。基督教中的新派，他们的外文名称是"抗议者"、"抗议教派"。

③ 改革者，指基督教的宗教革新派。

④ 叛教者于里安(Julien l'Apostat)，罗马帝国皇帝尤里安(Julien，331—363)，幼年入基督教，在雅典求学时信从新柏拉图主义，即位后公开宣布与基督教决裂，禁止教徒担任公职等，下命恢复罗马原有宗教，故被基督教教会称作"叛教者"。此处影射不信教的于里安。

在他的《哲学论文》集中，人们在字里行间首先看出他的矛头指向宗教。宗教方面叫嚷不休，指责于里安的每一次攻击，后者加倍地攻击。虽然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交战之后，宗教方面认为不如退却，保持沉默，更为谨慎些（所有拥护宗教的报纸，通过奇妙的协定，凡是于里安发表的著作，都一字不提了），于里安与宗教界的决裂已成定局。他和他的老相识们互相招呼时，情况很明白，不必存幻想，就象这些预言家所说："总动员还不是战争。"他们说这句话时，相视而不笑，心照不宣：战争来到了，战争已经在那里，等时间一到就爆发。

这时发生了另一场战争，一九一四年的真正的战争。战前积累的一切激情找到了细菌培养液而大肆繁殖。需要满足的敌对情绪不仅是对外来的敌人，也对国内的敌人。而且猜疑、怨愤、隐藏的仇恨，敌对者比朋友的眼睛看得更准确（这是家常便饭）！这些含敌意的眼光也许比于里安自己看得更准。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身上已经具有革命精神。公共汽车在两边都是灰色的房屋门面、天天如此的大街上，摇摇摆摆地开过，在它的单调的轰隆声中，说着独白的反抗情绪昏昏欲睡，好比病牙的牙床痛苦的颤动。没有什么可以咬的。骗人的平静。于里安知道他的有觉悟的批判，通过他死去了的信仰的第一层外壳，穿通了社会的腐烂表皮；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把尖端刺破，使脓血鼓胀的肿瘤暴露出来。他不刺穿这个肿瘤。他不立刻说明整个社会秩序和它的精神台柱子都已经注定要倒塌。他必须寻找另一所住屋。四十年深居简出的生活，使他一考虑到迁居就感到恐怖。不过他知道，房东已经通知他迁出现在的住所。他用命定论的态度在等待租赁期满，不得

不搬家的那一天…… 在这过去时期的商队歇脚处，还有一大间堆存杂物的屋子，他不能决定把钥匙还给房东。他甚至不愿意去看一眼，在几世纪以来堆积的尘土上他使门窗紧闭：使阳光照射这个地方或去打扫一遍，都是不谨慎的。这个大堆积间，就是祖国。对于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法国人来说，这是唯一不必辩论的上帝。一切别的神明都受生命的一般规律控制：死亡，个别的或大批的死亡，衰老，疾病，腐蚀神坛的蛀虫。除了祖国之外，没有一个不可触犯的神明。祖国是唯一的例外。不论对那些信教的人，或对不信教的"自由思想者"，尤其是对后者。因为这些可怜的人除祖国之外，不知道还有何处可以立足。请听老年的拉维斯①，这位非教会系统的最高学府的大师的这一声焦急、动人和可怜（在"怜悯"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②）叫喊："如果你们把我的祖国夺走，那么我还剩下什么呢？我这一辈子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老人们，一直到最后一天，局限在他们那很和谐然而非常狭隘的丘陵围绕的视野中！他们必须在脚跟下有这片土地和死者，十五个世纪的死者！如果你动摇他们的"祖国"，就象发生地震一样。经受过地震的人，都体会过压在每人心头

---

① 艾耐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国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的多卷本《法国史》的主编。罗曼·罗兰的老师。罗曼·罗兰在《战时日记》中提到他。拉维斯一向很赏识罗兰，可是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后，罗兰由于发表反战论文《超乎混战之上》而受攻击与迫害。这时，拉维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也不理睬罗兰了。使罗兰十分伤心。

② 法语"怜悯"一词，一般有两个意义，一是令人同情；二是可鄙，微不足道。

的不可解释的唯一焦虑情绪：人类的建设所寄托的支点，唯一的支持点，退缩了，什么都不存在了……于里安是超级敏感的地震预报器，他事先察觉了地底下预兆性的隆隆声，以及灵魂将失去支持而感到阴暗的惶恐。尤其因为他目光射向别处，不看这些。他待在那儿，一言不发，抑制着自己。他小心地不接触最后的偶像。但是，和他不再来往的人中的某些人，善于看透别人良心的教士们，以前是他的宗教导师①，一个机器的老人，他有一张没有嘴唇的大嘴，如同伏尔泰的嘴一样（可是他的眼睛里没有一点讽刺意味。它们用狡计或用武力破门而入，进入室内），这些人从他开始反抗时，很早就看出这个反抗者不会小心谨慎地区别 fas 与 nefas，看出他将攻击伟大的偶像。于是他们双臂交叉在宽袍大袖之内，耐心地等待着，窥视着祸殃的发生。那些非教会人士，没有这么精明，他们设想于里安是一个令人放心的自由思想者，他背叛了教会无非为了对包厢中的观众有利，为传统的民族主义的、世俗与不得不然的理智效劳。他们给他打开了法兰西书院之门，同时也打开了政治与道德科学院之门，还等着为他打开另一道门，唯一算数的门，不朽之门②。因为这个学院中的几位重要的选举人，早已看中了于里安。还有他的年迈的老师，就是上文提到发出动人和天真的惊叹的那个人，对他表示过两三年后选举是有把握的。他把这件事作为他个人的事。不知道为什么，

① 宗教导师，亦称"良心导师"，是接受某人的忏悔、并同时给此人以宗教训诲的神甫。

② 不朽之门，指法兰西学院。该院有四十位终身制的院士，号称"四十位不朽之士"。

老人对于里安有一种温爱之情。他在中小学的课堂上，认得童年时代的于里安；后来在大学的课堂上他也教过于里安。不十分关心深入了解他的思想，反正这年轻人的面容使他留恋，这面容上的严肃和正直的表情，对在讲课的老师，是一种愉快的基础。师生二人含笑的目光相对视，多少年来，建立了心照不宣的父子关系。老人确信于里安是他的精神继承者。于里安对老人充满感激与敬仰之情，自己没有明确地想过，是不是能不辜负老人的期待。

战争发生的时候，知识分子（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投身于为祖国服役的活动。代表官方智慧的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高等学府的元帅，自然要把他组织的新军中的一个优选的角色，分配给他宠爱的学生。这是第一次精神活动军事化了，在智慧的军火和大炮工厂内一切被征为军用。史学、科学、口才，什么都有用。倒不如让于里安留在阴暗处更好些。于里安自己不会要求从阴暗处出来。这样，他很可能避免讨论他的长辈、同辈以及同事们让他阅读和签名的结论。可是，要他去核对这些结论，要他参加制造这些结论的秘密过程，这是何等冒失！这些人是真心实意的，按照他们的方式。这些朴实真诚的人满肚子是他们的民族激情，确信这种激情是和真理一致的，如果真理摆出反驳他们的姿态，他们毫不犹豫地叫真理闭嘴，或强迫真理说他们愿意听的话。只要把它的四肢钉住，紧紧地捆绑在三脚架上。（绍朋[1]的前辈之中，有某些文

① 绍朋，巴黎大学的创建者。由于巴黎大学的起源和天主教会有密切关系，所以它在学术思想方面一直是比较保守的，虽然后来它和教会终于完全脱离关系。

学家和科学家，酷刑拷打别人的肉体，为了逼他们承认“真理”！）干这一行于里安显得笨手笨脚。他听真理说话，不知道“拷问”是什么意思。他从他研究的德文材料中，天真地传达这些材料中的话，人家让他干的不是这一套。一场争辩发生了，争辩导致和他同事们在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上相对质，双方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是一清二楚的，也是骤然的，粗鲁的。一个被人触怒了的知识者，被人冒失地触动了最敏感的地方，不是把一切看成红色，而是看成白色（大家知道，火燃烧得最炽热的时候是白色的）。于里安在听他的一个同事念译稿时，气得嘴唇都发白了，他用手掌拍桌，喊道：“可是，这是伪造的！”

多大的怒火！被他这样批驳的那个人，直到那时为止，他是于里安热爱和赞赏的朋友，一位被人尊敬的大教授，不仅由于他的学问，尤其是由于性格的正直。当时于里安立刻道歉，吞吞吐吐地解释他的判断，设法使之更易被人接受。然而挨了耳光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这个脸发青了，在那人的眼睛中，现在燃烧着不能平息的仇恨。一个知识者从来不会原谅一个同行在他身上看到他自己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因为不管他怎么办，他知道有他所不愿意看的东西在那里。于里安，比刚刚被他致命地伤害的人更垂头丧气，一边回家去，一边反复说：“他还是个诚实人！”

这是他知道的，他可以发誓保证①……这位伟大学

① “发誓保证”的原文直译是“把手放在火上”。这句成语出于中世纪法国的一种宗教迷信。那时，为了考验一个犯人是否说实话，可以命令他用手抓起一块烧红的铁条，走十几步。如果这人说的话是真实的，他的烧伤得到上帝保佑，几天就可以痊愈。

者……无私的一生……对真理的崇拜……于里安辛酸地笑了："诚实人的真理！……"

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崩溃。他感到了他受清教徒教育的影响。最地道的清教徒们常常与宗教决裂。当他们自以为是出于热爱自己而与宗教决裂，实际上促使他们与宗教决裂的是热爱纯洁，热烈地爱纯粹的、没有妥协余地的真理。他曾经以为这纯粹真理存在于宗教之外，在主张自由理性的人们之间。然而在他们之间也没有多少纯粹真理……于是于里安，用发烧般的手，推开他用来保护他周围的这些"诚实人"的敬意，开始直视到底。这些日子，他埋葬了不少和他亲近的人。可是没有勇气为他们宣读悼词。他曾经那么推崇他们，以致他们的破产也成了自己的破产。

使他最痛苦的是他和年迈的老师决裂，因为这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的，好比父亲寿终正寝，临终的老人默然地凝视他的儿子，满怀沉痛的谴责。老人并无怒意地拒绝阅读于里安向他呈交的一篇论文。(因为于里安不由自主地被推上场，现在他不能不寻求真理，他把猎获物送来给老师。)老人说："不，我不要看，这是无济于事的……"

他把自己的由于年老而肿胀的大手放在于里安的手上，说："我的朋友，你使我深感遗憾……你好好想一想！……你在走上绝路……你辜负了我们期待于你的一切，你没有尽大家共同的责任……"

于里安态度僵硬起来，他说："共同的责任，对我们这些学术工作者的共同责任，那就是为真理效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您自己教给我的。"

老人摇摇他沉重的脑袋，在他的有红丝的大眼睛里，点燃了一把火焰："真理决不能和祖国分开。这两种事业是合而为一的。"

"就算是这样！所以不能让祖国离开真理！"

"首先是祖国！"老人说，"我们大家都为祖国效劳。"

"大家，但不是那些……"

老人打断了他的话，说："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毫无例外。"

两个人沉默无言。老人眼中的火焰熄灭了。他避免注视于里安。他在等待于里安说话，听于里安说老人愿意听的话。由于沉默在延长下去，老人抬起他的有病的老狮子般的大脑袋，他的沉重眼皮已经使人想到棺材盖子。他用浑浊潮湿的眼光，覆盖在于里安的眼光上，充满温情、担忧和恳求。面对老人的眼色，于里安心都碎了，但是他不能说别的话，只能说："我不能贡献不属于我的东西，我自己是属于真理的。"

不过他没有说出口，何必再让老人难过一次，有什么用？然而他还是让老人难过了。老人看出了于里安没有出口的心意。沉重的眼皮垂下了，大脑壳低下来，垂在胸前。等了一会，老人呼吸恢复均匀之后，垂头丧气地，从椅子边困难地站起来，用两个拳头支撑在桌上。于里安连忙走过去扶持老人。但是老师用了关节僵硬的人拙笨的手势，推开了学生，没有看他。老人走了，没有回头看，沉重的脚步踩得地板格格地响，低着头，驼着背。他受了致命的打击。

* * *

对象于里安那样的人，使别人身上受伤，并不比自己受伤少痛苦。别人身上的创伤，不能象自己身上的创伤那样，设法使它痊愈。自己可以长出新皮肤，创口可以结疤，可是别人的皮肤，你不能让它弃陈换新。所以别人的伤口更使他感到痛苦……可是对象于里安那样一个人，这类念念不忘的忧虑不会阻止他的思想不顾一切地前进。思想继续前进，越过受伤者和死者。于里安不再对他的智慧说："止步！把你所见的一切都忘掉！……"

他从不忘掉什么东西。这是他精神上的一种缺点。他继续前进。他决不挑起论战，他的工作方式是不动声色的。他只愿意照亮自己，并不急于照亮别人，因为现在他已经相当清楚，别人并不愿意被他照明。但是一想到他就在他们身边，他不声不响地监视他们，和他们唱反调，他对他们的无声裁判(因为他们不能再不闻不问)，这一切都引起他们恼怒，而他的保留态度，更使他们怒不可遏。一种盲目的本能促使他们逼迫于里安不得不放弃克制的态度。挑衅得最起劲的是他的朋友——死去了的朋友——，那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面颊上一直保留着挨耳光的焦灼感。他不允许于里安沉默不语。什么也不说，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太便宜了！他们把一份共同的宣言放在于里安面前。于里安拒绝签名。人们强迫他说明为什么不签名。于里安厌恶一切在公开场合宣布自己的思想。然而他也不逃避自己的责任。他说明他为什么不签字。他用如此清晰明确的词句说明理由，以致那些逼他说明的冒失鬼恨不得把他的话塞回他的嘴中去。愚蠢的激情使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在给敌方设置陷阱时，他们自己反而卡在里面。如果

他们的狂怒一直没有声张出去，这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有几个新闻记者听到了风声，其中之一居然抄到一份异端邪说者①的危险自白书。检查机关的蠢行做得更彻底：它让人们接触到火药库，为了激起教育界最高人士，用爱国主义的耻辱烙印训斥他们行列中一个丧失尊严的人②，文章有几段，被拙劣地删掉了。这几段文字和全篇相比，既不是更大胆，也不是不够大胆，因此反而刺激公众的想象，反而使人去寻找更不堪的大胆言论。于里安自己，读到他的论文，和别人感到同样震惊。他天生的胆怯使他心中纳闷："到底是谁呢？谁说了这些话？谁让我这么说？"

接着，他突然沉默了。俯身在他肩头上边，安乃德在阅读他的文章……于里安站起来，在他房间里纵横踱步两三次。他又坐下，微笑了。

"女人愿意的事③……不管怎么样！"

"她"达到目的了。他把和社会的旧秩序联系的纽带挣断了，正如"她"过去所做的那样。现在他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单独和"她"在一起。可是他却不至于感情用事到不知道所谓的"她"，只是她的思想的一个影子而已。他本来需要肉体，需要活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身体结合起来，和这个有血有肉的世界进行斗争。然而他连想都不想去寻找她。太晚了！这局棋已经输定了。他是坚忍派哲人。（我向他们致敬，上帝为他们

① 异端邪说者，指于里安。

② 丧失尊严的人，指于里安。

③ 法国俗谚"女人愿意的事，上帝也愿意"的意思是："女人是最固执的，女人愿意的事，上帝也只好愿意，反正是拦阻不住的。"

祝福！但是我不艳羡他们的粗羹淡粥，让他们去津津有味地舔嘴唇吧！）坚忍派从不害怕失败，他们接受失败，从不设法补救。于里安骄傲地安居于他家庭的沙漠中。幸运的是这个家庭开始由于一个女孩子的吵闹而有了欢乐气氛……下文还要谈到她。可是她现在玩——我不说玩布娃娃，因为她一点也没有女孩子的兴趣——小男孩喜爱的玩具和游戏。那还用说，由于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女儿，她一心向往的就是鼻青脸肿的打架。现在人们管她叫乔介特，以后她的名字将是乔治①。在目前，她仅仅以在家中闹得天翻地覆而出名。没有一个星期不发生一次山崩地裂。她母亲和拉雪尔②一样唉声叹气。她父亲不做声。他从不责备人。

在外间，周围已经形成了敌意的隔离地带。于里安在法兰西学院方面的前途已经断送。学院的重要选举人从此以后没有别的操心的事，只有把他们的同谋者选入学院：部长们、元帅们，以及和他们一样，为了良好的事业而背叛真理的知识分子……“为了上帝，为了沙皇，为了祖国！……”米歇尔·斯特洛戈夫的格言。于里安的年迈的老师和保护人一直没有答复他的充满感情的信，而且把于里安寄给他的一本小册子，没有看就给他退回了，在那小册子中，于里安用谦逊和有礼貌的态度，对那些思想和他不同的人，客观地阐述（以充分的材料

① 在法语中，乔治是男人名，也可以是女人名，书写时，男名乔治末尾加s(Georges)，女名则不加(George)。举止行动象男孩的女孩常有被取名为乔治者，乔介特则是爱称。

② 拉雪尔(Rachel，1820—1858)，法国著名女演员，以演古典悲剧闻名于世。

作为根据）他对战争责任应由交战国分担，知识界的责任在于努力使交战国尽快和解等主张。《法兰西行动报》[1]的那些躲在后方的战斗员，不冒什么风险的"后方人心的捍卫者"，组织了几次示威，到于里安在法兰西书院的讲堂上去闹事。幸亏比爱国主义热情更强烈的同行间的团结，保卫了于里安，使之不受侵扰神圣学府者的恐吓，如同中世纪被囚禁的罪犯不受外间侵犯一样，于里安保留了在法兰西书院的讲座。他的课只停了几个星期，后来大家把这件事忘了。《法兰西行动报》的那些打手们也忙别的事去了。

于里安不再惹事了。可是这丝毫不是他的功劳。检查机关现在心中有数，于里安的文章一行也不许发表。甚至他的那些考古学论文也有嫌疑。没有一篇能在战争结束前发表。至于接受反对派政党对他提出的请求，希望把他的名字和他们的协会以及他们的群众大会联系起来（这类群众大会出席者稀稀落落，而且是被监视的），于里安还保留着过多的知识分子与资产者的双重骄傲，他不肯接受。他必须再等许多年，才能解除他的僵硬的假领。即使态度解放了，不那么僵硬了，和他的书籍在一起，比和街上的人们在一起仍然更自在些。但是他的精神是勇往直前的，什么也不能使他放弃已经开始的路线，他将光明磊落地，让身体跟随思想，把他引导到哪儿都可以，没有快乐之感，但也不抱怨，如果必要，叫他上街垒也可以。

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九年，事情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他沉默寡言，喜欢深深地思考。人们在他周围造成的空旷地带，

---

① 《法兰西行动报》，法国极右派政党保王党的党报。

反而使他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他在智慧方面的寂寞使他内心丰富，胆量更大。他学会了不需要别人。而这些别人，想剥夺他的空气，反而使他学会到山顶去呼吸空气。他们由于失败而恼怒，他们对于里安的敌意更加狠毒了。他们想掩盖丑事，可是白费力气。丑事无声无臭了，可是它仍然活着。

于里安艰辛和热烈的沉思联系到人，同时也联系到思想。他的生活经验使他极度痛苦，但对他的思想却是好事。这些经验给他照明人的本性，也照明迷宫中曲折蜿蜒的道路。他从书本学问中出来了。若干年来，日复一日，他深入到灵魂的地下公墓中去，潜意识的所有纵横交错的网络，穿行在地下墓穴的内部，在说话的思想和日常的谎言的脚步之下。他单枪匹马地去探索这一切，没有更多地借助精神分析学派著名大医生们的烛光。他有自己的灯笼。他的宗教的祖传意识，使他掌握了一种奇特的直觉的钥匙，它一半来自动物的直觉，一半来自理性的智慧，而由后者担任领导与指挥。其结果，一种长期以来在地底下彷徨的思想，在寻求出口时，穿通了黑夜的硬壳，象自流井一样地喷涌各种形象，穿过被工程师探明的硬壳上的薄弱点。这种地底深处的巨大泉源，充满了它们自己不知道的象征，如同盲目的鱼，有时正是哲理诗人①的作品。可是于里安要用很长的时间才察觉到这一点。对一般人用诗歌这个名称赞美的东西他的感觉并不灵敏，他自以为面对这类光明，他的视听是闭塞的，对此他并不觉得遗憾。至于哲学，自从对宗教信仰的怀疑破坏了哲学的基础，他自以为他

① 本书作者就是以这种“哲理诗人”自居的。所以小说穿插着连篇累牍的抽象、玄虚、晦涩的内心描写和虚构的形象，用以表现思想深度。

已经没有基础了。他嘲笑企图重建这类基础，徒劳无功的思想努力。真心实意地，他相信自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很可能！……他再也不相信了。然而他在创造……然而除了信仰以外，还有什么创造？也许不是用额头来创造，而是用腰部。生命的声音在呼喊："孕育！……"额头也必须跟上去。和肉体的深沉力量相比，这是一位可怜的大老爷。当我说"肉体"，我说的是"灵魂"及其众多军队。于里安在他身上有很多精力，比他自己所想的更多。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精力。可是它们在睡眠，我们害怕惊醒它们。而大部分害怕这一点的人是有理由的。他们很可能没有领导这种精力的能力。如果这大批大批的力量都放了出来，整个国家可得提高警觉！然而于里安即使在跟他灵魂的"军队"走时，也能够控制它们。一个象他那样气魄的知识者，能够将他的小舟投入流水中，他不至于撒手不管掌舵。

这种批评的精神与直觉之间罕见的平衡，产生《阿旺丹①上平民的对话》。在那里，灵魂的人民，和城市②断绝关系的平民，在乱纷纷地讨论。而这一次有决定性的最后一句话，不是由为胃辩护的人来说。谁要吃饭，谁就必须劳动！……"伸出你的双手来瞧！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作家，把你们的帐报告一下！一百年以来，你们是舆论的君主——或者仆役，你们干了些什么？"这是杜米埃③式的大游行。所有耍笔杆子的

① 阿旺丹(Aventin)，古罗马城外七个小山丘之一，罗马的平民区。

② 和城市断绝关系，主要指和罗马城中的贵族阶层断绝关系。

③ 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法国画家，雕塑家，讽刺画尤其出名。

英雄好汉都登上舞台！可是真正的矛盾冲突却在观众的思想中，他们轻蔑地扭过头去不看——这些在城外露营的平民，围绕着在夜里燃烧的熊熊篝火，观望着红色的烽烟直上云霄。天上的星星是毕毕剥剥地在燃烧的小火焰。没有人引导的思想在进行革命，这时，在欧洲另一端，各族人民正用拳头在进行革命。可是精神不认识事实，精神丝毫不干能使别人认识它的事。于里安不发表任何感想。即使后来战争和检查制度都结束了，他本可以毫无困难地找一个出版商出版他的著作，可是他仍然把手稿藏在家里，不乐意把它们公之于世。也许他害怕发表之后自己不得不在光天化日之下正视自己的面目。而且外间的光线一旦进入家中之后，门就再也关不上了。幽暗的生活结束了！……阴影是没有了，可是思想工作者最喜爱的半明半暗光线仍然殷勤地舍不得消失。伦勃朗①式的微暗没有了，那里有过分敏感的眼睛避开不瞧的无形阳光，房间深处照耀着橙黄色柔软的反光……阳光进入屋子。行动就在眼前。

于里安尽量推迟给这位来访者开门的时间。

在停战后不久的年月，于里安满足于在期刊上发表他关于科学史的巨著。他认为这些是客观的作品。但是他的坚强的人格，经过勇健的孤寂生活的营养，在被压抑的岁月里使弓弦绷得紧紧的，没有察觉在每一章书中，都发射出青铜的箭镞，瞄准当代和古往今来的智慧方面的谎言。由于他自己也受过谎言浸淫，他在瞄准自己。但是，谁在瞄准？他，新的于

---

① 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

里安。由于竭力挣脱枷锁而头破血流的新人。整整一个时代的知识界，在没落中的社会的整整一代，在受到打击而且把这种打击显露出来。

不过知识界尽可能少露痕迹，为了不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射箭者。青年们毫无时间到建筑得象教堂一样的巨著中去寻求思想，这种建筑物并不遮掩它们的支撑物。（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头著作中极其丰富的资料根据。）青年们在这种建筑旁边经过，连瞧都不瞧。况且，即使青年们想瞧，他们懂吗？他们赞成吗？战争结束的头几年，精神英雄们的伟大一代，如同施皮特勒①、托马斯·哈代②，都在英勇悲观主义和骄傲的寂寞中苟且偷安，他们用无所畏惧的眼光，注视当前悲剧的现实，丝毫不寄托希望于改革，受到公众怨恨的贬黜。那么缺乏天才诗人的瑞士，对这位创作《奥林波斯的春天》的诗人肆意谩骂，甚至仇恨他。斯德哥尔摩那样慷慨地分发诺贝尔奖金，却决不肯奖给托马斯·哈代。人们埋怨这些人，他们昂首天外，漠视一切，在不可争辩的真理中，态度"安详"。人们控诉这些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满足于一个没有希望的恶劣世界，一点也不想挽救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已经安排妥当，获得了荣誉。人们看不见这些伟大的老人几乎一辈子眼看正义不得伸张而苦恼，不得已硬起心肠来抵抗痛苦，也看不见他们之所以和施皮特勒一样，藏身于漠不关心

① 卡尔·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1845—1924)，瑞士著名的德语诗人，《奥林波斯的春天》是他的代表作。

②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小说家。

和老爷式讽刺的铠甲之中，那是因为他和《雅典的泰门》①一样，他们由于热爱人类反而被人叛卖了。“Durchaus!…”②“不顾一切！……”这是普罗米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的话，他们不相信人类，原来他们还准备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呢！

于里安曾经在这种辛辣的物质中，从发笑的老狮子般的尼采式悲观主义中吸取养料。然而他属于另一个中介的侪辈，介乎思想界毫无动作的伟大孤独者和战后为填满深渊而甘愿先行动后思想的青年之间。(但是青年人没有足够的体魄填平深渊！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灵魂将要在深渊中被摧毁……)

于里安和他们一样，有这种深不可测、人生深渊的幻觉。但这种幻觉在他青春发育时期，当他的稚嫩的肉体与情感还没有成熟时，并没有打击他。那时他已具有坚硬的骨骼，他一点也没有被摧折，他是不折不挠的。他知道眼对眼地注视阴暗的冒险行动的虚无性。他用思想闪光照亮这个黑夜，创造它的真、美、善。他强烈地感觉到真、美、善，充满热爱地将它们包藏在自己身上，同时一时一刻也不忘却关于深渊的明确意识，他和他所爱的一切，都是悬挂在深渊之上的。

他所爱的？他爱的是什么？……他是孤独的，而且对人们不再存幻想。人们和他，他和人们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当前……正在死亡，或者明天将要死亡的一切！并非为了这

① 莎士比亚的剧本，大富翁泰门被一群恭维奉承的小人包围，他错误地以为他们真爱他，他也爱他们。最后他的财富被献媚者骗光。他穷得一无所有，才明白自己上了当，于是他也成为厌世者。

② Durchaus，德语，意思是“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

些判了死刑的人，为了这些当前的人，他思想、生活和创造。可是用肉体或精神（这是一回事！）进行创造的人，在腹中孕育着未来的人，他怎么会不爱他们呢？他把未来的人投射于黑夜中。填平深渊的将是他们。

这个勇往直前孕育自己思想的伟大孤独者，不知不觉地在创造未来。他自己没有想到，他属于此刻正在为建立一个秩序、一个新世界而劳动的人们，是全世界人民工地上的一个工人。后来当外间发生的事变已经闯入他的书室时，他承认了这一点，同时发现自己已经加入了革命的大军。十年以来，这个“不自觉的革命者”在对准敌人的思想发射青铜的箭镞。

当他自己还一知半解的时候，在病后休养中的安乃德，在床上阅读他的著作，头一眼就发现了他。于是欢乐充满她的心、她的胸脯。永远是年轻的原有的爱情，使她的乳房发胀。她也一样，她孕育了爱她的人。她的于里安……弓箭手……

* * *

这么说来，老朋友们现在互相很接近了。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两只年轻的手，两只结实的、善于掷球的手，推他们的肩，叫他们“前进，前进”，这两个老朋友永远不会重新聚合。

两个老年的情人，在“秋夜之梦”① 的魔术森林中，被灌木丛分隔了二十年，推动他们重新接近的好心的精灵，年轻的淘气鬼，除了快乐的心情之外，一点也没有布克的意味。她无疑是敏捷的，她的柔软的身体能够站着向后弯曲，直到双手碰到

① 《秋夜之梦》，并无此书，作者无非暗射莎士比亚的剧本《仲夏夜之梦》而已。

脚跟。但是她所经过之处，决不是不惹人注意。如果大地会说话，将在她的脚底下叫喊起来。她所踏住的一切，她踏住不放。她迈出的每一步都在说："是我的！……土地是我的！是我的！生活是我的！"这个"我"，是一个高大壮健的姑娘，象一个男孩子，剃光的脑壳是圆圆的，胸部平平的，肩膀宽宽的，髋骨不宽，两条胳膊肌肉发达，大腿长长的，小腿肚是金黄色的，脚如弯弓。她是于里安的女儿。名叫乔介特。其实她是乔治——一个男孩。她敢于踹在龙身上。如果她看见那条大蜥蜴在脚跟下扭曲挣扎，她会哈哈大笑…… 自从她来到世上，她就是善笑的。上帝知道她从哪里学会笑。于里安忧郁沉闷的家庭，父亲母亲和祖母，刚一听到这笑声的初期，都惊讶得目瞪口呆，直到如今，于里安听这一笑声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他每一次听到还同样地惊奇。自己觉得可羞而且不安，他想："万一这个奇迹停止了！"

这确实是个奇迹。他自己那么不善于笑！他笑得那么蹩脚！他一边听女儿笑，一边心里想："笑得多么美！多么好！"是谁送给他这个礼物？他想他不配接受。说实话他不配，他为了配与不配这个问题嘀嘀咕咕，光凭这一点，他就不配！斑鸠偷吃葡萄，它想过它配不配吗？它觉得葡萄味道很好而已。乔治觉得生活很有意思。"抢吧！"她就抢了走了……谁对于里安那一代人说过，在他们呻吟着拾起打破了的食钵碎片的废墟上，新生的一代人却在那里发现了一株葡萄藤？没有一个年长者给她指引过道路。她独自一人去找的。只要瞧她的样子就明白了：乔治在走路时，上身微向前倾，好比一个赛跑的女选手，两条胳膊和双肘贴在腰上，手向前方，准备抓什么

东西似的，嘴半开半闭，胸部起伏，配合着呼吸的节奏，在金黄而晒成褐色的面部，两只非常明亮的眼睛，路上的一切都躲不开这对眼睛，在她内心，没有任何烦扰。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很好的天赋，她发育得很强壮，不慌不忙，没有顾虑也没有过火。也算她幸运，对家中的气氛，她生来就戴着什么也不能渗透的令人惊讶的一顶钢盔。她有本领可以听不见家人的诉苦与责备。这种本领使她的母亲束手无策。这并不是没有诚意，而是更坏：简直就是漠不关心。使她讨厌的事，她都听不见。这种生理的麻木性并不排斥一颗热情的心。当她母亲对她唠叨半天，然后问她："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的是什么？"

乔治朝着母亲讪笑，并且那么热情洋溢地抱吻母亲，使那位善良的妇女没有勇气再责备她，但是她心中毫不怀疑，又一次白费了时间。至少，要是她能知道这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那也罢了！可是，她身上的一切，都关在一间密室中，母亲连门槛都不能跨过。她不知乔治对母亲最关心的宗教问题有何想法。乔治一点也不反对跟母亲去望弥撒，背祷告词，甚至按时去忏悔，洗刷良心上的污垢，如果要求她这样做的话。她去干这些事，干完了回来，就象在中学或在网球场上那样有着无忧无虑的好兴致。她的罪孽① 并不使她心情沉重！但是她是怎么想的？她对在祈祷书中念过的话、福音书上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圣母的话、教会的话、上帝的话、甚至对死后和复活的说法，都是怎么想的？没有办法略知一二。事实是她什么也不想。她对这一切都毫不感兴趣……

---

① 她的罪孽，从宗教观点的角度说。

"啊，我的上帝，对，她倒是想过了，跟大家一样，人总是要死的。可是还远着哩！而且人只死一次。与此不同的是，每天的每一分钟，人却要活十万次。我们没有时间来为末日而担心。再说，担心又有什么用呢？谁知道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呀，正因这样，才有教会跟你讲这，还有别人跟你说那…… 我呀，这和那我都很愿意。讨论我不知道的事，这不是我该做的。我感兴趣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些事，请你多替我费心，如果你一定要替我费心的话！不过千万别为我提心吊胆！我总有办法对付过去的！……"

这些话，她没有说。也许她自己不能清楚地表达其中的意思。但是可以在她无忧无虑的高妙态度中把意思看出来。她母亲并不缺少自寻烦恼的新理由。她尽情地以此为乐。（必须有各种面包来满足各种不同饥饿。某些人专门喜欢以眼泪做面包。乔治不和这种人去争眼泪面包……）

乔治还没满十五岁，她母亲就到她认为更好的另一个世界去了，这对母女二人来说，也许算是运气。当然，乔治这么说，也这么想："我可怜的妈妈！"

她哭得非常伤心，她是能这样哭的，正如任何一个妇女一样！只要机会凑巧，她就会象小孩似的伤心得要命，鼻子都哭肿了，眼睛哭得什么都瞧不见。可是——这并不是她的过错——阵雨下过之后，眼睛擦干，天气晴朗，反而更美了。于是"可怜的妈妈"在家不再占重要地位。父亲和女儿都不承认这点，但他们在家里觉得比以前自由自在了。

于里安和女儿的精神——无人知道的地区——之间虽然隔着一段很大的距离，可是他对她有不可理解的殷勤好感，尤

其自从孩子只由他一人监管之后，她渐渐地变成妇人了。他一点也不妨碍她的发展，他给她那么大的行动自由，如果母亲还在，会吓得不知所措。乔治爱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都随她高兴。她天天干些什么，按照自己高兴来决定。向她父亲汇报不汇报，也看她高兴。于里安仅仅要求她把家照顾得整整齐齐，准时进餐，至于别的事，他只要求她知道父亲对她是放心的。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对她来说这是有效的纪律。有时候她的思想出了轨（在一个女孩子的生活中，这是常有的事），乔治定神一想："我和他，我们是两个人。"

既然他这么信赖她！如果他对她下一道反对的命令，她很可能出于游戏的态度，置之不理。然而并不是父亲的不抵抗主义足以保全这个女孩子！她也很可以这样想："如果我去尝尝这种味道？这对他将毫无损害，对我将是很舒畅的……"

可是她没有尝这种味道的欲望。爱情是她最少操心的事。然而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应有尽有，什么也不缺少。可是，怎么啦！她一点也不需要男子。需要男子这个念头使她觉得滑稽可笑。不过决不是由于她无知，才有这种缺陷。她阅读过——而且是怎么读的！——自然的大书。她学过P.C.N.①。上帝知道她看见过，听见过什么！可是这都是鸭子背上的雨点，最放肆的场面和言语，在她的川流中"布噜"一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那顽皮大孩子的放声大笑，使最厚颜无耻的男子也招架不住。于是他们也只好大笑，束手无策。他们把她当男同伴看待，满足于开玩笑地叫她"刀枪不入"。她自

① P.C.N.，物理、化学、博物（动、植、矿）的缩写。法国的医科学生，在预科时，必须修习P.C.N.这张证书，及格者始能升入本科。

已首先嘲笑自己。但是她并不想改变常态。

她对体育运动的激情代替了一切别的激情。在这方面，她倾注了自己的精华。一切欢乐凝铸为一种欢乐：竞赛的欢乐，行动的欢乐，自我控制的欢乐，骄傲的欢乐和无私的激情的欢乐，热血的陶醉和精神的明朗，遍身精力的充畅和生命的高峰；在那里生命只系于一线。“而这根线是结实的，生命在跳跃，空气和大地都属于我……”

她什么也没有告诉她父亲（等他知道这些情况，整个巴黎都已经知道了），她没有说她是在经受一种有计划的训练，她心想：“我可以练得和别人一样好，我可以练得更好。”

因为，眼看运动员们在跑道上转圈子，她年轻的血液沸腾起来，她急得跺脚；她对她躯干和长腿是有把握的。她曾经在运动场跑过而且打破过“三百米”的纪录。一连几个月之久，她固执地保持这个记录。她曾经有过她的奥林匹克①光荣的时期，在这群落后于时代的青年们之间，他们不顾笼罩在欧洲上空混乱的黑云低垂，不加思索地在复活古代的希腊。必须看看她获得胜利的时刻，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汗湿淋漓，汗味扎鼻，湿头发贴在头上，两眼圆瞪，眼圈发黑，面容消瘦，神色有点慌张，干脆就是难看。她才不关心美不美，她比美本身更美，她得意洋洋：“我拿到手了！……”

拿到什么？新纪录？呵！胜利的意义远远超过运动本身……

“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我战胜了自己！……”

① 她的奥林匹克，指一般的运动会，而不是国际性的大型的奥运会。

哪一种占有能比得上这种占有？占有情夫，何足道哉！而这是完全纯洁的、全面的欢乐。你们不能让这种欢乐再增加一分…… 是的，这种欢乐不能持久…… 任何事物都不能持久……可是她已经掌握了这欢乐。她在皮肤下面保留了欢乐的阳光。在人世间还有比这更坚实的东西吗？……

某些日子，她在公园里看到小小的脚在小步地跑，一个不一定总是擦干净的小小鼻子朝上翘着，于是一个秘密的声音向她喃喃地说："呵，孩子……"

女骑士① 没有割掉她的乳房。她的妇女之心复苏了……她向小步跑的孩子们微笑……

"对，有个孩子也很好，如果不需要男子的话。"

但是必须有男子。

"去吧！……"她把孩子从她的思想中撇开。人不能什么都要！她得到的已经足够了。

*　　*　　*

于里安通过象忧郁沉闷的浮士德老人那样的、在他炼丹的工作室中的幽暗光线，静静观察他的女儿，不让她知道，惊愕地赞赏从他身上出来的自由自在的姑娘，每天胆战心惊怕她逃跑；每天看见她很满足，无忧无虑，也没有欲望，他就放心了。他问自己："她怎么搞的？她怎么会从我身上出来？"

一个声音在回答他说："你很清楚！你把她认出来了……"

谁是"她"？在他生活上留下烙印的女人，被他的生活抛

① 女骑士或女战士，又名亚马孙人，典出希腊神话。她们聚族而居，骁勇善战，不接近男子。此地指乔治。

弃的那个女人。可是感谢上帝，她曾经是最强的。她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家室。她慢慢地深入他的思想。她还干了更多的事。她进入了他家的粮仓。这颗从他身上来的活的种子，他愿意说服自已，这颗种子是从她身上来的。他自以为认得这粒种子。他认得别人的眼睛不能察觉的一些细节。在她的嘴角上一些汗毛的影子，头颈的姿态，某些子音字母的发音，她的某些想法，上帝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他心里想："我的上帝！安乃德……"

这都是幻觉，没有疑问。他的幻觉中充满安乃德，反射到他所见的东西上。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他的精神渗透了安乃德，为什么他的女儿会不受影响呢？他是某种萦绕于怀的意念的玩物，这没有多大关系。可是这和乔治的幸福有很大的关系。她由此而获得父亲对她的令人诧异的宽容，以及对她的自由行动的充满温爱的敬意，当然她从来没有丝毫猜度过这是什么原因。她心想："我运气不错！……"她没有想到这种好运气是什么人给她的。

最后有一天，她终于碰见了在家中游荡的看不见的影子。她想必多次在他父亲的房门口和这影子擦肩而过，或者在父亲的视线中，自从她童年以来，已经接触过此人。不过她对此很习惯了，所以从没有引起她注意。必须要这个影子开口说话。她果然说话了……

于里安到伦敦去旅行，参加一个大会。他不得不离家半个月光景。乔治抓住机会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区，父亲的工

作室中去打扫尘土。正如一切真正的用功的人一样，他不允许别人触动他的书室。他自称由他自己整理。不用说，他所谓整理，在别人眼中看来，是最无法清理的杂乱。乔治天生是混乱的敌人。很久以来就在窥伺机会，用强力把父亲的书室整理一下。她抓住主人不在家的机会。他回来一定会大闹一场！…… 让他去闹吧……

"你唱吧，爸爸！……"

她先就笑了起来，象一个顽皮女孩一样。

"抗议吧，神圣的纸片！"(她大把大把地抱起废纸，扔在地板上。)"我是这儿的主人……"

她那么兴致勃勃地收拾一切。拿走一叠叠的纸，搬动一堆堆硬纸盒，以致其中一个纸盒张开大嘴，抗议了，好象童话故事那样，吐出盒中积存的言语，许多书信，拙笨地捆在一起的书信，都倒了出来，洒满一屋子。这是什么呀？…… 乔治蹲在地上把信拾起来，笑得更起劲了。

"啊，真见鬼！…… 如果他发见我碰过这些！…… 现在怎么使它们恢复原来的次序？除了把它们都看一遍，知道每封信的日期，没有别的办法。只看信的开头①。很快就整理完了。爸爸的通信，想必是沉闷乏味！…… 咦，咦，咦！"

从第一封信的头几行看来，内容一点也不沉闷……这根没捆紧的绳子散了，纸片都掉出来，这根绳子原来是条缎带……

"这可是，你说说，爸爸！……"

她丝毫没有想一想，是不是把信看下去，如果她有一点旧

① 法国习惯，写信人把他的地址和写信日期，写在信纸右上角。

时代的识差的习惯，她本该这样考虑。可是，毫无疑问，她要把信看下去！看样子这将是十分有趣的信。她舒舒服服地安置好，盘腿坐在地板上，几乎钻在桌子下面，在一堆散乱的信中间。她在信堆中随便抓一封看一封。一点不必担心被干扰。在住所里只有她一人……“如果有人按电铃，我随他去按……”窗开着。窗外，在园子里的八哥鸟，六月里的阳光照射在周围，抚摸她头顶上那张书桌的铜拉手。而她却坐在阴影的摇篮中，在她的手指上缠绕着从信中延伸出来的灵魂藤葛，她的鼻孔中充满园中传来的茉莉花香。她哼着歌儿，她很舒适……

难道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不该干的事？呵！她完全知道！她自己明白，而且觉得好玩。她不拘泥于尊重舆论所说的道德。她是壮健快活、通情达理的，她知道不应当公然地冒犯这种道德。可是，关着门？“够了！我的老太婆！”她和季西内①一样，一过了苏伊士运河，另一种道德！“我有我的道德。”而且(这肯定是好运气)，她的道德是善良、健康的，比人们抛弃在苏伊士运河那一端的道德也许要强得多……她真诚地爱她的父亲。可能不象从前的姑娘们爱她们的父亲一样，不，肯定不。尊敬的成分大大地减少了。再没有任何一点畏惧。那一层崇敬的古老油漆也可怕地剥落了。但是温爱是不是丧失了呢？我想不至于。不用说，条件是对方，那个人，要配接受这种温爱！

“因为，如果他除了播下了我一颗种子之外，别的什么也

① 季西内(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英国将军，曾驻守埃及，后任英国防大臣，组织领导了一九一四年的英军。

没有干，为什么我一定要爱他呢？我们两人之间说句真心话，爸爸，播下了我这颗种子，这算不了什么苦差使！……对，抚养我，那是另一笔帐……是呀，现在要由我来评判这笔帐了。假如你不愿意，或者不知道什么是我的利益和我的权利，那算你倒楣！……你愿意了，你也知道了，我的老好人，尤其因为你女儿是一只不容易看管的山羊，所以你的功劳更大。我践踏了所有成见的草坪。我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忘记。万一有谁敢于碰你一下，当心我来对付他！咱俩是同盟者。可是，说句贴心话，老伙伴，在你我之间，我完全有权不管你那一套，有权看你的信件文札…… 对，你不会同意，你是你那个旧时代的人，但是我是属于我的时代，这就够了！我在读你的信……你什么也不会知道。不应当使孩子们难受……"

她点起一支烟："啊，小心！可不要放火烧了铺子……"

她不声不响地过了一会儿，为了更好地阅读书信，她在吸吮信中的精华，同时在舔香烟屁股……

"呵不！多大的激情！……这个老父亲被人爱到那种程度，这是不可能的！"

香烟烧着，烧着，最后熄灭了。乔治忘了手里拿着烟卷，直到指尖烧痛了，才想起来。她不想再点燃别的烟。她全身俯卧着，肚子和臂肘靠在地板上，为了更好地看信。她念，她念……滔滔的流水！她好象觉得把肚子浸在水里……她只顾念信，不加评判，不想自已发表意见，也不大看得懂。在她眼中，这是一个如此不同的世界！…… 可是从每一行字句，从水流的每一个波纹闪光涌现出来的，在她看来是一个妇女，一个多情和痛苦的妇女，可是她在怨愤和热情中，都显得坚强。她

高大骄傲的灵魂，凌驾在对方——“那个男子”——之上，牵着他的手引导他；她温柔的精力对他是一种鼓舞；她牺牲了自己，到最后，她还安慰他，因为将她牺牲了……而他，那个男子，他在那个妇女身旁，显出忧愁和可怜的嘴脸，看见了幸福然而没力量抓住幸福的人的嘴脸。他完全明白，拒绝了这一幸福，他等于毁灭了自己，所以他在收藏信件的盒子盖上，用沉重的手写了这几个字：“我的被扼杀的幸福。”

乔治直到最后，把散乱的信收拾起来时，才看见写着的这几个字，这是一声悲呼。

她停止了收拾信件。她仰面躺在地上，双手垫在脑后。她注视一朵悬在窗台边的红玫瑰花，被雷阵雨的风吹拂着。在地板上，她的四周，这一曲无声之爱的交响乐。

三十年前，另一个女性，一个姑娘，也是这样发现了她父亲的爱情秘密①。报复性的命运，让她自己也经历同样的遭遇。不过她的父亲那时已经去世。乔治的父亲还在人间。被乔治的手指搅动的爱情的灰烬还是灼热的，烫了她的手指。

乔治遐想联翩，在不相识的海洋上漂荡……这种气息从波利尼西亚群岛散发出来，她看见翡翠色的海面，以浪花泡沫镶边的珊瑚礁和红色礁的行列中涌现出来的群岛。这些群岛对她都是异方异域，可是它们的香气反而更强烈地渗入她的心肺……奇异的激动使她脚步踉跄不稳。这种激动，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当我们到了从未到过的地方，和某些事物突然相遇时。

---

① 见第一卷《安乃德和西尔薇》。——作者原注

“我曾经到过这儿……”

她？她到过这儿？她怎么能够呢？…… 她没有爱过任何人。即使在此时此刻，她不受爱情拘束，离开爱情很远……然而这位陌生的妇女的爱情从她心中涌现，好比人们认识远方的钟声。整个陈旧的故事，是从前她在半睡眠状态中听人叙述的，而且已经遗忘。几乎每一个细节，她读了之后，觉得还没有翻过这一页，她已经会复述了。而这个谜一般的、同时又很接近的妇女形象，并不使她感到痛苦，她感到的是那个人的冲劲；她感到的不是旋律、爱情或挽歌，而是节奏、力量、泉水的喷涌、鲜血。她敢发誓看见过那个妇女……比这更好：认得她！…… 比这更好！……什么更好？……

乔治抬起身来，坐在地板上，动作猛了一点，以致脑袋碰在桌子的底板上：“比这更好……她是属于我的。”

可是这一下把她碰醒了。她揉揉自己的脑壳。

“哎呀！我疯了……我忘了吃午饭。”

她是胃口极好的人。连进餐都忘掉了，她可真是晕头转向了。她立即矫正了方向。可是她一边补吃这顿过时饭，一边继续拾起打断了的思路。她徒然心里想：“这件蠢事。”她又想：“在我出生以前，他已经爱过那女人。”

上帝知道她的女性想象力，满脑子从小说中学到的学问，将要建筑什么空中楼阁！那些可怜的书信，在被整理好之前，还要不止一次被她重读和研究。后来乔治简直能和父亲讨论其中的事实和日期。如果她没那样作，也就差不多了。某个夜晚，她咬了自己的舌头，她很想问个明白……见鬼的成见！为什么人们不能干脆拿这些题目放在桌面上谈！倒不是这些

题目使她不敢谈。可是她不能很得体地对他说明，她是怎样把这些秘密搞到手的。

“这个可怜的人，他坐在那儿，隔着桌子，他以为在世界上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秘密，他不知道我掌握他的秘密，不知道他在我眼里是赤裸裸的，他的痛苦，他的爱情，他的弱点和他的创伤，一览无余……而且我评判他……我评判你…… 你可是没有少干蠢事！你并不高明……啊！因此我反而更爱你了！……”

她过去亲了父亲一下：“可怜的爸爸！……”

于里安莫名其妙。

她开始狩猎。她下决心要找到安乃德。可是不能希望她父亲会告诉她走哪一条路。而路是很不容易找的。李维埃夫人的名姓不列在年鉴①中。她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结了婚。打听这些要用很长的时间。

可是乔治终于找到了线索。先是阿霞，再就是玛克，后者年轻的名声开始传开。乔治到书店去了两三次，可是没有碰到安乃德。她下不了决心去拍安乃德的门。一直走到门口，她还是退了回来。她徒然摆出胆大翻天的姑娘的架势，却有奇怪的腼腆性。万一她见到安乃德，她跟后者说什么呢？和一个这样亲密的陌生人，这样熟识的不相识者面谈，多么尴尬。况且她还肆无忌惮地偷看了安乃德的秘密。一个按乔治

① 巴黎的年鉴名叫《布丹》（年鉴创始人的名字），每年出一厚册。巴黎市民中稍有名气的姓名住址都可查到。

设想的安乃德，如果她知道情况，是不会原谅乔治的。而她只要说头几句话，就会看清情况。乔治感觉到，面对安乃德的注视，她会露出真相来。她预先就失去镇定，张着嘴，想不起说什么好，涨红着脸待着！正如所有的腼腆的人一样，为了摆脱尴尬的处境，她会变得粗鲁，她把所有真话一下都倾吐出来，好象为了出气。立刻，安乃德的眼光严峻了，把半开的信任之门重新关上。两人间的鸿沟变得比原先更难逾越……乔治找不到勇气来做一次试验。她却不放弃原定计划。她等待不知道什么机会来帮她忙，或者强迫她大胆一试。这个机会应当会到来的。它快要到来了！

对大多数干等着的人，机会不会来，因为他们消极地等待着。可是乔治的等待和她本人一样，总是积极的，随时准备行动。她没有睡觉，她在窥探。总的说，如果有人错过机会，多半不是机会没有到来，而是因为等待机会者没有看见机会到来，而且机会过来时，没有一伸手就抓住它！象乔治这样的人是不会有让机会滑过去的危险的。眼光一瞥，一个蹦跳，她就抓住机会，正如回击飞来的一个网球一样。

*　　　*　　　*

这一次是谁把球抛过来的？一个陌生人。一个从意大利来的对手。他也一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和安乃德相遇。可是这不仅是机缘，而是命运。这是思想上的亲属关系使他接近于里安的，而且将在乔治的推动下，使他成为重新打开两位老朋友之间的门户的使者。

安乃德没有想到他会来！…… 这天早晨，她很疲乏地坐

在她房中一个角落里，双腿酸痛，她正在擦洗房间。她没有雇用仆人，只有一个打短工的女子，每天来几小时，干点家中的重活。她独自一人在家，差不多已经被她的孩子们抛弃了，孩子们不再有什么困难的事要来麻烦她，他们的活动和乐趣，都留给他们自己。（两口子的共同活动是他们最大的乐趣！）安乃德没有为此而抱怨的低级趣味。这是做母亲的本分！孩子们心满意足了，他们从思想里辞退了母亲，就象辞退一个女佣人一样。她已经完成任务，她走了…… 安乃德微笑了。可是她觉得腰部酸痛。她已经不年轻了。她自己的和替别人操心的忧愁苦恼，负担太重，超过了她的能力。她在疲乏的感觉和东想西想中麻木地待着，手里拿着一块她正在擦家具的抹布。窗子向街道大开着。清凉的空气使她肩头寒冷，可是正象她没有注意街上传来的闹哄哄的声音一样，她没有感觉到凉意。她在遐想。她想能支持自己所爱的人，固然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让别人支持你，也是大大的好事！可是这种事不常有，是奢侈品。她不责怪任何人。各人只能把自己所有的贡献给别人，而她结识过的这些男子，每人只有自己必需的一点点。在她眼前，她怀着温情的嘲笑，看见曾经饮过她的乳汁的男人一一出现。他们乱哄哄地在她眼前走过，他们的出现常常是出乎意外的。在那些她认得的熟悉的面容之间，涌现出几个她以为已经忘却的面孔，其中还有某一天匆匆瞥见的面孔，他们的真正的容颜（也许由于反射），第一次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由于这种神秘闪光，好象是将要来到的时刻反射的光线，一个面孔从过去时间的深渊中浮现出来。对此，安乃德心想："这个人没有拿走我任何东西。他给了我不少。"

她感到诧异，居然把他忘了，一时之间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这时，恰好房间的门打开了。在家帮忙的姑娘，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不先通知一声，就把一个客人领到房中来了："太太，来了一位先生……"

安乃德，好象吓了一跳，看见门口站着她刚才回想起来的那个人：旧时的面容，雪白的胡须，讨喜的微笑，明亮的眼神。虽然这次会面多么出人意外，安乃德却一分钟也不迟疑。刚刚她想不起的人名，立即从她口里说出来了。她向他伸出双手。只是过了一会儿之后，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她衣衫不整，精神不振的情况，出其不意地被人撞见了。可是她兴致很好地笑了，她手里还拿着一块抹布呢。他和她一起笑，一边道歉，同时原谅被安乃德责备的女仆。他在安乃德眼中看到她用热烈、坦率和快乐的劲头，上前欢迎他。他也用同样的劲头，向安乃德走去。虽然他差不多已经是个老人，却有一双二十岁的年轻眼睛。

七年前，安乃德曾在穿过意大利南部的火车上遇到他。那时她在罗马尼亚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回来①。她刚刚病愈，身上还有点烧，感觉到要命地瞌睡。可是她总觉得自己在莽林中，芦苇的莽林，她曾经在林中逃跑，在淤泥中身体一直陷到腹部。那是热病蔓延的土地。意大利的火车通过的大沼泽地使

① 她在罗马尼亚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回来，见《女信使》第一卷。——作者原注

即第四卷《女信使》(上)第二部《安乃德在莽林中》。

她回想起芦苇的莽林。她身体僵硬，紧张，打着寒噤。她和困倦作斗争。有时她被困倦战胜了，颈项垂下来。可是她立刻惊醒，把颈项直起来。她抬起小心提防着的脑袋，皱着眉毛观察邻座的人。他们几乎全是意大利平民和小资产者。她坐的是三等车，在分隔为三小间的车厢的中央那间，挤满了旅客。每到一站，人们用拳头把超额的乘客塞进已经满载的车厢。他们坐在别人的膝上。一个女客站着，摇摇晃晃，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住别人的肩膀。男乘客抽着烟，在两条腿中间的地上吐唾沫。安乃德紧缩在一个角落里，不敢移动踩在地上感到恶心的两只脚。在她的脑袋上边，有一个站着的男宾的上半身，胳膊肘子靠在把车厢分隔开的半人高的隔板上。这些人几乎全部晒得面孔黝黑，面颊陷进去，胡须有半个月没有刮了。一个老者长毛的耳朵上戴着耳环。发烧的眼睛，发黄的眼球，有几对象动物似的亮晶晶的瞳人非常出色。一个小男孩，把下巴搁在旁边那间车厢的分隔板上，正好面对着安乃德；一个小女孩，坐在地上的唾沫堆中。两个孩子的小尖眼睛直盯着安乃德。在三个分隔的车厢之间，乘客交换粗鲁的对话。这边那边，有人拿小扁瓶喝酒，或者吃酸味的酪干。在安乃德极度疲乏的噩梦中，觉得自己是另一种动物，被关在令人不安的陌生动物的笼子中。它们用鼻子嗅她，在她四周收紧包围圈。她徒然竭力打起精神，她看见它们在等待最后一分钟，等她精疲力竭，倒下去了，就扑在她身上。她昏过去了，沉重的脑袋向后仰，碰在椅子的木头背上，整个上身被拖着滑下去了。在这一刹那间，她的神志还没有丧失，可是不再斗争，听其自然了。她觉得在她后面有两只轻柔的手，托住她的肩头和腋下，用一个

包裹垫在她脑袋下。她沉重的眼皮最后一次微微张开，她正好来得及从眼皮缝里窥见那个人的眼睛。这人俯身在隔墙上，如同鲁本斯① 名画中俯身在十字架的那人，托住她的身体，把她放平。这真是山中的湖泊。给人以十分安全的印象。她任自己坠入睡眠中了。

一小时之后，她从睡眠之湖中重新浮上来，在她周围，空气轻松了。她看见她身边的人们，善良的人们，她休息的时候在照顾她。她发现在自己面颊下边有一块披肩，这是一位老年的农村妇女给安乃德当枕头的。在她脚边，那个小女孩在啃一个橙子，她伸手把橙子递给安乃德。所有的人，看见她重新张开眼睛，都用玩笑的热诚态度向她道贺。于是她用同样嬉笑和热情的口吻回答他们。在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窘态。他们大家都是同一类的。她知道魔术似的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和喀耳刻的魔法相反，这儿的魔棍一挥，变野兽为同伴。魔术师就在她背后。她不需要转过身去看他。他的和谐严肃的语声把网罗抛在所有在这儿挤成一堆的人身上。这个声音将众人形成同情与利害相同的集体。在分隔为三间的小车厢之间，谈话普遍展开。那个人并没有任何强加于大家的表示，可是谈话是围绕着他进行的。几乎所有在说话的人，眼光都朝向他。由于他们的眼光要接触那个人，必须超越安乃德的脑袋，这些

---

①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画家，巴罗克艺术的代表。他的代表作《从十字架上放下来》，表现耶稣基督的信徒们，把基督的遗体从他被钉死的十字架上放下来，画中有一个人，俯身在十字架上，两条手臂从架上伸过来，托住基督的腋下，用充满虔敬与温爱的表情，把遗体轻轻地放下来。

眼光在中途都停留在安乃德身上。她也参加到谈话中去了。渐渐地，她的耳朵习惯于他们的语言，她也用蹩脚的意大利语插嘴，引起大家没有恶意的讪笑。她很惊讶听见她看不见的那个人用法国话回答她，而且是很纯正、很地道的法语。他们两人就这样继续谈话，她并不设法看他本人。他很有分寸地问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并且告诉她该走的路线。关于他自己，他一字不提，她也不想问他。农民们管他叫"Signor conte"①。她知道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提到三十多年前，他亲眼看见的在本地发生的某些事情。他说话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她喜欢不看他而想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她知道，他在瞧她。于是她觉得好似在他的保护下。这一点也没有使她不高兴；好象两人之间订了秘密协定："你保护我，我信任你……"

最了不起的是这种信任在危难中经得起考验。火车在颠簸着摇晃着前进，毫不担心过一阵子会发生什么事。突然，一个可怕撞击，钢铁，玻璃与木料被击碎的嘈杂声，车厢象一个核桃壳似的劈劈啪啪碎裂，爆炸。在被屠宰的牲口的一片狂叫声中，一切都崩塌了。安乃德发现自己压在断残碎片底下，卡在破碎的坐椅之间，被吓疯了的兽群互相践踏（同伴们重又变成牲畜了）。使这慌乱达到最高潮的是火已经烧着木料。安乃德白费力气地挣扎了一阵，脱身不得，四肢瘫痪，只好听天由命了。她仰天躺着，脑袋比身体低一点，她觉得一股湿热流体从她胸脯上边的一个伤口中渗淌下来，可是不觉得创痛。在喧闹混乱的环境中，她的目光通过碎铁残木堆中的一条隙

① Signor conte，意大利语，意思是"伯爵先生"。

缝，窥见太阳刚刚落山的一块悦目的天空。她感到出乎意料的平静。她听见火势蔓延的可怕的声音，风从她脑袋上吹过来。柔和的天空弥漫着黑烟，毕毕剥剥地爆着木料上的节子，好象在热灰中烤栗子。离开她的不能动弹的身体几公尺，旺火灼热的气息吹到她的面颊上。她等待着。她等他来救她。她毫无理由相信他还活着，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会照管她。然而她深信不疑。当她听到他的声音叫她的时候，她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他叫道：“Cara Francia①，您在这儿吗？”

她回答道：“朋友，我在这儿！”

他几乎立刻就看见她，她从隙缝里也看见了他的焦急而友好的眼光。他并不浪费时间大惊小怪地呼喊。一转眼的时间，为了把安乃德解救出来，他邀集了几个热心肠的人，匆匆忙忙把他们组织起来。工作是十分危险的。稍不小心，略一失手，就有可能让由于偶然的原因悬在上面的沉重物体砸在安乃德身上，同时又必需赶快动手。火焰的舌头差不多已经舔到躺着的女人脚上。她一句话也没说。任人摆布。可是她的肩头愈从压着的东西下解脱出来，她愈感到创口很痛。她想自己快要昏过去了。但她却向她的救援者微笑。后者非常小心地把她被拘囚的脑袋，从碎片堆中解脱出来。他双手按着她的太阳穴，说：“坚强点！很快就完成了。”她说：“我一点也不怕，我是在您手中。”

他被这种信任心感动了，说：“我勇敢的孩子……”

由于创口痛，她昏过去了。几分钟……她几乎立刻恢复

① Cara Francia，意大利语，意思是“亲爱的法国太太”。

了知觉。人们已经成功地把她解救出来，把她抬走。她说："不！我要，我能自己走。"

友人对她说："您受伤了。"

她说："这个以后再考虑。要先去援救别人。"

撞碎的车厢成了一堆烈火。人们连走近去都不可能了。别的车厢没有砸得这样碎，可是大火也要延烧到它们身上，会轮到它们的。人们忙于援救留在那些车厢中被埋在碎乱物件下的人。绝大多数的旅客逃出来了，一边跑一边喊，穿过原野，象是受惊的鸡鸭。可以看见有些人跌跌撞撞，摔倒在田野里，一边大声叫喊。他们在慌乱中，总觉得离开危险地点不够远。人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几个慌乱者拉回来。在这儿，Signor conte 表现出他的不动声色的权威。他一声也不叫喊。一点也不慌忙。他从神经质的、指手画脚的人中间从容不迫地走过，他抓这个男人或那个女人的肘弯，立即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他们的呼喊停留在嗓子里，喊不出来了。他对他们说："来吧，我的好大姐……行了，亲爱的朋友，把你唱腔保留在胸膛里，将来到圣加罗①登台唱戏时用得着的。有这样好的肺量，至少也要换个方向吹！你在火上吹风……"

大家都笑了。他要干什么，大家都照办。不用多久，大家已经把该援救的都清理出来了。他们把伤员摆成一排，在一条深坑里，有土坡作为屏障，和路轨隔着一定的距离。伯爵带有一套出外用的医药小箱，他忙着给受伤的人草草地包扎。他四处观望，找那个法国妇女，他看见她在几步之外，背靠一

① 圣加罗(San Carlo)，意大利那波利著名的剧院。

棵扭曲的橄榄树。她一直觉得快要支持不住了，咬紧嘴唇，为了使自己不从斜坡上滑下去。他离开别的伤员，说："轮到您了！"

在她四周，光秃秃的平原，没一处可以遮蔽的地方，而且大伙的眼睛都朝她瞧……她说："在打仗的时候，就得象打仗的时候！"

她把衣服解开。血迹粘住了内衣。他用一把小刀，将衣服割开。在她的乳房和右肩之间，砸碎的车厢上的一根尖头木条，在她身上刮了一道切口。在揭开粘在伤口的一块衬衫碎片时，一股鲜血涌了出来。她举着右臂，站着。她象一个在打仗的女骑士。不知分寸的群众，天真地对美丽的身体和可观的创伤表达了内行的赞美。Signor conte 用轻轻的、有把握的手指，摸摸伤口，洗涤之后，很快地包扎好了。一个老年的农村妇女做他的助手。他问："我把您弄痛了吗？"

安乃德说："我见得多了！不是吗，老妈妈？（后边这句是对老农妇说的。）男人们对他们打仗受的伤非常骄傲。多少年来，我们有我们的创伤！不过我们不想拿这个来自我吹嘘。"

"什么样的战役？"伯爵问。

"对，Signori[1]！把你们这些牛犊生下来的战役。"

群众都笑了。一个老头儿说："好样儿的！这些婆娘们不但会生产牛犊，而且还会让你头上长出个角来。"

可是安乃德挺起胸膛，为的是不至于昏倒。她在雾中说话。她的看护者没有看错，他对她说："现在，您躺下来吧！"

---

① Signori，意大利语，"先生们"（复数）。

她固执地说："难道我帮不了你们什么忙吗？"

"除了等塔兰托①开一列救援车来，别的什么事也没有了。"

大家等了很久很久。那时还是停战后不久的混乱时期。受灾的人在平原上露营。夜色晴朗而且凉爽。大家用车厢的残片，燃烧起大堆大堆的篝火。安乃德和伯爵待在一边，在聊天。远远地在他们右边，火灾的余烬还在冒烟。很远很远吹来的风，带来了第勒尼安海的瑟瑟响声。时间在意大利夜间天空的美妙穹隆下流逝。悬空的星辰在滚动，好似葡萄架上金黄色的葡萄，伸手可摘。两个萍水相逢的侣伴互相夸奖对方的勇敢行动。他们不至于庸俗到互相表示诧异。可是安乃德把自己的勇敢归功于她对伯爵的信任。她请他解释他表示的安详态度，在生活中，这种态度的良好作用是极不多见的。他从何处获得这种修养，是不是从天上，天空的安详和他很近似。

他注视着火堆，火焰和跳动的阴影使他的笑容上闪过一丝悲剧的寒战，他回答道："我这种态度是从地上获得的，大地把我所爱的一切都吞噬了。"

安乃德把身体侧向他，没有说话。他没有瞧她，继续说："朋友，您躺在上面的坚硬而干燥的大地，看起来也象是死的，类乎一颗冷却了的行星。您感觉不到洪炉中的烈火。请仔细听！您会听到独眼巨人的锤击声的②。您听不见吗？我不分

① 塔兰托(Tarente)，靠近火车出事地点的城市，在意大利南部。

② 库克罗普斯(Cyclopes)，希腊神话中三个独眼巨人，他们在大神的命令下，铸造雷神所用的雷霆。

昼夜，从不停息地在给青铜锤的节奏打拍子。我听见墨西拿①城市崩塌的声音……”

“您当时在那里吗?”安乃德问。

“还有我全家的人。母亲、妻子、弟弟和四个孩子…… 他们现在还在那儿。他们在地底下。”

安乃德感到震惊，握住对方的手。一直握着不放。在宁静的夜里，他平静地向她自述生平。

我们将在下文叙述他的事迹，继续他的自述。但是我的叙述将远不如他自己的话简洁。他形象的许多特点，很久以后才渐渐地向安乃德透露。在这第一次自述中，他讲的只是一个概略。可是我们这些小神明，我们享有特权，我们能细读孩子们的命运。让我们展示他们的生命之书吧!

* * *

布鲁诺·吉亚仑萨伯爵，系出西西里名门望族。这个古老的姓氏，曾在诺曼人入侵时期显赫于世。在墨西拿城的上部，在城门口，还有他家巨大产业的几块可观的残剩部分。距玛达格里风那的废墟不远，有一所不甚舒适的古老宅第，前门面临一条窄狭的小巷，可是大门上却饰有德拉·洛比亚的浮雕。屋后橙树成林，层层的梯田，顺坡而下，直到海滨。几个世纪以来，吉亚仑萨一家在这所宅第中，过着朴素的乡村式的生活，保持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崇高传统，多少过时了，然而和谐

① 墨西拿(Messine)，意大利西西利岛上的城市，毁于一九〇八年的大地震。

而且发散忒奥克里托斯①蜂蜜的香味。他们陶醉于古代外省文献及诗歌学院积极活动的光荣旧梦中，这些学院是以族徽上的怪物猞猁、格里芬②等命名的。他们在学院里发挥大量有闲生活的智巧，以及关于希腊罗马文献的真正渊博的知识。这种知识世代相传，父传子，有时父传女。在大希腊③，自从毕达哥拉斯④以来，承认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精神权利。

布鲁诺伯爵，作为消遣，在学院的希腊研究领域中，获得名副其实的声誉。他一边种植橙子树，并且和他当议员的弟弟分享一个硫磺气井的收益，一边用优美的文体编写与发表碑铭学的论文，以及一部关于俄耳甫斯⑤的文献选集。他也写诗，出于自己的乐趣，用希腊文或意大利文写作。他到了四十岁没有经历过人生的任何艰难困苦。周围的人对他都很亲热，他对人也很热情。在优裕生活中，他从他聪明的父母那里接受不谋私利而工作的情趣，这是人生一乐；他也接受了豁达大度的乐观主义，对那些除了《母亲》⑥的笑脸之外没有什么值

---

① 忒奥克里托斯（Théocrite，约前310—前250），古希腊诗人，牧歌的最早创作者。

② 格里芬（Griffons），一译格律普斯，狮身鹰头鹰翼的怪兽。

③ 大希腊，古地名，指意大利半岛南部地区，古时曾有大批希腊移民居住，在历史上称为"大希腊"。

④ 毕达哥拉斯（Pythagore，约前580—约前500），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创希腊秘传宗教毕达哥拉斯教。

⑤ 俄耳甫斯（Orphée），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又传为希腊秘传宗教俄耳甫斯教创始人。此教与毕达哥拉斯教之教义相仿，相信灵魂转生，死后因果报应。

⑥ 《母亲》，出处不详，疑为意大利的一幅名画。原文"母亲"有引号，斜体。

得关心的事的人们，这是并不困难的。这些自命风雅的绅士们，不让野兽般斗争的喧闹声传到他们的花园中。在布鲁诺童年时代，这种斗争震动了他们近邻(卡拉布里亚和巴西利卡塔①)发烧的脊梁——galantuomini和cafoni②之间的社会斗争——以及惊心怵目的穷困。布鲁诺伯爵甚至连硫磺气井都不肯费劲去察看一次，这个企业的收益使他能致力于排列"金色的诗韵"或毕达哥拉斯的诗韵。他的弟弟到那里去过，但次数很少，他可爱地劝哥哥不要去，简略地提到尘灰、贫困和坏死病。他由衷地替他们哀痛；这是一种必要的祸害。然而这一必要性，决非为使布鲁诺伯爵之流的清亮瞳人看了发愁，他们神话中的女邻人，仙女该拉忒亚③是把他们的瞳人当作镜子照的。各人演各人的角色：他们的角色是用笔以及生活(难道他们不配吗？)来实现美。

担任这样的使命，布鲁诺伯爵是很有天赋的。他那双秀美的手，灵敏而轻柔，不费力气地挥散他路上的阴霾。他很可爱，诱惑人，也容易被人所诱惑，他毫不缺少爱情经历。由于他天性富于魅力，由于他的表面的然而是自发的仁善，他善于品尝爱情，中断并且重新品味，或者放弃爱情，不论对他自己或对他的女伴们，不在杯底剩下辛酸余渣。他结婚相当早，二十六岁就和意大利北部一个富有的资产者的女儿，一个维琴察

① 卡拉布里亚(Calabre)和巴西利卡塔(Basilicate)，意大利南部两地区。

② galantuomini 和 cafoni，两词均为意大利语，意思是"正直派和粗鲁派"。

③ 该拉忒亚(Galathée)，希腊神话中海的女神，平静而闪光的大海的化身。

地方的黑头发、蓝眼珠的姑娘成亲。她热爱他，他也珍爱她。这是一对美满的夫妻，锦上添花地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健康可爱的娃娃。一点没有病，没有操心的事，这样圆满的幸福，如果不是这样倒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和他的亲人们仿佛会这样想：生活不幸是由于人们不会生活，不然就因为愁眉不展的倾向，是本性上的疾病，应当设法治疗。显而易见，这样的精神状态，必须要对世事相当漠不关心，不过这种自私态度是那样天真可爱，所以决不至于伤害别人。同时，为了替这种自私辩解，也应当说由于别人风格好，不愿太多地显出自己不幸。痛苦了若干世纪的Mezzogiorno①，民众的绝望，达到这样程度的麻木不仁，以至他们由于害怕痛苦得更厉害、根本不愿动一下指头来改变现状。他们的辛酸的贤智是用这样一句残酷的讽刺话来表达的："Addò ne' à sfizii, nun c'è perdenza."（"没抵抗的冲动，也就没有任何损失。"）

那些老奸巨猾的政治豺狼明知这一情况，却不轻易去对人民的穷困作丝毫改变，以免去冒惊醒他们的风险。这些预言家之一这样说："**最好不要去唤醒酣睡的穷困和苦难**。"②

可是时间到来了。时间已经到了。从本世纪初以来，公众知道的新见闻是非洲灾祸的后果以及使徒们开始散播的新精神，这一切都刺激 Mezzogiorno 的麻木状态，使绝望变为狂怒。从奄奄一息的土地上涌现出蒲叶③以及西西里的法西党

① Mezzogiorno，意大利语，意思是"南方"。

② 引自阿戈斯迪诺·德布莱蒂斯语。——作者原注
阿戈斯迪诺·德布莱蒂斯（Agostino Depretis，1813—1887），意大利政治家。

③ 蒲叶（Pouilles），即今意大利南部之阿普利亚区，旧称普利亚区。

人[1]的流血斗争。布鲁诺伯爵不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不看那些令人伤心和不愉快的事，毫无不良的存心，无非是看不见也就罢了。他发现周围的贫困和痛苦的那一天起，他和家人做了许多慈善事业，直到挥金如土的程度。但是这种行动无论如何是时断时续的，碰到机会做一点，可以说是"离开眼睛远了，离开心也就远了"。他的可爱的眼睛有那么多的事要管！他是这类天性欢乐的人，受到命运的优待，对这种人来说，一切都是享乐：智慧，工作与乐趣，以及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毫无粗鲁的意味。他在自己周围创造这样一种幸福的气氛。

这就是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某夜以前的情况。在那天夜里，被捆缚着的古老大地，在暴怒的惊悸或呜咽中，鼓起它的胸膛，在三分钟内，整个墨西拿城，十个世纪的光荣，十二万人口，全部被吞没了。他的老母、弟弟、妻子和孩子们，全被埋在瓦砾堆中。

那天晚上，为了庆贺白天从罗马回来的弟弟，大家高兴地延迟了就寝的时间。在二层楼的房间里，面对着窗外的橙树园，大家长时间地谈天，听夜间美妙的幽寂或音乐。他年轻的小姨子唱贝里尼[2]的乐曲。她有夜莺一般娇嫩纯洁的嗓音，于是布鲁诺伯爵，闭着眼睛，含情脉脉地欣赏着歌声。那位姑娘是知道的。她一边唱，一边眼光不离开他。他俩温柔的调

① 法西党(Fasci)，十九世纪末年出现于西西里的农工斗争的联合组织。

② 贝里尼(Bellini，1801—1835)，意大利作曲家。

情，对谁也不是秘密，可是谁也不觉得反感。即使妻子和妹妹本人也在微笑。布鲁诺是众人宠爱的孩子，谁都觉得爱他是很自然的事。他自己首先这么以为，他并不因此而自负。他爱大家，大家也爱他。因此大家都很满意。他最小的女孩西比尔，他给她取了这个名字，为了纪念最后一个媚人的诺曼王后。他偏爱的小女儿坐在他身边的小凳上，面颊放在父亲的膝盖上，在注视亲爱的爸爸。他眼皮半开半合，对着孩子微笑，用手抚摸孩子细软的头发，他手指感到小小的圆脑壳里激动的感情。这是一个过于娇嫩的孩子，比她的哥哥们更脆弱。她发育过程中的危机引起感觉上的小小烦扰，短暂的忧郁阴影和不解的焦虑，大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后来布鲁诺不能不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擅长弹钢琴、曾经在罗马从名师斯冈巴蒂学琴的年轻母亲，抚弄琴键时，模糊地发生（为什么？）一种冲动，弹起第七交响曲神秘的andante①，一弹到这暗淡而毫不容情的进行曲（人们管它叫结婚进行曲，可是和谁结婚？和死神结婚吗？）的第一次crescendo②时，小女孩突然呜呜哭起来，叫喊："不要！"逃跑了。于是人们换了别的乐曲。父亲把小女孩抱在怀中，走到窗前。小女孩已经唧唧喳喳说话了，用一只小手把父亲的胡须缠在指头上。两位年轻妇女，孩子们的母亲和姨母，也走到窗前来呼吸园林里的芳香气息。两人毫不嫉妒地都倚在布鲁诺的肩上。妻子弗洛拉对她妹妹说："去吧，吉玛，你想吻他一下，想得要命，去吻他吧，让他把你的吻还给我！"

① andante，意大利语，音乐术语，意思是"行板"。

② crescendo，意大利语，音乐术语，意思是"渐强"。

人们听见在高坡下边，大海的嘴唇在舔海岸。在天空，房顶上方，独眼巨人的火红的眼睛：天狼星。他们三个人，面颊紧挨在一起，默默无言。在他手中，这只小夜莺，这个孩子的心脏，在突突跳动……

幸福之夜是没有记录的。爱情的拥抱从梦中开始，在梦中结束。思想无从辨别在什么时刻它立住脚。这最后的一夜没有听见幸福之童，家中的常客，突然中断他的歌声，啼哭着奔逃，一直逃出墨西拿城……

大地第一次震动，夫妇俩都震醒了。布鲁诺觉得弗洛拉的脚紧紧地缩在他的脚上，如同小鸟蜷缩在枝头。从玻璃窗上看到曙光发白，两人一起挺身而起，坐在床上，腿光赤着，准备跳下床来。床摇动了，房屋从基础到屋顶格格地响。在外边，听到瓦片和玻璃砸碎的声响，一座烟囱倒坍了……

在这些地方，地震是个熟客。当这位客人来得不勤的时期，虽然“南方”人的无忧无虑早就忘记了这位客人，每人都父传子地学会了对付地震。地开始一震，每人都立刻想起来应该干什么。谁也不会浪费时间呻吟呼号。人们逃向空旷的地点。或者，如果没有时间，先到大墙脚根，找个可支撑的地方。弗洛拉跑到邻近的房间，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哭喊，她想把他们抱到园中去。可是第二次摇震，接着第三次，来得更为强烈，好象大浪，房屋都摇晃起来；墙壁象帷幕似的鼓起来，天花板上soffiti① 的大图案扭曲了，地板拱了起来，赤脚行走使人绊

① soffiti，意大利语，意思是“浮雕”。

倒，从外边传来城里和海里的雷鸣声。一片最后审判①的哭喊……

这些都是几秒钟内的事。在这一时刻，慌张惶恐的精神只听见它自己恐怖的呼号。布鲁诺明白已经没有时间从楼梯上逃出去，于是，他一边向他妻子喊，让她跟他跑，一边冲向阳台，因为在他的本能中，沉睡着一点很古老的经验，这一本能向他建议，在房屋坍塌时，必须尽可能站在靠外边的地方，为的是有更大的机会被人从断砖碎瓦堆中挖掘出来。但是，后来他在劫后余生中，责备自己当时听从了本能，而没有跑去找家人，使他们跟他一起得救，或者死在一起。谁也没明白他的计划，他没有时间向他们解释…… 最后一个形象：在邻近的窗口，吉玛露着年轻的酥胸，向他伸着双臂……还有西比尔的哭声，叫着："爸爸！"在一声霹雳中，古老的住宅崩坍了。一切都消失了，布鲁诺也失去了知觉……

他醒过来了（什么时候？），躺在一条船中的铺位上，船载着他离开该诅咒的海岸。接着（他的知觉有时清醒，从黑夜中出来，又返回黑夜，两者相隔的时间很长）他在那波利的一家医院里，做了很危险的手术。他大腿骨折，脑壳裂缝，脑震荡。过去的情况，他一点也记不清了。在他身上恢复的第一件事是焦急和剧痛。可是他不能确定任何一点。他的感觉是一团阴云。他没有能力把两个意念连在一起。他竭力想把情况弄清楚，又害怕在清楚的情况中他会看见什么……　突然间！阴

① 在世界末日来到之时进行最后审判（典出《圣经》）。

云打开了。他听见西比尔的细弱的哭声。他喊道："我的孩子！……"

他使劲想起来，可是他不能动，他向墙上撞。女护士们握住他的手臂。他继续叫喊："我的亲人们！我在这儿！我来了！你们在哪儿？"

人们竭力使他平静下来。他能够回想起他摔倒以前最后时刻的情况，他恳求别人告诉他，他的家人都在哪里。他要人们告诉他，他们都得救了。人们故意不对他说相反的话。人们给他一些含糊的保证。他一点也没有轻信别人的话，可是他要求对他说，再一次对他说，要不然，他不能再活下去。生命的自私性，强迫他不由自主地这样干。但是几天之后，他在静默与恐怖中，把他周围人们的一句话、一个眼色以及他的回忆，仔细体会之后，他用眼光恳求俯身向着他的、那个他认识的医生（他属于Mezzogiorno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和吉亚仑萨家有来往），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不问你我失去了谁…… 我只问你我还剩下什么人！"

他在对方的眼神中看到这样深沉的同情，他吓得遍身发冷。他抓那只平放在他床上的强壮的手，他喊道："不！我还剩下一个人…… 谁？告诉我是谁？……"

医生俯下身来，亲了他一下。这就好象他又一次垮掉了。在深渊的底里，他呜咽着说："为什么，为什么你把我救活了？……"

第二天，他不再呜咽，他一滴眼泪也没有了。愁容惨淡，但是显得平静。他请见证人给他讲他们见到的一切细节。只有他一个人被发现了，在瓦砾堆边沿，身体一半被掩埋着。其余

的一切堆积成一座小山。人们没有办法挖掘，缺少人力。整个城市成了废墟。几百个幸存者都野兽般地惊慌狂奔。死神还没有满足(继续轰隆轰隆地响，人们不时听到废墟最后的崩塌)，死神带刺的棍子从这些被罚入地狱的幽灵肚子里，刺激出淫乱与残酷的行为。一群人压在废墟下面。上帝也压在废墟下面。那些活着的人，死亡了的灵魂，男人与女人，在神坛上面和下面，肆意行淫。最早的援救者从海上来到，紧跟着是一群野蛮人，在惨无人道地抢劫。灾祸发生后刚刚过了一小时，一群群的猛禽扑在死人身上开始劫掠。从山上走下来一群群的废墟洗劫者，几世纪以来，他们在窥探大城市的崩坍，就象从前在我国布列塔尼海滨，有些人在窥伺遇难的船只。幸而勃鲁诺后来才听说，当时什么他都不知道。对付自然界的残暴已够他忙的了。

他养精蓄锐，决定回到天灾发生的地点去看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三个星期过去了。但是他愿意去看看，摸一摸。玛德兰娜亲眼见到主①的死亡，而且她用手指摸了主的冰冷的遗体。翌日她回来寻找活的主，于是她找到了看园的②。布鲁诺在瓦砾堆中能找到谁？…… 人们设法劝阻他，但是无效。他身体不能动，还带着治伤的夹板。他让人用担架抬着，一个忠实的友人陪着他。整个夜晚，虽然风浪很大，他一直留在甲板上，躺着，在深夜里，象磁铁一样，注视着，吸引着那块恐怖

① “主”指耶稣基督。玛德兰娜(《圣经》中译本作“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传说典出《圣经·新约》。

② 玛德兰娜看见复活了的耶稣，不认识了，以为他是看园的。

的土地。斯特龙博利①的火光标志着恐怖的土地已经不远。为了保护他脑壳上的伤口，人们给他做了一个银质金钉的护体，一顶皮革的盔形防护帽，使他有诺曼十字军的姿态。他也是去救圣墓②的。一城居民的圣墓。“Horror, Fetor③…”一到雷焦④，风就吹来臭气……上帝巨人在腐烂，在橙树林的山岗下边…… 十字军⑤在他的铺位上差一点呕吐了，他以不可动摇的决心，让人一直抬到曾经是他的巢穴之处。从灾祸发生的第一天起，没有一只手来碰过废墟。没人有勇气去动这堆废墟。它堆成金字塔。由于命运的摆布，塔顶有一块倒下来的吉亚仑萨家的族徽。人们在火把照明下，可以在族徽上看清古老的箴言：“Per Chiarità Carità.”（“从明察达到仁爱。”）在这堆山头底下，他们都躺在那里，整个他的血肉，整个他的家族…… “仁爱、明察。”火把熄灭了。这是吉亚仑萨一家人的坟墓。让它这样保留着吧！……

布鲁诺始终没有重建家园。后来他把这个tumulus⑥用水泥封起来。在这巨大的金字塔上，他叫人铭刻两个字：“Ruinae Sacrum。”⑦

更晚、更晚些时候，他将为“伟大的母亲”⑧，为“黑地之

---

① 斯特龙博利（Stromboli），意大利西西里岛北端的活火山。

② 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名义上是到耶路撒冷救护耶稣的圣墓。

③ Horror,Fetor,拉丁语，意思是“可憎可怖，令人恶心”。出处不详。

④ 雷焦（Reggio），墨西拿附近的小城镇。

⑤ 十字军，指布鲁诺。

⑥ tumulus,拉丁语，意思是“山堆”。

⑦ Ruinae Sacrum,拉丁语，意思是“神圣的废墟”。

⑧ “伟大的母亲”，法文版除法文外均附有希腊文。

神"① 建造神坛。

当他在返回那波利的船上，遇到另一位伤员，另一个被罚入地狱、而从地狱中逃出来的人。这个精神恍惚的人对布鲁诺讲：他看见在瓦砾堆中，有人涌向尚未僵冷的遇害者的遗体，掠夺他们身上的衣物。他看见一个人，把一个哀求他饶恕的女人的手腕折断，为了抢她的手镯。布鲁诺大呼："这些人都该杀！就是这种人，应当全部消灭掉！什么时候大地才把它身上的虫豸都压死？"

在心里，布鲁诺感谢黑母亲②，至少把他那几位死去的亲人，从人间地狱中救了出来。

将近一年之久，布鲁诺蛰居在一所孤立的房屋里，在马来姆③边沿，接近南发和西尔赛海角。这所房屋是布鲁诺家无数产业之一，这些产业现在全部属于他一个人了。这所房屋无疑是他产业中最不受重视的地方。他家里没有任何人到这儿来住过。那里人烟稀少，人们在废墟中放羊，一年中有八个月，几乎全部居民都转移到山上去住，只留下三四个被牺牲的人看守他们家徒四壁的房子。疟疾折磨着这些人。所有霸王似的地主(有一个地主的老鹰巢似的宅第高高凌驾在沼泽之上)，都不肯分给疟疾患者一小撮奎宁药粉。飞鸟的眼睛喜欢看这片充满积水和芦苇的无边无垠的荒地。正当疟疾流行时，布鲁诺待在那里，他染上疟疾。这对他有什么关系？在这几个月中，他有机会看见的仅有的几个人面，是一个伺候他的

① 黑地之神，法文版除法文外均附有希腊文。

② 黑母亲，指大地。

③ 马来姆(Maremme)，意大利沼泽地区，靠近第勒尼安海滨。

老妇人，她的小女孩和小男孩（在这被人遗弃的地区，没有第四个人），都和他一样得了疟疾。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惊讶。那小男孩（他十三岁，他是男子汉，是一家之主）知道，而且从容不迫地说，他们是命中注定了的。这孩子眉清目秀，苍白贫血，眼神闪亮聪明，姿态庄重，意识到他肩负重任，说话朴实平稳，嘴很严肃，间或有孩子气的笑影。他名叫阿达纳斯。布鲁诺保持着坚定的沉默已经几个月了，他的小同伴尊重他这种沉默。最后，布鲁诺同意只和小男孩一个人重新交换灵魂的面包：语言。那孩子和布鲁诺出奇地类似，两人能协调一致。标志着活着的人赶着羊群从山上回来的第八个月还没过完，布鲁诺已经把他全部绝望了的激情重新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因为他无法把他的激情灌输给死去了的亲人。

他带着孩子离开这块吸他们的血的土地。他把老妇人和女孩安置在塔兰托，替她们付食宿费。

他把黑眼珠的孩子带在身边，住在高踞塔兰托海湾山岗上的一座别墅中，那里是山岗上最后一个平台，介于梅达彭特与西巴里斯①之间。那孩子似乎听到了同样的灵魂呼声。布鲁诺让孩子念书，发现在孩子的精神上有一片丰腴的耕地。兴奋的孤寂生活，给他自己的思想打开了某些秘密的道路，直到那时为止，他疏忽了这些道路，那就是"大希腊"古老神话的玄秘意义。以前，这些优雅的文献和图象只引起他博学而风雅的趣味、他的欣然自得以及使无所萦怀的心情更加充实而已。由于老者和年幼的同伴在漫长的几个月内，沉默无言地并肩

① 梅达彭特（Métaponte）与西巴里斯（Sybaris）均位于意大利南部。西巴里斯是意大利境内古国名，在今波坦察一带。

生活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种奇异的互相渗入，布鲁诺在陈述他自己的幻觉的过程中，看见在孩子的眼睛里出现同样的幻觉。渐渐地，他不知不觉按照这个在觉醒的精神的朦胧形式，同时按照这块千年土地的精灵(在地上，靠近他们沉睡着毕达哥拉斯)塑造这些幻觉，异乎寻常的谈话，使那个凝神静听、不知餍足、然而并不惊异的童子，从老人的嘴上接受被俄耳甫斯派哲人深邃的神谱① 以三重意义照明了的传说（老人在童子炽热的深渊似的眼神中重新发现的传说)，即诸神的六个世代：狄俄尼索斯②、第六王国以及提坦们③。对这个童子，在他们发烧般的沼泽中，学校与教会都没有来钓过鱼④；在他心目中，基督始终是个"forestiere"⑤。只有在高处，山岗上的钟声告诉他基督已死：这是个富翁！他尊敬此人，但是和他有距离，从来没有和他来往过。至于布鲁诺，直到灾难发生的前夕，他是天主教信仰的可爱与敏感的实践者⑥，但墨西拿的大地掀动时，一下子把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宫室同时掀翻了，剩下的只有碎瓦残砖，在这上面，几个月来，一直刮着猛烈的绝望

---

① 神谱，多神教的诸神世系表(指希腊神话传说)。

② 狄俄尼索斯(Dionyso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③ 提坦(Titans)，希腊神话中与大神宙斯相抗争的十二位巨人。
译者按：这一节原文玄虚晦涩，乃是作者借古代希腊神话起源时的神秘色彩与唯心主义幻想，来表现他自己对迷信的、神秘主义的玄虚幻想的爱好，玄虚与晦涩是这种思想的本色。

④ 钓过鱼，孩子从来没有受过学校或教会的教育。

⑤ forestiere，意大利语，意思是"陌生人"、"外国人"。

⑥ 信仰天主教者，有人不去教堂履行宗教仪式；有人则去履行，如望弥撒，后者被称为天主教的实践者。

之风。一起头，他仇恨曾经信仰过的上帝。上帝的位置空着，等别的一些神明来占领。于是沉睡在他特里纳格里安①高贵的博学家思想中伟大的神话传说，在塔兰托的光明照射之下，张开眼睛。年轻的扎格柔斯·狄俄尼索斯②，一切神秘之王的眼睛也在闪耀。布鲁诺不象在倾听的童子那样轻信，但他讲这些神话故事的时候，被它们的预言家式的象征主义、以及它们和打击自已的无情命运酷似之处所震惊。由于他这个明白事理的西西里人的迷信程度并不比童子差多少，他不久就被上述各种梦想的迷雾所陶醉，太阳把这种迷雾从充满幽魂的大地上，和地面死水中发散出来的霉腐而略带甜味的臭气一同上升。他的被摧毁的城市使他想起在埃特纳火山的重压之下，巨人堤福俄斯的临死痉挛，以及巨人提坦们的残忍，他们用欺骗手段抓住童稚的狄俄尼索斯，把他撕成碎片并且吞噬掉；这种残忍和物质的盲目暴怒相混同，后者毁灭了他所爱的一切，在他自私的痛苦中，这一切就是生命。然而这种爱，这种生命在再生。他的有幻觉的眼睛，在这个童子身上找到爱与生命。他对爱的需要和生命的本能，护卫了童子。还不止这点，在他的诗人头脑中，被幻觉之光所震动，他的头脑所产生的半错觉，使他觉得这童子就是复活的小狄俄尼索斯。有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象荷马的诗歌中所描写的那样，他坐在“无尽的海滨，在一个岬角尖端的隆起处，他的美丽黑发飘拂在肩上”，他怕冷地用一件红色破衣服裹在身上，发烧似的，

① 特里纳格里安(Trinacrien)，西西里岛的别称。博学家指布鲁诺，他是西西里的贵族。

② 扎格柔斯(Zagreus)，狄俄尼索斯的别名。

用“他的黑眼睛微笑着”。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幻象同时，他思想中也发生焦虑。因为，这个年轻的神明，“这身体不健康的神明”他难道不应当死亡吗？他察觉得太晚了，在这晒着太阳打寒噤的少年的苍白面孔上，已经有 Méphitis①最厉害的热病的翅膀阴影。布鲁诺不够谨慎，他没有把这株有病的植物连根从毒土中拔起，把它带到远处，到北方，在另一种空气中，另一种土地上。可是他仅仅满足于把它移植到离开致命土地几里远的地方，使它登上山坡，比较高一点。他甚至抵抗不住危险的诱惑，常常和孩子下山，到海滨废墟的恶魔地带去。听到过一次人鱼歌唱的人，就很难不再去听。人们徒然受到警告：在那些沙漠中的绿洲，繁茂的浓荫，其间有到处漫溢而没有一定流向的水闪着含笑的眼光，这种着了魔似的安静，天与海反映形成的美景的召唤，面对这一切，要不被它们经常吸引，怎么办得到呢？当布鲁诺注意到孩子已经病入膏肓，判决书也已签字。已经来不及上诉了，即使早一年上诉，恐怕也无济于事！这孩子自从出生以来，已被判死刑。经过几千天，几千夜，毒素积累在他血管里，好象积累在旷野的道路上。用轻软的脚步，热病在向前进，它挖掘得更深了。到现在，它已经占据了地盘，于是它喷出老虎嘴里的凶焰。

布鲁诺被病情发展的猛烈程度吓倒了。病人牙齿打战，冰冷的寒潮使全身上下一连几小时之久、被致命冷战震动着，紧接着是不可抑制的呕吐，身上烧得象炭盆一样，满脸火红，

① Méphitis，意大利语，当地的一种恶疾。据说由土地蒸发出来的恶毒臭气感染所致。

再就是说呓语。布鲁诺把他的小鸟儿抱在怀中，无济于事地尽力设法，有时用自己的胸膛温暖病人，有时给他扇些凉风。象一个母亲似的，给病孩擦干渗透衣衫和床单的汗水，给他擦干身体，换衣服。这可怜的小狄俄尼索斯，面如土色，肚子鼓胀，瘦削的四肢上肌肉一天天地消融。寸土必争似的，布鲁诺和死神争夺孩子。在这两人合作的搏斗中，布鲁诺既是病人的父亲、母亲，又是病人的哥哥、姐姐……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病人，他的全部的爱。这唯一的火焰是他炉灶中最后的火苗，他的心把熄灭的火剩余的一点温热都集中在病儿身上。如果他听到内心反抗的吼叫声，他也许自己控制不住地发狂了，正如传说中的巨人提坦。但是他抱在怀中的梅达彭特的小基督，他背负着“激情”①的十字架，孩子仿佛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不停地用他的深沉幽暗的目光注视着布鲁诺。这目光在病人说呓语时，象一个无底的深渊，可是在目光中，即使充满阴影，也有一种奇异的和平占着主要地位。当病势让精疲力尽的病人稍稍喘口气时，孩子温柔地求他的朋友再讲一个美丽的故事，刚才没有讲完的一段，或者另外开头。于是布鲁诺，仿佛受到临终的年轻神明呼唤的启迪，对他宣示，同时对自己宣示，他的命运之神秘：俄耳甫斯派福音书的救世主被牺牲了。他，比我们的英雄们“Durch Leiden Freude”早两千五百年，用自己的范例，教给人们用痛苦和死亡，征服永恒，将生生不息的轮回打破，使那些被选中的人，归于“一”的充实与

① “激情”原文是大写的，不是指一般的激情，而是指耶稣基督为了挽救人类而受苦受罪，直至献出自己生命的激情。原文“激情的十字架”后尚附有希腊文。

欢乐。谁能说孩子是不是理解这些思想？可是他的本能与此相符。他作为捆绑在火刑架上的、原罪受害者的命定论，从他出生时起，把他许配给杀人的大自然，它将吞噬他。他并不设法挣脱。他接受他的未婚妻，他的"热病"夫人——阳光照射的浅滩死水，——并将芦苇丛中的蝮蛇作为项圈，这就是"这样"！他接受。而现在，他要去和她结婚了。他象一个成年人似的，用力握住朋友的手，他要和他永别了。当一个寒噤摇震他时，他好象在表示歉意。他在半梦状态中对他说"pellegrinaggio pi l'Angile"①。他用他那骨瘦如柴的手，抚摸布鲁诺的面颊。

病魔的一次恶性冲击夺去他的生命。他停止呼吸，在毫无云影的阳光照射在沼泽的幻景上的一天，手臂交叉着，两眼睁大，注视着蔚蓝天空的深渊，没有一点皱褶的蓝天，张着嘴在吸饮蓝空。布鲁诺，俯身在少年的最后一口气上，神昏意乱，好象看见世界之河倾注到这张嘴中去了……

为了使象征意义更为完整，深秋的白日结束了，冬天来了。狄俄尼索斯，被摧折的神明，消失了。他将要复活，如同春天，蒂亚德②礼拜的那个人："新生儿"③。

布鲁诺给死者合上眼睛，洗了遗体，把他单独地埋葬在朝向大海的山地上，在一丛新种的杏树丛中，在坟堆上，树立了简朴的墓碑，上面刻着一个字：

---

① pellegrinaggio pi l'Angile，意大利语，意思是"到奇迹山上（在意大利半岛东南端）去朝圣"。

② 蒂亚德（Thyiades），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节日的歌舞女子。

③ "新生儿"前，作者附有希腊语"新生儿"一词，现省略。

不朽者①

在孩子的坟堆四周，蜜蜂的翼翅在嗡嗡地吟唱两句《金色的诗》：

在自由的太空中
奥林波斯之神，不朽者……②

于是，他重新回到“凡人”这边来。

*　　　*　　　*

天灾发生后将近两年过去了。当布鲁诺重新出现在人间时，很少有人还想起天灾。可是那些记得天灾的人，看见这个死里逃生的幽魂，心想他们是不是在作梦。在吉亚仑萨伯爵（他家族中的最后一人）脸上，看不出任何灾殃的痕迹。不但他从不提起这件事，而且制止别人用怜悯口气影射此事。仿佛他听不懂。但是平静的面容上挂着庄重而毫不介意的微笑。劫难的手指，只在过早地变白的头发和很整齐的纤细胡须上，留下痕迹（他还没有过四十岁）。他年富力强，身体矫健壮实。有些人不知道他从什么不协调的材料中剪裁出这种和谐，觉得莫名其妙。他仿佛象一棵树，所有的枝杈都砍掉了，笔直地往上长。感觉灵敏的人几乎要责备他这种样子。他们象佩古

① “不朽者”这个字使人想起孩子的名字：阿达那斯。——作者原注
此词原文为希腊语，因排版有技术上的困难，故直接译为汉语，不注希腊语。

② 诗的原文是希腊语。根据作者注中的法文翻译转译。

谢①一样，满足于被雷轰击的树木形象。吉亚仑萨伯爵没有告诉他们，雷电已透入他的骨髓，他和传说中的蝾螈一样，火成了他生活的因素。他单独一人，赤身裸体地在火中生活。他幸福的全部建筑，思想的全部结构，他的全部过去生活，全被摧毁，砍断，齐根铲除。他什么都必须从头做起。独自一人，他重建了基础。这需要…… “quanto sangue! …”②但这是一切经久的建筑物都必需用的胶泥③。他发现直到那时他所建筑的一切，完全缺乏胶泥。直到那时，他所做、或者自以为做成的一切，他所爱和思想的一切，无非是儿戏。啊！美丽的儿戏！回想起令人肠断的忧伤，使他的喉头充塞了呜咽…… 既然是场儿戏！难怪一阵风，大地打了一个寒噤，就把一场游戏吹得七零八落，这又何足为奇？唯一剩下的是不死的东西：永恒的“一”的可怕的精神，它的不能抗拒的光明，不能抗拒的和平。他在自己身上挖成的虚无深处，发现这种精神，也在“不朽者”临终的眼神中，发现这种精神。他也在特里纳格里安和伊奥尼亚④古老思想家们的木乃伊身上捆扎的布条之下，发现这种精神，直到那时为止，他只把那些木乃伊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珍品。在他们生活过的、也是他自己生活过的灾难气氛中，这些古老的思想家显示了他们真面目。他们和他是有

---

① 佩古谢，弗洛贝尔的遗著、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蒲瓦和佩古谢》(Bouvard et Pécuchet)中的主人公之一。

② quanto sangue，意思是“多少鲜血！”——作者原注

③ 胶泥，也叫油泥，或油灰。

④ 伊奥尼亚(Ionie)，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的古称，公元前六世纪，曾经是希腊文化最灿烂的中心。

亲属关系的。而现在，他跟着他们也完成“下地狱”①之举，他把他们悲剧式的与清澈的眼光作为他自己的眼光。

如果他那年幼的伴侣临终的微笑没有同样征服了他的心，仅仅是他的智慧被征服了，这还不算什么。他在死者最后一口气中，吸收对生命的“接受”②。如果他不能制止他的伤口在夜里重新裂开（有多少夜！），黑夜是唯一的见证人。伤口的鲜血流入夜的黑洞中，受难者仰面躺着，一动也不动，双手按着他的心脏，用自己的血作牺牲奉献给天上的“和谐”，他是这种和谐中的一个扣人心弦的音调。当白日回到人间，漠不关心的日光在人们目光中照亮的不是暂时的痛苦，而是和谐。

由于他的家全部遇难了，家族的财产都集中在他手中。他感到包袱沉重。他毫不困难地派了用处。在这时期，意大利终于发现了若干世纪以来停顿在腐烂状态中的、无以名之的野蛮情况，无人理会的意大利的不幸的 Mezzogiorno。整整一辈的慷慨人士，致力于几乎无法解决的可怕的问题，把这片腐臭野蛮的土地从腐蚀它的死神手中抢救出来。议会本身——那些空论家——虽然没有采取行动，也为了救援这片土地，制定了几条法律。私人的创议代替政府的不诚恳的态度，在巴西利卡塔和卡拉布里亚地区，创办各种救济与重建的设施。吉亚仑萨伯爵捐赠他的大部分家产，设立医疗所、孤儿院和学校。

---

① “下地狱”一语，作者先用希腊语，后用法语解释。

② “接受”一词，作者先用法语，后用希腊语重复。

但是，如果因此而称赞他的好心肠，那是肯定他并没有的优点（他自己首先会反对这种肯定）。他还没有产生友爱的慈善心肠。自从天灾夺走了他的全部亲人，他对还活着的人怀有隐约、盲目和没有对别人讲过的怨恨。精神上的开朗也没有能治愈这个溃烂的伤口。他自己觉得可耻，不让别人知道这种心情。他暗暗地设法割治，用火来烧。他强迫自己回到同大伙一起的生活中去，对他们微笑，帮助他们。然而他不能战胜自己的离群倾向，而且并不是经常能隐藏自己的心情。某些人的眼睛没有放过他眼神中的冷冰冰的闪光。他只能强迫精神采取行动，但却没有友爱的温暖欢乐。他做许多善举，源源不绝的善举，用签名的方式，或委托别人代理。别人不必向他道谢。好象把一笔沉重的债务还清了，他感觉轻松。在他心里，他对债务已算清的原来的债权人说："现在，让我永远不再见你的面！"他必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和别人和解。他必须让小小的狄俄尼索斯从他的坟墓中苏醒过来。

冬天的太阳还在继续发光。它要继续几年。吉亚仑萨伯爵用研究工作和长途旅行来消磨时间。在深入研究他的那些古老的贤智之士，他被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① 的光辉引导到东方。他以前已经多少知道一点梵文。他补充他关于语言学的知识。剩下的财产足够他进行远方的旅行。他在印度和西藏居住了若干年。在一九一一与一九一四年之间，他失踪了。他去了什么地方，如何生活，从来没有人知道确实情

① 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前490—约前430），希腊秘传宗教的传播者，哲学家和政治家，西西里人。传说他为证实自己是神以说服信徒，跃入埃特纳火山口而死（关于他的死有多种传说，此系其中之一）。

况。关于这一时期，他守口如瓶。毫无疑问，在那期间他在亚洲的高原上，作为巡礼者或乞丐到处流浪。有时关在某一个喇嘛庙的传教密室中达数月之久。虽然他遁世避俗，唯恐不远，我们可以相信，他后来表示令人惊异的深刻智慧是从那一时期汲取的。在世界屋脊的光明中，他的孤独之鸟的目光，洗净了眼泪和尘灰，好比刀子在砂轮上磨得锋利无比，可以刺入人的心脏。他看到事物的深处，他接触到欧洲文明的痛苦与错误，悬挂在西方头上的劫难以及废墟。

一九一四年六月底，他离开了喜马拉雅的隐遁所，开始行走，向着恒河平原往下走，因为他感到脚底下大地在轰隆轰隆响。他迎着战争向前去。那时，在欧洲只有极少几个人看见战争迫在眉睫。他在加尔各答遇上了战争。他在一张布告上看见关于大屠杀的正式宣告，在迦利①神庙门檐下、宰羊的鲜血流成小沟的一条街上。他乘船到欧洲去。因为他在孤独中精神集中的紧张程度，好比两个交配的身体在拥抱中互相深入，给他昭示了他和一切活着的人之间存在着雷霆霹雳般的一致性，而他在惨痛的遭遇下的自私心理，长时期拒绝承认这一点。他愿意承担一份众人所受的考验。

他知道这场战争的空虚与罪恶。不顾他拉丁血液的秘密声音，不顾他对法国的同情，他努力拦阻意大利人民参加这场屠杀。然而没有人向人民征求过意见。当人民已被驱入屠宰场时，吉亚仑萨伯爵跟着进去。他参加了救护队，组织了一辆救护车，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到最危险的地点去，接受最吃力

① 迦利(Kâli)，印度教女神“时母”的音译。

不讨好的使命，在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跟着部队溃退，或者和他们一起躲在壕沟中腐烂，这些是他们 Mezzogiorno 人的部队，被斑疹伤寒和疟疾折磨得七零八落。在枪林弹雨中，他把他深沉的平静传给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传给临终的巴西利卡塔的野蛮的农民，因为他并不认为生命丧失时他的任务就结束了，相反，真的任务刚刚开始，他帮助临终者度过生死之间的难关。他获得抗疫的大奖章和军功十字勋章。

战争结束(或者暂时中止)，他致力于重建 Mezzogiorno，他通过"倒下者"，通过烈士们，对"南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一次，他不满足于把他剩下的收入的大部分支付给什么Associazioni①，什么 Opere nazionali②，由它们负责使用他的款项，他的眼睛不必看见他亲手给人的款项到何处去了(因为漠不关心有它的后果，表现为"左手不问右手给的东西"这种自我贡献的精神)，这次他定居在本地，在波坦察，在那里有几百个家庭躲藏在地下，如同白蛆③一样，掩藏在Sottani中④——在地窖中、已干涸的地下水库以及山洞中。他参加了十字军，为了将这些被欺骗、出卖、抛弃的"人之子"，从他们的墓穴中抢救出来；为了和吸血的三个女魔，三个杀人的女神争夺这片不幸的土地。这三个女魔就是那天晚间布鲁诺伯爵在惨淡的月光下被沼泽致命的蒸气所包围的山岗上对安乃德所讲的：

---

① Associazioni，意大利语，意思是"协会"(复数)。

② Opere nazionali，意大利语，意思是"国家的事业"。

③ 白蛆，小甲虫的幼虫。

④ Sottani，意大利语，意思是"黑袍"(复数)。这里指的是公职人员穿的黑袍。

穷困、热病和土地之火，另外，还有比这三者更恶劣的，按不同情况，它的名字叫做：逆来顺受、忍痛屈从和麻木不仁，这是在命运的拳头之下的昏昏沉沉的静止状态，人们甚至不再设法抗拒这种命运……“既然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这样的，那么，in saecula① 也将永远如此……”这种从中世纪一直继续着、象溃疡一样、长在一个骄傲的民族的胸侧，这民族正在细嚼它在胜利中吃了亏的辛酸。他们的演说家正在煽动它去争取“Imperium Romanum”② 的遗产！然而在停战后不久的年月里，这种战争、荣誉、侵占和臃肿的意识形态中，只有一部分不吸引他们，那就是古老共和国的战士们，回到家中之后，不得不驯服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要吸干被焚烧的土地上停滞不动的血液，在意大利巨大的身体上用强大的渡漕重建血脉流通的系统。不仅仅在身体上必须使血液重新流通，也是在这些地区的灵魂中，好象被巫术掩埋的灵魂，他们很可以说：“l'han pigliata d'uocchi.”③（“邪恶的眼光接触了它。”）

吉亚仑萨伯爵的清澈明静的秀目，对邪恶眼睛进行搏斗。他走遍整个地区，包扎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伤口，挨次充当医生、传教者和挖土工人的角色，所到之处，留下一串光明的脚印。一条细细的光明之带。但是好似小拇指④ 的小石块，这

① in saecula，拉丁语，意思是“千秋万代”。

② Imperium Romanum，拉丁语，意思是“罗马帝国”。

③ l'han pigliata d'uocchi，意大利语，意思即下文之“邪恶的眼光接触了它”。

④ 小拇指（Petit Poucet），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童话作家佩洛（Perrault，1628—1703）作品中人物。这个聪明的孩子为了不至于在树林中迷路，一边走，一边扔下一连串小石块，便于回来时找到原路。

光明细带使跟随他走的人可以在树林里找到道路。因为有人在跟他走。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发挥这样的组织天才和说教者的热情。他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激发别人的良心，最高阶层的和最低阶层的男人和女人——一小队热烈而纯洁的人。只能在意大利找到这样程度的人群，因为在这个意大利，灵魂的两个极端——污泥和火焰——是互相接触的。

正当他在皮斯蒂奇的南边，阿格里地区的一次巡视中，安乃德和他在去巴森托途中的火车上相遇了。

*　　　　*　　　　*

关于全部海阔天空的飞翔生活，包括不同的风景、墨西拿的橙树园、在沼泽的闪光中发烧的狄俄尼索斯、西藏高原上的濛濛飞雪，还有那许多高峰，那许多深谷，布鲁诺伯爵和他萍水相逢的谈心者一夕话中，只透露了草草的鸟瞰图。然而粗线条好象用雕刻刀刻成的，线条深深印入安乃德的思想。用她那灵活的直觉，渗入了布鲁诺悲剧的静穆境界。她不理解这种境界。她用指头接触了一下。她并不设法多问她的旅伴。他不等她提出问题，自己就讲起来了。他也没有问她，她也是自己开口，叙述了自己的遭遇。这是自发的冲动，对他的谈心表示谢意。

当他们重新登上火车，他们已成了老朋友。布鲁诺照顾女伤员。她还有点烧，她的感冒性的肺炎没有痊愈。虽然他自己的路线应当和安乃德的路线分开，他不离开她，一直到那波利两人一起过了一夜，然后他充满温情地把安乃德安置在开往巴黎的舒适的火车上，才分手。两人之间，一切都是简单朴实

的，他们的友爱毫无含糊不清之处。然而他们却没有说要再见面。双方都有自己该干的事，自己的忙碌生活。只要各人知道对方活着，也就行了。每年元旦，两人互寄贺年片，交换简短的然而是忠诚的友谊表示。安乃德太忙于自己的事务(她有三个人和四个人的生活要操心。她自己、儿子、儿媳和孙子)，毫无时间，也无法打听她的意大利老友事业方面的活动。她不知道吉亚仑萨伯爵这个名字已经相当煊赫。当然他自己是不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安乃德的。

布鲁诺伯爵继续进行社会说教活动，可是同时他从前沉思和博学精神的血管也重新流通了，而且还大大地加深与扩展。他在巴西利卡塔领导的吸干以及灌溉土地和腐烂的积水的工程，导致他获得某些考古方面的发现，这就使他身上的科学癖好苏醒过来，十二年来，封住他舌头的沉默戒条也撕破了。他先发表了几本小册子，接着发表了几部专著，在这些著作中，在他的希腊学家的高深知识之外，又加上在东方学方面他的智慧的新收获。虽然他本着贵族式的审慎态度，不把自身和科学研究联系起来，没有一个善于读书的人，不在他的客观描写中，察觉一个有特色的孤独精神以及地中海思想与风格的和谐。荣誉找上门来了。外国的研究院，包括巴黎的铭文研究院，选他为通信院士。于里安·达维通过很不相同的道路，也在走向印度学。他是了解布鲁诺博古通今、新颖伟大的精神最早的人之一，他和布鲁诺开始书信来往。出发点是对毕达哥拉斯著作的讨论，于里安正为写科学史而研究毕达哥拉斯。他们的谈论很快就涉及形而上学和宗教思想上最奥妙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人承认彼此的真诚，两人虽然性格那

么不同，关于深渊却有相同的经验。他们成了朋友，可是先不互相表白，因为两人都有傲慢的含蓄态度。

对政治这一闹剧，他们都保持很大的距离，所以他们不会设想有一天自己要参与进去。可是闹剧已变成悲剧（“Commediante…Tragediante…”①）。时代的不幸使舆论大师们和向导们（不论是政界的或知识界的），在完全彻底贬斥并出卖了欧洲的各种自由、以及若干世纪的努力争取来的全部神圣的精神财富之后，自己也落入了一群猛禽的利爪之下，被撕成碎片。所以，必须有良心的眼睛还没被挖掉的少数人，来唤醒众人并且守卫他们，即使这并非是他们该扮演的角色。在船将沉没时能够承担任务的人，必须演救生者的角色……“要么我们一起灭亡。可是我要睁着眼睛灭亡！……”

于里安的双眼已经拒绝被蒙住，他的同行们在战争期间，已经用疯狂的驯顺姿态，被人蒙住眼睛。他却不屑理会，拒绝了别人请他参加以谎言与仇恨毒化法国舆论的机会。就这样，他自己破坏了进入法兰西学院的机会。而且人们看到他获得这样的荣誉，那就是他在法兰西书院讲课时，有几个后方的强有力战斗者哄闹捣乱。可是事情并没有发展到他的讲座被取消。虽然他自己并不愿意，他却有几个思想正派的保护人，他们和他都属于老旧的保守派和天主教世界。这些人担心把本宗派的一员置之不顾而引起公众笑骂。他们知道这个人很正直。（实际上，他们是尊重他的正直的。）人们只是设法熄灭“失败主义”示威者的火苗，于里安在那些文告中签了名，因此

① Commediante，意大利语，意思是“喜剧演员”。Tragediante，意大利语，意思是“悲剧演员”。

受到连累。这种文告是稀少而且知者不多，因为检查机关的剪刀在那里巡查，而且于里安的“恼怒的灵魂”厌恶任何大锣大鼓的表现。他的明察秋毫的目光，对他个别行动的无济于事不存任何幻想。他只要向同社团的叛徒们说一声：“不！”也就够了。

在战后，各国都有这么几个人说过“不！”，自然而然地，他们的手互相接近了。他们并没有故意寻求，可是大势所趋使这些人团结在一个国际精神统一战线之下。有不少次，这个统一战线不得不出来反对荒谬绝伦的欺诈和罪行，这些都是战争以及臭不可闻的和平的产物，是老虎①的喘息。这些异端分子②中最出名的是爱因斯坦，他头几次访问巴黎时，有一次是专门为于里安·达维而来的。没有多久，他们就请吉亚仑萨伯爵加入他们的行列。

然而他并不急于加入他们的行列。他坚决站在当前的政治行动之外。意大利发生共产党的骚扰，接着发生法西斯的扰乱，只要他的活动和他的社会事业没有受损害，他一直不去操心。他为一切痛苦的人工作（“归根到底，谁不痛苦呢？……”）至于政党，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决不去寻找政治。但是政治却来找他。法西斯要想干预他的事业，加以控制和吞并。他委婉地然而坚决地抗拒了。在相当长的期间，那些粗暴的人，习惯于不顾一切地蛮干，对他却放任了。他那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大公无私，使他们目瞪口呆；因为按职业的慈善事业家们的极妙习惯，既然百万巨款从他们手里经过，他

① 老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别号。

② 异端分子，指当时和当政派持不同政见者。

们的手指上总要留下一点油水。吉亚仑萨伯爵白皙（自从他的双手拿过铁锹和泥刀，也就不那么白了）的手上，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为了造福于广大饥饿人群，他已经破产了。说实话，他的位置是无利可图的。这个位置不吸引任何人。虽然没有钱可赚，却有暴力和纠缠不休的人，使善良的救护小组不能长时间的安心工作，因为他们所想的只是替别人包扎伤口，而不是使人受伤，据说这是真正男子汉大丈夫的标志，去战斗，去革命的就是他们，他们建立新秩序，或者老店新开，推翻这一切的也是他们。如果人们不攻击布鲁诺伯爵个人，他是被新政权的某些权贵暗中庇护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一位智慧的和怀疑派的哲学家，当上了教育部长，他欣赏的不是吉亚仑萨伯爵的思想，而是他的和谐文风），人们却迫害那些从他的榜样中受到启发、而且执行他的指示的人，献身于艰苦的教育工作、挽救被抛弃的居民的小学男女教师们；人们强迫他们违背良心签字，宣誓为政治服役，屈服于新的暴政，由于旧法制守卫者的背叛，新的暴政是建立在旧法制的废墟上的。在有信念的男人和女人心目中，良心并不是儿戏，而对这位詹蒂尔[1]部长，当吉亚仑萨伯爵向他抗议自己的学生灵魂被人蹂躏，他讽刺地回答："可是， caro mio[2]，《福音书》不是对我们说过吗：'必须先丧失灵魂，然后才能援救灵魂'？"

原来布鲁诺不得不下决心离开他的营造工地而到罗马去保护他的事业和他的同事们。一出来之后，他就成了成千上

---

① 乔万尼·詹蒂尔（Giovanni Gentile,1875—1944），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行动哲学"构成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② caro mio，意大利语，意思是"亲爱的朋友"。

万意大利人的良心受到践踏和诽谤的残酷斗争的见证人。他不能再克制自己不去看，不判断，不说话了。当时的情况甚至使他亲眼看见他的老战友，一个医生，重伤员，得过勋章，受尊敬的人，遭到暴力对待，被一群年轻无赖在街上袭击辱骂，野蛮地践踏。布鲁诺自然出面干涉了。他也挨了打，他向执法者替他的朋友控诉，不顾外面的恫吓以及要打死他的吼叫声。可以想见，他并不因此在说的方面更为胆怯！后来，他笑着讲起这件事，说和那些"Houm"①、那些黑色的魔鬼（黑衬衣②和黑灵魂）斗争时，他感到肩上长出革命的红翅膀来了。他由辩护人变成了控诉人。他也指控法院和警察署批准对"作证自由"的暴力干涉。他尊严的容貌，他的鼎鼎大名和他说话的音调（他说，他在嗓子中发现斯卡拉剧院③的男高音）在几分钟之间，使在场的人惊慌失措。检察署狼狈地向他道歉，外边的嚣闹声被制止了。但是吉亚仑萨伯爵付出了代价。

他开玩笑地说："这样也好，使我想起我以前面对外形的轮转高傲地采取无动于衷的静穆态度。尘世的旋风把我卷了进去……"

在法庭门外，"黑衫党人"在等着他。他差一点被他们殴打。他并不因此而更谨慎些，不过更讽刺而且泰然自若。在上级官员方面，有人关心他，替他挡住危险，想阻拦他寻找危险。这是无济于事的。到了一定时候，人们想照顾他势必也

---

① Houm，此词在藏语中指炼狱中的黑色鬼魂。——作者原注

② 黑衬衣，意大利法西斯党徒一律穿黑色衬衫，这是他们的制服，所以又名"黑衫党"。

③ 斯卡拉剧院（Scala），意大利米兰著名的歌剧院。

办不到了。虽然他在意大利的日子愈来愈难过了，他却拒绝到国外去。他决定留在意大利，只要他能帮助被压迫的人，减少他们一点痛苦，能留多久就多久。他固执不改，态度温和，然而坚决。当他不能再公开地帮助他们时，就暗地里帮助他们，用意大利人的好脾气，躲过警察的监视。为了达到纯粹人道的目的，他和他的法西斯政敌通信和合作。

即使在"domicilio coatto"① 的条件下，他也有办法在他的友善的监视者的鼻子底下继续干。几乎在每一个善良的老意大利人身上，都有演 Commedia dell' Arte②，使他们能在最悲惨的时刻保持内心的欢乐；在明显没有出路的情况下，这种态度有极大的裨益。庄严的吉亚仑萨伯爵将他的"喇嘛"的魔力和波里希内尔③ 的随机应变结合起来，使监视他的狱卒们为他玩的那一套把戏出力，目的在于为人类服务，但这套把戏的赌注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的脑袋。他得心应手地把狱卒们骗够之后，叫他们替他送最易受连累的信件，而不让他们的大鼻子闻出味道来。到他要被捕并且流放到利帕里群岛④ 去的前夕，他从容不迫地从家里溜走，让那几个老实的宪兵不是在榆树下等候，而是在他家厕所门外等他。他从一个小窗口钻出去，到了楼梯上。（他五十六岁，而身体灵活矫捷却和体育家一样。）他仿佛在散步，从容不迫地穿过皮埃蒙特。由于他的事业，也由于警察的关系，他在那里曾经长期居住。出了城

---

① domicilio coatto，意大利语，意思是"软禁"。

② Commedia dell' Arte，意大利语，意思是"即兴喜剧"。

③ 波里希内尔（Pulcinella），意大利喜剧中的传统丑角。

④ 利帕里群岛（ile Lipari），意属岛屿，位于第勒尼安海中，靠近西西里岛。

以后，他仍然用从容不迫和轻捷的步伐，日夜不停地行走。当阿尔卑斯在他面前树立起高墙时，他攀登而上。

到了这儿，他的西藏经验对他有用了。他相当熟悉这个地区，而且身边还带着一张军用地图，但是他的装备很差，不能在初冬天气登雪山爬冰坡。因为，他不能挑选最省力的路走，那里自然就会落入捕鼠笼中，他径直走上最危险的路，过圣岱奥杜尔峡谷。幸而在山上居民之间找到了肯帮忙的人，他们似乎不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给他提供爬山的钉靴、绳子、一把小镐和一件牧羊人穿的皮斗篷，另外有一个小伙子给他当向导，领他走了一半路。他并没有因此不遇上很大的危险。由于他要避开在边界线巡逻的法西斯分子，所以在雪地里逡巡，迷了路，不得不靠着冰冻的峭壁，面临深渊，过了一宵。如果他没有利用他在西藏练习过的“toumo”①，那种通过心理加生理的机械作用，刺激人体内部的热量，为伟大禁欲诗人弥拉惹巴②体验和歌颂过的，他早就冻僵了。他精疲力竭，满身冰渣，眉毛挂着冰柱，胡须结成冰排，到达瑞士境内一间避风棚舍，里边住的猎羚羊的猎人给他烤火，给他喝了些热的饮料。这时他才充分意识到致命寒冷象一层甲壳似的紧紧压缩着他的身体，十五个小时以来，他体内的热火在和寒冷作斗争。他差一点要融化了。在那些热诚的猎人的照看下，他呼呼大睡

---

① toumo，音译“杜莫”，近乎印度的瑜珈和中国气功之类的内功。

② 弥拉惹巴（Milarepa，1040—1123），全名弥拉惹巴·脱巴噶，意译“闻喜”。藏传佛教噶举派名僧，注重苦修，隐迹山林，收徒传法，著有《道歌》，流传很广。其一生事迹被后人写成传记，绘成壁画，编成戏剧，影响很大。

一觉，满身汗湿淋漓，这才恢复了体力。他跟猎人们一起下山，到采玛特城，休息了一两天，然后在维埃市舒舒服服地上了开往巴黎的辛普朗① 火车。

他逃走的消息比他先到达巴黎。这消息先是很拙劣地被散播出来；接着，更加拙劣地被否认，又被羞愧和尴尬的狱卒的怨恨以及他们发怒的上司，把火气向他们发泄所证明。在巴黎的意大利避难者接到了从瑞士来的电报，到火车站迎接布鲁诺。在若干天之内，他被记者们的采访烦扰。可是这个调皮的意大利人善于防卫自己。他和记者们讲他怎样逃出地狱，怎样在群山险谷之间“惊险的一跳”，好比威尼斯喜剧中的一幕。巴黎的笑声使受骗的暴君② 丢脸，在他的伤口上又砍了一刀。在阿尔卑斯山南边，出现一片含怒的沉默。布鲁诺伯爵的冒险故事在欧洲报纸上热闹了两三个星期。故事的主人公为了躲开他的名声太大的烦扰，接受于里安的邀请，到他家中避风。两人在这些年遥远的友谊之后，终于会面而感到欢乐。他们把门关上，不许采访者进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政治。两人第一眼就互相认识了，因为两人都曾触及人生悲剧经验的深处，全都单身幸免，并用自己的小镐在可怕的墙垣上凿成冰的阶梯。然而两人的阶梯是不同的，手镐也不一样。手臂也不一样。精神也不一样。一个选择了斜坡的山脊，在阳光下。或者不如说，太阳选择了他。另一个是阴影。可是两人达到了同样的高度，或者可以说相差无几！于是交换了

① 辛普朗(Simplon)，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山口的名称，也是通过那儿著名隧道的铁道线的名称。

② 受骗的暴君，指意大利法西斯首脑。

友好的心照不宣的一瞥。

他们的对话常常由于乔治在场而被打断——也可以说被照明。那时，她正在度着容光焕发的第十八个幸福的春季，而且她热爱着老年的登山运动员，他使她着迷的首先是他的运动员的英勇事迹。由于他看见她对于体育运动，对身体的动作，以及对冒险行为的健康与无忧无虑的欢乐，他乐于对她叙述他的西藏之行，但与他思想探索的一切情况则略而不提。他一连几小时闲聊着这些问题，而于里安则对此不感兴趣。老布鲁诺那样快乐，孩子气地讲，那姑娘也同样快乐地，孩子气地听。他温情地端详她的年轻幸福的圆脸，阳光晒红的美丽皮肤，她手臂、颈项、面颊的结实的皮肤，她发光的眼睛中没有闪现一点智慧的影子，没有忧伤，没有恐惧——毫无对远方的憧憬，但是人们执着“这一点”，这就是世界，这就够了！好象古人①心目中的宇宙一样，finis orbis terrarum…②越过天柱③，那边就是卡吕普索④。让我们停留在这边吧，和瑙西卡⑤以及珀涅罗珀在一起。他管她叫“Marenostro”⑥，地中海。

---

① 古人，指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人物。

② finis orbis terrarum ，拉丁语，意思是“大地圆周的终点”。

③ 天柱，指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树立的石柱，也就是地中海西端直布罗陀海峡两边的山峦峭壁。

④ 卡吕普索(Calypso)，希腊神话中大洋之女，此地指大西洋。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就进入大西洋。

⑤ 瑙西卡(Nausicaa)，淮阿喀亚王之女。奥德修斯远征后在归途中，船沉落水，游水上岸后昏迷，为瑙西卡所救，国王为奥德修斯提供船只水手，帮助他回国。

⑥ Mare nostro ，意大利语，意思是“我们的海”。意大利人习惯把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

在她那象一个果子、红中带金色、不涂胭脂的嘴上，他以温柔与忧郁的心情，重新见到，好比甜蜜梦中的幻影，他的年轻的小姨子的无忧无虑、满心欢喜的微笑，当她歌唱舒柏特的名曲《美丽的磨坊姑娘》以及波吕斐摩斯深渊边的小溪的催眠曲时。

有一天，于里安、乔治、布鲁诺三个人一起进餐，边吃边谈。布鲁诺谈起他以前在巴西利卡塔路上——他可以说在轨道上——遇见的那个法国妇女。他打听她的消息，说明她的姓氏：李维埃夫人。乔治惊叫起来，拍着掌，冒冒失失地说："安乃德？"

谁最惊讶？布鲁诺，还是于里安？他怎能想象他女儿会认得他从未对她说过的一个女人？他不能掩饰他的惊愕，于是乔治脸红了。她咬自己的舌头。太迟了！"那也好，就这样干下去！"

厚着脸皮，安详自若地，这位眼睛发亮假装正经的姑娘，转身向着父亲，说道："你认识她！"

她笑着对布鲁诺说："那也是爸爸的好朋友。"

她加上一句："现在我要她也做我的好朋友。"

于里安处于极度不安中。细心的布鲁诺看出了这种情况。于里安皱着眉头，用严厉的眼色，制止乔治说话。可是哪能让她不说话。她心想："我寻求这个人已经很久了！机会来了。我不能轻易放过。"

于是她说："我们邀请她来吧！"

于里安大声喊："你发什么疯？"

"再简单不过，"乔治说，"我想见她已经想了二十年。终

于，我可以看见她了！”

这下子，于里安慌了手脚。他明白他的女儿什么都知道。他不能设想她怎么会知道的。(即使后来，他也不敢问她，因为这些往事对他是多么神圣！他不能和任何人谈这些事。乔治居然知道点儿什么，一想起来就使他难受。)他拒绝邀请安乃德，并且用拙笨的粗鲁态度，设法避开提这件事。总算他运气，布鲁诺来帮他忙，把那个折磨他的姑娘拦住。她紧闭嘴唇，憋住笑声。她满脸调皮的光彩。布鲁诺看看父亲，又看看女儿，猜到是怎么回事，心里也在笑，怜悯那个老孩子，一边轻轻地揪姑娘的耳朵。大家同意邀请李维埃夫人，并不是请她到达维家中来，而是去听布鲁诺将要做的一次报告，在学者协会的大厅中举行的群众集会上。

于里安不能不去，他的客人也不能让他不去参加法国反法西斯同盟组织的这次抗议晚会。于里安还是法国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委员会中的副主席之一。(按照他的老习惯，于里安丝毫没有去争取，也没有推辞。)

就这样办了。布鲁诺做报告大受听众欢迎，他的口才是简洁明快的。他对暴君们毫不留情地提出控诉，目光清澈，嘴角上挂着调皮的微笑。可是在布鲁诺做报告时，安乃德没有出席。她感冒了，留在家里烤火。她已经有一两个星期没有看报。(即使不是很不关心社会的妇女，也很少经常不懈地对此关心。她们有时注意，有时不注意。她们的内心生活整个吞没了她们。)安乃德一点也不知道吉亚仑萨伯爵的逃亡和到达巴黎的消息。她儿子和儿媳不愿意错过到大会上去看意大利的“fuoruscito”和听他讲话，可是他们没有想起通知安乃德。

他们很少去看安乃德，去看她也是心不在焉地到一下。他们满心是破镜重圆的欢乐，高兴得象放假的中学生。

乔治失望了。她在会场上找安乃德的面孔，白找了半天。她认出(这个眼睛发亮的年轻长舌妇女，她什么都知道)，安乃德的儿子和他的"莫斯科特"①，按照她给起的名字。她高兴地把这两人介绍给刚刚报告完毕的布鲁诺伯爵，虽然他们并不认得她，因为这两位心急如焚地想和报告者握手。可是在讲台周围熙熙攘攘的群众中，没有法子说几句完整的话。对乔治来说，小两口子的出席不足补偿安乃德的缺席。她要看和要占有的是安乃德。

既然她要见安乃德(现在这已经是决定了的事)，还有哪个见鬼的人能阻挡她呢？她没完没了的催吉亚仑萨伯爵去拜访安乃德。她自荐陪他去。他完全明白对方用心何在。一边走路，他一边和婉地让乔治给他讲古老的传奇故事，他的灵敏的心情早就闻到气味了。她求之不得，这个秘密使她的舌头发痒已经很久很久了。于是这位意大利老人成了她的疯狂行动的同伴，几乎是同谋。她向他叙述偷看信件的事，她好象觉得是和他一同干的，两人平分。回想某些滑稽的情节时，他们在卢森堡公园中停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同时，布鲁诺摇着脑袋，用目光向她表示："可耻！…… 小小的偷窃者！你不觉得可耻吗？"她真想回答他："你自己呢？"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觉得这错过了爱情，受伤的可怜爱情令人感动。他们在走剩下的一段路时，默不作声。快走到安乃德的家门口时，乔治说："我干的事，怎么说也叫人恶心！你以后再也不会信任我了。"

① 莫斯科特，指阿霞。

他问道："如果要重新干，我的孩子，你还是这么干吗？……"

她哈哈大笑："自然啰！"

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上楼梯。即使这样，乔治的心还是突突地跳着。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才笑得这么起劲。她拒绝和他一同进去，她打算就在附近的小广场上，等他出来找她。可是她又同意坐在安乃德家进门处的小室里等待。她希望（同时有点害怕）在那里可以看见安乃德走过来，当两人谈完了话，安乃德送他出门时。可是布鲁诺出来找她了。两位老朋友说完了乍见面时的热情的话以后，在谈话中间，布鲁诺想起他的安提戈涅①来了，他对安乃德说："请允许我……有一位钟情的姑娘，在您门口苦闷地等着呢……"

他出去拉着乔治的手就走。虽然她恨不得马上就进去，可是她还是让布鲁诺拉着她进去。

* * *

乔治给自己彻头彻尾地编造一个和真人不一样的安乃德。如果她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至少按照她的亲属关系。因为她喜欢这样想：她父亲给她生命时，心中充满了那位女人的形象。她知道这是自己给自己编的一个故事，她拿它开玩笑，可是爱不释手。

这个杜撰的安乃德把她引到激情的世界里，本来她并不设法进去。好象是她的替身在代劳，免得她自己进去。这长

① 安提戈涅（Antigone），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狄甫斯王的女儿，她曾经替她双目失明的父亲作向导。

时期的幻梦，酝酿了几年之久，不发烧，不动声色，它的乐趣在于按照她的样子，舒服地生活在另一个安乃德的爱情故事中，好比人们夜间在枕上讲给自己听的一部小说。乔治给自己铸造了激情的生活，象梦游者一样生活着，让别人代替她生活着。她的现实生活并不受干扰。这甚至是她的强壮天性维持均衡所必要的压载重量。

成千上万的妇女都是这样的，她们光明磊落地过着平静而井井有条的家庭生活，而在内心深处，她们在恋爱，活动，有爱情故事，借以消耗过剩的精力与欲念。我的讷韦尔人哥拉似乎半嘲笑半明智地对丈夫们说过："你们可别生气，想你们的枕边人在和一群人睡觉！如果你们无论如何必须当王八，还不如当梦里的王八！让做梦的女人们和她的梦平静无事！当她们从辽远的地方归来，听不见你们和她们说话，她们含含糊糊地微笑着，眼神迷惘，眼睛围着黑圈，你们老老实实对这些女航海家微笑吧。她们回来后，将会发现家里比外面更温暖……"

所有的妇女并不都象乔治那样纯真(但许多妇女是这样的纯真)。而且是老牌的纯真，她不梦想好事，也不梦想坏事。她梦想……如此而已。燕子在云端滑翔……

当前，燕子发现它嘴对嘴地和它的梦想碰头了。而它的梦完全不是它追求的梦。安乃德不是任何人的替身！安乃德就是安乃德，是她本人，而不是任何别人……

但这是无关紧要的！燕子冲天飞去，它把安乃德吞入嘴

中。安乃德存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反正乔治所要的就是这个安乃德。

她们两人互相注视。乔治，这个大姑娘，壮健，粗鲁，神气果断——突然僵住了，惶恐了，人们看见她鼓起来的胸脯和她的憨笑。安乃德，满头白发，额头平静，面容憔悴，宽大的眼睛，凸出的眼睛，用智慧的闪光包裹了那个充满强烈的爱而显得慌乱的高个子小姑娘。在对方的注视下，拙笨的女骑士心融化了，她的结实的膝盖弯曲了。她几乎要羞愿得哭出来。当她腼腆地抬起低垂着的眼皮来，她见到安乃德会意的微笑。于是，突然，她扑向对方，把她的火热的面孔埋入看穿她的秘密的那个女人怀中，两条手臂用力抱住对方。安乃德叫喊："啊唷！啊唷！她要把我挤碎了！"

乔治怪不好意思的，她放开安乃德。安乃德抬起乔治的头，看见一张红脸，幸福，害臊，眼睛里有大大的泪珠。布鲁诺伯爵笑了。安乃德笑了。乔治象男孩子一样，用手背擦干自己的眼泪，也笑了。安乃德问道："到底是谁给我送来了这个姑娘？"

乔治回答："于里安·达维。我是他的女儿。"安乃德宽大的眼睛张得更大了。她什么也不说。她用两手抓住乔治的肩头，仔细端详她。于是她说："行！我收下你了。"

*　　*　　*

第二天一清早，乔治又去了。晚上，她再去一次。接着每天都去。安乃德家一进门处的挂衣间里充满了鲜花。没有足够的花瓶插这么多的花。乔治一捧一捧地送花来。她在这一家

中安置下来，已经和阿霞称“你”①，而且把小男孩据为已有。阿霞很愿意把孩子交给乔治去爱抚，擦屁股，带出去散步。她善于利用别人的殷勤；而且她一眼就看出这位女骑士有做幼儿保姆的禀性。乔治是暗暗地渴望要孩子的妇女之一。如果能够不需要男人而有孩子，该多好！现在人们贡献给乔治一个现成的孩子，那是安乃德插活的秧苗。双重的幸福；而且是在这家人家生根不走的借口！安乃德不得不提醒乔治，她有她自己的家，还有那个被她疏忽的父亲。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安乃德脚边，坐在一张矮凳上，或者和孩子一起坐在地板上。她说话或者不说，没有多大关系，她所要的一切，就是在那儿待着。吸引她的理由是奇特的，她自己也说不清。在她眼中，安乃德一直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说，安乃德所见的乔治是乔治的本色（或者相差不多），乔治眼中的安乃德却总是她自编自造的传奇性的安乃德形象。这一点，安乃德是知道的，她只好耸耸肩②。毫无办法使乔治从迷梦中醒过来，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说到末了，真实的安乃德的确爱乔治：而乔治所要求的也就是如此而已。安乃德被那姑娘无声而真诚的热情召唤所感动。对这种美好的无保留的自我贡献，人们是不会斤斤计较的！至于乔治，只要别人接受她的贡献，她也就满足了。她需要安乃德，当她在安乃德家中时，她是幸福的，有时安乃德把手放在她身上，她感到幸福，和安乃德呼吸同样的空气，她感到幸福。这是爱情，没有表示出来的爱情。她并不是很聪慧的，她不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生下来时，她父亲想到失去

① 为表示礼貌或客气，本应称“您”。

② 耸肩的意思是：“那有什么办法？”

的故乡而感到惆怅，她就好比这种惆怅的不自觉的表现。可是在乔治身上，怀乡病已经得到满足，她重新找到了她的家乡。

她的满足了的自私感情，连被她疏忽的那个人都忘记了。她的父亲，她只有每天在晚餐桌上漫不经心地见一面的父亲，虽和她面对面，也觉得她心不在焉。她急急忙忙地吃完饭，立刻又出去了，或者关在她的房间里，在消化她白天经历的事。父亲从他的书室里听见女儿独自发笑，自言自语。

是安乃德要求乔治把于里安给她带来的。但是于里安冷冷地接受这个要求。在他内心深处，他十分激动。他的天性有一种缺点，是以他的弱点、同时也以他的优点为根源的，以他怕羞的情操、他的骄傲、他的卑谦（这两极经常结合在一起）为根源的。于里安几乎完全无法表露他的最强烈的感情。他愈有爱情或激动的心情，愈不会表现出来。他冻僵了。他自己首先对此感到痛苦。就是这样他错过和他女儿亲密交谈的机会，后者求之不得地想和他谈心。在最近这些日子，她很想快乐地向他讲述充满她心中的一切，和安乃德一同度过的这些日子。但是，你去向这个木头面孔谈谈你的欢乐吧！当他预感到安乃德的名字或形象将从女儿饶舌的口中出现时，他的神气象是在用含敌意的冷冷的面孔来招架。乔治枉费心机想知道他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 算他活该！…… 由于年轻人缺乏耐心，乔治厌倦了，她到别处去设法倾吐衷情。没有人和她对答，她就自问自答了："让我们俩来谈谈吧，我的女儿①，温暖温暖吧！我的舌头一直在冰块上磨擦，长冻疮了。"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于里安总找到借口不去看安乃德，他女儿也不催他了，她想："他不去也好，如果他陪着我去，反而破坏了我的乐趣。"

安乃德不在榆树下没完没了地等候。她认得从前的她的于里安。一天晚上，她戴上皮帽子，对乔治说："我送你回去。你父亲在家吗？我上楼去瞧瞧他。"

乔治叫起来说："他将说什么呢？"

"你以为他会把我撵出来？"

乔治笑了："不是这个，可是那可怜的老头子！不通知他！他会突然昏厥的。"

"如果我们先通知他，他也许会溜掉的，我们永远抓不住他！"

"呵，对了，您倒认得这只兔子！……"

"不知道尊敬大人的女儿！"

"去他的'尊敬'！他叫我们讨厌。"

"谁是我们？"

"您和我。"

"别把我放在一个口袋里。我是尊敬一切的。"

"尊敬一切？您？呵！啦啦！"

"什么'呵！啦啦'？…… 我爱，我搏斗，所以我尊敬。"

"尊敬竞赛的规则？"

"不，尊敬敌人。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不会很好地去战斗。"

---

① 我的女儿，这是乔治以她父亲的身分在叫自己。

“在他的下巴底下，打他一个upper cut！①这个行，我在行。”

“你只相信游戏。”

这也许是对的，在两个妇女之中，只相信游戏的那一个，更容易忘记这是游戏。可是两人都不意识到这一点。

她们两人一同登上楼梯。乔治带着钥匙。她领着安乃德进入寓所。

“爸爸，”她一边叫，一边打开房间的门，“我给你介绍你的好朋友。”

即使遭到雷击，于里安也不会比这时更神志昏迷。他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安乃德说：“请您原谅！于里安，您女儿是个妖精。您怎么搞的，会生这样一个女儿？”

“我可知道，人们按照什么蓝本把她剪裁成的。”乔治大声说。

安乃德把乔治推向门口，说：“你，我的孩子，让我们安静吧！别在房间里待着！你可不要（我认得你！）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

乔治叫喊她不同意。

“对，对，对，对，”安乃德说，“你已经知道得太多，比你应当知道的多得多了…… 去吧，快走！别以为我们为了叫你高兴，要表演《阿莱城姑娘》②中两个老人相见的一幕？”

---

① upper cut，英语，拳击术语，意思是“从下向上打一拳”。

② 《阿莱城姑娘》（l'Arlésienne），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改编的歌剧（1872），由比才谱曲。

乔治格格地笑着，被安乃德撵了出去。安乃德回到书桌边，于里安跟石头人似的坐着不动。

“我的老朋友，”安乃德说着向于里安伸过手去，“是不是一个老女人使您害怕了？”

于里安突然推开他的椅子，俯身向安乃德的手，说不出话来，他把额头靠在她的手上。安乃德坐下。他连端一把椅子给她都没有想到。

“我来了，您不要见怪！不得不这样，既然您是决不会去找我的。不是吗？”

“是的，”于里安说，“决不。”

他抬起头来，他注视她，带着感谢的淡淡的微笑，多少还有点害怕。

“好吧！我们不说这些！”安乃德说。

两个老朋友互相打量着。他们在研究他们熟悉的对方的面孔，以及生活在那上面造成的变化。这个家宅有多少皱纹呵！但是它增加了一层光与影的涂料，如同古老罗马的那些建筑的门面，反映着时间的冲击以及没有受损伤的抵抗力依然如故的庄严肃穆。两人并不交换他们的思想。安乃德在读这本上了锁的书，它不打开，比任何时候都不肯打开，因为他知道对方在注视他，他有许多事要对她隐瞒。她毫不困难地都猜着了，于是她怜悯这个蜷缩的灵魂，他一辈子在孤独中度过，他害怕温情，比敌意更害怕，因为他对温情不习惯，面对温情，他没有别的武器，只有逃跑。

安乃德终于打破了沉寂，说：“我谢谢您，给了我这个年轻的朋友。”

“她是属于您的，”于里安说，“这是我的最好的部分。”

“您有过一个美好的生命。”安乃德庄严地微笑着说。

于里安辛酸地回答：“即使是我的最恶劣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有这样的生活。”

“我不愿任何人有这样的生活，因为别人都不配承担这样的生活。”

“您知道些什么？”

“我熟悉这种生活。我知道您的那些斗争。我念了您的著作。我没有念过的那些，我都看见了。”（她闭上眼睛。）“我为您而骄傲。”

他惊喜地震动了一下。

“我……我现在的一切……我变成这个样子……一切都是您的成绩！我把这一切放在您的脚边。”

安乃德一听，也惊喜地震动了一下，她问：“我为您干了什么呢？”

“您造就了我这个人。”

沉寂的深渊又打开了。激动的感情和山洪一样，流入深渊…… 在墙外伸着耳朵听的乔治心里想：“难道他们都死去了吗？”

安乃德抬起眼睛来看于里安，后者的眼光是照射在她的眼光上的，好比一条善良的狗的眼睛，湿气迷濛，然而发着光亮；而他整个面孔是通红的，从心脏里涌上来一股血液。可是在于里安身上，这样的面颊，这个充血的额头，是比“美”本身更加美。于是她对他说：“这么说，我们并没有虚度我们的一生。”

于里安差不多要说出口来：“我的一生有什么用处？”

可是，眼看安乃德的欢欣，他觉得自己忘恩负义。他很想跪倒在她面前，但是他精神的僵硬病阻碍他这样做，加上他的缺点：他看见这个可笑的老头儿⋯⋯ 他结结巴巴地说："如果我没有让您虚度一生，一切悲辛，一切挫折，其余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一切都很好。"

他俩相视而笑，交换了他们庄严与无言的感激。接着，安乃德站起来，说："对今天一天来说，已经足够幸福了！"

她走了。在门口，他问她："我们什么时候再相见呢？"

她回答："您愿意来的时候。您哪一天来都可以，门是开着的。"

* * *

他们按照约定的日子会面。老朋友们有严格规定的会面时间。虽然于里安已经认识了玛克、瓦尼亚和阿霞，虽然不久以后他已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但是他态度生硬，和他们总觉有点格格不入。阿霞使他觉得拘束，甚至瓦尼亚也这样。他不善于和孩子谈话。只有玛克明白这位学者忧虑的额头中有些什么思想，他非常想猜透这种勇敢与严厉的思想之谜。可是于里安却害怕对方的谜。这个青年人的审询式的眼光，他的陌生的关注和辛辣的讽刺，都使于里安捉摸不透，心中不安。他只好躲到安乃德身边去。安乃德和他自己一样，熟悉他的忧郁和骄傲灵魂的弱点，而且比他本人更清楚这一灵魂的伟大之处，不需要他自己加以解释。甚至不必说话，他一走到安乃德身边，象电源似的，就觉得积累在灵魂上的负荷轻松了。安乃德并不因此增加自己的负荷，而是得到了均衡。由

于她增加了这种负荷，于是她和船舶一样，反而漂浮得更平稳了。他们两人天性中的一条秘密规律，在他们重新相遇中，得到了自我完成。爱情的年龄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更多地（或更少地）在于两人之间最后的融洽，两人命运事先划定的弧线，在这个融洽上达到了终点。两人不必明言，常常在夜里，各人在自己家中，在自己床上思念，互相满怀感激的心情，并且发现他俩一直占据着对方的心，从未分离。

可是两个住所并不是同样住满人的。在安乃德的住所中，于里安只占用了一间房。于里安家里缺少家具，也缺少人住。除了安乃德和他的女儿之外，占据这所住处的只有他的书籍和思想，这一堆灰尘和蜘蛛网！再说他的女儿也是流动的，并不经常住在那儿。安乃德的住所是充实的，充满过去，充满现在，而且还有空房间等候明日也许会到来的客人，早晚会有客人来。安乃德和于里安并不是势均力敌的！也不可能势均力敌。如果没有一个人赢和一个人输，一个人给得多一些，一个人拿得多一些，那就不可能有赌博，不可能有生活了。于里安给得多些，因为他有的是可给的，有更多富余的温爱。安乃德不能支配她已经给了别人或将要给人的一份（因为未来保留着它的一部分），于里安的一份是优裕的。他必须满足于他的一份。如果他的那份不能满足他的饥饿，那是他的过错。当时安乃德的心几乎还是完整无缺的，他却白白地错过了机会。他应当感激安乃德现在给他保留着的一小部分。他是感激的。

可是并非没有遗憾，他自己埋怨自己，没有得到别的部分，特别是一个新来的人，一个新朋友，布鲁诺伯爵，没有开口要求就到手的一份。

这个快活的人，幸福的人，虽然他受命运多次的打击，只要他到哪儿，哪儿就有人爱他。“Veni, vici…”① 他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大伙也和他一样，觉得这很自然。人我双方，皆大欢喜。人们不需要损伤牙齿去咬杏仁，就象在于里安那里那样，去咬一层硬硬的外壳，直咬到牙床都发酸。在布鲁诺方面，外皮和杏仁一样，都很好吃。毫无疑问，他的轻松态度一半在于他的魅惑力，另一半则是仁慈、善良以及出乎自然的引诱力造成的。他走过的路上不会留下任何阴影。生活的各种痛苦都被他温柔的蓝眼睛的光亮所消融，这双蓝眼睛不由自主地向各人都表示一点天真的温情。这个孩子似的老人，常用纤秀的手指抚摸柔软的美髯，好比抚摸猫背一样。他需要被众人所爱，同时也爱众人。这却并不妨碍他用令人不知所措的洞察力判断人，这种洞察力一直深入内心，用手指触及人们掩藏着的最敏感之点，然而触动得那么轻柔，那么准确，以致这种接触好象是秘密的官能享乐。在好心的动手术者与温顺的接受手术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神秘的亲密关系，双方掌握着这种关系的钥匙。

在众人之间，只有一个人不欢迎这种把戏，那就是身上有刺的硬毛栗，阿霞。她不喜欢（“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太温柔的男子，太漂亮的美髯，过于纤秀过于修饰的手，不喜欢象抚

① Veni, vici，拉丁语，意思是“我到了，我胜利了”。

摸似的渐渐深入你内心的眼光。她明知道他是好人，他很明智，他看得很远。然而她不在乎这种明智，不在乎这种仁善，不在乎看得远……"我看得近，我看见我的玛克，好好歹歹，就象他那样，我要他；就象我这样，他要我。他向着我要去的地方去，我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她不能阻止布鲁诺透过她的百叶窗，看透她的心情。但她气恼，她忿怒。而他，干脆假装不看她，可是他无法自制。在他香喷喷的长须下边，他在暗笑那只母猫皱眉头的嘴脸。

其他的人都被布鲁诺征服了：孩子和乔治，玛克和安乃德。大家都按自己的需要，感觉到这种乐观主义的好处，这种乐观主义并没被生活中的灾祸和他蓝色眼珠的理性所损伤，虽然他的乐观多少是反理性的，为他内心深处的悲剧经验所否认。但是它去掉了于里安的另一种远见，阴暗的远见，从而使他那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坚忍不拔然而没有生活乐趣、没有冲动力的悲观主义感到轻松。只有布鲁诺的乐观主义是有效用的，因为只有它是有生命力的：它适应"创造的自然"①的深刻规律。这种乐观主义要生活，对善与恶毫不顾虑，对痛苦和努力的无用性也毫不顾虑；它要生活，它活下来了，不管"被创造的自然"②的规律，道德与理性的规律，逻辑性的人，他没有抛弃纺锤上的线的明智，一直思索到底，思索到不再活下去。布鲁诺对于思想无所不知，他的灵巧的手指可以毫无困难地解开思想之线团；然而他善于倾听纺车之歌，而且从家室之内用梦幻之歌，美人鱼之歌来回答纺车之歌。以前他曾

---

① 法语译为la Nature naturante，意为"创造性的自然之本质"。

② 法语译为la Nature naturée，意为被创造的一切自然现象。

经是美人鱼之歌的受害者；可是如今，他已经把西西里岛的美人鱼捕获在网中；它为他以及他的宾客们的乐趣而唱，好比一只养在家宅中的鸟儿。谁听了它的歌儿都觉得减轻了生活的苦难。这只鸟儿并不掩饰使人痛苦的事实。它决不说："存在的事物是不存在的。"① 它说："存在的一切都是存在的。所以这是美好的。因为存在是美好的！"②

他那象大提琴一般优美的声音，也许它自己也在听，照亮一切存在物，美的和丑的，好似日光照在蔚蓝的海上，照在死亡岩石的脚下：斯库拉③。

这一线阳光也照射在玛克忧心忡忡的额头上。于是在那年轻的额头上，阳光停着不动了。他们两人是互相吸引的。西西里的明智老人第一眼就被玛克年轻面孔上纯洁与炽热的看破一切的表情所震惊。这个富于激情的人已经打上了死亡的印记。他已经跨出走向死亡的第一步。布鲁诺看出在玛克的忧虑不安的性格中，他正在作出极大努力使自己从暴力与年轻人自私的恶魔手中解放出来。他比玛克的妻子和母亲更能猜测玛克的不声不响的搏斗。这个善怒、倔强、甚至残酷、傲慢、专横、贪婪、狂暴的小伙子，在和他那豹子的本能搏斗。布鲁诺被对方的强有力的本能、以及驯服这些本能的强有力的灵魂所吸引。他看见玛克，通过年轻运动员式的一个引体向上动作，进入放弃一切的精神状态。在布鲁诺眼中，这动作的

①② 皆为斯宾诺莎哲学术语。（罗曼·罗兰青年时期曾经热衷于研究斯宾诺莎哲学理论。）

③ 斯库拉(Scylla)，希腊神话中的六个头的女妖，她住在意大利墨西拿海峡的礁石上。

英勇和脆弱的和谐令人感动。对这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他产生了一种秘密与奇特的崇敬心情。有时他和玛克说话的样子以及对他的让步，表露出这种心情。布鲁诺对任何人都没有这种表现，即使对妇女，也没有这种表现，哪怕是作为交际场上的一种礼貌，表示他有分寸的让步。人们可以说他面对着神秘的未来在表示敬佩。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他预感到的牺牲，在幻觉中看见以撒背着为了焚烧自己用的木柴①。安乃德看见布鲁诺的样子，感到心神不安，她心里想："他的眼睛看见了什么？"

不过她不敢问他是怎么回事。

可是玛克毫不注意这些。他太忙于考虑命运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演他的角色，演他的剧本，一幕接一幕，毫不急于知道悲剧将如何收场。但是演得不高明。因为他正象那些狄德罗所说的不高明演员②，玛克过分认真地深入角色，他不能掌握自己的角色。为了能从他的角色中出来，他需要的是布鲁诺的微笑，这对他是新大陆，而不是于里安的辛酸的幻觉，因为那太接近他自己的幻觉。

* * *

他和老年的乌利西斯③接触所收获的第一个好处，在于

① 以撒背柴，见《圣经·创世记》。以撒(Isaac)，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所生之子，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命他将以撒带到山上献作燔祭。亚伯拉罕遂命子背柴上山，当要用刀杀子时，天使阻止，命用公羊替代，进行燔祭。

② 见狄德罗的论文《关于演员的奇谈妙论》(或译《喜剧演员的矛盾》)。

③ 乌利西斯((Ulysse)，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此处指布鲁诺。

他的不安的灵魂感到在对方的手指下，已进入平静状态，自己跟自己一步步地和解了。他不需要卑谦地坦白在他身上进行着的搏斗，以及在那里驻扎的那些不速之客，一群乌合之众的不受欢迎的思想，作为这类思想的窝藏处，他并不觉得骄傲。布鲁诺的半开半闭的眼睛曾经到窝里去找它们。他若无其事地，在他温情的讽刺中，抓住了那些受惊的鸟儿。有一天，玛克正在为他记忆中的或当前的隐蔽思想而心神不宁，但又不敢明说。布鲁诺仿佛不注意听别人说话，只顾闲聊和他身边那个焦虑不安的人毫无关系的老故事，他微笑着叙述一段印度的奇妙轶闻。说是有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去拜访一位隐士，请他作自己的导师。这位sannyasin①仔细打量了对方之后，问道："我的孩子，你会说谎吗？"

那个正直的人回答道："上帝保佑！我决不会说谎。"

那位智者说："那么你去学学说谎吧。等你学会了之后，再来见我。"

因为西藏的贤智认为："不能干不是德行，而是软弱无力……"

"啊！真见鬼！"玛克喊叫起来，"人家决不能拿这一理由来责难我！"

冒失的阿霞正从旁边走过，碰巧听到前面的评判与对答，她插进来作证明："不，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可以责备他的理由！……"

两个男子都笑了。两人重新在一起，旁边没有别人时，玛

---

① sannyasin，梵语，意思是"遁世期"，这里借用为"隐修者"。

克对布鲁诺说："我并不是那么重视说谎。在我的动物园中，说谎这种动物占最小的位置。我猜想您主要不是要我把这种动物养得又肥又胖！我宁愿培养六种别的大罪孽①。可是所有别的罪孽，以及并不被称为大罪孽的一切污垢，则更为恶劣！这种害虫！"

布鲁诺一边抚摸他的细柔的胡须，一边说："我不至于学着法国长舌妇（意大利的长舌妇也这样说）的话，说'长虱子是身体健康的证明'。但是，关系到深刻的内心生活时，真正的贤智，也许正如隐士们所教导，不是毁坏精力（什么都不要毁坏！）而是使精力的本质转化。与善的精力一样，恶的精力也是一宗财富。谁要是在摇篮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精力，就是神明祝福的人。"

玛克说："那么我就是这样的人。该诅咒的神明，我才不要他们的赠品呢。"

"年轻人是不知道感恩的。"布鲁诺说。

然而故作惊人之谈的言辞②，不胫而走，它们在玛克的智慧中找到了一片可以被理解而且开花结果的良好土地。他知道这种精力对他有多么大的价值；如果他丧失了这些精力，他将变得更加软弱、更无抵抗力……于是"大喇嘛"又讲了他的一千零一个故事中之一个。"大喇嘛"是不礼貌的阿霞给布鲁诺的外号。弥兰达国王的问题如下：

① 基督教教理有所谓"七大罪孽"（骄傲、嫉妒、吝啬、淫荡、贪吃、善怒与懒惰），其中并不包括说谎。

② 指所谓"恶的力量也是一宗财富"等等。

国王问纳迦舍纳："有人出于无知，犯下罪孽，有人则明知故犯，在这两种人之中，谁的罪孽最大？""出于无知的人罪孽更大。因为，有些人用手拿一块烧红的金属 …… 其中有人是知道的，另一些人则不知道。哪些人被灼伤得最厉害，是知者还是不知者？不知者被灼伤得最厉害。"

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一个安乃德的儿子，他知道辨别一块烧红的金属。如何拿住这块烧红的金属，如何利用它，这是和他的智慧有关的问题。"见识短浅的人"活该倒楣！天国之门是为他们开着的。但是，以上天的名义，为了我们的安全，但愿地上乐园之门不要为他们打开！"头脑简单，也可以叫做愚蠢，这比犯罪更坏。"阿霞直截了当地说。斯拉夫的贤智，印度的、法国的、各种贤智意见趋于一致："不要成为一个蠢货！"世界各地人民的正常情理，没有一处是愚蠢的。

多年来，玛克在沉默中和自己身上的恶魔展开的长期搏斗，从来没有向最亲密的人坦白过，由于身边有了一位长者，他发现搏斗变得轻易了，这位长者不需要玛克对他说，就知道他身上的那些恶魔，他拍拍它们背上的鬃毛，不用皮鞭与马靴，就驯服它们。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融洽（这还不算什么！），布鲁诺伯爵已经实现了的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协调，好象互相渗透一样，在对玛克忧虑不宁的天性起作用。甚至那种出自他的忧虑和对一切都灰心的感受，那种深刻和能使之轻松的感受，也被他发现了，好象它们是"将自己从纯粹的人性中解放出来"的事先言明的赎罪费。

纯粹的人性

给人类的一切罪行赎罪……

玛克从布鲁诺口中听到这两行美丽的诗句和魏玛的"伊非革涅亚"①，她是墨西拿平静了的俄瑞斯忒斯②的偏爱的姐妹。

还有和玛克发生抵触的暴力问题，那与搏斗不能分开的暴力，即使完全排斥暴力意志的行动，如同甘地的Satyagraha②,也不能从暴力中解脱出来。(因为暴力无非是抗拒为了生活而进行的协作，无非是抽气唧筒，把玻璃罩下的空气抽空，令人窒息。）如果我们想活下去，但自然界却把残暴性强加于我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次呼吸。即使是这个暴力问题，由于他的老伙伴出人意外的接受和他的静穆的讽刺，也使玛克发烧的肺部呼吸起来舒畅多了。布鲁诺带着表示并不上当的微笑，追述他在亚洲高原的雪花纷飞中收集来的奇特意见：对众人的效劳和同情。人的理性在任何地方都是最好的肥皂，可以给人洗手，如果手上沾有污泥或血迹的话；在那些虔诚的隐士训导的同情中，理性能在罪行中占上一席地。隐士们说服自己，杀人的行动无非是被杀者在再生过程中单纯的意外。在

---

① 魏玛，指歌德。伊非革涅亚(Iphigénie)，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女儿，此处多半指歌德的剧本《伊非革涅亚在陶里斯》。伊非革涅亚是俄瑞斯忒斯(Oreste)的姐姐。

② 此处俄瑞斯忒斯指布鲁诺。

③ Satyagraha，意思是"非暴力抵抗"，甘地在南非组织当地人民起来反抗殖民统治的消极抵抗行动。

某些情况下，这种意外能以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冲击方式起着作用，把它引导到最好的道路上去。所以这是一种仁慈，它使恶人避免在他的地狱中陷得更深，并且给他以自赎罪行的机会！……

不用说，玛克听了这些话大为愤慨，他怒斥那些“恶僧”！布鲁诺宽宏大量地为他们辩护，但这样宽大更为糟糕。因为它暗示了（“向听得懂的人致敬！”）① 由于同情而犯罪和诚实的人在生活中可能犯的微不足道的小罪行之间的区别，这无非是一块银元和它所兑换成的零钱之间的区别。在人类造成的社会中，如果没有零钱是很难生活的，没有这一被称为“正义”的罪行的零钱，它为了集体的安宁与幸福，支配着非正义者的生命。（修行的人，为了使自己充分满意，加上一句：“为了被惩罚者的安宁幸福！”）

布鲁诺不说他出身于这个社会。作为良心导师的喇嘛们所训示的“小径”，早已超过了“正义或道德行动”这个初步阶段，他的目的是达到挂着“被超过的行动”这招牌的旅店。人们把“行动”留在门外，而在门内找到十分纯粹的“生命”，象太阳一样。这是布鲁诺不向人透露的秘密，从那儿他接受高高的山峰的反照，并借以安慰别人的眼睛。然而他严防将钥匙交给玛克，对一个年轻人，尝味超过行动这一境界的时刻尚未到来！人在越过分水岭、向着夕阳走下另一个山坡之前，这是一种毒药…… 上升吧，我的朋友，上升并且行动！生命在于终点。可是先要有作为！

① 法国俗谚，意思说，对某种道理能心领神会者，受欢迎。反之，听不懂言外之意者，活该倒楣。

他和于里安一样，决不这样想："作为"有什么用？"生存"有什么用？……

有两种人类（正如在法国，大家说有两种官职）："坐着"的人类和"站着"的人类。于里安，正如他所属的书房知识分子这类人一样，他们完全是坐在屁股上生活和死亡的。然而他作出英勇的努力，想举起他的思想！他用瘦弱的手臂，他把他的思想象一块岩石似的抛入行动。但是，这种思想徒然震动了老旧社会的墙垣，它又从墙上反弹到自身，落在抛掷它的那人身上。当他上床睡觉时，他反复考虑，额头显得疲惫不堪："上帝！人类何其沉重！"

是的，这是"髑髅地"的十字架。上帝之子是在"髑髅地"的十字架重量之下跌倒的！远不是跌倒在可怜的木十字架的重量之下。于里安深深感受到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类的痛苦，不公道以及魔鬼一般的疯狂。这位文化修养很渊博的学者，思想永远被作为刽子手同时又是被害者的人类所困扰。这种心情由一人独自负担是可怕的。因为他很高尚，不愿将思想的重负与任何人分担。只有安乃德能一眼看清他的痛苦的深度，并且减轻他的痛苦。他丝毫没有布鲁诺那种过于方便的办法，在海阔天空的宇宙光辉的梦幻中，减轻人类的负荷。于里安一直和羊群似的人类麇集在古老的原野上，和大地连结在一起，和人类共命运。他不能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除非将人类生活的一切幻想全部清除。自从他那曾是宗教信徒的眼睛张开之后，这双眼睛把否定的一面深挖到底（并没有底！），他连基督教的永生观点都放弃了，虽然他的前半生曾受这种观念迷惑。由于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种基督教的眼睛和

它们的幻觉，他辛酸地尝味天真的贪馋，这种贪馋竭力想将昙花一现的实体与形式保存在永恒之中。对思想与感情的偶像：科学、艺术与爱情，他也不十分着迷。他把这些事物的局限性与烟雾看得太清楚——抽鸦片的鸦片馆。在自己身上他隐瞒着有个破坏性魔鬼存在，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魔鬼滑稽诙谐的阴惨狂态。但是他天生的仁善性格抑制了这种狂态的发作，他怕伤害弱小者的信念与希望，同时也由于如饥似渴地需要他一辈子缺少的温柔，这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需要。

此外还有他二十多年来一直闭口不谈的友谊，他刚刚在这友谊中发现被他否认了的生命意义：安乃德。他清楚地看到通过这个门洞轻手轻脚地回来了信念与希望，以及一切曾经通过别的门走了出去的幻想。他十分清楚…… 但是他在充分的意识中贬低自己。他采取卑谦的态度，为的是找到可以相信去爱和崇敬的地方。囚禁于理性的栅栏中的灵魂那样地渴求生活，以致它的根须穿通了栅栏，为的是吸取土地的血液。

* * *

这种深厚的爱情，闭口无言，毫不外露，可是丝毫瞒不过安乃德内心的眼光。如果明说了，反而不会那样感动人。它好比从墙壁中透射出来的阳光。可怜的于里安总是把他热量的辐射源掩藏起来。他只让光线照射出去，能给人照明的思想，可是不给人温暖。然而这种集中的热量烤热砖墙，安乃德的手放在墙上，于是她感到那老年人的微颤的心脏放出隐隐约约的温暖。在他身上有多么大的温爱，也有多么大的辛酸！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安乃德了！

在那些日子里，安乃德自己的心被两位老朋友分占着。假如她完全按自己的倾向行事，那么她倾向于布鲁诺。布鲁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她。然而她有更多的东西要给于里安。对于象她那样一位妇女，对别人有所贡献是最强烈的需要。

毫无疑问，让吉亚仑萨伯爵的温柔情怀、开朗的明智与充满光明的巨大幻梦摇荡抚慰着，是十分甜蜜的。在整整一辈子孤独的搏斗中精疲力竭的一位妇女的灵魂，受了伤，全身痛苦，能够置身于这位平静而坚定的伴侣的爱护之下，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怎能抗拒另一个人无声的呼吁（只有她一个人能听见），那个人是她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为了把自己从曾使他陷在其中的旧世界的锁链中解脱出来，进行了顽强的挣扎。在努力中，他丝毫没有减少他英勇的洞察力，然而却丧失了幸福！如果要用他自己的方式达到幸福的境界，他是过分地不抱幻想而且过分地孤单。如果要他心目中唯一能给他带来欢乐与希望的女人帮助他追求幸福，那么他又太骄矜，同时又太卑谦，不愿意求助于人。于是他待在她身边，郁郁不乐，同时又感激她容许他留在她身边，给他一个在她的朋友之中即使是不重要的位置。但是安乃德，在对方心灵深处，看出他竭力抑制的恳求；她被那个羞于用他两条男人臂膀伸向她的、那种令人感动的拙笨姿态所征服。

当时她处于两个都可爱的男子之间，在一种心情混乱的状态中。由于年龄关系，在他们之间，不能再产生爱情问题（为什么？）…… 而友谊这一名称框框又嫌太小，容纳不下她的感情。但安乃德却愿把她的感情维持在这一框子之内，不再给自己超出这一框子的权利。她心想自己已经是母亲和祖

母，她的生命周期已经完成了，现在她属于她的家庭。但是她红着脸承认，她的生活在继续前进，周期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个家庭不能把她禁锢起来，她自己建造了另一个独立的圈子。她的孩子们对她的爱虽然是那么真诚，他们在她之外，形成另外一个小世界。她是那个世界中亲爱的住客，但是住客可来可去。她缺少她自己的家庭。她不许自己去想这个问题。然而在她疲劳的时刻，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忧伤，她用讽刺来斥责或惩罚这种忧伤。难道她永远学不会做一个老人？年轻人最不能饶恕的蠢事，那就是在满头白发之下，还保留着一个二十岁人的心情！……

她努力将这种未曾用过的梦幻的精力引导到另一方面去，从心的川流中引导到思想——采取行动的思想——的川流中去。在这方面她是很泼辣的，她可以超过她的两位男友。

*　　　*　　　*

这两个人，于里安和布鲁诺，这样勇敢，这样头脑清醒，在他们的行动中，却从不一直走到头。他们可能在一时之间参加了行动，由于想象力的冲动，使他们投身于反抗，反对专制与谎言。在他们的心里，始终是社会的非正义和不讲道理的反抗者。可是他们的反抗在极大多数的情况下，只停留在良心的门口。除非有人逼他们离开潜伏的地方，他们不会越过门坎。即使在那时，他们的抵抗方式也不会用反击来回答攻击。这种反抗只限于用一个不可摧毁的“不……”来回答“Ich kann nicht anders…”① 他们并不想尽方法，把他们的“另一

① Ich kann nicht anders，德语，意思是“我不能不这样做”。

种①方式"强加于人。

他们属于老一辈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行动受思想的毒害。即使他们之中最慷慨的人，也倾向于给他们的思想以优先地位，丝毫不费力的地位。经过他们思考之后，一切都说清楚了，世界可以跳圆舞了，他们站在旁边看。他们思想的场地愈大，跳舞的圈子愈显得小得可怜，不值得为它浪费时间。在于里安和布鲁诺身上，心与智是均衡的。和大部分思想界的著名同行不一样，他们无法面对世上的痛苦和杂乱的力量漠不关心，因此很可能一时之间被卷入圆舞中去，可是他们很快就出来了。他们回到各人自己的活动范围中去。于里安在混战之中和混战之外，发出呼喊声，为了使自己轻松一些，不时地发表不留情的讽刺，继续暴露作为社会基础的荒谬逻辑的虚假性。但是他不跟着他思想中的强悍的鸟儿一齐飞，他的思想致力于揭露与摧毁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可是不建设。在布鲁诺身上本能更为强烈，他曾经多次参加社会救济行动，在他的老诺曼底人身上，幽默感和骄傲的热血推动他向压迫者去挑战。这也不过是精神上对耀武扬威的蠢举进行报复而已。布鲁诺不那么在乎胜利——胜利，失败，无非是长长的影片在放映过程中的插曲而已！——，他更在乎对着胜利者的鼻子讪笑。如果有一天，他被绑在执行死刑的刑柱上，面对枪弹，他的笑声将特别爽朗。如果他们的暴力也引起他的暴力，他将非常不高兴。他也有短促的激动，发生粗暴的情绪。但

① 另一种，法文原文在"另一种"之后，用德语"另一种"(anders)重复一次。

是他自己责备这种情绪。于里安连这种自责都不需要；他的怒火只能伤害自己，他抑制自己的怒火。

两人分别为了自己的打算而毅然决然避开暴力。在布鲁诺方面，是一种贵族的不屑这样做的高傲态度。他的智慧明白这一点，可是在别人方面呢？他不急于和别人一样。对于这两人，暴力好象是对精神自由的迫害。他们不愿做暴力的同谋。正因如此，他们殷勤地接受托尔斯泰以及亚洲①的学说，主张非暴力的不接受主义②。并不是他们按照欧洲人的批评意识，对这种不接受主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效表示信服。他们认为，真正的搏斗发生在精神领域中。在他们看来，重要的问题在于精神获救……“Salvavi animam meam…”③

很久以来，对玛克来说，这已经不够了！即使别人灵魂能安详也不够，如果不拯救他们身体的话。这个可怜的身体，这个破烂货，这个朝生暮死的生命，“理想主义者们”以不屑的神气提到身体，其实他们不需要太为身体操心，因为他们被供养得并不错！不能否认，首先是身体！而且让我们直呼其名，它的既光荣而又不体面的名字：肚子！雅士们，藐视它吧！……嗷嗷待哺的肚子，作生命之源的肚子，产生耶西之树④的肚子。树的根…… 好好培养它！首先战胜饥饿、贫穷、社会的

① 亚洲的学说，指甘地的学说。

② 非暴力的不接受主义，指消极抵抗。

③ Salvavi animam meam，拉丁语，意思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④ 耶西之树（l'arbre de Jessé），见《圣经·路得记》。耶西是耶稣家族的祖先，大卫的父亲。艺术家把耶稣的家谱画成一棵大树，大树着根于躺在地上的祖先耶西的肚子，树顶上是圣母马利亚抱着初生的耶稣。

苦难。灵魂，如果它高兴的话，将在树顶上开花。我在树根附近挖土，施肥。从这肥料中产生上帝或上帝之子…… 于里安和布鲁诺都不至于反驳这些话。布鲁诺知道印度温柔的阿西西的方济各①的一句强硬的话："枵腹之人，毫无宗教可言！"事实上，他自己按照这个教义去生活，他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施舍给人，让人填饱肚子。

然而他的社会行动到此为止。布鲁诺不强迫别人和他一样做。如果他的判断力能十分清楚地预见资本主义的压迫制度必然要导致爆炸，他却没有任何作为使爆炸提前或延迟发生。鲜血流淌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他的高雅的手不愿意浸染在鲜血中。(这两只手也许在崩坍的城市的瓦砾中，在腐烂的尸体的残堆中寻找过什么，残酷的臭味一直沾染在手指上。)因此之故，他知道人们什么也不能阻挡！社会的灾祸和terremoti②一样的盲目，一样的不可避免…… 这种对命定的事实过于明确的概念，这种过分清楚的知识，成为在知识分子行动时的包袱，即使是最自由、最勇敢的知识分子。他们犹如事先把演出的剧本读了一遍的观众。戏在演出好象和他们无关，演员们还在演戏中的情节，而他们却已经知道戏的结局。

玛克还在表演情节，行动的清新嫩绿，比果实更引起他的激情。比起布鲁诺的过分洁白的手来，他更喜欢阿霞的不怕玷污指头的手。他所希求于他的老前辈的一切，在于知道他是否走在正道上——伟大命运的阳关大道上。正是这一点，

① 印度温柔的阿西西的方济各，指罗摩克里希纳。——作者原注

② terremoti，意大利语，意思是"地震"。

他们能够对他说，他们对他说："ViaSacra…"① 这是古罗马军团所走的笔直而且直接的大路。这条路通过战斗直达目的。于是这两个人，于里安和布鲁诺，意见一致，认为不要去动摇这位年轻战斗者灵魂以及腿弯的力量。这是他的道路，他的规律。

他的规律将他带出自己的派系之外……能够说他是属于一个派系的吗？他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西方人，他爱他的法国，他的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它的淡蓝而略带灰色的天空，它的棕黄淡红的土地，和那里姑娘们的肉体一样，它的地平线、树林和山丘，它的小河和夜莺，它的明朗的方言以及它象寓言故事中的微笑。在别的时代，他可能是(他这样相信)幸福的，如同这些流淌在各自河床中的法国小河一样。但是这些小河流，和他最亲近的，比如安乃德、吕须，他在她们身上认识自己的水流，她们溢出了河床，"Per non dormire…"②在这些小山谷中，人们很容易瞌睡，在那里钓鱼的人注视着浮子出神……

不论他怎么说或者否认什么，反正他也属于知识分子的派系。他有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需要，逻辑的怪癖，优秀人物的骄傲，虽然一百次地想加以抑止，可是没有用。但是他最近几年所有的经验向他证明，大家不信赖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采取实际行动不完全是智慧问题。他们之间并不缺少富于智慧的人，他们对形势的看法和他一样清楚。他们甚至看清了他们应当干什么事。可是，一提实行，他们连小拇指的指尖都不动

① Via Sacra，拉丁语，意思是"神圣的道路"。

② Per non dormire，拉丁语，意思是"为了不睡觉"。

一下。有一些人，由于他们那法国好公务员的狡猾而胆怯的谨慎，使他们提防可能干扰他们的安息以及他们追求职位和高薪的平稳的小跑。(对那些已经爬上最高地位的人,不愿再活动,因为再活动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另一些人，因为，至少，无意识地害怕骚动。他们的市民阶级安分守已的生活习惯，严格地说，可以同意换一个和他们已安顿好的旧秩序不同的新秩序，然而他们不能忍受迁居这个想法，他们怕自己的家具和文件乱得一团糟。革命只在一百年后才能获得他们的欢心,因为那时他们已经安顿好了。可是,当人们知道老屋子已经要倒坍,非拆不可了,如何迁居新屋呢？因为他们之中许多人知道老屋非拆建不可了。为了排除被粗手粗脚的搬迁工人入侵他们的住所这种令人难堪的现象，他们心想："算了吧！老屋至少可以和我们一样长久地维持下去！……"

即使在理论上准备革命的党派之中,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等,也唱着畏首畏尾的永恒曲调：

"明天！明天！…… 明天你们发动革命,那时我们这些老大哥,我们已经不在……"

这还不是最后的事实，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的新证明是于里安和布鲁诺,这两位长者,玛克敬爱他们的精神独立、不谋私利和对危险的绝对藐视,可是他们对参加必要的行动,却什么也没有干，不愿干任何事。他们唯一的事就是思想。有时候说几句话。如果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必要时他们也写一点。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意见阐述得十分清晰。然而他们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哪怕是为了救援人而逼得他们非如此做不可的时候。社会行动带来沉重的锁链，而他们对自

已带上锁链、或使别人带上锁链都有顾虑，这些自由精神的人已经忘记了在种地的劳动中最起码的非做不可的事。为了使麦子长出来，必须先开垦荒地，清除石块，焚烧荆棘丛，然后用劲压住犁铧，使每条犁沟又直、又长、又深。“播种者庄严的姿势”① 是不够的。必须强迫，强迫抗拒的土地，强迫在犁轭下苦干的牛，强迫耕者的肌肉，强迫他的心！……

*　　*　　*

玛克从筛选前辈们美好的言词开始，这儿指的仅仅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平引起码克的尊重而且认为自己不至于受骗的前辈。

第一条规则：不再计较那些巨人的原则，那些对任何时间地点都适用的“强制性的不得反驳的教条”，那些抽象的、尊严的、不容辩论的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一切，同时也对什么都不适用。在不停地变换中的世界，一条永不变换的真理是谎话，或者比谎话更不堪：在不能辨别谎话的老实人之中，它是空无一物。

现实是真理，诚实的第一条规则在于准确地观察现实，从而归纳出坦率壮健和具体的判断与行动的规条。而不是只有其一没有其二②。不是明日，或是在一切时期，而是在现时，而且是在目前，在此地，在这块场地上，我的一只脚坚定地站

---

① 播种者庄严的姿势，诗人雨果著名诗篇《播种的季节——黄昏》中的名句。

② 只有其一，没有其二，意思是说“只有判断没有行动，或只有行动没有判断”。

在上面，另一只脚提起来，向前迈步，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

"……我看见这片土地。我看见人类的今日，这个剥削和屠杀的现实世界；在日益贫瘠的古老草原上吃草的资产阶级，养肥了反刍动物，后者把这个现实世界交给了残暴的鸷鸟。我看见知识界马戏班中的动物以及新闻界颈部脱毛① 的狗，出卖了这个世界。我看见这个世界的浩劫，在战争年月的奴役中以及停战后的慌乱中，那样迅雷不及掩耳，那样狂澜滔天，以致那些根本不配的conquistadores ②（其中没有一人超过不诚实的庸劣水平，都被自己的胜利搞得手忙脚乱），没有能力组织胜利。在几年之中，他们只知道扰乱世界经济，经济的指南针狂乱跳动，在破了产的新旧大陆上聚敛了堆积如山的黄金财富，实质上是无用的，不但无用，而且有破坏性。我看见战争，到处都是战争，有的在准备中，有的正在进行，在日内瓦的阴惨惨的小丑动作——国际联盟——的掩盖之下。我看见在可耻的裁军闹剧伪装下，战争预算疯狂地增加，即使在战争中已流尽了鲜血的国家，也不把它们手中剩下的资本的十分之一用于安顿它们的家园，用于公益方面的建设，用于救济失业者和教育经费。有助于生活的一切，别人的全部血液，为破坏而流淌：一切为了铸造大炮！我看见到处在破坏有益于生命的价值，在有几百万饿殍的国家里，人们在焚毁生产过剩的麦子。"（而这个思想，它使玛克气得怒发冲冠，却只轻轻擦动了一下成千上万惊奇得目瞪口呆、而实际上漠不关心的老实人，他们太自私，太麻木，凡是不至于刮破他们皮肤的事，他

① 颈部脱毛的狗，狗因经常戴项圈而颈部脱毛。

② conquistadores，西班牙语，意思是"战胜者"。

们不会起来反抗。)“为了捍卫不公正的秩序，我看见到处有被利用的、或者作为后备力量的法西斯主义。我看见世界现状可怕的不道德，它的恶劣程度只有它罪恶的癫狂方能与之相比。”

“而这种情况并非由于几个单独的人或几个小团体，也并非由于耍拳头的或金融界的法西斯，否则是比较容易遏制的，它是和退化的资产阶级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分解地结合在一起的，深深地嵌入它身上，好比羊毛上长的蚤虱一样；这不仅是当前的罪行，而且还有未来的罪行，两者互相控制。领导者、利用者同时都是他们的体系的依附者。奴隶主同时也是奴隶。他们的头颈不可能从做买卖的大枷上解脱出来。一切都是生意，掌握它们的、被它们掌握的一切，都变成罪行。因为，当生意不顺当的时候，对做生意的老爷和仆人们来说，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破坏妨碍他们生活的价值和生产力，同时用法西斯与战争来强迫作为工具的人群——无产阶级的劳动大众！对大老板们，制造商们，冶金与化学工业、小麦、棉花以及别的商品的掮客，对囤积的垄断者和托拉斯来说，各种各样的战争，总的战争，是一切生意中最庞大、最富于油水、富于黄金及鲜血的生意。

“对资产阶级和它的‘行动’①来说(对这些一七八九年的大资产者的儿子们来说，这种‘行动’是唯一体面的‘行动’)，它的股息和息票是足足的。剩下的油水流入枵腹者的喉咙，流入笔耕者和出卖思想者的喉咙，谁出钱就卖给谁！……”

---

① 此地是指股份，股票。股份、股票和行动，在法语中是同一个字action。此字本来可以干脆译为“股票”，不过由于下文有一句“这种‘行动’是唯一体面的‘行动’”，所以只好译为“行动”。

战争、商业和掠夺抢劫

三位一体，不可分离。①

这三位一体的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么把它摧毁，要么接受它，此外没有别的选择。日内瓦的和平主义②是真正和平的叛徒。它的真实的目的和效果在于麻痹没有生气的国家，然后将它们出卖。真正的和平要求首先消灭战争的元凶们。要消灭他们，必先攻破他们的一座座巴士底狱。俄国的巴士底狱已被打垮。我国的那些巴士底狱③什么时候攻破？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在世界各处，比一般平民更为觉醒的劳动群众，在喧嚣和骚动；可是他们的威胁力量还没有组织起来，太多的不团结因素，为敌人所利用，起着抵消他们的精力的作用。同样地自称信奉社会主义原则的党派之间势不两立的敌意，如同犹太教法典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对经典著作的解释以及所采取策略的不同，互相对立和咒骂。阴险、可疑、眼光短促的领头人，故意培植这种分裂，为的是延长他们作为革命承包人的有利角色，可是并无在他们有生之年真正发生革命的风险。无产阶级群众本身，也很容易被制造死亡与资本主义压迫的工厂大老板所掌握，只要在全欧洲几百万工人被解雇的失业时期，开设新的制造军器的工厂或战争与和平两用的实业厂、化工

① 这是歌德巨著《浮士德》中的名句。——作者原注

② 日内瓦的和平主义，指国际联盟。

③ 我国的那些巴士底狱，译者按：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以七月十四日攻破巴黎封建堡垒巴士底开始的，此地所说的巴士底狱无疑指一切战争元凶的堡垒，是象征性的说法。

厂。最革命的人争先恐后到这种工厂去做工。这是一种野蛮的讽刺，他们铸造杀人武器使别的国家中工人兄弟大批死亡，或者由于他们的钢铁厂主毫无顾忌将杀人武器卖给敌国，由于反射作用，毒气吹回来毒害他们自己。资产阶级得悉了这种卖国交易之后，只不过略微感到一点气愤而已。当这类交易使几百万金币进入保险柜时，人们丝毫不担心这些黄金是以几百万人的鲜血作为代价的。那些德国姓氏的钢铁厂大亨，左右着法国的命运，屠杀世人的承包商人，成了法兰西的一种光荣！“Noli les tangere”①！工人们不把这些人勒死，反而从他们这批体面的大流氓手中，拿到用别人的鲜血制成的面包。他们说：“你说怎么办？反正得吃饭。我们又不是英雄！”

“我们不是英雄？就算是这样！你不是，我也不是。可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英雄！现在就很必要。已经不只是在两种不同的死亡之间的选择。或者是被奴役被玷污而死，或者是自由而且报了仇而死。为了明天人们能得到解放，能生活下去而死！这就是牺牲在战斗中的苏联革命联队给予人们的榜样。既然不能信赖西方资产阶级及其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不能信赖昨日的人，那么仿效苏联的榜样，让我们向明日的人们发出号召，他们不会向那些不否认自己和劳动无产者的兄弟关系的人，用他们知识分子的特权，为他们逃避承担行动风险的责任辩护！正如一七八九年的第三等级②一样，第四等级③过去是不值一提的，现在它要决定一切。它将成

① Noli les tangere，拉丁语，意思是“不要碰他们”。

② 第三等级，指资产阶级。

③ 第四等级，指无产阶级。

为决定一切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什么事都办不成。世界的生命与命运是寄托在工人阶级的双肩与额头（智慧与力量）上。寄托在他们的意志与赤胆忠心上。首先，必须让这几百万的胸膛知道，他们要众口同声，坚决地喊：‘不！’这才能够砸碎死亡的命令，打断杀人的政权的腿！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必须用罢工，用反抗来回答！钢铁厂罢工！工厂罢工！交通运输罢工！劳动摇晃肩上重负，说道：“不！你们自以为在指挥我，没有我，你们能干什么事，不妨努力试试看！没有我，你们连活都活不下去。你们就象那种专门剥削别人的蚂蚁，要不是劳动者将吐出来的东西喂你们，你们连吃都不会吃。投降吧！回到队伍中来！用劳动来重新争取你们获得食物的权利！’

“在今天，只有一种事业是神圣的，那就是劳动。所有别的事业，信念与文化、纯理性、社会情况等，一切都必须在有组织的劳动中，在不能动摇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但是这样一个组织，正在进行搏斗，要求大力神赫丘利的力量。我们不是大力神，差得远呢！”玛克想，同时用怜悯的眼光看自己瘦弱的手臂。“但我们将尽力而为，将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贡献出来，连我的生命。把我所没有的也贡献出来，比如我的死亡，如果必要的话，所有我的忠心耿耿的力量。如果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一千人，不必更多，那就好了！要有那么多的人，只要有这个核心就行，乌合之众会粘在那核心上面，于是我们将成为向前行进的一座山。”

* * *

于是玛克下了决心：把自己贡献给伟大的事业，为将要到来的社会斗争而作准备，积累全身力量为之效劳，现在就开始组织这场斗争。

事实上，这是最困难的。因为象他那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很难在工人世界的框框内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他没有在那里长根。而在平庸的政客之间，他们只会大声疾呼，煽动民众，已经不会平静地说话，只顾听自己的喧嚣声，一点也不顾及理性的思考。西方的无产阶级缺少的是经受一个革命政党的纪律严明的锻炼，象俄国的革命党一样，经受过半个世纪的放逐、绞刑、血腥的经验，失败一百次，卷土重来一百次，并且在流放的时期深深地思考。巴黎公社只不过是一堆熊熊烈火。它乱七八糟地吞噬了一切，只剩下天空的一朵火云和滚滚浓烟。法国的工人还没有获得社会搏斗的经验，可是他们将投身于这场斗争。没有疑问，他们将遭受不止一次的灾难，作为获得经验的代价，正如一九〇五年以前的革命俄国。主要的区别是作为范例，作为支持，现代有苏联存在。必须向莫斯科的战略家学习，然而也要认识本国自己的条件、自己精神上的需要、本国老革命党（以前斗争中的伤员和本国的年轻工会）的顽强的尝试。从那时起，玛克专心致志地学习。他还不过是一名小学生。但他努力追补浪费了的时间。为了使行动的力量发挥作用的一天到来，他应当作好准备。

于里安和布鲁诺看玛克干他的事。他们猜透他的意图。于是他们一点也不劝阻他。他们很自由，能理解和赞许他的意图，理解象他那样一个饿得发慌的年轻人采取毫不妥协的行动。然而他们丝毫没有和他一样干的意愿。这是这一辈真

诚的知识者的无可救药的弊病。他们看得太远，因此近处反而看不清了。一个人看见的是，不论什么演员，结局总是悲剧中双眼被剜血淋淋的俄狄甫斯①。另一个人看见的是戏，不论戴着喜剧的或悲剧的面具，下面总是豹子眼睛的狄俄尼索斯，浮生一梦的面孔，戴着葡萄藤编的冠冕。有时，他们徒然想让自己参加到游戏中去，但他们还是喜欢坐在一边作观众。玛克白费气力，想让他们离开坐椅站起来。面对他们温爱的赞赏、然却又把他当做活把戏看的眼神，他碰得焦头烂额。如果他能同他们打一架，那也罢了。可是毫无打架的希望。他们好象在对他说："去罢，我的孩子！你是在你的路上走。走你的路罢！……"

可是他们留在路旁。他们给他提供论点，让他按照他自己的规律、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规律行动。他们甚至按照他的意识，而不是按照他们的意识，帮助他解决妨碍前进的问题，例如暴力问题。在那年轻人眼中，在这种赞许他的行动而不愿陪伴他的方式中，有一种令人气愤的宽大态度。他气恼地对布鲁诺说："我不能宽恕你对我的行动以及我愿意做的行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布鲁诺说："我没有不屑一顾的态度，亲爱的孩子，我给你喊：好！"

"为什么你不喊：再来一个？你对我说这些，好象对马戏班里一个刚刚演完了他的一个节目的杂技演员说话似的。"

① 俄狄甫斯(Œdipe)，希腊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人物。由于神的预言，他杀父娶母，共生子女四人。后来瘟疫流行，他追究原因，知道自己所犯之罪，追悔莫及，在悲痛中，自己挖掉眼珠，流浪而死。

布鲁诺笑了，对玛克说："我的朋友，我也演了我的节目。"

玛克感动了，握住对方的手，说："那倒是真的。请原谅我！你曾经完成你的艰苦任务。但是，如果我的任务是正确的，如果你赞同，为什么你不参加？"

"我现在是属于后备队的，你是属于现役部队的。各人轮到一次！"

玛克说："战斗需要战斗员。"

"你们的战斗，"布鲁诺说，"无非是巨大战役中的一个插曲。你们不过接触到战场的边缘。你不要去过问大军的其余部分。每一个部队都接受了命令。执行你接受的命令。前进吧！"

"首领在哪儿呢？"玛克问。

"首领在前面，"布鲁诺说，"正象在阿尔科拉桥上一样。追上他！"

"你就让我们在摇摇晃晃的桥上，不跟我们一齐走？"

"谁知道？"布鲁诺说，带着机敏的微笑，"也许你会在桥那边找到我们！"

*　　*　　*

是的，神秘正在于此：布鲁诺和于里安一样，从来不在军队的辎重车里面安居不动。这两人如此不同，犹如传说中的德谟克利特① 和赫拉克利特，但却有这一点相同：两人通过相反的道路，都从围绕和捍卫人类之城的战斗圈中逃出来，却都

① 德谟克利特(Démocrite，约前 460 一前 370)，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在边界线上站岗，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从他们丝毫不隐蔽的观察哨，在交战双方火力交叉之下，他们两人从不厌倦于研究在动作中的人；他们的精确与明察的好奇心，善于决定胜负的趋向，而他们的思想则预先疏浚流水的河床。因为西方灵魂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它徒然在梦幻中或者在虚无中找到逃遁之门，它徒然怀疑一切，怀疑行动的理由（无论它相信与否），西方的灵魂在前进，它前进……“E pur si muove…”① 它不给自己那些过于方便的办法，在忧郁中，在怀疑或信念的乐趣中兀然不动。它以“我有何知？②”或以“Credo”为马，骑在上面在跑。（如同堂吉诃德骑的瘦马罗希南特和他的仆人桑丘的驴），西方的灵魂不知疲倦地往前走。而这个不倦的行进，在永恒的时钟上，成为各个世界的奔跑的一部分。行走意味着有信念，不论你愿意与否。这种信念和祈祷的信念有同样价值！祈祷是引导到生命的道路，而行走是生命之脚踩出来的道路。这是行动在夜的黑板上划出来的射击的轨迹。

正由于布鲁诺和于里安对在行动中的生命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他们虽不从属或不愿意从属任何党派，却不能不和玛克的党派合作。这两人象爱克斯光一样，专门会透视人类的巨大躯体，看清生命之所在和死亡之所在。他们万无一

---

① E pur si muove，意大利语，意思是“可是它在动”。据传说，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伽里略主张大地是动的，被宗教法庭判为异端邪说。伽里略被迫跪在地上，不得不承认他的学说是错误的，可是他在站起来时，仍说：“可是它在动！”“它”指地球。

② “我有何知？”是十六世纪法国思想家与散文家蒙田的名言。

失的感觉决定他们的选择：生命所在之处就是他们的祖国。在老旧世界的“死亡与转化”的悲剧里参加伟大转变的个人与民族，以及在新科学、新道德、新社会方面的开拓者，也就是所有裂断成见与流弊之腰带的人（或者，布鲁诺嘲笑地说，把腰带放松一两档的人）之间，他们找到了祖国。

孩子在长大，衣服需要给他换新的尺寸。在到处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中长大的这个孩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把所有的搭扣，所有的套子，所有的神明、法律、界线、直到那时为止的合乎他躯体尺寸的一切，都撑崩了。难道他在站立起来时，没有用额角撞破了古老太阳系宇宙的屋顶，难道他没有从千千万万的银河星座的夹缝里钻出脑袋来，一眼望去，把所有别的宇宙，如同海中无数的水母一样，那些巨大螺旋形星云的散乱头发和点点精液①，尽收眼底？精神如此被社会的动摇、被摧毁全球古老城市界线的巨椎撞击声所震惊？即使这个用古典的和天主教法兰西的传统精神喂养大的布尔乔亚，即使胡须用希罗文化熏香的西西里的绅士②，也决不在未来中寻找过去，而是在过去中寻求正在产生的未来，寻求在摇篮中已经能扼死长蛇的赫丘利。他们并不用反感的眼光看成年的赫丘利用他的巨棒扫荡斯基泰③的草原。他们对俄国革命的建树感到好奇，而且充满同情地注意有关的消息，虽然并不排除批评；不过这是老年友人的批评，他们不能亲身参加这种辛勤劳动，甚至不能参加在孕育真理、孕育新生活中因年轻而犯错误

① 这是小说作者想象中的宇宙太空的种种形象。

② 西西里绅士，指布鲁诺。

③ 斯基泰（Scythie），欧洲东北部与亚洲西北部的荒凉地区。

而感到遗憾。嗅到他们这种遗憾气息的玛克，体验到年轻的欢乐，能够进入这片“乐土”① 的欢乐，而他们两位年老朋友只能留步在“乐土”边沿。这对玛克来说是一种新的情操。直到那时为止，他并未十分欣赏他的好运气：“乐土”和青春在他眼中曾经是被诅咒之地。当他的两位长辈之一对他夸耀这些，当他们对他说：“你多运气，只有二十岁！”他想打他们一记耳光，他觉得在这话里有残酷的开玩笑的意思，或者说他们两人是什么样的白痴？……但这两人已经用艰苦的生活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为不能给更多的东西而深为遗憾，他们有权说话！而他呢，在坐下来进餐的时候，没有权利对餐桌赌气。

他的阿霞不对餐桌赌气，可是她说不清是什么道理，她的坚硬的牙齿什么都可以咀嚼，不论好歹。她对生活和行动的饥饿感并不使她去想是什么理由，而玛克却很乐意别人给他说明理由，因为在他身上智慧是和本能一样强有力的马达，而这个马达，需要喂它燃料。要是他那样如饥似渴地要参加行动，要是他那样有决心地准备廉价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行动，何种幸福使他说服自己，说这个世界，这个也许要夺取他生命的当今世界，是值得接受他的贡献、配得上他的牺牲的！这就是布鲁诺好象要回答他的秘密愿望，不露形迹地给他带来了说明，当他和于里安谈论伟大时代的时候。（“哪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嘛！我们的艰苦生活的时代，造成我们、同时又摧毁我们的时代，我们在制造、我们作为巨大计划中卑微的泥瓦工人、我们在建筑的时代。在工地的混乱中，

---

① 乐土（Terre Promise），或译“福地”，典出《圣经》，是上帝赐给信徒的前途光明之地。

在几百万工人被牺牲的生命的损耗中，如同在法老[①]的时代，我们看不见金字塔高耸起来，在我们周围的是思想的洋洋大观，奇迹般的发明和科学的胜利，宗教和革命的灵魂的死灰复燃，埋在坟墓中的古老民族的复活，印度与中国，伟大的领袖们，孙逸仙、甘地、列宁等等，在他们的良心中体现着英雄的人民。

玛克和他的两位朋友交往，获得深刻的平静和稳定的安宁。布鲁诺通过互相渗透作用，传授给他在行动中的生命的本能(玛克没有时间用自己的经验来核对)，他给玛克关于世界通过不停的纠葛趋向于统一的信心。他有一种感觉，在混乱纷杂的帷幕后面，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和谐，浑圆天体之间的遥远音乐，一切矛盾在其中分解。他通过闪光察觉到这种和谐。不论发生什么事，这已足以使他不至于沉沦于黑夜之中。军队可以投入战斗。它的后方是有保障的。

* * *

可是先头部队呢？可是战斗的前线呢？很明显，玛克在混战中没有时间解决他思想中的一切对立的问题。行动是没有时间等待的。行动抓人。被它抓住之后，再也不可能挣脱了！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可以保留！每一个动作指挥精神。在面对敌人时，行动要求思想的全部力量。谁要是分散一小部分思想，就有生命危险，而且冒着更大的风险，使他的党派和事业破产的风险…… 在冲锋号吹响之前赶快思索吧！“Es

① 法老(Pharaon)，古代埃及国王的称号。

muss sein…"① 应当发生的事必须发生。"必须如此"就是"我应当如此"。而且只能用我们的手臂使之发生。命运就是我们!

然而命运不能在今天完成(谁这样想,心里明白没有任何脱身之可能),除非把原始的力量狂放发泄出来,比如从海底翻腾起来的巨浪,冲刷一切的海啸。不能允许玛克对这一点一无所知。他预见到,仿佛他已经卷在其中,他已经见到,正在准备中的社会斗争的残酷性,而且欧洲的某一部分已经在着手进行;他看见亚洲的民族主义惊心动魄的威胁,醉心于复仇,不顾一切地乱动,它的拳头已经高举在欧洲身上。他已经用发烧的手接触了拳头、爪子以及当革命的闸门一打开、世界就要进入的可怕的时代。如何能在没有焦急的心情下想出解决的办法?布鲁诺静观这些狂飙巨风而保持着静穆的心情,因为他在那里看到引导世界的一个必要的阶段,而他的精神满足于静静的观望。然而玛克,当他决定进入这一命运时,把这一命运的全部责任由他自己承担。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不给自己以逃避的权利。德巴意们是懦夫。

现在,他决定在战斗命令他坚守的任何岗位上,为必须砸烂不公正的旧社会秩序而斗争的被压迫者的大军效劳。战斗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新的不公正和痛苦,他知道那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必要的,因而他参加这些活动也是必要的;他没有权利洗手不干而对别人说:"弄脏你们的手吧,与我毫无关系。"

宁可把别人的罪行算在他自己的身上,决不重复彼拉

---

① Es muss sein,德语,意思是"必须如此"。

多①的姿态！他必须在那些不但要他忍受而是由他造成的痛苦中，承担他的责任。这对他是不能容忍的。他对谁也不说，即使对最亲爱的人。这是无济于事的。谁也不能替他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使他避开命运的重担。他接受了。他不再试图和命令辩论。他带着紧张的心情，态度坚决地看着行动，充满各种沉重的必要性的行动的时刻来到。然而在他心中，向命运——这个拖着你走的阴暗的力量，就象夜里带着你旋转的地球——提出充满激情的恳求：

"在他的战斗岗位上，为命运效劳时，但愿他要流的血是他自己的鲜血；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不断增加重量的痛苦中，但愿他毫不增加痛苦，除了他自己的作为替人赎罪而贡献的痛苦！"

他完全知道，他在向自己隐瞒秘密的恐惧，一旦卷入暴力之后，他会象神思恍惚的麦克白一样，滚到暴力中去。

*　　*　　*

一件突然发生的粗暴的事故，使他尝味了昏迷狂乱的味道。

他那时肯定已经不是无名之辈。他们不能再将他置之不顾。于里安·达维对他的明显的支持，有于里安和布鲁诺参加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迫使公众不能不听他的言论。那时于里安的道德权威（尤其是他在学院方面的权威！）已经树

① 彼拉多(Pilate)，驻守在犹大王国(Juda，今日巴勒斯坦)的罗马总督。他下令杀害耶稣之后，明知耶稣无罪，由于良心的谴责，他洗净双手，表示杀死耶稣之事，不由他负责。

立于学术界。由于他接受了老前辈的经验，这位年轻的战斗员显得早熟，所以他能直接打击到资本主义巨人的要害处，他的打击对准操纵政府、把持指挥杠杆的对实业界金融不负责的强盗们，对准钢铁厂东家和大炮制造商，以及霸占新闻界、奴役舆论的托拉斯老板！自从战斗不再分散在含含糊糊的意识形态上，而是把攻击瞄准真正敌人的额头，瞄准团体、人，指名道姓，玛克·李维埃等人成了“公共的危险”，于是他们也立即处于危险地位。

他们毫不退步的攻击招引来了危险性的盟友，这些人本属于给钢铁厂的大亨们服劳役的队伍：不满意者、反叛者、工人、工程师，等等，他们都来揭发可耻交易的秘密，将杀人机器①罪恶地卖给列强——昨日的或明日的朋友或敌人。（“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们给钱就行！”）这些人有时是和玛克政见不同的对手，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可是他们都被企业委员会的鲨鱼们的恶棍国际主义所激怒，他们向玛克提供卖国的文件资料。但是也可能在这些反叛者之中混有煽动挑衅者，他们两面都出卖。脚下的场地在燃烧，任何风险可能是致命的。已经遭到攻击、受了暗伤的大亨们赶先采取措施，他们不能再存幻想，以为可以照习惯办事，用狡计、金钱、吹捧以及利诱来驯服他们的敌对者。早晚有一天，必须消灭这个人。要消灭他，办法有的是。最不惹人注意的办法是最好的。可是他们哪个办法都不排除。在监狱里，刑期可以延长。在那里，因为说话不小心，可以升级为叛国罪而被埋葬。警察们制造

---

① 杀人机器，指军火。

暴动的陷阱，设法使拙笨的煽动者掉在陷阱中。必要时还可以下毒手，在开大会时，或者在他们家门口，甚至在偏僻地点独自散步时，打冷枪，飞流弹，包铅皮的手杖……（上帝！一件祸事是那么快就会发生的！……）“意外事故”毫无必要在被保留的狩猎场上、在法国的地面上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偶然事故可以在这儿或那儿，在任何国家发生。命定的不幸是不知道有国界的，尤其是人们故意安排的“命定的不幸”。既然现在时髦的各种“国际”活动，不但对造反的人如此，维持秩序的人，勒死人的打手们，也有他们的国际组织！即使他们之间并不和谐，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的意见会一致起来。在体面人物之间，他们不会拒绝互相帮个小忙，礼尚往来，有借有还。在这种情况下，狩猎成为不大费劲的乐趣。只要坐在隐蔽处窥探，等别人把猎物击毙。从那时开始，玛克已经成了指定的猎物。人们不着急，他们在观察他。多等待一些时候不会有什么损失。

玛克自已以及他周围的亲人，对危险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明知道危险是存在的，可是他们不以为危险已经那样迫在眉睫，那样准确。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天边的一片模糊的云影，还来得及躲一躲！于里安·达维和吉亚仑萨伯爵的高尚的道德，使他们的视线受到障碍，虽然他们已经心里有数。至于阿霞，她对事业的热情，对行动的一股冲劲，使她多少忘记了她的同伴所处的危险地位。安乃德，心中念念不忘狄蒙的下场，是唯一的提心吊胆的人，然而这种不安的心情是时断时续的，含含糊糊的。她不愿冒失地对别人讲，知道别人一点不会重视，反而会笑她胆怯。再说玛克和阿霞只把战斗要求他们的

冒险行动很不完全地告诉安乃德，她只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威胁。她更操心的是玛克的健康，而不是外来的危险。玛克一点不注意自己的身体，被疲乏和激情之火燃烧着。安乃德恨不得把玛克从他发烧似的活动中拉出来，强迫他休息几个月。可是他和阿霞连听都不愿意听这个建议。

因此，浓云继续密集，直到一次偶然发生的冲击显露出气氛的极度紧张，同时给安乃德以出乎意料的帮助，使她能让玛克至少暂时离开那种气氛。

玛克和阿霞参加"红色国际救济会"组织的国际性活动，每年在三月十八日①这个斗争的日子的前后展开。在这种运动中，人们将纪念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援助全世界革命政治犯的行动结合起来，同时还努力动员舆论，声援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各大国的殖民地人民。那些年头，在世界各地，在印度支那，在中国，在叙利亚、埃及、摩洛哥、马来群岛、刚果、萨莫亚、尼加拉瓜，在南美洲和古巴，到处燃烧着反抗的火焰，被野蛮地镇压下去之后，火焰总在灰烬中复燃，而且大有一跃而越过海洋与沙漠、延烧成森林大火之势。玛克不止一次地揭发实业界各大委员会在征服殖民地的战争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他发表了一些材料，证明那些以杀人为生财之道的老板们，秘密地运送武器和弹药给远东的刽子手们，以便进行残暴的镇压和掠夺性的武装远征。不用说，玛克也被对方作为欧洲的敌人和文明的叛徒而加以揭发。确实有一些诚恳然而暴烈的人，他们受钢铁厂的大老板们的手下人在重价收买的报纸上挑拨煽动，

---

①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发动起义的日子。

要求逮捕玛克。他们骂政府软弱，由于他们手中没有权力，他们宣称将用他们的拳头封住叛徒的嘴。但是，许久以来，这种反唇相讥的叫嚣声已经达到如此喧噪的程度，人们对保王分子的或共和派的恶棍们，荷马史诗中英雄好汉式的威胁已经不予重视了。

可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正当新春将要到来的时候，晴雨计上却标明在空气中有变天的征兆。这一天，三月十八日晚上，玛克的友人们一走进这个玛克将要发言的会场，就嗅出暴风雨将要到来的味道。于里安·达维和阿霞都同玛克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安乃德和布鲁诺留在家里，他们不喜欢这类集会)。在开会前，大厅里震荡着不常见的骚动，有几处人们在激烈争论，在前几排和大厅的四周，挤进来一些神气激奋的家伙和一些可疑的人物，显示出为服从某种袭击和集合的命令而来。玛克和于里安入场时，有些人对他们发出敌意的叫喊，大厅中其余的群众马上就进行反击。和玛克他们站在一边的人数较多，但没有组织起来。好象在一个乐队指挥的号令之下，骚扰突然平静下来。眼光尖锐的阿霞看见而且明白，那些骚动的人安静了下来为的是准备跟指挥棒卷土重来，变本加厉。阿霞本人也是大家认识的，而且她已被人发现。她走过来时沿途受到仇恨的眼光注视，并且打量她的体态。她勇敢地招架这种仇恨的眼光，对它们表示不屑一顾的神气。

于里安的演说引起几声谩骂，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他的冷冰冰的语调使谩骂者解除武装，再加他的名学者和大学教授的正式身分，也使对方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在他身上人们所攻击的只是和平主义者，"德国佬"，而这是另一回事，是

明日黄花[①]！但是，玛克一站起来，风暴立刻爆发了，吹口哨和喝倒彩声，再加玛克的同伙们的怒吼，他们要想制止风暴，反而加强了风暴。玛克等待着出现一个安静的空隙，可是他刚一张嘴，大厅里立刻就喧闹得更凶了。很明显，人们故意要阻止他说话。他大声喊叫。在喧嚷声稍低的间息中，他的尖嗓音特别突出。他怒不可遏，而且自己不大能控制自己，失去耐性，也谩骂起来。他所用的某些粗暴尖刻的字眼，象一记一记耳光打在这儿那儿，他瞄准的那些人的脸上，被他鞭挞的脸都气疯了。他们站起来，向他挥动拳头。突然间，人群向前推进！好象一个浪头，荡动着群众，冲破一切阻拦的力量，一帮人冲向主席台。那是"法兰西行动"的一些青年先生们，或者是科蒂[②]的几支小分队，他们被人煽动到白热的程度，几个满脸横肉的教唆者在扇风点火，而且按照他们卖力的程度给以报酬。阿霞在主席台上看着这群人涌过来，她站在由一小群朋友卫护着的玛克前面。她不由自主地对台下的人群发出挑战性的谩骂，而且同时还做出一种十分显眼的姿态：她噘起双唇，按照俄国方式，装着要唾人的脸……

人潮汹涌。有五、六个最狂暴的人，被他们背后的人群推着，挤着，都跳上主席台。其中最轻捷的是一个和玛克年纪差不多的青年，样子出奇地象玛克，和他一样瘦，和他一样有一张知识分子的清秀面孔，可是眼球突出，象酗酒中毒的人，充满疯狂和仇恨。此人大喊大叫，高举手杖，冲向阿霞，对准她

① 明日黄花，因为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

② 科蒂（René Coty，生于1882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客，法国总统（1954—1958）。

的面部打将下去。阿霞差一点被打中，要不是玛克象一只野猫似的，一下跳过桌子，扑过去抓住进攻者的喉咙。手杖打斜了，仅仅手杖的末梢擦伤了阿霞的面颊。可是那只年轻猛虎，被一跳的前冲力推动着，和对方一起摔倒在地上，两人一起滚下主席台，同时他的手爪紧紧地掐住对方的脖子。对被压在下面的那个人，摔下去时的撞击是可怕的。他的后脑勺撞在地板上。至于压在他身上的那个暴怒的人，也发狂了，他丝毫不松开他的致命的手爪。他的眼睛被一层血雾蒙住，他的脑子，他的精神，都沉浸在血中。他要的就是血。他的上下牙床在咬得格格地响。他简直想用牙齿撕碎敌人。他没有发现被他压在下面的那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人们好不容易把他从那个不能动弹的人体上拉开，他还想将这个人压得粉碎。起来以后，他才看见那张青灰色的脸和他自己很象。于是他张着口，愣住了。不过这只是一刹那的事。在他身上，搏斗的狂热还在怒吼，在他周围，是一场野蛮的混战。他低着头，好象又要冲上去似的。他用冷酷的眼光，看别人抬走那个被他砸烂的人。他想："打死他，再打一次！……"

于里安走下讲台，来到玛克身边，想使他平静下来；阿霞也下来了，青肿的面颊上带着血痕。玛克听不见于里安和阿霞对他说什么。突然间，一片漆黑：电灯熄灭了。大厅成了充满黑影的大嘴巴，汪汪地在吠叫。接着，穿过人群，三四声手枪射击声。玛克的两条手臂被坚实的手抓住，他不辨方向地任人拉着走，走到大厅外边；在他身边，只听到阿霞神经质的笑声。玛克还来不及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在外边了，被一群同伙的人簇拥着。他被装进一辆出租汽车，于里

安、阿霞和他在一起。

这时，玛克极度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一阵抽搐的寒噤使他全身哆嗦。于里安握着他的双手，向他说话。于里安对这个突然被杀人狂热袭击的年轻朋友，感到很难受。但是他努力使对方不觉得这一点，使他尽快地恢复正常，他说一些平静的友好的话，毫不影射到刚才发生的一幕。可是阿霞用她那血迹未干的面颊去偎依玛克灰白的面颊。到家之后，当玛克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自己脸上有血，同时看到在兴奋和饶舌的阿霞的眼里闪耀着胜利的光辉时，他才感到不寒而栗，而阿霞只在想到那场搏斗以及她和大家一起经历的危险。可是玛克让阿霞感到，她在他身上赢得一场胜利的喜悦①。他刚才的行动使阿霞如愿以偿，可是这却不是他自已的本愿。行动战胜了思想。不管玛克内心承认的诺言，不管他既定的愿望和他的意志，他已经被（而且永远会被）暴力的洪流冲走；他知道暴力可能在任何时刻，今天，明天，成为脱缰的野马，正如它刚才所表现的那样。他的双手，他的心和思想，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野蛮的力量，它可以操纵一切，而且以后还要继续操纵。玛克现在躺在床上，筋疲力尽，垂头丧气，不能忍受自己的失败。阿霞紧紧搂抱着他。玛克一动也不动地让阿霞抱着，他的身体好象被他打烂的那个年轻敌人一样，没有生气。玛克重新看见了那个人，发青的面孔，出奇地象玛克自己，他

---

① 赢得一场胜利的喜悦，原文之意是说玛克奋勇还击以手杖打击阿霞的那个敌对分子，是阿霞平日对玛克的影响使他敢于战斗，奋不顾身。这里她使玛克克服了犹豫不决、不敢行动的弱点，所以这是她培养玛克的积极成果，是她的胜利。

心想："我杀死的是我自己！"

于是，这一夜，在阿霞热烈的抱吻下，玛克虽然和阿霞同样地火热，但是心不在焉，他祈求他的命运，使他能避免这样，因为他眼看这样的事还会发生。当阿霞放开玛克的心不在焉的身体，她自己终于堕入沉重的、不时颤动着的睡梦中时，孤独的玛克，在他们从冰冷的脚到火热的腰互相接触的狭窄的床上，祈祷，绝望地祈祷："在将要来到的战斗中，但愿我有幸牺牲自己，而不牺牲别人的生命，为了减轻世人的痛苦，为了保卫被压迫的人们！……"

* * *

这个动人的祷告，没有任何人的耳朵听到的祷告，给玛克自己一个幻觉的冲击：它已经录了音。合同已经签字了！……他心头抽紧了一下。可是他很勇敢地接受这事实。假如他有虔诚的宗教信徒的习惯，他很可能说："但愿如此！"①

他对迷信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对自我批评又过分苛刻，因此他不会相信命运，也不信一种不可认识的力量，可以与之交谈。他的智慧以不屑理会的态度屏弃这种幻想。然而人这种机器不能单纯地服从理性的杠杆。很久以来，玛克养成了深入内心的习惯（最近几年，这种习惯在生活的考验中有所发展），深入内心，和指挥生活的不可见的力量单独地面对面待着。于是轮到生活来指挥内心力量，把它等待力量回答它的话口授给力量，把力量导向以后生活要被力量拉着走的路上

① 但愿如此，一般祷告词的结束语。

去[1]。这是同一个存在[2]在提出要求和回答要求，它在决定自己的命运。命运跟随着走在命运前面的人。谁也没有看见——也许布鲁诺看见了——这个年轻的梦游者走在他的命运前头。安乃德在这个梦游者来了之后才知道，于是她知道以前她已经见过他，在她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里，反映出许多别人的眼睛看不见的现象，她的良心却不同意向她报告。

可是在发生打架事件以后的几天里，她对玛克的情况很不放心。玛克显得心不在焉，愁眉不展，精神疲乏。那天晚上悲剧性的肉搏之后，对方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可是玛克没有受法律的追究，人们本来估计要受追究。因为见证人证明是受害者先动手打人的，仅仅是一个极不幸的偶然情况，使他摔倒在地上，引起致命的损伤。阿霞受伤的面孔，证明对方打击的粗暴程度，所以玛克自卫行动的粗暴是可以谅解的。因此法律的追究中止了。但是玛克并没有放弃在他内心控诉自己，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中曾经充满杀人的意向。虽然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说，却在内心对自己宣判。他对自己感到厌倦，对他所干的事感到厌倦。他对工作没有兴趣。敌方的报纸对他狂暴地攻击，他都不在意了。阿霞自己也不得不同意安乃德的意见，认为她们的小伙子需要离开巴黎的环境几个星期，作一次旅行是医治他在心烦意乱中无法脱身的最好办法。

---

① 在这几句话中，作者阐明内心的力量与现实生活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现实生活决定内心生活，而内心生活又反过来影响现实生活。

② 同一个存在，指生命。

当时的境遇恰好有助于实现这个计划。一笔相当丰厚的意外收入，落入玛克手中，这是他编写的一部电影剧本的报酬。于是阿霞宣称这笔钱必须设法利用。

这位绷着脸说笑话的人宣称："积蓄钱财是不道德的，我的原则不允许我这样做。但是它们准许我吃掉这笔钱。既然我，既然你，既然我们把钱挣来了。吃是件好事，这对团体是有利的。"

玛克说："我不太饿。不过如果你饿了，你好好吃一顿吧，我的小家伙！而且也许一边瞧着你吃，我也觉得饿。开你的菜单吧，我吃什么都一样，只要大家在一个盘子里吃就行了。"

阿霞不等别人说第二遍。她决定他们离开巴黎三个月。七、八年来，她在巴黎用石块铺的马路上感到极度的干渴。她需要水，从雪山和岩崖上流下来的水，贞洁的水，还一点也没有被人类玷污的水！

玛克说："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发烧的身体，我们的不洁净的东西，都带到这种净水中去？"

"不，我将跪在水边，"阿霞说，"我将求它饶恕，同时把我的手指浸在水中，为了在我嘴上和额上划十字。"

她选择了阿尔卑斯山区。住旅馆吗？"不。一所小小的屋子，我们三人租住一个季度。"

"我们三个人？我们俩和孩子？"

"孩子不算在内，这是一个法郎中的一个苏①。三个人是指你、我和我们的安乃德。"

---

① 一个"苏"等于五个生丁，即一个法郎的二十分之一。

玛克感激阿霞想起把他母亲带去。这一下，他对旅行再也不提任何反对意见了。阿霞注意到这一点，她告诉不大愿意去旅行的安乃德，她是不可缺少的，玛克不能没有她。他对母亲的眷恋甚于对老婆的眷恋。

“你嫉妒了吧？”安乃德问。

“不。因为没有办法斗争。这只美丽的鸟儿，你整个占有了他！我只占有一部分，不论我怎么努力……”

我们不准备在这儿叙述安乃德的回答。对付一个剃光头的异族归向的高卢女子，有一个披头散发的高卢女子①！听了她们谈话脸红的倒是玛克。

他们正在商议旅游计划，乔治和瓦尼亚进来了。乔治听了关于计划的头几句话，就喊起来："把我也带去，我做保姆，照看孩子。"

阿霞说："那有什么不行？"

乔治照看孩子。安乃德管理家务……阿霞总有办法把舒适和有用的东西结合起来：把两个良好的女伴带去，把一切麻烦事务都推给她们去干。她还有这一点令人爽快的脾气：她什么都对人直说。玛克觉得不好意思，表示歉意。

“可别这样说，傻子，”阿霞对他说，“我让她们高兴。乔治是蚂蚁，她必须有她的蚁卵可以舔。至于妈妈安乃德，她的乳房里还有乳汁，我把乳头还给她：你可以去吮吸。甚至我也可以去，两人平分。”

乔治恨不得去揪那个不害臊的女人的耳朵。可是在内心

① 高卢是古代法国民族。高卢女人以两性关系自由泼辣见称。此地异族归向的高卢女子指阿霞，披头散发的真正老牌高卢女子指安乃德。

深处，她高兴极了。安乃德笑了。这倒是真的，她成了“祖母”。正如她那样年龄的健康妇女的本能一样，她们身上的血液不外流了，成为爱的波涛存积起来。她本来还很可以再给几个孩子喂奶！

* * *

就这样决定了，玛克轻松了，前一天他还一点也不想去。大伙的快乐影响他（这两位妇女替他把情况看得很清楚），他能有一段时间躲开充满令人忧虑气氛的巴黎，确实使人一身轻快。逃避自己！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有权当一次假期中的小学生。在三、四个月之间，把一切抛在脑后。走的时候抛下的忧虑，回来时不会有找不到的危险，一件也不会少。在目前过一天享受一天，不用思想！过小孩子的生活，在他早熟和精疲力竭的艰辛生活中，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过得太少了。快快追回失去了的时间！

在玛克他们动身的前夕，路过巴黎的若望-卡西弥来看望玛克，发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那样欢乐的玛克。当他知道了他们要去旅游，他表示赞同，其实并没有人要求他表示赞同，而且他的满意神气使人诧异。玛克和阿霞问他这种态度的缘由。他不加解释，只是说：“多么好的主意！这样对你比较合适，让人忘记你。”

阿霞把他叫到一边，询问他：“你知道有什么事吗？难道对玛克有什么危险的情况？”

“你早就该想到，”若望-卡西弥说，眼光注视着阿霞，“你让他干的事业，不是太平无事的。”

阿霞不接受这种说法："我让他干的事？他干自己愿意干的事。他干他应当干的事。我也干我应当干的事。"

"随你便！我不跟你争辩哪个因素在前，哪个因素在后的问题。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阿霞沉住气不和对方吵嘴，要吵嘴她是拿手——（上帝！这个卡西弥多么使人恼火！）——为了使对方供出他所知道的事，阿霞摆出一脸最魅惑人的微笑："那么照你的看法，对玛克来说，巴黎目前是不很安全的？"

"岂止巴黎，你们要留神！"

他放弃了讽刺的语调。阿霞用讽刺语调反击："他们太卑鄙了！…… 在巴黎，你离开半个月，人们很快把你忘掉了。"

"帐本可不会忘记。债权，债户。一切都记在帐上。"

"等我们回来时，我们要和他们算帐的，"阿霞说，"我也有我的债权。"她指指自己脸上的伤疤。

"这笔债已经付清了，"若望-卡西弥说，"而且你的债权只能在巴黎本地有效。但是你欠别人的债却跟着你走，不管你到哪里去。你还不认识你的那些债权人的国际财团？"

阿霞耸耸肩。这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以为她会被他吓倒！…… 若望-卡西弥不坚持。让他们自己去应付吧。各人管各人自己的事。

* * *

从巴黎动身的时候，他们四个人是多么自由、轻快、幸福！他们似乎觉得把全部忧虑的重担，过去的阴影都扔在巴黎了。安乃德虽然年龄最老，心情却不亚于年轻人。她在享受回到

她的孩子们之间的幸福，享受他们大家一致同意的假期。虽然她在接受旅行时有些顾虑，当阿霞强迫她接受时，她没有掩盖自己的快乐。她坦率地承认了这点，而且她的容光焕发使阿霞觉得好玩。安乃德出其不意地发现了阿霞讽嘲的眼光，说："你在讥笑我吗？"

"我赞美你。"

"这是同一回事。"

"你的神气好象在重新开始生活。"

"我每天早上和你们这些开始生活的人一同开始。"

"不光是和我们。"

"什么？不光是？"

"你为了你自己在开始生活。"

"说实在的，我怕你说对了…… 这是可耻的，对吗？在我这样的年纪！……"

"啊！不！我要是到了你的年纪，我想有把握跟你一样地干。可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我羡慕你的眼睛…… 你有一双新娘子的眼睛。"

"你发疯了吧？"安乃德既害臊又满意地问。

"不，是你发疯了。"

玛克说："你们两个人都疯了。"

"还有我呢！"乔治提出要求。

他们四个人全都疯了…… "Beata stultitia…"① 四个天真的人都笑了……

---

① Beata stultitia，拉丁语，意思是"幸福的蠢举"。

天快亮的时候，安乃德一个人没合眼，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别人都在睡。她在卫护着他们。当高原山峦间露出破晓的微光，她想："已经天亮了！……"她恨不得长宵漫漫，永不到头。她把她热爱的几个人都掩护在她的翅膀下。在她身边，她的儿子，眼睛闭着，面部向母亲的肩头倾斜。在他的年轻的额头上，忧虑用指甲划下了痕迹。安乃德俯下身子，细读那本痛苦的日记。那上面记录多少秘密…… 啊！要是她能把他身上的创伤都给她自己，那有多好！…… 她把肩头伸到睡汉的脑袋下面。他把脑袋靠在她肩上。玛克的眼睛张开了，脸上的阴影消失。他对着母亲轻轻吻他眼睑的嘴唇微笑。脑袋靠在肩头上不动，他轻轻地说："我们一同旅行的第一夜……"

"以前已经有过这样的夜晚。"安乃德喃喃地说。

"什么时候？"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那时我们上哪儿去？"

"我要到田野上去下你这只小牛犊。我在逃跑……"

"如同母牛伊娥① 一样。"

"不，没有一只牛虻蜇我。我的肚子里怀着幸福。"

"那是美好的时候！"玛克用温柔的讽嘲说。

"对你来说，那时候是不错，你在跳舞。"

"我对此十分高兴！你呢，你那时干什么？你在唱歌

① 伊娥(Io)，据希腊神话，伊娥是天后赫拉的首席祭司，大神宙斯爱上了她。赫拉出于嫉妒，把伊娥变成小母牛，并让大牛虻追逐她，使她无处安身。

吗？”①

“你说对了！我唱我的霞娜·阿尔勃莱②的赞美诗。”

“让我们再开始好吗？”

“什么？”

“玛克的福音书？”③

“一行都不漏。”

“并不是每一章都是好的。我不止一次让你流血了。”

“是我自己让你长出利爪的。”

“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我们能够相遇，多么幸运！”

“你把这叫做‘相遇’？我的田野里的谷子。”

“这谷子是从哪里来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把你当做我的谷子。”

“万一风把我吹到另一片田野上去？”

“你反正跑不了。不论用什么种子，我都可以做成你。”

“一点点麦子，许多莠草。”

“还有丽春花、矢车菊…… 并不是一切都可以食用，但是都可以做成我的花束。”

“我的比母亲更亲的母亲，我的朋友，在我们俩身上都有——是你给我的——理性和疯狂的混合。”

---

① 关于跳舞和唱歌的两句话，是摹拟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寓言诗《蝉和蚂蚁》的一句诗：“你那时在唱歌，我非常高兴，那么好，现在你跳舞吧。”

② 霞娜·阿尔勃莱（Jeanne d'Albret），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母亲。

③ 玛克的福音书，《圣经·新约》中的《马可福音》，马可之名和“玛克”是同一个词，故玛克戏称自己也将有本福音书。

"这是最好的。没有它，我们能生活吗？在没有太阳的年月里，丽春花和矢车菊给我们照明。"

你说的是真的。如果我没有多次沉底，被绝望和耻辱缠住双脚，那是由于我在你肚子里跳了舞。"

"你现在还在跳舞，配合着火车前进的节奏。亲爱的孩子，为解除我们的痛苦而跳舞吧，好象小蝇子在阳光里跳舞一样！"

第一缕阳光擦着车窗上的霜花。

玛克站起身来，他的明亮的眼睛在看母亲面颊上的亮光以及平原上的朝阳："再给小蝇子一天的生命！"他说，"跳舞吧！"

*　　*　　*

乔治和阿霞整天整天在山上跑。两种激情在乔治心中斗争：对孩子的爱和对运动的乐趣。最后他把孩子让给安乃德，后者主动向乔治提出替她解除孩子这个包袱。她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活该！她的两条腿，她的胸膛，和整个象小母马一般的身体，向山上奔跑，向着山巅和太阳喊叫。安乃德并不抱怨看管孩子的劳役。一开头，她想跟他们一同上山，她对自己往昔爬山的能力过分信任而产生一股向前冲的劲头。然而她的心脏承担了提醒她的责任：在昨日与今日之间，已经有一段生活流逝了。正在尽力向上攀登的途中，她不得不停步，一支箭射穿了她的胸膛。她喘不过气来了，然而她做出不引起其他三人注意的姿态："你们去吧，年轻人！我用我的步子走。"

她假装停下来采摘野花。欢笑着的攀登者走远了。她剩

下单身一人，在面临下边的山谷坐下，汗湿淋漓，并不完全由于登高，而是由于心脏受了突然的袭击。她喘起气来。她的手按在胸脯下面的大动脉上，在敌人的阵地上探索敌人。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限度：疾病。最近几次感冒，都明显地提醒过她，可是她拒绝承认，她心里想："暂时这样还可以！我向后撤退，一等恢复健康，我立刻重新征服莱因河畔的边疆！"

今天她应当承认她必须将边界线向后撤。可是撤到哪儿？现在的边界能保持多久？"法兰西战役"①……到末了，枫丹白露的诀别……她半张的嘴角上被微笑牵扯着，她在嘲笑她的《伊利亚特》②。归根到底，各时期的她全是一样的。比如斜坡上的一只蚂蚁，它背着一小片草叶……背到何处去？为什么要背？问题连提都没有提出来。人们忙于想的是他在背负重物不要踉跄跌倒！可是令人觉得好奇的是，到了要卸下背负的重物时，背负者反而想："这么快就到了！……"

安乃德用小步重新向下走，直到一个拐弯处。那里离开下边阳光中的一座小木楼有一百公尺的高度。她坐在暖烘烘的草地上，两个膝头高耸着，双手抱着脚踝骨。她静听作为背景的山谷中的种种声音：溪流和钟声，还有孩子在近处的声音，他用两条小腿在驱赶叽叽喳喳的鸡群。片刻之后，在她内心一切都混淆了……她想到哪里了？她是祖母、母亲、还是孩

---

① 译者按："法兰西战役"原文用大写，所以译文用引号，意思是指历史上某一次法国的战役，当退到最后，已经退到国都巴黎郊外的重镇枫丹白露时，再退一步就是国都陷落了。

② 《伊利亚特》，荷马的两大史诗之一，这里比喻安乃德的漫长生命历程和冒险的经历。

子？当人走到路的尽头，好处就在可以重新从头到尾走一遍。这样，人就什么都认识，什么都可以享受。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都是办不到的。她很愉快地欣赏这条路，她在中途盘桓。她回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如在眼前。她的奶头发烧。她的孩子在她脚边玩耍。片刻以前，她忘记了通过痛苦回想起的她的年纪。光阴徒然拉紧绳子。她的自然倾向是朝着青春的。在思想上，她对这一点并不糊涂……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闭上眼睛……我躲避自己……"

她不深究她张着眼睛在梦想的一切，在龙胆花和金雀花丛中吸花粉的蜜蜂，发出嗡嗡的飞鸣声，似乎也是金黄色的。

可是另外有一个人在细看她，没有先向她征求同意。玛克不放心，怕他母亲出了什么事。他从山上走下来，让另外两人去继续奔跑。她没有听见他走过来。他站住，注视他母亲。他在她没有防备时窥视她。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安乃德，可是一个他认得的妇女，在回忆的光圈中……他曾用他的孩子的眼睛看见过她，当时她的年龄和今天他自己的年龄一样……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形象。正在梦想中的女人被她自己的触角所提醒，转过头去，感到一种模糊的快乐的惊讶，于是，象一只燕子一样，一振翅，回到了今天。他重新找到玛克的母亲。他挨着她坐下，两人很亲热地谈天。但是他忘不了刚才看见的那双光亮的眼睛和半张半合的嘴所透露的天真的梦和重新生活的愿望。安乃德含含糊糊感觉到她刚才被看见了，有如一个在小溪中洗澡的女人被人看见一样。她不抗议，很温柔，很羞怯。（坏事已经成为事实！）她的神气好象在道

歉："坏小子，不要看我了！…… 你已经看见我……对不起！"

两人随便聊家常，说这说那，都不接触到他俩的思想深处。但是在闲谈的两人之间，他们不自觉地把关系颠倒过来。她成了比他年轻，他倒比她年长了。年龄发生了对换，重新使天平恢复平衡。他俩觉得变成平等而且成了伙伴。这种友好关系并不使他惊讶。可是玛克闭口无言，仿佛有点窘。安乃德也觉得窘，因为她感到他将接触到某种秘密。她的或他的秘密？一种轻微的内心颤动告诉她，是她的秘密，这时那个大儿子，把手按在她的手上，对她说，先是吞吞吐吐，接着从容不迫地说：

"妈妈，为什么你不和他结婚呢？"

她好象被雷击了一样。她怎么也料不到这个秘密被他揭露……什么？什么秘密？对她自己来说，这就是一个秘密。这样一个思想，早已被捂住，她以为已经闷死了的思想，能够轻轻掠过她眼光的边缘，而且被人看穿，这件事把她惊呆了。她低下脑袋，垂头丧气，她很想用双手捂住面孔。但是她不能做一个动作。玛克瞧着她，看出她心慌意乱。他很温柔地把她抱在怀中。她蜷缩在他怀中，把眼睛藏起来，一句话也不能回答，而她的沉默无异在招供。她是多么年轻！她的羞愧多么令人感动！玛克对她说："请原谅我！"

她不抬头，说："我真惭愧，让人在我身上看出这样的感情！可是你弄错了。"

他想用双手扶起她的额头："看我！"

她说："不！"于是又钻到她的躲藏处。他微笑着对她说，一边抚摸着她的头："不要怕羞！这有什么可以羞愧的？他爱

你，你也爱他。而且我们都爱他。他是配得上你的。他比我们都强。”

安乃德抬起头来，红着脸，可是神气坚定了，注视着玛克说：“你想说谁？…… 你不知道，亲爱的孩子，你不能够知道……你想说的是布鲁诺？”

“不是他还有谁呢？”

“不，你不知道…… 即使我想结婚，我要结合的对象也不是布鲁诺。”

“你不爱他吗？”

“即使我爱他。”

“那我不明白。”

“你不要明白！让我至少有一个角落可以保守秘密。没有一点阴影，人是不能生活的。”

玛克不说话了。他已经明白。安乃德看见玛克还要说话的样子，她用手捂上他的嘴：“别说了，我的孩子！”

玛克固执地说：“那就嫁给另一位吧！”

“不，我不愿意。”

“为什么？”

“我不能够。不谈这些了！这多么可笑……一个老太婆……”

“你还年轻——你比我年轻多了。”

“我曾经是年轻的，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不是真的。有的人到二十岁心已经疲乏不堪。至于你的心，你的生命永远是新的。每天早晨，你重新上路。”

“呵不！呵不！…… 我不愿做流浪的犹太人，没完没了地

向前走。劳累够了！也爱够了！”

“你不要我们了吗？”

“我要的只是你们。除了对我的孩子们，我没有别的权利了。”

“这是不够的。”

“这还不够，我的玛克和他的小玛克①！”

“不够，因为年轻的都去打猎了，把安乃德单独留在山坡下边，就象今天一样。”

“可怜的安乃德！让她去等着…… 跑吧，我的孩子们！该轮到你们了！”

玛克把手放在母亲肩头：“安乃德！”他冲口而出地说，立刻他感到不好意思，“对不起，妈妈！……”

可是她笑了：“这样称呼我喜欢。你成为一家之主了。”

他犹豫了一下，有点慌乱，接着说：“安乃德，就这么叫吧！…… 把生命停止在孩子们的门口，我认为这是不公道的。当生命还充满活力，象你的生命一样，把这生命闷死，这是罪行。我的行径就是个杀人犯。在自然界，小鸟自己会飞之后，做父母的就各奔前程。你天生不是寄人篱下的人。我的家室就是你的家室。但是你要有你自己的家室！而使你的家室也和我自己的家室一样。让我帮助你重建你的独立生活吧！”

“我决不会有缺乏独立的风险。亲爱的孩子，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取得独立。我倒是更需要有人拿走我的独立。”

---

① “小玛克”原文用“玛卡商”一词，原意是三年以内的小野猪。此地指玛克的儿子瓦尼亚。用“玛卡商”，是由于这个词的头四个字母和玛克完全相同。

“我没有让你说这句话，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还爱着一个人……”

“爱你，”安乃德说，同时把脑袋扭向一边。

“呵，说谎的人！”

“我说谎，我？”安乃德激烈地说，双手紧紧捧着儿子的面颊。

“对，你爱我，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你不把心里的话都对我说呢？”

“我有什么要对你交心的？冒失鬼，你哪儿都闯进去，什么全知道。”

“既然我知道，你就实说了吧！”

“我已经说了。”

他俩眼瞪眼地互相注视。玛克用极低的声音问道：“什么事情阻碍你？你怕两个人之间对不起另一个？……”

安乃德用手势让他不要再说：“够了，我的玛克！不要再提了！也许我再和你讲，几个月之后。我需要自己一个人想一想。你搅扰我……但是我喜欢被你搅扰。谢谢你，强迫我把自己的心思看得更清楚些！”

他们俩挨近待着，不说话，瞧他们脚下的山谷。安乃德说：“我的大儿子！”

“你知道吗？”玛克说，“我控制自己，不叫你我的小妹妹……”

“我是你的妹妹，”安乃德说，“人到老反而变小了。你长大了。现在你是我的兄长！”

“那么，靠在我身上吧！”

安乃德靠在玛克身上。他们听到山谷里一列火车开过的隆隆响声。安乃德说："多么美好，到了这种程度，两人比兄弟还亲。妹妹在和哥哥说：'你是家长，现在该你引导我了！'"

玛克握住了她的手。这时——山下，午祷的钟声在响——他们两人都有一种深刻的印象，然而并不明确，他们生活的一个阶段结束了。这时，晴空朗日，阳光普照……可是继之而来的是黑夜。因为过了这一时刻，他们再也见不到接着到来的日子了……

这个幻觉的形象扣紧他们的心，好象一个他们不能理解的危险。可是他们互相什么也没有说。于是，他们走下山坡，向着他们的寓所走去。

*　　*　　*

最充满信任、最亲密、十分幸福的日子象流水般过去。母子之间现在打开了沉默之门和虚伪的道德栅栏。他俩友好地分享共同的秘密，在那时以前他们是一直避免交谈的。他们很乐观地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弱点、冲动和生命的神秘川流。因此，他们命运中许多不解之谜，他们孤立无助时会感到心慌意乱，甚至各自在责备自己，现在两人一起来共同对付生活之谜，也就看得更清楚、更平静了。他们微笑着互相坦白自己不谨慎的行为和错误，他们对火，对冒风险的爱好，这一切曾使他们在寻求"危险"和被"危险的"灵魂燃烧时，不止一次吃了亏。他们不得不承认，宁愿被烧伤，也不赞成他们认识的那么多"老实人"微温的平静。他们责备自己冷淡对待这些"老

实人”。他们重视这些“老实人”……这是罗兰①的战马。它是没有缺点的。可是它死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们缺乏生命的酵素，缺乏反抗。这块忠诚的土地，精疲力竭，不能再生产庄稼。为了使它更新，必须用肥料、犁铧、“危险的灵魂”，以及起义者的耕耘。必须把诚实的不毛之地彻底翻过来，在那里撒下一把把的种子，火热的谷子，它们用自己的死亡，创造了生命。然而要能办到这点，除非自身既是犁铧，又是种子。贡献自己的身体。贡献自己的生命……

玛克有充分的把握要贡献他的生命。在他思想中，这是一种从没有对他人说的必然性，其中合流着愿望与害怕。（他的精神接受牺牲，但是他年轻的身体表示抗拒……）安乃德预感到他儿子身上的这些思想，然而她设法屏弃它们，她愿意说服自己，玛克的牺牲是可以免除的，正如对她自己一样，在充满风险和搏斗的一生中，她没有牺牲。她犯一般性的错误，那就是以过去来衡量未来。她没有看见玛克生活的时代是天翻地覆的时代，她自己的生命总算在天翻地覆的边缘上保留下来了……是否她真的没有看到这一点？她把视线从这边转移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考虑这些。不要干扰目前的幸福日子！一条和平的川流在空气中流淌……

* * *

安乃德在森林的半山坡上行走。黑色的树和山毛榉混在一起，有一半已脱叶。它们开始在春季换新的羽毛。这些树

① 罗兰（Roland），法国夏尔大帝的侄儿和将领，阵亡于西班牙与法国边境。

在一起紧紧抓住陡峭的山坡，好比一支军队在向敌人冲锋。人们听见在远处，山顶上，樵夫们的斧子砍树的声音，以及被砍断的树木倒下来时哗啦啦的巨响。一条环山的小径，悬在山腰上，延伸为很长的圆环，这儿那儿，被一条新形成的小溪所切断，溪上架着一座就地取材的桥，粗糙地砍成，没有栏杆，样子很危险；小径还被一个“锯床”所切断。所谓“锯床”，是一条充满石块的很陡的沟道，用来滚下锯成一段段的木头。没有任何标志警告外地来的游人，只有一块写着德文的牌子。牌子被风刮倒了，本地人不放在心上，没有把牌子放回原处，反正当地土生土长的人都心中有数。

安乃德，由于她对游山的经验，也心中有数。可是在她前面，有一家在散步的人，心中却没有数。父亲、母亲坐在离开“锯床”几步远的地方，“锯床”在这儿形成弯子。父母两人平静地观赏两个孩子和女教师采摘最早开花的紫堇。那小女孩，大约八九岁，冒险地走到“锯床”边沿，一条腿踹在斜坡，为了用手接触到一丛报春花。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锯床”好象已被弃置。但是到那儿去散步是不谨慎的，安乃德想去提醒父母注意。这时小女孩在土很松的斜坡上滑了一交，连土带人滚到“锯床”的中心。孩子笑自己的冒险行动，不着急爬上来。正在这时，山顶上传来嘶哑粗犷的呼声，伐木工人宣告有一批木头要从山顶上滚下来。孩子的父母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安乃德俯身在“锯床”的边沿，想去抓住孩子伸上来的手，可是抓不住。她跳了下去，拉着孩子躲到一块突出的岩石底下，这块岩石被一株老松树的根盘结着，伸出在“锯床”的通道之上。在她们身边，大量的树干和石块崩泻而下，好象一阵

暴风雨，可是没碰着安乃德和小女孩。这一家人惊慌失措地眼看象闪电般迅疾的一幕，大家都吓得动弹不得，谁也想不起出个什么主意。这时，那位救命者把孩子举上岸边。孩子也开始害怕了。她被欣喜若狂的家人接着。父亲表现出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激动心情，他一边亲安乃德，一边哭泣。安乃德被他们轮流拥抱，被他们滔滔不绝的话冲昏头脑，被他们的眼泪泡湿了，她怀着厌烦和好玩的心情，重新听到她所喜欢的象连珠炮似的意大利语。

等到情感的第一阵火力平静了，亲吻和拥抱放开之后，大家互相介绍。那位男子头发深棕色，面颊蓝黑色，刚刚刮过脸，安乃德的面颊和他的面颊磨擦过，他的长长的嘴脸两边不对称，眼睛冒火光，很聪明，高度神经质。但是(安乃德立刻就看出来)，他好象是一个在认真演戏的好演员，不过他一边演戏同时又是自己的观众。他是威尼托①的一家银行老板，带全家人到乡间休养，住在李维埃家租住的木楼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他曾经在路过时注意到他们。他的经常在醒觉中的注意力认出了安乃德，因为他有一次在狄蒙的办公室里见到过她。而那粗鲁的强暴者曾借助他的女秘书的记忆力，回想起关于通信和业务工作的某些准确细节。安乃德在那个condottiere 身边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感到好奇。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情况。他所听到的情况，好的或坏的，都使他对这位夫人感到兴趣。他自己也认识一些 condottieri！他的活动的眼光悄悄地在仔细打量母亲、儿子和儿媳。三人之中，没有一个使他

---

① 威尼托(Veneto)，意大利北部城市，皮埃蒙特的首府。

觉得不值得注意。当天晚上，他邀请他们三人共进晚餐。很难推却他的邀请，因为他们几乎是当地的唯一旅客。（旅游季节刚刚开始，旅馆开门还只有一个星期。）做父母的感激之情需要有所表示。最好还是爽爽快快地接受邀请。因此大家有几小时的友好谈话。这时意大利人那有感染力的热情，甚至战胜玛克和阿霞的拘谨态度。他们温情的开怀畅谈并不是有意的做作。而银行家对他们表示的信任，也不是想在晚间偶然聚会的默默无闻同伴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他对他们的信任也博得他们一定程度的信任。他们双方很自由地谈话。

雷欧纳·查拉是达尔马提亚[①]的犹太人，出生于一个在威尼斯定居的古老家庭，经营着战后最重要的银行之一。他的妻子，美国犹太人，也出身于一个金融界的家庭。阿迭奇和比阿维银行，在法西斯进入罗马之后，就和法西斯政权勾结在一起，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支持者之一。它把资金的一大部分和它的顾客们的存款贡献给有助于法西斯的活动：一家法西斯书店、一个在国外宣传意大利书籍的费用浩大的组织。这家银行还干了许多别的事，可是雷欧纳·查拉不好意思多说，只是稍稍接触了一点。银行大量地资助一些人物，他们对法西斯党的忠诚是有很大价值的。（查拉很调皮地眨眨眼睛。）人们设法给他们的人员薪俸优厚的职位。这样，这些人物敏感的猜疑性得到了保证。查拉更乐于详谈他的银行资助中亚地区政治、商业和科学方面的远遣队。他是受过良好教育、温文尔雅的人。他属于有文化修养的古老种族，彬彬有礼。（安乃

① 达尔马提亚(Dalmatie)，南斯拉夫地名，濒亚得里亚海。

德拿他和柏里戈的土包子① 比较)。他对艺术和精神产品有兴趣，也对收集心理标本——人的类型——感兴趣。他给自己秘密建立了一个不正常的人物典型的博物馆。其中都是不正常的灵魂，由混乱的时代形成或使之变形，有超群的人或低人一头的人。他对他的那些"魔鬼"非常骄傲。"魔鬼"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贬意。这不过是大自然的火热喷浆，它试图生产一种新的典型，也许是一种新的种类的雏形，但是往往达不到目的，或者搞错方向。他不隐瞒他有一种优选的品种，就是牵着他走的那个人本身，那个Duce②。他们互相牵制着，一个用金钱，一个用拳头。两人都有强硬的脑袋，一个是罗马的，另一个是提尔和圣马可的脑袋。

他给他的"首领"描绘了一幅极生动的肖像。他谈起"首领"来言辞一点也不谨慎，说得很动听，好比一个观剧者在他的包厢里谈论舞台上的暴君。听他说来，这位 Duce 自己造成他的形象，好比人们写一本电影剧本似的。他说，这个artifex③，在他眼中，世界不过是一种可以塑捏的原料！他象commediante (tragediante… 因为他轻易不笑！) 到这种程度，对于他一切都成了舞台上的材料：人民、国家、公众的安宁。他把一切都纳入他的角色。他一把抓住，强暴对待人类群众，他进入群众之间……留在群众之外！即使在混战之中，

---

① 柏里戈的土包子，指狄蒙。

② Duce指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所以代表罗马；圣马可曾在西亚北非一带传教(提尔为黎巴嫩城市)，威尼斯人尊他为本城的保护神，雷欧纳·查拉祖上定居威尼斯，故此处圣马可借指查拉。

③ artifex，拉丁语，意思是"艺术家"，或译为"匠师"、"技工"。

他也孤独一人。强烈的欲望，然而极少爱情。对人类缺少同情，缺少敬意。满怀着恨的力量，而在这一切之上，再加对爬在地上、争先恐后挤到他脚底下的众人，表示彻底的轻蔑。"人群"① 这个词在他心目中确实有任凭雕塑家粗暴的手指拧捏的一团粘土之意。

归根结底，他所重视的，充满他的枯瘠与火炽的灵魂的，既不是人，也不是国家，而是他的作品…… 这可是不能小看的！对他那样尺寸的一个 artifex，这比一般的、平常尺寸的 ego② 重要得多，比虚荣，比金钱，甚至比荣誉更重要…… 这是烟火腾腾的行动的火炬，它在寂寞的空间开展一场阴暗的战役……失败，胜利，这有什么关系？行动！行动，搏斗，这是和虚无对立的唯一的肯定……

安乃德一边听银行家介绍他所说的人物，一边看他长而且活动的嘴唇用充满激情的乐趣扮鬼脸……（他也是一个 artifex！）通过这番介绍，安乃德看见的是一个莎士比亚的冒险家，在和人生的浑厚的梦作战，用剑砍削命运，在血淋淋的浓厚阴影中…… 也在这出戏中演一个角色的查拉说："对那些有好运气（或坏运气）成为雕塑家塑造作品时用手指捏塑着的一团粘土的人，活该倒楣，也活该走运！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互相混合的时代，鼓胀着精力，无力的民主只能让这种精力自己消耗或互相破坏；在这个时代，只有两个高炉知道怎样利用它们：Duce 统治下的罗马和苏联。可是苏联破坏一切旧事物

---

① 人群，原文masses，也可以理解为"一大团"、"一大块实体"。

② ego，拉丁语，意思是"自我"。

的秩序，它自称要铸造一个新秩序。另一个[1]和过去的因素取得妥协，他更新时改变因素的外形更甚于内容。他对进步没有多少信心，他维持古老的框架：国王、教会、资本、家庭和私产；他在那上面注射新的病毒：工会、职业联盟、合作社、工人组织，目的在于使它们不能起什么作用……”

查拉自然觉得对他有利的是得到巩固的旧秩序，用钢筋水泥凝合在一起，连同凭借罗马法而建立的古老的不公正，它的等级制度，它的宗派与职业之间的隔墙，它的出身与冒险行为的优先权，以及它的 Populusque[2] 和他们的 Imperator[3]。

并不是他对一个建立在单独一人的横暴天才上的社会结构的危险怀有什么幻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人在道德上、身体上的隐疾，他的弱点、疾病，他的突然与粗暴的摇摆，他的令人不放心的脾气与意志的反复无常，这种象 alea[4] 式的变化震动土地，犹如经常威胁永恒的罗马城的地震。早晚有一天，整个建筑，不但比拉内西[5] 的著名雕饰，尤其是它的基础，都会碎裂。把赌注押在这个人身上，押在他的事业上，是冒险的。可是这个银行家，正如一切想发财的人一样，是喜欢赌博的。要么赌注押在君王身上，要么押在反面…… 今天，这是没有犹豫余地的。至于明天，等着瞧吧！他有修长和敏捷的手指。如果君主读了马基雅弗利的名著，臣仆也读过。

---

① 另一个，指墨索里尼。

② Populusque，拉丁语，意思是“平民阶层”。

③ Imperator，拉丁语，意思是“皇帝”。

④ alea，拉丁语，意思是“掷骰子”。

⑤ 比拉内西(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与雕刻家。

而且对发财致富并不过分地重视，他知道财富是可得可失的。他随时准备输，也随时准备赢。他热衷于赌博，可是也为了玩，所以无损于他的头脑清醒的讽刺态度。Duce 的可怕的严肃不触动他，虽然他善于迎合对方的口气。他是《传道书》①的犹太人，充满热烈情绪，很贪婪，然而对一切并不是坚持不放。

他在说话的时候，一双洞察一切的眼光探索着安乃德的眼睛。他过分殷勤地使安乃德能体会他的情感。倘若她在另一个时期，没有现在的岁数，她也许对这位 condottiere 会发生好奇的感觉。然而年纪和经验使安乃德厌倦了，她对高代兹②、比查雷③、Duci和狄蒙之流的冒险家的生活不再感兴趣。她不象在街上看热闹的人一样，被这些牙床咬得紧紧的强大力量所惊呆，这类人的凶暴的目光好比棍子似的打人，使人群都吓得腰驼背曲，他们在为恐惧与皮肉挨打的乐趣而出汗。和查拉一样，安乃德知道这类强大的力量有他们的弱点，这类庞大的墙垣有它们的裂纹，它们会突然一下子崩坍。和查拉不同之处，可能在于使她感兴趣的这类强暴者的可怜的一面，好象耻辱似的被他们隐藏着。这些狂悖的人，绷紧了自己的肌肉为了爬到羊群似的人群之上。她一直在看他们痉挛的努力，企图超出人群，宰治人群。她事先早就知道他们将被战

---

① 《传道书》，《圣经·旧约》中之一章，相传为所罗门所著。

② 高代兹（Cortez，1485—1547），西班牙军官，一五一九年远征墨西哥，获胜。

③ 比查雷（Pizarre，1475—1541），西班牙的著明“征服者”，也就是武力侵略南美洲的殖民主义者，曾经“征服”秘鲁。

败…… 当前这个人[①]也和别人一样……

“黑色的 Duce!②……你必将战败。归根结底，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将战败。正是这个预感的下场，从悲剧一开始就感觉到了，才使我们对这类战胜者感到兴趣：这类俄狄甫斯王，这类科里奥拉努斯③，这类麦克白！…… 再加上一名！烟火腾腾的火炬，你将会熄灭。活生生的幻梦，你骚动吧，然后死亡！……”

玛克面对这个罗马的火炬既不觉得被吸引，也没有怜悯之意(对于它，怜悯是最血腥的冒犯)。他恨不得用脚踩碎它……(仇恨有时也是吸引力的一种形式：抵御吸引力的盾牌)……玛克在威尼斯犹太人居住区的Fa presto④的壁画上看见的，不是下颚宽阔拿棍棒的那个人⑤，而是那些脊梁，匍伏在棍棒之下的几百万脊梁，他们挨了打之后重新直挺起来，情绪激奋……这些卑怯的青年男子(他见过太多了，在法国以及在别处！)，他们为时代的弱点而呻吟，叹息着企求追随一个Duce，一个Führer⑥——一个用脚踢人屁股的人！如果他们那样喜欢力量，叫他们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来！信赖别人的力量，把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想有、自己无法有或完全没有的力

① 这个人，指墨索里尼。

② 黑色的 Duce，指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又名黑衫党，所以说他是黑色的首领。

③ 科里奥拉努斯(Coriolan)，公元前五世纪的罗马大将。

④ Fa presto，意大利语，意思是“笔调轻快”。

⑤ 下颚宽阔拿棍棒的那个人，指墨索里尼。

⑥ Duce，意大利语，Führer，德语，意思都是“首领”，这里想说明不论在意大利或德国，都有追随法西斯主义的人。

量托付给他，还有比这更卑鄙下流的吗？走狗！在地上爬行的狗！要用鞭子抽它们！…… 这个小男子①，对统治被奴役的人的另外一些大男子，怀有（谁知道？）一种阴暗的对立和反叛的情绪。他决不会为了一个人而牺牲自己。这未免太少了。他已经量了尺寸。他最厌恶“qualis artifex”②！他需要一个更高的牺牲目标：不仅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各国人民，为了被屈辱被奴役的人群，人类的总体……但是他达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均衡，那就是说：既为人们服务，又在他们身上施加压力，通过他们来行动。如果必要，反对他们而行动，目的仍在于对他们有利！换句话，既要善于指挥，也善于服从，要掌握两极……（必须有两极才能成为一个地球。）

阿霞仇恨黑色的背脊不亚于玛克，但她不遮掩她对法西斯的经验感到兴趣。在她心目中，激烈的搏斗即使作殊死战也不排斥对有能力的敌人的同情。她没有真正的反感，除了对躲避战斗的人，对戴假面具的人，身上抹油准备溜走的人，对身上发粘的人，对从你手中滑掉的水蛇，对太监以及软弱无力、萎靡不振的人。狡黠的查拉在阿霞含敌意的外表之下，抓住她的魅惑力。他要弄他那使人眼花缭乱的闪光镜；黑色的太阳在意大利青年的头脑中点燃起亢奋的行动之火。这个太阳被巴尔波③的一群鹞鹰，用成千只飞机翅膀掩护并且扩散着回声。他邀请两位青年到意大利去摸一摸在外国人们认识

① 小男子，指玛克。

② qualis artifex，拉丁语，意思是“某种艺术家”。

③ 伊塔洛·巴尔波（Italo Balbo，1896—1940），意大利空军司令，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之一，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曾多次参加行动。

不足的青年意大利加速跳动的脉搏。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从事饲养工作，并不是为充实牛棚马厩，而是为充实斗兽场，就如同斗牛。所以阿霞毫无困难地欣赏这种故意点燃着的行动的火焰，即使外表是侵略性的，它把人们组织成军队，准备抗击敌人。

“但是，请问，谁是敌人？”

她的钢铁般的眼睛不会被捉弄蠢人的镜子所欺骗……

“这些开赴战场的人，对谁去作战，为了反对什么去作对？为了谁？为了什么，向哪里走？你们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我说的并不是你，查拉先生！但很可能你是知道的，我没有那么不知趣，要向你打听，可是别人呢？可是你们的人呢？你们的部队，他[①]的部队，甚至他自己！他，指挥他们的人；他，这位导演！他自己清楚他的戏将如何结局吗？说准确点，他到底要干什么？他相信什么？他是不是已经写定了他的剧本？他已经更换了十次剧本，如果观众有耐心看他演戏的话，他还会更换十次——战斗，和平，拳头，条约……在目前，你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你把它掩饰起来了！）没有超过全国武装、全身披挂、用铁蒺藜围绕着的阶段。对你们随时准备向前冲的黑衫党来说，谁不是你们的敌人？在门外，在围墙之外，帝国之外的人都是你们的敌人：罗马面对着蛮族…… 这么说来，我是野蛮人，我们是你们的敌人？摊着牌说！你们的战斗不是为了我们，而是反对我们的。你有把握说，你们的战斗是为你们的吗？这个战斗有一个目的吗？它

---

① 指墨索里尼。

考虑过吗？在最好的意义上，最高的意义上，那些文学公鸡们大吹战斗号角的悲剧意义，因为那些尼采的信徒自己不上阵，但是他们叫别人去打仗。你们的法西斯主义在各国人民之间散播战斗和争优先权的精神，也就是永恒的帝国主义，按照你们的Duce的说法，这就是永远的生命公式。这就是为战斗而战斗，没完没了，没有进步，没有希望……（'我不需要希望就动手干起来'）老调子！可是我呀，我需要希望，而且我要知道到哪儿去。你们要到哪儿去？"

查拉扭曲着他的宽阔的嘴，他笑起来："我们在走。还需要别的什么？人们必需的是，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要有一些Animatori①，他们重新开动生了锈的生命之钟。你们不以为你们法国需要一个 Animatore，象我们的那个一样，让他摇撼你们昏睡不醒的民主？"

"我什么也不需要！"阿霞说，"我是从别处来的。我不需要'鼓动者'。我是斯基泰人。我们在苏联进行的战斗不是为了雕塑一个《你看见过我吗？》的纪念像。我们为一切人战斗，为了美好的未来。"

"可是在目前，"查拉说，"情况却更糟。"

"我决不把我们的现在和任何别的现在交换，"阿霞说，"它好比我肚子里怀着孩子的时候。他怀着未来。"

"各人有各人的爱好！"银行家用媚人的微笑说，"你所要的是美好的孩子，也就是未来。我满足于现在。"

他们十分友好地分手——因为，谢谢上帝，他们成为仇敌

---

① Animatori，意大利语，复数，意思是"激励者"或"鼓动者"。

的机会似乎并不存在。各人有各人自己单独的场地。这两位小青年在查拉眼中似乎是不足为害的。(他没有见过玛克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一种相互的礼貌使他们轻轻放过不同的意见，当作社交上的闲谈一样，这次会面唯一严肃的事，在查拉心目中就是那位妇人的救人行动，从死亡手中抢救了他的女儿。家庭的情感是查拉唯一的不采取怀疑主义的激情。他的尖锐的目光，把他和偶然相遇的谈话伙伴的争论作为取乐，一点也不认为重要，他只对安乃德是真正注视不停的，而且用感激的眼色包围着她。李维埃家的小辈① 从中得到好处。他邀请他们参观意大利，而且约他们到他在罗马的家中去。在任何用得着他的时候，他将为他们效劳。他们似乎丝毫不需要利用他的殷勤邀请。他们的旅行计划限于瑞士，他们不想越过卢加诺②。时间和他们的钱袋都是有限的。

时间的限制比他们设想的更紧。

*　　　*　　　*

我想，那是他们动身去泰桑③ 的前夕，我看见了他们。我坐在一片草地上，在一条悬挂在半山腰的路边。他们看不见我。我认出了玛克扶着他母亲的手臂。我注意玛克为了使他的似乎很疲乏的母亲渡过一条小溪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孩子小步跑着，一边采花。阿霞和孩子在一起，落在后面了，象山

---

① 小辈，指玛克与阿霞。

② 卢加诺(Lugano)，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的名城。位于马热尔湖(lac Majeur)北岸，湖的南半部在意大利境内。

③ 泰桑(Tessin)，瑞士一州，与卢加诺邻接。

羊似的爬上山坡。她走近我，眼睛瞧着我坐着的长凳上边的一丛紫堇花，不注意我在下边，把花拔了下来，碎土落了我一身，接着她跳下山坡。她和山羊一样，有一双金色的眼睛。我尤其注意看安乃德。她的面容充满幸福的表情。当玛克俯身寻找石块，为的是使她涉过小溪，我看见她多么热情地瞧着她儿子清秀的面孔。他们在路拐弯的地方消失了。我想当天晚上到旅馆里去找他们。他们不在那儿。第二天，当我去打听他们的住址时，我听说他们已经乘第一班火车走了。

* * *

太阳光从哥达①那边消失。他们跟着西沉的阳光来到了卢加诺。在覆盖着一条洼路两端的葡萄棚架下，他们发现了乔治，双臂伸向够不着的一串串葡萄，张着嘴，好象想饮葡萄汁，一边格格地笑着。她扑向他们怀中。

她刚刚和她父亲会了面。后者在一件诉讼案中出席作证人。事情关系到一个意大利飞行员，fuoruscito，他在米兰撒下成袋的反法西斯传单。在回程中，他在哥达山峰上撞碎了飞机的双翼。人受了伤，正在医疗，可是被瑞士联邦政府拘捕。他在贝林佐纳②法庭受审，罪名是破坏了瑞士国境的中立性。为被告辩护的证人并不少，有的来自主要的侨民团体。这个飞行员和侨民熟识，并且受到他们赏识。于里安也接受了邀请，虽然他的工作是那样繁重，而且，心中也总在为他的科学研究时间被侵占而叫苦，但是如果必须去尽世界公民的

---

① 圣哥达（Saint-Gothard），瑞士东南部山脉，有著名的隧道。

② 贝林佐纳（Bellinzona），瑞士泰桑州首府。

责任，他却从不犹豫去把他的权威的分量，加在天平①上被压迫者的一边、要起来向暴君造反者的一边。“In tyrannos！”②这位老自由主义者心中铭刻着席勒这句话！在法庭上，他的证词引起轰动，被告最终成了控诉人。从伦敦、巴黎来的重要的流放者，抓住这个机会，在大庭广众之间打了放逐他们的人一记耳光。这一个州③的瑞士民主法官，掩盖不住他们对自由捍卫者的同情，以无罪开释了被告。然而在伯尔尼的瑞士联邦政府，对这样一个判决造成的声势不放心，怕得罪危险的邻人④怒发冲冠的自尊心，只好做个样子，把已被开释的人又判了轻微徒刑。

所有这些新闻，高度刺激了舆论。卢加诺漠不关心世事的热闹街市受到震动。在连拱廊⑤下、咖啡店里，愤怒的马蜂在嗡鸣。两条腿的苍蝇⑥并不缺。从湖的北岸到南岸，苍蝇来往不停。在这快乐的时节，卢加诺的墙如同在圣体瞻礼节一样，贴满了窃听的黑耳朵。各种材料做的耳朵：有专为本地人准备的，有专为外国人准备的。安乃德、乔治、玛克都没有注意。然而阿霞的经验却使她立刻竖起鼻子来闻，警觉起来。刚刚进入这一集会，她立刻就嗅出大鱼。她的目光永远在活

---

① 西俗以天平象征法律、法庭。

② In tyrannos，拉丁语，意思是“反对暴政”。

③ 这一个州，指泰桑州。州是瑞士的行政区，大小相当于我国的县。瑞士全国共有二十二个州。

④ 危险的邻人，指意大利法西斯统治者。

⑤ 卢加诺和意大利接境，中间只隔了一个湖。卢加诺通行意大利语，街市的形式也和意大利一样，商店门外有长廊相连接。

⑥ 两条腿的苍蝇，指特务、间谍。

动，环顾四周人们的面孔，万无一失地把矛头对准大鱼，猛然一下，把鱼钩刺入鱼身。对方感觉到针尖，在椅子上坐不安稳，喉咙呛住了，设法拔出钩线，想转移注意力。到末了，离开椅子走了。不止一次，这种无声视力的决斗，在坐在confetteria①的一张桌子四边的三位同伴周围，默默进行，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不是在无拘无束地高声谈论自己的思想。玛克象个顽童，为了逗得乔治象孩子似的哈哈大笑，他戏用喜剧小丑的木条打在被他称为"黑人相"的黑衫党人背上。他张开惊讶的眼睛，当阿霞把自己的手搁在他手上，对他耳语："不要这样大声！"

他问道："为什么？"

阿霞思量了一下，心里想："总而言之！为什么不呢？对这些埋伏着的鱼，活该这样，也正合适！我看见他们在自己的汤汁里颜色已经发青，放一把盐，让他们去煮着！"

在国外巡逻的奸细们习惯于受冒犯。几个过路的旅游者对他们很放肆，他们不大放在心上。可是玛克不久就被他们认出来了，因为他们看见他和于里安很亲密，于里安在诉讼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引起了注意。于里安由于他的反法西斯国际同盟名誉主席的身分，他的姓名列在黑名单上第一行。所以他是特殊监视的对象。他不躲避这种监视，置之不理而已。他的年轻同伴在卢加诺沾了于里安的光。

想设法参加他们谈话的人之间，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玛克在巴黎的反法西斯团体中已经遇到过他。此人有着清秀

---

① confetteria，意大利语，意思是"点心店"。

聪明的面貌，但由于面颊上有一块红痣和一边的眼睑时作神经性的眨动而逊色。他名叫布欧纳弥哥，他表现出一种反法西斯政权的歇斯底里式的激动。他在巴黎、伦敦与布鲁塞尔之间来来去去，通过燃烧着神圣骚动的各种侨民团体，在鼓动对信念感到绝望的人，他用遮遮掩掩的言语，对流亡者提出含糊而暴烈的计划：炸弹与阴谋，回忆 carbonari① 的活动。流亡的老政客们把此人视为浪漫派，对他表示猜疑。年轻的人，更倾向于行动，很愿意听信他，然而出自经验的警告，只用保留的态度接受他的建议。他是既固执又耐心的。而且他用眼泪和被抑制的狂怒，谈起他的老母和弟弟作为人质，被扣留在法恩扎②，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流放的意大利人能理解他的激动心情，因为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遭受同样的痛苦。谁家里他都能去，因为他活跃，肯帮忙，对他人无所求。人们只知道他有一个怪癖，总是愿意把他的提箱或纸张文件存在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住处。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经常在旅行中。可是谁也不太高兴被他选中，作为他的物件的保管者。最近他们和巴黎的警察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使他们明白，对一个流亡者，当你的右手不知道你的左手接受的是什么东西时，这并不是件好事。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设法把他寄存的东西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去…… 最后，玛克曾经不止一次接受他托存的东西，并且替他保管，虽然并无乐趣。玛克觉得拒绝他人的委托是得罪人的。他见布欧纳弥哥碰钉子，替他难受。可是玛克的皮肤肯定比布欧纳弥哥娇嫩。后者碰了钉子

① carbonari，意大利语，意思是“烧炭党人”。

② 法恩扎（Faenza），意大利中部城市。

毫无怨气，甚至连记都不记得。因为他不知厌倦地向已经拒绝过他两三次的人提出请求。如果说可耻，可耻的倒是拒绝他的人，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证明他们有猜疑的必要。

布欧纳弥哥是不记恨的，可是他却不是不知感恩的人。他对玛克特别照顾。两年前，当人们设法使利帕里群岛的囚犯越狱的时候，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自由思想家，不少人物，男的女的，竭力设法协助；玛克对这一活动极其热情，他很不谨慎地表示出他所知道的要比他所说的更多。布欧纳弥哥不要求玛克都说出来；他忽然主动地向玛克透露，以保密为条件，另一个有他参加的越狱计划，因为当时大家都对营救工作非常热情，往往几个计划齐头并进。玛克，作为交换，把他所知道的计划也透露给对方。他并没有对阿霞吹嘘。她一看见布欧纳弥哥就觉得他不顺眼。几个星期以后，玛克得悉利帕里群岛的当局得到了消息，把玛克所说的计划破坏了。这件事给玛克很不愉快的印象。他想设法核对一下他不愿意向自己解释的担心的事，他冒昧地向几个消息灵通的人提到布欧纳弥哥的计划（不说出他的名字）。那些人坚决地摇头，说："这里边没有一点严肃的东西！"

玛克寻思，是不是他拿好的钱币和坏蛋交换了伪币。可是在反法西斯的人们之间，虽然都是诚恳的，却存在着那么多的人互相诋毁，以致玛克找不到足够的理由赞成这些人的判断来反对另一些人。他没有任何证据认为他的计划之所以偶然失败，和布欧纳弥哥的走漏消息有关。他只是从那次以后，避免和布欧纳弥哥见面。

自那以后，过了一年多，玛克在卢加诺又遇见布欧纳弥

哥。后者表示出过火的快乐。玛克不怎么理会他。布欧纳弥哥并不因此而显得尴尬。他赞扬折断了翅膀的飞行员的大胆，可是他高声说，冒着生命危险去撒几张纸，这是孩子的行为，要这样干的话，还不如到维内西亚宫①上面去倾泻一筐炸药。玛克没有回答他。布欧纳弥哥在试探于里安，于里安不必费劲就可以沉默不语：他把思想给自己留存着。阿霞接受了布欧纳弥哥送给她的一束鲜花，她用毫不温柔的微笑注视他，闻了一下花束，转过背去，把花忘记在一张凳子上。他们这几个人中，唯一回答布欧纳弥哥献殷勤的是善良的安乃德。她被布欧纳弥哥对她讲的关于他可怜的母亲的故事所感动。人们常常看见这两人在一起。安乃德耐心地听着，安慰那个心中痛苦的儿子。他有时擦掉一滴眼泪。感激她的同情，tante gazie②，很恭敬地吻了安乃德的手。可是安乃德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透露。于是布欧纳弥哥很识分寸地、不过分烦扰他的安慰者。他后退到和这一家人的小团体保持距离的地方。

他却并不因此而不立刻得知他们要去意大利旅行的计划。头天晚上，玛克和阿霞第一次谈到这件事，在他们旅馆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旁边只有安乃德和于里安。此外，隔几步远，有一个老年绅士，衣服十分整齐，对着他的一杯咖啡，在看Times③。

山峦犹如城墙，以阴影遮掩北国不幸的土地。玛克越过

---

① 维内西亚宫(palazzo Venezia)，当时是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办公大楼。此处“宫”字原文，作者用意大利语。

② tante grazie，意大利语，意思是“充满谢意”。

③ Times，英语，意思是“泰晤士报”。

这城墙之后，陶醉于阳光之下。他用羡慕的目光饱览意大利美丽的湖畔景色，象一朵花似的开放在他手边；在空中，在参差不齐的山峦上方，反映着库姆湖的温暖的海市蜃楼。安乃德和阿霞已经认识这迷人的国土，年轻的安乃德当她父亲还在世时，曾在那儿居住过；在战争期间，当她在国外旅行时，她又从那儿穿行几次。阿霞也到那儿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她幸福的童年，一次是在她逃难的黑暗日子里。这两位妇女都见过那边的双重面目：屋顶上玫瑰盛开的 palazzi① 以及热病、饥饿和污秽的贫民，可是在她们四周，有仙女喀耳刻的魔圈及阳光，那静穆的享乐沐浴着财富与贫穷。她们互相谈论，心领神会地微笑着，好比一种秘密的享受，只有内行人之间才能加以追述。只有玛克一人不懂果子的美味，他心急如焚地想咬一口尝尝，他只要伸长手臂就可以采摘果子。

“我们去意大利好吗？”

两位妇女把跳过来的球一把抓住，和亲爱的人分享一种他不知道，而大家知道的乐趣，这就好象用他的嘴来尝果子。于里安倒是发表了一些保留意见。他丝毫不认为这次旅行是适得其时的；他暗暗地估计会有风险。可是他知道自己过分谨慎。为什么要把他的担心告诉朋友，让他们扫兴，而实际并没有任何严肃的理由这样做？而且于里安不合潮流。正如大部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即使是极左的，在社会纠纷中，也总给思想留下很大的位置，而在“经济”方面，他的认识是不够的。在这一时刻，他对玛克的关心只考虑到玛克作为年轻

① palazzi，意大利语，意思是“高堂大厦”。

的笔战家的风险，而没有考虑到他的反法斯主义的风险。他没有把被玛克的文字攻击引起不安的国际利益集团、实业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算在帐内，因此他仅仅嘱咐玛克一过了国境之后，说话要特别小心。玛克和阿霞笑着对他说，他们丝毫没有什么要小心谨慎的，他们只想享受半个月的闲散生活。一点也不接触政治。所有的严肃事务，一律放假！他们让于里安和乔治把孩子带回巴黎。安乃德为了表示知趣，也提出她先回巴黎。可是阿霞对她说："如果我们把你的话当真，那你才上当呢！"

安乃德说："那倒是真的，可别叫我上当！"

这时，还什么都没有决定。第二天，当布欧纳弥哥走近他们，满面笑容地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玛克假装听不懂，回避了问题。阿霞皱着眉头沉着脸，责怪安乃德饶舌。可是安乃德发誓她什么也没有说。下午阿霞在湖畔美丽花园的异域树荫下散步，在一条路径拐弯处，看见了那个读 Times 报的老绅士在和布欧纳弥哥谈话。到晚上，在旅馆的大厅里，阿霞看见那位高贵的老人坐在一张靠近他们的桌边。她话说了一半就中断了，站起来，嘹亮地说："我们走，到别处去说去！"安乃德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到大厅的另一个角落里，阿霞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而玛克很不满意。并不是说他不惊疑，不过对阿霞没完没了的猜疑觉得不耐烦。他装做毫不在乎的样子，把阿霞的反应看作一种不安和激动的妇女的倾向。他把她说成胆小。没有比这句话更使阿霞生气的了。

也就因此，后来的几天，玛克故意摆出无所畏惧的神气，

不回避布欧纳弥哥，虽然他毫无兴趣看见此人。他甚至把他们的旅行计划也告诉了此人。阿霞生气了，随他便去干。布欧纳弥哥热烈地鼓励玛克。他向玛克建议旅游的路线，给他介绍旅馆的地址。他由于不能陪玛克去旅行而感到不快。他很伤心，自己祖国的境界都不让他进去。

这块土地的吸引力促使玛克和阿霞到边界线上去散步。有一次，在甘德里亚那边，玛克越过边界线，并且建议他的同伴们也这样做。他们的护照还没有签证。可是布欧纳弥哥夸耀他自己认得小径，在那里他们不会碰到任何人。阿霞拒绝参加这种小学生的游戏，而且由一个流亡者（你知道他是什么色彩？）陪伴着，更要冒不值得的大风险。玛克为了挑衅，非去不可，他有什么可怕的？布欧纳弥哥冒的风险更大，至少他自己这么说，可是他保证带玛克到一个岩石遮蔽下的小拐角，在那里他们将找到一只小船，可以不被人看见，带他们沿着悬岩下的海岸，直达甘德里亚。他自以为内行地给玛克指出，意大利流放者们有着怎样的秘密道路可以越境而且传递着他们的宣传品，而一切就象他所说的那样完成。玛克和阿霞（尽管玛克冷淡地不让阿霞跟他去，她仍然跟去了，那还用说！）在所说的地点发现了那只小船，隐藏在倒垂下来的树枝树叶丛中。最后他们安然无事地回到卢加诺。可是阿霞并不因此对布欧纳弥哥增加信任。因为她想，他敢让这个棋盘上的小卒去冒险，必然是有稳胜的把握。她把这些想法藏在自己心中。她也把第二天的想法藏在心中。阿霞设法让安乃德承认，当她不在时，布欧纳弥哥，非常激动地，交给他们他写给他可怜的母亲的一封信，由于他母亲的家被监视，他采取了谨慎的办法，为

不使送信人冒险，他把信装在另一个封好的信封中，上边写着他在米兰的一个朋友的地址，请这位朋友把信转给他母亲。

阿霞不说什么。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那两个糊涂虫已经都准备干到底。对安乃德来说，这是良心问题。对玛克来说，这是面子问题。面子和良心对阿霞来说，都不足以妨碍她的手脚，如果她认为关系到她亲爱的人的安全时。她决不由于无用的顾虑而束手束脚。在他们离开卢加诺那天的前夕，玛克在睡觉，阿霞下床，去搜索玛克的上衣，在旁边的衣袋中拿出他藏那封信的皮夹子，抽出信来，于是，心安理得地把赃物塞在枕头下边，自己象母猫一般的身体滑入被窝里。为了完成开玩笑的举动，她挑逗玛克。玛克被她闹醒，发出抗议声。不了解为什么这个疯婆子笑个不停……

第二天，她从容不迫地检查偷来的那封信，她十分仔细地打开信封，读了又读，噘着嘴，神色不善，鼻子呼呼出气。她注视着信，一动不动，仔细研究，暗暗从第一个字背诵到最末一个字，接着把信撕成碎片，在上面啐了口唾沫，好象在写信人的脏脸上啐唾沫一样。最后她把信纸烧了。该受的惩罚执行了以后，她还不满足，又伸长舌头舔着嘴唇，她一边考虑，一边另写了一封信，插入完好的信封，封好。这一切都回到了玛克的口袋里去。临动身前，她让玛克重新穿上这件衣服。

* * *

头几天，在乳白色的幸福湖畔漫步徜徉。湖中的波罗美小岛①象盛开的鲜花一样，美的湖畔也是人间仙境。在花园中

① 波罗美小岛(les Borromées)，四个位于马热尔湖中风景优美的小岛。

温暖的树荫下，鸽子在咕咕地叫，散发出桔子树的香味。三个放假的小学生的笑声，配合着懒洋洋的划桨声。他们三人都没有操心的事，没有负担，觉得很幸福，心灵轻松，犹如蒲公英的花絮，在草地上飘荡。安乃德并不是三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个。她轻捷地往高处攀登，虽然心脏情况欠佳。她从又陡又滑的坚硬石块小径上冲下山坡，从蒙达洛纳到巴维诺。到晚上，她脚痛得很，第二天，脚踝骨都肿了。她不告诉别人。可是一到了米兰，她只好认输了。当她想从被窝里钻出来时，她痛得喊起来，腰部酸痛得直不起来。她不得不在二十四小时里，放弃自己的王位，躺在床上过了一天。

另外两只鸟可不放弃一口啄食。安乃德自己也把他们从房间里赶出去："到街上，到展览馆去啄食吧！……我们总共只有十五天时间逛一次意大利。不能白糟蹋一天。跛脚的人只好自认倒楣！……"安乃德笑着，用好脾气来对待坏运气。她在被窝里麻木地待着，不敢动，免得感到疼。窗子开着，她耳朵里充满了欢乐的声音。她的视线在白色的列柱、柱头与柱身的雕饰以及 Duomo① 那大理石森林中的纤巧箭头上盘旋，这一森林箭矢从邻近所有的屋顶上簇拥而出，在阳光照耀的薄雾中，被飞翔的白鸽群围绕着。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她并没觉得被遗弃。玛克和阿霞不回来吃午餐，他们的自私她赞成，她以读佩德盖② 来替代，替代和他们两人一起在米兰散步。她

---

① Duomo，意大利语，意思是"圆顶教堂"。

② 佩德盖（Baedeker，1801—1859），德国出版商，他出版的导游丛书，被译成各国文字，国际闻名。

一边看着书，睡着了。

在楼道里有脚步声。有人神气十足地拍房门。安乃德吃了一惊…… 这时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她说："请进！"

进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人物，粗大的面颊和下巴刮得干干净净，滚动着可怕而带傻气的眼珠。从他们的滑稽歌剧中的滑稽人物的样子，安乃德一看就知道是警察。他们看押着玛克和阿霞。在关闭着的房门外面，人们可以听见楼道里第四条警犬的军人式的脚步声。玛克气得面色发白。他用透不出气的声音抗议，竭力抑制自己不大声叫喊。阿霞，态度非常自在，越过警察的肩头，她和安乃德交换迅速而调皮的一瞥。没有别的解释，三人中的两个搜查衣箱和衣物。第三个，毫不客气地坐在安乃德的书桌前边，写他的记录。一转眼，这个房间和邻室，年轻夫妇的房间，满地是散乱的衣物。粗大的手乱翻阿霞的衬衣。玛克，双脚乱踹，竭力抑制他的怒火。阿霞坐下，跷起二郎腿，点燃一支香烟，嘲弄地瞧着猎人。她向警官建议把她裤子的号码都记下来。安乃德用冷漠态度打量他们，而厚颜无耻的吸烟女子的嘲笑神气，却深深地刺激了这几个警察。他们宣称也要搜查病人的床。玛克站到床前去，发誓他决不允许搜床。安乃德将他推开，说："好吧，先生们，请替我铺床吧！①"

于是她倚在儿媳的身上，移动两条僵硬的腿，从容不迫地走向警官坐着的桌子，作出想去拿电话的手势。警官不准许。

"很好，"她说，好象她是在和旅馆看门人说话一样，"那么

① 请替我铺床吧，这句话有讽刺意味。

替我给阿迭奇和比阿维银行打电话，就说李维埃太太要和行长雷欧纳·查拉讲话！”

对方很惊讶，问道：“signore commendatore①？干什么呀？”

安乃德说：“我很想请他来看看搜查。”

“你认得他？”

“你问他自己吧！”

这几个警察发愣了，面面相觑，那两个人已经在翻床垫，僵住不动了，用眼光询问他们的头头。警官下了决心，打电话。当他听到 commendatore 本人的黄金嗓音（黄金二字在这里是极恰当的形容词），警官立刻摆出一副殷勤做作的面容，说明他对这位老爷的重视，大家都知道他是法西斯政权的台柱之一，如果说天才或铁拳产生“Duci”，支持他们的是金钱，没有金钱的靠山，他们的权力只好哗啦啦地垮台！可是，当说明情况之后，他听到电话中的声音重复了几遍李维埃夫人的名字，大声喊叫，接着发脾气了。这时警官脸上阿谀奉承的笑容僵化了，变成沮丧的表情。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警官乱七八糟地解释情况：对方是看不见的，只能听见他怒不可遏的声音。警官争辩了几句之后，道歉了，退却了。两位妇女和玛克默默无言，为的想从电话机里传出的破口大骂声和警官拙笨的认错声中，搞清事实。大致可以听清的情况是警方掉在自己布置的陷阱中了，而且为了要报复他们第一次上当，他们又跌入第二个陷坑中，因为搜查的结果，没有找到任

---

① signore commendatore，意大利语，意思是“总裁先生”。

何可以拘捕他们的证据。对方的谴责还没有平息。垂头丧气的警官只用些表示忠诚的话来回答。安乃德从他手中拿过电话听筒(他赶快递给她)，于是她向银行家表示歉意，为了这点可笑的事去打扰他。她感谢他，接受他的邀请，不久她将到罗马去登门拜访，而且她高傲地表示原谅警察的拙笨，宣称现在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几个警察焦急地在听。警官赶快点头表示同意。电话一挂上，他说了一大串道歉的话。他主动和他手下人要把被他们翻乱的衣箱重新整理好。但是阿霞认为他们把大爪子擦在她的内衣上，擦了一次已经够了，她不让他们再擦一次。警报解除了，警官对这次乱搞不会有不良后果这点也放心了，于是他恢复了他 galantuomo① 的架子，他对年轻的女人说了一大段笨拙的恭维话，他说由于这次误会，使他能和这样可爱的同伴们过一个下午而感到荣幸。

“我也一样，”阿霞说，“我也感到荣幸，signor cavalier②，因为你给我的报纸提供一篇无法估价的稿件。”

她等到最后一刻钟才告诉他，她是一家美国报纸的通讯记者。他差一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安乃德做了一个手势，让他安静下来，对他说：“事件已经结束了。”玛克制止对方重新开始殷勤忠诚的表示，用生硬的姿势，不说一句话，向几个入侵者把房门一指。他们一出门，他把门砰的一声对着他们的背关上。同时阿霞尖声地笑，勉强地笑。

安乃德让阿霞闭嘴，埋怨他们不够谨慎小心，并且要求他

---

① galantuomo，意大利语，意思是“风流体面的人物”。

② signor cavaliere，意大利语，意思是“骑士先生”。“骑士”是指社交场上向漂亮女子献殷勤的体面男子，此处是讽嘲口气。

们说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玛克叙述经过。阿霞让他去说，调皮地窥视他的面部表情和他的暴怒而且混乱的叙述。她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因为他不能理解经过的事，他不掌握解开这个哑谜的关键性的话。到最后，她替他揭开幕布。他按布欧纳弥哥信封上的地址把信送去。不消说正如阿霞所预料，送信人被守候在门边的警察在这个耗子笼中抓住。可是在警官当着他们的面把信打开，他瞪大眼睛，念道：

如果你们要钓鱼，要把苍蝇①换一个。那个布欧纳弥哥已经走漏了风声。

玛克显出莫明其妙的样子，他问道："可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他自己把信交给我的！……"

安乃德明白了。"强盗婆！"她骂阿霞说，"在那封真信上写的是什么？"

阿霞把原信背诵出来。信中仿佛在对一个同谋叙述，一个反对法西斯政权的荒唐的计划。并请求那个虚假的同谋者，向同志们（这儿有好几个被放逐的反法西斯分子中最著名的姓名），寄去关于防空、飞机场、保卫机关、法西斯义勇军营寨等等精确的资料。布欧纳弥哥没有签名。

玛克目瞪口呆，没有话讲了。阿霞不识羞耻地得意扬扬："谁有理？小傻瓜！现在你看清了你的好朋友了没有？"

玛克耸耸肩："我老早就看清了！我早就怀疑他。"

"固执不化的家伙，你故意那样干？"

---

① 苍蝇，这里是指鱼饵。

“我怀疑他，可是没有证据。而且我想，一个人可能是叛徒，可是他有母亲。对母亲，这个人总是一个可怜的孩子，而且不会使诡计的。我瞧不起他，可是可怜他…… 但是我不理解……”

“还有什么需要理解的？”

“为什么他正好看中了我，出卖我，我在别人面前还保护了他（而且他是知道的）。没有我，他很可能在巴黎被人干掉了。”

“他一事无成，气得发狂。他要不顾一切干一件大事。而你，你对他隐瞒你的猜疑了吗？”

“没有，”玛克说，“我不理睬他。”

“对呀，你连怕都不怕他，不给他这点面子，而你惊讶他为什么要报复？”

安乃德说：“我的女儿，你很机灵，你能看透别人所犯的错误。但为什么你也要那样干？如果你让我们避开这个圈套，不是反而使设圈套者自己落入圈套，你在旁边看了高兴，那不是更贤智吗？”

“我犯了过失，”阿霞说，“现在犯过失，以后还要犯，我从来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不犯过错…… Et ne nos inducas!…① 报复是多么甜蜜！”

“他报复了，你也报复了。现在，该轮到谁报复呢？”

*　　　*　　　*

---

① Et ne nos inducas，拉丁语，意思是“只要对自己无害”。

她不提她在电话中对银行家说，她有意到罗马去向他道谢，查拉的声音马上变成有点为难的调子。他没有对她的建议表示可否。当天晚上，他又给安乃德住的旅馆打电话。可是安乃德跟她的孩子们出去了。当她回来时，看门人忘了告诉她有过电话找她。他到第二天早晨才想起来，那时三个旅客已经要动身乘火车去波洛尼亚。给罗马通电话已经来不及了。安乃德始终不知道查拉有什么话要对她说。而查拉，自从在瑞士和他们相遇之后，也打听过关于他们的情况，他在两个方面摇摆不定，一方面是友谊，另一方面是小心谨慎，最后决定重视第二方面，所以不再和他们联系。在命定论有利于他的平静生活时，他才赞成命定论。既然头一天晚上运气没有让他在电话中找到安乃德，就到此为止！他尽了他的责任了……

安乃德本来认为小心起见，不如马上回去。这次旅行的开场戏使她不放心。可是阿霞快乐得很，她高兴的是把绷在大门口的蜘蛛网捅破了。她喜欢冒险的性格也在其中起作用。她感兴趣的是当前的意大利，而不在于博物馆。

玛克急忙地拨开意大利天空的云雾。发生的事件在他心目中有回声。要抑制这回声，不再取决于他。这次和掩护暴政而从事防护与挑衅的警察机器作了短促的亲身接触，使他觉得这个暴政比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传说，更无可容忍地真实。他已经没有原先的乐趣去欣赏空气、阳光、美丽的面貌、金黄色的手、健康和骄矜的 giovinezza①、花和果子，以及涂饰得

---

① giovinezza，意大利语，意思是“青年们”。

彩色斑斓的教堂。他嗅着咸水湖泊的淡而乏味的气息，加上圣季东[1]们软绵绵的秋波，戈登纪欧及路易尼画中的半处女[2]，以及达·芬奇画中引人注目的微笑的两性人[3]。他看不到在莫尔[4]或在 Duce 时代，被屈辱的精神和清澈辛酸心情，在用讽刺和梦幻作为报复，来反对暴君。他把他们判断为卖淫的奴隶们的狡计。他看见残暴的鸷鸟翅膀的阴影遮盖了阳光。

它们遮盖伦巴第的平原。胆怯的人躲藏起来，把脑袋钻在翅膀下，或咯咯地啼叫，假装忘记了它们的屈辱和悬在空中的威胁。他们在米兰和波洛尼亚探访了安乃德和吉亚仑萨伯爵的几个朋友。这些人在接待他们时，表现出令人难忍的窘态；他们用不安的眼光向四周窥视；他们好象害怕从来访者口中会说出什么话；他们赶快高声说话，和表现出不相称的兴奋，说些今天天气如何如何等。另外一些人，更勇敢些，胆大到甚至请来访者进屋，在穿过两三个房间之后，直到他们住的那一套房的最深处，在那里，把门都关闭，再一次检查旁边的房间里是否有人在偷听，这之后，他们露出了沮丧的面容，他们的神气好象在请求原谅。他们喃喃地说："我们不能说话……"人们觉得他们的羞耻感使他们抬不起头来。他们连自己的儿

---

① 季东(giton)，据百科词典的解释是男妓。

② 半处女，指雏妓。

③ 引人注目的微笑的两性人，译者按：以上几句形容意大利风俗的腐败。

④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亨利八世的首相，因拒绝承认英国国王为英国国教最高首领，被判处死刑。一五一六年写成《乌托邦》一书。

女都不能信任。儿女从十岁开始就被编入组织，受发现猎物和告发猎物的训练。最不堪的是(他们坦白承认)压在一部分意大利人头上的卑鄙的恐惧，不敢说出自己的思想所受的拘束，连言语、姿态、眼色以及每天的谎言，都渗入了灵魂，犹如一种降低人格的陋习。最纯洁的人痛苦地感到这种耻辱，在他们亲密聚会的几分钟时间里，他们全身颤抖而且精神萎靡。一种不可平息的狂怒积存在内心深处，可是这种狂怒的四肢已被折断。出于慈悲感，人们用泥土塞满愤怒的嘴："让你出不来气而闷死吧！"

另一些意大利人也不缺少，他们轻松愉快地和新秩序相适应，以自由作为代价。这是两种不同的性格。即使在南方的个人主义的人民之间，两种不可协调的个人主义素质经常处于对立地位：一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自由；一种是恺撒的秩序，只要个人的骄傲在其中占有地位。而这是最大多数，那些人没有充分理由可以为自己光身一人而骄傲，自己完全缺乏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行动方式。有一个主人，或者一个政府替他们思想，为他们行动，高兴地让他把他们和他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和他的光荣的前程结合在一起，他们为此而感到轻松。每一小部分膨胀起来，成为一大块，或者以此自欺，好似以公牛自比的青蛙①。每当公牛叫一声，所有的青蛙都骄傲地鼓起肚子，跟着叫起来。人们不是那样的人，不能变成那样的人，却作梦要变成那样。人们自鸣得意地只要把空白委托书交给独裁者，或交给政府就可以变成自己想变成的那样。于

① 典出拉封丹的寓言诗：一只青蛙使劲鼓起肚子，自以为和牛一样大。

是人们吻恺撒的靴子，真正的或者用硬纸糊成的恺撒，他维持着关于束棒①的虚构故事，被捆缚在一起的每一个弱者，都自以为代表全部力量。“我就是政府……”可怜的人们！然而“合组的”政府吞没了合作社、社团、成批的或个别的公民。拳头抓住束棒。Suum cuique…②对某些人说：占有。对别人则说：控制他们！……“已经控制了他们。”

他们对此感到骄傲。有这个拳头而骄傲。而且，不顾一切，从各处，希望涌现了。（不论什么希望！建设的、破坏的希望……）希望从这种美好而丰产的种族里涌现。这个种族的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把它高举在思想的绝望以及充满狂热与虚无的田野之上。这些年轻人，已从身上阉割去自由的灵魂，似乎反而更加健康，他们全身洋溢着野兽的快乐，他们高度兴奋的骄傲在燃烧。Duce的风和“西洛哥一样，狂吹火焰与烟尘。在火山的烟云之下，趁岩浆尚未喷涌，giovinezza在收获葡萄。可是他们也许自己变成被别人收获的葡萄。谁来喝用他们身体酿成的葡萄酒呢？……

玛克的欢乐大为减色了。他的视线不能停止在这个受人提示而出现的年轻帝国的布景上；不能停止在不再知道自由价值的一些年轻人在军营生活中的轻快表现上；不能停止在没有房屋只有门面的、这些专门给外国人看的展览品上。他怀疑在这一切下面的是没有灵魂的空虚。他感到世上的热病和苦难成了他自己的热病与苦难。这个被他热爱的意大利，

---

① 束棒(faisceau)是捆成大把的棍棒，每捆中有一柄突出的斧头。本为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权力标志，后来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标志。

② Suum cuique，拉丁语，意思是“各人有各人自己的”。

他象年轻的情人一样热烈地拥抱它，看见它被奴役，受屈辱，他很痛苦，而且更糟的是它堕落到不再觉得自己受屈辱的程度！

在床上，阿霞温情脉脉地抚摸他的额头、眼睛、嘴，对他说："亲爱的，这都不是你的过错，你不用气恼！人们会以为你责怪它，就象你责怪我一样……"

她心里还有话没说出来："当我对你不忠的时候。"但是玛克惊了一下，表示他已经明白了。她身子盘曲着。"请饶恕！"她轻声说，"饶恕她①，也饶恕我！"

玛克紧紧搂着她："我比以前更爱你了，可是我觉得悲伤，为了她②，为了你，为了我自己，为了既成的事实。"

"我不悲伤，"阿霞说，"如果你比以前更爱我了（我也更爱你），那么以前的事，我为它发生过而高兴。"

"你真敢！"玛克说。

"我敢。你也要敢！"阿霞说，一边咬他的颈项。"我们不是白天鹅，它们因为弄脏了自己的双翅尖端而悲叹不已。我们是野鸭，在小溪流中钻了一阵之后，反而飞得更高。爱你的母鸭子吧！也要爱另一只鸭子（我允许你），这个意大利，它把长长的天鹅颈项埋入烂泥堆中，把黑色尾巴朝向天空，好象耀武扬威的高冠。当它吃足了它的烂泥，它的长颈项重新从水底伸出来，这只大鸟重新站直，它以后反而因此游水游得更快，在它的水潭里——"mare nostro"……什么时间干什么事，都有一定的安排：有用烂泥洗澡的时间，也有用微风洗澡的时

---

①② 她，指意大利。

间。意大利将要象我那样做。我已经洗尽烂泥，我洗了澡。我抓住你。说吧，我身上海风的气味好闻吧！”

被她搂着的玛克说：“你是缠住人不放的美人鱼。”他也搂着她说，“就连你的烂泥也有海藻的气味。”

她用她那有把握的态度，使他恢复快乐和对生活的信任。不，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意大利，神明与英雄之国土，会变成按照condottieri的命令在报纸上所表述的那样，这是为 Duce 的剧本绘制的舞台布景。在这被堵塞的嘴造成的寂静中，我们知道有最自由的灵魂，比如我们的吉亚仑萨伯爵。我们在活着的人之间还认识几位。可是我们避免指名道姓，我们只提出几位不朽的牺牲者，例如阿芒多拉、玛泰欧蒂① 以及伊卡的兄弟洛罗② 等等。黑色的暴君们以及犯盗卖圣物罪的教士们，被但丁在他的《地狱》中施以酷刑，但丁也和他们一样残酷，可是他不论在爱或者在恨中，同样放射他那金刚钻般的天才之火花，这些暴君和教士也和阿西西的玫瑰和圣方济各的鲜血一样，是同一块土地孕育的。象马戏班表演杂技似的，撕碎波旁王室的高贵的受害者的卑鄙贱民，是文艺复兴的殉道者和世界上最人道的人民的兄弟。对我们的爱来说，这块神圣的土地一直是各国人民权利的忠实宣教者——马志尼③——

① 马泰欧蒂(Matteotti,1885—1924)，意大利政治家，社会党总书记，一九二四年被法西斯党人所暗杀。

② 伊卡的兄弟洛罗，即洛罗·德·波西斯(Lauro de Bosis)。——作者原注

③ 马志尼(Mazzini,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曾加入烧炭党，被驱逐出国。一八四九年为罗马共和国的首脑。

的土地。我们的马志尼，他还活着，活在压迫者决不能使之屈服的某些被压迫者心中。玛克只要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就够了，布鲁诺伯爵的一个年轻友人，他的alter ego，在受到摧残的意大利 Mezzogiorno 的事业中，带着骄傲和悲愁的微笑，使他回想起欧弗里翁① 的英雄言辞：

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是人的青铜胸膛②。

他心中坚信，暴政的一切攻击都要在人的胸膛上碰碎。"Credo…③ 我相信！我相信意大利一定会再生。我相信生命的真理。"

阿霞说："我们是健康的。世界是健康的。不健康的要死亡。健康的活下去，健康的将要胜利。我的朋友，我们将要帮助他胜利。我们两人参加了打扫者的伟大队伍中。明天，大家一齐动手！我们来打扫各自的门前！如果在他们的门前发臭，如果他们动作太迟缓，这些lazzaroni④，动手吧，我们打扫他们的门前！如果他们不自救，我们来让他们自由……现在，大懒瓜，活动活动你那生锈的肢体吧！全身都动（快乐是力量），让我们取得快乐！"

"我拿我的快乐。"玛克说，同时抱住阿霞。

*　　　　*　　　　*

① 欧弗里翁(Euphorion)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下卷中的人物。

② 见歌德《浮士德》第三部。——作者原注

③ Credo，拉丁语，意思是"我相信"。

④ lazzaroni，意大利语，意思是"懒汉"。

快乐又回来了。一直到旅行终了，快乐不再离开他。在两个使他神魂颠倒的妇女身上，母猫阿霞和意大利的Primavera①，再没有忧虑的余地。还要用什么忧虑来麻烦自己，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该干什么。这是已经决定了的！既然决定明天他们要采取行动，只要等待明天就行了。明天会到来的。良心平静，轻松，用嘴啄食并且尝味今天的最后几小时！

他们三张嘴一同尝味。雀鸟啄葡萄从来没有象他们那样好的胃口。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种黄金的果子了(已经好久了)！玛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好的果子。这是第一次他离开法国北部。他含着眼泪说："原来真是这样？地球上确确实实有美的东西存在！"

阿霞笑了："这是对我们的恭维！"②

玛克不好意思了，道歉说："不，我没有说你，我没有说：你们。你们就是我自己，你们，我已经熟视无睹了。我说的是这一切，在周围的一切。"(他指着天和地。)

"得啦，我的狼，你用不着道歉，"阿霞说，"我满知道，即使我比现在更丑十倍，比起最漂亮的女子来你也会更爱我。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因为你坚决要我，我也坚决要你，你爱什么就看什么吧，瞪大眼睛看！你的阿霞不会嫉妒的。而且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和这些少女中的一个亲嘴，她们有炯炯发光的眼睛，头上顶着篮筐，象胜利女神一般走在路上，两只坚

---

① Primavera，意大利语，意思是"春天"，此处指安乃德。

② 阿霞的意思是说，玛克没有把她和安乃德算在美的事物之内。因为她们两人都是属于北国的人。而且玛克天天看见她们，从来没有被她们的"美"所感动。

硬的乳头，象竖立在船头的盾牌！你从她们的嘴上给带回橙子的味道……”

她加上一句：“或者洋葱的味道……这没有关系，我不会嫉妒一个果子。你的嘴是属于我的。让你的嘴享乐吧！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在意大利他们愈向前走，就愈兴高采烈。越过亚平宁高原之后，这种兴致达到高潮。当他开始踏上弗洛仑斯的土地时，两位妇女就先窥视玛克的激动心情，欢欣的程度，超过了预先的估计。当玛克走进用大块方砖铺地的狭窄胡同时，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两边是高堂大厦的挺拔整齐的高墙，贵族府的尖塔象一把出鞘的宝剑似的耸立着，刺穿天空。首先是恐惧。他不对人说。匕首的袭击。他双腿发颤，背靠在墙上。接着犹如鲜血从伤口喷涌，赞美的心情冲口而出。两位女伴笑着：她们看见的只是美。关于Quattrocento文艺复兴时的屠杀①，关于埋伏在每一个墙拐角后面的死神，她们眼睛接触到只是艺术化的长袍、精工制作的骄傲的锁子甲、几个世纪以来陈列馆的看守们擦拭兵器上血渍的Armeria②。可是玛克，象灵敏的狗，一下子就闻出锈迹。血就是血。血是没有年龄的，这是不是马泰欧蒂的血？在一个广场的角落上，安乃德指给玛克看，上帝的代罪羊萨沃纳洛勒③被焚毙之处……

---

① Quattrocento，意大利语，意思是“十五世纪”。译者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权思想，与保守反动的神权统治，曾经有剧烈的斗争。

② Armeria，意大利语，意思是“武器库”。

③ 萨沃纳洛勒(Savonarole，1452—1498)，政治家，宣教者，因触怒教皇而被处死刑。

在黑色宫殿的正面墙上，象肉店用的铁钩上，曾挂过谋反者们的头颅和被肢解的尸体……在教堂里的墙上，有那些Duci condottieri、那些大屠夫们的画像……两位妇女笑着，就象在陈列馆的绘画和壁画上那些瘦削的金发少女，长腿摇摇摆摆象芦苇似的，头太大，茎太细。玛克笑了。他也笑了……生活是美好的。人们原谅生活有时太残酷，当天空放在它的额头上，如同放在无情的宫殿顶上，那用紫堇花扎成的王冠。在这额头下面，发烧的眼睛象嘴巴一样，妍丽如花。在这样的嘴中，说的是托斯卡纳①地方的音乐一般动听的方言。于是，为了使天空、艺术和美丽身体所引起的陶醉更完美，来一顿美餐，喝一瓶清新温暖希昂蒂②的fiascho③。玛克丝毫不是克制饮酒的人。他的两位女伴，挪亚的女儿，也不戒酒。他们感谢一切美好的东西。

可是晚上，当他们回来时，游荡一天后感到了倦乏和快慰，假如他们的脑袋摇摇晃晃，那是由于他们的眼睛喝了酒，比喉咙喝得更多，喝的是这一天的晴空朗日。在他们两间打通的房间里，他们让门开着，继续聊天，从这张床到那张床，母鸡和她的小鸭子们一直谈到沉沉入睡。然而有时在半夜里，安乃德起了床(她很快就睡够了)，她悄悄地，光着脚，到窗口去吸饮美妙的星空。她几小时之久地待在那里，在麻木的神往状态中，一直到破晓的寒冷使她觉得凉飕飕，她只好回到床

① 托斯卡纳(Tascane)，意大利中部地区，处于亚平宁山脉的东南，首府是弗洛仑斯。

② 希昂蒂(Chianti)，托斯卡纳地区锡耶纳的山区，盛产美酒。

③ fiascho，意大利语，意思是“美酒”。

上去。

有一次，玛克去和她会合。那是他们动身的前夕。他们准备在第二天晚上登程去罗马。在永恒之城逗留五天。接着，就回法国。玛克走近她，没有让她瞧见。他把手放在母亲的手上。她惊了一下，急急忙忙地道歉，好象一个在干坏事的孩子被人抓住了。她说："不要责备我！这样美好的夜色，睡觉简直是造孽，生活的时间已经剩下这样少了。"

他不抗议，合乎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礼貌。他不说："你生活的时间不是很短，而是还很长……"他只说："那倒是真的。"（到了第二天晚上，她重新想起这句话来……）

可是他去找了一件斗篷，很温柔地披在母亲的双肩上。那时，她已感到夜的凉意，打了一个寒噤。他握住她的手，他们这样待着，静观夜景和他们自己的思想。从最高一层楼的窗口，他们看见弗洛仑斯的屋顶，在林立的屋顶之间，突出来若干钟楼和矮而粗的圆顶教堂，支撑在弧形的石柱上，好比一个极其庞大的昆虫，准备跳跃。从地面上，传来水池中潺潺的流泉声；象公鸡一样，时钟每隔十五分钟，互相传递一次呼号，不倦地报告光阴流逝。在街上，极少的行人脚步声在石板上响。从邻室（安乃德和玛克微笑着）传来阿霞的轻轻而果断的鼾声。安乃德问她儿子："我的大孩子，现在，你幸福了？"

他回答说："我的大姐姐，谢谢你！"

"谢我什么呀？"

"谢你给了我生命。"

她的心里洋溢着欢乐："那么说，归根结底，你不后悔这趟冒险？"

“做一个男子的冒险？”他问。“不。话说到底，贫困、耻辱、残暴，再加上到头来以死亡结束，这一切都值得去经历一次！……Dimicandum① 真美，真好。”

“内心充满和平。”

“和平在战争中。还有良好的战友，象这两位……”

他指指在睡觉的那位。另外一个，他用臂膀抱住她。安乃德说：“倒下去的那个人，由另外的两个人把他抬到目的地。”（她想的是她自己。）

玛克说：“一言为定！战胜的那个人，是为了三个人而胜利。”

安乃德傲然说：“为一切人。”

玛克快乐地笑了。他狂热地吻安乃德，她也用拥抱来回答他……

一阵赤脚的窸窣声。一个讽嘲语音轻轻地说：“当场捉住！”

两只手象钳子似的紧紧按在他们丰满的背上。那是母猫来了。她说：“多不害臊，安乃德妈妈在诱惑我的丈夫放荡。见女人便追的家伙！你愿不愿意回到我床上去？”

但是他们把她挤在他们两人之间，三个人披着同一件牧羊人的斗篷。阿霞挑逗这个，又挑逗那个。那两人都搔她痒……但是他们三个人都不动了，面对好象在屋顶上飞跑的曙光。阴影逃向了各个角落。忽然，一道金光使一个圆屋顶上十字架的尖端光焰四射。白昼喷薄而出，已经来到。

---

① Dimicandum，拉丁语，意思是“要搏斗”。

*　　*　　*

他们从旅馆出来相当晚了。他们说定了在这最后的一天什么也不要错过。但是他们上床之后又睡着了，而且大睡懒觉。玛克和阿霞互相搂抱着醒过来，听见钟敲十一点，吓了一跳。不过，"说到末了"，象妈妈所说，他们不认为时间是浪费了。

安乃德没有等待他们，她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和他们约好，十二点欠几分钟在圆顶教堂内部见面。他们到那里去寻找，最后发现了她在阴暗的角落里，在主要神坛的阴影中，在名画《放下十字架》脚下。在米开朗基罗一切名画之中，这幅画对安乃德的心灵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她到这里来向这幅画告别。他们拉着她走。阿霞对米开朗基罗没有很大的兴趣（她对艺术兴趣也不大）。她以不屑理睬的神气噘起嘴唇，对这些包裹着半阴影、象包着蜘蛛网似的石头产品表示反感①。蜘蛛在上面，藏匿在教堂圆顶的深处，挂着庞大的触角。

"够了！走吧！"阿霞说，匆匆忙忙地领着他们出来。面容激怒的神在这洞底里窥视着，在这种场合她向来感觉不自在。

玛克说："魔鬼不喜欢祝福的水。"

"我喜欢自由的水，"阿霞说，"地上的水，阳光照耀的水。谁愿意谁喝神圣的洗脚水！"

"你更喜欢葡萄的水？"

"那是上帝的血，"这女魔鬼大言不惭地说，"喝酒去吧！"

---

① 包裹着蜘蛛网似的石头产品，指教堂建筑的内部。

他们高高兴兴地去午餐。他们在阿尔诺河①畔选中一家trottoria②。一边走路，阿霞取笑安乃德对阴暗角落的留恋和信教的虔诚，她说，如果她早知道她有这种习惯，她不会和她结婚。阿乃德说，为了更好地欣赏光明，阴影是必要的。

“痛苦是必要的，为了更好地享受快乐，我知道这句老生常谈，”阿霞反驳说。“Durch Leiden Freude…谢谢！我更在乎不搀水的快乐，好比纯酒一样。我的脑袋够结实，受得住。我不愿意在我的酒杯里有眼泪。我的纯洁的玛克……”

“你的玛克，你的玛克！就会霸占！两人平分！他是从我的酒槽里出来的酒。”

“我在这一切之中演什么角色？”玛克抗议说。“这多么让人见笑！闭上你们的嘴，两位长舌妇！我很愿意被人喝，被人吃，但是至少被人类的‘大喉咙’③吃喝。”

“人类就是我，”馋嘴婆说，她又加上一句，“开个玩笑，我的狼，可是你有理。也就因此我们爱你。我并不是一个爱独占的人。我愿意我的玛克是为大家的。让他们把你吃掉，那些饥饿的人！但愿我们三个人一同被人喝，被人吃！”

在Ponte Vecchio④上，两位妇女停留下来，在店里购买

---

① 阿尔诺河(Arno)，意大利河流，流经弗洛仑斯、比萨，注入地中海。

② trottoria，意大利语，意思是“小餐馆”。

③ 大喉咙(grand gousier)，典出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大喉咙”是一个贪吃的巨人。

④ Ponte Vecchio，意大利语，意思是“老桥”。老桥是当地很有名的桥，架在穿过弗洛仑斯城的阿尔诺河上。在桥上，两边摆满出售纪念品的棚子。

纪念品。镶嵌工艺品，精装书。阿霞想买珊瑚角，为了驱逐邪恶的眼光。虽然她在笑，说不定在她杂乱的灵魂深处，她不见得不相信辟邪的作用。关于宗教，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但是迷信却要多少有多少！这是一种游戏。可是要做好游戏，必须把游戏当真。正当她在盒子里东张西望时，她看不见周围邪恶的眼光在逡巡。玛克，不跟她似的眼睛忙于看自己的手指，注意到在桥头有几个黑衫党人，有几个年轻的人在守望着。其中几个人在巡逻。当他们走过他背后时，他们仔细打量他。他无意中发见他们中间有两个人用眼光在指点他。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他的两个女伴。要是在别的时刻，阿霞也许比他先看见这些人，而且认出他们，因为和这类面孔迎面相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可是珊瑚做的吉祥物，有如另一族类的神明，遮蔽了她的眼睛，把她领到圈套中去。

买完东西以后，两位妇女和玛克回到桥头；他们正和担任守望的那伙人面对面交叉而过，玛克和他们互相打量了一眼。阿霞正在叨唠她买来的那些小玩意儿，忽然把话停止，已经走过去又回过头去看，她相信看见了（幻觉！）在出租汽车中坐着那个卢加诺的“oldman”①，布欧纳弥哥的心腹。她视线跟着出租汽车走，车子走了几步远就停住了，她窥视着。可是没有任何人下车。当她向后看的时候，jettatura② 又一次欺骗了她，恶运正在前面发生……

他们沿着隆格诺·阿西亚乔里河岸向前走，那时从一条路的拐角处走出来一个上年纪的人，灰白的胡须，稍稍伛偻，

① old man，英语，意思是“老头子”。

② jettatura，意大利语，意思是“邪气”。

有着知识分子瘦削而神经质的面容，近视眼，带着眼镜。他一边走，一边向四周惊慌不安地环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走在老者的前面。少年的敏锐目光，正在他们冲过来的前一秒钟发现了埋伏着的黑色鸟群。少年转身跃退，奔向他的父亲，努力把他拉到一所房屋的门洞里。然而整整一帮匪徒，大声呐喊，扑向他们。霎时间，那孩子被撞到十步之外，滚倒在地上。老人被他们包围，挨耳光，眼镜在眼睛上被打碎，肚子挨了一脚，他身子弯成两段，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手紧紧抓住身子，大声呼号。一个暴徒，一边大叫大骂，一边举起棍子。那少年已经爬起来了，赶快跑到他父亲面前，想挡住棍子。棍子打在他举起的手臂上，手臂咔嚓一声折断了，象一根树枝，他倒下了，被人野蛮地践踏，并且拉着他的颈项，拖到河滩上，要把他象一条狗似的抛入水中。

这一幕有声电影象旋风似的飞快展现着，阿霞还来不及注意玛克。当她想到他时，他刚猛冲过去。

他们一群三人，孤立在路上。所有的行人都心惊胆战地逃跑了，或者远远地躲着在观望。一个高级军官，上了岁数，挂着勋章，坐着汽车从暴徒身边、从喊救命的孩子身边经过。扭过头去不看。司机加快车速，开走了。玛克大喊："卑鄙！"

他的心比他跳得更远。他还没有来得及想他要干什么，已经冲到黑衫党人中间，他象一颗炮弹似的冲破他们的行列。他从他们的爪子中，把那少年夺下来，少年的上半身已经悬在栏杆外边。但是时间不长。几乎立刻，玛克把被他救出的猎物放在人行道上。他自己瘫倒在地上，双手按在自己的左胸上。

一个大个子的法西斯分子，比他高半头（就是在桥上打量他的那个人），下颚样子残暴，用两只手把刀子从下向上，插入玛克的胸膛。两位妇女看见了这一袭击。安乃德身体摇晃了，这一刀和扎在她身上一样。阿霞蹦跳过去，象一只豹子，扑在她丈夫身上，保卫他。她的十个指头狠抓屠夫可憎的脸，挖了他的眼睛。旁观的人等着看她被杀死……可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有一个人一直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监视着这一幕戏，而且似乎在领导一切。他已经跑过来了。他说几句话就行。一下子，一伙匪徒都走散了。在玛克和阿霞周围空无一人。他们两人单独待在阳光下。而群众，现在站在距离三十步远的地方，看着。

玛克死了。一刀就把他扎死。他的双手合并在他的心脏上。滚滚的鲜血从他指头缝里流下来。脑袋仰躺在铺路的石板上。他的张开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东西了。在鲜血的帷幕下面，托斯卡纳的天空，深深地刻印在玛克的眼中。

在十五步外，安乃德单独站着，遍身瘫痪，两只空洞的大眼瞧着玛克，向他伸着双臂，呼吸阻塞。呼吸恢复了，象一架破旧的风箱，呼噜呼噜响。群众在她背后，听见她喘息。可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扶一扶这个母亲。她开始走向儿子。可怜她的两条腿和石头一样，每一步都要她付出超人的努力。

她走到俯向她亲爱的人、在他血泊中的阿霞身边，把她推开。自己坐在血泊中。她双臂抱起死去了的儿子，紧紧抱住他，把他放平在她的双膝上。于是，突然，她的全部生命，以及全部痛苦，随着生命都涌上来了，好比化冻的河水。她抬起脸来，朝向冷酷无情的、空洞的天宇，她大声喊叫。象一个科西

嘉岛上的“号叫女”① 一般哀号。群众默默无言，感动得呼吸急促。但大部分人的激动是戏剧性的。阿霞深受震动，停止了她的呜咽，静听安乃德的lamento，母亲在呼唤儿子：“回来吧，回来吧！你不要走，我的孩子！……”

她恳求他，她坚决要求别的母亲们救他，要求深不可测的生命源泉救他；她想和俄耳甫斯一样，到阴间去寻找儿子。她亲吻他，她把嘴放在他流血的伤口，放在胸部的流泉上。于是令人断肠的悲诉，滔滔不绝地从染满鲜血的口中出来。然而，从眼睛里没有掉一滴泪水……

这时，警察登上舞台了。在几分钟之内，群众被清扫到桥的那一边去，四面八方交通都断绝了。一辆出租汽车飞速地从波·S·玛丽亚路口开来，停在两个妇女和被害者的尸体旁边。从车上走下一个人，仿佛是导演。不戴帽子，神气刻板而隆重，表示了官样文章的哀悼之后，他一直走到安乃德身边。在他的指示下，两个人俯身去抬死者的遗体。于是，lamento戛然而止。安乃德注视着“敌人”，把他推开。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远方回响，于是她听清了那是西尔薇粗犷的号叫，在巴黎的街道上，她对着摔死的女儿② 哀号。一种可怕的安静进入她的心胸。她不再说一句话，站了起来，用眼光招呼阿霞。

---

① 原文“号叫女”用引号，并用斜体字，疑有出典，但没有查到。按法国少数僻远地区，还保留古代风俗，丧葬时雇用妇女为死者哭号，表示哀悼，称为“哭嚎女人”，疑为“哭丧女人”之别称。按古希腊陪葬陶器的装饰画中，也有哭丧女的形象。

② 摔死的女儿，见《夏季》。——作者原注

译者按：见《母与子》中译本上册397页至399页。

在阿霞帮助下，她抬起儿子、情人、亲爱的人。她抬他的双肩，阿霞抬着双腿。她一眼也不瞧主动来帮忙的人，推开他们，把尸体放在出租车内。她把尸体放平。阿霞上车。她正要上车的时候，在警察筑成的人墙后边，发现被袭击的老头和少年，她的儿子是为了他们而死的。他们用挨了打、遍身是血和污泥的狗的那种求饶的眼色在瞧着她。她严肃地向他们点头招呼。她的悲惨的平静似乎说："这很好。"

出租车开走了。

在旅馆内部，走廊上，楼梯上，没有一张人的面孔。警察把当地清洗了一遍。在屋顶下的房间里，她和她儿子看见太阳升起的房间里，现在照耀着一个杀人的太阳。安乃德擦洗了儿子的尸体，缠上绷带，给他穿好衣服。她不许任何别的手接触那神圣的肉体。只有阿霞……但是阿霞一点忙也帮不了。虽然她是习惯于看见死人的，但在这次事件打击下，她完全垮了。她一看见亲爱的人的遗体，立刻就倒在上面，一边抽噎，或者发狂似的吻遗体。为了结束对遗体的擦洗，安乃德把阿霞关在旁边的房间里。洗完以后，安乃德去把门打开，她发现阿霞站在门口，精疲力竭。安乃德把她和衣放在床上。麻木的阿霞，听人摆布。她一阵昏迷，一阵狂怒，交替出现。

在房间的周围，一片沉寂。一切都组织好，让这两个女人和外间完全隔绝。没有一个人来看望他们。她们被严格监视，不让任何人和她们说话。凶杀案的两个幸免者，父亲和儿子，想设法来向她们表示感激，可是毫无办法。她们根本不知道。报纸上一字不提这件事。法医来了一下，做个样子而已。接近黄昏时，意大利官方人物也出现了，来表示吊唁。安乃德

昂着脑袋接见他们，态度平静而严厉。她有魄力一点也不露出她的情绪来。阿霞不得不躲在邻室，为了不露出她的怒火。扑在床上以后，她使劲咬床。法国领事也姗姗来迟地出现了。他记录了当事人的诉状，和安乃德商量好关于入殓、起灵以及动身等问题。安乃德本来想一天也不多待。但是一切手续使她一直滞留到第二天晚上。

因此她不得不在杀人的城中再过一夜，石头的城市，多少世纪以来，舔了被杀害者的血。（艺术之花是从这些血中萌芽的…… 在此时此刻，安乃德恨不得把花践踏在脚下！……）阿霞一再要和安乃德一同守灵。她跪在死者的脚边，吻死者的脚。她喃喃地断断续续说着单调的祷词，有时提高调门，有时中断。最后她沉睡在思想的黑夜中，面颊挨着玛克的一只光着的脚。安乃德坐着，上身向前倾，用她的干枯的眼睛注视着深渊。到处都是黑夜，在上边，在下边；在外边，是夜，在里边，也是夜，黑色的翅膀抓住她，在空中翱翔。她本人也是黑夜。

白天又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Post mortem…① 一个陌生的太阳，他的眼睛没有见过。安乃德现在属于另一个世纪。

但是她还没有到闭上眼睛的时候，她直挺地躺着，和他一样，双手合在心窝上。还有责任没有尽到。她洗了脸，穿好衣服。她照顾阿霞吃点食物，不吃也得吃。她强迫阿霞吃。阿霞拒绝，边吃，边哭，吃了自己的泪水和早点。到末了，她心中作

① Post mortem，拉丁语，意思是“死后的”。

呕，把早点都吐出来了。双层的棺材很早很早就送来，人们要用铅做监牢，封住尸体。阿霞逃到楼道上去了，象一个迷路的人，用双手捂着耳朵。安乃德拒绝走开。她瞧着自己的孩子被人封闭在棺木中。她闭着嘴对儿子说："不要害怕，我的孩子，我在这儿……"

这以后，他们三个人单独在一起。把百叶窗整天关着。他们不动了。儿子，母亲，妻子。他们三个人都躺着。安乃德把阿霞放在她的床上，挨着她。阿霞不能独自待着。她抓住阿霞的手，两人肩并肩，都仰面躺着。由于悲痛而昏昏沉沉的阿霞，听着街上的喧闹声，感到遍身麻木，或者被房间里的一个大苍蝇凄惨的嗡嗡声扰得不得安宁。安乃德的手加紧抓住她。安乃德张大眼睛，对着视而不见的天花板，回忆和玛克一起度过的全部生活。

晚上，火车在十一点以后开动。两位妇女在月台上找到法国领事。他把她们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一直看她们上了车，才离开她们。她们两人包了一个车厢。安乃德俯身到车门之外，和领事告别，这时她又一次看见，那个被玛克援救出来的断臂少年被警察拦在外边。他居然进了月台，但是人们不许他靠近火车。安乃德向他挥手致意。她向领事表示她要和那孩子说句话。警长勉强让少年走近火车。他急忙登上车门前的踏脚板，哭泣着吻安乃德的手。他滔滔不绝地说一大串安乃德听不懂的话。但是他们不需要说话。安乃德收回她的手，把手放在少年的头上，于是她高声说，使在旁的见证人都能听到，她把孩子委托官方来照顾，她又请求领事以后把孩子的遭遇告诉她。她愿意在她离开之后，尽可能不让人对孩子施行

报复。

火车头鸣笛。人们也不一定要这一幕延得太长。安乃德坐下，披着黑纱。在黑夜中，列车向前开行。

第三部

神圣的道路

这些日子，西尔薇身体不大好。她身体不好已经很久了。可是这天早上，她觉得精疲力竭。四肢沉重无力，她连站起来都有困难。往昔，天一亮，她那种精神抖擞的劲头，现在到哪儿去了呢？那时，眼皮还没有完全张开，她精神已经一蹦而起，撇开睡眠，同时掀起被单，两条光着的腿伸到床外，在地毯上，两只小小的脚踮起脚趾…… 今天她一起来就软绵绵地坐下，有气无力，连披上一件睡衣的一点点力气都没有。身上既是汗水淋漓，又打寒噤。她费了很大的力气洗脸擦身，而且分几次洗。倒不是她缺乏体力到这程度，而是缺乏毅力。往昔，每一个动作都是不假思索地完成的，一个动作带动另一个动作，不需要她费力去想，可是今天每一个动作都要求她一鼓作气。她举起一条手臂整理头发，手臂落了下来，或者僵住在头上不动了。她必须随时对自己说："走吧！前进吧！……"

这是令人厌倦的。而且稍微用一点力，就喘不过气来，……她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发黄的脸色，在梳子上，一团团的乱头发（头发掉得真多！），鬓脚上的头发已经灰白。她露出藐视而且怜悯的微笑，在无情地判决她的衰老的身体——这

块可怜的用烂了的衣料时，她的精力恢复了。她毫不留情地观察松散了的网眼。当她的手摸自己的肚子时，她感觉到尖锐的痛苦，仿佛一把刀子在往里扎。她支持不住了，赤身裸体地坐在浴缸的边沿上，身子弯成两截，双手按在伤痛处。痛苦一直往深里沉，消失了。可是西尔薇老是坐着不动，跟着身体深处的抵触感觉。最后，她站起来，用手抚摸左边大腿，在膝盖周围有点儿肿：雪白的皮肤很光滑，绷得紧紧的，整条腿沉重得象石头似的。毫无疑问，身体的倦乏感是从这儿来的。但是，这阵子，如果没有刺痛她的慌张情绪，困乏的感觉不算什么。她无法对自己解释，没有任何理由。事情的经过都是应当如此的。她老了。她的精力、健康、生命都在消失。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当人知道为什么，而自己身体又是这样垮了，那是出于自愿而垮，因为过分地享乐了，你不用牢骚满腹，因为你的钱没有白花。西尔薇对值钱的货决不讨价还价，她在做买卖时也不让别人对她的货讨价还价。花钱她可在行！……那么为什么这样颓唐呢？

一整天，她没有出门。住处空寂无人。佩娜岱特和她丈夫利用圣灵降临节的假期，坐了自己的汽车出去跑几天，一直到巴约讷①。西尔薇面对一只打开着的抽屉发呆，一边整理，一边任陈旧的信件掉在一边，看了一行信就遐想起来，忘乎所以。额头上，两道眉毛之间隐隐作痛。这个痛的感觉陪伴着她。空洞而漫长的一天过去了。她想必有时打一阵瞌睡。时间飞快地流逝；她觉得遗憾，不安。她真想把时光留住。有人

① 巴约讷(Bayonne)，法国西南部城市，濒比斯开湾。

把晚报给她送上楼来了。她在床上不慌不忙地打开报来瞧。她的漠不关心的眼光把社会新闻走马看花地瞥了一眼。在“最后消息”栏中，五行简短的新闻：

在弗洛仑斯，一个法国人被暴徒杀害……

她没有读这条新闻(她相信她一句也没有读)，除了第一行之外。她不关心这个消息。她关上灯。她是这么疲乏，把摊开的报纸撂在床上…… 睡着了。没有形象的深坑…… 也许这个无定形的形象仅仅是一种对一个接一个、没有间息地烦扰着人的众多形象的残余？人好象装在一个袋子里，捆缚着，抛掷在空中，没有空气，没有光亮，没有手，没有喘息，也没有眼睛…… 整整一夜，她就是这样被卷走。她想挣脱出来，挣裂捆袋子的绳索，接着精疲力尽地倒下，有几小时之久。

当她终于逃出来之后，她把灯捻亮，看了看时间，还不到半夜十二点：她只睡了不到一小时。一种不能忍受的焦急心情，噎住她的嗓子。她拿起一本书来想看。她的视线却转向摊在床上的报纸。她又拿起报来。没有故意去找，就又瞧见“那个法国人在弗洛仑斯……”这一行字。往下读：“Ribière① …” 不觉心头感到抽紧了一下。这时她想起来，第一次她似乎已经读到这个名字。她手里拿着报，顿住了。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音，明明写着：“Ribière… 在与黑衫党人争吵时，被杀死在阿尔诺河畔。”她耸耸肩，扔开报纸又关上灯，设法使她的思想中也出现安静的黑夜。她以为出了什么

① 安乃德和玛克都姓Rivière(李维埃)。报上的报道，搞错了一个字母，将 v 错写成 b。

事呢？……

"蠢货！…… 你就会无中生有……"

明明白白是个"b"……她在枕头上翻了个身…… 无论怎么说，知道她侄儿和她姐姐都在瑞士，这使她放心……谢谢上帝！这天夜里，她需要不止一次地重复这句话。理智是被说服了。可是本能没有被说服。她不承认每次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她连呼吸都停止了。

天又亮了，她一夜没有合眼。可是她呼吸得舒畅了一点。没有收到一个电报。坏消息来得总是很快的。

收到的不是电报，是一张明信片。消息是好的。可是有时好消息比坏消息更为可怕。明信片上的邮戳写着"弗洛仑斯"，这是玛克给她写的！……在西尔薇眼睛前面涌上来一阵热血。她什么都瞧不见了。而且腹部痛苦又一次象尖刀似的扎她……她在雾中挣扎。她想读明信片。但必须等热血的浪潮平静下去。她的双手发颤……

玛克给她写信。这么说他是活着。什么日期写的？前天。在信中，玛克显得欢乐、温柔、调皮。他和他的老朋友很亲热地开玩笑。他寄来的是一张花名片，珍藏在勃勒拉博物馆①中的，克里威利②的名画《烛台边的圣母》。那美丽女子年轻、健康、面貌端正、清秀，表情稍微冷淡一点，她果断地噘着嘴，坐在华丽而有田园风味的华盖下面，挂着一串串的果子。她有秀丽壮健的手，修长的指头正在把一个梨递给孩子。

---

① 勃勒拉博物馆(Musée Brera)，米兰的著名博物馆。

② 克里威利(Crivelli，约1435—约1493)，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之一。

这顽童（巴黎的那个顽童）①写道："你认出你自己来了没有？"

（那倒是真的，这个圣母和西尔薇有点象。从前的西尔薇！难道玛克眼中的西尔薇还是这个样子？）

玛克还写道："在你的宝座四周，有你的胜利②。所有这些梨，是不是都有很多的汁水？放在你脚边的小小烛台，那就是我。"

（亲爱的淘气鬼！他把这些话写在明信片上！）

他还写："不！不要翘着下巴生气！请原谅！我疯了。这黄金色的太阳使我陶醉。还有人们看见的一切：这些古老石头建筑、初放的鲜花、这些往昔的和今天的美丽姑娘们。啊，这一切是多么美！生活多么美好！亲爱的老朋友，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同来？我是多么想念你！当我在名画中瞧见你，我差一点要去和圣母亲吻了。但是我没有告诉阿霞……把你的下巴伸过来吧！……"

对，这个疯子，他想必把太阳当酒喝醉了。他是多么年轻！听他讲这些话，我们都觉得年轻了不少！……西尔薇，一边笑着，伸出下巴，她亲了明信片下的字迹……

接着，重新又是阴影和焦虑……她把明信片上的日期和时间和报上所登的日期时间作比较……

"不！不可能的！……光是这样去猜想，就是罪行！……要不然，难道从昨天早上以来，我会接不到一点信息？老疯婆

---

① 顽童，指玛克。

② 圣母的"胜利"，见基督教典籍《圣处女传记》。这是影射西尔薇年轻时在社交场上的得意史。

子！……”

*　　　*　　　*

可是，一分钟后，她起床了。她急急忙忙地穿衣服。她的发烧的手指，生平第一次，在系扣子时把扣子弄错了。没有时间喝咖啡（这是早晨起床时的仪式）。她出门去了，把弗洛仑斯寄来的那张明信片塞在怀中，贴着皮肉……“疯婆子”，她是疯婆子。因为，不顾她腿肿的威胁（她对疾病是内行的，她知道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她要徒步登上蒙马特尔①山顶，为的是到教堂中去祷告。这是她许下的愿。她咬紧牙往上爬，拖着她身后的大铁球。到最后，她双手抱着腿，一级一级往上爬，一直爬上二百二十五级阶梯。她很可能跪着用膝盖爬上去，假如她不怕跪下了再也站不起来。她精疲力竭地到达小山顶上。在一尊圣处女塑像前，在跪凳上，她倒下了。她祷告着，祷告着。但是她老说不完祷告词。她索性把话打断。从她的口中，在说话的中途，吐出单调的、一再坚持的、不容否定的断语："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我要他活着！……”她想对女神发号施令。她反复说这一句，一直到精疲力尽。于是她不得不中断一分钟，喘一口气。她觉得脑子空空，心里干枯。她抬眼看那个俯身向着她的圣母，于是她想起另一个圣母，和她自己面容相似的那个。她丝毫没有想到这种比较是亵渎神明的。她和圣母平起平坐地说话，好象对镜子里的自己面影说话。她对圣母说："我要，我要。”

---

① 蒙马特尔(Montmartre)，巴黎市区内的丘陵，在山顶有圣心教堂。

仿佛她处在圣母的地位，站在台座上。可是对方始终很忧伤，显出坚忍的样子，双手摊开着。她不愿意……在下面的西尔薇怒气上升，责备对方。她又开始急促的嘟哝，说一句，顿一下，加强力量："他活着，他活着……"

她试图收买上帝。她献给上帝一笔钱，以及一些荒唐的东西：承担虔诚的、或没有虔诚意图的义务，毫无意义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苦行，惩罚性的额外修行措施以及不适当的精神折磨……这一切，上帝又能有什么用处？……她自己也有这样的印象，她说："可是，难道我能知道什么？你说吧！不论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去干。"

于是，她堕入勉强做作的自谦自卑的深渊。但是她一倒下去就碰到土地，她的卑谦的深渊不能有多少深度，她重又回到自己的枯干的灵魂面前，她的火烫的自我不能忘掉自己。于是她用手指抓挠这一切，为了从这一切之中喷涌出一股信仰的泉流，溅到睡眠者① 的脸上，对能够然而不愿意办的那个人，让喷泉强迫他按照她的意志去办。但什么也没有喷射出来，而且睡眠者照旧在睡眠……

他没有睡……西尔薇觉得他眼皮半张半合地在窥视她…… 于是突然间，她象受了雷击一样，想："这已成了事实！……"②

呵！不是由于他，这个僵化的人，无能为力者，闭口不言者！只要看那个脸色惨白的求情者，那个接受请求和传达答语的女人。她的沮丧的神气，她的一双失败者的手：

---

① 睡眠者，指上帝。

② 这已成了事实，这是说，西尔薇突然感到，玛克已死。

"我无能为力！……"

"那么为什么人家向你祷告呢？"

西尔薇猛一下推开她的跪凳。她站起来的时候，把跪凳碰倒了。可是她没听见凳子倒下的声音在庙宇中震荡。她在她脑袋的雷声中，只听到可怜的道歉声："我无能为力。这是命运……"

"而你自命为上帝！…… 说谎者，说谎者！命运，狗东西！狗！……"

她高声说。幸亏周围只有几个虔诚的信徒。人们听到的只是闹哄哄的声音，听不清是什么。教堂管理员远远地听到闹声赶来，只见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走出来，旁边的椅子被她碰得乱七八糟。

西尔薇重新出现在死亡的天空下面，在周围的死亡的城市上边①。她重新跌跌撞撞地走下陡峭的"七痛"② 梯阶。这时痛苦又加了一个！她用劲抓住栏杆，怕滚下去……她可能相当快地就滚到了底下！她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很奇怪，现在她心中已经没有一点怀疑的影子。事实上，她所知道的并不比刚才她登山时知道的更多……她什么都知道！用不着跟她辩论……她愈往下走，她对山顶上那些人的怨愤渐渐消除了。他们什么也不能办到，他们和她一样是战败者——就象所有这些她看见他们正在往上爬的可怜的白痴一样，正如

① 这时西尔薇在蒙马特尔小山上，所以说在天空之下，城市之上。至于"死亡"的天空和城市，说明她当时心情恶劣，阴暗。

② "圣处女的七大痛苦"是天主教修女的宗派名称。典出天主教文献《圣处女传记》。

一小时以前，她往上爬一样。不过她很想对他们喊：

“不要上去！上面的人连帮助自己都不能。他们怎么能帮助你们呢？你们明明看见他也死掉了，那个‘妇女’之‘子’①，他们的天上的‘儿子’！”

她愈往下走，和她的愤怒渐渐消失一样，她身上剩下的一点力气也消失了。她拖着脚步走。

使出了无法想象的全身力气，她好不容易走回了家，虽然她的固执的骄傲从不肯求人帮助，但也不得不对在门口闲逛的看门妇人说：“布瓦罗太太，您能不能帮助我上楼去？”

那个老实的女人对她说什么，她一点也没有听见。然而到了三层楼的楼梯口，她发现了乔治。乔治在等候她。对这一点，她是肯定的。

乔治穿一身黑，她在哭泣。西尔薇不哭。她说：“是你吗，乔治？”

她辞谢了布瓦罗太太。此人倒并不急于走开。西尔薇说：“等一下，我找我的钥匙！”

门打开，她们进屋，把门关上。当她们两人单独在房中，旁边没有别人，乔治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她伸出双臂，结结巴巴地说：“西尔薇……西尔薇……”

西尔薇回答说：“是，是，我知道……”

她顺势倒在安乐椅上，脸色灰白，精疲力尽，两眼闭着，差不多象死了一样。

于是她说：“现在，你讲吧！”

---

① “妇女”，“儿子”原文均用大写，指圣母和耶稣。

* * *

乔治在瑞士接到了安乃德的一个电报，给她一个任务，对西尔薇做接到噩耗的思想准备工作。她是带着孩子乘夜车回巴黎的。一到巴黎，她就跑到西尔薇家。可是使她惊愕不已的是，她发现了一个已经有准备的西尔薇。一个不吃惊、不喊一声、不掉一滴泪的西尔薇。一直等到乔治倾吐年轻人的大量悲伤、大声哭泣、泪下如雨、都发泄了之后，她才发现西尔薇闭着眼睛，面色发青。乔治害怕了。她抓起西尔薇冰凉的手，摸摸她的额头，探探她的心脏，把她紧紧搂在自己怀中。西尔薇一直不哼一声。可是她张开眼睛。她注视的却并不是乔治。

乔治身强力壮，抱起西尔薇来，把她抱到床上，替她脱去衣服。她看见西尔薇下半身发肿，于是她准确地估计了危险性。在做别的治疗以前，她先给病人用绷带缠好，让她伸躺在床上。西尔薇一动不动地任凭乔治摆布。可是乔治白费力气也不能从对方口中问出一句答话来。她坐在病人的床头边，陪伴着她。她把孩子放在家里，可是她又不愿离开病人，乔治不知如何是好。西尔薇看出她的为难来了。她提起精神瞧着乔治，对她说："孩子在等你，去看孩子吧！"

"可是我不能让您一个人在这儿！"

"我已经习惯。"

"但是，如果您需要救助？"

"我按照我一惯的做法：我忍着点儿就是了。"

"但是您不应当活动。"

"我决不动，我象他那样不动。"

乔治吃了一惊，她的年轻的眼泪又流出来了。她把自己的湿漉漉的面颊去擦西尔薇的面颊。西尔薇在她的嘴唇角上舔到了咸味。她说："你能哭，你真幸福！去吧，你走吧！我需要独自待着。一直到晚上，我不活动。到了晚上，你再来！我要出去。"

乔治直起身来，眼睛擦干，她表示反对……

"我要出去。"

乔治说不行。她禁止西尔薇这样干。她生气了……

"我要出去。"

乔治说安乃德已经通知她今晚回来。西尔薇立即表示她决定到火车站去接安乃德。这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

"但是您这样干是冒生命危险的！"

"冒生命危险便怎么样！"

乔治抗议。西尔薇说："够了！你晚上来，帮助我。要不然我独自去。"

乔治不做声，走了。

西尔薇一个人待着，躺在床上；整个下午，她没有做任何动作。她的身体已经死了。她的思想在火车上，在这时刻，火车正在隆隆地穿过瑞士和法国，回到巴黎来。西尔薇已经整个和安乃德在一起了。两姐妹之间多年的友爱，重新把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两人来说，手足之情已成为她们当前悲痛中的一种安慰。她们各自在想："这可怜的女人！……"

（安乃德想："没有我在，她怎能经受得住这一噩耗？"

西尔薇想："没有我在，她怎能经受得住这种打击？"）

在她们共同的不幸中，双方都在设法怎样使对方减轻一

点悲痛。虽然她们在事实上、在情感上、长时期地彼此分离，但她们都有把握，这件丧事对两人都同样悲痛。这个孩子好象是她们姐妹俩共同养大的；喂食，抚养，各人都有一份。她们已经不想让自己独占。这个孩子的死亡，也是姐妹二人一起死亡。在孩子的坟墓中，姐妹俩显得多么亲近！

"来，我们一起躺在这儿，我可怜的安乃德！"

于是西尔薇眼前又出现她们两人年轻的脑袋挤在一起、一同俯身于孩子摇篮上的情景。

夜幕将垂时分，西尔薇起床，不顾乔治的禁令。她打开衣柜挑选她的旧衣服，拿了针线和剪刀，修改了一件连衣裙。将近八点钟，乔治来了。既然她毫无办法阻止，她至少应当尽力使风险的严重性减少一点。她替西尔薇重新包扎，换了绷带。她帮助西尔薇穿衣服。西尔薇在靠近床的一个抽屉中，拿出她的小镜子和脂粉。她不愿意她的神色使安乃德不放心。乔治用她的青年运动员的双臂扶持着西尔薇走下楼梯。一辆出租汽车送她们到火车站。

辛普朗开来的列车准时到达，象国王（人们这样说）那样准时，象发生不幸事故那样准时。十点过几分，两个接车的女子看见在下车旅客的人流中，走过来两个披黑纱的女客。比较年轻的那个用黑纱遮住面孔。安乃德，光着脸，挺着腰身，从容不迫，手臂挽着她儿媳的手臂，可是西尔薇的尖锐眼光看清了，安乃德不是为了要靠在年轻的那个人身上，因为年轻的那个人还没有她坚强。远远地，安乃德就认出西尔薇。从这时开始，虽然她并没有加快步伐，她的眼光不再离开她妹妹。西尔薇看见对方的眼睛走过来，这双眼睛是可怕的平静，正如

她的大嘴，可怕地紧闭着。安乃德清晰地看见西尔薇憔悴的病容，而且脂粉的掩饰是瞒不了她的，在假借的红色底下，可以看出浮肿和灰白色的脸。当姐妹俩抱吻时，双方没有说一句话，可是在紧抱中，她们觉得惨痛使他们身体合而为一。乔治和阿霞把她们的眼泪混合在一起。当她们互换抱吻对象时，安乃德在把乔治抱在怀中的一瞬间，问她知道不知道西尔薇的身体情况，乔治匆忙地在安乃德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安乃德又到西尔薇这边，用一条手臂搂住她的腰身，扶持着她，而不显出在扶她，因为西尔薇想隐瞒她的病情，把腰僵挺起来。安乃德的手指感到西尔薇踉踉跄跄的受伤的肉体在微颤。她把妹妹带到她的寓所。

她干的第一件事是去吻那个在睡觉的小孩。在没有开灯、只从半开半合的门缝中透进一点光亮的房间里，安乃德单独和孩子待了一会儿。还在沉睡中的小娃娃叫了一声："晚安，爸爸……"

接着，他醒过一半来，说："原来不是爸爸，是安乃德妈妈。"

"我也就是他！睡吧，小宝贝！"

孩子又睡着了。

安乃德回到别的人身边，做了个手势，什么都不谈。她对西尔薇说："你和我一起睡。你不要一个人回去，这样更好。对我也好。可是我们不谈话。你同意吗？"

她离开西尔薇，去照顾她的儿媳妇。她强迫阿霞吃一点食物。阿霞不肯吃，只顾哭。安乃德把她托付给乔治，乔治把她带走。乔治也接受了安乃德关于第二天的指示。办理有关丧葬的手续。两个年轻妇女，一边走，一边不能止住她们的泪

水，互相说："她是怎么搞的，她们两人是怎么搞的，能够不哭?"

她们几乎发生极大的反感。可是同时，她们也为此而感到恐怖。乔治高声说出阿霞也想到的一句话："上帝，上帝，不哭出来，想必和地狱一样难受！……"

姐妹俩坐在床上，用无限柔情相对而视。安乃德帮助西尔薇解衣就寝。她自己躺在西尔薇身旁，过了一宵。姐妹俩互相搂抱着。她们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妹妹紧紧挨着姐姐。姐姐抱着妹妹。西尔薇开始呻吟："我们可怜的孩子！"

于是，心潮腾涌……堤防决口，泪水泛滥，淹没她俩……任何人都瞧不见，她们自己也瞧不见。每人在对方脸上吸饮两条灼热的溪流，混合而成一条小河……悲伤的小河！这是她们的姓，也是她们的命运。她们这条小河是用发烧的热度、爱和痛苦组成的，然而它是纯洁的，在这时刻，它是神圣的。它的水流没有污垢。它的水流冲走自私心的最后残渣。两人中没有一个想到自己，而是想到另一个人，想那个"可怜的孩子"，想到对方——姐姐或妹妹的痛苦。当大部分山洪奔流已尽，她俩心中充满了怜悯的激情，两人互吻眼睛和鼻孔。她们用手擦干泪水，互相抚摸面颊和嘴……

接着，安乃德从她妹妹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两人肩并肩地躺在床上，互相携手，好似在黑夜中行走——姐姐给妹妹叙述经过。她用简练的言辞，讲最后的一天，命定的时刻。她的声音很低，没有音色，缓慢。她说说停停，断断续续，为了养精蓄

锐，或者由于她被妹妹握着的手，感到了妹妹的灵魂在请求饶恕。她俩一直坚持到情况叙述完毕。接着是寂静和寂静的延长。西尔薇把她的手抽回来。俯身在她姐姐的胸脯上，把嘴放在对方的心脏部位。这天早晨她的狂怒现在已经忘记。在她记忆中，涌现出零碎的宗教词语。

"Stabat mater dolorosa…①"

安乃德一动不动，任她妹妹去干。对，她站在黑夜里。她慈爱地抚摸她妹妹的脑袋。接着，她说："现在，我们休息吧！明天一天够我们忙的。"

她俩转身，背靠背，紧紧地挨着。两人身上同样的思潮奔涌。谁也没有睡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远远地在黑夜里，焦虑的西尔薇问道："现在他在哪里，他在哪里？"

安乃德的声音回答道："我们在哪里呢？……"

两个背靠背的身体在轻微地哆嗦……是不是一分钟之后，还是一小时之后？西尔薇又开口："我不理解，我不理解……"安乃德不说话，用双肩挤妹妹的肩头。西尔薇，好象一个害怕的孩子，问："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

安乃德说："都是那么回事。"

* * *

安乃德和阿霞商量决定，不是把玛克安葬在巴黎，而是安葬在伊维特河②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的墓园里。小两口子破镜

---

① Stabat mater dolorosa，拉丁语，意思是"这儿站着悲痛的母亲"。

② 伊维特河（l'Yvette），法国奥尔热河的支流，流经朗布依埃等地。

重圆之后，曾经在那里度过神圣的日子。没有几天！不到一星期……（他们无法给自己放假！……）可是逍遥自在！玛克曾当着阿霞和母亲表示过他的愿望，当时并没有真正考虑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安乃德和阿霞意见一致，要满足她们亲爱的人的最后愿望。（实际上是她们满足自己最后的愿望。）

这件事要办很多手续。但是很能干的乔治和她父亲，很快就把必要的事都办妥了。安乃德和乔治到火车站的栈房中，领出玛克的遗体，把他运到他的最后的目的地……不过护送灵柩的却只安乃德一个人。

早晨，她仔细地察看了西尔薇的身体，决定西尔薇不能下床，一直等到她的情况好转。西尔薇本来想反抗。可是，除了安乃德的意志之外，还有她表现的温爱，以她的眼光固执地在请求西尔薇，后者只好屈服了。不，西尔薇没有权利在这样时刻拒绝安乃德的任何请求，也没有权利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当这个生命对大姐还是很珍贵的时候（她看得出来）。她想："我不愿意死，她需要我！"

至于阿霞，头天夜里她发高烧。请来给她看病的医生，暂时不下诊断的结论，不过他禁止病人做任何疲劳的事。如果她冒险再使自己感情激动，后果就很难说了。阿霞十分失望，她抗议，说她一定要去陪伴安乃德。然而她的潜意识在竭力反抗："不，不，我不去！……"

她害怕墓园。甚至看见这口棺材，她也害怕。这个女人，她曾经穿行过那么大的战争、革命与死亡的场地，她害怕！……正因如此！正因为她走过那些死亡的场地。后来，

她记忆中的痕迹慢慢地、慢慢地腐蚀了钢铁般的精神。她的神经过分敏感。最后一次打击把她摧折了。她再也无法忍受和死者面对面地过一天。死者是看不见的，但这也无济于事！如果她看得见死者，反而不这么可怕……“我看得见的东西是在我身外的。我看不见的，然而他在那儿，包围着我，而且进入我里面……”

安乃德决不坚持要人陪她去。独自一人去，这是她的愿望。但她不敢明说。她摆脱了乔治的帮助，乔治想缠着她不放，然而她不能拒绝于里安·达维的帮助。

*　　　　*　　　　*

一个农村的小墓园。墙是用不整齐的石块堆砌的。石块与石块之间并未用粘土封住，隙缝间透着亮光。被犁铧新翻起来的红色的土，堆在小山坡上，比墙还高。在远处可以听到犁铧在耕地时和土中石块的撞击声，以及耕地的农夫在和马的谈话声。野蔷薇在篱笆上开花。温暖纯洁的空气，犹如年轻人的嘴。其他一切都在沉默中。在沉默中，可以听到干巴巴的土滑落在棺材盖上的声音。安乃德在那儿，俯着身体。她在听，她一切都看见了，直到结束。她对他说：“我在这儿，睡吧！”

她仿佛觉得她在给睡在床上的孩子把被子塞好。她请于里安先回去。她一个人守在墓畔，整整一个下午，坐在边上。她在想：“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你已经是多么遥远！你赶在我前面了。我还能够追上你吗？”

一种幻觉使她仿佛看见了死者，好比一个活人，迈着大

步，越走越远。于是她的目光超过墓园的矮墙，跟随一个穿行田野而去的人影。这个人登上小山丘。他到达山顶之后，侧影开始缩短，渐渐消失在山的另一边。安乃德向他伸出双臂：“等等我！”

形象湮没在土地中。安乃德哆哆嗦嗦地站起来。但是她的目光向下看坟坑。她四肢恢复平静。她重新坐下。他在那儿！…… 他徒然钻到山顶的那一边去。土地的根底就在眼前。母亲知道怎样和儿子会合……“我的大孩子，我的大孩子！……”

啊，自从她在肚子里孕育他以来，他长得多么大了！“现在你超过我了……昨天，我的果实。今天，我的大树……”

她远望墙外，在向上延伸的一条道路拐弯处，一株茂盛的山毛榉枝柯伸展，如同翅膀一样。树脚边，一个背着背篓的老妇人停在那里喘口气，靠近一个十字架。她温柔地反复叫：“我的大孩子！支持我吧！我是这么衰弱！我有这么多的痛苦！……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你不准许我这样……对，我勇敢的孩子，现在我应当配得上你……我一定能当之无愧地做你的母亲，如果你在的话。不要离开我。抓住我的手……你一定能看见你的妈妈替你增光。如果你支持她，她一定能坚持。从今以后，你是父亲。我是孩子。前进吧！我的老大！ ……”

她站起来。一阵五月里的细雨下起来了，把她淋透。雨也下在坟坑上，雨把母与子结合起来，淋湿颈项和肩头的每一滴雨仿佛也替死者解渴。

“一切属于我的，也都属于你：水和土，我们分享。你把你

的死亡给我，我给你生命。我不走。我躺在你身边。我不走。走的是你。我跟你走。你走在我前面。……坚强些，安乃德！重新前进吧！我的玛克到哪里去，我肯定也会到达哪里。前进，我的玛克！你的老母不会在中途离开你。我们两人曾经是一个人，我们将来也是一个人……"

当她俯身用手去摸湿漉漉的泥土时，她听见在碎石子路上有急促轻捷的脚步声。她回头一看，看见一个年轻的妇女跨着大步走过来，她个子高大，身材苗条，穿着丧服。她走到安乃德身边，说："我来了……请原谅！我的火车晚点两小时……"

安乃德瞧着她，她的脸庞是长长的，眯缝着灰色的眼睛，好象在微笑；突然间，两滴圆圆的泪珠涌了出来。安乃德不做声，等待着，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对方说："吕须①他认得我。"

安乃德说（她的忧郁的面容开朗起来）："我重新记起您的名字。您曾经是我那可怜的小胡蜂的善良房客。"

吕须鞠躬，动作十分突然（她还保留着她猎狗般的柔韧脊梁骨），并且，不等安乃德来得及拦阻她，她把她长长的嘴脸埋藏在安乃德沾满泥土的一双湿手中。等她抬起头来，她面颊

---

① 吕须，见《女信使》卷一。——作者原注

译者按：见中译本《母与子》中册第四卷《女信使》（上）有关各节（自401页至674页）。

上留着忧伤的痕迹。她的卢瓦尔①地区的中国女人眼睛②眨了两下，给她激动的感情加上盖子。然而安乃德看穿了对方的深情。她张臂抱着吕须，吻了她自己的手在对方脸上留下的痕迹，她儿子的痕迹。吕须紧紧抱住安乃德，摸到她被雨水湿透的背。她出于孝心，惊慌起来，说："母亲，不应该再待在这儿。您会受凉的。我们一同回去吧。"

她把她的旅行毛毯披在安乃德肩上。安乃德惨淡地微笑着，说："我现在有不少女儿了。"吕须说："您没有一个比我对您更尊敬更热爱的女儿。"

安乃德扶着吕须的手臂，恋恋不舍地小步离开墓园。她问道："为什么您以前从来没有和我提起过？"

吕须回答道："我那时是多余的人，您有的是别的女儿。"

"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再也没有见过我儿子？"

"自从我们在巴黎分手，已经七年了。"

"为什么不见面，如果你们两人一直是朋友？"

"他结婚了，我也结婚了。"

她又急忙加上一句："您别以为在他和我之间有秘密的关系。我甚至连他的情妇都不是。"

在"甚至"这个词中，显然有遗憾的情绪。安乃德的耳朵察觉了这一点。在吕须方面，这个词是冲口而出的，她想设法收回："我不愿意您那样地去猜疑。"

安乃德一边走，一边瞧着吕须，说："假如我这样相信，那又有什么要紧呢？"

---

① 卢瓦尔(la Loire)，流经法国中部的河流，吕须的故乡。

② 法国人把两端尖中间圆的眼睛叫"杏仁眼"或"中国眼"。

吕须脸红了，她说："是的，我不会说话。那好，现在我说：如果您信以为真，我也愿意真有那么回事。"

安乃德把吕须抓紧她的那只手，紧紧地夹在她自己腋下。她说："我的坦率的女儿，您刚刚对我坦白的实情，使您更加接近我了。"

"如果我真的是他的情妇，也不使我因此更接近他……我什么都不愿意瞒您…… 再说现在，功劳是属于您的：我能有今天，全亏他，全亏您。如果真有其事，而我不说我因此感到不这么遗憾，那我就是说谎。如果我不说经过的真实情况（不说没有发生的事），那么我也在说谎（您相信我吗？），照实说，我觉得更美好，更可贵……"

两个妇女冒着雨回到村中的小旅店，等着安乃德回巴黎的火车。吕须照顾安乃德，帮她办一些关于丧葬的手续，要去看鲜花商人和石匠，为了装修坟墓。安乃德愿意再到墓园去一趟。吕须到处陪她去，以她注重实际的意识帮助安乃德办事。

雨停了。两个妇女在坟坑边长时间停留之后，在去火车站之前，环绕小小的土堆走了几步，然后在稍稍靠下的田野间坐下。吕须叙述在过去的那些日子和夜晚，玛克是怎样和她相处的。她用赤裸裸的、准确的、没有掩饰、没有慌乱、没有困难的坦率态度说话。她的坦率叙述犹如一幅清晰的画，线条稳准，没有后悔。丝毫不伤感，在现实主义的精确之中，一点没有庸俗与做作的地方。叙述者的记忆是一面万无一失的镜子，然而是有风格的。安乃德侧身向着吕须，默默无言。她在悲伤之中，露出惨淡的微笑，好比这五月里的阴雨天出现的阳

光，一边听人叙述在巴黎的一个发烧一般的夜里，两个流浪的孩子，在一张床上谈话，互相用手握着对方的脚。吕须说："他拯救了我。那时我正在沉沦。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能有今天，幸亏有那天晚上，幸亏有共同度过的那几天，幸亏有这种明智，幸亏有我在您儿子身上找到的这种意料之外的仁善。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这些话。我们不喜欢激动得感情外露。人们心里最亲密的情感：感激、温爱，人们仔细地把它掩埋起来，不让对方瞧见！看起来这是愚蠢的。（不管怎样，对方还是看得见的！……）然而人们掩埋在优质土壤中的东西，只能生长得更好。那天晚上的小小植物，在我胸怀中，已经长成大树。我把它藏在这儿（她点点她的平扁的胸脯）。关于那些时刻的神圣的记忆，靠在我面颊上的您的玛克的脚。我吻他的脚……"

安乃德回想起来，另外一个女人，有一天，在遥远的过去，也说过这样的话①。安乃德把她那老妇人的疲乏的额头靠在年轻女子的丰满手掌上，这位女人的修长的身体曾经给玛克当过枕头。

现在吕须讲她的生活。七年前，回到外省②之后，她和一个有才能的年轻律师勒诺·高蒂埃结了婚。她已经和他生了三个孩子。在重新立足于资产阶级环境中时，她打定主意，决不堕落。她把自己的家管理得很整齐，这是她的体面，但是她并不把自己关在家中不出去。她用自己的智慧为她丈夫效

① 也说过这样的话，见《夏季》卷末，安乃德的诗歌。——作者原注
译者按：见中译本《母与子》上册，532页至534页。

② 回到外省，指离开巴黎回到她的故乡。

劳，而她的丈夫则为社会事业效劳：为合作社、工会效劳。她成了丈夫的秘书，和丈夫合作。大家都肯定（她自己不说）她启发丈夫，给他打开更广阔的视野。这个精神高尚的人（她说他比她强得多）一开始就接受了她提出的结婚条件：互相尊重各人自己的独立生活，相互信任，终身不渝。他光明磊落地遵守诺言。让吕须在她自己愿意的时候，按照她的意愿来来去去，去旅行，去看望她愿意看望的一切，不要求她向他汇报她的行动。和吕须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这是最好的方式。她对完全信任她的人，决不会干对不起他的事。对不要求她汇报行动的人，她却一点不差地都说了。她丈夫对她的思想无所不知。他知道在吕须心中玛克占什么地位。是他主动对吕须说："你去吧，我的大个子，我也去，不过我去怕妨碍你。"

安乃德想到她和洛瑞没有能实现的生活，她所愿意要、而遭到洛瑞拒绝的生活，三十年后，这小两口子实现了这种生活。她被往事纠缠住了，连过去与现在都分不清，以致她说："您替我谢谢您的洛瑞。"

吕须不明白什么意思，说："勒诺，不要和骑士勒诺的名字弄错！①……"

吕须陪安乃德回到巴黎。时间已经很晚。她把安乃德送到家门口，她拒绝了在安乃德家里过夜。她的借口是她必须立即返回里昂，所以她要去坐夜车。其实没有任何非立刻回去不可的事由。然而她不愿意碰见玛克的妻子。人们徒然知道自己没有权利，自己以为毫无嫉妒之意，一个女人决不会心

① 勒诺（Renaud），古代诗歌中常见的骑士名字。

甘情愿做另一个女人的朋友，而这个女人和她认识的男子是有夫妇关系的。她从里昂给安乃德写信，后来两人忠实地互相通信。但是，要重新见到她，必须后来安乃德到吕须家中去找她。

* * *

最艰苦的时刻还没有过去。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母亲是被激情洋溢的英雄主义火焰所推动，近在身边的儿子给她传授了这种英雄主义。只要他的遗体在她身边，他一直是她的伴侣，甚至是痛苦和死亡的伴侣：他在对她说话。

可是一回到家中，她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她内心的火焰熄灭了，同时最后几天超人的精神紧张也松懈了。她精疲力竭，单独一人，没有力量再给激情的幻想添加燃料。她看见那是幻想。在这时，死亡才真正开始了。

安乃德不能呼吸死亡的气氛。她的充满活力的天性从来不能想象（谁能够想象？），她从来不能忍受接近虚无的边缘。当她回忆往事，关于她最热爱的人：她父亲、介曼①……她发现自己高悬在无底深渊之上，她感到憎恶。可是她的一切并没有全部陷入深渊，她还能够脱逃。

可是在这儿，她的一切已经作为赌注而输光了。她突然受到了震荡。她早知道（哪个母亲不知道？）她的儿子比她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但是这些都是激情的呼喊。它们不说明别的，只说明爱，由于这种爱，她准备投身火坑，为了从那里救

① 见《母与子》中册140页至252页有关各节。

出心爱的人。这些呼喊不了解人们所爱的人的真正地位，在我们生存的现实中的地位，不了解如果我们所爱的人从我们的生存中拔除之后，我们的生存还能剩下什么。可是，安乃德仿佛突然觉得在她的生存中什么都不剩了。她热爱的儿子原来就是一切。

即使在她母爱激情最高涨的时候，她也没有料到这一点。经常不断用她炽烈和骚动的生活作为烧料的火焰，好象没有儿子也可以过去，而且多次吞噬别的燃料。然而在任何时刻，儿子没有离开母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她知道他总是在她身边，而她之不能离开他，犹如油灯不能离开灯油。火焰可以延烧幔帐，延烧整所房屋。然而火的中心在灯上。儿子是火的核心。其余的一切不过是一瞬即逝的火焰。

现在，当她结算过去儿子对她何等重要时，她找不到在自己生活中，有不以儿子为心脏的任何部分。三十年的共同生活，儿子没有离开她一天。在儿子出生之前，她已经在自己血肉深处找到他，作为她的永恒的冲动，她的目标和目的，她的本质，她的生存理由……“爱，我占有你，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是统一体……”她一辈子的种种失望，没有能够磨灭她对儿子的信念。他是她的复制品，她的真正的自我，她的精华。不管他愿意与否，不管他爱不爱她，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她的信念的具体行动，秘密的、持久不变的、没有表达过的信念。现在它表达出来了，通过对致命的事实观察得到的结论：儿子一走，什么都空了。

剩下的一切无非是一簇很茂盛的墙上的草。它所依靠的支柱突然抽掉了。一切崩坍，重新成为尘土。

怎么！没有一根别的支柱了？难道她自己不值一文钱？她把自己最好的力量、最好的希望都投射给她的第二自我。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给她的第一自我。这样做是错的吗？也许。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是天生的母亲，她的一辈子把她和儿子不可分拆地纠结在一起？有什么人能帮助她把破碎的残片重新修整好？即使是西尔薇，除了在很短促的时间内，从来没有了解过她一生的秘密，只有玛克一人和他母亲一同吃过这种秘密的家常便饭。所有别的人全是新来的。乔治的温爱是献给最近三、四年来的安乃德的，安乃德过去的生涯，对乔治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安乃德再也没有遇到一个活人。这个世界已成了沙漠。

瓦尼亚这孩子无疑是她儿子的重新开始。但是从头做起，再开始一次这种生活，她已经没有这一勇气和精力！当她知道这股上升的力量是在什么东西上碰碎的，她怎么能再一次找到重新上升的气魄？

剩下的只有虚幻的自慰，对自己说："我亲爱的死者并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身上……"安乃德也对自己这样说，当痛苦开始使她迷醉的时候。但是迷醉是暂时的。剩下的是谎话。人们徒然一再说："他在这儿，和我在一起……"人们知道他并不在！理想主义的幻觉对安乃德那样强壮、肉感的天性，是没有什么分量的。除非堕入精神恍惚的幻觉①中。这，她可决不愿意。她太健康，太正直。她憎恶搞那种疯狂行动，疯狂总在她门口逡巡，甚至对她轻轻地耳语："来！我来安慰你。"

① 精神恍惚的幻觉，见《母与子》上册404页至407页，西尔薇在她女儿死后所作的迷信举动。

(越是这样，她越憎恶它)。她理解这就等于对她说："我将说谎！我们一同说谎。"决不！在她眼中，这是玷污她的悲伤，玷污她的死者。为了死者，她应当真诚，象他活着时那样真诚。于是她面对死者，面对无底深渊，独自待着。

对她来说，剩下的事只有和他一同死亡。她正在死亡中……

她有时对整日整夜处在内心临终状态中，谁也一点都不知道。她把门关上。没有一个朋友能来参与。她必须孤独地搏斗。可怕的战斗。后来她从这状态中出来，已经把最富于生命力的、还能使她继续处于"迷醉"①状态的激情摧毁了。这不单是她儿子，一些陌生力量把他给了她，后来又收回了。而是她自己，母亲，妻子，被抛弃在彼岸了。她的生命延伸着，好象夕阳下的一个阴影。她的生命还跟随着她。但这是一个影子，不久就要融化在覆盖在平原上的"巨大影子"中。她还剩下什么？她还是什么？她是在这个"影子"的无边宽阔的眼睑下的正在吸收她的"存在"的内在眼光。

一天早晨她醒来时，好似从坟墓中醒来一样。一个没有身体的精神。她觉得她的生命仿佛已经和她脱离，影子勉强还连在她的脚跟上。

这天早晨，她的意大利老朋友，从远方旅行归来，前来看望她。自从玛克死后，他还没有见过她一次。当他进来时，她

① 《母与子》的原题是《欣悦的灵魂》，也可以译为《迷醉的灵魂》。意思是说安乃德热爱生活到迷醉的程度。

坐在房中。没有一天，她同意躺在床上。她不愿意接受亲人们对她的照顾和怜悯。亲人们不大注意她的健康在动摇。从表面上看，她似乎有点发胖，面色红润。然而这种光彩是骗人的。在她的血管中存留着流行性感冒的热病毒素，几乎是周期性的，心脏开始受到影响。

布鲁诺被她的变化所震惊。他看见她身上发生的革命。安乃德用温爱的眼光迎接他。可是她的疲乏的眼睛对在面前的友人，显得心不在焉。布鲁诺刚刚说的一番话，使他自己觉得没有用和不得体。他一点也不说他们两人各自在忙的事，一句也没有关于死亡、也没有关于死者的话。两人之间出现很大的沉默的空间。布鲁诺想到他自己，回到三十年前，在马来姆阳光下的沉寂中，在那里，他在发烧中，悲伤心情成熟了。在令人眼睛张不开的昏沉麻木的强烈阳光下，重新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中：“心中空无一物，没有一个动作……”，灵魂光洁，“变成了‘非爱’”，和“一”产生了第一次接触①……这是引向解脱与和平的艰苦道路上的第一夜的旅店。我们不使我们所爱的人免除朝圣之行。只是他们必须能够一直走到终点。安乃德能够办到。布鲁诺的眼光观察心不在焉的朋友的浮肿面目，凝积在红砖色的面颊下边的鲜血。她睡着了，犹如热病沉睡在沼泽边，在阳光下开花的芦苇丛中。“醒醒吧！眼泪，重新打开门！鲜血，再开始流淌！”在沉寂中，布鲁诺压低声调，象白日作梦，讲了一个神秘的故事，那拉达的寓言：

① 这些都是罗曼·罗兰下了十年功夫研究印度哲理的心得。

有一天，那拉达①对黑天②说："大人，请将玛亚③的真相显示给我！"一段时间过去了。黑天带领那拉达进入沙漠，两人一同走了几天。黑天说："那拉达，我渴了，去给我找点水来！"

那拉达找水去了。他走到一个村子里，敲一家的门。一个很美丽的姑娘给他开门。一看见她，他什么都忘了，直瞪着眼瞧她。被爱情陶醉的那拉达，向姑娘求婚。他们结了婚。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们一起生活了十二年。那拉达和他的妻子以及小孩生活得很幸福，他们有田地和羊群。一天夜里，河水暴涨，淹没了整个村子。房屋倒坍，人畜被水冲走。那拉达在水中泅泳，背着抱着妻子和小孩们，和激流搏斗。一个孩子从他怀中滑脱。要想去援救这个孩子时，他撒手放开另一个孩子。猛烈的激流将妻子从他怀中卷走。他孤单地被冲上了河滩，辛酸地痛哭着。

这时，在他背后，一个柔和的声音问道："我的孩子，水在哪里呢？你去寻找一杯水，我一直等候着你。你走了已经半个小时了。"

"半小时！"那拉达高声说……

十二年过去了。十二年的快乐和痛苦……玛亚的眼睛经过这里。

---

① 那拉达(Narada)，梵天之子。
梵天(梵文Brahmā的意译，音译"婆罗贺摩")，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创造之神，与湿婆、毗湿奴并称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三大神，世界万物都是他创造的，被称为始祖，称号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原人"。

② 黑天(Krishna, 梵文作Kṛṣṇa)，印度教崇拜的大神之一，毗湿奴(Viṣnu)的第八个化身。

③ 玛亚(Maya)，梵天之妻或梵天之女。据婆罗门教，有两女神均被视作梵天之妻或梵天之女，一为婆罗室伐底(Sarasvatī，河川之神)，一为娑维德利 (Savitṛ)，此处不知其所指。梵文Māyā，意译则为"谄"，意思是"计较名利，以娇揉造作来掩饰自己的过错"。

安乃德听着，很感动；听到最后一句，她身上一阵微颤，她说：“那杯水呢，我连水都没有带回来……”

布鲁诺回答：“您已经走到了泉边，您只要在泉中汲水就行。”

安乃德把脸用双手捂着，她哭了。当她抬起头来，她看见布鲁诺的眼睛也有泪水，然而他的表情是平静的。她握住他的手：“亲爱的朋友，您也认得泉水！您比我先到泉边。”

“象我们这样的人有一大群。”

“多么寂静！”

“您仔细听！……”

“我什么也听不见。”

“您侧耳谛听。”

这时，在远远的一条街上，一个比利牛斯山吹笛子的牧羊人经过那里。安乃德为之一震。布鲁诺说：“黑天的笛子。”

两人都沉默了。安乃德的眼睛被一道光线照亮。她心里说：“我做梦了吗？一切都是‘梦’吗？”

* * *

可是第二天夜里，那个伸躺着的女人被麻木的感觉捆住四肢，包住全身，如同一块包尸布。她坐了起来，抛开被单，说：“不，我不愿要牧羊人！…… 而且为什么一杯水要比我可怜的沉没的玛克更真实？要么我的痛苦是幻觉，和‘一’一样，于是一切皆空。要么一切皆真，一切皆实在，恶与善，死亡与‘一’。我能在两者之间断然地决定吗？只有我的愿望，我的

惧怕使天平上的盘子一边向下沉。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愿我有勇气什么都不知道，敢于正视：‘不管你怎样，要么是一切，要么是什么也没有，我将一直走到命运的尽头！因为只有这个，至少这个是属于我的：我的意志。不让步。直视不眨眼。在前进中死去……’”

* * *

用一点真理与勇敢的精液，不足以攻取英雄的“我有何知”，在那儿插上自己的旗帜。当你已经接近目的地，在你脚下，地在松散滑坡，你于是从新回到山坡下边，在灰烬之中践踏，好比践踏维苏威的火山灰一样。在那儿，在你身旁，那些纠缠你不放的人，在窥视你精疲力尽的样子，乘机贡献给你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强迫你要……黑天的笛子……有很多次在安乃德的耳边，笛子抑扬地吹奏着，吹到接不上气。不止一次，她的疲乏接受了笛声以及不能熄灭的希望。为什么要抛弃它？在“我有何知”的法庭前，信念和希望都保留着它们的权利，作为可能性的另一面——所有的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没有权力和现实迈一样的步子。它们只能使已经存在的事实变为不存在。

“我是。我是一个抱过儿子的女人。我曾经希望自己死后在儿子身上继续自己的生命。我的儿子死了。我比他活得久。我的唯一的挽救办法，他的挽救办法，就是让他的生命在我身上继续下去。我向他应允过这样做。一个人倒下，由另一个人一直把他背到终点。我没有权力躺着不动，躺在我的回忆、我的痛苦和我的希望中。起来！这不是我，而是他在行

进。我把我的身体给他。可是在我的身体中，他继续前进，他死后比活着时走得更远。

从此以后，安乃德的生活就是她儿子的生活。她把牧羊人的笛子改了一个调子。那杯水是给玛克的，是他命令她去汲取这杯水的。为他而行动！这是最可靠的现实。其余的一切全是“幻梦”，在那里，灵魂在两天的劳动之间睡着休息一下。随着她愈走愈沉重的腿，她必须坐下喘口气，而且更多地用“梦”来包裹自己，好比用披肩包住她汗湿的肩头，坐在路畔那样。但是她又站起来，向前走，从不偏离大路。

* * *

她还有许多沙漠要穿行。随着她的脚步使她逐渐远离红棕色的沙子，在那下面涌现鲜血似的水流，她愈往前走，前面的沙漠愈干燥。面对和酒精似的使她陶醉的高度痛苦，生理机构的自我保卫，作出了反抗。然而陶醉过去之后，生理机构发现自己更衰弱更疲乏了。于是就出现几个月之久的灰暗、消沉和没有生气的绝望。不是几个月，也不是几个星期，甚至也不是接连不断的几天。人活不下去了。大自然酷刑般的善举要求灵魂重新喘过气来，为的是使它再一次喘不过气来，按照一种纷乱的节奏，缓慢地重新恢复平衡。隔着一定的间息，浪涛自己下落，又自己高涨。安乃德沉入水中，又浮到水面。可是这巨大的波涛起伏展现在离岸甚远的海中。它不准许任何眼睛看见它，别人的眼光也避而不看。这种海洋空间的悲凉，如同漫无边际的欢乐，它们决不允许与人分享。人们在那儿是孤单的，是愿意如此的。

安乃德如此。阿霞也如此。每人单独在一边。每人关起门来和死者在一起。对这两个妇女来说，死者仿佛是她们两个人，这两个妇女都爱过他，占有过他。一个妇女的肚子曾经孕育他；另一个妇女的肚子曾经为他而生过孩子。他的两位开宿夜店的女人。

安乃德留在家里，四边都是她儿子的遗物、他的衣服、她在整理的纸张文件。她重新生活在他的全部生活中，而过去她所知道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他虽然和这两位妇女那么亲密，他的思想活动的最大部分，他只让自己知道。这是男子的“骄傲”。与此相比，女人的骄傲并不逊色。各人有各人的骄傲。人们在分享一株树时，只分果实。至于树身上的液汁通流的管道，那都是我的。

她读玛克的信件和草稿。他的一本日记的散乱篇页，在那上面，如果他有时间，他不按顺序地记下日子、时间。她和他激动的心情、他的内心和他的思想的欠债配合起来。而且为了更好地和他靠近，她去访问曾经和玛克有友好来往的每一个人，其中有几个人已经死去，或失踪了。

有一天下午，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走进我在莱芒湖畔的小住宅。她有柔和而近视的眼睛。在她的瘦削的面孔上有芬奇的名画《处女母亲》脸上的酒窝和嘴角令人感动的微笑，在那里，温柔和忧伤仿佛和“有什么用呢？”融合在一起。一眼看去，我就认出她是谁。我眼前似乎又看见她踏着石块、靠在她儿子身上、在穿行一条小溪。她走近我，带着古罗马大家妇女傲然安详的态度，有这种态度在她是很自然的。可是我在她的态度中看出（我们刚刚开始交谈）一种也很令人感动的腼

腆，她想对我表示歉意，她说："我本来没有权利来打搅您的，请您原谅。我没有力量抑制我的行动。我是您曾经帮助过的一个人的母亲。"

我回答道："几分钟之前，我不知道您会来。可是现在您既然来了，我仿佛觉得我早就在等候您来。"

在她平静的脸上，敏慧毫不受激动心情的轻微影响，她的近视瞳仁张大了。她说："您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知道，"我说，"您是玛克·李维埃。"

由于长时期和她的悲伤促膝相处，血都深藏内部，因此变成赭色的她的面颊，突然出现两小块棕色的印记，于是我看见了她的充满激情的血液多么强烈。

"怎么，怎么，"她说，"您能够？……我样子并不象他……"

"他住在您身上。也许房子倒是真的没有什么和他相似之处，可是他在里边。他在窗口看我。"

实在是这样。通过这双眼睛的玻璃窗，我看见了玛克……一种在无意识中的生理拟态作用，使安乃德的面貌不知不觉按她念念不忘的亲爱的人面貌塑成。她说："啊，听您这样说，我多么幸福！他原来是在这儿呵！（她用双手按着胸脯。）这么说，我成功地把他保留了下来！……"

我们不说话地待着。她太激动了。为了不使她受窘，我故意把视线移向别处。她的手，犹豫了一下之后，过来碰碰我的手。她说："谢谢。"

我对她说："我不是第一次看见您。"

她问道："您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我？"

我对她讲了经过情况。她说："这么说，您的眼睛曾经是

我的幸福的见证者。把这个幸福为我保存着吧。当我到了衰老无力的时候，我将知道我的幸福仍旧在您的保护之下，也许您会允许我回来亲眼看看它仍旧活着。”

接着她又说：“我也曾经瞧见过您。不是那天。不是您的面貌，而是您对我孩子的仁善以及您在他精神上的反映。”

“我所做的太少了。”

“这很少的一点，当他迷失道路时，是给他指路的手。”

“现在该轮到我来问您，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把这些写下来了。您要不要读？我把它们抄录下来了。我也把您给他的信给您带来了。请原谅，我把您的信全看了。”

“这些信是属于您的。至于您所说那条我给他指出的路，请您不要怨恨我让这条路把他带到悬崖边！”

“您是无法预见的。”

“我丝毫没有预见阿尔诺河畔的陷阱。然而，无论如何，他的道路旁边都是悬崖。”

“明知如此，您却对他说：‘去吧！’？”

“我这样说了。我只能如此。”

她低下额头。接着，她抬起头来：“我也会这样说的。那是他该走的路。当我生育了他，眼看着他长大，我一手造成了他，我早知道他的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在今天，只有对那些卑怯的人，这条路才不危险。不止一夜，我预先哭过他的死亡。但是我希望他至少等我先死。使我伤心断肠的是，他没有等活够就死了。他作为男子的生活刚刚走了几步，死亡就夺走了他，他内心刚刚显出光明，还没有等待他将他的光明向

外照射。”

“他流了他的鲜血，这纯洁的鲜血就是一种光明。”

“热爱他的那个人，他的年轻的妻子，用他的鲜血擦亮她自己的眼睛。而我，他的母亲，我把嘴浸在他的鲜血中。”

我眼前仿佛出现两位妇女俯伏在死者遗体上，死者的血浸在她们的嘴边，金色的眼睛边……

我说：“请您让我把我的嘴放在您手上。这双手接触过他的血。”

我吻了她双手的手心。她站了起来。我问：“您要走了？这么快？”

“今天，我不必再多待了。我们在他身上达到了心灵的一致。”

在夕阳照得通红的门口，我问她：“我可以再见到您吗？”

“我一定再和您相见。”

她走了。

她给我写过两三封信，每年一次，在接近周年纪念的时候，短短的信，写了头几句话就终止了。她没有再来。我只有极稀少的机会能看见她。我们不需要言辞。正象她所说，我们在她儿子身上，取得心灵的一致。

* * *

玛克的生和死深深印入安乃德的内心。她学会了如何理解他的使命，比他自己认识得更好。他是战死在战役开始以

前，作为军队的谈判者而倒下的。他的非暴力主义白色小旗染满了他的鲜血，现在已成红旗，和千百万牺牲者的大旗一样。安乃德毫不犹豫，拾起这面旗帜。我们不能再待在战斗之外。艺术与信仰，纯洁的思想以及大自然，犹如大树林的浓荫及其流泉，在那里，疲乏的灵魂可以进去休息，饮水，但是谁都没有权利躲在里边不出来。在骄阳下，在暴风雨中，哪里有人们的劳苦和战斗，哪里才有生命。

*　　　　*　　　　*

阿霞也是独自背负着她的悲痛的包袱。这是无法与别人分担的。满怀哀伤的人不愿接近别人，哀伤使人孤立。没有任何人愿意听你向他诉述你的死者……“我的死者……他属于我，正如我的痛苦一样。这是我的全部所有，只剩下这一点。”她蹲踞在她唯一的所有物上面，好比苍龙盘踞在它的财宝上一样。她把财宝用利爪卫护着，紧贴着她的肚皮。她用回忆的犁铧切开自己的肉体。她的记忆一点也不能让给别人。

虽然如此，起头的一段时间，她不能单独居住在她和玛克一同生活过的一套房间里。可怕极了，每时每刻，她眼前都出现已经不在世的人。这就仿佛每时每刻在虚空边缘跌跌撞撞。再也没有办法呼吸。要么跌倒，要么到别处去……她到旅馆租了一间房子住下。安乃德本来给她一间房，让阿霞住在她家里。可是阿霞断然拒绝，不加解释。安乃德毫不坚持。她理解。甚至阿霞的住址，她问了一遍，也没有问第二遍。她们两人都需要时间消化她们大部分的痛苦。最初的几个星期，阿霞和安乃德一样，她是生活在一座活的坟墓中。

但是她毕竟还太年轻，不能在坟墓中待得很久。一天夜里，她重新出现在安乃德家中，苍白消瘦，皮包骨头，哆哆嗦嗦，好象迷了路，来找一个躲避她自己思想的避难所。安乃德给阿霞支起一张行军床，靠近自己床边。这还不够。夜里，阿霞的手指抽搐着抓住安乃德的手指。她们不说话。她们互相扶持，好比在高山上沿着深渊边沿走路的人，用一条绳子互相连接起来。

一到早晨，阿霞就回她的旅馆。但是不止一次，夜幕降临，她又来了。接着，她决定回死者住过的那套房间。可是晚上她又来和安乃德一同进晚餐。有几天晚上，她的精神太不宁静，她就在安乃德家的长沙发上过夜。最后，她完全安置在原先的住处。双方约定孩子暂时留在祖母家里，阿霞每天来看他。暂时的办法变成了永久性的，虽然在这方面她们什么也没有说明。良好的理由并不缺乏：小孩在安乃德跟前使她愉快。再说，很明显，小家伙在祖母家里比在母亲家里好。阿霞心甘情愿地承认她没有能力教育孩子。至于安乃德，她为了对阿霞有利，审慎地试了几次，想让她对孩子更亲密些，可是不再坚持，她自己的自私心也设法要把孩子留下。

阿霞的日子怎么过的呢？她太活跃，不可能无休无止地咀嚼又咀嚼对往事的回忆。她开始在住所里整理玛克的遗物，他的珍贵的纪念品，所有的文件纸张。可是她没有兴趣继续整理下去。她整理了一半，把一切都抛下了。秩序加混乱，最不堪的混乱，在这里什么都无法找到！…… 昨天的存在一天天地变成过去，而她自己不断地在前进。从过去的生活中，她只能拿走一些能够和她一同前进的东西。

首先，她对暴行的仇恨，对抢走她玛克的人的报仇的渴望。但是到哪里、怎样抓住他们？“消息灵通”的人实际上恐怕并不象他们装出来的样子那么“灵通”。即使他们真的消息灵通，他们也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掌握“神明的秘密”。若望-卡西弥是不容易抓住的，他现在坚决说他并没有预见这次灾祸。他反而设法减轻他们动身去意大利时、他对他们提的警告的含义。他肯定说，那无非是“一般性的谨慎”的劝告，出于他的“一般性的经验”的动机。可是当阿霞，皱着鼻子，逼得他没有退路，要知道什么是他所说的这个“一般性的经验”时，他回避问题，躲开任何详确的细节，仅仅说那些威胁强大无比的利益① 的人是承担风险的。

“这些强大的利益，你和我一样认识它们……”

他马上加上一句：“可是玛克的情况，强大利益和他被杀害的灾祸性的偶然事故是毫无关系的……”

有些时期，偶然事故是象传染病一样的。偶然的事故也袭击了狄蒙……还有别的被错误暗杀的人，或者死于意外事故的人……不必希望查拉指出这场意外事故的线索！他表示了吊唁，仿佛这是一场铁路上的车祸……多年之后，阿霞在美国碰见了查拉，在阿霞的逼迫之下，查拉把话题滑到别处去，暗示那次打击来自更远的地方，来自比“主人”更高的地方。

“从什么地方？在你们国家，谁比‘主人’更主人？”

查拉耸起一个肩头：“他甚至对他的警察也不能做主！……”

---

① 强大无比的利益，指资本主义集团。

在目前，人们什么也不知道。有些人知道，但是没有干这件事；有些人干了，也许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不说。阿霞怒火中烧，她牙咬得紧紧的……她知道。她有什么必要知道得更多？她知道："Is fecit cui prodest."① 她知道，即使不知道谁是敌人，至少知道敌人在何处。而她知道打击这个罪人的武器在何处。她急于要参加那个阵营，革命的阵营。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阵营。她确信，在这样干的时候，她将完成玛克的意志，她将执行他的遗嘱；他没有能做的，她将去做。如同在古老的信仰中一样，死者的灵魂将不仅报了仇，而且得到营养，用具体行动，这行动就是被人切断的他的生命。阿霞将要用自己的血浇在地上，祭奠玛克的亡魂。她心急如焚地想洒自己的热血，外加敌人的血，如果人们能这样干。(人们一定能办到！)

然而报仇和渴望行动不能充实阿霞的混乱的灵魂，这个灵魂失去了轴心，她必须另找一个轴才能行动。白天和黑夜，她都在寻找她身边的伴侣。这个伴侣徒然是玛克的影子、玛克的喘息、玛克在夜间的温暖的肢体；但这些都不是真的玛克，她的发烧般的拥抱落空了。她没有获得满足。无情的生命浪潮在她身上一天天地上升，冲撞着闸门，野蛮而怒抗的阿霞，在她的胸脯上抽搐般地抓紧双拳，胸脯被饥饿所折磨，对玛克的饥饿，对男伴的饥饿。于是，一天天，她的抽搐的双拳和她的反抗松弛了。男伴必将来到。人必须活下去。她对自己说："为了玛克而活下去！……"

① Is fecit cui prodest，拉丁语，意思是"犯罪的人总是罪行对他有利的人"。

这句话一出口，她心惊肉跳，对着镜子，她对镜中自己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可是到第二天夜里，她又开始了。“活下去还是死去……亲爱的，我如果毫无用处地死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要我为你而活下去吗？帮助我吧！如果你帮不了我，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替我找一个男伴吧！”

他替她找到了男伴。如果不是这一个，必定就是另一个。如果她自己找不到男伴，一个阿霞会自己创造一个男伴，她重新造一个轴心，定她的方向。

要不是经过长时期的纷纷扰扰的搏斗，她不可能达到目的。即使她在给自己建造必要的幻想中，她决不会轻易上当。如果为了她能在行动的现实中重新站住脚，幻想是必要的，这样说来幻想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她有权实现她自己……权利，力量……她必须战胜而取得她的权利。

她战胜了，艰苦地，暴风雨似的……一连几星期之久，阿霞失踪了。在安乃德家里，人们瞧不见阿霞了。稍后，西尔薇来报告消息，眼光露着恶意。有人看见她们的儿媳，在晚会中大受欢迎。人们说起她和一个美国人调情。安乃德接受这些消息，没有表示她的感想，而且她并没有放弃她对阿霞的温情。

然而，当她看见隐消了几个星期的阿霞重新出现，安乃德心中慌乱了一阵，但是努力掩饰自己的慌乱。她掩饰得很拙笨。阿霞也不比安乃德机灵。两个妇女明显地感到她们之间有点严重的问题要表白。但是两人谁都不下决心开口。现在，阿霞又几乎天天出现在安乃德家中。可是她待不久。刚刚进

来，她就瞧瞧门窗，好象准备逃跑。有时她显得温情脉脉，她没完没了地亲安乃德。有时她容易发怒，没有耐心回答别人的问话。或者她进来，不坐下，用她的不耐烦的手指轻轻敲击家具。她走向正在低头做针线的安乃德，好象她准备和安乃德说话，可是没有说，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或者她坐在邻室，坐着不动，长达十五分钟之久，接着突然走了，勉强开口说声再见。

有一天，她在安乃德家里，比平时更加沉默寡言。她站在安乃德身边，似乎在看安乃德正在埋头做的针线活。(安乃德的眼睛斜视阿霞的双手在震颤。)安乃德从她的针线活计上抬起眼睛，盯着阿霞的面孔看。阿霞也看安乃德。阿霞把视线移开，她的下巴开始哆嗦。她怒气冲冲地说："您为什么看我？"

"不许看吗？"

阿霞固执地接着说："为什么你们的神气都在责备我？"

"亲爱的，我责备你？"

"你们想把我捆起来！难道我不能自由地处理我的生活吗？"

安乃德撒手，任她的活计掉在地上，握住阿霞双手的手腕，拉她过来，紧紧抱着她的腰围，把她的脸贴在阿霞的胸侧，眼光往上瞧着她坏脾气的嘴在抽搐，好象她很痛苦，想要发泄一下。于是安乃德温柔地向阿霞轻轻地说："我可怜的孩子！……"

阿霞跪倒在地上，把她的脸藏在安乃德的膝盖上。安乃德抚摸阿霞的头发："那还用说，你能自由地处理你的生活！难

道你不知道，假如有什么人反对你这种自由，我在这儿替你的自由辩护？”

阿霞突然抬起头来。她的面颊烧得通红。她抓住安乃德的双手：“您，您会替我辩护？”

“难道我不是一直这样干的？”

阿霞热烈地吻安乃德的双手，重新把她的面孔藏在安乃德的膝盖与腰部连接处。安乃德等了一会儿，说：“说吧，讲给我听吧！……”

“我不敢……”

“要敢，我的孩子…… 你敢做的事，要敢说。而且我是知道的。”

阿霞战战兢兢抬起眼睛来：“您知道什么？”

安乃德用双手捧起阿霞的面颊：“这张面孔对我什么都没有隐瞒吗？”

“啊，您该怎样鄙视我呢！”

“那倒不，我的孩子。我同情你，而且羡慕你又一次被生活俘虏了。这样的事我遇到过不止一次，所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上帝，对我来说，现在已经结束了。可是对你，还没有结束，谢谢上帝！ 亲爱的年轻人，我在你的眼睛里（不要转过眼睛去！）看见许多欢乐，许多痛苦。我的女儿，你接受这些吧，你有权接受。”

她吻了阿霞的眼睑。阿霞哭了，她说：“呵！ 真可怕！ 我并不愿意！……”

安乃德温柔地从地板上把她扶起来，坐在自己的双膝上，她用自己的手帕给阿霞拭泪，替她擤鼻涕，象对小娃娃似的。

阿霞用双臂围抱安乃德的颈项，嘴按在安乃德的肩窝里，泪水模糊的眼睛在看另一边。安乃德把嘴唇按在她耳朵上，轻声说："现在你说吧，你喜欢谁了？"

阿霞用压抑的低声说，渐渐地兴奋起来，她开始讲。

* * *

安乃德特别注意阿霞说她已经选中了结婚的对象。那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工程师，曾在苏联工作过几年。他到苏联为了工作，结果却被那儿的工人吸引住了。霍华德·特莱克刚到俄国时，满肚子美国技术贵族的骄傲。对他们来说，群众无非象物质材料一样，是内行的技术大师手中的工具而已。他正直地承认，如果说他教给那边的群众使人为机器服务，那边的群众却教给他，如何使机器为人服务。这个古老的真理，美国的个人主义以为是自己的真理，而他却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跟重新变年轻了的旧世界学校中的学生去学这个真理，这还不算太晚。特莱克甚至用一种故作惊人之论的乐趣，把这些俄国的唯物主义者，这些杀死上帝的人，欧洲与美国的理想主义正在组成十字军对之进攻的人，视为不自觉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比西方那些戴假面具、洒香水的假宗教信徒以及西方所谓思想正规的人，更是理想主义者。

安乃德要求见一见那个人。她见到一个毛发红棕色的高大青年，眼色天真而带笑意。在此人身上，如同在他同种族的许多人身上一样，一种不畏艰辛、不择手段的经营思想，结合着清新而令人有舒适之感的情感坚定性。他真心实意地热爱阿霞。他一点也看不见两种不同天性、两种不同种族之间的

区别。为了和他的同种人的偏见唱反调，他愿意相信所有的人种都是相象的；正如他的同种人自以为属于优秀种族，拒绝以平等待人一样，他以同样的狭隘的固执性，坚持他的人种皆同的见解。不过他并非不知道娶一个年轻而有复杂的过去的女人所冒的风险。(我们可以肯定阿霞什么都不瞒他！她正直到成为怪癖的程度。)可是特莱克接受了其中的风险。

他有堕入情网的男人那种荒唐与强烈的信任心，他有美国人对自己强有力的自信心。归根结底，这是最好的方式，可以使别人相信你强而有力！而且(更好的是)他具有美国式的对女人的尊敬，盎格鲁-撒克逊男子自愿给予女性的优先权，为了在他们眼中抬高女人的价值。

安乃德温情地对阿霞说，她的运气比她应得的待遇更好。两人讨论了一阵之后，安乃德表示同意阿霞的选择。她在各种情况下，真正是阿霞的母亲。她不考虑别的，只考虑她女儿的利益。

至于她死去了的儿子，已不在问题之中。倒是阿霞提起他来。闭口不谈人们心中最深刻的最尖锐的东西，阿霞没有这个优点。她说："上帝，上帝！我的可怜的玛克！如果他知道，他将多么痛苦！……"

安乃德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但是她立刻忍住了…… 这个不幸的阿霞！她擅长用她的思想使她自己和别人痛苦不堪，但却不会设法避免这种行动，因为正是这种行动的思想使她痛苦不堪。

安乃德说："玛克太爱你了，所以他不至于不为你的幸福而高兴。"

阿霞坚持说："我不忠……"

"从现在他的处境来说，这些字句已经没有意义了，不能再提出他的产权人的要求了。"

"可是从我的处境来说，我出卖了自己……"

"出卖的行为，就是生活。你平静点吧……"

"我不平静。我爱了他。我把身体给了他。我把自己和他捆在一起。"

"我给你解缚…… 你不会长久自由的。"

"我不能长久自由！如果我不自由，我就痛苦。您怎么办呢？"

"我磨损我的绳索。"

"啊，我还不如磨损我的皮肉。绳索是嵌在我的肉中的。它们使我痛苦，但是我必须有它们。我不能扯掉它们，除非和我的生命一起扯掉。"

"你带着绳索生活吧！爱你的痛苦！你是天生需要痛苦的。你愿意不愿意没有绳索、也没有必要反抗你的绳索的生活？呵，亲爱的苦恼！"

"呵，亲爱的苦恼！…… 对，我就是苦恼。我就是苦恼，为了我自己，和一切我所爱的人…… 我也爱您…… 但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能够爱我！"

"你叫我怎么办呢？"安乃德温柔地笑了。"我跟你一样，我爱我亲爱的苦恼。"（她把阿霞拉到她的怀中。）"这种苦恼使我年轻。永葆你的青春吧！……"

两个妇女互相亲吻。头发白的那个反而比另一个更年轻。

*　　*　　*

阿霞的婚事一宣布之后，西尔薇气得几乎窒息。乔治惊呆了。她不管自己的情绪有理没有理，反正她不能再碰见阿霞。她拙笨地回避阿霞。当她听见那位少妇进门来，在套间里说话的声音，她急忙从侧门跑出去，她不会当面对阿霞掩饰她的冷冰冰的脸色。西尔薇的神色不是用冰块做成的，她并不设法掩饰。她脸上摆着恶狠狠的鄙夷表情。大家也许以为阿霞冒犯了西尔薇本人。说真话，西尔薇确实会这样想，玛克给她留下了他的利益，请她保管，损害了玛克的利益等于损害她本人。安乃德忙于在死者的这些守护者与多疑善忌的阿霞之间调停纠纷，死者并未请那些人守卫他，而阿霞面对含敌意的脸和公然的谴责，就象野猫似的毛都竖了起来。

当西尔薇知道安乃德同意阿霞再嫁，她把怒火转向安乃德。安乃德说："行啦，行啦，要让别人也能生活！"

"这么说，你对这样的事毫不在乎，你？"

"我对此作何反应，那是我自己的事。你对此作何反应，那是你自己的事。可这是她的事。她有权利。"

"权利，抛弃我们的孩子的权利，不到一年之前她还和你同床共枕！"

"这个小女子①她来日方长。我们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实，和那些已经下世的人一起。我们只要守护他们就行了。让这些年轻人去赶他们的路！西尔薇，当你还没有满三

① 这个小女子，指阿霞。

十岁的时候，一直往前走，不要回头看，这有多么好！”

“我不能容忍她忘记！”

“你自己呢，难道你没有忘记什么？”

“我忘记什么？决不！我决不忘记我所爱的。也不忘记我所恨的。”

“不要夸口！你什么也骗不了我。如果没有遗忘，你我都无法生活。残酷的和可怜的遗忘，它使人死去而又复活。西尔薇，西尔薇，我们已经死去了多少次，而且我们复活了，把死去的女人扔在后面！……”

“死去的女人？谁？”

“我们自己。往昔的那些安乃德和西尔薇，如今她们在哪儿呢？”

“我永远看见她们，那些安乃德，所有的安乃德。”西尔薇说，握着安乃德的手，眼神突然温和了，发出柔情的闪光。“我重新找到小拇指的小石块，你一路走一路撒的小石块。”

“那好，你把那块又硬又烫的小圆石也找出来，那就是从前的西尔薇，那时她正是这个孩子①现在的年龄！这会使你变得宽宏大量些。”

“我对自己不宽宏大量。为什么对那条母狗②要宽宏大量？”

“不要摆出虔诚过头的样子，现在！我更喜欢你是母狗，不喜欢你是虔诚过分的女信徒。狗至少有善良的眼睛。张开你的善良的眼睛！”

---

① 这个孩子，指阿霞。

② 那条母狗，指阿霞。

“在我眼珠中你照吧！这是为你，给你的。可是为她，给她，不，不，决不！”

“你错了。原谅她，给她！”

“我错了，也许…… 可是我高兴错…… 我决不原谅她。再说，谁给她鞋穿，她就嫁谁。让她的穿靴子的猫①给我们洗刷地板！一路顺风！我要用手指甲抠掉她的痕迹！”

安乃德耸耸肩头，沉默不语。每逢西尔薇发怒的时候，上帝也不得不让她三分。

安乃德和阿霞安排好，她们两人一同度过最后几天。旁人的敌意，他们有礼貌地表示反对，即使在于里安和布鲁诺的祝贺词中，阿霞也听得出来；还有她自己的内疚，象尖刺似的钻她的心，这一切使她更加欣赏安乃德对她的理解。面对她自己，她需要这种理解，才能肯定她的权利。她对她的权利是有把握的，你要是碰她一下，不会有好结果。然而她是这样的女人，任何顾虑不能拦阻她去争取胜利；胜利到手之后，她再回过头来，看看她抛在门口的顾虑。现在必须由大家来帮助她扫除大家脚下的尘土。她们并没有打算置大家于不顾。大家却不动。谁也不去打扫邻人的门口，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脚下的脏东西踢到邻人门口去。安乃德不得不设法把阿霞的门槛——她的不平静的良心——擦得光亮些。而且由于年轻人的灵魂在一阵悲伤之后，贪婪地去接受送上门来的幸福，阿霞但愿有人说她有理：她扬扬得意了。在安乃德方面，不论她说什么，当她独自一人在家时，只剩下一种尖锐的忧郁感。我

① 《穿靴子的猫》也是佩洛的童话。

们不可能使大家都满意，所有我们热爱的人，所有在我们心上的人，活人和已死的人，每个人都在叹气："我的欢乐……我的痛苦……"而且，使这个人欢乐的，正好使另一个人痛苦。应当由最年长的人把他们那一份让出来。安乃德独自一人和她的大儿子，她的兄长（死去了的人总是活人的长辈）关在家中。她听到他说："把我的那份给她！我还有什么用？让她去利用吧！但愿她幸福，我们的孩子！让她再去爱吧！看她重新生活，我们应当高兴！"

阿霞从来没有象最后几天那样对安乃德这么温柔，这么孝顺。她对安乃德坦白了她过去生活中最遥远的、以及目前灵魂上的秘密。肯定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即使在枕上也没有对玛克说过这些话。（上帝知道，她给玛克尝过多少这种密谈，其实他并不要求听！）这些心腹之言常常不能给她增光。但是她觉得没有比这种使她失去一切威望的坦白更足以表示她的感恩的心情。她把自己毫无遮掩、毫无抵抗地交给安乃德。她很清楚对方的手接受一切，什么也不拒绝。这是多大的宽慰！有这么一次，一辈子唯一的一次，能够赤裸裸地、自己照镜子都不敢瞧的样子，都给别人看，然而听人叫你："我的女儿……"即使和安乃德，如果不是她们就要分手了，否则也不可能这样的倾吐衷曲。

对，安乃德接受这一切，而且理解。她明白，这种毫无保留的忏悔，在阿霞思想中是价值重大的礼物。对此安乃德不让她的手指有微颤的感觉。所有这些灵魂深处的东西，人们平常是不会去触动的……然而安乃德生平却见过不少，经历过不少！但是这位年轻妇女向她揭露某些她想不到的现象。那

些心中和思想中的妖魔鬼怪！她可怜的玛克却挨着她睡觉。他想到过没有？他也有他的妖魔！……

“而我也有我的妖魔……整座莽林！……现在他所在的地方①，毕竟安静多了。”

她把这个身体柔软的亲爱的女儿抱在怀中，这个身体中隐藏着发烧的热情以及残酷的阴影，在她野蛮的信任心的冲动中，她把这些作为礼品献给安乃德了。

阿霞还送给安乃德一件更美的礼物，更纯洁、她更舍不得的珍宝。她把她的孩子委托给祖母保管。说句实话，要不然，孩子对她是碍手碍脚的。当她重新开始度蜜月的时候，她如果同时要管这个旧月亮的剩余部分，不能不使她为难。这个孩子太容易使她回想起那已经熄灭之夜，但这仍是一种不小的牺牲。人们不能责备阿霞除了她情夫以外，不能很好地爱她所爱的一切。她是杂乱无章地爱的。但是人们不能责备她不爱自己的孩子。她狂热地爱孩子，好象动物似的占有孩子……“我的！是我生育的。他还连在我的肚脐上。他是属于我的……”可是不认为她也是属于孩子的。阿霞的本能不考虑公正和礼尚往来。她有时忘记孩子，有时重新要他。她不能在孩子身上固定她的生活和激情。同时由于她的智慧是公正的，至少能看清什么是公正的。她明白她对不起孩子，而且在未来，她可能更多地对不起孩子。因为，她发现自己错误，也不会使她改正一丝一毫。她能下的最大决心，就是放弃她对孩子的占有，既然她承认对这个占有没有尽任何义务。可是她舍

---

① 现在他所在的地方，指在坟墓中。

弃孩子并不是没有切肤之痛。她愿意让安乃德欣赏她为安乃德作出这样牺牲。对任何别的女人，她决不会作这样的牺牲。安乃德知道，而且欣赏。阿霞不会对任何别的妇女作这样牺牲。甚至即使(她在这时承认)为了孩子的利益，她不得不那样干。她和安乃德，这两个充满激情的妇女，天生的说上半句话就能互相了解！

在动身的前夕，也就是最后一夜，阿霞绝望而猛烈的精神冲动又发作了，她喊叫不愿再结婚了，她不愿离开她的玛克，她愿意和安乃德待着，来保卫玛克……

安乃德对她说："去吧，我的女儿！去作战吧！这是为了玛克。为他去搏斗，为了他所要的一切，为了他没有能办到的事！为了我们的事业！"

阿霞吃了一惊。她抓住安乃德的双臂："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么说您参加了我们的事业？"

安乃德点点头："我是和我们的玛克在一起的。玛克在我身上。人世的规律颠倒过来了。我孕育了他。现在轮到他孕育我了……"

阿霞紧紧抱住她："我的玛克的母亲！我的玛克的女儿！……我的家庭存留下来的全部在这儿了！……"

"但是别忘了你的小小的火焰，你的瓦尼亚！"

"请您替我好好保管吧！"

"我保管小火焰，我替你保管……去吧，我的女儿，不论我们两人遭遇如何，你永远能在我身上找到家庭的卫护者，我接待你，捍卫你，如果必要的话，与全世界为敌。"

"世界不算什么，我来对付它，"阿霞说，"请您保卫我，我

在和自己为敌。我将是您的手臂，您成为我的心脏吧！”

阿霞同她的丈夫走了。安乃德和她的玛克在一起。她现在必须为他代替已经走了的那个女人。

他在那儿，坐在她身边，在房间里，眼光是活生生的，手臂和双腿瘫痪了，精神是火烫的。他对她说：“为了我，前进！为了我，行动！为了我，搏斗！”

*　　*　　*

新的战争时期来到，大门已经打开了。二十年以来，这个门从未关上。但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无非是入口处的门而已。从门口进来了革命。

革命不仅是社会的爆炸，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它掀动大地。革命的炸药埋在所有的思想形式的深底里。所有的社会与道德的概念都在不声不响中受到变革。对宇宙的相对性认识动摇了纯理性主义。根据它的长子权①（人们认为纯理性主义是最幼小的儿子，我认为正相反。假如这是一样的，那么如同雅各②一样，纯理性的长子权是偷来的），纯理性曾经是首当其冲的必要的革命战场。人们没有想到，纯理性执行了“人类活动的最高鼓动者”的真正角色。正如叔本华所说：“是的，如果说生命不是一种误解或者衰退，那么革命就是一切，它包藏一切，而且成为伟大的形而上学。”③

① 长子权指古代封建贵族的家规：由长子承袭爵位以及封建采邑。

② 典出《圣经·创世记》，雅各用饼和红豆汤骗取了他长兄的长子权。

③ 《叔本华和弗雷德里克·莫兰的谈话》(1858)，见《巴黎评论》(1864)。——作者原注

不过，法兰克福辛酸的佛学家①还说："不要相信那些软绵绵的形而上学！不要忘记重大问题不是'善'的问题，而是'恶'的问题。如果在一种哲学中，我们在篇页之间听不到哭泣、呻吟、咬牙切齿，世界性大屠杀的可怕的修罗场，那就不是哲学。"

这个海洋的浪涛声充满全世界。必须是聋子，好象一个自私的资产阶级，躲在它最后剩下的被威胁的舒适生活中，才听不见痛哭与反抗的潮声。安乃德的耳朵什么也没有放过。全仗于里安·达维，他每天收到从受压迫侵凌的各国，主要是从东欧各国寄来的一大堆信件、资料、呼号，安乃德一直和人类的激情保持联系。她并不和于里安一样，被这种材料压得精神颓丧，因为他不仅不能忍受单调的lamento，而且由于自己没有能力去援救这些受害者而觉得心头沉重。安乃德付清了她的欠帐，她的最大的爱，她的儿子为了人类的苦难而牺牲生命。她最珍贵的东西，她已经献出去了。在这场大悲剧中，她不是一个旁观者，没有被不可告人的、只求自己幸免的羞辱压得垂头丧气。她有权利站在被压迫的群众的行列中。而且由于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所以她更大胆地看清被压迫的人应当走的道路。

在目前，这道路是被堵塞着的。欧洲的革命让反革命努力抢先进攻了。缺乏苏联的具体支持，革命的欧洲不知道如何组织起来，苏联由于它的巨大建设的必要性，忙得无法分身。这个苏联仿佛一只正在脱皮换毛的巨兽，在它的新换外皮还很娇嫩的时期，必须站在一旁，不参加搏斗。令人难以置

① 法兰克福辛酸的佛学家，指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

信的软弱，使几个社会主义的政党都瘫痪了。两个世代的议会生活使社会党丧失了信念与精力，它们被束缚在荒谬的“合法化”的顾虑之中，而他们的敌对者，比他们更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大资产阶级，要压倒他们的敌人时，毫不考虑“合法化”。那些本来应该用各种方法、不惜代价、打开通向新秩序的道路的社会党，却用最微不足道的奇谈怪论，成了旧秩序的战战兢兢的支持者。他们支持蛀虫咬破的旧秩序的各项原则，而反动派玩世不恭与眼光敏锐的头目们则早已不信。(这些原则，有可利用之处时，他们加以利用；当这些原则碍手碍脚时，他们就肆意破坏之。)合法派的社会主义者，由于他们怀着对共产党人的兄弟阋墙的怨恨，他们一天比一天向过去倒退，害怕战斗，不但害怕战斗本身，也害怕战斗的结果。他们害怕失败。他们也可能害怕胜利。他们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他们身上的行动的热血已经消退。至于身上行动的热血没有消退的人们，那些共产党人，不知道把热血用在何处，而把它消耗在无聊的争吵中，在威胁中，在高举拳头、唱歌游行以及说大话、夸口、吹牛中，他们用这一切代替了静悄悄和坚持不懈的、为真正有组织行动作准备的纪律，并因此而惊动了敌人，促使敌人武装起来。

敌人走在前面了。他们的头目善于利用不应发生的混乱，因为那些革命空谈家，由于他们不谨慎的威胁，在不安的群众中引起了混乱。在整个欧洲，法西斯以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他们捍卫毛线长袜①、保险柜、家庭、祖

① 毛线长袜，一般是指冬天穿的长毛线袜，这里是指坐在炉前取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

国、“患病的母亲”①和上帝。那些大资产者，名正言顺地对他们自己的精力没有多大信心，却相当有远见地把棍棒交给那些 Duci 和那些 Führer，这些人出身于平民阶层，他们精力充沛，他们本来是豺狼，摇身一变为守门的狗。人们暂时给背叛本阶级的无产者以无限权力，把他们固定在劳役的凳子上，让他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作对头。从这国到那国，法西斯的黑色瘟疫②或褐色瘟疫③在传播扩散。他们取得了成功，活动力在增强，即使在法国和英国，最后的储蓄银行，在它们的保险柜中，人们保存民主自由，可是他们已经不会使用这种货币，而把它们从市面收回，禁止流通。

已经到了不能再犹豫不决的时刻。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学院式的讨论已经不是时候。问题在于把暴力与非暴力的一切力量团结在一起，反对反革命的各种力量的集合体。在革命大军中，一切力量都应当有它们的位置，甘地的有组织的伟大不接受主义以及列宁的突击部队。良心的反对、工厂和运输战线上的罢工、起义，一切都是搏斗的武器，现在，安乃德的精神接受了这一切。她的精神承认斗争是必要的。她远远不是退缩在牧羊人的笛声给她开门的“一”的幻梦中，她用的根须在地底下吸取精力，而且把它转化为行动。如果行动的血液不在身上流通，“一”还算什么？“一”是在行动中。“一”在前进中。如果它停顿一会儿，一切都将崩溃。

对一个安乃德以及她的西方兄弟姐妹们来说，一切都将

① 患病的母亲，指骚扰不宁的祖国。

② 黑色瘟疫，指意大利法西斯。

③ 褐色瘟疫，指德国法西斯。

崩溃，因为思想用活生生的意志的面目出现，在那里，思想就象滚烫的金属熔液，流入意志的熔炉之中。同样的思想，在乔答摩①的血管中，成为涅槃的微笑；在一个欧洲少女的血管中，成了雅典娜②在搏斗中的谜一般的微笑。吉亚仑萨伯爵复述西藏雪地中智者的话："作为，这不算什么，破坏，这才是一切……"（破坏屏幕，破坏介乎精神与太阳之间的自我……）

安乃德把这句话理解为（布鲁诺是否也这样理解，这是没有把握的）革命的召唤。破坏幻想与成见的紧密网络，旧世界令人窒息的罗网。撕裂米盖朗基罗《俘虏》③的束缚。在新生活的冲击下，将已经陈旧的老生命的闸门爆开。当她在波纹交错的河中认出自己，在这河水中，喜马拉雅山的圣布鲁诺给她指出有数不清的个性组成的自我形象；当她在那儿看到，在别的波纹中，漂流着自己的波纹，整个圆舞在回旋之中，漂向大海，犹如印度的巴克科斯。这个亚洲的贤智和梦呓，在欧洲灵魂中唤醒深刻的回声（因为她们是同一母亲的女儿），不会有任何风险会使她丧失极其繁忙的活动。她消失在行动中的群众之中，只是为了重新发现千万个自己。在这流向海洋的恒河精神的法兰多拉舞中④，吸引她的并不是大洋，而是河流。她和河流结婚。她听到在它的主要血脉中，大军前进的步伐声。

---

① 乔答摩（Gautama），释迦牟尼的姓。

② 雅典娜（Athéna），希腊神话中雅典城的保护女神。

③ 《俘虏》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艺术家米盖朗基罗著名的雕塑作品。

④ 法兰多拉舞（la farandole），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民间舞蹈。

*　　　*　　　*

不久人们就在群众性集会上见到一个穿丧服的妇女，面容平静，有一点儿笨重，目光阴郁迟钝，在休息时好象打瞌睡，心不在焉，在想远处，不引人注意。可是，她一站起来发言，立即发出青春的光辉，而且她不慌不忙，不提高嗓门，声调平稳，从不犹豫，她坚定的（总是引向准确行动的）语句，一句句深入听众的头脑。

当安乃德要求于里安·达维陪她去参加一个他当主席的反法西斯大会时，于里安非常惊异。有一天晚上，安乃德在大会要求发言时，她自己也很惊异。

直到那时为止，她从来没有被公共场所的讨论吸引过。当她去参加大会时，她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她看见主席台上的讨论者。这次，她坐在主席台上，面对听众，她脸上接受群众呼吸时的气息，听众充满激情的等待集中在她身上。这种等待极少被台上的讨论者所满足，他们顺着自己的语句说下去，他们在党派之间的争论上花费过多气力，对这种争执，听众是不感兴趣的。发言者没有察觉听众迫切的无声呼号："给我们指出路线来，笔直的前进路线！"

安乃德听见这种呼号，仿佛是她自己发出的呼号，既然谁也没有回答这种呼号，她站起来了，她是被迫的。她必须高声说出问题来，而且加以答复，正如古希腊舞台上的合唱队领队所干的一样。

她说了头几句，自己的声调使她诧异，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好象另一个超过她的人的声音，在会议的潮流中膨胀了的

另一个“我”的声音。但是几乎在同时，她将发言者和群众融为一体。这是天生的演说家力量之所在。虽然在她的姿态中没有任何故意表现口才的地方。她的发言出于她的绝对淳朴和安详，这一切都使她的理由的大胆性更为突出。这种安详态度启发听众。增强他们对自已和对他们捍卫的事业的高度信心。她很快就成为人人皆知的人物。在这种集会中，她感觉她儿子在她身边。在许多听众的眼中，都有这个印象，因为人们很快知道了玛克的遭遇。于是安乃德成了传说中的人物。人们眼中母亲和儿子总是在一起的。

用她的清晰的言语以及她的简练和实际的妇女精神，她对重新编排党派的必要措施作出贡献，她不理会这样那样的标签，不理会官僚派头的形式主义，她强迫两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既是兄弟又是敌人，在行动的场地上互相尊重。至于理论问题，以后再讨论！在党派之间真正的分界线是有些人愿意行动而另一些人不愿意。主张不行动的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借口，全是假面具。女人的手撕掉这些面具，不管你是谁，这样她引起党内政客的气愤，因为她搅乱了他们模棱两可的玩意。但是群众是女人：群众赞成安乃德。群众需要清清楚楚的局面。安乃德注意着，不使讨论迷失在口头辩论的混乱中。她擅长于等别人说完之后，把大家的意见归结为一个清楚和实际的提案。她费尽力气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性的援助与其他行动的组织，参加“红色与工人的救济会”，参加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压迫的组织。只要一只手臂伸进齿轮传动系统，全身就都进去了。她花费的钱超过她钱袋中余剩的数目。她受人赞美的有名的安详态度，使她付出的代

价是用意志的高度紧张来控制内心的压力。在一个冷静、高大身材、强健、相当粗壮、又因上了岁数而显得有些沉重的妇女的外表下面，过度劳累的心脏开始损害她，虽然还没有影响到她的精力。

医生们按照他们的习惯，不告诉她真正的病是什么。他们总指望对生命焦急的爱会起作用。他们不能设想，对所有的人，丧失生命不一定都是最严重的不幸和不可告人的恐怖。就如同秋末成熟的果子不会感觉脱枝坠地是种乐趣！听了医生们遮遮掩掩的解释，安乃德微笑了。由于她有过当护士的经验，以及她和医道中人，比如和菲力普·维亚，她以前的情夫①的亲密关系，她知道得相当清楚。

她最近又见到了维亚。他现在是一个额头上有皱褶的老头儿，可是眼睛还是焚烧着一种没有满足的火焰，粗大的嘴好象感到一切都很乏味。他已获得很大的荣誉，可是永不满足，正如另外一个人，贝特洛老大②（上一个世纪的），有人说他在先贤祠中的坟墓是他不急于占有的唯一的位置。（如果他不急于到手，这是因为他有把握，一定能够得到：凡是你认为一定能到手的东西，也就对它兴趣不大了。）菲力普吃饱了，可是没有满足，不停地在寻找，好象狼在找“quem devoret③”；可是他的猎获物是极其可怜的，已经连骨髓都啃掉的世界，这使他冒火。安乃德和他从没设法再见面，可是没有完全失去对方的

① 菲力普·维亚，以前的情夫，见《夏季》。——作者原注

② 可能是指马塞兰·贝特洛（Marcelin Berthelot, 1827—1907），法国化学家，政治家。

③ quem devoret，拉丁语，意思是“可以吞噬的东西”。

踪影。玛克之死在巴黎的报纸上曾经引起一些回响。玛克死后，菲力普在街上碰见了穿丧服的母亲，她挺着腰，很骄傲地高抬着头，好象头上顶着重物的意大利妇女。维亚充满了敬佩之感，过去和她招呼。

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相同的意见。在政治上，维亚赞成独裁政权。他把人民群众看作含敌意的羊群，必须将它们捣碎和驯服。正如人（名副其实的人：主人）对待别的兽类一样。群众运动，按照他的冷酷的见解，是属于大自然的盲目力量，如同瘟疫一样。在于里安·达维和他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感。为了照顾安乃德的面子，维亚不表露这反感，然而决不平息。

菲力普·维亚和安乃德，当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决不顶撞各人的栅栏。在两人之间存在着过去搂抱的记忆（这把他们连在一起），这些在肉体中深深种下的根（肉体就是精神）。他们在爱情与搏斗中互相了解，互相清楚对方的力量与弱点。你的强弱点多少也就是我的强弱点，两人都在上面咬过。此外还有一件秘密的事，使他们互相接近：他们都知道自己已被宣判死刑。①

对安乃德向他提出的关于她的疾病的头几个问题，维亚的回答是开门见山的（他从不吞吞吐吐）。他主动给她描述她感觉的病状：在她胸膛内部感受到的顶撞的痛苦，扩散到她左腋下，沿着左臂下去，直达指尖。他发现在她的眼皮底下，面部有带蓝色的浮肿，还有手的苍白色……老生常谈！他头一

① 已被宣判死刑，指两人都有不治之症。

眼立刻都看清了。这个身体是他曾经占有过的女人的身体。但是，虽然他和她都记得往事，在此时此刻，他是用医生的冷冷眼光来诊察她的。她也是从外部来看维亚的，她自己觉得她对这个男人的身体是陌生的。她说："这是心绞痛?"

他说："古典式的心绞痛。"

她开玩笑地说："至少在这点上，你不能再说我是浪漫派。"

"你一直是一个古典派的人，你自己不知道。"

他瞧着她重新穿好衣服。

"可是，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她问。

"已经不是刚刚开头。"

"这，我自己也知道。"

"已经走了一段不短的路。"

"还剩下多少路可以走?"

"要看情况。问题在于小心你的步伐。"

"我已经走得极少。"

"即使在不动的情况下，你总有办法跑得飞快。"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阻止我飞跑?"

"我不知道。即使我知道，很可能我不告诉你：有的单方比疾病本身更有把握置人于死地。"

"因病而死，因医而死！我宁愿因病而死！"

他赞成她的意见。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被肾炎宣判了死刑，这种病是不饶人的。可是他对谁也不提，而且继续打猎①，仿

① 继续打猎，指追求女人。

佛他能永远活下去。他很可能让安乃德继续打她的猎，信赖她掌舵的经验。然而他却警告她要停止参加群众大会以及委员会等活动。这儿，他作为医生的禁令和对安乃德社会活动的反感趋于一致：捆住她手脚的良好机会！他的反民主主义再加上对参加政治活动入了迷的妇女的特殊反感。安乃德一点也没有弄错。那还用说，她固执地干下去。但是她的病出来提醒她要理智。她很通情达理，她不坚持了。她停止活动。菲力普厚着脸皮扬扬得意。

“你可不要急于高唱凯旋，”她对他说，“我的弓上不止一根弦。”

“但是，女骑士，你只有两条手臂拉弓！”

“你弄错了，我长了别的手臂。”

*　　　*　　　*

安乃德在远处有她的女儿阿霞。在眼前，在她身边，有这个孩子，她儿子的儿子。正如三十年前，她又有了个孩子要孕育。

但是什么事都不能重新开头。孩子已经不是同一个孩子。她也不是和从前一样的女人。当她已经和一个儿子走了三十年的道路，她又回到出发点上，她没有从前那种期待的热情了。她明白道路将把她带到何处去。如同在鹅牌游戏的棋盘①上，有井、牢狱，还有欢乐，这一切顺次序排列着。总是有掷骰子的风险，但是这地区已经没有人所不知的混乱，人们已经在

① 鹅牌游戏的棋盘，一种儿童玩具，棋盘（纸板）上画着鹅和各种背景，玩时掷骰子，按点数前进。

本区搜索过了。不用说，人们弄错了！因为在间隔的时期，新的一代人从这儿经过，已经改变了风景。旧的坑坑洼洼填平了，又形成了新的坑洼。人们不止一次冒着由于记性太好而迷路的风险。

再说，有了这个新的小人儿，虽然他是用旧材料做成的，可是他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代。说真的，他使你困惑。他有和父母同样的眼睛，同样的五官。他瞧你……不等他开口说话，你觉得，你知道一个新的房客、新的时代进入你的家室。而这个新到的小人儿，你教他学走路，第一下，他就会站稳在一个他没探索过、可是已经比你熟悉得多的场地上，他和今天是情投意合的，和睦相处的。而你，你却待在门口……

要不要跨进门槛去，完全在你。敢于进入未来！对能够抛弃过去的人，很容易进入未来！然而安乃德不愿意，也不能够。她主张两者之中不牺牲任何一个。要在他们之间实现谐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最初一段时期，安乃德限于慈爱地观察小若望①，她有许多关于孩子的事要学习，正和孩子要学习许多关于她的事一样。两人有乔治做他们的媒介。

在孩子和少女之间形成了最奇特、最动人的联合。两人

① 小若望，即瓦尼亚，下文有解释。

岁数相差十五年，这种差别使他们分离，也使他们结合。小男孩还不到八岁，大姑娘却二十三岁出头了。两人通过秘密协定，宣布了一条法令，一个国王，另一个是子民。“你是属于我的，你是我的财富……”他们不需要提出条件来。无条件的！“我是你的财富，我属于你。”条约签定了！“这不是你的意志。这是我的乐趣。我的乐趣就是你的乐趣……”

在这个小男孩和那个大姑娘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场地？所有的场地，所有能联系两个人之间的纽带，除了把两性捆缚在一起的纽带，他们俩恰好在分水岭上，在那里，他们可以饮各种泉水。有兄弟友爱的泉水，大姐姐和小弟弟的泉水。也有母爱的泉水：当孩子由于悲戚或由于对他的小小胳膊太重的幸福，蜷缩在少女粗壮的手臂间时，她感到一种温暖的快乐跳跃在她五脏之间，好似孩子的小脚在里边跳舞。还有，甚至还有爱情的泉水，唯一的、真实的爱情（对一切人来说，只有一种真实的爱情），在男性和女性的心中（但愿这些被粗暴地对待的美好的名词，恢复它们的尊严！），这种爱情在睡眠，或彻夜不眠，在梦想，在窃窃私语，或大声说话……这种爱情永远使他们燃烧起生命的两半结合成唯一的整体的愿望……神圣的爱情，在它的神秘的角落中，不知道有任何栅栏，它跨过年龄；虽然它的根深深插在肉体中，插在它的无限止的冲动中，不顾这一切，超过海洋，穿过空间与岁月的广宽间隔，把人们结合在一起。

这个互相接受、既无阻碍又不扰乱的需要，来自何处？对孩子，从最初的几天起，他的记忆紧紧掌握了日子的线索，不放松了。三年以来（他的印象似乎向来如此），他看见在他眼

睛的上方，他的大女友露着美丽的牙齿在笑；还有那些夏夜，在草原上，窗户下，蚱蜢唧唧地叫，远处的山溪洪流隆隆奔腾(那时正在瑞士，他父亲将要去迎接弗洛仑斯的尖刀的几个星期)，他听躺在床上的大个身体静静地呼吸(她把他放在她的床上)。在她温暖的手臂弯曲处，他把面颊和鼻子靠在上面……幸福与和平……什么都没有动摇这种基本的印象，即使紧接来到的哀伤的日子里，在家中有许多无法解释的扰乱……可是她和他，两人在一起，没有第三者在旁边的时刻，他们从来没有扰乱，也没有哀伤…… Gioia. Pace…① 假如你没有见识过这种境界，别人无法向你解释。这是人为的运气。一千次中的一次，大自然的安排获得成功，成功地组成了这一对配偶。

对大姑娘来说，好象意志应当在接受一个更大的角色中起作用，而不是接受一个孩子：要不是偶然的机会，有那么一天这个小伙伴闯入了她的生活，她是不会认识他的。可是还有最奇特的事！现在，当她想起这件事来，在她以前的生活中不认识这个孩子似乎是不可能的。要不然，为什么他一来她就这么完完全全认识了他？她回忆起来：一天，安乃德把一个赤裸裸的小娃娃交给她；而且(孩子的母亲有事出去一会儿)，她独自一人和小娃娃待着，她的手指甜蜜地接触到这只没有羽毛的小鸟的身体，她感到心慌意乱。她俯身向着鸟儿，bambino② 对她微笑了。快乐的感觉震动她全身，浸透她全身，从她乳房到膝盖，她的奶头坚硬起来了。她发现了她的母性。在那以前，在她的大小伙子式的喧嚷、活跃、爱好运动的生

① Gioia. Pace，意大利语，意思是“快乐。和平”。

② bambino，意大利语，意思是“小娃娃”。

活中，她从来没有一钞钟遍身微颤过。现在，孩子出现在她眼前，好象雷鸣电闪一样，她甚至不愿意承认她以前可以没有这个孩子而生活的可能性。她曾经为孩子而生活，在期待孩子来到。在全部过去的岁月中，她用活动和游戏麻醉自己。全部以前的时间，她隐藏着这个孩子，喂他吃，摇摆他，这个小家伙，她的小家伙。在她看来，这个小身体整个都是新鲜的，可是一切她早已认识了，连同他的小脚趾甲（她瞧着他的小脚趾甲，充满柔情地笑了），连同他那象热面包似的小身体的气味。

自然啰，她不敢当着别人面高声说这些话。还有那个自称是他母亲的女人（妒嫉的乔治，看见那女人比她自己缺少母性，心中感激她），还有安乃德。（安乃德瞧着乔治和小孩，微笑了。无法知道安乃德是否看穿乔治的心情，可是乔治不敢去问个明白。）所有别的人，西尔薇，孩子的父亲，也是那么不能理解……她不能公开自己的秘密……可是她能发誓的，就是他，那个小家伙，他都明白！这是他们两人的秘密。她想的是真实的。除了孩子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他不想把这当作一种秘密。安乃德不得不注意着（不露声色），不使阿霞多心，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可是阿霞，在她再婚前的几个星期，完全被她的激情和烦扰占据了，她不可能很好地观察孩子。当她在旋风当中，忽然想起孩子，她象一阵风似的冲进来，把他从正在干的事中，从游戏中，从他和他的女友谈话中拉出来，独占了他，把他囚禁在她的怀中，眼瞪眼地逼视他，用一大串兴奋的问题逼得他说不出话，可是又不等他回答，紧紧地搂抱他，不管他乐意不乐意。等她满足了之后，她放下孩子，又

去追逐痛苦和希望了。

只有安乃德一个人，从侧面观察孩子的思想反应。即使如此，她看到的仍然不到一半。在这小人儿身上进行着一件秘密的工作，是大人想不到的。瓦尼亚（他有法俄两种语言的一大堆名字：若望、伊凡、雅诺、瓦诺、瓦尼亚、瓦尼乌沙）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抗拒暴风雨的降临，那完全无济于事，甚至也许是不利的。

“她干吗要这样摇撼我？但是，似乎她有权这样做，她是我母亲……”

最好是等风暴过去，献给她最少的礼品。于是他将自己的身体被动地任她摆布。精神上却一点也不给她。孩子是高明的观察者。他注意到，他母亲临近再婚的最后几天，打扮得更漂亮、更整齐了。她身上很好闻。他的小狗鼻子不但嗅到她的皮肤，也嗅到她皮肤下面的思想。他用并不缺乏嘲笑意味的好奇心，察觉了他母亲内心的忙乱骚动，以及她的滔滔不绝的说话，很突然，魅惑人，使他觉得好玩，也使他疲倦。他不放过每一句冒失的话。他有他自己的思想生活。关于他母亲的再嫁，他有他的想法。但他不对任何人说。别人也避免和他提起这一话题。这就更多了一个理由使他想这个问题！（大人们不知道，凡是人们过分不提的话题，反而引起孩子们注意。）在瓦尼亚眼中，他母亲是一个奇特的活生生的问题。好奇心冲淡了温爱。然而她反正是吸引人的。她头脑里想些什么？对乔治，人们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两人中哪一个人运气更好？

在目前，他等待粗暴的入侵者放开他。他已经发现所有

令人讨厌的事都有完结的时候。阿霞走了。他瞧见她动身到远方去了，没有多大遗憾。她走了之后，他反而更欣赏她。他仿佛觉得在他的天空下边缺少了一点什么…… 不是母亲的温爱！关于母爱，他周围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但是在他的几个母爱之间，他秘密地给她们排了队。去美国的那位母亲，把他抛弃了，就从把他抛弃这件事本身来说，却也不是他最不关心的一个母亲。他从身边的人中听到或猜想的，对这位母亲的责备，在他思想里起着和责备者的意图相反的作用。即使他不明白他母亲行动的理由，如果他认为受了她的骗，他并不因此对她不感兴趣，他反而更感兴趣。他并不象那种虚弱、受伤的孩子一样，把他们秘密的冒犯行为、他们的怨愤和被禁止的愿望，都战战兢兢地压在心中。瓦尼亚具有相当丰富的温爱（他接受别人的、以及他给予别人的温爱），因此对一个似乎离开他而远去的母亲，他不至于感到辛酸。他有把握追上她，如果他一定要追。万一她不回来了，我的上帝，他也不在乎！这个小人儿对自己，对生活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如果他会表达这种信心，他将使给他生命的妇女，他母亲和祖母，大大惊异。这并不是乐观主义的欺骗办法。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在周围看见足够的事实，使他明白生活并不是用温柔、甜蜜、美好的微笑做成的，也不是用慈祥的妈妈以及圣稣尔比斯大街上店铺橱窗中陈列着的那些搽胭脂、头发梳得很整齐、无聊发闷的善良上帝做成的。孩子从生下来以后，身体就在狼的毛上擦过，从他母亲开始，最后（不见得是最后！）是杀死他父亲的那些人。就算是狼吧！他自己也是狼群中的。主要的不是生活要和蔼可亲，而是要生动活泼。生活愈旺盛，食物愈

丰富。这个小家伙胃口极好，牙齿也很坚硬。对人，好的或坏的（他们反正是一种食品！），他首先喜欢他们要有趣味。这个象狂风一般的母亲，她穿行于大西洋上，使这个小顽童感兴趣！他不理解什么，但他在她身上闻到大海的空气（或者是大平原上的风？……）。他知道什么呢，除了觉得风在吹！许多爱，许多恨，以及她反对社会的暴风雨（他偶然听到她的气冲冲的言语）。“社会”，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我们等着瞧吧！我们会由自己判断……”在目前，瓦尼亚把反对“我们所在的这个”的狂风暴雨先留着备用。

阿霞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办大事的日子里的母亲。

另外一位，乔治，是日常的母亲。他对乔治说过，简洁而坦率：“一个母亲用于节日（或暴风雨中）；另一位是日常用的。”乔治听了哈哈大笑。她接受这样的分配。她要了每天用的那部分，把其余的部分留给阿霞。她明白瓦尼亚把阿霞留着在盛大的节日用。她自己对阿霞的雷雨式的吸引力也很敏感，不得不对她表示慷慨大度。她和西尔薇不一样，西尔薇的积怨永不消除。如果有人当着乔治的面攻击阿霞，乔治就替阿霞辩护。她也不容许自己责备阿霞这样那样。人们责备阿霞最不堪的一事，难道不是她把儿子留给乔治了吗？

“我们的小男孩。我的！我的面包。谢谢女面包师！……”

* * *

两个人的生活安排好了。一起头，乔治每天早晨跑到安乃德家里；可是她必须回到父亲那里午餐，然后又到安乃德家和孩子度过下午，傍晚和孩子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去晚餐。于

里安现在住在巴希①，安乃德住在卢森堡公园附近。乔治不得不整天跑，而且谁也对她不满意。于里安抱怨简直看不见他女儿了，到了进餐的时刻，她总是迟到。（他是属于这类法国资产者，他们最不能容忍不守时刻的习惯，对此他们可以大发脾气。）孩子总不愿意放乔治走。每次分手，总是不断地说再见，不断地叫她回来，再一次说再见，象一对情人似的。安乃德看得又好玩又感动，她向她的老朋友建议，让乔治在她家里午餐，于里安同意了。对他来说，与其女儿每次回来进餐都迟到，不如干脆不回来。再说，他也感动了。起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不理解，为什么乔治为了一个孩子抛弃一切，她的家，她的功课，她的利益；后来他看清了（安乃德把自己的眼睛借给他，他爱她的眼睛），在他女儿的处女之心中，燃烧着母性的神秘火焰是多么美。于是他索性走在乔治的愿望前面。他是这样一个人，要牺牲就干脆牺牲自己。于是他主动向安乃德建议，让乔治在安乃德家中食宿。为了让安乃德消除心中不安，于里安想了一个借口，说他早就计划到美国去进行一次学术旅行，他很可能在那边逗留一年，为此，他非常乐意看见乔治住在安乃德家中。安乃德对这一借口并不轻易相信，可是乔治求之不得，年轻人的自私使她快乐得大声叫喊，她狂热地吻她父亲、安乃德和孩子。当安乃德单独和于里安在一起时，她瞧着他，微笑，对他说："亲爱的于里安……现在该轮到我了！"

她吻了于里安。于里安感动了，不知如何是好，轻轻咳嗽一声，一边寻找字句，一边说："说到底，我的乔治……您是

① 巴希(Passy)，巴黎的一个市区。

明白的。她是属于您的 ……"

安乃德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说："我明白了 ……她是属于我们两人的 ……我亲爱的朋友！……"

他们转到别的话题上去。在他们的年龄，不需要说明，彼此心照不宣。

住处很快安排妥当了。两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乔治占用过去阿霞住过的房间。瓦尼亚的小床在一间很窄小的邻室中，房门总是半开着。安乃德的枕头正靠着墙，她听见隔墙两个孩子每天早上低声说话和笑，象麻雀似的，也听见光着的脚在楼板上跑，从这间房到那间房，彼此来往。稍后，他们决定迁居郊外，既然没有任何非留在巴黎不可的必要。他们在茂桐树林的边缘，找到一所明亮简朴的住屋，带一个园子，几棵树，在那里他们感到很宽绰。甚至给西尔薇也留了一个房间，假如她愿意来住。但是西尔薇非让人揪她的耳朵不可。使她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摆出一副不在乎她来不来的样子。尽管她假装不相信温情，却并不是不渴望有人喜欢她，但她更渴望独立，同时由于年岁增长，脾气也变得更多猜善疑了。她老是全副武装地准备和那些侵犯她独立的人斗争。

"那好，把你自己关在钟楼上！什么时候你愿意下楼，你就下来。如果你来，我们很高兴。如果你不来，我们也不强求你来。"

三个人的小天地完整无缺，十分协调。安娜、处女和孩子①。正如在弗洛仑斯教堂里的屏风上，圣安乃德，带着画家

① 安娜、处女和孩子，指耶稣的家庭。"处女"指圣母，耶稣的母亲；安娜是圣处女的母亲；孩子指耶稣。此处即指安乃德、乔治和瓦尼亚。

芬奇式的讽嘲和温柔的微笑，在她的双膝之间坐着大姑娘，姑娘把小娃娃抱在膝盖上。如果说安乃德孵育他们两人，他们两人却只看见自己。安乃德迟迟不送孩子上学，她承认在这位处女母亲优越的母性中，有教育的天才。作为开头，她把造成孩子身体的柔软粘土，交给塑造女工灵巧强壮的双手。

孩子每年用一部分时间，半裸着身体，生活在园中或林中，穿着一条小高卢人的裤子，乔治的本能告诉她，作为最初的功课，要使孩子习惯于吃苦耐劳。不用说，不是指苦行派的吃苦耐劳（这是牙齿不好的人的办法），然而是有乐趣的吃苦耐劳。二十五年以来，乐趣这个原则正是西方各新学派所要求的。乔治并没有听说过教育学的理论，乔治在快乐的概念上（快乐是孩子自发的自由游戏之果实），再加上费力这个雄健的概念，也就是将吃苦的必要性包括在充分的快乐之中。她对她的小狼崽说：

"如果你光做你能做到的一切，那就太少了！必须每次比你所能做到的再多一点。乐趣好比吮吸奶头——我不说！——，但这是每一条小牛犊都能办到的。最好的，真正好的，在于你开始咀嚼你的痛苦时，什么也比不上舌头上这种味道。舔你的汗水！…… 多做了一点。可是不要太多。太多的太多，是蠢货干的事。不要蠢货，也不要小牛犊……来吧！做吧！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停！小心受伤！明天，我们多走一步。①"

这样玩下去，孩子的四肢和身躯晒成棕红色了。他的精

---

① 乔治是受过正规的体育锻炼的，上边这句话是用体育教练的口气说的。

神也毫无损失。象练体力一样，乔治教给他如何锻炼智力。于里安的女儿手指灵巧地耍弄智慧之弓。科学的抽象问题，在她敏捷的手指下边那样省事地解决，以致小猴儿的轻快手指，一点一点地重新做同样的动作，并不意识到困难。精神的手指超过思想。在没有思考“如何”之前，本能解决了问题。这是条好的道路，直线前进，人们到达以后，再提出“如何”来。如果你在出发之前，等待一切准备就绪，那整天，一辈子，也将等待过去！先前进！“如何”最后一定会追上我们。乔治把她的精神和手的直觉传授给若望。对直觉的推理思考是事后的好玩的谜语，晚上，人们在休息时，才进行解析。可是在白天，看与行动。看是为了行动。如果你是健康的，这两个动作只是一件事，我们会有时间去理解的！…… 理解？仿佛目光和手在第一个动作时，一点也没有理解！这是不需要用言语来思考的。不过，等用言语的时间一到，乔治和若望谁的言语都不贫乏。他们的舌头一点也没有瘫痪。啊！他们是多么喜欢辩论！…… 听他们辩论，安乃德笑了。即使在思想、在辩论的时刻，他们好象在用四肢攻击，在玩儿。

我们可以相信，使前一世代的人烦扰不安到出血的生存问题，丝毫不使他们有夹脚之苦！（先要说明，他们是光着脚穿凉鞋走路的。）首先第一，姑娘和男童，他们都十分健康。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病。他们没有亲身经历（经历得不够，这是很大的缺陷！）贫穷，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如果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话，很可能他们要准备搏斗。在乔治心目中，整个人生是个运动场。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太美了！运动场本身是奢侈品。不应当隐瞒，乔治和孩子的生活，虽然是那样

俭朴和健康，也是奢侈品。最大的奢侈不是金钱，而是与世隔离的生活。这种个人主义的教育是脱离人类的共同命运的。安乃德隐隐约约地感觉不自在。西尔薇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有比安乃德更清楚的话可说。但是她很少说，因为她很少有机会过问安乃德家中发生的事。而安乃德在她的创伤康复的初期，巨大的疲乏和对孤独生活不可克制的需要使她变得麻木不仁。她把孩子交给乔治去管教。为了使她的良心平静，她想，稍等一个时期她再干预，也不至于失之过晚。

确实不算过晚。乔治在趁热打铁，然后把它浸入冷水盆中。小若望将是用坚硬的钢铸的。她决不在其中留下一点草芥。常在不知不觉中折磨孩子并使之精神不安的那些骚扰，那些在黑影或妖魔面前的逃跑，瓦尼亚一点也没有。他的生活完全是明亮的，没有不相识的东西在烦扰他。虽然他父亲悲剧的死亡对他来说可能成为一种冲击，他似乎一点也没有为人生跑道上最后要到达的阴暗目的而操心。乔治也不比孩子更多地为这些事操心。他们对这个“以后……”的从容不迫的镇定态度，在安乃德看来令人宽慰，而且使人觉得奇妙，她简直很难理解。她自己，必须经过那么多的痛苦和努力，在多次重复的失败之后，才达到对这些事物的接受，可是他们一下子就好象已经安置在这一概念中。乔治使瓦尼亚习惯于把死亡简单地当作一种自然行动来考虑，这种行动是正常的，毫不困难，毫不可怕。这个大姑娘的结实和井井有条的精神，类似一个整齐有序的家室，善于在医学无情的研究与运动的强力以及身体的轻松愉快之间，形成均衡。她有天赋的智慧，平静愉快，精确明朗，对一切事物感兴趣，而且她掌握自如，会很

自然地对瓦尼亚谈一切自然问题：死亡、疾病、性的问题。她对孩子从无保留，也没有虚假的羞耻，或者在相反的方面，也从无放肆或猥亵的地方。她对他说实在的东西。实在就是如实存在的一切。如果是好的东西，只要享受它就行。如果是坏的东西，必须设法使它变好。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没有遮住眼睛不看的必要。我们看，看总是很有趣的，即使戏是在自己身上展开，尤其是在自己身上！于是你同时是观众，又是戏剧。

“瞧你的戏！不要惊慌！演员在忙碌，可是观众坐在他们舒适的位子上，鼓掌或喝倒彩，或者打呵欠，完全自由。即使戏使我们厌烦，我们也有自由喊：“够了！”……

瓦尼亚不慌不忙地眼看他天真而不加遮掩的青春在发育。他很满意自己是个男孩。他觉得世界似乎是一个丰富的发明。这一切是多么机巧！生命的机构服从明确的规律。没有反抗这些规律的问题！任何机器都服从它的规律。必须学会操纵机器。我的身体，我的生命，我的汽车……

“不是吗，乔治？”

“对，瓦诺，好好地驾驶它！不要压死行人！……”

活着多么好玩！多么快乐，大清早动身，在白净的大路上，驾着闪亮的新汽车，在它精致漂亮的内部齿轮中，还没沾上一粒灰尘，它飞驰得象一只鸟儿，服从手最轻的一按，在我身旁，那位女伴已经走了一部分道路，她重新走一遍，为的是两个人一同更充分地享受！我享受她已经见过的一切，享受我看见的一切，享受她用我的眼睛看见的一切。

他们仿佛觉得他们在一起时，生活才是完整的。两人不

在一处时，每人都觉得缺少了一块。这些不久以前的往事，以他作为果实的往事，他的父亲、母亲以及别人，如果没有乔治这个见证人，瓦尼亚怎么会理解呢？这好比他派乔治作为先行官去探明道路。他自己也同样给乔治探路，因为他骑在她肩上，两条腿夹住她的下巴（亲爱的小膝盖！），探路者的尖锐目光在驮着他的那位女子头上边翱翔。他的眼光比她的眼光瞄准和打击得更远。他不止一次地、不自觉地向乔治解释他自己的思想，因此她在他的路上看得更清楚。这样，在他们之间筑立起一种奇特的平等。常常是大姑娘问小男孩："说吧，瓦诺，你对此作何感想？"

她对他帮助最大的地方在于她向他追述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父亲的情况很少，而且不确实。玛克当时完全为他的激情和行动忙碌，不能为孩子多分心。而对他的激情、他的行动，孩子自然只能模模糊糊注意到。在他父母闹别扭的时期，孩子的记忆刚刚开始从雾中出来。他的小麻雀的眼睛啄来的片断记忆，是不能连贯起来的。后来，他习惯于离开那两个激情的人而生活，他们也各自分开了。可是如今，那两位突然从他身上分裂出去，他的本能使他感到他是他们身上的一块肉，或者说，他们是他身上的一块。他很想重新抓住他们。已经太晚了！当他的意志有他擅长想象的精神作为潜力，决定去铸造他所缺乏的一切时，这是决不会太晚的。乔治是他的铁匠助手，她向他展开童年初期的海市蜃楼。她给他讲关于已经消失得不留痕迹的年代的一些场面，反映在油画面背景上的最后部分，在地平线的无穷远处，从那儿召唤与接受所有的幻象。不等乔治讲述完毕，从方舟上逃出来的鸟群，有黑的，

有白的，已经在瓦尼亚记忆的灌木林中找到栖身之处。甚至在那儿孵育了小鸟。当瓦尼亚接着讲它们的故事时，他很认真地添油加醋。他很可能对乔治说："不是这样的！我比你知道得清楚，乔治，我当时在场。"

两人凑合起来，他们没有困难地画出玛克的一个激奋的肖像。乔治自己认识玛克也很少，因而她更愿意帮助孩子的秘密意愿。玛克对乔治的影响是浪漫主义好奇的吸引力。在他们的短促的交往中，这种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玛克悲剧式死亡的光芒，更加激奋了乔治的好奇心。由于安乃德对任何人都不提这个儿子，她独占的儿子，因而使想象力可以任意画出一幅壁画。在乔治的眼睛深处，这幅壁画盖上了一层柔和的传说色彩，在画上玛克差一点以圣乔治①的面目出现。奥圣米歇尔②的庄重青年，眼光直视，拿他的胸膛抵御命运的打击…… 这次他是在搏斗中倒下的。使他具备更多的英雄气概。

"我是他的儿子，我要替他报仇……"

"我们要替他报仇……"

既然瓦尼亚现在是她的儿子，乔治成了寡妇，她接受了死者的骨灰以及报仇的任务。

但是另一个妇女呢？另一个母亲？她们是两个人。必须承认另一个妇女曾经得到玛克身上最好的部分，而且不是传

---

① 圣乔治（Saint Georges，三至四世纪），相传为古代基督教殉教者。

② 奥圣米歇尔（Or-San-Michele），弗洛仑斯一座教堂，内有多那太罗的一座圣乔治塑像。多那太罗（Donatello，1386—146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雕塑家。

说。(乔治非常真诚，她不会在这种问题上，自己骗自己，以为传说比现实优越。)可是至少在瓦尼亚方面，现实的占有者是她。谁要离开职位，就失去职位！阿霞丧失了做母亲的职位，而且谢谢上帝！她似乎并不急于要求收回这个职位。她的新生活整个占有了她。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充满激情的回忆热情提醒了她。于是，她给安乃德写一封充满热爱与痛悔的信——一条火山熔岩的热流。有一次，这条熔岩热流穿通了大海，阿霞跟在她的信后边，她出人意料地到了茂桐，也不通知一声。这事发生在她去美国十一个月之后。她的猛烈的激情，在她和安乃德谈话时已经发泄完了。她们两人关在房中不出去(或两人都无话可说了)。和他母亲乍一接触，瓦尼亚退缩了，他用过分的礼貌对待他母亲。这种礼貌使她冲动的劲头突然抑止住了。面对儿子的目光在她说话时仔细打量她，阿霞感到腼腆了。然而瓦尼亚是很和蔼可亲的，充满温情，十分殷勤——过分殷勤！可是孩子的眼光在奇特地观察母亲。她很想用双手把心脏部位盖上。而且不但是心脏！她肚子里还有了另一个孩子。虽然她的身孕用很巧妙的手法伪装起来，使人几乎看不出来，瓦尼亚的目光，当他注视她腰部两侧时，使她心慌。他瞧见什么？他想什么？她感到难为情，她在一个男人面前从来没有这样难为情。她不敢问他，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而且他也许连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在阿霞最不防备的时刻，瓦尼亚突然张嘴，他问道："你对你的丈夫一直很满意吗？"

阿霞虽然不是一个腼腆的女人，她急得出不来气了。她不知道她怎样回答的。瓦尼亚接着又问：

"是不是你比爱爸爸更爱他?"

"呵! 不。"阿霞从心里回答他。

"那么为什么你和他结婚?"

这句话使她完全手足无措了。她慌张地说:"我没有别的办法。"

孩子不再坚持了。阿霞对孩子的审判感到很不安,她问:"你怨恨我? 说,我做错了事?"

"不,我明白,你没有一个丈夫,不能生活!"

阿霞觉得她是在小小的一家之主面前,他对她表示宽恕,她觉得惶恐和痛苦。她到安乃德怀中去发泄心中的辛酸。可是她不能责怪任何人。大家对她都非常和蔼。甚至乔治也给自己特殊权利来怜悯阿霞。这真是无以复加了! 乔治差一点要对阿霞说:"您愿意把孩子带走吗?"

她是那么有把握留下孩子的! ……

"有把握? 你太有把握了……我把他带走……"

阿霞已经准备立刻抓住瓦尼亚,对他说:"来! 我带你去,立刻就走……"

但是,她怎么办呢,如果孩子回答:"我还是愿意在这儿待着……"

或者,孩子把她的话当真:"很好! 我们走吧!"

到了那边,她将怎样安排这个孩子呢,肚子里的那个就要出世了,还有她的男人? 这个孩子到那边怎么办呢,凭他早熟的严肃眼神以及嘴上很有主意的褶纹? 不,他还是待在这儿好,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她……

可是她在乔治身上施行报复,她揭发乔治给孩子的教育

的缺点和弊病。她的锐利的目光和她的嫉妒使她第一眼就发现使孩子过小布尔乔亚式的孤独优越生活（这种优越的意义使其与效果适得其反，它使孩子缺乏集体生活的素质……），也就是缺少和别的大群孩子接触，尤其是和那些从一开始走路、就要和艰苦而健康（健康？不健康？但是搏斗是健康的）的现实碰撞的孩子。她的辛辣的责备使乔治听起来是很敏感的。它们也提醒了安乃德早就在暗暗对自己提出的意见。两个年轻妇女在安乃德面前热烈地争论起来，各人为自己的理论辩护，直到争论过火反而破坏了自己的见解，而这并不仅是为对孩子有好处。乔治感觉到，其实阿霞有理，但是她不愿意放手不管她的小伴侣。幸亏阿霞由于她猛烈的夸张，反而给乔治提供说得过去的借口为自己辩护。

正巧在这一时期，闲得难受的西尔薇在从事成问题的试验，为本区游荡的孩子们组织一种学校或一种以巴黎旧城基改造而成的宿营地。（下文还要叙述这个故事。）阿霞得到了消息，毫不犹豫，她在争论的火头上，说要把瓦尼亚送到那儿去，乔治生气了，竭力反对。安乃德微笑。但是阿霞顽固坚持。最后还是小家伙出来快刀斩乱麻。他说："不！"

"怎么，不？"母亲说，"我不征求你的意见。"

"可是我，我发表我的意见，"孩子说，"我说：'不！'"

他摇摇脑袋，样子十分坚决。

阿霞用鄙夷的口气叫瓦尼亚："小布尔乔亚！"

瓦尼亚捏紧两只拳头，大声喊："这不是真的！"

"你害怕和街上的孩子们在一起把你弄脏？"

"我不怕把我弄脏，不怕和任何人在一起！但是我不去。"

“为什么？”

“我不去。”

他拒绝解释他不去的理由。但是安乃德，把那个头脑固执的小男孩拉到她膝盖中间，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你不愿意到她家里去？”

孩子使劲地摇头。

“你们两人在搞什么阴谋？”阿霞问。

“这是我们的事。我们互相了解。”

几天前，西尔薇曾经到安乃德家来过。侥幸，阿霞正不在家。西尔薇发现只有乔治和若望在家，从他们口中得知孩子的母亲出乎意外地来到。西尔薇不能遮掩她的反感。这个女人，她有可能为了他所爱的人把自己身体剁成小块，也有可能把她所恨的人剁成小块；而且魔鬼才知道她为什么有时爱，有时恨！（够啦！她自己知道……）她是决不退步的，直到蛮不讲理，直至冒风险毒害这个她喜爱的小男孩的心。（爱某一个人不一定意味着为了被爱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对自己有利。）难道她没有当着瓦尼亚的面，对乔治讲（乔治是那样的震惊，以至她一点也没有想到不让孩子听见）阿霞和玛克感情上的疯狂，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夫妻生活？而且不消说，她是在恶毒攻击阿霞的角度下讲这些事实的……这时，安乃德回来了，她断断续续听到几个字，她看见孩子面色苍白。安乃德自己脸色也变了，目光如火焰燃烧起来。她抓住西尔薇的肩头，粗暴地将她推到门口：“你滚吧！”

瓦尼亚和乔治从来没有听到过安乃德用这种嗓门谈话。西尔薇一点也没有反驳，低着脑袋，她走了。安乃德把门冲着

西尔薇的背关上。她的鼻子鼓胀着，眉毛紧蹙。(瓦尼亚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的眉毛是那么丛密，在她鼻头上形成一道杠。)安乃德回过身来，碰到孩子的目光。她立刻就缓和，微笑了，耸耸肩头，说："好吧，孩子们，如果我对你们说，不要想这些事，这并不能阻止你们去想。但是不要判断！我们没有权判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欢乐，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反理性和理性。各人有各人的包袱！这是各人自己的事，与任何别人无关。禁止别人去干涉！如果我们所爱的人受了痛苦，他们做错了事，他们因此而更需要我们同情和热爱。如果我们并非出于自愿而偶然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我们请他们宽恕！"

可是瓦尼亚满脸怒气地说："让她请求原谅！"

但是她可能会请求原谅的！瓦尼亚是不会原谅她的。他对西尔薇怀有怨仇。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他决定到侮辱他母亲的那个人家里去。阿霞不断地催逼安乃德说出孩子的秘密。最后她终于在很有分寸的形式下知道了瓦尼亚拒绝去那个学校的理由。阿霞装着对别人说她坏话漠不关心的态度，她继续推撞孩子。但是，孩子对冒犯他母亲的人表示那么大的气愤，对阿霞来说，是给她受伤的心抹了油膏。阿霞动身的那天，她象一阵风似的从瓦尼亚身边走过，样子似乎没有注意到孩子。她回过身来，扑在孩子身上，猛烈地搂抱着他，喊道："我的玛克，我的玛克！……"

她在最后几小时关在安乃德房中，在她脚边，跪在地上，用眼泪和没有喊响的呼叫，把她的全部秘密、她的悔恨、激情、占据她的不能满足的灵魂上的一切，倾泻在安乃德的心中，这

个心是属于她的。安乃德的手抚摸着这个疯狂女子的脑袋，她发烧的额头，她发烧的眼睛，跟狗鼻子一样、自己在磨擦的发烧的鼻子，她的发烧的嘴，如果她敢，她很想舔安乃德的手。阿霞神经缓和之后，问安乃德："您还能够爱我吗？"

安乃德回答："我已经娶了你。"

阿霞嘲笑地说："这不是一个理由！"

安乃德笑道："不是对你，坏小伙子。"

她们俩互相抱吻。

"你说怎么办呢，我的女儿？"安乃德说。"如果你疯了，我也一样，既然我这样爱你，必须容忍点儿！"

瓦尼亚和乔治，在阿霞来过之后，一连几天感觉心中不平静。虽然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闻到一场灵魂的雷雨穿过了他们的空气。他们的空气在一段时间内充满雷雨的气息。乔治面颊保留着和阿霞争吵时受鞭打的感觉。然而阿霞临走时，向乔治坦率地伸过手去，而且说："谢谢！"同时注视着乔治的眼睛。乔治的心情现在有两种倾向：为她不能再和阿霞斗争而感到遗憾，她要一直把阿霞打翻在地；同时十分为她没有和阿霞亲吻而感到遗憾。瓦尼亚擦他的狗嘴，他母亲贪婪的嘴用亲吻吞噬了他的狗嘴。他反复地学这一呼声："我的玛克！"这一呼声使他感动得神魂颠倒。她是多么爱她的玛克，他的父亲！她在他身上吻的是玛克…… 他自己原来就是玛克？他就是玛克？对，他就是玛克，他将和父亲一样……

瓦尼亚心中一股滚烫的感谢之情，使他和母亲结合在一起。母亲把那个人的不朽的生命托付给他。那个人就是他心中秘密崇拜的对象……

*　　　*　　　*

玛克之死，在西尔薇身上产生的震荡比在安乃德身上明显得多。这个打击使她的健康完全破产了，同时整个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她讨厌她收养的孩子，宣称早晚有一天她要离开他们：她愿意到别处去住。佩娜岱特①自以为不得不坚持挽留西尔薇。西尔薇对她说："你已经拿了我的钱。你还想要什么呢？"

挨了这一记耳光，佩娜岱特的脸气得发青。她决不说把钱还给西尔薇；可是她忘不了致命的冒犯，她说："你走吧！"

西尔薇不该怀疑佩娜岱特对她的温爱，对方对她的依恋是真实的。虽然缺少热度，佩娜岱特对西尔薇的感情是唯一能润湿这个枯燥灵魂根须的温情。然而自尊心是最强烈的感情。自尊心一朝受了损伤，它是永远不会原谅的。佩娜岱特把门关上，从此以后，不许自己再想念西尔薇。

至于西尔薇的怨愤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玛克死后，她在佩娜岱特脸上观察到的可怕的冷漠中来的？这种漠不关心将显得更加可怕，如果西尔薇知道佩娜岱特和玛克之间存在的关系。但是谁能说西尔薇没有远远地嗅到这种关系？西尔薇的鼻子是十分敏锐的。她鼻子闻到的东西有时要比她的智慧理解得更多……

---

① 佩娜岱特，见《女信使》(上)，《一个世界的死亡》。——作者原注

西尔薇看中了一套三间房的住所，房顶是斜的①。在一座旧住宅楼的第七层，在她早先住过的市区，曼纳大街的一个拐角上。房子是老式的，一点没有现代的舒适设备。她的友人们纷纷反对。她享受过舒适的生活，现在她的健康已经从根本上受到损伤，真不是她应当放弃舒服条件的时候。可是她固执不听劝告。从劝告中她惟一接受的一件事，仅仅是不爬直达七层楼的很陡的服务楼梯②，而是乘大楼梯间的电梯，一直到六层楼，然后通过一扇小门，上服务楼梯，只剩下一层楼需要爬上去。取得房东的同意反而比取得这匹母骡③的同意容易。即使房东批准之后，西尔薇为了表示她的勇敢，仍然要爬七层楼，"用轻捷的腿脚"，她自己这样说。（她不得不承认她的腿脚已经不轻捷了！）没有人瞧见她时，她爬一次楼梯中间要停几次，靠在墙上，耳朵里血液轰鸣。她甚至必须坐在梯级上，喘不过气来。直到一天，她双腿的浮肿对她提出警告，这个小小玩意儿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她只好强迫自己坐电梯。坐过几次之后，她承认，in petto，坐电梯舒服多了。可是她故意不告诉别人。别人假装不知道，为的是照顾她的猜疑心理。

人们不能理解（除了安乃德）西尔薇这种突然发生的禁欲主义怪癖。这不是她的习惯。她的生活从中间被摧毁了。从她二十五岁到五十岁，整个建筑只剩下废墟了。她的整个劳

---

① 房顶是斜的，在住宅楼的最高一层，房间的顶棚因顺屋顶而有斜度，就是我们所说的阁楼。

② 服务楼梯，服务人员专用的楼梯。

③ 母骡，指西尔薇。法国有句俗谚："和母骡子一样固执。"

动果实，都作什么用了？她最亲爱的人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至于那个佩娜岱特！…… 算了吧！她什么都不是……西尔薇回到她的出发点上：曼纳大街的寓所，房门开向长长的公用楼道，铺着小方瓷砖。有一天晚上，安乃德的急促脚步声曾到那儿去找她①。

是的，姐姐心里明白了。可是这些都是内心的秘密。另一个心虽然理解，但并不设法去澄清它。各人有自己隐藏卑微的玩具的小角落：回忆和梦幻！如果把这些交给别人，即使交给最亲近的人，他就会死的。这是他最后的生存理由。安乃德也有她自己的理由，而且深刻得多，秘密得多。要不然，她的平静态度从何而来？她的丧失儿子的“寡妇”生活无从解释的平静从何而来？哆哆嗦嗦的西尔薇碰撞在安乃德的平静上，如果妹妹最后没有彻底认识姐姐那令人料想不到的灵魂，她也许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且气恼。西尔薇也学会了（并非没有困难）这种明智，对安乃德灵魂中的秘密，什么也不说，正如安乃德不说西尔薇的秘密一样。

如果说玛克的死亡对安乃德损伤比较小，西尔薇很清楚，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西尔薇并非不乐意认为自己有这个优点，虽然不符合她所知道的实情。去世后的玛克，在西尔薇身上占有一个她在玛克生前决想不到的广大地位。整整一段过去的生活。西尔薇重新读这本书，从最后一行读到第一行。西尔薇在这本现在已经结束的书中，发现一种比他们当时一

---

① 安乃德……曾到那里去找她，见第一卷《安乃德与西尔薇》。——作者原注

同写这本书时还要亲密得多的意义。她产生一种幻想，她觉得她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玛克，即使是他的母亲。（她决不说阿霞，她固执地用含怒的鄙视态度，推开阿霞："你不是我们的人，我不承认你！"……）她只承认安乃德是她的对手。在某些方面，她并没有完全对自己说谎。她曾经是玛克少年时期一整段生活的见证人、知心人和同谋者，而这些情况玛克一点也没有对他母亲讲过。玛克曾经是西尔薇的半个儿子，她的小学生、学徒……（关于这一段 Lehrjahre①，我们没有全讲……）一直到唐丹大街那疯狂的一夜，接着就是若干年愚蠢的误会…… 那个外国女人利用机会，从西尔薇手中夺走了玛克……又在阿霞的名字上划了怒气冲冲的一笔！两个妇女之间的奇特嫉妒徒然用理性考虑了一下，勉强互相表示殷勤，微笑，尤其自从共同的哀伤事件发生以来，两人间的关系却仍然很紧张，互不相容，无法和解，冷酷无情——尤其是共同的哀伤事件发生以来。幸亏在两人之间隔着大西洋这条鸿沟。阿霞越过鸿沟来巴黎时，两人互相回避，不见面。

*　　*　　*

西尔薇如释重负地摆脱了她的财产、她的职业、她的骚动的生活，尤其是摆脱了社交往来，摆脱一切"别人"（除了半打人，他们不算别人，而是自己的一部分），西尔薇没有一分钟感觉虚空，她畅快地呼吸了！

有些可怜的人（在我们机械化的社会中，他们是大多数）

---

① Lehrjahre，德语，意思是"学习年代"。

到了退休的年龄，当人们把支撑他们生活的习惯支柱抽掉，他们立刻坍成一堆残灰碎石。但是西尔薇是用法国的上等石块砌成的，雕凿得很好，砌合得很结实，如同沙特尔与拉昂① 的石块一样。她是由古建筑的紧密、坚实和细砂组成的"自我"。一个属于她的"自我"，完全彻底属于她。她不需要支柱。阻碍她生活二十五年以上的脚手架被拆除了，西尔薇发现自己无拘无束，享受纯净的空气。

她有很多的纯净空气，在她的瞭望台上，高高凌驾在大片的屋顶上，凌驾在山丘和山沟里大量麇集的蚂蚁窝② 上，还有袅袅上升的炊烟。西尔薇回到她的年轻女缝工的蜗居中，重新变成她们之中的一员。她恢复了青春。

这不过是最初一段时期。圣马丁的夏季，可是这最后的美好日子并没有虚度。

首先，她忙于好好布置她的窝。一点也不要豪华，而要方便舒适。这位小小的隐士对任何贪馋的满足从不疏忽，无论嘴馋、手馋以至坐椅和腰身的舒服：一张软绵绵的好床，舒适地垫着她的臀部与双肩，看起来眼睛舒服、走起来光着的脚舒服的一条地毯，一把熨贴地抱住她的臀部的安乐椅，几件优质木料的家具，结实、简朴、方便，摸起来手也舒服。墙上糊着悦目的纸，窗上没有挂一幅窗帘。没有一个邻人，没有什么要遮掩的。即使有邻人，西尔薇也不放在心上！

---

① 沙特尔(Chartres)与拉昂(Laon)均为法国地名，各以中世纪的古教堂闻名于世，是法国主要的文化名胜。

② 蚂蚁窝，指住宅群。

“谁要看谁看！我的眼睛喜欢看大量照射进来的美丽的熹微晨光。我要看这光赤的阳光，也要它看见我光赤赤的身体！”

她有猛禽的眼珠，清亮而严峻凶狠。她从不眨眼。她的床头朝向有阳光和月亮的一面，她永远不嫌光线太亮。

当她三个房间的小小王国布置完毕（她最大的奢侈品是花，她的窗口都被花枝环绕着，花藤沿着梯子爬到房檐上），西尔薇好比古时封建贵族，想从他们周围的巢穴里，侵入平原。她对活动的渴望重新抬头了。必须立即运用这股热情。她回想起一位当小学教师的朋友，在一次谈话中提出的一个想法：为本郊区的贫穷孩子们建立一个露天学校。她和她的朋友建立了学校，在旧城基的荒地上。尽管她那衰老的腿，走路沉重，她在居民区里到处号召。她的涂金的舌头，用不可抗拒的甜言蜜语，打动了地方当局和孩子们的父母。一群群的孩子不久就聚集到这儿来，好象一群群的麻雀飞到有渣滓可以啄食的地方。（不光是作为精神食粮的渣滓，也有给胃准备的，西尔薇的小小积蓄，一大部分消费在这方面了。）孩子们一旦认识了找到食物的道路之后，他们不会那么快就忘掉。从清早到黑夜，他们都在那儿。天气不好的时候，必须租用收废品的棚子，还得尽可能修修补补，象修补破鞋一样，孩子们帮忙缝补。他们自己身上也有许多需要缝补的地方。人们在他们之间发展互助活动，在年轻的主妇或年轻的“主人”（可是没有老板！）管理之下，这些人被称为“一家之主”，他们必须照顾各自的小氏族，擤鼻涕，擦鼻子，缝缝补补。雏形的工场组织起来了。西尔薇招收了几个热忱人，男青年和姑娘，热衷于社会

理想主义①（这是不会延长得很久的！）；退休的小资产阶级的老人，他们已成碍手碍脚的人，因为新出生的一代对他们比另一个种族的土人更为陌生，他们不说同样的语言，每一次接触都是一次冲突。这儿，那儿，有个本区的工人，一个学生的家长，利用星期六下午，或者利用病假，到学校里来瞧瞧，感到兴趣，帮忙干点事，或者上一堂课，讲讲实物。但这是非常稀少的例子，劳动者完成他的工作，生下孩子，这两件事完成之后，他不感兴趣了，他需要忘记。

缺少经费，小孩子们的嘴是无底洞。上帝的话，或者西尔薇的话，不能填饱空肚子！西尔薇节约自己的饮食，为的是分给她的小鸟们吃。然而她不是一个味增爵，她不能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赤条条的人穿。即使是圣马丁②的半件袍子，也嫌太多！"我不会把它裁剪得比我的屁眼更高！"……高卢人的正常情理毫不降格。在用自己的血喂雏鸟的鹈鹕，与吃自己的孩子为了替他们保全父亲的于戈朗③之间，有蒙巴纳斯的善良的撒马利亚女人④的地位，她先自己吃饱，然后让别人吃……"如果他们吃掉我，有什么好处呢！明天谁给他们吃呢？照顾麻雀群的上帝？……"西尔薇已经和这个上帝闹翻

---

① 社会理想主义，类似乌托邦社会主义。

② 圣马丁（Saint-Martin，1581—1660），法国基督教教士，以乐善好施闻名。

③ 于戈朗（Ugolin），意大利比萨的暴君（十三世纪）。他的敌人把他和他的孩子关在塔中，让他们饿死，他企图吞食他的孩子，保全自己生命。

④ 撒马利亚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节，有人遭强盗抢劫受伤，倒在路上，两人路过不救，第三个路过的撒马利亚人给伤者包扎，把他带到旅店，并留下钱让他养伤。这里撒马利亚女人指西尔薇。

了，自从他杀死或者让人杀死她的小麻雀①以来。她把上帝隔离起来。她必须没有上帝也能过日子，上帝也必须没有她也能过日子。她不再把脚跨进教堂。

现在她的教堂就是她的学校。她在冒失地吹嘘自己不敬神的态度，她用自己的身体喂养她的孩子们，要比上帝用圣餐饼给人吃多得多。"美餐！我喂养得更好……"然而她不能过于自信，她知道她喂养得不够。为了她收养的那些儿童，她来到所有她认识的人以及不认识的人家里，用不容反驳的口气去募捐。她有病的双腿并不赞赏她让它们爬上爬下的那些楼梯，她的收获不算太少(在可怕的乞讨小嬷嬷要求他们施舍时，敢于讨价还价的人是不多的)，而结果却是西尔薇不得不强迫自己在床上待着，动弹不得，有几个星期之久。

为了有点事干，她选了五、六个资质较好的女孩子，到她家里来，她给她们上缝纫课，初期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在巴黎，人们的手指差不多总是很聪慧的。谢谢老天，但愿别的部分也一样聪慧！可是发生了严重的麻烦。那几个顽皮丫头挤在三间房子里，而那位行动不便的主人不能经常监视她们。她们在木器上擦她们的木底鞋，用手指搓皱糊墙纸，用她们的脏手把指印留在护墙板上，阴险地摘掉窗上的花，把花茎糟塌坏了。到最后，有一天西尔薇发现她的抽屉被翻乱，一只漆盒被偷窃了。即使不说纪念品的价值，西尔薇也不能容忍别人偷她的东西。产权人的陈旧本能，决不准许任何侵犯。说她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对人说"拿去吧，如果你要！什么都不是属于我的"，那是不大可能的。她说的是："我给你，因为

① 小麻雀，指玛克。

这是属于我的。但是我不许你的爪子去碰一下，如果我不愿意。可恶的小偷！”她把女孩子们全部赶出门外。

在这种情况下，当西尔薇躺在床上的日子里，学校缺乏划桨人，倾覆了。大家都在谈论她，比她所盼望的更多。有几个小小的家庭之主，女主人，男主人，把他们的角色演得过分严肃，或者可以说，是最不严肃的。在配对的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有些游戏，是并没有规定在节目单上的。

西尔薇知道之后，耸耸肩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她也许会打他们屁股……

“关于这类愚蠢举动，让他们不要管我们！一堆教堂的管事人！难道他们以为我们在培养唱圣歌的孩子？让他们试试把本区那群狗崽子都用链条锁起来！我吗，我让他们自由地培养自己。这样并不是不会遇到麻烦事。有麻烦就纠正。用不着这样手忙脚乱！”

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侧目而视这个可疑的无政府主义之窝，发出了巴黎的道德受威胁的警告。于是有人来调查，那群淘气孩子被叫去，询问。他们并不惊慌，反而感到光荣，因为报上登了关于他们的消息。他们闹得更起劲了。于是家长和诚实的群众同声表示愤慨。西尔薇，带着病，被检察官传去询问。她把检察官狠狠地奚落了一顿。后者当然也不接受这一套，这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她能轻松无事地了结这场官司，并不是由于她理直气壮，而是由于她年轻时也有不顾“贞操”的行为。在她的朋友之中，有人在法院供职。她的朋友们对她从不忘恩负义。（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最大的艺术，西尔薇在这方面是一位大师。）她被宣告无罪，然

而旧城废堆上的学校被封闭了。给狗崽子们剩下几条壕沟，他们可以在其中继续打闹。不得不让道德占了上风。

* * *

西尔薇这次冒险的失败，使她对进行社会十字军的行动①感到乏味。如果她更年轻些，她也许和反对者顶着干，卷土重来。但她现在连自己的四肢都不听使唤了，还怎么能搞这套玩意！至少必须有她的老御林军，才能形成滑铁卢的阵营②。现在她只剩下将军了。她把话说明白，转过背来（比背更靠下的部分），向着社会。

她自己的社会还保留着。这就足够了……

多么奇怪！她发现当她什么都抛弃之后，真正的生活反而开始了。而且，姐妹间虽然没有说起过这件事，可是在她姐姐那方面却和她有同样的发现，而且，自从她失去了儿子以来，这种感觉更加激动人心，更加残酷了……

此时，平平常常的灵魂已经没有任何使她们与生命难分难舍的联系，这类人弃世而去。然而另一些人，在这什么都不再和他们发生联系的时刻——甚至是最神圣的温爱之情——，反倒发现了自己。于是他们获得新生，开辟了一个意外活动的新时期。从安乃德身上涌现了强有力的内心生活，光芒四射，由近及远，充满不可与抗的柔情。西尔薇没有这种远照海洋的灯塔，也在黄昏降临时点燃了她的热烘烘的灯笼。她是不是

---

① 进行社会十字军的行动，意即对社会做点公益事业。

② ……老御林军才能形成滑铁卢的阵营，影射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一败涂地。

有一个超乎常人的灵魂在发现自己，如上文所说？“灵魂”，这是何等自命不凡的名词！西尔薇很可能把它扔在你脸上……

“我，赤条条一个人……我要走了……我走了把这一切都抛下……这一切？什么？我。在这里边的一切，我什么也没有干……你说，我有这些东西，我根本不知道！难道我浪费了我的光阴？赶快把它们抓住，和我们的床单一起拿走，用我们弯曲的指爪抓住！这是多么可怕，特别快车开走了，可是我们把自己最好的部分丢在月台上，只顾把钱包拿走，而把自己的生命忘掉了……”

这个生命，巴黎的小“馋嘴”却认为已经吃得很饱。她完全相信自己尝到了最精美的部分。她身体沉重，要离席了。佳肴的香味和雪茄烟灰使她作呕……这时候一扇窗子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她重新感到年轻时的饥饿……

奇怪的冒险！她在家里装了一台收音机，为了填满每天晚上沉闷的空闲。（说实在，这位有预见的妇女怕打呵欠，虽然她还没有看见自己打呵欠。）一起头，她在有青蛙的池塘里随便乱踩，从罗马到图卢兹①，从埃菲尔铁塔到布拉迪斯拉发②的哇哇乱叫，在她看来是一场有趣的闹剧。她好玩地把它们反胃的打嗝声混杂在一起，好比一个孩子乱打着水和污泥块。这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满足了她的幽默感以及她这巴黎人对喧闹声的需要。“没有声音，人们怎能知道自己是否活着？”但是当她用噪音证明她活着之后，马上就厌倦了。她没有

① 图卢兹（Toulouse），法国南部城市。

② 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捷克城市，位于捷奥边境处的多瑙河右岸。

关上收音机，而是用神经质的、不耐烦的指头把电纽转到一个沉默的空档上。她在那儿，坐在安乐椅上，靠近窗子，单独一人在房间里，在初夏的静夜中。无边的黑夜，刚才声音太闹把它赶跑了，此刻又回到空旷的位置上，一直沉到灵魂深处。刚刚被震聋了的灵魂，重新听见隐匿在衰老四肢和心脏里的痛苦。她被俘获了，解除了武装，不能稍动一下。夜晚寒冷侵袭她的双肩，她很可怜，光赤，受伤。她在等候能解脱她生命的最后一击。

可是来到她身边的却是天赐的恩幸。从房间的深底里，在一个阴暗的角上，在她背后，一种美妙的音乐开始喷涌而出。它以阔大的波澜向外延伸，强健而安详。波澜缓慢地浸没了西尔薇可怜的浮肿双脚，慢慢地波澜往上涨，围绕她的小腿、她的大腿、她的腰身；如同森林里发出一阵寒噤，她的肉体微颤，性的神秘之声上升，好比树林深处的一声呼唤。歌声，如泣如诉，如醉如痴，由近及远，传遍全身，浸没了乳房与双肩；接着，干渴发烧的嘴，吸饮甘泉。她的额头是水上涨时最后达到的顶峰。当她整个身体都已淹没时，音乐广阔的水波才接触到她的思想。在别人身上，头是心之门。然而西尔薇从她根子里，从肉体中，获得她的全部学问。

当广阔的空间淹没了，顶峰开始苏醒。被潮水侵入的西尔薇，如同达那厄①一样，意识到金黄色的云彩拥抱着她，侵入她每个毛孔。于是她半张着嘴，心醉神迷，双臂伸向情夫。

---

① 达那厄(Danaé)，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王之女，因神预言她的儿子将来要杀害外祖父，故国王将女儿幽禁在铜塔里，宙斯化作金雨来和她相会，她因而怀孕生子。

不用说，她从不认识占有了她的乐曲的名称。对作品的类别，她勉强有点知识：这是交响乐，它的百种乐器一齐鸣奏。在她心目中，只有一种单独的声音，但这是整个生命在发言，并非用陈词滥调，而是在用这棵包裹在沉默之墙以及生命洪流中的大树，用它的全部枝叶难以表达的颤抖在发言。可是谁在说话？谁是这个生命？——我！……

西尔薇被双重发现惊愕得发呆了：她发现一种不认识的激情之源，同时发现这个泉源就在她身上。因为她不会费事去打听这种音乐是音乐家的作品。音乐的语言和她自身的实质的一致性，音乐波澜的节奏和她血脉的跳动的一致性，在所有的音乐厅里、在每一个心有天籁的优秀听众身上可以察觉的这一奇迹，在西尔薇孤寂的房间里，显得更加绝对，这间小室的光赤的墙壁，回荡着来自内心世界的声音。这么久以来默不作声！不为人所知……她所说的，怎样用言语迻译呢？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你说的话是真实的。你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入我身，没有任何人的眼光揭穿过，即使是我自己的眼光。我的整个生命在你的指头下振荡，好比一根弦从一生的昏梦中醒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接着几个夜晚，她设法使音乐重新发言。但她失望了。收音机还是不很完美的，任性的电波不是很规则地回答召唤，它的答语是异想天开的。西尔薇，没有任何指导她的办法，用一个怒冲冲的指头，竭力想从首尾颠倒、北方与南方的大喊大嚷，从莫名其妙的混乱中，寻求曾使她苏醒的魔鸟。但她经常碰到图卢兹电台广播员大唱其广告之歌，或碰到某个舞厅的

没有神经、没有滋味的爵士音乐。有时碰巧找到了那鸟儿①，它在她的手里扔下两三根羽毛，逃到森林中去。在那里，某一个魔鬼涌现出来，把鸟儿踩成肉酱。西尔薇象大兵似的用粗话大骂，把哇啦哇啦大叫的畜生埋入深渊。但是将这些牛犊的嘴砸烂的满足，不足以抵偿鸟儿的损失。这位小小的阿耳戈英雄②明白，占领科尔喀斯的最可靠办法，不是等待它来到，而是用manu militari③，用她的柔软和坚决的手。

到了五十多岁，她学习钢琴。她的天性，不论在哪方面，甚至是而且尤其是在享乐方面，决不肯消极等待。如果她喜欢音乐，她一定要展开积极活动。她用已成习惯的毅力去学习。

她没有向任何人说什么。可是有一天，安乃德爬上六层楼去看西尔薇，发现在房间的一角上有一架钢琴时，她张大了眼睛。安乃德是很谨慎的，她不会取笑西尔薇。但是她不能掩饰她的惊讶。于是西尔薇抢先说了："对，我在搞这套玩意儿。这是着迷。你该大大地笑我了！可是在我的岁数，我不怕被人笑了。什么好玩，我就干什么。"

"无论你多大岁数，你一直是这样干的，我的美人儿，"安乃德说，"我决不会因为你今天爱干这个玩意儿和你争吵。我笑的是你对这个玩意儿发生兴趣。"

西尔薇的额角明朗了。她说："疯婆子和疯婆子能够互相了解。"

---

① 那鸟儿，指音乐。

② 希腊神话中乘快艇阿耳戈号到东方科尔喀斯寻觅金羊毛的众英雄，由伊阿宋率领。

③ manu militari，拉丁语，意思是"军事手段"。

“活得长久了，我们身上的颜色互相沾染了。”

“我觉得自己的疯狂行为还不够，还要跟你学。”

“放心吧！”安乃德说，“我的疯玩意儿还多得很呢！”

安乃德审慎地毛遂自荐，教西尔薇弹钢琴。可是西尔薇只接受安乃德教她的几点最粗浅的说明，她拒绝安乃德闯入她的场地。她的多疑性格经常提高警惕，使她意识到她对音乐的无知，而且愿意自由自在地跌跌撞撞，不让别人窥伺，哪怕是、尤其是最亲密的人。她宁愿出钱找一个不认识的人教给她必要的知识。

她对音乐只有视唱练习的一点初步概念，这是通过她年轻时上的几节通俗的课，按照加兰-巴黎-什维的教学法学来的。当时课程是时断时续的。在那时期，这只房檐上的小猫有别的音乐来消磨她的夜晚。至于街上和车间里的歌曲，巴黎的姑娘不需要写在纸上就可以学习。她们的听觉和嗓子都很正确而且很尖。头上和脚下都是法翁①。下嘴唇很薄，好象乐器中的簧片，嘴唇向前伸，为的是咬断缝衣的线，以及那种象儿童玩具笛子似的尖音。此外，再加上一个从不混乱的记忆力。没有一种偶然听到的音乐不保留在记忆中。二十年后，她还可能用梳子把纠成一团的毛发重新理清。她的听觉曾经受到安乃德的塑造，那时她在布洛涅的老屋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大姐姐任自己的指头在琴键上做梦。这些幻梦，那时西尔薇并不懂，而且还加以讽嘲，但却已进入她的大鸟笼中：不懂并不妨碍她拾取。西尔薇什么也不扔，美梦或缎带。

① 法翁（Faune），罗马神话中的农牧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

她都拾起来，整理好。“也许没有什么用。”“可是谁知道！”到一定时候，这些都会有用。后来，在西尔薇过豪华生活的日子里，她在自己家开音乐演奏会。不用说，那是最后一条船上的震破耳鼓的音乐，时髦的不合调的乐章。她一点也不懂。在她内心深处，她在讥笑那些好小伙子，费偌大力气刺穿你的耳膜。但是，出于一种奇特的本能，这种有组织的闹声不会使她厌烦，也不会使她淹没。她在其中游泳，象一条盲目的鱼，在黑夜里，它舒舒服服地任波浪推送，它用鱼尾打击水波，声音的世界是她的自然因素。如果机会恰当，她在其中活动，闭着眼睛，不会撞击。

人们毫不相信她在听音乐！她听见的是她自己。音乐使她活泼，精力充沛，音乐刺激她的行动。别的人，在号声和鼓声的节奏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前去送死。在西尔薇身上，只有脑袋在小步奔跑。她在听（或不听）音乐时，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更活跃、精确、实际、敏捷与清晰。她甚至一边听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一边在脑袋里结算月底的帐目。善良的人们，我看见你们在撇嘴。你们不要高高在上地过分怜悯西尔薇的乐盲！她比你们之中许多人更好地利用音乐，你们有些人在理论上认识音乐，可是无动于衷地听音乐，好比冷冰冰的数学一样。她自己想都没有想到，音乐渗透她的身体，象酵母一样，音乐和她的血液融合在一起而化成精力。这不能不算是种奇妙的炼丹术。许多人做着这种实践，自己并不知道，而他们为内行人所藐视，被视作无知之徒，然而某些内行要到达这一境界却极为困难。

可是到现在为止，西尔薇从来没有时间去思考她行动的

过程。她行动，她奔跑。现在她不得不坐下来，坐在她的小溪畔。她在听溪水歌唱。自童年以来，她专心地想听清小溪对她说话的意义，而她从来没有听懂，因为她自己同时也在说话。

她沉默……沉默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随你便！），这种科学与艺术，对西尔薇一直是陌生的。她在学习它们。何等了不起的发现！沉默……最完整的和谐……成熟而膨胀的子宫，我们愿望的所有孩子都从那儿孕育。西尔薇抚育她的一大群幻梦……稍后，她用一个盲目的手指在琴键上，学习着把生命的雏形，整齐的颤抖，曝于日光之下。它们沿着梯子，披着一连串的和谐，展开它们严肃而轻灵的侧影，彼此之间发生吸引或冲突。然而这些和那些，并不是在一座众目睽睽的台上演出，它们铭刻在屏幕的背面，仿佛它们是被精神反射在那儿的。人们演的就是自己。人们在那里逡巡……

问题在于找到自己的道路。

缺少耐心的西尔薇却非常有耐心地接受弹琴的初步课程，在钢琴商人的店铺后间，在那里，狭窄的街道上公共汽车通过的隆隆声震动装乐器的大盒子。在她的阁楼上，一连几小时地研究从本区旧书店里买来的旧教程。她以冷静和奋发的坚持力，把十个指头套在音阶之轮上，轮子卷起又松开，对她来说，大拇指通过的地方，几星期以来，总是“to be or not to be.”①对象西尔薇这样一个人，答复是没有疑问的。她的

① to be or not to be，英语，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名句，意思是“活下去呢还是不活”。此处借以说明西尔薇练琴的困难，随时都有继续苦练呢还是放弃不练算了的问题。

柔软、耐心、狡猾的巴黎姑娘的爪子，在生活的各种游戏，在梳装打扮，在劳动，在爱情中练得敏捷的爪子，丝毫没有受年龄影响的她的爪子，在练琴时一点也不服从她的意志，假如你看见她艰苦奋斗的情况，一定觉得很动人。困难本身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吸引。但是，可以设想，琴音也会干扰邻居。不过这却是她最不操心的事！

她也学会了去听音乐演奏。她到那儿坐廉价的位子，理由是没有钱，但也是由于她的趣味。因为她在这些青年人之间，以及和那些为了艺术和艺术的享受必须作出牺牲的人在一起，这才觉得舒服。只有这些人懂得享受音乐，他们不用舌尖或用戴手套的手指，到里边去稍稍接触一下，就象坐在包厢里那些厌腻了的人那样；他们把脑袋钻到里边去，他们跳入水中，鼻孔张开，直到破裂的程度；当他们从里边出来时，他们的眼睛都鼓出来了①。西尔薇，在听《罚入地狱》②的某些篇章或听贝多芬的终曲时，眼睛也是鼓起来的。演到最后的和音，她激动得跺脚了。她附近的观众觉得好玩，互相指点这个脾气急躁的小个女人，激动得面容都变了色，急得直跺脚，鼻孔呼呼地出气。她好象什么都没有瞧见。乐队和合唱队只为她一个人而演奏。大厅中别的一切都不存在。她很可能认为对乐队指挥高呼“再来一次！”是很自然的。这是属于她的，她完全有权支配……这个愤怒的浪潮，这些狂热的激动，或者说这种疲惫和颓丧，这种嗜欲的享受……是我的，是我的！……

“再来一次！……”

---

① 眼睛都鼓出来了，大量流泪或哭泣的痕迹。

② 《罚入地狱》，即《浮士德罚入地狱》，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歌剧。

一次，她喊出了这句话，声音和姿态都不容别人反驳。在她周围，人们在笑。人们给她鼓掌。她打量别人。接着，她从梦中醒来，和邻近的人交换了会心的眼色和微笑。说到底，她周围的人的感觉和她是一样的。大家都属于同一个家庭。谁的家庭？对他们发言的人：他名叫柏辽兹①、贝多芬或瓦格纳，名字没有多少关系，主要是内容。重要的是家庭，是他们。当他们喊："好！"这是为他们在喊。西尔薇是他们的合唱队领唱者。

现在，剧场的一般观众②都认识她；关于她的传说在散播。每当她犹豫不决地跨下太宽阔的台阶时，几个小姑娘赶快去扶她，或者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小青年，态度矜持，慌忙，毕恭毕敬地去扶她的手臂。她最出名的时期，已经在昙花一现的世界（这个地位不高的"全巴黎"）中消失了，而在圆顶大厦下的小百姓之间，还保留着在阴影中的闪闪磷光。在年轻人的想象之中，她仍然是示巴女王③，时装行业中的老女皇，交际场盛会中的女魔术家。西尔薇，这个名字使人回想起华托④式的美妙仙境……这些人在她周围形成一群奉承者，在走下台阶时，她可是很谨慎地、和特别得宠者保持距离，这个特权者有扶着西尔薇手腕的光荣，而不是替她提住拂地的长袍，因为她有一种突然和令人困惑的注视他们或回答他们客气话的

---

① 柏辽兹（Berlioz, 1803—1896），法国作曲家、乐队指挥。

② 一般观众，指除了坐包厢专座的"高级"观众之外的观众。

③ 示巴（Saba）女王，典出《圣经》，传说中的示巴女王以生活豪华、风流著称。

④ 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 1684—1721），法国画家，画风柔媚纤细，"罗可可"风格的体现者，以色彩感受敏锐见长。

举动。走到了台阶下边，她用一个短促坚决的手势，辞别所有的人。西尔薇不需要用拐杖走路，在演奏会散场时，她不能忍受别人来搅扰她的思想。虽然如此，她把跟随她的人都摆脱以后，对那一小群刚刚被她粗鲁对待的年轻人，不觉带着嘲弄和善意笑了起来。

她独自一人回家。在她冰冷的房间里，脱帽之前，她去摸索琴键，在旋律美丽光赤的脚上，去找青苔的痕迹，刚才这双脚曾经踩在她的心上。她常常能获得成功，按照她的方式，为了适合她的需要，她改变原作的准确线条和真实意义。总的说来，拉斐尔①，这位艺术家中之王子，还不是在临摹古代画家时使之走样？人们非常喜爱的，人们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且把它吃掉。注意礼貌！他爱之过甚。这是不够的！

* * *

现在她尽可能降低生活排场：不用女仆，压缩开支。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为了满足她过分馋嘴的需要(她决不会完全放弃法国女人欣赏美味的习惯)，她破例超支最严格的经济规定；或者另一种享受，贴身的内衣必须用最精致的材料(这是西尔薇最后放弃的一种官能享受)，除此以外，她过着尼姑一样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她把不得已的节省当作一种美德。因为她为领养的孩子们和办学等事把大部分积蓄花光之后，剩下的一点本钱恰好够她过隐居者的独立生活。但是，目下她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由于未察觉的内心劳动，这个自由

① 拉斐尔(Raphaël, 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

的女人，过去饱餐过她愿望的果园中的所有果子，今天在她的自愿的贫困中找到享受。“美德”成了一种必要性。这仿佛是裸体的乐趣。在这剥光衣服的动作本身，有一种肉感的乐趣。在西尔薇的行动中，有什么不带肉感的呢？直到绝对抛弃一切！（在这点上，她是不是和许多禁欲者有所区别？）

但是她避免将一个旁观者引入她简朴的住所。每隔半年，寓所显得更为寒酸，因为她一件接一件地把家具卖掉，为了满足她的最后一个主人和情夫的任性：音乐。她并没有降低她的骄傲。她对自己的贫穷觉得很自在，但是把它当作严格的个人问题。她不喜欢别人多管闲事，用冒失的同情神气，卷起袖子，乱动一气。同情这种货色在西尔薇的店里是极少出售的。她绝对不接受别人对她表示怜悯。“保留你的怜悯吧，朋友！”

这种多猜疑的骄傲，还不过是她自愿深居简出的最小的理由。真正的动机在于她觉得那样孤居独处很舒服。西尔薇从来不实行一种牺牲而同时不是一种乐趣。乐趣是，一直是她的规律。她是母猫。和母猫一样，在屋顶上跑了一夜之后，她寻找房间角落上的一件家具，躺下睡着。这种母猫的睡眠，深沉、软绵绵、没完没了、不可理解……引起人们的羡慕。这种睡眠实现天堂，比圣书里应允我们的天堂更可靠。睡吧，睡吧……“也许做梦……”肯定，她在作梦，好猫西尔薇！从前，她从来没有做过许多梦。（她没有时间，她从欲望一脚便跨到行动了。）现在，她把梦做够！为了她一切过去的生活，为了所有未来的生活……如果请她说说她做的是什么梦，她肯定会感到十分困难（谁能够说呢？我们能拾到的不过是点碎末罢了，我们把碎末用手指揉搓……），可是她的梦嗡嗡作响，声如

洪钟。有时，她感到全身震荡，直到脚跟。

整个丰富的内心生活——在她一辈子中，她并没很好地利用——：感情的生活，官能感觉的生活（智慧，很少，不管她有什么样的智慧，但从来不是抽象的，永远是精确的，实际的，“应用的”，整个生活呈露出来了。这生活不是新的。它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然而好象到今天为止，它被埋藏在抽屉中，或者纸盒中，塞在衣柜里边。西尔薇打开衣柜。而现在，她整天整天地在整理这些。整理它们？还是把它们翻乱！……她突然发现自己在打瞌睡，膝盖上放着她的旧梦，在她身边，四周的楼板上，全是梦，全是梦。她拾起一个梦来，任它掉下。她又拾起另一个梦，又拿起第一个，记不清她刚才已经拿起过这一个而把它放下了……当她看清楚之后，用高兴的谩骂责备自己：“小母牛，在草原上，在反刍它已经嚼过十次的……”

这不管什么用。过了一会，她又落入消化和陶醉的麻木状态。这是非常幸福的境况。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境况。她脑充血。血冲到她的面颊上，额上，眼睛里。她自己也感觉到，脑壳在痛。她的指头在她颈部摸到小小的球结，在血管中跳动。她完全知道她整天不动，靠近烧得很旺的火炉，脑袋里还有另一个火炉，对象她那样过去一向很活动的人，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但是……

“我才不在乎呢！”

要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发生吧！她按照她的兴趣办事，按照向来如此的老规矩。来看望她的人，乔治或者安乃德，对她提出警告。这就象天下雨一样！对她不发生什么影响。

经过几次轻微的头晕目眩，有一次更严重的事发生了。

她的脑袋倒下去碰在烧红的铁炉上（她对谁也不提），她同意采取若干措施：她服了泻药，脚上敷了芥末药膏。可是她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生活。

由于过了几天半禁食的生活（因为困倦、漠不关心、懒惰、对上下楼梯的厌烦），她饿得发慌了，胃和嘴巴要求报复，她开荤了：一盘牡蛎、肝酱、加芒贝干酪①、芙弗雷白葡萄酒。她运气好，这天她开向楼梯的门，由于疏忽，没有关上，看门的女人给她送上一封信来，进去了。她发现西尔薇瘫倒在安乐椅上，脑袋耷拉在肩上，身体滑倒在楼板上。西尔薇刚刚发生脑充血。大楼里住着一位医生，立刻采取了最紧急的治疗措施。当接到通知的安乃德赶来时，西尔薇已经神志清醒过来。（她自己宣称神志一直是清醒的。）可是，这是她独立生活的最后一次辉煌战果。

安乃德宣称她不能再任西尔薇独自一人在一边生活，既然她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耐。她把西尔薇抓住不放，要把她带走，锁禁在自己家中。在这种情况下，安乃德重新摆出过去的"太太我发号施令"的脸色。西尔薇微笑，试图抗议，做做样子。但是她的舌头活动起来十分困难。她装出屈服于暴力的天真无奈的神气，无抵抗地任人摆布，可是求助于神明。in petto，她暗暗感到十分满意。安乃德并非假装的怒气、她的权威的神气以及她充满热爱的双手的紧握，使西尔薇回想起过去美好的日子。那时大姐姐已经来了一次，象一阵旋风似的，来找小小的时装女工，卧病在她的阁楼上，把她接走。在

① 加芒贝(camembert)，法国一种著名干酪的产地。法国所有干酪几乎都以产地命名。

同一时刻，安乃德俯身在西尔薇身上，在她的眼睛里看到往昔那次来接走她的形象。她们两人相视而笑。

安乃德说："我的小老太婆，我们重新开始过二十岁时的生活？"

"你可以这样说！"西尔薇说，指指镜中她的红面孔和笨重的身体。"当我是诺福克公爵的侍童……"①

"鹌鹑，小鹌鹑！"安乃德说，一边吻西尔薇，"她愈肥胖，愈好吃。"

"把她抱走吧，把她烤了吃！我是不好吃了，除非把善良上帝的铁扦插在我的……"

* * *

但是西尔薇固执地不肯离开巴黎……

"我是被种在这儿的，如果你们给我换一个花盆，我将枯萎而死。不要对我说要使我离开故土！即使是巴黎的郊区，即使你的茂桐，当我在那儿散步时，我的眼睛就在寻找埃菲尔铁塔。一越过巴黎的围圈，我就觉得到了外国。我在路上遇到第一列回巴黎的火车，心中羡慕之至。只有在巴黎，我可以舒畅地呼吸。我将张着嘴死去，巴黎的好闻的气味，好听的声音，将进入我的嘴里，直到喉头！"

由于安乃德不愿粗暴地强迫西尔薇就范，也不愿在那种情况下离开她，她设法让西尔薇留在巴黎，在达维的寓所里。

① 诺福克公爵(Thomas Howard Norfork, 1536—1572)，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大臣，因参与谋害女王而被处死，当时这一阴谋有法国驻伦敦大使参加。此处估计是民歌的一句歌词，传唱这一事件。

于里安不在家，乔治把寓所交给安乃德使用，她和西尔薇两人都安置在那里。乔治和瓦尼亚住在茂桐的房子里。每星期两三次，他们来看望安乃德和西尔薇。别的日子，由安乃德去看他们。通过电话，街上的寓所和林间的寓所两处互道“日安”、“晚安”。这样一种安排不是没有不便之处，对安乃德来说也不是没有疲劳之苦的，所以这只能是临时的安排。而且西尔薇的生命也不会长久了。在这个问题上，姐妹俩都没有任何幻想。可是她们尽可能不去想它。过一天算一天！不用说，西尔薇是最无忧无虑的。对每一天她都是最贪馋的。多活一天是一天！晚上，临睡的时刻，她回顾着刚逝去的钟点，说：“又是一小时，普鲁士人不能到手了！”①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时，试探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她惊异和满意地说：“重新开始了！”

她睡在一间拐角上的房间，窗外是两条街的交叉点。她坚决不要一间最好的房间，乔治的面临花园的房间。西尔薇需要巴黎就在她的脚下。她姐姐的房间隔着楼道和她的房间相对。她们把门都开着。从这张床到那张床，越过通道，她们在倾谈过去的生活。如果安乃德自己，她决不会开始讲这些，她宁愿把整个线团都保留着。这是西尔薇，她没有什么可以使她灵巧的手指干的活，拿起纺锤来转动，尤其是将近破晓时，当她从充血的睡眠深渊中浮起来，她开始吱吱喳喳地叫，好象一个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的孩子用无把握的语言在说话。安乃德在床上笑着听见西尔薇在哼哼唧唧地唱，或者给自己

① 普鲁士人不能到手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多活一小时，她的敌人们少得到一小时她的生命”。

讲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她自己和自己对话，有时给自己一个出乎意料、毫不客气而且滑稽可笑的回答，她自己首先觉得古怪，有些回答打断了她的话。于是安乃德向她叫喊："好呀！你把鼻涕擤干净了！"

或者，如果安乃德继续保持沉默，西尔薇憋不住了，叹道："安乃德，你还睡吗？"用一种温柔诱人、迫切央求的声调，先轻轻地说，后来愈说愈响，最后索性爆炸了："早安，早安，向我说早安呀！…… 安乃德，你还睡吗？你不睡了。你不理我……狗东西！我来揪你的耳朵……"

安乃德高声责备她："快躺下！你愿意不愿意安静点儿！……"

"哦，哦！"西尔薇放心地说，"听了叫人舒服！我的安乃德跟牛似的叫了。我们仍然在活人的草原上……"

可是有几次，她对沉默的不安表现得更为焦急。从睡眠使她沉没的深坑中出来时，象一个小小的死者，她没有把握相信自己仍旧活着。可是，愈来愈明显，随着她精力的扩散，她象一个充满火热的温情的池沼，完全苏醒了，温情需要散播，也需要吸饮别人的温情作为回报。西尔薇的某些音调使安乃德感动得忍不住了。她起床，到西尔薇床上去，把双臂抱住妹妹肥胖的后脑勺。一种麻木之感压在这个拔示巴①沉重的身体上。她的肥大的乳房在出汗。呼吸有一点儿嘶哑。但西尔薇一直保持她纤细的手腕和美丽的面容，一个温暖的微笑使面容更美了。

① 拔示巴(Bethsabée)，据《圣经·旧约》中《撒母耳记》(下)记载，乌利亚之妻拔示巴容貌甚美，大卫王计杀乌利亚后娶拔示巴，生子所罗门。

她对往事几乎没有一点伤感。在她们两人遭遇过的灾祸之间，她用令人惊讶的平静态度进行回忆。她对她姐姐讲起她的小女儿的死亡，然而她的叙述没有一点辛酸味道。她一边讲，一边以一种奇异的温柔，抚摸安乃德的手。这种平静的态度使安乃德得到极大的安慰。这时的西尔薇引起安乃德的重视。安乃德含着敬意注视她，但是她的心抽紧了。当人们达到了这种程度的超脱的内心境界，对生命的最后联系也就不会久长了。

可是这种联系还维持着。西尔薇依然怀恋故土。任何时候，她不能失去和故土的接触。她不象安乃德那样，自从玛克死后，看破一切幻想，而且和她后来一样，能够在海面上步行而不下沉①。由于疾病的一种新警告引起的对死亡的预感，使她产生突然的惊慌。大幅度摆动的发烧，一种惊愕的感觉，使知觉继续瘫痪，有如法布尔②描写的昆虫，自己眼看被小虫活活地蚕食，身体一块一块消失，却不能动弹一下。她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她不知所措。一个丧失了任何形式的世界代替了她的小天地，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她必须有她的西尔薇，她的安乃德，她的玛克……如果她失去了这些人……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迷失了方向。她只剩下颤抖，她把它置之脑后。

只有一次，她发出一声慌乱与爱情的呼声：

"啊！"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叫起来，她手上拿的东西都掉

① 典出《圣经》，耶稣教训使徒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只要有信心，在水面上行走也不会沉没。

② 法布尔（Fabre，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

在地上了。“啊！但愿在某处，在那边，在这‘无’之中，有一块地方可以让我们和我们曾经爱过的人，重新会合，可以互相倾诉从前没有说完的全部的爱！”

安乃德很感动。有这么一次，唯一的一次，在西尔薇的干燥、善讽刺、讲实际的天性中，泄露了她压抑一辈子的狂热温爱的内心。在较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安乃德说（她在梦想）：“有时候你有没有这种印象，在你愿意重新会面的人之中，还有一些你从未见过面的人？”

这个出其不意的问题震动了西尔薇。她说：“你怎么会有这个思想？在你对我说这以前，我仿佛觉得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自从你说了之后，好象我也想过。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相信的是什么？”

安乃德用手摸了摸眉毛上边，说：“我回想不起来了。”

“这是多么奇怪！谁知道？我们经历了不止一种生活。”

西尔薇沉入梦想。她用恳求的语气又说：“我的小姐姐，大姐姐，在下一辈子我们是否能够重新见面？”

“你很在乎下一辈子？”

“我在乎我们重新见面……”

她十分疲惫地加上一句：“但是先好好睡一觉，因为我们劳碌了一辈子！……”

她是不会疲劳的，并不是丧失了勇气，而是厌倦了，而且听从破坏性的自然摆布，好比一棵树，在最后几天的阳光下，在秋后的雾中。她们正说起悬在欧洲天空的暴风雨和明日的

种种危险，她一边想起玛克，一边对安乃德说："这样更好，我们在身后一个人也没留下(任何人)……"

安乃德完全不这样想，但是她认为没有必要表达她的思想，她把她的手温柔地放在妹妹头上：

"还有孩子呢？"她问。

这是真的，西尔薇忘了孩子！但是孩子那样地不需要她们！她明白，孩子可能这样说："你们走吧！放心吧！我不走……"

她把孩子留下却并不是没有遗憾。她本来想把她全家的人都带走。并非由于胆怯，而是由于她不在这儿保卫他们了。只要她在，不管她多么疲乏，遇到困难和危险，总会出来对付。

白天，她不愿意躺在床上。即使她疲乏得不能支持，她至多同意坐在安乐椅上。她不顾医生不许她起来走路的禁令，仍旧拖着脚，上楼下楼，一天二十次，什么也不为，只为了一个孩子几乎连看都不看的玩具。西尔薇对孩子献殷勤都白费事。

"小无赖！瞧不起我们，"西尔薇含糊地嘟哝，"你难道不知道，我要是愿意，象你这种小家伙，我也能生出来。"

安乃德问她："你又在嘀咕什么呢？"

"一句旧时的调皮话。"

"葡萄已经收完了。"

"可是在酒槽里，酒正在酿造中。我们到天堂上去喝新酒。"

"你打算把小酒桶带到天上去吗？"

"毫无疑问。还有我的酸酒。我们将和老头子一同喝。"

"谁？"

“善良的上帝。”

“你不害臊吗？”

西尔薇一点也不害臊。她和老头子开玩笑。他想老头子一定很高兴和她们喝酒。说句真话，老头子究竟存在不存在，她毫无把握。这个问题她并不放在心上。她没有费过脑筋，想把巴黎顽皮女孩子的疑问弄明白，在她的思想中，一种通俗的服尔泰主义和煤炭商人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她在这种情况下感到舒服。安乃德故意不去搅扰她。姐妹俩单独在一起时，互相理解得那么好！对她们两人来说，这是主要的。其余的问题，说到底，没有什么重要性！并非“我有何知？”而是“我们有何知？”

“你相信吧，如果你愿意，如果这使你觉得舒服！怀疑也可以，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好！…… 即使有人在天上，这对他会有什么不利呢。他相当调皮，他会明白，他将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你干得多么好，小鸭子！……）Credo……“我相信……”如果他坚持！…… 我没有什么要拒绝他的…… 主啊，请进来！我把钥匙留在门上，我放心，我睡着了。如果，在夜里，没有任何人进来，那么好，娜侬①，我睡我的觉……睡眠多好，爱情多好……一切对我都是好的……不是我，而是你们，主啊，请您选择！……”

被选中的就是那天晚上。

西尔薇，不管别人怎么说，整个下午不停地活动。也就在

① 娜侬，也是安乃德的昵称。

这一时刻，她不去躺下，仍然站立着，身体靠在窗沿上。她俯向窗外，在呼吸她的巴黎的气味：灰尘和市声、在铺街的木块①之间的沥青气味、照暖她面孔的夕阳的最后光线、邻人园子里一串串的槐花。她在哼一支歌儿。她叫了声“啊！”非常轻柔，好象她歌中的一个音调。安乃德抬头一看，看见妹妹慢慢地倒下去了。她赶快跑过去，正好接住西尔薇的身体，把她抱在怀中。安乃德自己，身体衰弱，没有站稳，在重量之下，摇晃了一下。那只小鹌鹑很重②，她沉重地倒在地上，仿佛被猎人的枪弹打中了似的。安乃德跪着，让西尔薇伸躺在楼板上。西尔薇注视她，但是眼神已经很远。安乃德，俯身在西尔薇微动的嘴唇上，在那儿吸收到，更多是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一声永诀的喃喃低语：“安乃德，我的爱……”

眼神暗淡了。靠近窗外，一只燕子飞过，吱吱地叫。超过汽车的喇叭声，象那天晚上一样，在远处，牧羊人的小笛子在吹奏……最后的形象在跳舞，转圈，在镜中模糊起来……一只山羊在古老的蒙马特尔山坡的一条小路上往上爬。山上有什么东西？它没有时间来知道。它死在往上爬的途中，自己不知道它在死亡。

* * *

随着西尔薇之死，可以说玛克又死了一次。更有甚者，安乃德自己也丧失了四十年的生命。所有我们的日子的最后一

---

① 在过去，巴黎某些较窄的街道，是用长方形的木块（立体），每块长约三十公分，一块紧挨一块，竖着铺成的。

② 小鹌鹑，指西尔薇的身体。

个见证人走了。见证人消灭之后，我们是否有把握说这些日子曾经存在？……

对，还有孩子。孩子的孩子，我的骨肉之骨肉。大海的果实，大海在落潮时，把他留在海滩上。但是，大海到何处去了？我自己又在何处？远处大海在轰鸣。海滩上空无一物。沙子平滑光洁。咸味的海风，空间的主人在吹拂着。它带着一种可怕的陶醉，还是以不说为宜。

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讲过一件事。在东京大地震的翌日，他遇见一个朋友，此人和吉亚仑萨一样，在地震中丧失了全家老少，人财两空，他的这位朋友对他表示哀怜。对方露出奇特的微笑，说："啊！我感到多么轻松！……"

生命的外衣整件跌落在地。人变成赤身裸体。但这人是谁？…… 布鲁诺也许会说印度的神秘之词"OM"…… 也就是一切，也就是一无所有。这也许是"一"的正反两面……

然而不管他是什么，或者是"无"，或者是"一切"，反正他是空间的主人，他是吹过的咸味之风。他愈是孤单一人，愈觉得赤身裸体（而在他脚底下，他感到海滩上的沙子是冰冷的）；风愈是吹，它吹在你的身上。风把你卷走，使你过去生活的碎片四处飘散。风占有你，摧毁你的门，摧毁你家的墙壁，它进入深处，你是属于它的，你就是它，世界的生命从你腰间向外流。

* * *

但是，当疾病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把你禁闭在一个愈来愈狭小的圈子里，在你花园中，在你家中，在你的房间里；当疾病把你和行动一刀两断时，你能够干什么呢？多么不值一笑！

当外间的巨大生活洪水淹没了你，到不能呼吸的程度时，到何处去倾倒泥土？写作？浪潮不能通过羽毛笔①的狭窄的尖嘴一点点地向外滴。安乃德从来不是一位有很大才能的写作者，除非给她儿子以及给她所爱的人写信。她必须看见收信人的面孔。她不能给无名人士写信。她必须和群众有直接接触，目前，这种接触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

她处于不能动的状态，内心的浪潮在她的乳房下边，在手指肚儿里冲击。长久以来被疏忽、然而在她体内深处昏睡着的音乐，在某段时间里复占了首位。音乐是河水冲击精神堤坝时的一个缺口，是巨大的急流。安乃德一连几小时地弹钢琴，用神秘的和音联合，来魅惑她的手指和思想，这种和音从眼光与言语接触不到的生命中，展开内心生活的波涛。在极少的机会中，她和擅长拉提琴的乔治一同研究某一个奏鸣曲；可是两人都过于独立成性，不能有共同的感觉和协调的步伐。每人都有一种在现成作品上加一点即兴创造的倾向，按照它的节奏再写作。一个"内行人"也许是很严厉的。可是按照《圣经》的意义，"内行人"是很稀少的。他们不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床上去。真正的音乐是一种拥抱。

在安乃德看来，拥抱还是过分的。这个最后的肌肉活动，对安乃德也几乎是禁止的。正和她干别的事一样，她全力以赴，毫不考虑；她的痛苦对她发出警告太迟了。她不得不关上钢琴盖。由于习惯，更甚于出于天性，她对痛苦是能坚忍的。（她不是那种为了乐趣、骄傲，或者为了德行故意培养痛苦或

① 羽毛笔：法国古代写字用的笔是用一根长长的羽毛，把坚硬的一端削成尖角，中间剪一条缝，蘸墨水写字。

甘受痛苦的人。）她知道和痛苦配合，必要时她接受痛苦，但是她接受痛苦的警告。象牙的琴键沉默了，但是在思想的琴键上，安乃德的指头反而奔跑得更活跃。从此以后，她的日日夜夜都沉浸在继续不断的音乐中。钟点的流逝，光阴的高潮，都汇合在交响乐的层层波澜中，以对位的技法展开细小和巨大的事件，一天生活中的感情波动：有儿童的笑声和各国人民搏斗的野蛮回声，也有大地回春和被压迫者的反抗。她发现自己在织一块花毯。并不是她起意的，她没有蓝本，她没有聚集各种丝线。她如同梭子和手，在编织魅人的作品。手是盲目的，然而能够看，它扪摸着隐藏的和谐整体，它是在手指活动下实现的。在她精神中预先存在的图画上，手指在增添温暖和颤动的新笔触。在她顺从的手指下，事先计划好的作品产生，发展，从一个网眼到另一个网眼，时刻不停。一切存在的事实，都是组成部分。历史的悲剧和暴风雨，成了织在花毯中的红色、黑色和金色。

但是在这总体中，哪些是她的部分，她的个人作品？难道她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个工具吗？她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超脱。只要你生活着，而且你是女人，你就需要孕育和生孩子，以肉体或以精神，来感到她的乳汁流入另一个人的口中，她的血液流入另一个人的血管中；传递她的生命，使她的行动之梦灿烂辉煌。

燃烧吧！在黑夜里，没有一堆火是浪费的。在这时刻，她在向夏夜敞开的窗口观赏，和卡西俄珀亚①一样。她虔诚地

① 卡西俄珀亚（Cassiopée），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王刻甫斯的王后，安德洛墨达的母亲，死后被列为星座，称“卡西俄珀亚星座”，即“仙后星座”。

重述古代埃及的一句话："使我变得如同星座一样吧！"

但是她的愿望更为卑谦。星座太远，太高！她只要求把她列入人世间的藐小的星座。

她没有想到她自己也是一种星座。

* * *

她不是孤独的。在她织布的时候，孩子瓦尼亚和她肩并肩地一同编织他的梦想。他身体健康，从头到脚没有一点疾病，快乐、活跃、均衡，虽然他白天的生活象一个鸡蛋似的那样充实，他却有内心梦幻中的田野、树林以及山谷。还有他的水池，没有人知道它们有多深。他在水池里突然扎个猛子，别人谁也没有注意他跳水。乔治虽然得过许多游泳奖章，也不能把他捞上来。她几乎没有发觉他不在身边。她对他说话。他却在远处……当他回来时，乔治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回来，正如没有注意到他的出去一样。而他呢，他再看见她时，她总在说话，把这句话或那句话说了一半，这是无关紧要的！他又回到她身边，一边笑着，一边心不在焉地：她是他的音乐盒子……

在什么时候发生这种逃脱？主要是在夜里。白天他跑得那么多，用腿跑，也用精神跑，以致他脱衣准备上床时，已经困得站不住了。人们把他的短裤剥掉，好比剥家兔皮似的，他已经睡着了，双手钩在扣眼上，横身倒在床上。人们把他放直，把他的光脚、他的胖胖而结实的小脊梁放到被窝中去：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已经走远了，神气象一个极乐仙人。谁要是看见他的样子，谁也有极乐仙人之感。一直到天亮，人们听不见他在动……可是天刚破晓，他醒来了，和园中的鸟儿一

同醒来。几乎每天夜里，在几分钟的时间内（也许五分钟，也许还不到五分钟，但是他很可能认为是一两个钟头……），他有一次腾空滑翔，那时他的思想在兴奋的光照中震荡，和白天的光亮完全不同。这种亮光部分是由正在粘合的梦境之磷光造成的。梦从睡眠中漂浮上来，他要设法品尝它们的美味与意义。在这特殊的美好时刻，这种光亮也是用被遗忘了的神秘的回忆构成的。记忆象一阵烟似的，从他童年的生活里上升，他那时自己并不注意，却把这记忆记录下来。在一秒钟之间觉醒的奇异的明智，使他通过记忆探查和他生活有联系的人的线索：父亲、母亲、安乃德、乔治——他的那些卫星。他窥探他们，有时候，他胸膛有“笃”的一声响，当他发现或自以为发现，不许他发现的事……看人而不被人看见…… 看那些不应当被看见的东西…… 他有《天方夜谭》的指环。接着，他又一下睡着了，睡得十分深沉，一直等到乔治来唤醒他。至于夜间被他发现的事，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然而什么也没有丢失。一切都登记在内心之书上，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一夜接一夜地在继续进行。从早到晚，在出其不意的时刻，突然的光亮轻轻擦过，极少在休息的时候出现，那是充分的休息（“我什么都不想！”），也不在学习的时候（他眼光专注、在追随一个意念的线索：“别的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而是在紧张行动的时候，在他绷紧肌肉掷球的一秒钟；或是在赛跑的时候，呼吸短促，他的胸膛差不多要炸裂了，于是一切都光芒照耀…… 或者（这是不能说的，但既然这是允许做的！……），当他的小屁股在茅坑上执行任务，在这不三不四的时刻，明智之声，出其不意地，让某些上帝之人听到，其中我们

无神无君的达朗贝尔①曾玩世不恭地对莱斯皮纳斯②说过，这是给人类享受的最单纯的满足。如果这么伟大的榜样批准瓦尼亚打开这扇光亮之门……“Spiritus flat ubi vult…”③当他想到这儿，他大笑不已！他和拉伯雷是同乡……但是他有别的事要想！他在作梦……以致他一进入用双腿走路的人的社会之后，他吃了一惊，当乔治对他说：“瓦诺，把你的裤子扣好！”他很不好意思。

他是从月球中回来的。谁都不知道他在那边看见了什么。可是安乃德猜想他在月球上有过奇特的遭遇；她只要回想一下她自己的遭遇就行了。她通过孩子瞳孔的反光研究他。

他们两人相互打量。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什么。他们在时间上的相隔竟如此遥远！然而他们互相温柔地嗅着，好比两只同类的野兽；他们的鼻子在对方的皮上闻到同样的气味，做梦时闻到同一种血液的好气味。当他跑够了，玩够了，打够了架，和他的乔治喊叫够了，瓦尼亚走来坐在安乃德的脚边。他把面颊偎依在祖母的大腿上，他一言不发地看着，同时他的沸腾的血液渐渐平静。安乃德的手抚摸着亲热的小动物的面孔。

稍后，突然地，这个小动物开口说出了他的思想：“妈妮，”

---

① 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百科全书的合作者。

② 莱斯皮纳斯(Lespinasse,1732—1776)，法国女文人，她主持的沙龙为百科全书学者聚会之地。

③ Spir itus flat ubi vult，拉丁语，直译是“灵魂之风愿意在哪儿吹就在哪儿吹”，意思是指“灵感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而是天赐的”。

(这是孩子为自己使用方便把妈妈和安乃德这个词合组在一起)，“你已经活得很久很久了吧!”

他不是提出问题，而是在肯定地说。虽然如此，安乃德回答他：“我不知道。是久远还是新近。现在，我从何处来，这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将来还在这儿，你会看见的。”

但是孩子不听安乃德的话，他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妈妮，你是怎么搞的，你可以活得这么久不死?”

“你认为我活得时间太长了吗?”

“呵!不是…… 可是爸爸已经死了……”

“他本应当在我死后继续活下去。人家把他杀死了。”

“那么，你呢?”

“这个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有许多人平平静静地生活着。”

“对，别的人! 可是不是我们。”

“谁是我们?”

“我们。”

(孩子把他的下巴嵌入安乃德的双膝之间，好比一只小乌鸦把自己挤在树干之间一样。)

“你想说：你? 难道你知道你将来的遭遇怎样吗?”

“呵! 我呀，”孩子从容不迫地说，“我跟爸爸一样，将要被人杀死。”

“但是，你这是什么念头!没有这样的道理……”

“因为，我将要去干革命。”

“到哪儿去?在法国?”

“不，不在法国。法国人太老了。到美洲去。”

"这不可能？在我那时候，我们到那里猎披头散发的人。①你所想的是另一种打猎。再说，在什么地方，我的孩子？什么美洲？美洲大得很。是北美？还是南美？"

"这对我说全是一样的。革命，应当在全世界举行，不是吗？"

"最后轮到法国，后来居上？可怜的老法兰西！…… 瞧这个小疯子！……是你的妈妈，她把你染成红色的？"

"呵，你自己也一样！"

"我？我是红色的？"

"在你心中，你是红色的。"

"你有一种鼬鼠的眼睛！谁允许你看人的内部？"

"我，我自己允许我的，这很好玩。"

"啊！你觉得我好玩？你觉得我们好玩？你认为生活是很好玩的？"

"呵，叫人笑得直不起腰来！"

"那么，为什么你见鬼似的说你要死？"

"不，不是死，而是被人杀死。"

"这是同一回事。"

"不，你明明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知道。死亡，这，当人在等待时，这是令人极其厌烦的。但是，让别人杀死，这却是非常有趣的。"

"这可是严肃的玩意儿。"

---

① 披头散发的人，指印第安人。法国孩子喜欢做的一种游戏，是和印第安人打仗。

“越严肃就越有趣。”
“小鲤鱼胜过大鲤鱼。你说得对。”
“你不是大鲤鱼，你是鳟鱼。”
“为什么？”
“鳟鱼逆流而上，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有堤坝拦住的时候，它从上面跳过去？”
“人们是这么说。”
“你也跳过堤坝？”
“啊！见鬼，可不吗！”
“你跳过堤坝的时候，我在你肚子里？”
（生育的神秘关系，他还弄不清。）
“你在我肚子里。”
“这么说，你走过的路我不需要再走了。”
“这倒也是真的。小懒瓜，我让你少走好一段路。”
“对，可见当你死的时候，我继续向前走。”
“你向前走吧。为了我。你跳吧，小鳟鱼。各人都轮到一次。”

她笑了，可是在内心深处，她很感动，觉得骄傲，同时心绪紊乱。她是不会死的。她的玛克也不会死。他们继续向前走……

* * *

她重新认出了这股盐味，这种海藻的气味。永恒之风使她整整一生都浸透这种气味。这是她所获得的最好部分，她

要把它恢复起来。她把族类也浸润于其中。

她的族类……谁是她的族类？这个小男孩？…… 一群环绕在她周围的卫星。

她还有别的一些孩子。最接近她的往往不是同一血统的孩子。

她不忘记她的美国女儿。阿霞也不忘记她，虽然阿霞的来信愈来愈稀少，而且信中不大提到她的生活。信有时写得匆忙简短，有时热情沸腾，很少讲到事实。阿霞已被行动和美国式的狂热所占有。这是一种干枯无情和有算计的狂热，神经与意志的高度紧张，它和狂风暴雨似的一阵阵触及官能感觉，狂暴地使自己获得轻松。于里安·达维到美国去做巡回报告时，遇到阿霞，对她在某些政治与金融领导集团上所施加的影响感到震惊。乍一见面，于里安几乎不认得她了。阿霞发胖了。在沙龙中，她给于里安的印象是一只漂亮和毛色油亮的母猫，走路轻柔无声，它漠不关心，懒洋洋地在休息。但是，当他和她单独面对面待着的时刻，那没精打采的态度立刻改变，人们甚至可以说她的肥胖也消融了，面颊凹陷，嘴唇尖突，温柔的瞳人射出钢铁的光芒。她似乎按捺不住搏斗的怒火。她在美国西部进行危险的战役，为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同时为了保卫到处被迫害的共产党人。她的丈夫和丈夫的朋友，不管他们所冒的风险，都投入战斗。把一群优秀的美国青年组织在她周围：大学教师、工程师、作家、有广大地产的独立产主（他们为资助慈善事业而经营）。有钱的和穷的，大多数属于新英格兰种族，纯洁，正直，大胆，有一点天真，我们认识这类人中好的典型。这种灵魂的清新，有一点过时了，但是行

动的快乐和一种没有妥协的勇敢，更新了这种灵魂，使阿霞微笑。但是她知道他们的价值，喜欢他们。她和他们的关系一般地说是一个被爱抚和受赞美的姐姐，他们不能在彼此之间引起嫉妒。她对待他们一律平等，她的丈夫无非是其中之一员，他是老大哥。她尽力不引起他们的情感混乱。如果有时她很难控制自己，不允许猛烈和突然的冲动从她的天性深处破门而出，她也不让这种冲动在友好的小团体之间暴露。她躲开这小团体，一连几天或几星期之久。他们这群人之中没有任何人打听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丈夫同意她需要独自一人隐居起来，同意她有权处置她自己。他承认她的这种权利，在一次严肃的谈话中，一言为定，他们两人之间签订了协约。凭他善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正直品格，他从不试图违反约言，他决不检查他妻子的隐秘生活，可惜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正直，受到拉丁族人在冷淡的基础上错误地加以判断，他们看不见对方永远不变的信任中的热情。阿霞赞赏这种信任。她把她的逃遁、她的隐匿，用于敛神静心或奋发图强，或者在一个孤寂的地方，就象在疗养院里，自己沉浸在遗忘之中，或者用她的使肌肉疲劳的老魔法，爬高山穿老林，奔走不停。至于在这儿，那儿，出其不意，由于偶然的遭遇，魔鬼捡到了便宜，正如不怀好意的人所宣称那样，那我就不知道了。总而言之，她并不愿意那样，她避开那种诱惑。但是，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事后她也不至于把悔恨或遗憾拖得太久。和伟大的、唯一神圣的情操相比，这种事多么不值一提！她把关于这类事的记忆抹去。她回到她的朋友们和她丈夫身边，象一本新的练习簿，最前面的一页纸被撕去了。她重新记她的帐本，很

准确地从上次停止记帐处接下去，她比从前更加热爱她的家(指他们整个一群)，更热爱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事业。至于舆论造他们的谣，她和他们都不屑挂在心上。

他们全体都是反对美国政权与法律的不公正的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参加者。为了援救萨戈和旺泽蒂①以及要求汤姆·莫内②出狱，都在奋不顾身地展开活动。在整个美国，他们都在监视着，他们把政府的滥用权力及罪行都诉诸世界舆论。他们必须和极其残酷的敌对者以及挥舞大棍的人打交手仗，和鼎鼎大名的杀人掏心的家伙打交道，这些人是以资本主义的强盗行径以及象野兽一样百分之百的蒙昧无知作为假面具的。这些慷慨的青年中若干人曾经被野蛮地袭击，挨棍棒打，在沥青中打滚③，然后在羽毛堆中打滚，最后被脚蹦踏。其中这个或那个，被绑在刑柱上、被砍断四肢而死。那个“俄国女人”却不冒任何危险。三K党的巫师已经宣称她是女魔鬼，必须把她活活烧死。可是她的那些友人给她组成老是瞪着眼睛在监视的卫队。同时她也因某些高级人士不露声色的保护而得到好处。这些人士不愿意被人知道，但她认识他们，他们秘密地在保护她。即使在官员之中，也有些比较开明的人，他们赞赏这个代表较好的美国人的小团体的无私的事业，而且在这个团体的成员中有他们的朋友。

---

① 萨戈(Socco)与旺泽蒂(Vanzetti)，两个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被美国政府诬判杀人罪，不顾全世界正义呼声的反对，一九二七年被处决。

② 汤姆·莫内(Tom Mooney)，美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九一六年被监禁。

③ 在沥青中打滚，想必是溶化的沥青，不溶化的沥青是硬块。

经过曲折多变、不为安乃德所知的各种遭遇之后，阿霞不得不离开了美国。她丈夫已有两三次由于阿霞的原故而失去了职位，可是他不埋怨她，他赞赏她，已有两三次他只好到别处去寻找工程师的职务，到墨西哥、玻利维亚和秘鲁去。她跟着她丈夫走。凡是她所到之处，立刻在她脚跟上燃烧起一个新的骚动中心。美洲的印第安人的解放事业现在引起了阿霞的激情。她设法把印第安人的解放，和正由反帝国主义同盟发动的亚洲巨大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她奔跑于安第斯山脉地区。有时候，人们又看见她，精疲力竭，在旧金山的沙龙或上海的大旅馆中休憩，为使自己容光焕发和身体丰满。人们甚至认为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也曾遇到过她，她和莫斯科恢复了联系。在这种经常在活动的生活中，她居然给她丈夫制造了两个孩子：一个小男孩，她突然异想天开把那个小男孩带去给安乃德看（那时孩子才五、六岁）；还有一个小女孩，还太小，这次不能带来，下次旅行再带她。

若干年的分离，在阿霞眼中不算什么。当她走上通向茂桐树林边缘那所房子的道路时，她仿佛感到昨天刚刚来过。她什么都不忘记。她有三四层重叠的记忆分间，可以随意启闭。最深、最隐秘的小间，是她保存玛克和安乃德的那一间。这一间记忆之室，她只是每隔相当久才打开一次，总是在她离开美国朋友的小圈子、自己隐遁起来的时期。因为从这盒子里散发的气味太强烈：阿霞窒息了。“玛克！……”她单独一人，在库斯科①附近的一所偏僻的房子里，或者在一家中国旅馆的

① 库斯科(cuzko)，秘鲁城市，位于安第斯山中，十五世纪时为印加帝国首都。

房间中，俯伏在床上或席上，几小时之久，她重新回忆往事，她重新咀嚼它，直到她在辛酸的陶醉和痛苦中昏迷过去。她浸沉在其中，泡在醋和香草的液汁中，一连几天，几天……不，正在行动中时，她不能贡献给自己这种混乱思想的奢侈品。让那个盒子紧紧地关闭着！

当她把盒子带到茂桐，为的是让安乃德的手指把它打开，内心的混乱立刻平静了，纯净了，辛酸转化为甜蜜：过去的日子重新出现，不带创痕的……过去的日子不和新的日子发生冲突，生活更新了，而且在繁荣滋生。安乃德对着胖胖的脸蛋、红棕色头发的美国小孩微笑，他叫她"太太"，眼光注视着她，神气既严肃又腼腆；安乃德拧他的下巴，对他说："我的小红狼崽子，你叫我'奶奶'，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大姑娘①是我的女儿吗？"

但是当瓦尔多，这个红色狼崽子，和瓦尼亚面对面在一起时，两个孩子严厉地互相打量。瓦尔多皱起眉头，从头到脚，不放心地审视他的"半兄弟"②，这位"半兄弟"其实是他的一个半兄弟，因为他岁数比瓦尔多大一倍。瓦尔多额头起了皱纹，他竭力想了解对方，可是办不到。瓦尼亚明白了。他知道怎样对付他母亲生的那些孩子。他摆出多少有点保护人式的微笑，虽然是和气的，这种微笑不止一次使他母亲感到不快，也使瓦尔多不快。瓦尼亚自以为他有责任对人和气，为他的家争光；他差一点要对瓦尔多表示他要为自己的母亲争光：因为如果他提出要求的话，这个母亲是属于他的，他是长子。但

① 这个大姑娘，指阿霞。

② 半兄弟，即"同母的兄弟"。

是他同意把母亲借给瓦尔多。甚至他装出对母亲不感兴趣的样子……“我早就不需要了……”

（这不是真的。他一直念念不忘母亲。但是谁也不会知道这一点。）

瓦尔多对瓦尼亚产生了强烈的敌意。他藏在裤袋里的两只拳头在发烧。它们终于怒气冲冲地从裤袋掏出来了。在树林中，一条小路的拐角处，在任何人的眼光都看不见这两个顽童时，那个赤发小孩，毫无借口，扑到大孩子身上，举起他又硬又狂怒的拳头，一个劲地擂击：梆、梆、梆、梆！……瓦尼亚挨打的胸部肋骨，正在瓦尔多鼻子的高度。瓦诺①是用一只脚站着的，差点摔倒。他赶快站稳，并且惊异地控制住那只小公羊，现在小公羊用脑袋撞击瓦尼亚的肚子。正当他俯下身去想和对方说句话，那个赤发的小头颅突然抬起来，象一根木槌，把瓦尼亚的鼻子撞扁了。这一下瓦尼亚生气了，他把瓦尔多抓举起来，瓦尔多两手两脚乱动，也没有用，瓦尼亚三下两下，就把对方抛在路上，直挺挺的。他用两手按住对方摊开的两只手腕，使他的爪子不能乱动；为了使对方的膝盖不能乱动，他干脆坐在上边。他审视这只被他仰面按住在地上的金龟子。他非常忿怒，因为他是被对方毫不按规矩、毫不正大光明地袭击的。但是当他看见战败者满脸雀斑，非常尴尬的面容，为了遮掩他的耻辱，他可怜相地眨眼。瓦尼亚哈哈大笑起来，对瓦尔多伸伸舌头。他这一笑使对方感到极大的羞辱，眼泪簌簌地掉下来。瓦尼亚扑在那小家伙的脖子上，于是两人一上一下

① 瓦诺，即瓦尼亚。

在路上打滚。两人互相大口地亲吻。瓦尔多一边哭着，一边用刚才想击穿瓦尼亚胸膛的同样劲头，和瓦尼亚亲吻。瓦尼亚象一个父亲似的给瓦尔多擤鼻涕。(这对这个小家伙是最后一次侮辱，他觉得一哭已经给自己丢了脸！但是他反正已经丢尽了脸，而这次让人给自己擤鼻涕的侮辱反而使他觉得温柔。谁能解释谁来解释吧！)瓦尼亚看见小家伙用沾满尘土的手指擦眼泪浸湿的面颊，便对他说："小心！不要把你鼻子上漂亮的小红点擦掉。"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瓦尼亚的鼻子出血了。但是当他们回到家里时，瓦尼亚气量宽大地说，他在跑的时候，碰伤了鼻子。那天夜里，瓦尔多躺了半夜才睡着，他充满热情地想瓦尼亚。

这两个孩子，等到大西洋重新把他们分隔开之后，互相通信，但是瓦尔多的笔和他的舌头一样，太拙笨，不善于表达他心中的热情。而瓦尼亚的笔，和他的舌头一样灵活，显出和瓦尔多比赛时的优势。正象他用拳头把金龟子压在地上时加以嘲笑一样，这小小的长兄，把舌头伸向小弟弟。不可能进行对话，只能作些战斗的呐喊："哈啰！瓦尔多！呵唷多唷！咱们是战友！啊啦啦！下次我们再见面时，我将喝你的血，你喝我的血，接着我们并肩上阵！……"

对于瓦尔多来说，这种约定可不是一种游戏。他不知道战斗将是怎样的。但是他知道瓦尼亚的战斗就是他自己的战斗。于是阿霞，在夜里，对玛克说："你瞧得清清楚楚：所以说你不要责怪我！我给你又生了一个小狼崽子……"

阿霞到茂桐作客回来之后，神志清爽了。虽然安乃德说话

很少(所有的时间完全被阿霞滔滔不绝的话所占，事后她辛酸地责怪自己)，和安乃德见面之后，阿霞看自己也更清楚了。她的气喘吁吁的奔跑，她在曲曲折折的征程中狂热的反叛感，见了安乃德之后，重又找到了路线的方向和意义。在安乃德眼中，革命采取了和安乃德相同的视线，她的向着命运不可避免的进程静穆地张大的瞳孔，以及这种超过今天搏斗的纷乱线条形成的视野之圈的平静的把握。通过这些，人们望见永不坠落的抛物线的另一端，望见永不回涨的宇宙浪潮的不绝于耳的震鸣，望见前进中的世界的规律，在那里过目云烟的昏眩在平静下来。

然而安乃德眼中所蕴藏的内容，她自己却最后才认识到。人们通过别人看见自己。别人也看见你，人们只通过反射认识自己。安乃德只有看见自己家里点燃的炉火，才意识到她的家庭。上了年纪的妇女，由于儿子的去世而成寡妇，形单影只，发现了她的多产。

* * *

在那些日子里，安乃德发现了她的家族的另一条线索，虽然是比较混乱的。她接受佩娜岱特的拜访。

这两位妇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冷淡而且有距离的。她们互相来往过一个时期，只是由于西尔薇的关系。自从西尔薇和她的养女翻脸之后，她们两人没有再会过面。如果西尔薇不理佩娜岱特而使后者感到伤心或怨愤，但她却丝毫没有表

示。她的铁石心肠甚至发展到西尔薇死后，也没有给安乃德写一封吊唁的信。安乃德没有忘记这件事。她对这个女人暗暗怀有反感，虽然她并不知道这个女人和玛克之间发生的事。

在佩娜岱特方面，她从来没有对安乃德产生一点兴趣。即使她和玛克发生关系，安乃德也是被撇在一边的，安乃德不能对她有任何用处。这个冷心肠和善于算计的女人，即使在她肚子或她脑袋发疯的时候，对她没有任何用处的人在她眼中仍旧是一文不值。为什么今天她来探访安乃德？

两个女人面对面地待着。安乃德态度非常柔和，可是多少有点软中带硬（眼睛也许看不出来，可是一个女人的手指是不会受骗的），竭力装出在家中接待客人不能缺少的礼貌。她一边说些礼貌的话，同时含敌意的鼻孔却在嗅那个不速之客。她的鼻孔不会长时间地痉挛着。佩娜岱特不是一个人来的。安乃德的眼光在不露声色地从头到脚打量对方，这眼光遇到陪伴访问者一同前来的一个小女孩，于是眼光就盯着不动了。佩娜岱特象又瘦又长的鼬鼠，她的尖锐、灵活和躲躲闪闪的眼神，对女主人的任何细小动作都不放过，一边说些很可爱但是毫无意义的话，她窥视女主人的眼光已经落入圈套，于是她的眼睑很迅速地动了一下，意思说："成功了！击中要害了！……"

这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是另外一个孩子的稍加修饰的照相，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想到那个孩子了，除了正在注视她的那个老太太，因为她是看见过另外一个孩子的唯一见证人。这个小女孩瞳人很活动，象发烧一样，瘦削而秀气的鹅蛋脸，额角瘦骨嶙峋，脸色苍白，神气坚决。还有别的花样，连孩子穿的衣服都令人想起另外那个孩子：水兵制服的大方领子，蓝

色的上衣，宽大的扣子，头发长而平整，象小拿破仑。不知人家怎样复制了这一切？这个女人怎么能这样胆大妄为，把神圣的遗物弄到手？那是一张已经陈旧发黄的照片，一个孩子的照片①。只有西尔薇和安乃德各人保存了一张。然而最不堪的胆大妄为还不在于脸型、头发样式、衣领、服装……而是那个人，内在的……"什么时候和怎样她偷了我的那个人？……"

这两个妇女一句话也不说，在她们思想中进行着猛烈的对话：

"你从什么地方弄到手的？"

"你认出来了吧？"

"不，不，这是假的！"

"这是真的。"

可是安乃德，用平静的、但是有点发颤的声音，把小玛塞尔②（因为那无耻的女人，把玛克的名字给了小女孩）拉到膝前。安乃德一边和小女孩说话，一边抚摸她的头发，把孩子的后脑勺稍稍向后拉，她把贪婪的目光倾注在反映儿子过去影子的明镜之中。她几乎想把小女孩搂在怀中。但是，她克制了自己，粗暴地推开女孩，对她母亲说："把她领走吧！"

她站起来要走，以疲倦为借口。佩娜岱特告辞了。她明知道安乃德会再叫她来的。

到第二天，安乃德就给佩娜岱特写信了。但是她等了三个星期才寄发这封信。这封信，改写了好几遍，只成了礼貌的邀请，请佩娜岱特在天气晴朗的夏季的一天，带孩子来玩。

---

① 一个孩子的照片，指玛克孩子时期的照片。

② 玛克是男人名，同一个字写成阴性时，就成为玛塞尔。

瓦尼亚和玛塞尔相识了。两人很少交谈。在小女孩面前，瓦尼亚失去多说话的信心。两人不停地互相观察，或者面对面，或者从侧面看对方。她很快就明白了他对她很感兴趣。有几次，他因此生气，粗暴地对待她。但这并不使她慌张。两人中最强硬的并不是摆出强硬姿态来的他。她在等待，故意装出冷淡的样子。她在等待对方向她负荆请罪：请罪的方式，有时是小小的礼品，有时是表示关心，有时是非常媚惑人的，有时是荒唐可笑的，她一概收下，好象这是她的权利。再说，她一点也不露出撒娇的态度，也不显得虚荣。她说话一点不矫揉造作，象她母亲在交际场上说话那样。她说话很少，说得清楚，而且生硬。在她身上有一股辛辣的味道。这种没有成熟的酸栗味道刺激瓦尼亚的牙齿，但对他有吸引力。这是他的食谱中缺少的一种因素。安乃德观察他们，把两人作比较，惊讶地发现玛克的血液更多地在玛塞尔的蓝色的血脉中流通。而在瓦尼亚的血脉中流通的是她的血液。

佩娜岱特没有一次坦白她的秘密，安乃德也一次都不讯问她。她们俩继续很客气地说话，和客人一样。安乃德决不稍稍打开亲密之门，她和这个女人之间保持着距离。佩娜岱特也不设法想进亲密之门。

但是为什么她到安乃德家来呢？有什么动机促使她来？在象她那样复杂的天性之中，很难说什么思想占上风，是善，还是恶？善恶是经常混在一起的，然而是用她的巴黎女子内行的巧手，总是善于从对她有利的角度把杂乱安排为整齐。在她的婚姻和做生意方面，她一直记着准确的帐目。结婚也是一桩买卖，而他们这桩买卖对双方来说都不是赔钱买卖。家室布

置得很整齐，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有节制，工业方面的巨额定货（汽车与飞机马达的制造），四个健康的孩子，翻领的扣门上绣着缎带①。为了获得这一布条②来装饰她的丈夫，做妻子的并没有不卖力气。至于孩子们，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至少比应该有的多了一个。说得公正些：自从和玛克睡了一夜之后，她回到自己的床上，小河似乎不再有溢出河床的愿望。她在自己家，可以满足需要。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消遣，她和丈夫都不为这些事操心。使他们关心而且无暇他顾的，就在于看他们的营业数字愈滚愈圆，不是为了积攒金钱，或拿金钱来享受，而是为了今天超过昨天，明天又超过今天，这是，如同在汽车竞赛中一样，accelerando③的乐趣和激情。

可是有时在旷野，会遇到车子出毛病。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有一次，佩娜岱特遇到这类困难，在油腻的尘土中她正忙着修理她的马达，在汽车底下，她在回忆的火热的影子中，重新想起那一夜拥抱，她在做大姑娘时期的意念，于燥灼热，萦绕于怀，在那一夜中，完全畅足了……把帐算清了，那一次是她一辈子唯一完全的欢乐，精神和身体都达到它们的目的。好好歹歹，精神、身体以及目的，有这么一次，三者合而为一，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胜利。而且胜利并没有死亡：玛塞尔活着。有一天来到了，为了更好地享受胜利之乐，或者是为排除怀疑（我胜利了吗？我生活过了吗？），保护胜利，佩娜岱特需

① 翻领的扣门上绣着缎带，获得国家高级奖章“荣誉军团”奖章的标志。

② 布条，指奖状。

③ accelerando，意大利语，音乐术语，“渐速”，用在这里意思是“愈跑愈快”。

要在能够成为试金石的唯一的眼睛中，照一照这个胜利。安乃德的眼睛看见了，而且说话了。佩娜岱特那难以穿透的心，狂喜了。这就好比她又一次占有了玛克。她从母亲身上得到玛克，从女人身上，从儿子身上……“我把他弄到手了，我到手了……”

她以挑衅式的满足情绪展示玛塞尔。小女孩利用这种被压抑的满足。可是她有时也是替别人承担陈旧积怨的替罪羊，反对另一个人的辛酸言词，一再咀嚼之后，又出现在她口中。她不是一个易于感动的小姑娘，你或是推搡她，或是恭维她，她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她给自己留着，不告诉别人。她的灵魂生有一层皮，象她母亲一样，不透湿的。她心灵中有些什么，必须是安乃德，才能理解其中意义，因为她认得这种文字的字母，那就是多猜多疑的阿尔科拉的小鼓手的字母，也就是童年时期的玛克，固执而骄傲的心灵，把自己的慌乱与温情藏在心里，没有弄清楚以前不告诉任何人；这个心灵对它所爱、甚于对它所蔑视和憎恨的事也有所猜忌：因为它所蔑视和憎恨的事，已经由它判断过了。因此，玛塞尔不信任安乃德。她的猜忌心象一块磁铁一样，把她吸引到老妇人身边去。有时，她把游戏的同伴抛在一边，不理他了，正当瓦尼亚在花园里找她的时候，她悄然无声地回到安乃德在看书的房里坐着。她把屁股搁在椅子边上，离开安乃德几步远，坐得笔直，一声不吭，她在观察。如果安乃德对她说话，她只用单音节词回答①。安乃德能理解，她领教过这种固执的沉默，这种两人相对的内

① 单音节词如：“是”、“对”、“不”，等等。

心无声独白，这种小奥列佛·特维斯特①在贼窝里的眼色，他钻过栅栏，为了盗窃她的心。安乃德任人摆布，她微笑着。这个微笑警告偷东西的喜鹊，它已经被捉住了。这喜鹊后退了，羽毛倒竖，尖嘴准备攻击，眼神不怀好意。于是安乃德索性笑出声来，她过去亲小姑娘。她捧在手中的是一个小小的冰块。但是冰块融化。当安乃德在对方耳边轻轻地说："狡猾的小家伙，我看见你了……我抓住你，你抓我的小胡须……我们两个人谁挨一下打？"②

安乃德感到在她手指底下僵硬的小身体在软化，同时听见捂着嘴的笑声。她轻轻咬她的耳垂，对她说："我们是好朋友，对吗？"

玛塞尔扑在安乃德的脖子上，不瞧她，在她耳朵下的一个角落里，她接连着迅速说："是，是，是，是……"

她不是在开玩笑，她签订了一个协定。在她的脑袋里是怎么想的？这坚强的小姑娘，她觉得在她家里，上帝知道为什么，她是一个外人。她搂住安乃德的脖子不放，好象一只燕子，认出去年住过的那家房屋，紧紧抓住旧的小梁不放。她在安乃德年老的心中，重又找到了她的巢穴——她父亲的巢穴。这是她的气味……

在夜里，安乃德瞪着眼在做梦：她发现自己成了三个家庭的祖母——四个家庭，如果把乔治算在一起。她用温暖的羽毛，掩护着一窝四只小鸟，它们是一致的，又是各不相同的。

---

① 奥列佛·特维斯特，狄更斯小说《奥列佛·特维斯特》(Oliver Twist, 1838)的主角。

② "狡猾的小家伙，我看见你了……"，法国儿歌。

在这些小鸟之间她不操心去区别，哪只是法律或道德批准的。它们全都从她身上出来。引导她的力量，将要把这些小鸟掷到高空中去，成为菱形，向着遥远的同一目的，她自己的箭再也达不到的目的。

* * *

在她的一群孩子之中，她还可以加上一个义子：西尔维欧·莫洛尼，她的亲儿子就是为救此人而被杀的。此人的父亲由于玛克的牺牲，只多活了几个月，由于他的敌人的狂暴，他终于遭了毒手，被杀死在床上。可是西尔维欧被流放到岛上以后，坐了一只小船逃跑了，风暴把小船冲到科西嘉①。他来到巴黎，在巴黎他重新找到被放逐的意大利人，那些不可和解的反法西斯分子，但他不能参加到他们的党团中去。他有一颗诗人的心，满肚子是古希腊的伟大美梦以及浪漫的理想主义，政治引起他反感。他一点也不怕搏斗，他年轻的心渴望在搏斗中牺牲；但是他向往的是在云端的搏斗，如同荷马史诗中的神明一样，或者更好些，在云彩之上，光明普照中，如象伊卡洛斯一样②。他的意识形态文学味道太重，使战后的青年们，"现实主义者们"微笑。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准备为危险的"现实"服务，贡献出耿耿的忠心，就和青年的意大利雪莱③在为"文学"服务时的热情与执著一样。他对因放逐生活的不幸而激化了的各党派之间的争论、猜疑、辛辣恶毒的分裂

① 科西嘉岛(Corse)，地中海的一个大岛，法国的一个行省，拿破仑的故乡。

② 伊卡洛斯(Icare)，希腊神话中人物。

③ 青年的意大利雪莱，指西尔维欧。

或肮脏的妥协气氛，丝毫也不能适应。他躲开他们，过着孤独的生活，带着在艰苦日子里灰色尘土下孵育着的他的诗歌与行动的梦想，很困难地为餬口而奋斗。只要他有一个下午的时间，他就奔向茂桐；从第一天起，他已经把他感激与悔恨之心带向茂桐。因为他没有忘记李维埃夫人为了他而牺牲自己的儿子。安乃德也没有忘记她接待西尔维欧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她对西尔维欧说了这话）。她对他说："你是属于我的。"

西尔维欧拿这句话当真。他成了绝对忠于安乃德的人。他喜欢对人这样说，他认为这件事关系到他骑士式的荣誉。

但他和自己多少有点要花招。如果他不是被另一双眼睛所吸引，恐怕他不会到茂桐去得那样勤。乔治使他神魂颠倒，而且他不能对她隐瞒自己的情绪。他把感情天真热烈地尽量流露出来。乔治指着他的鼻子笑他。他们两人间年龄有六岁之差。西尔维欧刚刚过二十岁，乔治正在二十六七岁之间。但西尔维欧不在乎这些鸡毛蒜皮。两个都是良种狗，长得高大结实，身材匀称。乔治，接近三十岁时，长成曼侬·罗兰①的典型，身体强壮而秀丽，金黄的头发，白里泛红的容颜，乳胸丰腴而坚实。她走过之处，引起周围男子们的欲念。她忍受不了，觉得他们十分讨厌。安乃德对她说："关上你的灯笼，把火光遮上点儿！"

"什么火光？"乔治说，"难道我瞧他们了？"

---

① 曼侬·罗兰（Manon Roland，1754—1793），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女活动家，世称罗兰夫人，以美貌和智慧出名，一七九三年死于断头台上，成为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临死时的名言是："呵自由，人们用你的名义干了多少罪行！"

"你身上有太多的活力。你引起他们的胃口。"

"也许我不得不把我的活力藏在我衣柜里?"

"我很担心,即使锁在柜子里,他们也闻得出来。你的气味太大了。"

"谢谢,谢谢你的夸奖!那么说,把所有帆篷都扯起来!…… 反正我不象这些可怜的巴黎家伙,不象这些跟屁虫一样,一股霉气,死老鼠气味!……"

那只意大利老鼠是充满生气的!乔治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她接受他的同情。她同意他是个漂亮小伙子,而且,当他不谈爱情时,他并不太蠢。很好的同伴,灵活,敏捷,而且很有办法。他不说些深奥的玄理使你听了无法忍受,他的眼神机敏,手指灵巧,以绘画、塑捏、雕削木头见长,而且在一般的运动场上,他能站得稳稳的。如果问题只在于在某场球赛中冲锋陷阵,或者和他一起footing①,camping②,她都可以高兴地接受。补充一句,西尔维欧胃口好,能吃,乔治也能吃,西尔维欧甚至懂一些烹调妙法。这都极好,乔治很愿意到处都接受他,在餐桌上,在工场里,在炉灶前,在步行时,在赛跑时,或在休息时,处处都行,就是不能同床共枕。由于西尔维欧开始向乔治献殷勤,乔治就对他说以上这些话。他听了很难过,并且感到气愤,乔治为什么生硬地提出现实问题来打断他情感的抒发,他抗议,他说他的爱情和火一样纯洁,他是无所贪求的。乔治笑得更响了,她说她不信他那么傻!但是,即使他真是傻瓜,而且他必须为歌唱而歌唱,最好请他改一改歌词的题目和对象!

① footing,英语,意思是"远足"。

② camping,英语,意思是"宿营"。

老让人家叫你杜尔西内娅①，真令人厌烦！既然他是无私的，那么何必拘泥于爱情的对象？他满可以到街上去唱他的恋歌！…… 西尔维欧赌气了，不高兴了。可是到第二天，他又开始对乔治唱恋歌。

瓦尼亚和乔治拿西尔维欧夸大的字眼以及他的白眼睛和黑眼珠开玩笑：瓦尼亚摹仿西尔维欧的样子。安乃德责备两个调皮的孩子，她同情可怜的小伙子。乔治说他并不可怜！既然他那么爱看见乔治，乔治让他看个够。至于叹息，这是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象打嗝一样，他会长大的。

总而言之，对两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不能说不适合。他们两人互相依恋。可是，在西尔维欧眼中，乔治是个谜。她是女人，那么富于女性，然而那么缺少女性的性格！她强烈的生命，她的亭亭玉立的健康身体，她的贪吃的大嘴，尖耸丰腴的乳头……但是这象花一般美丽、果实一样丰盛的肉体正象一簇艳丽的柠檬树，但并不妨碍她的心、她的官能感觉过独身生活。她实现妇女在精神上的独立，却很少付出感情方面的代价。安乃德曾经寻求了一辈子，可是她热烈的天性没有允许她这样做，除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而且那也不一定有把握）。乔治，在原则上，对爱情和男女结合，自由的结合或明媒正娶的结合，并不怀有敌意，但她不急于要尝那种味道。她说："算了吧，谈谈不这么讨厌的问题吧！"

西尔维欧威胁她说，有一天，她的天性会向她报复的。

乔治说："那才怪好玩的！"

---

① 杜尔西内娅(Dulcinée)，《堂吉诃德》中的壮健农妇，但在吉诃德心目中，她却是他崇敬爱恋的贵夫人。

她心里完全有数，所以她不肯说：“泉源，我决不喝你的水！”而她说：“我不渴。”她加上一句，说医生们嘱咐的，只能在晚餐后喝水。万一她有朝一日结婚（所有的不幸都可能发生），她也要先吃完了她自己的一份（而且是不小的一份！她的嘴很大），她美好的个人生活的一份。结婚是退休者之家……

那么瓦尼亚呢？孩子呢？…… 神圣的孩子们！她打定主意要孩子……一个或几个，半打……而且绝对不要收养的，不要无名无姓的孩子，就象中性的蚂蚁为了城市①而去舔的小蚂蚁一样……“不，绝对不行！城市，无名的社会，我才不理会！……我说：给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孩子，一个我自己制造的孩子……”

“那好，你怎么办呢？”西尔维欧说。

“我独自来办。不要男人夹杂在里边碍事！为什么女人不能独自制造孩子？……”

安乃德觉得好玩，说道：“会出现这种事的。科学没有办不到的事！”

西尔维欧摆出一副震惊的面目。他把什么话都当真，两个长舌妇过分地利用他的弱点。他热烈地反驳她们的调皮言语。他象堂吉诃德，高举长矛，冲向风磨……风车的轮子带着他转，一档一档，最后他被摔在草地上。于是他看见两个女淘气鬼在张口大笑！…… 但是，他虽然多猜多疑，她们的笑声毫不使他生气。他喜欢她们，而他知道她们也喜欢他。不是按照他愿意的方式喜欢他。但是不管什么方式，他不至于蠢到

① 城市，指蚁穴。

拒绝她们的好意……

不过他最遗憾的是乔治卖弄的那一套厚颜无耻的实证主义①。安乃德似乎接受乔治这种态度！乔治大吹大擂地表示她没有任何道德的成见，对他父亲在青年时期身受的压抑，她有阴暗而遥远的反抗情绪。为此，她说她从自己身上切除了宗教感情，即使是宗教这个词最通俗的含义，切除了一切“绝对断言”的废话。提到可尊敬的“命令式词句”，她用手摸摸自己下巴。

西尔维欧，本着他的马志尼式的天真，不加辩论地相信这一切，乔治道德上的无神论使他痛苦。

可是安乃德知道应当如何思想。她认识乔治，更甚于乔治对自己的认识。如乔治绝对纯洁的天性，她只愿意把它看成是种喜爱清洁的本能；对瓦尼亚的巨大的爱，这种热烈的友爱，乔治自己都不能解释，可是为了这一友爱，她可以毫不计较地牺牲自己；还有许多别的深刻而说不出道理的情操，在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已汇成一种信念…… 最令人觉得奇特的是，这个明朗的姑娘，在她整个生活中，好象没有一个阴暗的角落，完全在快活的正常情理和身体健康的光明中过来的，一切都亮在外面，没有任何隐蔽的方面，但只要拿起她的提琴来，就会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她提琴拉得并不正确，但是只要琴弓往弦上一扣，人们立刻觉得如有鬼神出现。她从四根琴弦上拉出灵魂的呼声，抓住你的心，使你神魂颠倒。她自己的眼神，面部表情，都变了。她脸色苍白，嘴硬绷绷地闭着。

---

① 实证主义，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学说。

向前伸的额骨，显得更突出。她带着悲剧的严肃印记。残酷的平静。突然间，原野上狂风骤起，欢乐与暴怒的奔驰，象茨岗人① 一样用力敲击琴弦…… 全家人都不声不响，静静听她拉提琴。可是每人都留在自己房间里，乔治也在自己房中。大家都故意不出来看她，不然的话，她会立刻把琴弓抛掉。她只允许瓦尼亚一个人看她拉琴，条件是他不许打扰她。他躺在地上，扑在床前的地毯上，把抽搐的手指和鼻子埋入地毯中。他听得激动时，用指甲揪地毯上的西藏羊毛。当乔治拉完了琴，她走到瓦尼亚身边，用手拍拍他的脑袋。

西尔维欧站在园中，背靠着墙，在窗子边，抽着烟。在黑夜里，他知道没有人看见他，不声不响地让大滴大滴的眼泪流在面颊上……

安乃德坐在她的不点灯的房间里，心里充满光明，她在听不相识的神明在她女儿的心中经过。

* * *

在钢琴琴键上弹奏的音调！作为和声的因素之一，不协和和音——痛苦——是在和弦之中；而痛苦，好象死亡一样，磨损了它的尖刺。

安乃德经历过尖刺划破她的心房的日子，她用了绝望的激情，把尖刺掉转头来，刺在她胸部的两侧。如今，圣约翰之夜② 已经来到，灵魂和焚烧柴火的火焰一起跳舞，一起笔直地、漫长地从火堆上升起。

① 茨岗人（tzigane），波希米亚流浪艺人。

② 圣约翰之夜，基督教节日，十二月二十七日之夜。

有如波涛汹涌的海洋，
充满浪涛，保持不变之均衡，
人身上欲望高涨，有同样的情况，
欲望并未统治这个人：
这个人，真是宁静之大师……①

安乃德如今生活在双重幻觉之中。一方面，她活在一天天过去的日子中，她现在还属于流水光阴的一部分，好比一个船员，坐在船头上看船头破浪前进；另一方面，她在深渊内部飘飘荡荡地往下坠，好比俯身在悬崖上的一株核桃树上的落叶。她不知道是她在下坠，还是深渊在上升。但是深渊没有什么可怕。它用清澈的黑夜包围她，久而久之，她学会了在黑暗中阅读。她的鼓起的双目，获得了猫头鹰的柔软的目光。西尔维欧和乔治各自注意到这一点。有一天，他们两人交换他们的印象，乔治卖弄她的学问（她的学问总共不到一大包，她却以卖弄这点知识而自傲），她提到帕拉斯·雅典娜。西尔维欧用一块梨木雕刻了一个奇特的小圆牌，上面刻着额头和眼睛，没有面孔，两边是一双张开的翅膀。他把它钉在大门的门框上，好象一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猫头鹰。只有安乃德一个人没认出那就是她自己的雕像。她让他们去安排住宅，她自己只保留自己的房间，而在房间里，有一个魔术的圆圈，一

① 《歌》(Gitâ)，第二章，第七十节。——作者原注
《歌》，即《赞颂戈梵达之歌》(Gitâ-Govinda)，印度十二世纪梵文抒情诗剧，作者查雅德瓦(Jayadeva，约1150—1210)。内容叙述黑天(Kṛṣṇa)与牧女罗陀(Râdhâ)的爱情故事。

天比一天缩小，可是在圆圈中心，保存着整整一个世界。她心不在焉地看小木牌上的大眼睛，朝向门坎张开着。安乃德微笑了，没有想到那就是她自己的眼睛，说道："鸟儿在守门。"

西尔维欧对乔治说："是的，我只能想象她张大着眼睛，你见过她闭着的眼睛吗？"

"我见过她闭着的眼睛。"乔治说，"但是我不相信她真闭眼，她在眼皮底下瞧。"

她永远在瞧，外部，内部，两个方面最后合成一个方面。眼睛占有了住处，把住处都占据了。安乃德一辈子常为自己过于透彻的洞察力而苦恼，她终于到了不知已丧失知觉的程度。她生活在清楚与平静的失眠状态中，她那经常清醒的意识，象盏守夜的灯，既无声也无烟，但却消耗灯油。

一切延续的状态都趋向nihil①。它的紧张性也无法使之避免。在延续不断的状态中，全有与全无是一对孪生兄弟。最惊心动魄的肉体接触，如果不中断，不更新，必将融化于生存的深渊中。经常不灭的意识，亦将融化于一种没有阴影的光明中，因此这种光明没有明确的轮廓。孤独的眼光充塞一切，由于没有任何边界，迷失了道路。瞳人张大的猫头鹰，不能再区别外间耀眼的阳光和内心清亮的黑夜。安乃德和他人一致化，一个接一个地，或者全体一起，她从融合众人的自身中解脱了出来。那么，她还占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智慧与爱是她执掌宇宙的器官。但如果这个生命，如果她的自我，她的官能所依附的自我，不再为她所有，于是它们将被宇宙牵着

① nihil，拉丁语，意思是"虚无"。

走，好比一条鲨鱼带着鱼枪和系在枪柄上的绳索浮游。而在海上飘浮的小舟是空的。

安乃德急忙潜水，为了躲开日光下可怕的孤寂所引起的焦虑不安。但是她知道某一天，某一小时，不久即将到来，她必须身临其境，必须独自一人死去。一想到这儿，一滴冷汗已经浸湿她的鬓边。对某个安乃德来说，死算不了什么。这不算什么，抛弃没有用的衣服，贴身的衬衣，她的热情和她的致命的迷醉……但是她最亲爱的人，难道最后他们也要离开她？她抽搐着说："不！"但是"不"或"是"，难道能由她决定？当不相识的力量处置她的时刻到来时，难道她还能处置别人？（她已经觉察到不认识的力量在深处活动，它们开始在处置她……）她是很诚恳的人，决不会掩耳不闻将要发生的事那阴郁的轰隆声……她把坚决的双手放在她床上，说："每天有每天的战役！我要一直战斗到最后！"

* * *

两个朋友，她的同龄人和战友……于里安·达维和吉亚仑萨伯爵，都在远方。他们的声音越来越稀少，而且好象是从别的行星上传来的。

布鲁诺又在中亚巡礼。他在那儿参加和发掘埋在沙中的死去的城市。好象他自己也已埋入沙中。一连几个月，他失踪了。每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报上发表连他的名字都拼错的消息，报导他发现苏美尔人①的铭文。每逢有纪念性的日

① 苏美尔人（les sumériens），距今五千年前居住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下游近波斯湾地区的居民，他们建立了城邦国家，他们留下的文字，可能是迄今所知的最古的文字（楔形文字）。

子，比方玛克的忌辰，他的忠实的声音很少不到达的。如果它没有到，那它一定是在路上。他的声音有时来自很远的地方，比报上总是迟缓的报道他之所在还要远得多。在信中关于他在干什么，忙什么，几乎总是一字不提。他重提那拉达的谈话，用某些别出心裁的方式加以变换。这好象是他的思想中的一个命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安乃德了。在这一命题上，她也能够编造不同的细节。但是两人都不急于把那杯水送回来！…… 西方人的灵魂决不投降。行动，行动，永恒地行动。歌德在临死的时刻说："关于死后继续存在的信念在他心目中是以不断操劳的概念为来源的！"在西方，我们许多人都不为死后的生活操心。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肯浪费一天、一小时的活动来交换永恒的生活。

布鲁诺一边陶醉于无形无边的"无穷"海涛般的轰鸣声中，一边坚忍不拔，忙于辨读和征服，寸土必争，人的稍稍扩大一点的"有限"的领域。他在那边的大沙漠上（他自己不提），向沙子，向干渴、饥饿、太阳、寒冷，向人和自然，向他自己的身体，向踉踉跄跄对他求饶的老弱坐骑，展开斗争……"接着走呀！……"此外（他更不告诉人的），他秘密地参与了使亚洲各国人民忙碌的社会运动，他的考古活动，虽然是真实的，却给他起屏风的作用。他和印度的工农联合会发生关系，他们的领头人都被监禁在密拉特①。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破了正在戒严中的白沙瓦省②的外围，不止一次地给分散在各处的

---

① 密拉特（Meerut），印度北部城市，靠近新德里。

② 白沙瓦（Peshavar），巴基斯坦一地区。罗曼罗兰写作此书时，巴基斯坦尚未独立，所以是印度的领土。

印度国大党员当联络人。他做了甘地的Satyagraha的传教士。英国压迫者以为甘地的思想已经在浦那①监狱窒息而死。他在印度以外，宣传唯一尚能控制水闸的那个人②的使命，他不让暴力的洪水咆哮着要冲倒闸门。非暴力或暴力，通过两条路，在两只脚上，用整齐的步伐，革命在前进，在接近。这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串枝叶…… "Uno avulso, non deficit alter…"③布鲁诺是大军的前驱者之一。虽然他的精神已经超过行动的目的，当他参加行动的时候，却决不半心半意。

他的西方女友安乃德已经收拾好箱子，准备迁居，不想回来了，可是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更加热爱地去种植她的园子。她虽然不能动弹，但外边一切动静却都传达到她的精神中，为精神所吸收。整个外部都在她的精神中。精神接受一切。安乃德诚恳地以为她已经放弃了一切，其实只放弃了自己——丝毫没有可取之处的自己。她并不怀疑这点，她是真心实意的。如果说，真心实意地她忘记了自己，那是因为她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时间想到她是存在的。对她来说存在的一切，都在外界，在远处。她贪婪地想知道得更多些，拥抱得更多些，更多一点点，再稍微多拥抱一点她即将离开的世界。她竭力要和她的两个朋友的精神生活配合。她密切注意和东方学以及科学期刊有关的出版物。好好歹歹，她跟上了西方思想界的队伍。于里安·达维仍然在这方面帮助她，和他们青

① 浦那(Poona)，印度西部城市，靠近孟买。

② 那个人，指甘地。

③ Uno avulso, non deficit alter，拉丁语，意思是"一枝被折，另一枝仍然存在"。

年时期在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晤谈时一样。

他们两人之间从来没有提过玛克在她母亲眼神中偷偷看到的思想。夏季的一天，安乃德坐在山坡上遐想时，眼神泄漏了她的秘密。也许于里安也看穿了(自以为看穿了)她秘密的心思。可是他在爱情上太卑谦，太胆小，他不敢肯定安乃德的思想。而且很清楚感觉到，玛克一死，一切共同生活的计划都成泡影。只有死者成了一家之主。于里安理解，他知趣地躲开了。然而，他俩的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在这个老头子和这个老妇人之间，组成了严肃而温柔的秘而不宣的互相谅解。完全没有必要用言语来表达……

每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于里安在美国讲学与研究的长途旅行的间隙中，来看望安乃德，在美国，卡内基[①]基金给了他一个职位。他来了总要待几天。甚至有几次，晚上，谈话时间延长了，天气又很不好，于是乔治把她的床让给她父亲，她自己到瓦尼亚房间搭一个临时铺位。老是睡不着的安乃德在想，在这种夜里，她用翅膀掩护着她的雏鸡——和她的老丈夫。于里安也很少睡着，他在床上几乎不敢转身，因为他那样亲切地感到背后她女伴的呼吸。他怕稍一动作消灭了他的幻觉。如果他的幻觉成为事实，他很可能同样害怕；因为他对安乃德的感情既太强烈，又太虔诚，又是很久很久以前被压抑、受过创伤的，所以他觉得不可能把感情表达出来。当安乃德死了之后，他也许会和弗洛仑斯的老石匠一样，很痛苦地去想，在她活着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和她亲过嘴。他是这样的

① 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美国费城的富豪，钢铁托拉斯的巨头，热心于公益事业。

人，他从不知道放弃对遗憾的爱好。

有人知道放弃遗憾，如同布鲁诺，这类人，不管他对他们有多大敬意，他秘密地觉得他们荒谬绝伦。这种遗忘的力量，是不是弱点？是自私自利吗？还是轻率？也许是这样，在布鲁诺身上不缺少自私，也不缺少轻率，两者是和他的英雄精神和仁善之心混合的。他天赋有这种“幸福”的意大利人的天性，在它的根底里（有激情、痛苦、欢乐）存放着大量的漠不关心。他热爱的人，他热爱他们，但是他可以忘记他们，呵，完全忘记他们，达几个月之久！安乃德知道这个情况，她一笑置之。于里安不能理解这种微笑，他不加辩论，鞠躬接受，既然这微笑是安乃德的微笑，但是这微笑使他不放心：难道她同遗忘订了协约？上帝知道，他可是不愿意看见她的额头那一条擦不掉的悲伤皱纹！他非常爱她，所以看见她把伤心的往事的沉重包袱抛在路边，他不能不感到高兴。但是这种“欢慰”是忧伤的，正如于里安所有的“欢慰”一样。他不向安乃德去解释这一切。她心里明白，她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对他说：“我可怜的于里安，你多么需要忘川① 之水！……”

他张大诧异的眼睛。她笑了，并且用德语复述歌德的话：“……充满以太的忘河之水……”

他皱着眉头，沉着脸，说：“我不要。”

“每天早晨，喝一小杯泉水！”

“不，不，我不要治病！”

“那么好，”她说，“保留你的毛病。两人在一起，病可能戚

① 忘川（Léthé），或译勒忒河。希腊神话中冥府的河流之一，亡魂喝了忘川之水，可以忘掉生前的一切。

为一种好处？”

“无论如何，我不愿意把我的病推卸在你身上。这将是一件可悲的礼物，太多的空虚。有时候，我几乎不敢动一动，我是那样怕损害别人的信念，而我爱那些人甚于自己的生命。”

“你听，”她说：“布鲁诺给我寄来作为新年礼物的话：‘当人们不相信任何东西时，那就到了该送东西给别人的时候。’”

于里安惊震了一下。在他的生命深处，这句话引起回音。然而他的智慧不相信超出他理性控制以外的一切行动。他问道：“当人们什么也没有了，还有什么礼物可以送人？”

安乃德用唱歌似的调子，给他朗诵弥拉惹巴临终时在床上唱的歌词：

虚空的思想是怜悯之母。
怜悯摧毁你和你同类人之间的疆界，
你和同类人的一致，在你身上实现同类人。

在自身实现同类人的人都跟我来。
跟我来的，都将成佛。

于里安默不作声，等安乃德说完了，他说：“这太美了……对我来说是太美了……我永远成不了佛……可是您，您呢，安乃德？看在上天的面上，请您告诉我，您不是佛！”

安乃德笑了，她说：“自私的人！……唉，我相信直到最后，我始终是安乃德。”

他吐了一口长气，说：“啊！真幸运！”

她用威胁的口气，重复说：“直到最后。可是以后呢，以后

呢！抓着我不放的霸占者们！啊，我能溜掉多么运气！”

“以后，以后！”他怀疑地说：“但愿我先到手！”

他伤心地说：“我没有到手。”

她让老妇人的年轻眼睛靠近他，说：“亲爱的笨人！连他没有到手的东西都不会去要！可是我到手了。”

他问道：“你说的是过去吗？”

她做个手势，叫他听。他们听见在园子里乔治的快乐的声音。

“你的过去，它是属于我的。”

于里安俯身向安乃德的双手，吻了它们，说：“过去是属于你的。”

过去，现在，甚至将要到来的一切，到了某一时刻，好象都出现在同一平面上。我们和所有活着的人精神是一致的。

这种精神上的一致是恒久的。这使人心神不宁。这种一致性是隐蔽的，大家并没有想到，在一天中的每时每刻它实现了。人们觉得滑了一下……安乃德发现，这种情况发生在她读到报上或听人讲的一条新闻时，觉得心被揪了一下：水灾、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这儿，那儿，许许多多的迫害，世界的痛苦，或者她的欢乐……（但这是极少的！）这种感觉通过她的血液扩散到四肢。精神还没有接触到，已遍布全身，肚子——覆盖着神圣耕地的穹隆——好比一只空壳子，大地的颤动在里边引起回音。脐带还没有剪断，它将肚子和世界这一婴儿连系起来。谁要是碰了孩子，就是碰了母亲。同样的

潮流在他们身上通过，冷的或暖的……在夜里，安乃德沉浸在这种奇特的母性的创痛与欢乐中，她闭着眼睛，喃喃自语："小娃娃，世界这个小娃娃，难道你在我的肚子里不更好些？为什么你要出来呢？……"

* * *

世界上的灵魂和钟声一样，有的远，有的近。有些日子安乃德自以为回到了山上的时刻。那时她挨近她的儿子，躺在繁茂的草地上野薄荷和蓝眼睛的龙胆草丛中。她听着从山下每一簇树林中传上来的祈祷钟声。所有的钟声并不是同样快慢的。有些钟开始响，另一些已告终，还有一些钟塔则已无声。钟声已停止，耳朵支着听，在幻觉的空间里能继续听到袅袅的余音。布鲁诺的钟声沉没了。只有安乃德还继续听到。也许这仅是她的回忆在使声浪延续。已经有一年多，布鲁诺没有来过一封信。是否还活着？在一次危险的任务中失踪了？在最后收到的他的信中，他含糊地说他要回来了。从那以后，在可能处于戒严中的印度，少数几个和这边通信的朋友，好象也都不知道布鲁诺的踪迹。在哪一期ashram①中他终于把时间都忘记了？也许，他是不是已经超脱了时间？一种无法解释的情绪使安乃德如此相信。从某一天、某一准确的钟点开始（不过，此刻她还没有想去把时日记录下来），勃鲁诺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友人，人们想象他在步行，在我们地

① ashram，梵文，意思是"四行期"。婆罗门教为教徒所规定的修行和生活的历程，包括①梵行期（也称"学生期"）、②家住期、③林栖期、④遁世期。

球的一块粗糙的硬壳上辛苦地劳动着。我们的心牵挂着他，跟着他的步子走。他是在我们房间的半明半暗中，在包围我们每一个行动的暗影与光明中。我们不需要追忆他的音容笑貌。他混合在我们的呼吸中……

另外一口钟也将飞出钟塔而去，可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安乃德没有想到西尔维欧活着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是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然而安乃德对那小伙子的决心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奇特的现象，这位大半个身子离开了生命的老妇人，而且健康的损耗、疾病、内心的忧伤等，使她远离行动，却对接近她的人照射着行动之光，虽然她并没有故意这样做。玛克的牺牲是受她启发的，虽然她作为母亲，希望儿子有一个平静、充实而长寿的生命。（哪一个母亲不是这样祝愿儿子？）在同样方式下，许多别的牺牲的火焰，将从她的平静火光中点燃，尽管她并不故意这样做。正是她的超脱的态度在慑服和培养有毅力的年轻人，他们自己不认识自己，然而却如饥似渴地想尽忠效力。她的宁静不动的外表是一个深坑，其中有一个燃烧的湖，各种物质在熔炉中熔炼着。这个湖似乎在沉睡，水面平滑如镜。但是你不能走近它而不感到扑面而来的它的灼热，一直深入你的骨髓。火是不需要说话的。谁要是接触到火，火就对他说："燃烧！"这位安静妇人只要看你一眼就够了。如果她自己知道这一点（谁晓得？），她也许要闭上眼睛了。

当她单独和西尔维欧待着的时候，她听这个年轻人谈心，谈他作为流放者的辛酸生活以及因把祖国人民抛下不管、让

他们禁闭在坟墓的沉默中所感到的羞耻，在这种时刻，安乃德只要把手放在坐在身边、低着额头、痛苦地弯着背的小伙子头上，他听见她说："去把死人从坟墓中唤醒。难道你不知道他的 Risorgimento①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去吧，去付代价！"

安乃德的嘴一直闭着。然而她的手心把精神上的无言命令传授到年轻人的额上。只要有唯一的一次，她看着他，好象对他说："难道你不是马志尼的儿子吗？"这就足够了。

没有多说一句话。西尔维欧抬起头来，好象在举行洗礼，洗净了他的阴暗的灵魂，并且使他觉得有了把握。他不再被命运压得垂头丧气。他看见他的命运，他心急如焚地要去完成它。

他和茂桐别墅告别。此后人们只收到他稀少而且简短的信。人们间接地听说西尔维欧为了维持生活，在伦敦一家旅馆当译员，这是不足为奇的。没有经济来源的流放者什么工作都找，什么工作都接受。安乃德设法通过于里安，想给西尔维欧争取一点很有限的津贴，使他能在巴黎继续上大学。西尔维欧拒绝了，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拒绝。他好象自己积攒了一点钱，不知道他准备做什么用。他的朋友们一再问他，他索性信都不回了。使他非常反感的是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侨民的没有行动、原地踏步的空谈、没完没了的争论、他们中的纠纷和互相猜疑、缺乏积极性的理想主义、咬文嚼字、已跟不上新世界步伐的陈旧腐烂的议会派头……在西方整整一代年轻人中，他嫌恶的是怀疑主义、耽于享乐的精神、谨慎与妥协的精

---

① Risorgimento，意大利语，意思是"复苏"。

神、为赶时髦而害怕变成理想主义者或与之相似之人、完全没有牺牲精神，等等。由于年轻与健康的反作用，他趋向于孤注一掷的英雄主义的火辣的概念，为了给当今世界的卑怯行径打一记耳光，他那过时了的年轻雪莱式的浪漫主义，在他身上和他的精神之父马志尼的坚忍主义信念结了婚。一年之久，人们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只有安乃德一个人在寻找他，夜里，她在床上听树林中萧萧的风声，她有一种模糊的预感：有一天，逃亡者用一个出人意外的行动，从树林里重新出现。

这年，阿霞又来去匆匆地出现了一次。

她又一次做了寡妇。她的美国丈夫在半路上把她撂在一边了。她把他的同伴们都在坚硬石头上磨损了，她自己的脚跟是不会受伤的。霍华德·特莱克是受苦而死的。在秘鲁臭气熏天的监狱中受了酷刑之后，放出来时，他患斑疹伤寒，已经快死了。他死的时候孤身一人，阿霞得到通知太晚了，穿过整个美洲赶到之后，她的丈夫已经入了土。但他直到最后一分钟仍对她保持着充分的信任。他什么也不后悔。临终时，他托人告诉阿霞："谢谢你的一切！阿霞，亲爱的，向前进！不要停止，祝你结实的两条腿走得顺利！"

这两条腿又在跑路了。阿霞是从苏联回来的，带着她的一窝红头发的小美国佬。在苏联，她对印度-阿美利加人的集团的知识很受欣赏。她曾担负着各种使命到那边去。正是去那边的途中，她又一次拿茂桐做中途站。这一次人们发现她皮肤变得更加黝黑，更坚硬，手心很粗，她的脚心想必也很粗，

可是脸上没有皱纹，除了有时双眉来一次用劲的紧蹙，面颊和额头的皮肤很光滑，很紧密，能抵御任何来自天上或地面的考验。她给瓦尼亚带来了她各地旅行时得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纪念品：银色的蛇皮、滑稽而可怕的吉祥物、一把用雕刻了的骨头做柄的匕首。每一件礼物都有一段简短的故事，介绍阿霞得到这件东西时的情景。故事的简短性增加了它的离奇。她送给安乃德的礼品却是一个巴勒克绘画的漆盒。在那上面，俄国的农民手艺匠，在一片使人想起拜占庭①和拉韦纳②的草原上，展开了一圈既粗野而又整齐的圆舞。

安乃德面容的变化使阿霞感到震惊，因为天天看见安乃德的人倒不会觉得有这样大的变化。阿霞把乔治叫到一边，命令她当安乃德一出现危急情况，马上用电报通知她，不论她那时在哪里，她要回来的。乔治并不因为阿霞命令式的口气而不高兴。她和瓦尼亚一样，对阿霞孤注一掷式的生活暗暗地吃惊；这个女人，乔治并不喜欢，可是她使乔治不能不尊重她，倒不是由于她所讲的一切，而是由于她自己不讲让别人去想象的部分。并不因为阿霞小心翼翼地要隐瞒什么，她什么心里话都对人讲（除了有关她的任务部分），从不纠正她的毫无分寸的态度。可是她太匆忙，她把故事讲了一半就切断了，用锋利的言语和突然一笑，话说了半句，正是最鲜血淋淋的时刻。她让听者的想象极度兴奋。她看得出来，她瞧见瓦尼亚

---

① 拜占庭(Byzance)，公元前七世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所建之城市，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改名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

② 拉韦纳(Ravenne)，意大利城市，濒亚得里亚海，曾为西罗马帝国首都(395—476)，但丁坟墓所在地。

的眼睛在恳求下文。阿霞冷冷的眼光笑了。她对孩子说:"以后再说！我没有时间。以后你自己可以看见。"

她又动身走了。她的余波消失之后，乔治和瓦尼亚还把眼光在空中追寻她的踪迹。他们两人常常谈论在俄国红色大熔炉中发生的事。瓦尼亚的注意力和自尊心被他的同母异父弟弟、小狐狸瓦尔多寄来的稀少简短和潦草的信所刺激。那个十岁的小家伙，对他新近认识的莫斯科的重要性十分自豪。他谈起"我们的五年计划"，好象是他在拉车①。他是"十月分子"(这是象他那么大的孩子的称号)②，而且还在骄傲地宣告，他将升为"少先队员"。这将给他带来很庄严的义务，他很兴奋地提到这种义务，好象是他的权利一样。他急于想成为"工人突击队员"。他用保护者的怜悯口气问瓦尼亚和西方的落后分子们，什么时候才跟上步伐，决定搞革命。瓦尼亚对瓦尔多这种自满的口气，哈哈大笑。他仿佛瞧见瓦尔多长满雀斑的翘鼻子，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抽搐鼻子，同时这个小小的大力神，伸着手臂，高举"五年计划"宏伟的计划。但是暗地里，他因不能用同样的口气回敬对方而感到恼怒。他更气恼的是，瓦尔多在莫斯科中学里接受多种科技的劳动教育。凡沃尔③中学使他觉得陈旧落后了。虽然他得到了允许，能在课外学习木工课程，但这不是活的(正如那边的人们所说的具体的)劳动条件，在瓦尔多和他的同学们学习木工、皮革工以及金属

① 好象是他在拉车，意思说好象他在推动五年计划前进。这句话的出典是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一首寓言诗《马车和苍蝇》。

② 十月分子，多半是指一九一七年出生的孩子。

③ 凡沃尔(Vanves)，巴黎一区。

工的车间里，生产的是对社会集体有用的物体。在那边，人们不是拿当工人作为游戏，他们生下来就是工人，他们从童年开始就为伟大的事业贡献力量，因为在那边，大家都形成一个整体。瓦尼亚羡慕他们，他自己是小小的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的儿子，孙子，和曾孙！他的健康的本能——也许还有他对自己力量的秘密信心——对他耳语，在那个强有力的共同体的巨大身躯中，他的个人主义也许反而会觉得天地更宽敞，他知道如何使之充实！

他要求乔治给他讲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苏联的实践，乔治也不知道这些。她开始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感到很有兴趣。她有太多乐观的正常情理以及法国式的怀疑主义，所以不至于参加一种如此极端的政治事业。可是在另一方面，她对任何社会骚动会使她和她的亲人们，尤其是使她的“亲人”，使她的“所有物”冒风险，是完完全全不放在心上的。风险形成生活乐趣的一半。她开始从容不迫地从德文，又从她刚刚学的俄文，为她自己和瓦尼亚的乐趣，翻译有人向她建议出版的一系列破坏性的小册子，这使她的布尔乔亚的亲戚朋友都吓了一跳。她得了一个莫斯科的宣传员的名声。这更使她好笑。对排斥她的人，对赞成她的人，她同样做了一个嘲弄的手势。她一直是自由的，她在不休息中，在没有把握、“不管后果如何”中休息，可是没有她父亲老先生的“干你应该干的事……”① 作为支柱。“可怜的爸爸！……”他用他的言论冒的风险肯定比他女儿冒的更大，他总是需要抓住一桩“应该干的

① 法国成语，“干你应该干的事，不管后果如何。”

事”，抓住一个绝对的影子，这是他已消亡的宗教信念的残余。他不能理解他女儿在不断的变化中，在这时代的流动性与相对性中来来去去，气色清新，行动轻捷，有如鱼游在河中。

“过一天算一天。我每天都能适应。如果他们给我来一个‘劈里啪啦！’①我会很好地重新站稳，我会滑雪，我会跳跃。跳吧，社会！”

太平无事地过了若干世纪的人类，一想到灾祸在十字街头等候着他们，不禁恐怖万状。人们不想一想，人类在成长，在蜕变，人们能适应灾难，如同适应天下太平一样。正如人的皮肤学会适应南北两极冰冻的啮伤，也会适应赤道阳光的烧灼，在灾难的境地和芸芸众生之间，形成一种协调，各得其所。在老人由于缺乏富于弹性的肺部、因不能呼吸而死去的地方，年轻人壮健愉快地在打闹嬉戏。而且也许正是他们父辈呼吸到的太平秩序，对年轻人来说是窒息难受的。天上的众神！乔治和瓦尼亚不会愿意拿他们生活的时代里那充满雷雨和风暴的气候来交换最幸福的人间乐土式的气候！

在暴风雨中飞翔的鸟儿，不是它们在制造风暴。而是风暴在孕育它们。暴风雨是鸟儿的正常气候。对昨日的人，寒暑表显示的是狂热，而对今天的人，则已成为正常。昨日的人学到的理性，也被暴风雨所席卷，它跨越了昨日的门槛，一腾跃，就到达了别的结论。精神徒然想不参加战斗而保持独立，但人的气质采取了立场，没等良心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不管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在乔治看来是多么荒诞，她人已经在壁垒的那一边，在“无产阶级”的大旗之下，虽然她还继续在讥笑“无

---

① 劈里啪啦，意思是“砸烂一切，暴力对待”。

产者"这个名词。

一天晚上，安乃德到国外去做一次短途的旅行，为了请一位心脏病专家给她看病，乔治和瓦尼亚陪着她一同去，让她留在旅馆里，他们到街上闲逛。安乃德瞧见他们回来了，神色异常兴奋，眼睛冒火，乔治象挑衅一样在笑；瓦尼亚高举拳头，拿着一颗机枪的子弹，是从广场上拾来的。在广场，突然间，武装人员向一群手无寸铁的示威队伍射击，事先也不发出警告。乔治说："这颗子弹下次有用，打敌人。""敌人？"那么说，乔治心目中有一个敌人？乔治选择了？……她，不。那是他，敌人，他选择了！当人们还否认"阶级"这个概念时，一个统治阶级粗暴地把这个概念强加于你。你也许出身于这个阶级，但是你背叛了本阶级，把它象粘在鞋上的烂泥似的抖掉，当你看见这个阶级，它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和不正当收入，光依靠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法律的支持已经不够了，它自己破坏法律，自己推翻民主，求助于机枪，求助于特别法庭，或向Duci以及社会主义的叛徒们求助，这些叛徒出身于平民阶层，他们有平民的粗壮的牙床和颈项，他们出卖这些，为他们软弱无力的主子服务。（等到人民被制服之后，他们一同结算他们的帐！）民主被出卖了。它自己撕碎了一个自称是"自由主义"政权的谎话，只要这个政权还能自由地背信弃义，滥用职权，它可以称为"自由主义"。可是现在，它只能用暴力保证这一切，于是"自由主义"变成法西斯主义。已经公开宣战了，而这正是掌握现存秩序的政党宣布战争的。秩序对付秩序，暴力对付暴力！……

*　　*　　*

安乃德清楚地预见到她所爱的人，她的孩子们、朋友们、亲人们，将要经受的危险和痛苦。别人并不是没有提醒她。维亚大夫、于里安·达维。他们对她的泰然自若感到惊讶。她并不认为她的孩子们是那样的令人担忧。

菲力普·维亚生气了，对安乃德直说，他的党派不会饶恕她和她的同党。她自己也完全这样理解！然而她和维亚都知道，等不到搏斗开始，他们两人早死了。他们含着战斗与友谊的微笑，互相挑衅地注视。

于里安·达维习惯性的悲观情绪加重了。他最后一次从美国回来（正是希特勒旋风肆虐的翌日，在德国，社会主义象一张纸片搭成的堡垒，已经坍倒，社会党的领袖不战而降：溃败中的溃败！……）于里安对西方的自由在遭受被摧毁的威胁表示忧虑。安乃德显得安静和满面含笑。她不认为人们保卫的事业受挫折是一种不可救药的不幸。不可救药的不幸倒是接受了这种失败……

"失败不会被我和我所爱的人，我的孩子们、朋友们、同伴们接受，也不会被你，于里安，接受。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胆战心惊呢？我们已经不是小顽童，他们想要的东西一定得拿到手里才算数。对我们的意志来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都不算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而且应当如此的，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定会实现的。铭刻在我们思想里的是命运。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的死亡，命运必然会完成它预先规定的安排。谢谢老天，但愿我还能活足够的时间来向命运献出我的生命！我至少知道我的亲人们会献出他们的生命，会感到和我牺牲时同样的欢乐。不论是死是活，反正我参加在内……

'Quos non accendam!…'① 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我们只要给他们的毅力与信念以营养。那些不被喜爱的人是毅力和信念不配合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信念也是弱的!)，他们也是没有任何自己愿为之牺牲的理想的人。我们的时代是艰苦的，残酷的，但是对强者来说，时代是美好的。从生理上说最虚弱的人，也能成为强者。必须与时代相称。"

"那么，"菲力普说，"为什么您演了和平主义者的角色?为什么在战争的年月里，您表示了对战争的憎恶?"

"因为我憎恶反理性。因为这场各国参加的战争是以谎言和蠢行为基础的。因为它是向过去倒退。我可怜千百万受害者，我心中充满痛苦与反叛之感。但是，并非他们的牺牲使我那样气愤，而是这种牺牲的毫无意义。如果真是为了挽救人类及其未来，问题不在于牺牲……正如阿尔刻提斯② 所唱的：'不，这丝毫不是牺牲!'人们知道，人们相信，人们热爱，于是人们献身。"

"人们献出别人!"

"不。我让别人能够自己辨别，什么事值得我们献身。但是作出什么决定，他们完全自由!"

"只要您把您的激情掷在天平上，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我的理性……"

"就算是您的理性! 这是最盲目的激情。"

---

① Quos non accendam，拉丁语，意思是"为什么我不燃烧"。

② 阿尔刻提斯(Alceste)，希腊神话中国王阿德墨托斯之妻，因丈夫患不治之症，她自愿代他去死，后来得救了。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切都是搏斗。最清晰最坚定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左右行动。它的重量影响软弱和犹豫的心灵作出决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而且也幸亏是这样。您不愿意最重的东西最没有力量？这是重力定律。”

“归根结底，您比我更不人道。您是一块石头。”

“但愿我是建筑上帝之城的基石之一！”

她不说下去了，带着忧郁的微笑。最后她说：“您不要忘记，这座建筑，我是用儿子的鲜血象浇水泥一样来巩固的！石头在流血。石头是活的！”

瓦尼亚在旁听着，遐想着。等到维亚大夫和于里安·达维告辞之后，他问安乃德：“‘上帝之城’……你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奶奶，上帝，这是不存在的。”

（不论是阿霞或乔治，她们都不关心上帝。）

真的，为什么她用这个字眼？她不相信别人对上帝的理解。但是，怎样表达充满你内心的一切，一切过去之后继续存留的东西，人们所爱的一切人，死了的或活着的，你对他们的全部热爱，所有的活人和彼岸的联系？……她微笑着说：“我说我所爱的。其余的一切存在或不存在，听他的便。”

“人们只能爱存在的东西。”

“那么，它是存在的，既然我爱它。”

瓦尼亚想法子弄懂这些。安乃德对他说：“不要费力气了！……一个人相信这个，另一个人相信那个……这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字句无非是路上的指路牌。风把它刮倒。雨水冲

刷它们。但是重要的是路。我们有罗盘针……让我们一同走吧！一个向右看，一个向左看。但是我们勇敢地继续走同一条路……‘让我们到树林中去散步吧！’那儿有狼……笔直向狼冲过去！”

这些，瓦尼亚懂得。他已经准备好。可是在他看来，正如对乔治一样，祖母始终充满着神秘，如同树林一样。他们两人都觉得安乃德有吸引力，可是有点害怕。她在那里，和他们很接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她更接近），然而也很远。有时，又心贴着心。但是他们不大知道她在想些什么。而他们的思想，她也不是全知道的。这和瓦尼亚与乔治之间时刻存在着的毫无保留的密切关系毫不相同。既相当少又非常多。这是世界的两个时代，两个不同的世界。我猜想我们乡下信教的人也是这样在和这位善良的夫人谈话的，他们把心上的事向她密谈，他们知道她是善良的，他们相信她，热爱她。可是他们从来不是准确地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她心里有那么多的事发生在他们之前！他们不能完全明白她的微笑和眼神。他们想不到在她看来他们的眼睛中也有神秘之处。他们心上有那么多的事将要发生在她去世之后！……

安乃德在做梦，开着窗子，黑夜，白天，冬天，夏天，她看见四季循序而过。她觉得仿佛都是同一年的四季。

*　　　*　　　*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和她再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见面，她独自在茂桐，树林边上的家里。她的孩子们飞出去了。他们在巴黎和乡村奔跑。他们整天整天地不在家。起初，乔治多少

有点顾虑，可是安乃德解除了他们的顾虑(他们求之不得！)，她劝Geschwister①俩好好利用春光明媚的日子，在法兰西岛②远足，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在路上经过的村子里宿夜。或者，如果地点与时间合适，在露天过夜，第二天回家。她单独一人留在小别墅中，夜间，听远处的狗吠声。她并不觉得被抛弃。在思想中，她跟两个流浪人在奔跑。对她来说他们的腿、胳膀、眼睛，在代替她享受她已经离开的生活，在更新这种生活……

我发现她非常疲乏，太疲乏了，连园中都不能去。她半躺在她卧室的小阳台上。虽然她很近视的眼睛视力减退，象黄昏落日，不能看清大路上的行人，但没有等我跨进园子的门槛，却已认出了我。她叫我的名字，做手势向我致意，对我说："请上楼来吧！"

寓所里没有别人。小女佣出去了，也没有说一声。我埋怨她不谨慎。但是她请我不要责备那个女孩子。人们听见不知在哪儿的旋转木马等杂耍场中传来的大风琴的轰轰声。自然而然地，在木马周围，一群男女少年象苍蝇一般嗡嗡地挤在一起，小女佣跑去凑热闹了。

安乃德说："我在她的岁数，也会象她那么干的。"

"可是，如果您需要人帮忙呢？"

(我不愿意说"需要人救助"，但是她明白了。)

"一个老太婆还有什么可怕的？我除了作梦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这倒是比年轻人方便的地方。我曾经背负着一

---

① Geschwister，德语，意思是"姐弟"。

② 法兰西岛(l'Ile-de-France)，法国古老的地理区域，包括以巴黎为中心的广阔地区内的城镇与农村。

大堆财富，但是白费事，一路走来，全部财富，曾经把我压弯了腰的包袱，都丢失了。今天，人们可以拿走我的一切，就连我的外壳也可以拿走。我已经从外壳中钻出来，只用我的脚趾抓住它，就象抓住这双木屐一样……”(她从木屐中伸出一只光脚)，说：“露在外边多么舒服！”

“请您再在里边待一会儿！不要抛弃您的朋友们。我们也是您的木屐。”

“你们是我的木屐，我是你们的木屐。是呀，我们的一辈子，身上衣服，脚上木屐，都是我们所爱的人：亲戚们、孩子们、朋友们、情夫们，还有这块良好的古老的土地，请看这块土地，它向我们吹来春天的热气。这一切都穿戴在我们身上，人和动物。有时候也觉得太碍手碍脚。但是我要走了。来日不多了。”

“请您不要这样不客气地向我们展示您的心满意足！”

她笑了，说：“请原谅。但是，我的朋友，我把您心满意足的一份给您留下。我不把什么都拿走。您也是要走的。您在开始走。一切都是要走的，我们所爱的一切，连这块良好的古老土地也一样。不，我俩不是自私自利的人！不要特殊照顾！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事物，对大家也都一样。平等！”

“民主主义者！”

“不，共产主义者，至死不变！”

“一个人和大众在一起。”

“对，一个人在大众之中。”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怎样去获得解放，怎样去脱除套在您身上的所有这些人？”

"在我的小河里……这是多么奇特！"

(她一边和我说话，一边闭上眼睛，于是我们在几秒钟、不超过十五秒钟之内，保持沉默……)

"……我刚刚沉浸在往事中。我重新看见了，我重新看见(上帝！这是多么遥远！)一片红色的池塘，在树林中间①。我在池塘中洗澡，在金黄色的水中，我重新发现烂泥粘在我脚跟上，滑腻的水藻缠住我的大腿……(不，您不能理解……)我差一点沉没在水中，我不得不费尽力气，直到水闸门打开！……怎么打开的？我不知道。肯定不是由于我一个人的力量。独自一个，我办不到……可是闸门打开了，死水滔滔地流出去，滔滔的金黄色的水，睡眠的水——我在水中——，一齐流到活水中，流到河中。河水流向大海。我得救了……"

"对，找到自己的倾向，这是幸福。生命没有别的目标。至于其余的，至于目的，河水负责把我们送到那儿。我们只能和河水融为一体，把自己和活着的人们结合起来。什么都不要停滞！生命在迈步……向前进！即使在死亡中，波浪在推送我们。"

她抓住我的手，说："即使在死亡中，我们也将在前列！……"

在说了这一约言之后，我向她告别，我站起来时(她躺在长椅子上不能起来，向我道歉)，替她穿上一只掉了下来的木屐，而且对她说："作为我们谈话的纪念，万一您先走，您把这双木屐遗赠给我？"

---

① 见《安乃德和西尔薇》，开始时的幻觉。——作者原注

即《母与子》上册第5页。

她对我说："您拿去吧！"

在树林中的道路上，我回身一看，碰见了从外面回来的乔治和瓦尼亚。他们满脸红光，皮肤被太阳晒得金黄。他们认出我来了。我看出他们显然觉得不好意思，被我发现将安乃德独自抛弃在家中。乔治拙笨地表示歉意，一边尴尬地大声笑。但是我不愿使他们的幸福受损失，我说："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你们在旁边。"

* * *

时间来到，生命走向终点，这时，一道道的亮光中，种种极端完全成了一致：令人头昏目眩的活动和一动不动的静止成了一回事。生命的圆弧结束了。分离的两端又衔接起来。于是永恒之蛇自己咬住了尾巴。既然已经没有开始与结尾，人再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什么是过去。我们将要生活的，我们已经生活过了。

当这一时刻一来临，收拾行李已迫不及待了。安乃德的行李已经收拾好，当年轻的先驱者经过，给她扫清了道路。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邮递员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信封是西尔维欧的龙飞凤舞的笔迹。在信中有这样的话：

礼赞圣安娜，为了让她礼赞上帝！

在下边写着：

Benedica suo figliuol', o gran Madre! ①

① Benedica suo figliuol', o gran Madre，意大利语，意思是"啊伟大的母亲，为你的儿子祝福吧"。

并附有一绺头发。

那天确实是圣安娜的节日。在家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事，大家已经不习惯去纪念先圣先贤。但是意大利的钟声唤醒了安乃德的记忆，童年过生日时听到的遥远钟声，以及在弗洛仑斯扶着玛克手臂时看见的壁画。夏季的天空，在茂桐的树林周围，有裴鲁琴诺①的tondi②中那种不耀眼的光亮，从银灰色的背景中，突出幼树那如同年轻人般的纤细而骄傲的侧影。乔治和瓦尼亚又出去奔跑了，要出去一整天。安乃德独自在家，直到夜晚。她用手指抚摸那一绺褐色头发。古怪的献礼！人们简直可以说是献给神庙的牺牲。她祝福剪下这绺头发的额头。

她感到在左臂和胸部有一种重压，使她产生一种隐隐的焦急情绪。她并不是不知道是由什么引起的，但是她想利用她的两个孩子不在家，把家整理一番。他们在家的时候，他们自封为她的严厉监督者，乔治经过维亚大夫的关照，不许安乃德劳累。一般情况下，安乃德是很听话的。人到老年，听爱你的年轻人责备你，是一种快慰。但是，有机会能不服从他们，不管你多大年纪，你总会感到一种小学生似的调皮淘气的乐趣。

安乃德由于没有人监视她，就活动个痛快！她翻腾了所有的抽屉和柜子，从地下室到阁楼，上下楼梯五六次之后，她已经觉得很疲乏了，但还想去花园中转一圈，视察一切，俯着身冲洗抚摸她最爱的花木，摸摸土地，当她发现土太干了，就在

① 裴鲁琴诺（Pérugin，约1445—1523），卑鲁吉亚画派著名画家，拉斐尔的老师，擅长画宗教题材。

② tondi，意大利语，意思是"穹形画"。

水泵和干涸的花木之间来回跑。安乃德干得这么欢，以致心痛发作起来了。她不得不扔开浇花壶，在细石子铺的小路上坐下来，双臂紧紧抱着胸部，她不能再呼吸了。痛苦侵袭她全身，她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她看着自己苍白的手，血液已从手上缩了回去。她感到好象她全身的血也将要流失殆尽。她觉得不舒服，但对她所干的事并不后悔。她想："如果要完蛋，在这儿完蛋更好……"

她听见蜜蜂嗡嗡地围绕着她的头部飞，同时在天空，一架飞机的轰鸣……在她身上，膨胀的心脏…… 快要胀裂了。她张着嘴，朝向天空，闭着眼睛，在耳朵里，飞机的轰隆声愈来愈响。它想必正在她头上飞过……当她张开眼睛时，飞机已经隐没在树林后边。震鸣声和痛苦减轻了，一滴滴的汗水从她太阳穴上流下来。费了很大的力气，她站起来，回到屋里。她不愿意她的孩子们回来时发现她的越轨行动。回到门口时，她回过身来。她的脚、手和美好土地告别了。

"晚安，我的土地！不是永别，我还要来找你的……"

她躺下。不久后，乔治和瓦尼亚回来了。但是没有看见他们之前，安乃德的耳朵感到诧异。她没有象往常一样，远远地就听见他们的欢笑声，越来越近。

他们径直到她房中，他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脸上刚刚和病痛搏斗过的痕迹，也不问她身体如何，他们是在极度兴奋的沉默中。乔治手中拿着打开的报纸。她用粗重的声音说，同时控制了嗓子压抑感情："他摔在罗马了，从高空摔下来！"

安乃德问道："谁？"

（还没有听懂，她已经明白。）

若望气喘吁吁地喊："西尔维欧！"

安乃德拿过报纸来。但是在昏暗的房中，她的疲倦的眼睛看不清，她不愿意驱散房中的阴影，怕一点灯，她脸上的病容引起他们的注意。虽然她看不清报纸，却大致猜到了年轻的伊卡洛斯疯狂的壮举。他直入意大利中心，敢于向他所憎恨的暴君挑战，在他的巢穴中向他挑战。即使有敌人空军的飞机的拦阻，西尔维欧也驾机盘旋在罗马上空，在套着枷锁的"Senatus Populusque"① 上空，撒下宣言，号召他们起来反抗，给躲在堡垒式宫殿中的独裁者打耳光。安乃德把报纸还给乔治，对她说："你念念！"

乔治把报纸递给瓦尼亚。瓦尼亚用他那正在发育的男孩子的嗓子念，急急忙忙，念到一行的末尾时磕磕碰碰，乱咽唾沫。他读报的调子是夸张和孩子气的，他的激动掩盖不住他的高兴。乔治不声不响，低着头，好象惊慌失措。安乃德闭眼为了更好地听瓦尼亚念……她听见飞机隆隆地响……

巴黎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报发表了西尔维欧的遗嘱，这是他在向"彼岸"起飞前几分钟投入尼斯邮局的信箱中的。这是他预见、宣告、寻求的自我牺牲。他愿意通过这一牺牲，为"马志尼的人民"赎耻辱之罪，并且重新点燃他们的斗争火焰。（安乃德吃了一惊。）西尔维欧在重述安乃德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说了些她没有明说的话，可是她却听出来了，因为她知道他领会了她的思想……

"为什么曾经是 Risorgimento 之地的意大利，那么缺乏英雄气概？因为它在等待自我献身的榜样，舍生取义的榜样，

① Senatus Populusque，拉丁语，意思是"人民参议院"。

鲜血凝成的朝露，宣告红光照耀的破晓将要到来。呵！如饥似渴要生活的 Gioventù①，年轻人，你们应当放弃生活，抛开你们的希望，抛开未来的欢乐与痛苦，把它们作为赎罪的祭品来贡献！并不是杀人，而是牺牲才能够解放我们。我把我的死亡，作为挑战，掷在暴君的脸上来把他杀死，这比杀一条在狗窝中发抖的狗更有把握。起来吧，人民！你们不认识自己的强大力量。即使没有搏斗，束手不动，但要是你高呼：'不！'暴君也就倒了……"

飞机把这些言词撒在论坛②上，在那里，西塞罗怒骂过安东尼③，后来被安东尼所杀。在夜里，西尔维欧的飞机不见了，被一群法西斯飞机追逐着，从此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

瓦尼亚念完了报。他心急如焚地想多谈几句。可是两位妇女的沉默使他胆怯。他试着说了几句，谁也没有搭腔。她们两人都一动不动，在黑夜里遐想。他也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安乃德从她的床上说："去睡觉吧，我的孩子们！"

乔治站起来。他们和安乃德告别，也没有开灯。

若望睡了。乔治关在自己房中。暖烘烘的沉默充满住宅。树林也寂静无声。在磷光闪闪的夏夜中，升起了提琴之歌。安乃德和若望屏息谛听。它走在路上，步伐先是不稳定的，有时在一个问题上停顿下来，等待一下，重新开始，再等

① Gioventù，意大利语，意思是"青年们"。

② 论坛(Forum)，指古罗马议事、集会的广场，遗迹今仍存在。

③ 安东尼(Marc Antoine，前83—前30)，罗马政治活动家和战略家。

待一下，接着，渐渐地有了把握，它好象重新认识了路，它又从开头的一句开始，把整句舒展出来。它是严肃的，但不悲伤。不久，它的光赤的线条，象树枝似的波动，开放出年轻变化之花，明亮，含笑，如同一棵春天的樱桃树。风从小枝杈间吹过，它们纷纷摇落，好象一阵琶音的雨点，主题回来了，赤裸裸的。它的纯洁、骄傲的侧影好象亨德尔的 largo①。

提琴沉默了。瓦尼亚睡着了，面颊枕在手臂上。乔治在黑夜里脱衣就寝，身体热烘烘，灵魂很清凉，伸躺在床上。她不去思考她思想中经过的一切，提琴承担了这一任务。这是件解决了的事，一切很好……她睡着了，匀整宽阔地呼吸着。

安乃德又一次不能入睡。可是这一次她没有白白失眠。访问者将要来临……

她在想她的两个被杀害的儿子，玛克和西尔维欧，他们都是主动作为牺牲品贡献了自己。她将他们贡献出去的。她徒然在为自己辩护，在她记忆中寻找证据，证明她没有说过一句推动他们去牺牲的话，他们自己采取行动的，没有她的事。她完全知道，他们自我牺牲的冲动是从她那儿出发的。在她的目光注视下（她比他们早得多就看见他们的道路），这两个孩子，性格激烈，几乎不由自主地就把自己献给了屠刀。这就好象是她用自己的手，将他们送上祭坛。

"以撒② 的上帝，你救了他，你没有救我的孩子们③！你需

---

① largo，意大利语，音乐术语，意思是"广板"。

② 以撒的上帝，以撒事见本书 295 页注①。

③ 此处是指上帝能救以撒，命用公羊替代作燔祭，而并不拯救玛克和西尔维欧。

要这些受害者。你满意了吗？"

但是这个上帝并没有满足。这是她知道的。她知道他还在等待别的牺牲品……"还有谁呢？"

"你所有的一切人，所有你的亲人。"

她徒然费尽力气，不去想睡在墙那边的少年。他一心一意在想他的游戏和白天做过的梦。她也不去想那位健康和快乐的大姑娘，她嘲笑世界上的激情和虚幻的思想。但两人都将在明天的战斗中，径直向枪林弹雨冲去。她同样地不去想她另一个女儿，俄国女儿，她已经参加了革命大军。他们大家都是注定要激奋地死在战火之中的。为这一火焰，安乃德一天接一天盲目地工作着，要点燃它。她愿用这一火焰来烘暖她所爱的人的心，把他们集合在她周围，好象炉灶一样，她把住宅烧着了。在她怀中燃烧的火焰，从她身上笔直上升，照亮她而没有燃烧她，把她周围的墙垣焚毁了，同时使大火延烧到别人的灵魂中去。她的使命，是不知不觉地用她平静的双手高举行动的火炬，照亮她的思想，别人的手抓住了火炬，而风却把火焰吹到她的房屋上去……激扬的心灵①和她的一窝雏鸡，如同凤凰一样，是注定要被焚烧的。光荣属于火堆，同凤凰一样，从他们的灰烬中，产生出一个更高级的人类！

"焚烧我吧，和我的亲人一起！时间已到。刽子手，我把颈项伸向你的屠刀……"

她感觉到刀子刺入的她的胸部。一种激烈残酷的痛苦穿

① 激扬的心灵，这是《母与子》这部小说的原题，旧译《欣悦的灵魂》不甚贴切，因为小说主角安乃德的灵魂不但有陶醉的一面，还有昂扬奋发、为公道、为真理斗争的一面。

通她的身体，从心脏到颈项。她在创口上捏紧拳头，为了不愿意喊叫。在痛苦的残暴袭击中，她感到一种激奋的乐趣，因为她参加她的两个儿子的牺牲行动。她用拳头压在刀柄上："刺进去吧！"

咬着牙齿，直到一阵痉挛，她昏过去了……

* * *

天一亮，孩子醒了，他听见邻室里发出的奇特的喃喃低语声，他先愣了一会，后来才明白。他在半醒半迷糊中，好象听见一只受伤的野兽在绕着屋子转。接着，他害怕了，他惊了一下，他叫乔治。乔治睡得很塌实，头挨着墙，墙那边正靠着安乃德的床。瓦尼亚推乔治。她抵抗，当乔治在睡眠的草原上吃草，必须让她吃个畅足。但是，她的知觉之门（本来锁着）打开一半时，她立刻神志清醒了。她从床上跳下来，沉重的眼皮还没有完全张开，她用手扶着墙，象一个瞎子，一直跑到安乃德在呻吟的那张床边。

安乃德在神志昏迷的情况中，她不知道自己在呻吟。乔治一看病人面容变了样，害怕了。一眼看去，她就估计到这场搏斗的致命的结局。她不浪费时间，立刻去请菲力普·维亚。瓦尼亚奔跑着去给阿霞拍电报。医生来到之后，除了内行的乔治自己决定采取的措施——热敷或冷敷之外，没有什么措施需要补充的了。他的老运动员的冷冷的眼光，习惯于拳击场上的情况，一眼就明白了这场搏斗的演变，他认为没有必要再折磨在黑夜里斗争的女病人了，这场搏斗肯定将以失败告终。他想还不如给她缩短痛苦的过程。就象他可能给他自

已做的一样，如果他认为自己已经战败了。但是当他事先和她商量的时候，安乃德拒绝了他的建议。只要她还剩下一滴生命，她禁止别人强迫她的意志，哪怕这一滴生命是痛苦的火海……

“我决不允许别人打断我的搏斗。我的本分就是搏斗。让我一个人待着！……”

维亚让她待着。他的大手，和钢铁一样硬，有时也可以变成绒一样柔软的指头，伸到床单下边，抓住安乃德已经冰冷的脚，温柔地捏住它们……“好好休息！……再见了，安乃德。”

第二天夜晚，一架飞机在茂桐附近降落。一只发烧的鸟儿来敲玻璃窗。乔治开门……阿霞……她是一股风吹来的。电报送到她手里时，她正在斯堪的纳维亚一个城市里，负有使命。她立刻就动身。不管她冒着什么风险，两方面的风险，在法国，几乎可以确定她会被捕，驱逐出境；她的党也不会原谅她，为了任性或一种激情而连累她的官方或半官方身分。于是她的个人主义，枉然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什么都不能把她的冲动压下去，连她自己也无法预料。在阿霞方面，总是先行动而后思考。当她想到这些风险时，她已经稳坐在临终的病人床头。管它发生什么事！她反正践约了……

“母亲，我在这儿，我陪着你直到路拐弯的地方……”

* * *

她所允诺的事，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办到，临终的时刻是不可能有同伴的。

安乃德一个人朝着道路的终点踽踽独行。她好比《伊利

亚特》中在打仗的神明，被围困在一层火烫的烟雾之墙中。人们俯身于她躺着的身体上，可是看不见她，他们只看见墙垣，她在墙后面步行。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棉絮团的厚度变得薄一些；有时出现一线缝隙，安乃德通过缝隙，看见物件……她周围的一切，全是物件。那个说话的少年，她看不见（可是他就在旁边，挨近她的头部，她只要把头转动一下就行了，可是她不想试一试），引不起她任何感情……他在，他在。这是一个物件……烟雾的缝隙合上了。隔着烟雾，她还听见他的声音。他是多么遥远！一切活着的事物已是多么遥远！……

她将她体内的火盆掷到外部。前些天她思想里牵挂的一切，都变成物件，连同发烧时的现象，都立即用想象所形成的梦境来解释，在布景上占了它们的位置……她自以为回到了她在巴黎的寓所。巴黎在燃烧……她的血脉的隆隆的响声，成了大炮的轰鸣和劈劈啪啪的枪声。巷战在进行。她的窒息的咽喉，尝到烟雾的辛辣味道。通过开着的窗子，烟雾在她眼前纷纷降下，大火愈烧愈旺，火焰在延伸，火舌在舔房屋的墙……安乃德看见阿霞的脸俯向她，而她毫不诧异。她把阿霞的出现和革命的出现连成一片。阿霞在这儿，在她看来，这是那很自然的。在她眼中，奥斯陆到巴黎的距离不比从这间房到那间房远多少，整个地球都在一小块平面上。

但是和生活中假面目的距离也消失了：这些眼睛、这些嘴、这些手、这些姿势、这些言语，还有活着的人对自己以及对别人隐瞒着的秘而不宣的思想。一种异乎寻常的洞察力使她在阵阵的闪光之下，能够隔着一层帷幕，看穿人的内心深处。在夜里，在这守卫在她床边的、她热爱的女儿身上，她接触到

一个对她含敌意的心灵。敌意，不由阿霞自主，在侵袭她。然而，她接触到的所有这些灵魂的底蕴，都被她转移到她的梦中，恢复各自的原位。她想象大火延烧到她楼上，而她的孩子们把她扔下不管。她看见乔治和若望从窗口跳到屋顶上逃跑。乔治在骂进攻的人。她仿佛是德拉克罗瓦①所画的在街垒上的自由女神，一个袒露着年轻双乳的革命女神，正在高唱和呼号，在她身边，那个武装的顽童在笑……只有阿霞一个人，坚持不离开她。但是阿霞心里也着急，恨不得安乃德快些断气，她心里在反复说："你快点吧！"

于是那个临终的女人，竭力想动动她的嘴唇，想说话（但没有清楚的声音从她嘴里发出来），她想说："我是在赶快。可是我的衰老的腿走不快。不要等我！你去吧，我的女儿！"

阿霞用一只手推开她的丑恶思想。虽然她很疲乏，却愿意守着安乃德。她强迫乔治和瓦尼亚去休息，她独自一人和临终者待在一起。上帝知道阿霞是多么热烈地依恋着安乃德！这是世上她所爱的唯一的妇女。在安乃德身上，她爱的是玛克。在安乃德身上，她爱的是母亲——比她亲生母亲更加真实的母亲。她爱的是朋友，爱的是对她信任的女人。这个女人把她最珍贵的东西，她的儿子以及象珍宝一样的她的亲密情感，交到一个外国女子，一个流浪女子，一个被抛弃的女子手中。她爱的是她对她的信念，甚于她本人从未有过的信念——这个女人曾使她两次重新站起来，替她擦去脚上的污泥。她爱的是这个救过她的女人。说到末了，阿霞不敢肯

① 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画家。

定，是否她爱安乃德甚于爱玛克，是否在玛克身上，她最爱的还是安乃德。至少在此时此刻，母子二人紧密地连成一体，以致她不能加以分别。刚才当她狂热地扑在汗湿淋淋的临终者身上时，她狂热地拥抱的是他们两人。然而，在同时，含敌意的灵魂进入她的身体。阿霞感到一种冷冰冰的漠不关心的情绪进入她的内心。她放开了拥抱，颓然坐在离开几步远的地方。她过度疲劳，疲乏不堪，由于几天几夜没有休息，耗尽了精力。她心中空空，没有爱，也没有兴趣。关于活人生活的操心事重新占据了她的思想。这个垂死的女人使她分心太久了。阿霞想到她飞到这儿来的风险，在这屋里多待一小时，风险就增加不少。她用冷酷的目光看着那个放在枕头上休息（搏斗）的浮肿的面孔，估计她还能活几小时，于是她想："无论如何，她是完蛋了。让她赶快走吧！"

由于下意识中的残暴怨愤，她拿起一本粗暴的书来看，这样就使她和在喘气的女人割断了一切联系。然而她只翻阅了几页，念过的几句话卡在她的咽喉上，她把它们重新吐出来。她合上书，觉得恶心。当重新看见临终者的面孔时，她突然觉得自己可憎，她的罪恶的思想使她觉得可怕。她跪在地上，流着眼泪吻那只垂在床边、血脉肿胀的手……她干了什么事！（在死亡面前，思想就是行动。）她不去帮助临终者经受最后的折磨，反而想杀死她生平最爱的人。她呻吟道："母亲！这不是我！原谅我吧！解救我吧！"

但是安乃德的面孔仍然是毫无表情而且心不在焉。临终的人什么都察觉到了，可是她既没感到伤心，也没有反抗。仿佛这些已经与她无关。她是孤身一人…… 在她的死亡周围，

世界的深渊愈挖愈深；巨大的烟雾从所有的人住的地方升起；欧洲，亚洲，到处都是战争与革命，四面八方，人类在燃烧。即使在空中，也被飞机象盾牌一样挡住了，同时飞机又冲向窒息的城市。除了死亡这个窗口之外，还有何处可以躲避？抛弃了最心爱的人，人就在寂寞中闷死……但是，临终的寂寞，如同人们所想，只是在于活人与正在死亡中人之间的距离，那还差得很远。这种寂寞有它本质空虚的核心，在临死者的怀中正进行着对自己的远离。安乃德已经不是安乃德。在枕头上渐渐熄灭的安乃德是孤独的。另一个安乃德，她的副本已经告别了，她正在迁居，和她一起迁移的有所有这些烟雾、声音、喊叫、骚动、群众与激情的一切喧嚣、整个战役……在房屋的废墟上，和平要安放它的脚。身体紧绷着，为了在它的灼热之上承受清凉的接触。

可是，在扯断最后的纽带的抽搐中，薄薄的纽带还不肯断裂，她象一个用绳子吊着的甲虫，粗暴地被拉回痛苦的粘土堆，她本想逃开这堆粘土。在摧毁灵魂的这一形式之前，在吸于这一反映世界的心灵的湖泊之前，生命这“力量之母”最后一次提醒即将断气的女人，对她过去生活的强烈意识，通过痛苦与要求最后解脱的努力之间的结合，“力量之母”残酷地使她撞在矛头上，撞在碰伤她的躯壳之墙的碎片上（直撞，横撞，各个边缘，她的躯体之床，床的四壁；在其中她曾经象蜜蜂似的构筑了她的生活之窝——六十年的生活），为了使她能在“salto mortale”①的一秒钟，要时间最后来衡量她生活的广度，

① salto mortale，拉丁语，意思是“死亡腾跳”。

她的生与死的缘由。帷幕拉开了。赶快看！

* * *

用她的即将僵死的大眼睛，她贪婪地在看。围在她床边的那些人，以为她晕厥不省人事了。他们没有看见她在看，在听。他们没有看见她在步行，在攀登最后一个高坡，痛苦和她一起上升，上升……她用长矛一刺，刺穿了脑袋，用这个闪烁的思想："痛苦，就是学习……"

这句话的闪光使痛苦本身成为盲目。气喘吁吁的肉体失去了感觉。唯一剩下的是眼睛（眼睛转向内部）和象贝壳一般的耳朵……

她察觉，好象从外部来的她自己的气喘声，兴奋的听觉在谛听喘息的扩大，仿佛一列火车在隆隆地前进。谁在前进？她自己还是别人？她分辨不清"自己"与"别人"。边界上的指路牌刚刚被一阵风吹倒。非我和我。我和非我。一切都是一大堆阴暗的物体在黑夜的深渊中堆积，好象一层浓厚的石油在油池中存积。水平面在向上升。存积层到达了容器的边沿，它膨胀成厚垫子，于是，犹豫了一秒钟之后，溢出容器外，它崩塌了……熔岩之流在上空崩塌！地上的规律调转了方向。重力反而"zieht uns hinan…"①。

"我是河流。（这是我的名字，从根源开始，我的命运已经写明，但是直到今天，它才豁然开朗。）我生命的川流，大家生命的川流，各时代的川流，它蜿蜒地登上陡峭的山崖。在我的

---

① zieht uns hinan，德语，意思是"把我们向前推动"。

下面，在俯身下看时，我看见无定形的连环在展开或卷上。在上边，蛇伸长了头，竖立着，寻找它的路，在嶙峋的悬空岩石上摸索着，蛇身在向上攀登。一直在上面，一直到深底，在山峰的另一边，天空形成的海洋、深渊……”

在每一次冲动时，遍体寒颤，从熔岩这端到另一端，安乃德绷紧身体：箭即将离弦而发……

围绕着她的那些人，他们有眼而不看，只看见她的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痉挛地抓住床单。摸她脉搏的手指，感到她的脉搏已经摸不出来了，但是她，她在听自己的心脏跳动。她已经看不清阿霞头部的影子，不过她脸上感受到阿霞的呼吸，而且她清楚地听到他们那毫无顾忌的说话声，她的扎满了樟脑油和咖啡因的针眼的身体在外部已丧失了感觉，可是听觉继续在起作用，而且，黑夜在入侵，所有光亮集中在此，大地的最后低语……洪流急湍过去了，象一列特快火车，通过车门，人们看见房屋上有灯光的窗子，一切都被我们抛撇在身后。安乃德想朝着它们伸出手臂，但是她的手臂和石头一样硬。她微笑，仅仅在唇边露出一丝笑影；但是阿霞，脸贴近安乃德的脸，抓住了笑影……笑影消失在阴暗中。火车已经走远了。女旅行家让火车载走了……

突然，洪流涌起波涛，皮肤起皱，皱纹在水波上，在大摊的鲜血上滚动。一下子，河流整个地凝固了，从脚根到额头。它是铁打的，它伸长，如同一架巨大的梯子，靠在山崖上，一架用赤色生铁铸成的有齿的轨道，每一档都是活人组成的。这一轨道在攀登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高峰，安乃德的脚熟悉这个山峰，爱过这个山峰，她的膝弯从前曾经爬过这座山，在树林的

边界线外，和向前冲锋的松林在一起。一座玄武岩的金字塔，以冰川作为它的头发，用坚硬的点点白云悬在积雪的峰巅，山峰为之弯腰，好比马特峰①的嘴喙……在金属的梯子上，从深渊底里，一个人用沉重的脚步爬上来。他使整个金属梯子，从下到上，都颤抖起来，颤动的投枪，投向天空。用坚硬的火铸成而且冻住了的云梯，在重压之下呻吟。由于所有别的梯档在微颤，每一档梯级都在微颤。沉重的脚步愈靠近，微颤声愈扩大。所有的梯档，从底部到峰巅，被同一个微颤连接起来。犹如野地上的高高的草茎，在风中倒向同一方向，所有的梯档向爬上来的人弯曲倾斜，向着下面。看不见的利爪每次咬住梯子的一根横档而压碎它，整个世界都弯腰向着临终的一点，它摇摇欲坠地支持着命运的全部重压。活的梯档格格作响，为了大家一直搏斗到死亡。在它临死的抽搐中，所有活人的呼吸积聚在一起。但是，搏斗一结束，看不见的压碎者过去之后，在他身后只剩下灰烬，野草被火焰之风重新吹拂，重新弯倒，随着风的余波，全部重新吹向高处。被火烧焦的生命之梯级，为将来在高处展开的搏斗而颤动。生命之川流全部在流淌，从刚刚失去生命的那人，朝着涌向入海处的人流，朝着河口流去。

曾是活人之间的人，安乃德，她暂时已不是活人，为了在酒槽中亲眼看到自己被压碎，通过一阵水蒸气，看见从下面走上来的蹦踏葡萄者的脚步。此人每走近一步，红黑色的蒸气则更加浓厚一些。伟大的阴影，在衣服窸窣声中，把大衣的两

① 马特峰(Mattehorn)，又名切尔维诺峰(Cervino)，阿尔卑斯山诸峰之一，位于瑞士瓦莱州与皮埃蒙特之间。

襟，盖在渐渐沉没中的灵魂身上。于是“不可名者”从深底里出来，以轰隆的雷鸣为伴奏，压榨器压下去，一切压成齑粉，一切都被成千的螺旋钻所探索；胸侧、眼睛、嘴、性器官，都被吸取。在无以名之的痛苦中，是与死亡交配的无以名之的快感。被压碎的松散的灵魂在扩张，它和“至高的存在”化为一体。至高存在在挖掘过程中，把灵魂合并了：“你是我的，我是你的……”

呵！饱满充实！完全一致！此时此刻，她什么都明白了，善良的彼岸，生存的彼岸……整个“Erleben”① 完结了。“激扬的灵魂”的周期也结束了……她是梯子的一档，被抛掷在空间，在一个拐角处。当走上来的脚步踏在她身上，要将她踏碎，这个梯档，在转动中，抵抗住压力，于是“主人”在她弓起的身体上，跨过深渊。她一生的痛苦是命运前进途中的微小角度。

“命运！前进吧！谢谢你把我当做踏脚板！……我跟你走。我是命运。”

被蹦踏者的脚踏碎的一串串葡萄的汁水，顺着水道流淌，溢出的生命溶液，被吸收了，在晕眩的激情中，好象被一张嘴，吸向高空。最后一次，从下面传来了一声鸟鸣。瓦尼亚叫道：“妈妈！……”

亲爱的人，呵，你们留在我们身后！

他们不是留在我们后面，他们在前面。他们的梯档在我上面，蹦踏者上来时，要踏着他们的梯档过去。我们成了他的

① Erleben，德语，意思是“体验”。

航道，我们也将踏着我们所爱的人过去。我们将参加他们的最后搏斗。我们将用我们的拥抱帮助他们，这种拥抱，搀有压碎他们的拥抱在内。由于我们所爱的人，比我们死得早，和我们会合了，在我们死亡中拥抱我们。我们并肩前进。同一条“河流”。

“永别了，安乃德！…… 如今我明白了。Nunc dimittis…①”

她叹了一口气。阿霞扑在她的嘴上，野蛮地吸她的最后一口气。但是她抓住的只是衣服。激扬的灵魂已经飞开——在死神挖开的犁沟里撒下种子，向山峦上、高空中的孔眼——，巨大闸门，从门中流出银河，黑夜的项圈，世界的长蛇，它在“无穷”草原上展开生存之环……

---

① Nunc dimittis，拉丁语，意思是“现在可以放我走了”。

给玛丽

十年搏斗，向着自己。
必须和自己搏斗，才能够征服自己。
十年和平，战争的女儿，战争的母亲。
和平在路的尽头，你不必怨愤！

前进，去迎接和平！
我的好友，我的妻，我将自己的创伤奉献给你。
它们是生活给我的最好的成果，
因为每一个创伤都标志着向前进了一步。

R. R.①

一九三三年九月

① R.R.是罗曼·罗兰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译 后 记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八日，对于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译完了罗曼·罗兰的"江河小说"①《母与子》，写下了全部译文一百二十余万字的最后一个字，不禁掷笔长叹，如释重负。

这部小说不但篇幅冗长，而且议论多于情节。议论和情节紧密结合着形成作品的特殊风格。议论本身又有它的特点。作者故意不用简明扼要、逻辑性强的笔调，而大量借助于诗意的形象，用隐喻笔法，使读者感受他的思想和观点，而不是简单的理解。翻译这样的作品，当然是极困难的。每逢比较抽象玄虚的章节，译者不得不反复阅读原文，逐字逐句地咀嚼，推敲译文的每一种方式。

《母与子》是一部思想比较深刻的小说。它的长篇议论往往用在两个方面：(一)揭发与批判当时法国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和新的战争危机；(二)详细描述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内心生活。作者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两种生活，日常生活和内心生活，后者更为重要，它是人的真正的生活。描写内心生活的篇

① 本世纪初期，法国文坛上流行多卷本长篇小说，如长江大河，滔滔滚滚，一泻千里，评论界名之曰"江河小说"(Roman Fleuve)。《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都属于这一类小说。

页很难翻译。我费了很大的劲，却不敢说译文已经接近理想，更不敢说已经合乎理想。我只不过请求译本的读者以最大的耐心来对待这部风格特殊的小说，不要等闲视之。

《母与子》是不同凡响的小说。与它的姐妹篇《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不同。《克利斯朵夫》写于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三年之间，是作者中年时期的作品，主要的内容为作曲家克利斯朵夫个人奋斗的一生。这部小说虽然也有反映社会矛盾的篇页，但为数不多；也有议论，但主要内容是情节，不是议论。小说充满清新的抒情感（尤其是开头的几卷）。毫无疑问，《克利斯朵夫》比《母与子》更吸引读者。《母与子》是罗曼·罗兰晚年的作品，创作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三年之间，正是意大利法西斯猖狂肆虐到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党开始登台的年月。这部小说篇幅与《克利斯朵夫》不相上下。其内容除头两卷（《安乃德和西尔薇》、《夏季》）写安乃德的个人奋斗之外，其余部分完全写两个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安乃德和她的儿子玛克）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腐败黑暗，思想逐渐倾向于革命的过程。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他们很大的震动与教育，他们深深觉得欧洲以及世界上别处的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但有迎接革命来到的思想准备，而且有为革命而牺牲自己的决心。玛克在阿霞的鼓励下，积极采取“行动”：发表小册子揭发国际金融集团阴谋发动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战争；参加反法西斯的群众集会……玛克已成为反动实力派的眼中钉，早晚要被他们拔掉。安乃德对玛克的“行动”采取默许的态度。她明知玛克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可是深信玛克所作所为是合乎正义的。为正义而牺牲，这是玛克的“命运”。不止

一次安乃德在夜里梦见玛克被害，流血牺牲；不止一次她从梦中哭醒。玛克终于在休假游览意大利时，在弗洛仑斯被黑衫党暴徒杀害了。安乃德在埋葬玛克的遗体之后，在他坟上起誓，她要拾起儿子手中落下的红旗，勇敢地在儿子走过的正义道路上前进。

在她病逝前不久，有一天，罗曼·罗兰问她：您是"民主主义者"？安乃德断然回答："不，共产主义者，至死不变！"

这一切，难道不是《母与子》这部小说的主导思想吗？肯定是的。可是为什么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初版序①中，以及在《订定本导言》中②没有提到这一点？理由是不难说明的。那就是作者不但要表达小说主人公最终的思想境界，即决心参加革命运动，拥护共产主义，拥护苏联；作者更重要的意图在于详细叙述达到正确的结论以前的复杂曲折的过程，而且主要是人物的内心斗争。

经过对这部一百二十余万字的小说逐字逐句推敲和译述工作，我体会到这部作品的真正主题在于写本世纪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前夕这一段极其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两个秉性高洁真诚、富于正义感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母亲和儿子，认识了腐化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深信必须发动大规模的人民革命运动，才能够彻底改变现状，实现人类美好的明日。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下定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参加了当时法国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

---

① 写于一九二二年八月，译文见中译本《母与子》（上）卷首。

② 写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译文见中译本《母与子》（上）卷首。

我在《译本序》中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多方面的。主人公在每一个生活时期的活动表现了小说中不同的主题思想。今天看来，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其实并不是每一个时期有不同的主题思想，主人公的真诚品性和追求崇高理想的热情是始终如一的，不过他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的斗争对象、斗争方式(包括自己的思想斗争)，各有不同而已。

作者在《订定本导言》中，把女主人公安乃德的一生归结为“怀着热烈的生命激情，不断更换爱的对象”。每次接触一个新的对象，她就情不自禁地大受魅惑，感到欢欣鼓舞，感到陶醉。等到幻梦醒来，她觉得生命空虚，于是她的激情之火需要新的燃料，使之重新点燃，焕发光和热。她的一生就这样不断地受迷惑、不断地陶醉和醉醒时感到空虚。这种人生观，很可能是受消极的东方思想所谓“浮生若梦”的影响。作者似乎十分珍视这种消极思想，甚至把他的小说也用这种玄虚的概念作为标题，叫做《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原文L' Ame Enchantée的直译)。作者自己对这题名十分得意，说他故意用这个谜一样的标题，让读者去猜度。其实我们读完了全书(我作为译者，来回反复地读这部书是完全必要的)，并没有发现小说的主人公对生活采取虚幻的态度。(除了一个次要的人物，意大利的没落贵族兼学者布鲁诺，他曾经游历过印度与西藏，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至于主要人物安乃德和玛克母子二人，他们的人生态度十分真诚，十分严肃，在寻求人生真理的道路上，他们发现了社会革命的真理，共产主义的理想，甚至决心为这种崇高的理想贡献自己的生命。这和“浮生若梦”式的空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记得有一位革命领袖说过："要评价一个人，不能光听他的宣言，必须看他的行动。"旨哉斯言！对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行动是他的作品。我们反复阅读了这部"江河小说"，认为如果用原文的标题直译为汉语《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嫌太拖沓啰唆一定要改题，不如干脆就用《真诚的人》为标题，比什么《欣悦的灵魂》或《心醉神迷》等等似乎强得多。今用《母与子》并非改题，而是移用该书第三、四两卷的标题作为总题，取其朴实自然，又切合本书的实际内容。

我的专业是研究与评介法国文学。翻译文学作品是我的副业，所以缺少充分的时间和足够的经验。《母与子》卷帙浩繁，翻译这样一部巨著，本非我耄耋之年，衰病之身所能胜任。其中只有第一卷《安乃德和西尔薇》是"文革"以前抽暇翻译的。其余各卷，近一百万字，均为一九七六年后挤出时间来赶译的，幸亏有我的老伴齐香援助，始能完成这一工程巨大的译事。中译本上册经她核对原文，中册也经她核对原文，并誊清了译稿的三分之一，因为那时我因病住院，中断了译事。中译本下册仍由她核对原文，并全部加以誊清。这部译稿虽然尊重她的意愿，她不署名，实际上是我们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

由于译稿篇幅庞大，我又不能集中时间，一气呵成之，所以某些译名往往有前后不统一的缺点；某些注释有几处有重见之误。凡此积年差错，他日此书重新排版时，再作修正，现在则请读者原谅，目前已来不及纠正上中下三册中译名及注释方面的缺点。

罗大冈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母与子　　（下册）
作者=（法）罗曼·罗兰著
页数=593
SS号=11892571
出版日期=1987.5